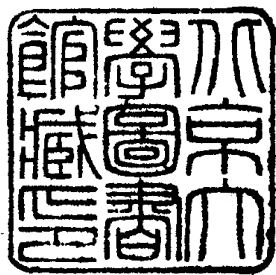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四八冊目次

街南文集二十卷

〔清〕吳肅公撰
清康熙二十八年吳承勵刻本

一

街南續集七卷

〔清〕吳肅公撰
清康熙程士琦等刻本

三五五

呂晚村先生文集八卷附行略一卷續集四卷

〔清〕呂留良撰
清雍正三年天蓋樓刻本

四七七

孫宇台集四十卷（一）

〔清〕孫治撰
清康熙二十三年孫孝楨刻本

六七九

街南文集二十卷

〔清〕吳肅公撰

清康熙二十八年吳承勵

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同學諸子評定

衛南文集

貞隱堂藏板

街南文集序

丙辰夏余中表徐山甫自金陵寓書紱宛水吳山
若文以示余余匿影菰蘆三十餘年雨若又遠處大
江以車來由接見而語因山甫素行以信所取之友
固以心儀之矣及讀其文探源經術貫穿古今其所
表章非理學之微即經術之大蓋志意發越卓然自
成一家言以視世之捕華挾藻者相去遠甚予摩挲
久之雖然曰此固山甫所以見雨若於余者也又何
必接塵而遊班荆而語然後為識其人乎哉獨惜余

序

衰老養病久陳筆石未能詳委為傲然為文之大畧
猶可因是以論韓退之云氣盛則言之長短與聲之
高下皆宜而柳子厚又云文者以明道余嘗取二說
參之文必本於道以充於氣始能與日星共炳江河
同沛如雨若之文殆本於道以充於氣者其所至正
未易量也然則世之真能文者終不在摘華挾藻而
在雨若之實學明矣余故書其簡端以質之雨若并
質之山甫如此昭陽李清撰

街南文集序

大江之南有隱君子焉曰吳街南先生先生雅志
尚以讀書味道為已任尤肆力於古文詞余之儀之
而未及見也已已從細巖先生遊因得識先生於邗
上黃冠野服脩然塵垢之表與之語上下古今愈出
而愈不窮乃知先生真有道者也暇日出其生平所
著作若干卷以示余而屬之序余既竟讀而嘆先
生之學為有本矣柳子厚有言曰吾少為文章以辭
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夫文既足以明道又烏

王序

有不明道而可以為文者哉西京之文賈誼董仲舒
劉向楊雄之徒原本經術故號稱爾雅唐宋諸大家
之文湛澹於六藝故言有體要然猶武附會於五行
休咎之說而稌出於漆園竺乾之書求其志聖人之
志者蓋難言之夫學殖也殖必以本譬之水千流萬
派而必有歸宿之墟擬之山疊山連崗而必有棲神
之穴凡文之所著皆道之所形也豈徒夸聲調綺采
色而為雕蟲之技也哉街南之文鑽研六經含茹於
濂洛之學有年其大者在於斥異端屏俗學真知獨

見特立於來世汝聞之中而未始標樹爲名高也至其肝衡千古抒寫性情或累而千百言或促而數十字要皆鑠心研神鈎摘蒐討與古人參會於苾忽之間而亦未嘗步趨繩人求肖乎古人嗚呼此其爲街南之文歟夫今世之所謂爲文者難言矣世儒汨沒於科舉之業輒以學古爲諱而能文之士徒役其心思於綺麗之餘波學街南之學者少而爲街南之文者尤少此街南之文所以可傳誦也街南里居時日與諸鄉先生講習聖賢之道每當春風動惟衣冠濟濟皆環立而聽其陶淑人心者厥功鉅矣豈徒與章句之儒絮短長哉吾見是集一出洵足羽翼吾道而爲學士家之指南也是爲序

淮南同學弟王方岐武徵氏拜撰

街南文集序

晴陽先生吾延陵宗老實江南北之文獻也閉戶著書四十年矣于初僑廣陵至宣城與叔伯兄弟修本支之禮時先生方與諸及門講聖賢仁義之學幅巾裘衣稱蕭函丈諸子橫經拱手而前秩如也其爲詩古文要皆本於學問原於德性非第如章句之儒飾字繪句而已顧多自韜晦不輕以示人寧郡丞鄭君石埭令姚君皆索其稿弗應李文江侍讀督學江甯被所部亟徵之至求說面而不可得今春來揚子得展讀其未刻諸篇友人王武徵見而歎曰醇正典雅原本六藝世所僅見也余謀壽諸梓而緘於力焉故慨然引爲已任會二三知已亦欲爲將伯之助相與分校而彙次之得若干卷以授制氏先生嘗曰剖腹藏珠自愛其寶苟非知我徒令子雲笑人於地下耳蓋先生不欲自銜干人其素志也竊惟先生之文大旨有二其一講學之文闢邪說明正道卽漢唐之註疏宋明之成說學士家奉爲定論者稍不合於孔孟之旨不憚辨析其毫釐而未嘗隨人附和也其一論

世之文舉昔人之賢否政事之得失本經達權要旨
摩研編削推見至隱不淪於縱橫之習不涉於淡刻
之見於君父大閑不少假借焉諸如序記碑銘及一
切酬答之作亦因事以寓勸懲俾可以垂世立訓而
後已先生志既高學又篤宜其發爲文章不苟如此
懋叔以予言爲然諸同人僉以予言爲然非余之阿
私吾宗老也先生著述甚富余所見者讀書論世明
誠講錄剛義錄易問正王各如千卷皆其有裨世教
者詩尤隋拔雅奧然非先生所欲居云

律南文集

吳序

二

感經于續編最厚也

街南文集總目

卷一	論
卷二	論
卷三	論議辨
卷四	書
卷五	書
卷六	書
卷七	序
卷八	序
街南文集	總目
卷九	序
卷十	序
卷十一	序
卷十二	壽序
卷十三	壽序
卷十四	記說
卷十五	傳
卷十六	墓誌
卷十七	行狀祭文對

卷十八 書後跋

卷十九 跋書事

卷二十 銘贊 稌著

晴巖先生世家宣城之街南學者稱街南先生因以名其集集凡二十卷首論教學崇聖道也次論史稽古精義也次議及辨折衷典禮維風化也次書札講學晰理爲多又次則序說記誌諸體雖應之作必因事寓激勵而文章變化不名一家題識贊銘具有妙義所謂吉光片羽人爭寶之者也

街南文集

總目

二

顧不喜詞賦故未嘗涉筆小札最工雅惜不存稿及門存錄僅搜得一二云諸友評校既定予亦不揣編次而授之梓其詩集語錄他纂輯不與焉

豐溪吳承勗拜識

康熙己巳梓行

街南文集卷之一

宣城吳肅公晴崑氏著

論

辨教上

修道之謂教。老所謂道。非吾所謂道也。虛靜焉耳。佛所謂修。非吾所謂修也。寂悟焉耳。去禮樂絕聖智空苦以求慧定。豈足云教。乃埤儒而三之不亦異乎。教之三也。孰始之。其漢晉之間乎。老子者自喜其是。爲一家言。未嘗汲汲焉以名教也。孟子開異端而勿之。

街南文集 卷一 論

及則其時其教未有名也。漢文景時始表而出之。以與儒並。佛之出自遠方。懼其教之不足伸也。遂角僞老而三焉。耻其晚也。曰周昭王時實生西域。與老與吾夫子匹。噫。孰從而徵之。且夫老氏周史臣而中原之賢大夫也。異乎儒猶爲近乎。爾佛戎狄之民。且不得與老並。况儒者乎。嘗試論之道。竊之儒。佛竊之道。曷言乎然也。老氏之徒。嘗薄視乎仁義禮樂之事。而君父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志本乎性與天道之微。而高語夫清淨無爲之極。故其說實本乎儒佛之

街南文集 卷一 論

竊道也。何居。曰吾嘗讀其書矣。老子曰。出生入死。列子稱死生幻化。而佛有解脫之說矣。列子曰。精神入其門。骨骸返其根。我尚何存。而佛有四大各離。妄身何處之說矣。嗟。然喪我。槁木正灰。是面壁觀空之始也。道在黃稗。在矢溺。是庭栢屋楸之始也。齧缺之語中而寐。子葵之七日而外物。九日而朝徹。入於不死不生。是參悟無生之始也。狂屈言道而忘。無爲謂欲答而不能。南榮趺偕來者。衆也是棒喝之始也。造物以汝爲龜肝。爲鼠臂。神奇腐臭。是輪迴之始也。凡其宗旨之相附。若此類。未可枚舉也。今惑者聽其說。以爲古未有也。而亦知襲焉者乎。則盍取莊老之書。而一反覆之。譬之生子者。儒嫡也。老氏孽也。孽利嫡之有。以自爲居矣。有盜焉。復竊而有之。佛者盜而已。而武者曰。老先孔子矣。佛去中國遠。安在其相竊也。漢曰。不然。儒不自孔子始。堯舜湯文皆儒也。佛書之必自佛也。吾不得而知之也。彼荒陋遠義。語言斷指。以爲教。安所著書。卽有之。固無幾耳。皆中國之異端。獵取莊列之旨。而緣飾以成之者也。秦之大有爲。甯子

者爲亢倉子闢尹子者士之托空名以傳其言者此
比而况其莫可辨莫可徵焉者世不察以爲信亦已
感矣嗟夫衛之異而教之紛何時而已乎君子曰逃
佛必歸於老逃老必歸於儒雖然今天下無所謂老
氏之教矣何則自道有全真有方士其於老則已遠
矣而今焉符籙已耳謂之道夫符籙之術是怪妄所
托而巫覡者流也漢張陵餘孽而以爲老氏之徒乎
是老氏之罪人也老之變爲符也佛之變爲禪也一
也皆通傳而失其本者也然而老之變趨而下其去
街南文集 卷一 論 三
理漸遠佛之變引而高其竊理愈微遠者易知微者
莫測也然則今天下之爲人心害者禪而已而尤可
異者曰三教同源也嗚呼自同源之說之滋也禪禪
也道禪也儒亦禪也學者益茫乎不知所底矣夫異
端之於我不啻水炭不得以相竊而同之也顧佛之
爲此說也有故一則設我以自大一則盡我以相誘
也夫教之爲三也亢也僭也可言也教之三而復同
之亂矣不可言也惟其亂此儒之大害也今儒衛之
不明也天下學者若揭竿而求亾子焉嗚呼幾何其

不以盜爲嫡也

昌黎闢佛專在福田却未究其根柢原道文頗疎
略爲彼教所不服也佛竊老莊而異學者又竊其
旨以成書明徵實據無容遁矣 黃太冲先生

佛盛於晉宋實清談餘旨也佛竊道之精微道復
竊佛之糟粕二家相竊微分巧鈍世儒苦不討究
耳 熊焦占

街南文集

卷一 論

四

辨教下

古者異端之徒若陰陽若名法皆足爲世用以有功而二氏之學獨寂然不可以有爲何則陰陽名法言術不言道其用實二氏言道不言術其用虛夫棄實用而尚虛名卽儒者不可以治天下而况二氏之道乎漢文之以黃老治後世稱之而吾獨斷以爲不然高帝承秦亂未易優游理也文帝時天下又安高帝經營已無餘矣與民休息固其時也而文帝恭儉好老子遂援以文之豈真老子之術足以治國乎晉人街南文集 卷一 論 五

尚老莊淪於藝而不振又何歟且夫稱黃帝自莊周始蓋異端莫不有所托故許行之說亦托之神農夫黃帝開天明道之聖人以若所云捐天下尚無爲索玄珠而事無爲謂亦異端耳豈足信乎佛之道是率天下而禽獸耳何則恃君父去人倫行禽獸矣屏妻室絕風俗而人之數不勝矣戒性殺而爪牙強食國中矣充其類不至滅天地不止也又豈不足以治而已哉然則佛之教窮矣乃昌熾不窮而偏足以鼓一世則何也其深入於人者其說有二曰禍福曰心性

天下有不事佛之人而必無不與禍而喜福之人天下有不緇不髡之人而必無離心外性之人其說曰吾之道非吾所獨爲道也人各有佛焉而從吾道者不必吾之徒也人皆可以爲佛焉天下之人雖衆愚智盡之耳禍福之說既足以驅天下之愚心性之說又足以蠱天下之智禍福之說勝而王公皆其比黨心性之說滋而文士皆其羽翼矣佛之熾而不窮以此哉而或者不察見其盛也曰是非人力是斯世斯民有所不能外也而吾徒有疑之者求其說而不得街南文集 卷一 論 六

亦且心折之是皆過矣嗟夫其蔽不斷其惑不解其惑不解其害滋烈彼所謂禍福果吾所謂禍福乎所謂心性果吾所謂心性乎儒者曰自求多福惠迪吉而彼曰施濟以邀福頂禮以自修也儒者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彼則曰懺可爲也夫物物而濟聖人不能而况所不忍者螻蟻所漠然者同類所施濟者優劣而所肯棄者懿親何福之可求且夫薄施而豐厚報焉雖於人不可而况可以要天乎焚楮帛而金錢以儲我冥資若放錢估販之計嗚呼予以爲教天下

之大貪者此也。若頂禮可自增敬。佛固非道之鬼耳。不足重也。安有去孝弟忠信之事而與倖於非鬼乎。安有舍孝弟忠信之事而可以爲修乎。若夫禍可以免。是天下不忠不孝不義之徒有所庇蔭也。而不忠不孝不義之徒。既以爲一微之可解。則極其惡反可以肆。然而有所不顧。今夫小人以匪僻罪而自結於權豪。爲之解免。則勢且怙終而不至殺人不止。倘則彼有所恃也。然則數天下之遇者。莫如佛而救天下以惡者。尤莫如佛也。夫人猶是生耳。死耳。而彼以生天地獄以神之四大假合矣。何有於地下五蘊空矣。何有於死生形氣官骸爲妄身。貪賤貴富爲幻境。復何異於既死之魂。來世之苦樂乎。嗚呼。無生而計及於再生。空諸所有而實其所無。亦見其自爲低悟也。是禍福之說誣也。正其心盡其性。所以正之盡之之實可知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存之養之之功何如也。今其明心見性。舉廢夫學問之工持循之序。而求一朝之覺悟。亦已惑矣。吾之所謂心性非仁義禮知也哉。今也以無生爲性。又曰在目。

荷南文集

卷一

論

七

觀睹在耳。聽聞在鼻。臭觸在口。談論在手。執持在足。運奔舉生民作用。遍現之所在。而謂是性也。見者見此覺者覺此。而不知是小體之性。而非心之性也。非心之性者。君子不謂性也。且夫知覺運用。孰謂非心。以其妙於心。而謂之性。則亦人心之危。而豈足以語道心之微。繼善之旨哉。蠢動含靈。黃花般若。幾希之謂何。而比而同之也。彼既不知仁義禮智之根於心。命於天。而欲本諸虛空。得之明妙。故曰舍無明無見性。而俗儒疑卽吾良知是也。又孽孽焉有七日之冥悟。致虛之端倪。則釋氏之言。有以誤之也。故夫一善無惡者。心之性。吾儒以善爲本。而學以致之。以極於至善。彼以無爲本。而靜以求之。以妙其衆有。則大有分矣。而謂其虛寂窮冥之果。足以見性哉。故曰心性之說誣也。

荷南文集

卷一

論

人

沈明岩

精詳剴切。開道之功。當不在子與昌黎下。老佛道教之誤。見性先誤也。誠知天性仁愛。自必以彝倫爲道性。修齊爲教矣。三教並稱。無識之論。得此則之庶終有廓清之日。 熊焦古

師論

有道德之師。有文學之師。有俗學之師。躬禮義口先王稱聖而聖稱賢而賢組經緯典不逾乎性命之旨誠正之修以覺斯世道德之師也。漢唐而下周程張朱之徒是也。淹于史綜名實知盡能索不遺餘力博稽乎理亂摛陳乎斐雅號稱作者以開後彥文學之師也。韓歐之徒是也。若夫拈句漏習調詁筌蹄乎四子之言比耦而絲飾之相授以藝相易以容弋青紫爲里閭交游尤而止者俗學師也。今天下皆是也。師術南文集 卷一 論 九

道德者聖師文學者傳師俗學者售古者專道德文學末矣俗學乎哉。今者專俗學文學蔑矣道德乎哉士之子誦程朱則墜而走舉漢唐則瞠而視知識收豎也。言論婦稚也。貌飾狂且也。及壯也士而得或售也。官而盜鳴呼毋惑也。童而訓焉見異或遷壯而不識後丘何極道義明則性情正載籍博則知識充性情正則言行修知識充則文章盛言行以立德文學以立言故出則善俗入則善身高不失實卑不敗名故曰師道德者聖師文學者傳鳴呼師可易言哉道

德以端其源文學以大其才是師乎是師乎今夫鄉聚而里處呈身而自溺孰不爲師嗟乎其爲師也何居深居扁戶尚口習聲其授牘以籠量也陷髓剗心以錯於行墨之間靡骨不柔靡方不利也主者曰是天下之良師也道弗之收學弗之問其所以爲教又弗辨也贊而置焉尸而祝焉其師亦曰吾職是是天

下之良師也膠膠焉殫終歲之勞而莫之假執簡責成思以效一朝之績皇皇乎無所也是之謂師傭僇者笑之曰彼且自窮也奚是不憚煩而弊弊焉他人

子爲事於是苟且容悅以固其主宴饗疎忽以中其弟其爲藝也潤飾丹青張其揚許以韓許其子弟與其父母而邀之報鳴呼是師弟子之間僞焉耳市焉耳何師乎何道乎是之謂師僧之二人者將名之爲師耶既非其人將指之非師耶彼則受束脩儀而居然羣比矣師乎師乎實誰與正役役里塾不知所成可不哀乎倖而售命之曰有成若是而可謂成乎可不大哀乎雖然今天下非俗弗學也非藝弗師也舍所以弋青紫而從事於迂遠去莠莠緣飾之能而求

街南文集 卷一 論 十

之於深造博大亦枘鑿奚啻乎曰程朱之說具在也
四子自若也苟其因藝求道而約之以性命之旨誠
正之修則安知其少而識之者不終有獲乎如是而
載籍皆格致之緣而文學皆緒述之事嗟乎奈何寥
寥卒莫之聞耶是亦師之耻矣道德以端其源文學
以大其業是師乎是師乎今天下亦有其人乎雖然
孟子曰樂得英才而教育之曰有不屑之教誨也者
則夫爲所教者亦孰知夫所重之在我而不在彼乎
抑亦進求之其師而毋徒以爲藝之足乎

衍南文集

卷一

論

十二

說畫時師流第隱然以朱程自任從道學根本上

立論只此可以師一世師千古矣

蔣大鴻

師道之不講久矣不獨俗學即程朱性命之學亦

徒以獵取聲譽以爲衣食地此文描寫俗師情狀

如道子之繪天宮圖終行畢現較昌黎師說更高

一臂 魏水叔

禹傳子論

孟子于堯舜禹之事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
子韓子論之其言辨而理矣積轍曰堯舜之傳賢不
得已也使丹朱商均桀足守天下而堯舜傳之舜舜
肯傳之禹以爲異而紂天下哉敢足以傳而傳之聖
人之不喜異也噫斯言也豈不以堯之前皆世及而
忽焉傳賢者之嫌于立異而禹桀不復爲耶殆非矣
夫堯舜之相授也世之宜也道之中也非心知其事
之異而特以不得已爲之也禹之傳子亦世之宜道

衍南文集

卷一

三

之中而非不欲好異而故爲此也韓子曰傳賢者核
天下之得其所也傳子者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傳之
人則爭未前定也傳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
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過賢則爭且亂觀子之
之亂及五季紛紛挾幼主而草澤文莫不自托于唐
虞然後知韓子之言雖孟子復生無以難也而予猶
謂其未盡也夫徒以爲天下之得其所而已彼洪荒
以來之主誰不皆然而授禪忽創于堯舜也哉蓋古
者淳龐噩噩世無大故而又聖聖相承至于堯舜而

其亂方劇。洪水之懷。黎民之昏。堯恭遵命。方命
圻族之徒。皆非僅中材賢主所能戡治也。堯之舜舜
之禹。天固維之以神聖。又適生其時。而天下之任莫
得而易者。焉。母論朱均實不啻即賢。若啟亦不過繼
體守文。而大亂之未去。吾知堯舜終不以天下屬之
也。蓋大亂之時。貴神聖。而既定之餘。尚賢謹。大亂之
時在戡定。而既定之餘。貴守成也。禹之世。洪水既已
安流。易獸既已逃匿。四克既已誅除。人民既已粒食。
壤賦之錯置者。既已差等。而聲教之文。既已訖於四
術。南文集 卷一 七

哉。然則孟子之言何如。曰。孟子以為人之所歸。天之
所予也。以賢言。天可也。舜禹益之相避也。其謂之何。
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為已憂其君。相相
與憂天下之心。托天下之意。其相喻也久矣。豈君堯
而又避諸果其避之則舜必欲使天下歸之。丹朱禹
欲使天下歸之。商均也可乎哉。若知其不可避也。而
避之。是聖人相與為偽也。嗚呼。即不至如後世莽操
之所為。而規規于形跡之間。是則所謂好異而已矣。
孟子曰。天與似純。任自然若堯舜。絕無成命。徒聽
異日之譁歌。訟獄恐亦非理。韓子之言是已。使啟
非賢。平成未奏。則禹豈能舍天下之憂而預為後
世之慮哉。聖人行事無不本之時。中况天下大任
讓天下大節乎。見及于此。可謂至當矣。
庚寅辛卯之閒。予從叔父學為古文。讀史著論多
見予他論。函書相箴。謂韓氏之學與儒者悖。不宜
效之。予固知少時文士習氣之難除也。此末與孟
子晤。儒者所責。應難免矣。 辛酉自藏

往吾師講學西阪先春偕二三子委贊門墻側聞
執中之義不在靜觀氣象而在行義惟心雖處亢
而有悔與大過之時有大過之事不失爲中南巢
牧豎桐宮東山春秋行天子之事以好辨承三聖
皆亢也又如堯之禪位禹繼鯀與釐降二女不告
而娶夢卜求相抱器陳疇皆大過之事聖人夷然
處之蓋不得不然即過亦中也可與權也若無聖
人學問則智士濟變大臣行權雖此心無他要不
可爲中也章句小儒空談虛宰者聞之口呆目眩
衍南文集 卷一 圭
讀此知吾師卓識偉論少壯已然或疑末段與孟
子異師曰當時傳聞孟子偶述之不暇深辨亦如
子濯孺子完康浚井之類今以不得舜禹爲憂証
之何嘗異乎 門人李先春識

秦論上

聖人之有所爲也以代天也夫人而知之也亂主之
有所爲亦以代天也夫人而未必知之也無道之主
逞其私智奢其大勇有舉世所不忍爲不敢爲者遂
然行之而絕無所瞻顧此亦必有黑相之者矣儒者
或以其亂亡之跡指而罪之嗟夫一物焉珍之百年
毀之一旦成毀之數莫不稱天以明之而況其大焉
者乎昔者秦并天下悉取古堯舜三代之法而變易
無遺遂使古今世運劃然分而爲二嗚呼甚哉雖然
衍南文集 卷一 論 夫
秦何能爲堯舜三代之法天所欲變而秦特其藉手
焉耳夫堯舜三代之法而天欲舉而變之則何也蘇
子曰聖人不能爲時能不失時耳噫何獨聖人寒暑
且晝之遷更天欲制之不得也世運元會之終窮天
欲遷之不得也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因其自然天亦
一大聖人而已故封建井田道之窮執之極亂之端
人之所不能安則天之所急欲革也後世英主衆矣
堯舜其治麻秦其法莫有以亡國爲諱而溯諸古而
效之則何也魯其智不若諸儒生耶噫是亦可以識

已夫秦以變法先天下而反為百世王者師不亦異哉然則因時制宜天不以待賢主而界之無道之秦則何也蓋郡縣之建以私忤所之開以利也且夫殷周有因無創聖人言損益不言變更驟而有之則賊世震俗終不免乎亂之名亂之名天不以累賢主也而其事亦賢主所不克勝賢主舉動存乎敬謹兢兢乎懼後人為口實而何敢變古之為無道之主則不然其性悍鷙其氣勇決獨行其是往往能有所必遂秦皇者國天所欲得而用之者矣其才其力皆誠有

待南文集 卷一 論 七

通人者是故天既不生賢主已又不與六國已合秦雖屬義用秦者以開百世也嘗以楚漢之事計之咸陽之火義帝之獄非項羽不能義帝不殺則漢必不能為之下而又不使沛公弑之天之所以用羽以開漢猶夫所以用秦也予之以變法之事而不免其首亂之名天固陰有以誘秦之變而秦莫知也後世莫測也而古今之惡悉歸於秦矣雖然天必使之有天下有天下而後不終有天下又何也曰天豈嘗以天下與秦哉假之而使之為天之權也其不終與之

所以惡秦之暴天之常也秦而終有天下焉則天下萬世誰不曰暴可為也守秦之法弁有效秦之政者天若曰吾不欲以是教之也儒者非三代勿許也不知時者也而謂秦能為時者未知天者也泥秦之亡以為變法咎知天之常不知天之權者也封堯也井田也肉刑也皆變之而善者也二者變而秦被惡名肉刑變而文帝不失為賢主則去肉刑為有仁之說而二者為私且利也天誠不以亂之名遺賢主哉雖然征誅者亂之尤也而不足為湯武累也夫為人主者亦仁而已矣

待南文集 卷一 木

秦為天使乍聞之不無疑駭細推有至理以秦開漢豈必陳項為驅除設行文則子勝不能過孫奇識偉論足空今古而文字一波未平一波復起真有潮海之嘆其議論疊見又卻一線瀾翻處似明允者秋論 魏冰叔

治亂改革天運自然用秦變法又惡秦而奪之天有心乎年少時文字習氣為名流矜賞遠爾流傳吾弟聰若謂非儒者篤論是也又自識

秦論下

秦以不仁亡。變法非罪也。法者治天下之具。故有世更仁者。有天下之本。自古未有易也。誹謗有誅。偶語弃市。并反有刑。車裂參夷之慘。毛立焉。當其時。孤人之子。寡人之婦。斬人之宗。所刑戮而死者。視戰陣而死者。百所誑誤而死者。視罹法而死者。百鳴呼其亡也。毋戚也。雖然。使秦皇餐德音。示明惠。省刑薄賦。其有濟乎。曰否。賈生所謂攻守異勢者。是有天下之常。而不可以語於秦何則。秦之失不在其守。而在其所

衛南文集

卷一

論

七

以取不在始皇。而在始皇以前之主。自孝公商鞅以來。天下之積怨。淡怒。固已莫可解矣。殺其祖父而子孫不思報之者。非情也。此時即急急焉。自市於民。而欲民之表予吾有以知其不能也。歲餉金丹。興強其筋力。榮衛膏充。而內鍊其五臟。其生理固已無餘矣。賈生者。乃教之飲涼。謂可以引年。乎。賈生雖善。豈乎亦未取秦之所以為疾。而淡計之也。二世子嬰又何足以責焉。然則遵取而順守之。非乎。曰非其義而有之。謂遵以下代上之謂遵。而非不仁之謂也。義

予君仁者。予民不義。而得天下守之可矣。不仁而得天下守之。而勿失者。我未之聞。論者以秦負六國為不義。吾獨為寬之。秦於六國。非有君臣之分也。楚吳燕亂。奔韓趙魏。國以集。始後世惡秦。因以寬六國耳。六國非不可代也。周之微。非秦亦不祀。而秦亦未有放伐之事。若南巢牧野者也。又未若晉魏狐媚其術。而間昧以蓋之。安在其不可哉。桀紂不湯武。君子而聖人。予之者。以其仁耳。湯武積仁累善數十年。前此亦數世。秦積惡累不仁數十年。前此亦數世。正適相反。

衛南文集

卷一

論

七

也。賈子又曰。當其時。天下靡然向風。何也。以近古無王者久矣。元元之衆。莫得安其性命。則又不然。秦之不仁。民既已數世習之。尚安所復興。顧莫叛而起。豈必其靡然也哉。有盜焉。殺越人於貨。據戶而扇。挺白刃以拒見者。莫敢犯。延達久之。誠力不足耳。要不得謂貨為盜。有而莫之犯者。為盜之與也。吾故曰。即謂秦未嘗有天下可也。或曰。子之言誠然。已然世有漢仁厚澤。不加於天下。而亦足以保四海。享天位。若唐宋皆數百年。則仁之說。又胡據也。予應之曰。未嘗為

仁而得天下有之已。積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未
嘗爲仁而以力取之。民未察其何如也。徐而其政有
結於民者。民以爲不我難也。遂相與安之。是則賈子
所謂興得安其性命者也。所謂進取而順守之者也。
故曰有天下之常不可語於泰。

仁者有天下之本。語是萬世所天永命要領文。

擬經橫終本儒學 孫澤庵

論事難論史尤難。平則無取奇。或不經又有雷同。

昔人之忌諱以及之學。以諱之才以暢之讀。暗生。

待雨文集 卷一

諸篇能無心折 蔡九質

兩制之見前人未有 魏水叔

魯隱公論

魯隱公非攝也。蘇子曰。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隱公
攝而不克復子者也。嗟乎。安有攝而不復子者哉。使
周公而不復子。何以爲周公。是以斷隱公矣。然則
何以不書卽位。曰。隱固自鳴其爲攝。斯不成其爲卽
位之禮焉耳。不成其卽位。故不書卽位。名以攝而實
爲君。故稱公。不然。稱公以沒其讓。聖人豈爲之乎。攝
之爲言。暫耳。假耳。爲桓少也。十有一年矣。桓非孩提
矣。奚所不克復。必待羣請而始爲授之。之語以自明
也哉。久假不歸。彼小人竊竊然乘吾間以害我矣。鍾
巫之禍。雖羣之爲之。亦其蓄疑於桓公者。夙也。春秋
之讓國者。子臧季札讓則去之。子魚讓而弗去。而特
爲左師以相之。居其位。撫其民政。令由之。征伐盟會
由之。而曰以讓焉。古未之有也。且夫隱公故不當讓
者也。今夫固有之物。人不得覬焉者。而謬推以許人
則人思攘之矣。隱之受禍。奉桓之說。讓之也。然則隱
之始爲之者。何歟。曰。非義之義。托之而不以誠也。不
以誠。故不能終其節。桓非始也。桓母不得爲夫人。故

不當讓者也。乃徒以手之文。先君之意。逆探而曲成之。是猶之殉亂命焉耳。說在乎左史倚相之告司馬子期矣。子期欲以妾爲內子。倚相曰。昔子囊違王之命。謚屈到嗜芰。子木不以薦。君子曰。違而道。殺陽豎獻飲於子反。以斃於鄢。辛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於乾谿。君子曰。從而逆。君子之行。惟道之從。夫子木違若敖之欲。以之道而去芟。吾子經楚國而芟以干之。其可乎。故隱公者。成父之過。而昭之者也。

攝以爲讓。是隱公不明義理處。其不復子亦是濫。

街南文集

卷一

論

五

忍佞違非。若宋太宗明景帝心事也。謂之本末失衡。可耳。殺輦而遠昇桓庶。成初志乎。不當讓雖先儒成說。而引司馬子期。經直逼先秦。梅定九

子展

鄭游販奪人妻。其夫殺販而以妻行。子展當國。廢販子良而立其弟爲卿。又復亡妻者。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噫。亦何重於罰販而寬於殺販者乎。魏叔子曰。力能殺販奪妻以歸。無有禦之者。非區區庸衆人也。急之則亂。或走而之晉之楚。而爲敵間。鄭之憂也。吳子曰。不然。媚如憤勇。匹夫匹婦之致死。豈必皆才智者哉。子展慮殺人者一匹夫。而不慮被殺者之爲世卿何也。夫殺人者死。傷國卿有刑。政之經也。以

街南文集

卷一

論

五

命於敵國。憂之隱也。以不可知之隱。而舍政之常經。使良也。藉口父仇。以讓執政。將何辭以謝乎。嘗推論之。販而奪人之妻。則當其在位。取怨於民。而得罪於國也。必稔矣。民劫於勢。而無誰何耳。至其死也。舉國之人。爭藉藉焉。乘間以舒宿憾。而子良或亦嘗助父以沽其惡者。於是林之以衆多之口。脅之以怨仇之聚斯。以深折其心矣。不然。父死而奪之。得其能忘情也哉。怨且生亂。若之何可虛文以弭也。且夫亡妻者。以私怨殺國卿。而莫之禦。亦必因衆以成之。又或有

激之然者齊懿公國君也聞職以奪妻之怨而有中
池之禍豈必職之爲才智人哉子南聘徐吾犯之姊
子皙與爭而受傷焉子產罪子南而放之蓋子皙能
爲亂者也夫公妻者一子南也取一子皙也子展
子產皆賢相也其事同而所以處之者不同是皆有
微權焉

廢販子而立弟必將明微其辭非沒然而爲之也
得此洗發於無文字處勘出原委具此手眼方許
讀書論世若但以能爲亂而姑忍之刑政外矣其

衍南文集

卷一

論

重

何以爲國

程武岑

鄭莊公

鄭莊公爲人也而論之者必舉其克段射王二事夫
列侯而射其共王其是非可無問余獨于克段而推
其故不當徒以失教律之蓋憾毋以及弟憾弟而故
托于愛此則情志之惜而人莫或之深究也蘇子曰
禍生於愛愛之足以殺之嗟乎彼以爲莊公之滋之
使蔓也爲姑息也乎呂東萊曰莊公負段段何負于
莊公旨哉斯言也夫鸞鳥之搏攫必伏其翼漁人之
致大鱗必厚其餌以京餌段一則曰姑待之再則曰

衍南文集

卷一

重

毋庸將自及伏機甚深而發之甚猝若勾踐之卑棲
以何吳頭曼之與東胡以名馬及關氏也驕以奔敵
耳故克之云者敵之也寇仇之也斯謂鄭志蓋兄弟
之道喪也久矣且夫婦人之情乖好惡于長幼之間
亦固其恒立之未遂初亦何損于莊而遽大聲怒呼
于美氏一無復子母之誼者遽憤毒極于誓泉嗚呼
忍哉悔之眇矣吾嘗以爲莊公親許田而請釋泰山
之祀因璧假于魯國許故讓而悠謬其詞合政刑而
用詛皆謂勿道左氏乃以讓許爲知禮然則射王矣

而日毋多上人又使祭足勞王爲事君之禮也哉論
者以鄭射王而偏二百四十年無王之亂吾則曰廢
泰山之祀而無王始矣取溫之麥取成周之禾而亂
始矣抑交質子而陰謀始矣嗚呼寧待編苒之戰哉
故曰鄭莊公驚人也豈不信夫

前半彷彿東萊而勁鍊過之至廢祀質子射王並
言令驚人無地可避

徐雨蒼

射王克段驚險不待言明微別嫌更能推見至隱
堪與辯下辯姦諸論並傳

孫子立

榮黃論

城濮之役榮黃謂子玉不勸其民實自敗也豈非知
本之論哉然其因大心子西之言而入諫本欲以愛
玉弁殺界河神也其言曰苟利社稷死猶爲之况美
土乎鄭鄒乎謂神之可以濟師而瓊玉之可以媚神
也何爲者歟則何不以勸民諫也夫榮黃而愚不曉
事者則已耳予以爲不勸夫戰勇氣也作於志而銳
於壹貳則惑惑則蕙蕙敗道也當子玉之夢其左右
痛惱惱然卽叔心與子西厚矣故亟以諫屬之榮黃
也榮黃若曰是且蕙吾軍心而奪之氣矣則奈何夫
子玉之語夢抑豈無惑志苟吾諫而無靳瓊玉焉雖
神不可知而軍心成與倖於神之有然庇也奮而作
之氣是猶可以一戰而卒不然甚矣復者之終不可
同也晉侯夢與楚子搏伏已而墜其腦此咎徵也舅
犯曰楚伐罪我得天且柔之矣犯所以解晉侯之惑
而厲軍士之氣也晉是以勝而楚是以敗宋狄青征
儋智高以錢卜勝托於神以行師古今用此道者衆
矣吾悲夫榮黃之智而人莫之悉也若夫勸民之道

可以濟國而非降敵制勝之所及也。况進說於懷者必其人先有所戒懼而後可以吾說屬之。不則吾之陳說常理舉不足以相勝。而或以櫻其大怒。吾姑與無情。而以鬼神之事嘗焉。漸以申吾忠告而勤民之說庶幾其有庸乎。而執印其不然也。叔與之告宋襄以歸退石隕爲得諸侯而不終之象亦幾望夫宋君之有德焉。以及人事耳。出而曰君失問。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嗟乎。古今庸臣暴辟不仁而不可與言。若子玉襄公者。可勝道哉。卽欲善爲謀。付之無術。而文集卷一論

无

可如何而已。

戰陳危事也。氣強則勝。氣弱則敗。雖夢寐鬼神難爲實據。借以鼓勵三軍之心而捷者。古今多有之。惜乎子玉不聽而卒至敗亡也。程雲力

有勤民正論。故知瓊玉爲誦諫。又從軍心搖撼處。勘出祀神有實用。不刊之議。崔青時

叔與

機祥之說。聖人所不道。而左氏娓娓焉。儒者病之。然所以諄人而解惑者。亦未嘗不三致意焉。予嘗有志於周史叔與之言。昔六鵬退飛。及石隕於宋。襄公問吉凶。安在。叔與對曰。今茲魯多喪。齊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善哉。叔與重言人而謂陰陽無與焉。此可爲千古言天者法也。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且夫君相之參贊儒者。永言配命。亦人事是修而已。人

術南文集

卷一

論

手

事不修而惑於陰陽。在國爲亂。政在身爲亂。德亡國敗。家莫不由之。然則齊魯及宋事。叔與何以知焉。夫亦以人事推之耳。扁鵲之診生死。謂人有七不治而疾不與焉。醫和視晉侯而知良臣將死。智者之占人往往有在此而不在彼者矣。往楚子玉爲瓊弁玉纓。夢河神巧之弗致也。榮黃諫而弗聽。以有城濮之敗。子產不與裨竈以壙卒。穰而鄭卒無火。夫子產之瓊罕亦子玉之瓊玉也。一免災。一罹於禍。敗者何歟。善哉。榮黃之言曰。非神敗令尹。令尹不勤其民。實自敗。

也是吉凶由人之說也。晉侯問士弱。宋人知天可必
 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由是觀之。子產道。而子玉不
 道。故也。嗟夫。彼無道而溺於機祥。夫亦可以悟已。道
 則邪子之遷釋。而不利以死。楚昭之不祭赤鳥。不祭
 河而死。皆可也。不道則晉平之崇實沈臺駘。魯僖公
 之焚巫尪。不俱謬也哉。道則祥桑雉。雖不爲凶。焚惑
 可以退舍。不道則妖由人興。鄭所以致內蛇。外蛇之
 聞也。若夫晉惠公以申生妖夢。而有韓原之斃。景公
 夢大厲。而有二豎之疾。皆申繻所謂人之所忌。其氣
 街南文集 卷一 論 圭
 骸有以取之耳。吾故以爲災異者。天之變。君子微之
 而無預乎。類應之占者也。鬼神者。民所馮依。君子誠
 之。而無與乎禍福之本者也。然則災異無徵乎。曰。此
 巫史之說。聖人無是也。士文伯曰。國無政。不用善。則
 自取謫於日月之災。鬼神者。禍福人。而不足以禍福
 人也。子產之嗣伯有。甯俞之不祀夏。相荀偃。不欲禱
 桑林。其義一也。君子信其在已者而已。魯隱公與鄭
 戰。見止於狐壤。禱於鐘巫而脫。其被救也。亦以祭鍾
 巫也。

研究義理之精微。故能開拓萬古之心胸。真儒格
 物之學。問道之文。屈錦山
 單引本傳。錯落紛如。不見其疊。李衛公駕神龍。濟
 薄雲中。汪洋萬頃。靈機自握。阮于岳

街南文集

卷一

論

圭

鬻拳

世哉左氏之言不軌於道也鬻拳兵諫害義傷教劫其君而以為愛則子也詬晉以諫親侯也鞭笞以匡主執不為愛乎諫也不力笞以濟變而非是之謂也雖然鬻拳自刎則自知罪矣獨其所為諫者義乎不義乎吾不得而知也及後楚子禦巴敗於津而還鬻拳弗納楚子遂伐黃蹈陵之勝拳激成之夫黃亦何罪不聞其有巴之叛聞敎氏之逸而亂也而鬻拳使伐之是徒以頸武為愛君者也人臣愛君不弭之而激之也哉且夫楚文王何如人耶伐申滅鄧以息子之言伐蔡而執其君又以蔡侯之喪息婦也用詐以滅息已又伐蔡悍戾回遁臣救之不暇而抱薪以厝火益蘊崇之可乎左氏曰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夫所謂善者此乎取諸哉故兵諫之罪吾不論吾於其激之伐黃而推論其始所以諫之者非也其再自戕不欺其志亦特直以自遂耳雖然鬻拳匹夫也吾獨怪先軫之才路尼以有為問囚而唾亦自艾也亦一拳也已

人皆知兵諫之非而莫究所諫之事以伐黃一事推之猶謂納君於善真左氏之不軌於道也讀書人誰能推勘及此

吳國次

卻克論

春秋左傳審之戰。韓厥將斬人。卻克馳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克遂以殉。告其僕曰。以分謫也。異哉斯舉也。謂斬之而當耶。謫于何有。果非罪耶。分之何益。且是以護非令也。然則卻子之意何居乎。蓋是師也。以憤動者也。師之以憤動者。志在于必勝。而其道則或可以敗。敗則軍劓而國弱。士心者不可以或失也。軍法者不可以或枉也。失士心與枉軍法。皆所由以致敗之本。而主帥之所忌也。是故無罪而斬士。卻子懼其

街南文集

卷一

論

聖

失士也。而救之救之無及。又懼其廢法也。則速殉之。委曲彌縫。使韓厥得自解于衆。吾蓋有取于卻子。苟以韓子為枉殺。而切切焉爭之。以彰其失。是含敵愾而內自異也。是之謂代敵為間也。尤敗道也。夫卻子討齊雖出于憤憾之私。而抑情舍己。相毗以有成。則後之人所當法也。宋平公築臺。子罕以農事諫。勿聽。民怨皇國父而譖子罕。子罕親執朴以扶之。私語人曰。宋國區區。有誚有犯。禍之本也。善夫子罕之慮遠矣。猶御獻子意也。且夫人臣而果國事之是。郵明恩。

怨功罪。皆非所計。克已以成其大同。捐取義而伸。

所大欲。乃克有濟。邠之役。楚伍參欲戰。孫叔敖沮之。及遇晉軍。放乃曰。進之。寧我薄人。卒勝晉。向使叔敖。義前則袖手嘿嘿。以幾于敗耳。今有人焉。操舟而渡。一人曰。險且風。請止之。弗聽。道中流而風作。則急篙以援。而不暇以相咎矣。嗚呼。苟倖其言之中。而不卹夫君國之存亡。此楊國忠之所以策安祿山也。古之賢臣。無立異。無苟同。無矜智。無居功。無引嫌。而辟謗。無市惠。以尸名。廓然太公而多方濟變。夫然而大事。

街南文集

卷一

論

美

有不足任大功。有不足立者矣。宋韓范司馬諸名臣。于義勇履殺之事。猶不能無咎。抵則賢者之異。同而已。私未盡克也。明之季也。熊廷弼經畧遼東。才非不足也。以毛文龍非其部。而抑其功。咤咤乎胡嘉棟。終卜年之用。至與撫與部爭戰。守。辨智先人。擁兵閭陽。卒喪師失地。身亦旋傷。悲夫。此中流之濟。而忘其身之在舟也。非狂則諄矣。古未有如是。不國覆家亡者。志士所以淡痛而遺恨千古歟。

人臣不計國事。而逞私自用。覆轍相尋。時嚴特借。

郗克旁引曲喻歸于克私真探本篤論其筆法道
勁麗賈之遺也

佛子辨

黃忠宜贊機務于南畿有謀輒告襄城伯李隆比
視事隆自專之忠宜嘿然或爲不平答曰位不欲
奸體不欲襄帥以武令衆監以重受成令出而撓
之將喪武而隳其重矣古大臣無我往往如此然
而賢者甚難朝廷用一人又一人監之喪武隳重
永無成功此又國家立法之弊也

自記

異同之見最易僨事百無事之朝猶不可況敵國

衍南文集

卷一

論

著

交鋒乘間抵掌乎援古証今何止長沙痛哭

唐鑑

衍南文集卷之二

宣城吳肅公晴崑氏著

論

蔡朝吳論

楚靈王無道。國內亂。子干子皙棄疾。帥陳蔡許葉不
變之師入楚。楚子死而棄疾又殺二子。遂得國自立。
是爲平王。先是靈王滅蔡。以棄疾爲蔡公。故三公子
皆由蔡起。說者謂三公子之能用蔡。也不知蔡實用
公子也。何以言之。是舉也。觀從朝吳爲之也。朝吳者。

衍南文集

卷二

一

蔡人也。且夫君父之死。卽甚頑冥。未有不拊心飲恨
者。也是故國破家亡。族社爲墟。往往一二才人志士
思起而復之。特患乘之無其隙耳。紀之蔡。藉手於齊
以報莒。况亡國之裔。身爲男子者。哉。靈王執殺蔡侯
而滅其國。殺士七十餘人。又僇用其太子於社。此人
臣之大痛。而朝吳者。所不共戴天之仇也。觀從又以
父死怨楚。事朝吳於蔡。是二人必有同心共矢。夙夜
旣就。而思報之者矣。雖然。楚不破。則蔡不復。雖然。蔡
無人焉。計莫如用楚。以破楚。雖然。棄疾懷安。且亦仇

衍南文集

卷二

二

也。計莫若用子干子皙以挽之。是故僞命以召二子
而又僞盟以遣之。蓋蔡之民弗與也。則兵弗集也。夫
民之望。豈有以喘息其帑而遠於刑辟則苟而可。而
宗社之存亡。志士之善略。無與焉。蓋自古然已。况楚
滅蔡。而以棄疾君之。民方創於難。而劫於威。非激而
用之。其誰與。我計莫若愚之以騎虎之勢。迫民果弗
與也。而棄已盟二子。而遣之。賊已失矣。而軍已成矣。
民斯無如何矣。朝吳乃從容一言動之曰。二三子若
能死。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
濟所欲。嗟夫。畏死者。民之情。而曰安定以易之。伊誰
弗欲。所謂批郤而中其肯綮焉。夫然而民可得而用
而事可成也。已。觀從之所爲。吾謂皆朝吳教之也。及
平王立。景侯之子。而蔡遂復有其國。故曰。楚以蔡而
破。蔡用楚而復。而朝吳觀從之計得也。他日費無極
害朝吳而譖之曰。朝吳在蔡。蔡必連飛去朝吳。以剪
其翼也。雖譖人之口。而得毋已。稔其衷乎。陳勝吳廣
之起也。會秦發間。左戍漁陽。九百人。而大雨失期。勝
廣激其衆曰。公等失期。當斬。衆懼。乃從之。破秦。唐高

祖起晉陽使劉文靜詐爲勅書發太原西河雁門馬邑民期以歲暮擊高麗由是人咸恟恟悉爲高祖所用噫古今舉大事者不因其民畏死幸生之情而用之吾未見其有濟也

一何以知朝吳謀復蔡只從當日情形縣空推出其一教觀從皆所謂想當然也然亦微矣真奇文奇議也按觀從初盟于干子哲以襲蔡後又勸殺棄疾蓋棄疾滅蔡有功遂爲蔡公故並仇之耳魏水叔

子產論

小人之難去也。所貴乎謀國者。時其緩急之機而已。世之君子。因衆怒所憑。罔不急欲去之。而小人者。勢不可以卒去。則反以中其身而禍延于國。不少矣。於是或爲調停隱忍之術。夫隱忍調停。君子所以妙其用于必勝。而非以養寇縱患爲也。故夫急之爲漢唐之宦官。而緩之或爲唐之三思。元祐之呂蔡。豈不均。可恨哉。子嘗有榮于子產處子哲一事。徐吾犯之妹。子南既聘之。子哲強委禽焉。子產執政而告犯曰。惟所欲與。似莫可如何者。已聽婦自擇。適子南矣。子哲蔡甲攻取。傷而歸。其屈直易知也。乃子產以罪在勿賤。執而數之以好國大節者五。而放之于吳。今夫買貨于市。輸值而得貨。則同買者不得爭。况妻子乎。謂勿賤之拒長貴爲奸紀也。則士庶備賤亦孰能保其室者。又從而黜之。使不容子產而黨亂人。則可耳。且夫鄭故嘗斯斯獄矣。游販奪人妻。而見殺于展廢販子。而召殺販者。復其所戒游氏使勿怨焉。彼其貴賤相去。傷與殺之相懸。則更殊矣。會謂子產爲政不

子展哉此吾所大惑也然則子產何以簒千鈞之好
引滿而注之度弗中機弗發也捕虎以阱不敢激怒
之而必先之何子晉殺良霄盟煎隧矣帝城虎是未
可與爭而子南其人必猶可以相折而又意滿于美
珠之獲何卹夫謬數之虛詞珍之至則匿之恐不逮
耳而不然者晉之潘恣而子南敵之固不若販所奪
之之易必至于犬以相等而子晉之恃既不可使勝
又不應使子南殺之殺之則國體傷子產蓋熟籌之
矣計莫若辟子南以狙子晉待其暴而殲之不難其
衛南文集 卷二 論 五
始告徐吾犯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嗚呼是可以議
矣及其將爲亂也乃自鄒乘遽而罪之而尸之夫然
後知子產之隱忍而緩急之機得也當其放子南而
問諸大叔卽大叔以周公放管蔡爲擬而子南弗怒
意必有陰相爲喻者蓋調停之際微矣夫大叔國辭
氏宗而子南之與也吾嘗以謂君子之去小人自有
固其鄙以攻之者平勃交驩是也有携其與者王允
之用布是也有急之故緩者子產是也有陽合而陰
圖之溫瞻是也謬而給之從而乘之鄺商之子呂祿

王會之于丁謂是也夫不崇刺而去之無遺憾者舜
誅四凶孔子之誅少正卯而已矣

鄭殺公孫黑子產使吏數之日專伐伯有昆弟爭
室薰隧之盟女嬀君位云云子產何嘗一日忌子
晉哉從此說入可謂審時度勢善識古人用心當
與裨大夫論盟金幣 徐雨蒼

貫穿全史故能推見委曲正德朝轉謝諸公去毫
毫堅持之反爲所中天啓時移官之獄過激而忠
賢得乘其間皆擊之無術也高靳鄒謀去馮保尤

衛南文集

卷二

論

六

賀賀矣後之秉政去小人者當以子產爲法

孫子

趙盾論上

晉趙盾弑其君學者多合經而信傳歐陽子折三子之曲說而取信于孔子卓矣夫董狐日擊之而孔子千古大聖人也雖然歐陽子所以案盾者亦有未盡也今夫斷獄者有爰書焉有簿牒焉爰書具矣而或者疑之則必徵諸簿牒之詞事之實者而反覆之以爲左驗否則不足以昭罪惡之情形而垂弑逆之家嘗卽其事覆之靈之立非趙盾意也盾迎立公子雍特偏于穆廐乃背先蔑而拒秦師耳靈公子母間

衍南文集

卷二

論

七

能一日忘盾乎而盾機智人也需一日不忘盾盾可一日安乎秉國政帥中軍與其主不兩立之勢也魯莊公之疾欲立子般叔牙謂慶父才遂有鍼巫之醢鄭成公執于晉申叔欲改立君鄭伯反國申遂見殺夫申爲國紓晉患而牙所議者儲君也然且不免是故我甚于人人得志而不思我報者天下無之靈公之殺盾豈待魔之賦葵之喉乎殆哉及乎盾也盾之備之久矣蓋至此而騎虎之勢成矣穿特其藉手耳鄭子家高渠彌宋華督皆見怒其君而先發焉者

嗚呼盾不爲三子則叔牙與申而已或曰宣子賢大

夫也靈公不君而驟諫豈弑逆者鉏麇彌明靈公爭爲之死不賢而若是乎予曰不然驟諫者非大臣之道毋乃欲聲其君于國乎且夫列國之卿懷二心于公莫不樹黨以結死士吾樂盈齊田常皆是也故史記于盾之死猶有程嬰杵臼其人者然則又况于穿其手足之親乎左氏傳書趙穿攻公于熒檠之下係之曰宣子未出竟而後明乎辟嫌而出以待其成也又益之曰宣子使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明乎

衍南文集

卷二

論

八

發縱而復以尸其事也猶董狐語也然則盾之情形著矣夫左傳者抑斯獄之簿牒乎吾特表而出之以補歐陽子所未及其引孔子謂宣子爲法受惡而惜其不越竟免也是則曲說不足信也已

按國語宋人弑昭公趙宣子請師于靈公以伐之公曰非國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今宋人殺其君是反天地而違民則也公許之乃發令于太廟名平史備鐘鼓以聲其罪由此觀之宣子可謂明于大義矣夫于鄰國且然而于本國無計

賊之一言何哉或曰盾將弑其君故假宋以示義
于君且以欺于國人也將毋然乎盾岸買下官之
復其言曰靈公之賊盾雖不知猶爲賊首然則豈
能欺國人乎 自記

行文峭直刻淡如老吏斷獄吳次尾樓山集曾亦
有論畧同此意而精警詳嚴覺大逞庭矣 孫子立

趙盾論 下

或曰趙宣子各鄉也律以春秋之義則宣子終不得
爲賢大夫乎予曰宣子才而險抑亦天資刻薄人也
諸其君而食其言苟息不爲也宋趙普寒金匱之盟
士論訐之普寒盟于太后之亡而宣子曾不穆羸之
慮乎先蔑之使秦也荀林父止之日夫人太子猶在
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則是宣子之智不逮荀伯亦速
矣穆羸雄婦人也不則靈公其廷美德昭耳吾以是
知小人之術二趙先後一轍也然猶曰國利長君也

其迎雍也買季亦召公子樂于陳而必要而殺諸卿
不可以已乎是與仇士良之殺陳王成美安王浩亦
何以異以非已意所欲出也故曰天資刻薄人也始
負穆羸既畏偪而反之始遣先蔑既而背之始利秦
援既而寇之潛師夜起反覆變亂于俄頃之間以有
令狐之捷吾故曰才而險也異日以八百乘納郟捷
苗易儲之謀又施諸鄰國乎或曰買季奔狄宣子使
史駘送其帑是則可謂長者予曰果同官之義乎是
荀林父之待先蔑也然而買季固宣子所心忌焉者

何以知之季將中軍而盾佐之而陽處父黨趙氏以盾爲能而上之賈季怨之遂使人殺陽伯夫能殺陽伯獨不能殺盾乎今夫奪人田宅以與其所好奪者其仇矣而受之者能安享乎彼含憤以伺而此必斃而預防之矣是故盾之于賈季猶夫其于靈公也盾奪公位與子雍而未遂陽伯奪季帥與盾而得之然則賈季者毋乃宣子所急欲去焉者乎其送帑則奈何夷之蒐史駢受僇于賈季盾之所知也因其怨而用之而使駢也得逞其私而陰以除吾所疾不然

送帑庸乏人而必駢也使而史駢之人果欲盡殺其帑乃駢不欲以私害公以怨益仇也而釋之則非盾之所及料也已君子謂史駢于是乎長者而豈盾之謂乎嗚呼吾安知宣子之必出此乎抑安知宣子之果不出于此乎君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夫宣子故所謂才而險人也

議論引据在束萊文定之間而筆情變化則大小

蘇兩騁雁行矣 劉去瑕

歷敘宣子負穆羸宵先度禦秦師使史駢諸事

見弑君定案無可躲避前後二趙合論証佐天然
孫子立

宋子魚論

曹子臧吳季札宋子魚皆以讓著于春秋而論者獨謂札不當讓泰伯讓而周興札讓而吳亂吳子曰不然泰伯不讓則周不王札即不讓何救于吳公子光王僚亦曹之負芻也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故子臧去之光僚之攘殺事雖未形以札之智探微測隱于異代之興衰列國之情形而庸特于家庭骨肉之際哉札不去則禍起于懿親區區次及之遺命足恃乎蓋嘗論之貪冒之私與一身之禍患兼所惡也則兼所

街南文集

卷二

論

三

空避也廉讓之節與先君之宗社兼所重也則兼所當惜也是故泰伯尚矣讓之以求仁而無損乎宗社者夷齊是也讓之以鳴節無救于宗社而可以免身患者子臧季札是也宋子魚者可以無讓者也何者茲父聞而慕仁無子光負芻之勇而實不足以庸宗國之寄方桓公疾而讓子魚父命以長夫寧不可與其以先人之民社而付之昏亂而幾倖于不亡孰若以身任之爲無奈也哉襄公昏德泓之敗不亡者倖耳且夫次睢之社稷上之盟孟之役子魚灼有以潤

之而憐憫乎禍敗之及何啻吳札胡先幾不及此毋亦矜廉節而輕宗社乎哉或曰襄之始讓僞也故弗承爲左師以相之亦以憂宗社也雖然用鄆子盟鹿上盟孟皆退有後言而進無拂諫又何歟泓之諫亦無及已商王舍微子而立紂以至于亡然微子嘗數諫而後去嗚呼若微子者抱宗國之痛而莫可如何者也

責子魚可以無讓責其無拂諫耳得微子一証更醒○章法本之大蘇而突兀處則全似孟子查二略

街南文集

卷二

論

四

好名之患致忘宗社因其不能諫責其不必讓持論極正極平筆力並追西漢吳與可

鴻門之謝

漢高之謝鴻門非項伯必不免唐荆川謂其不可者三暴如項羽能必其不我繫乎親如項伯能不我欺乎亞夫之算無遺策能必其不見用乎有一於此帝其殆矣鴻門之謝非計之得也倖也予曰不然此帝與良之智也羽雖暴小不忍人也項伯夜見良非見帝也果其欺易不詐與帝和而顧以實告耶增雖無遺策然不能勝羽之不忍可知羽又素不信其臣者也以帝之知不見及此乎良之知不見及此乎且夫

街南文集

卷二

五

兩軍對壘小不敵則持之大不敵則屈之小之於大

卑已行成弱之於強單騎見敵其常也沛公兵十萬

稱二十萬楚四十萬稱百萬力之不敵遠矣而羽又

怒之者三聞沛公先入關怒一也關門閉英布攻而

始破之怒二也信曹無傷之言怒三也以暗啞叱咤

之氣而藉百萬虎狼之威亞父又左右趨之業饗士

且日來擊殆哉岌岌乎計惟有以柔制剛以弱事強

庶幾其免耳苟稍自良惠不急急於謝焉知其叱咤

之氣不以其逞關中者先之漸上乎此其幾間不容

髮子房蓋籌之矣後世若郭子儀之見葉葛羅用此

道也雖然吾猶疑焉項伯越壘而夜見其不以泄軍

受僇何也此亦足知羽之疎於軍法而非漢敵也明

矣一聞伯語而向之怒者解矣一見沛公而向之疑

者消矣故曰羽雖暴小不忍人也增雖智無以勝也

是豈惟帝與子房知之項伯家庭之際固已深燭其

肺腑而知疾風暴雨之不崇朝也不然伯不虞見誅

亦寧獨無貳敵嫌耶若曰虎尾不啗沛公亦倖耳噫

略如沛公無倖而全之策知如子房無有擲沛公而

街南文集

卷二

六

孤注之者也

議論足破千古之迷應是子房一流人物 吳香未

子房佐沛公一行倘無成見未有不致敗者後此

學汾陽單騎見敵輒為人虜蓋不審時度勢而効

古人之所為悲夫 曾止山

四皓論

漢高帝欲易太子呂后用子房計卑詞厚禮以致四皓卒定太子論者疑之四皓者帝嘗欲招致不得者也不爲帝用安肯從其子舍英主而事幼弱所必不爲謂帝善罵義不受辱從其子怒且不測罵何可得哉於是爭以爲皓首古衣冠見而通姓名者實皆子房賈爲之不然高蹈遠引立不役志於物而寧是卑詞厚幣之足動也哉賈之而帝驚以爲真也漢廷諸臣莫覺也而隱然羽翼之成斯子房之用奇也噫是街南文集 卷二 論 七

兒戲之術微倖行險之爲耳豈高全之道哉初帝欲將太子也四人相與計觀其語亦非庸庸者而豈其賈乎故曰疎於讀史也然則四人者果何以出歟曰自周衰以來天下之無高蹈也久矣愚謂四人者特戰國籌策之雄帷幕游談倦而休老贏項之際脫危機而矯首崖谷其心未嘗不欲出而一售其奇而子房者其素所要結者也故相爲引重後人不察遂以高蹈目之豈其然乎且高蹈之士潔身獨善帝所疾爲腐儒而不足與濟天下事者也雖負有時望亦安肯招致之卽爲太子而出亦不望之而驚遂以爲羽翼之成也抑不惟帝吾知子房亦斷不與之友何則子房一策士之雄耳其君臣之際惟才略智術相與以有成而豈高潔之是慕哉司馬公疑子房爲子植黨拒父所必不爲夫子房迫於建成之劫知設奇制變用圯上老人之教豈區區儒者之見哉而厚期之以儒者之道亦迂矣雖然事之有無吾不得而知也人之真賈可弗辨也何則太史公固好奇而不衷於道者也

街南文集

卷二

七

四皓目爲高蹈千百有餘歲矣一番辯駁其案固快非書破萬卷識超千古者不能 屈錦山

人看四皓太高看子房太秘遂以出者爲賈揆之以理稽之以史至謂四皓籌策之雄與子房要結相引重真洞徹幽隱之見策士不屑偏見不取高蹈是其本色何必爲子房回護一結總歸抹煞又奇 吳劍宜

續劉民長韓信論

予友劉民長著史論數十篇皆詳確蕩跌其論韓信王齊獨以爲漢有天下之本所以弭燕趙諸國之亂蓋齊國詐僞反覆而田橫五百人尚在信又素爲齊人所侮苟彙起不測則身危身危則漢不漢矣請王者以鎮不逞者之志而以折慢易之心惜其長於料敵而拙於謀身也吳子旣讀而善之復論之曰信之下齊而請王也人謂其功高氣溢故托於鎮齊之說以要漢而莫知其爲有天下之本也高帝良平之計人謂其以齊啗信消其觊望之萌而俾之爲漢守而莫知其足以弭燕趙諸國之亂也甚矣有識者之少也嗟乎此其機獨信知之耳知之而效忠於漢急急焉以請而忘其身謀若曰此安危之本而非已則漢之諸將端未有能齊其任者然曾不嫌於居功而慮疑忌之及者何也信豈真庸曠而拙於身謀者哉信人傑也以窮賤困辱之身世莫肩與伍一旦遇英主舉之大將而委之重權身顯名立可以盡其所得爲此誠士之知己有必者所樂得而死之者也故信之

於帝其感之也篤。感之篤。斯其報之也誠。報之誠。則不暇計其身者情也。况以帝之智。恢宏大度。而顛倒豪傑以中其心者。固已多術矣。而信天資豪邁。遂委心而嚮之。故他日曰。漢終不奪我齊也。武涉蒯通反。覆累日而終不忍背漢。吾故謂感之篤。而報之誠也。夫人至反復直陳其利害而不顧。而達於破敵成功之始。遂自防其疑忌之生。必不然矣。而謂其闇於居功之道乎。且夫古者居功之士。誰不急急於自見哉。乃高帝之於信。則才之也至。而畏之也深。吾於其詐。

街南文集

卷二

論

主

稱漢使晨入趙壁而奪之。與其更易諸將而知帝之畏且疑也。非一日矣。而信仁人也。一漂母之飯不忘。而忘帝乎。然則帝亦可謂不知信者矣。

劉民長獨以王齊爲有天下之本。茲又推出感恩任事之心。長樂鍾室之冤。益深痛恨。吳祇若

周昌

漢高憂趙王如意之不免也。用趙堯言以周昌相趙。其言曰。昌堅忍質直。爲呂后太子及大臣所敬憚。此大謬也。后之蓄志而欲剗刃於如意之日久矣。昌之見憚呂后。非有幾智奇傑之才也。而后之鷹鷂詬戾。雖韓彭人傑。縛之若雛鷃。然而况鼓掌間一嬰孺乎。昌之行行。其能寢呂氏之毒。而拒其鋒。必不能矣。卒之漢使者三反而昌無奇策也。不過令王稱疾毋行而已。是其所以爲堅忍者已耳。當是時。趙王能終無行乎。王行而昌繼之。未幾而王死矣。使王無行者。后以一校持漢節。聲亢逆之罪。以尺組繫王。而王僇而昌族矣。安在其能全趙乎。堯之言。高帝之聽皆非也。雖然。堯故以計去昌。而代之位者也。詭以效忠於帝。而帝不察耳。晉獻公之屬嬖子荀息。荀息死之。君子譏之。謂其長君之惡。而成國之亂。夫人臣輔儲固有道矣。然則昌宜何如。曰。迪之以義而已。修已而不責於人。則免於難。是里克之言也。太史公曰。周昌木強人也。信哉。

趙苞

趙苞之事論者衆矣。皆未爲義之極也。程子曰：「不得已而城歸之君，身歸之母。」吳子曰：「果爾是兩全也，何不得已之有？」且何道而使城歸之君乎？邵二泉曰：「身可降，城不可降，必有所托焉。」圖爲不可破者而後可。爲苞計者，守而不遽戰，母其全乎？吳子曰：「是猶程子之說也。賊所欲者城耳。苞降而城守，賊意未厭也。逞其咆哮，則母子俱僇耳。且又安所托而圖爲不可破乎？若守而不戰，賊挾母以攻我，且僇母以挑我，未可知也。」空同子曰：「不戰而死可，也不戰以平其心，一死以明吾心之無解也，而盜亦有道，或感而動焉。」吳子曰：「是揖讓以馴虎狼，而忽艾以威盜賊也。我死則賊誰與守？是喪吾身，仍喪地也。或母痛吾死而身隕三矢之也。」又曰：「昔盜欲犯樂羊子之妻，而先劫其姑，妻操刀自刎，盜舍其姑，惜苞之爲母，而不如樂羊之妻於其姑也。」噫！之說也，其謬尤甚。樂羊妻之被劫，以色也；身死而色隕，蓋絕望矣。苞死而城土在也。府庫在也，其足以彌危志乎？凡此諸說，皆欲爲兩全者，求兩

街南文集

卷二

論

三

全必至於兩傷。君子以徐庶爲得之，或曰：「庶無城守其去易耳。」夫徃於城守，斯紛紛之說所爲戾也。堯以天下與舜，舜竊負而逃，而敝屣天下。堯之托不以易吾父也。善乎方正學之言曰：「君有重於親者，親亦有重於君者。守一城而君在焉，城存則君存，城亡則君亡。冠劫吾母，吾盡死以存君可也。苞所守者，漢之君，不以此爲存亡也。棄母以全城，與全母而棄郡均之，非義不若棄母之尤甚。達於義者，不可以固而不知變也。噫！此可以斷苞已苞爲不知變而尚論者又失其拘牽安在於精義乎？」史云：「苞到官，遣使迎母，妻值鮮卑入塞，鈔劫之以擊郡，然則賊所欲者財帛耳，豈土地哉？夫寧獨無以厚啖之乎？」卽曰爲城守也，晉周虓者，非歟？虓爲梓潼太守，符堅邀其母妻而獲之，虓遂降。堅以爲尚書郎，虓曰：「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堅乃止。君子未有以虓爲非義，而以失守封疆罪之也。此又可斷苞已抑虓每見堅，箕踞呼爲氏賊，復謀襲堅，堅不殺，幸堅賢耳。萬一遷怒吾母，奈何？是不如弗降之

行月二集

卷二

論

三

爲愈也。然則號猶有未盡者。蓋未有集義養氣之學。而徒以忠孝自矢。此仁至而義盡之難也。也之歟。血而死。亦幾於楚棄疾矣。

折衷羣論精義乃見并論周號失處學有本源

雲逸

人倫事故其變無常。惟天資獨絕者乃能合道精義。執中不必定兩全也。尚論不能允當。况倉卒身建之乎。嗟乎爲苞者亦良苦矣。

弟曉若

街南文集

卷二

三

茅容

茅容割雞唱母而蔬食。供客郭有道賢之。金壘子曰。茅也。賢則茅毋不陶母也。陶毋不愛其髮。何有於口腹。又曰。漢尚辟舉。浮僞流競之事。或有拂心詭理以中有道者。噫。之言也。何厚於待茅毋而苛於責容也哉。一似憾容之不能成其母爲陶母也者。夫使母誠陶母而無以成之。則容有過矣。庸詎知其母之果陶母乎。人皆有母。不能望其必陶也。抑不必陶而始謂賢也。夫毋不陶。未足損吾母。而爲子者斤斤焉奪其肉食以餽賓。而爲母也。名豈以爲孝。在是乎。且夫掃軌謝客者。亦婦人之恆性也。如母之或出於此而奪其肉食以給之。非其所欲也。毋之所不欲而不虞其彰毋之短。而謂孝子爲之乎。吾有親而養之。無它計焉。容之爲容亦如是而已矣。卽口體之養。詎曰非孝。浮僞流競。世誠有之。豈容謂也乎。鄭鄭之於毋食而數起跪而進食。以欺黃石齋。彼固以石齋今之郭有道也。此則浮僞也已。

持論甚平。金壘當悔其言之失。王楚士

司馬懿

懿與亮相持五丈原者百日亮挑戰不應懿知其不足
足以勝亮也老將臨敵其持重宜爾吾獨怪夫明帝
於千里之外勅之堅壁也巾幗之遺懿怒而請戰帝
使辛毗杖節以制之噫敵非有乃祖料敵之雄也非
有劉曄滿寵等左右與謀也何以解此哉姜維曰佐
治到賊不出矣知敵之不許戰也亮曰苟能制吾豈
千里請戰特示武於衆耳知懿之不欲戰也夫勝負
形於兩軍之壘而遙制於九重之內必也君之才足
以倍其將而將特稟承焉若項羽之戒曹咎於成皐
光武之勅吳漢於廣都則可耳敵於懿蓋委心以聽
之久矣而豈是之謂哉戰不戰懿得專之敵何有焉
雖然懿之請戰何居予謂非請也蓋密以教敵矣非
示武也直沮武矣其請之若曰是不可一戰戰則敗
以君之靈假我以日月則破其軍可以萬全陰以速
毗之來而假杖節以固軍心藉君命以弭衆口明其
不欲戰者君也非我也而巾幗之辱亦聊藉一浣焉
懿真誦矣哉雖然懿非欲待天時也非以修戰備也

街南文集

卷二

論

三

又非欲棄之而還師以圖後舉也然則堅忍以相持
則奈何曰懿倖亮之將死也亮之死懿何以知之而
倖之曰食少事煩其得諸使者之言聽矣無以勝亮
而姑緩以需以俛倖於其斃卒也大星之隕固懿意
中所逆料而期之者嘻誰謂懿不能料死乎豈惟懿
亮亦自知其不可以久存也固請出師而急以挑戰
彼此洞然如國手之對奕相持而不相下也而亮亦
竟死如所料噫詎非天乎夫人主不善將將而壘勑
以促之期限以要之際垂亡之運而當方張之寇欲
無敗亡得乎惜乎賢主之躁曾魏敵之不若也

料懿情事信如列君排異處似蘇氏

曾止山

街南文集

卷二

論

三

司馬孚論

司馬孚枕尸哭高貴鄉公奏推主者陳留就金墉城
孚拜辭隕涕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死而遺
令稱魏貞士味其語意若深嫉夫懿父子之所爲豈
非一門之內貞邪岐向哉閔之於莽全昱之於溫攸
緒之於墨徒以秉彜之良不能泯沒猶未若孚之矯
矯自矢也噫賢矣然愚竊疑之師昭之執政孚同事
魏廷豈其夙夕以圖篡者乎惜然罔聞知耶果忠於
魏則何不遠引而去革命之際旣以純臣自許居然
街南文集 卷二 論 三
享國封唐王爵九十三歲之年安富尊榮抑何歎歎
緒上讐於女主淫刑莫測然且棄安平王爵而隱於
嵩山孚顧不能也夫始也見欺於門內猶可言也旣
也濡忍於爵祿不可解也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交
以道接以禮不可受而受之顧鯁鯁焉念其主人謂
爲廉節其誰信之臨死之言自托于處士乎乎母乃
矯語以自文矣乎是故失身於奸回懷利以隱忍之
人之所嫉也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彌彰春秋之
所謹也且夫孚故漢人也操之篡敷天同憤而孚固

欲效純臣而爲之守節是亦不可以已乎尤可異者
操之方死也孚謂丕曰大行晏駕天下屬望殿下奈
何効匹夫之孝又厲聲謂羣臣曰宜早奉嗣君以鎮
海內而但哭乎則是漢系未斬孚已奪而全輪之魏
而速之篡也明矣明悼后死議書銘旌或欲去姓書
魏孚引天皇大一統之說據春秋襄十五年逆皇后
於齊不曰周后姜氏以斷之但尊稱皇后彰以謚號
然則孚以曹氏父子真應天順人革命共主也亦大
忤於是非名義之開矣懿之初不肯爲曹氏用屢辟
街南文集 卷二 論 三
而後出固竊竊然以曹氏之爲漢賊而不欲事之者
情也已耽耽然取而代之以爲取諸盜賊之手云爾
毋傷也然則懿猶知操之爲篡而心甚之而孚顧不
明乎此安在其爲賢也哉史氏惡懿之篡而因以取
孚之忠亦嘗取當日始末而推究之乎

文乃秦鏡也

曾止山

前責其受封不去斷以春秋後訊其忌漢按以本
傳特議非苛論也 門人李先春

羊祜論上

功名之士。飾義所不得而繩也。管仲。魏徵。無論已。晉王祥。唐杜淹。宋范質。王溥。明劉基。楊士奇等。皆嘗通籍前朝。附景命而佐新主。迺而後應時至。而後乘要。非懷二心者之所得爲口實也。吾怪羊祜。魏大臣而。又賢者。嘗浮湛於高貴鄉公。及元帝賜之侯爵。不願爲侍臣。而求外補。乃爲司馬氏從事中郎。與荀勗同掌機密。以成晉業也。何哉。初曹爽聘之。謂王沈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然則祜之智知爽之敗。魏之亡。司馬氏之興耳。夫大臣而以成敗與公爲進止也。哉。舍中朝而趨霸府。躊躇乎枯菀之際。亦何以爲人臣懷二心者衡也。嗚呼。晉魏之間。篡竊相仍。而君臣之義。幾無復明於人心矣。王祥哭高貴鄉公。衆有慚色。及昭爲晉王。祥不肯拜。然卒爲晉大保。祥魏於陳泰王經之死。范粲之守義多矣。阮藉爲司馬氏父子從事。尤親昵之。草九錫之文。夫藉一酒徒。何曾苟勗賈充。皆小人。宜祜之所不屑爲偶者也。而同比於司馬氏。祜之名德。祥之孝。藉之狂。皆世所震稱。而不明於節。

衍南文集

卷二

論

三

義之大。開是不可以不論。雖然。祜功名之士也。其所以佐命者。亦有未盡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賈充者。小人之尤也。任愷。庾純。因氏。羗之叛。使往鎮以遠之。朝廷之士。舉相慶幸。迨荀勗爲充謀。請納婚太子。遂不果行。夫勗固充黨。不卹國家之慮者也。祜旣佐命大臣。自襄陽密啓留充。此何爲者哉。且夫小人之難知也。始或誤信之。而後乃詒既於無窮。司馬公於王安石。寇準之於丁謂。張浚之於秦檜。賢者往往不免。而祜於充。則非不知者也。王衍以盛名處大位。祜預知其敗。俗傷化。充自成濟。抽戈迄爲中朝權貴。人咸側目。謂祜獨未之知也。可乎。充之將出。勗與馮統恐其失勢。故進止相爲護持。豈祜之留充。而亦以是歟。襄陽密啓。與夕陽亭語。亦何巧爲。合而造相附也。哉。惡在其不附中朝權貴也。祜之功莫大乎平吳。卒之南風入而太后弒。太子死。五王五胡外內訌。而晉事不可爲矣。是則爲晉患者。不在於吳。而在充之一留也。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故曰。其所以佐命者。亦不無遺議。

衍南文集

卷二

論

三

筆如鐵畫字挾風霜使君臣大義出處大節炳若

日星矣 王武敬

曾無定議論斷古人徒滋後來聚訟耳深文老筆

一歸至當卽叔子嗣宗輩應皆心折 廷樞最

以留充一事責祐開千古入眼光識力 吳德叔

衡南文集

卷二 論

五

羊祜論下

客曰甚矣吾子之重言義而輕言仁也天之生才與
大士之自命皆有所用之而非徒一身之節義爲
也。管仲不狗子料夫子深取焉。蓋徇節之仁小而致
治安民之仁大也。羊祜舍魏而事晉其所就有足多
者。仲不能去豎刁易牙開方三子而子以去充爲祜
責也哉。吳子曰子謂祜之功足以方仲耶抑思司馬
之事果足以當齊桓否乎桓公尊王攘夷正而不誦
晉文弗遠焉後世善托桓文者莫如曹操操起義兵
誅叛亂以扶漢室其始之名義未嘗不足以動天下
也。司馬氏以鬼蜮之智而蹈狐鼠之行曾不足與操
比而况桓文乎。司馬旣不得比於桓曾是祜而得比
於仲亦不侔已。且司馬父子所日夜而圖維之者謂
何祐與荀勗同掌機密造膝而謀者謂何炎之立由
於充而充之留由於祜豈管仲之不能去三子而猶
留身後之諫者哉。客曰祜在襄陽保境卹民吳人服
而懷之而邊地無侵擾決策平吳而江南免於塗炭
寧是而不足以爲仁乎。吳子曰否仁人之於鄰國也

衡南文集

卷二 論

五

冠則討之。服則舍之。亂則侮之。德則綏之。忌其賢明。幸其昏虐。仁者不爲也。祜告武帝曰。今不乘孫皓之暴。急取之。使皓死。江南更立賢主。悔之無及。是彼之暴。我之資也。利之爲。併取之機。而豈伐暴救民之謂哉。兩敵並雄。大度者猶曰。民之在彼。猶夫其在我也。陳後主無道。隋文帝曰。彼若能改。吾又何求。隋非仁主。然吾以其言可風。焉齊將謀鄭。管仲謂桓公曰。臣聞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若總其罪以臨之。鄭有辭矣。賢者之導其君。固如是也。史載石城守數爲邊患。祜以詭計間於吳。俾罷去之。然則其所以與吳者。皆陰陽設詐之術。而其保境卹民。通好陸抗。正如驚鳥之伏。而張其距耳。不然。夫寧不知人臣無外交。而祜不之嫌。朝廷不之忌。何也。雖然。吾以道衡祜。使天下知管仲之仁。雖不足語於王。然要非後世之所托也。祜賢不逮管仲。亦蘇威、李德林之類歟。古來傳人史不盡綜其實。每爲瞞過得此二論。其知所警矣。

吳騷解

稽紹論

司馬昭殺稽康。後稽紹仕晉。從惠帝死。蕩陰之難。吳子曰。紹可謂忠臣矣。非孝子也。禮居父母之仇。寢苫枕塊。不仕弗與。共天下也。春秋之義。父不受誅。子復仇。夫仇之云者。謂夫比肩敵體。而非有君臣之分者也。吾有君而臣之。有法以奉之。而安得違之。而安得仇之。仇之違之。亂之道也。抑曰。非稽氏君也。晉何以非君也。曰。爲康也。君者。則不得爲紹也。仇。不爲康也。君者。則紹之仇也。非君也。何則。康故魏臣也。死又非罪。初鍾會詣康。康銀不爲禮。會遂詣於司馬昭。呂安之獄。連引及之。謂其言論放蕩。害時。亂教。夫放蕩亂教。誠有以致禍。而昭之暴橫。豈其以法服人。且夫篡逆之主。執舊君奸天位。卽微父仇。要之可以不仕。謂既已君也。大命所集。莫可如何。王哀非人。子乎。侯猶晉司馬也。哀也。三微七辟。而卒躬耕。教授以死。而紹特以山濤盈虛物理之喻。賢佞卻缺之薦。而甘忘父仇。而事之。謂乎。或者曰。康意也。故紹諮於濤。而後出。是不然。人臣於君。從義不從令。子於父。義命之則。

從父以爲孝弗義命之則從義以爲孝根於心衡於道寧遺命之卹而人言之列乎 濤之將選舉康

以自代康作書絕之今讀其文擬仕進爲清整相引爲重仇而教子以干進必不然矣卽教之仕豈逆知晉之有天下哉臨刑之語謂濤在汝不孤亦計濤之存卹之耳濤旣招之於生前而復姑息其身後甚矣濤之始終不知康也是何也濤以晉戚見用奪母喪爲吏部其不明於君父之大義臣子之大禮有固然者惜乎紹之忠賢而遠聽之也然則蕩陰之死不足

街南文集

卷二

三

以贖愆乎君子特諒其不爲利祿而已而探之義則終不免於譏議焉吾故謂爲人臣爲人子不幸當改革之際君父之大仇勢之所無奈何而痛之所無可伸者則有賻賻如哀以無愆於道義而已彼以爲時命之推移達節通權皆庸庸之見而不勝乎利祿之私者也唐宰相杜讓能爲昭宗所殺其子曉自廢不仕在遠尉之以山濤粉紹爲辭而不知紹之事濤之勸正不足法也抑唐之亡曉仕梁爲中書門下平章事友珪之難卒爲亂兵所賊夫仕唐忘父仕梁又忘

君嗚呼是則紹之罪人也矣

稽紹爲晉忠臣人皆知之其不得爲孝子鮮有論及者賸當特爲拈出大有關係不當作文字觀

子別

正論如山勁筆如鐵理學名儒之文

張子尉

忠孝不能兩全此末俗自寬語聖賢學問豈獨全君父間卽五倫烏容缺其一哉是無他惟因時以制宜耳自三代而後知此義者鮮矣賴此論足以救世

姜勉中

街南文集

卷二

三

余於伍員稽紹兩人君父厚薄間私議最久得此卓識翻駁無遺令展辨一語不得洵是當代史才

莊鑑若

街南文集卷之三

宣城吳肅公晴品氏著

論議辨

李璿論

李懷光反其子璿密以告德宗。夫父親而君璿也。璿不嫌於忌父乎。曰否。璿自言曰。君父一也。今日之勢。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也。德宗問何以自免。曰。臣父敗則臣與俱死。及懷光敗。璿刃其二弟。乃自殺。哀哉。璿也。論者謂與楚棄疾同。可謂善處

街南文集

卷三

論

一

君父之變者。吳子曰。璿非棄疾所得比也。璿洩父於君。而無傷於棄疾。不洩君言於父。而不足以爲忠。直忌其父而已。然謂璿無傷於孝。奈何。曰。臣子之事君父。從義不從命。懷光叛於義悖矣。卽以利害言。有社稷之危。而仍不免家門之禍。何言之使。其事勝終不免。朱泚之討。而君已先受其禍。是君父兩傷也。使其敗也。非孝子所得私也。璿而與於逆斯已耳。不然。如之何不告。子南寵觀起亂。楚政非有大逆不赦者也。唯銜命往咸陽。而說諭其父。棄疾不一諫。子南俾

改過焉。又不請於君。而自免焉。徒斤斤恐洩其命。直與於殺父矣。其曰棄父事仇。亦不爲也。夫知有君而寡之。仇云乎哉。吾謂璿也。義而棄疾何足以擬之死也。未矣。雖然。璿之刃其二弟。不亦過歟。故忠孝之事而不本於精義。吾未見其合道也。故允中至善之難也。

歸本精義學問有源

汪文治

街南文集

卷三

論

二

趙普論

淪金匱之盟人皆以爲趙普罪予謂罪不在其淪之而其始之盟之者非也抑罪不在普而太祖與太后之失也昔宋宣公舍子而立弟及穆公疾召羣臣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先君問與夷將何辭以對遂立殤公而出公子馮君子謂宣公知人立穆公其子饗之然穆也賢非宣公逆料而有意爲之也太祖果若宣之不卹其子乎果能必其弟之賢如穆公乎且夫有天下而傳諸子誰曰不然而必及

街南文集

卷三

論

三

其弟何居蓋不能不予其弟者勢也何以言之太祖之代周陳橋之事太宗趙普兩人實共成之將士之惴惴李處耘以告者兩人也部分諸將環列待旦者兩人也遣牙隊軍使馳騎入京以報所親信者兩人也太祖若爲不知也者而舍卒以應此其陰謀秘計太祖不得負其弟亦懼太宗之有以操其後也以位相及富貴共之不待后之崩而始盟也明矣抑不特此也五季之世八姓十二君者攘奪廢興皆反覆旦夕間太祖固習見之夫安知吾之有天下不再傳而

有他變創業垂統事未可必後世曆祚之永固其意中所不敢及者也竊以爲庸庸之儒子何若弟之英偉足以爭雄禦侮而毋爲他氏所攘乎此太祖意也果爾則不必更卹其子可也太后云云皆太祖預爲德昭計然而愚矣故曰太祖失也雖然太祖之於太宗不得已耳彼廷美何人哉非有幃幘之策又非有汗馬之勞亦安得而有之吳壽夢之位以次及也札賢也唐高祖之立太子建成長也廷美者賢耶長耶婦人之情無不比暱其少子又無不重富貴者后之

街南文集

卷三

論

四

初聞太祖代周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而其喜可知已然則富貴之來欲其子之均享之而不知其不可也廷美德昭卽未嘗兢兢需次焉太宗其能豁然不疑忌之乎故建成之死高祖貽之廷美德昭之死杜后詒之也故曰后失也高洋之薨妻太后欲立演也已而子殷立而演逼楊愔等謀出之而有尚書省之變太后庇之卒廢廢而立演教以弗殺濟南至問濟南何在者三呼晚矣故婦人之比暱其少子而忌家國之卹往往然也后之意因匡義以及廷美太

祖則欲因廷美以及德昭皆私也故曰始之盟非也。后與太祖皆竊虞匡義之茹而弗吐而果弗吐也。盟是時乎。普以爲誤則誠誤耶。使太宗以傳廷美而廷美不克負荷不誠再誤耶。嗚呼普言是耶。普無罪也。耶曰始而諛太后太祖終而諛太宗苟一時之順而非有義理之安者也。至於請備機軸以察奸變傾虛多遜以交通而廷美之獄成矣。是則小人之尤而已。其淪盟也吾猶以爲毋庸責焉耳。

以盟之必淪咎盟之非正宏議侃然得未曾有

街南文集

卷三

王

西柯

傳位於弟迫於勢而非讓遜傳及子出於公而實私其盟已不誠矣太宗趙普之咎易知推論太祖竟陳樞直書陳橋事所見猶淺耳

弟聰若

文廟議

漢梅福請封孔子爲殷後成帝封孔子爲殷紹嘉公至平帝時諡夫子褒成宣尼公夫子之諡號所自始也顏子配享自唐貞觀始夫子之諡文宣王七子贈公侯伯自開元始孟子配享稱公宋元豐始也子思從祀大觀始也升會思而稱公度宗咸淳始也孟子之稱亞聖及其書之匹於論語漢趙岐始也此皆崇師重道之所由不可忘也復聖宗聖述聖亞聖之目元文宗至順始也嘉靖朝仍之然於義未盡確如也均謂之亞聖不亦可乎尊之以爵不如尊之以道易王而師天爵也張聰之識偉矣前此諸稱可悉罷也今學者猶稱宣尼何也像之易而主也雖自張聰始前此天順時林鶚守蘇州始矣抑洪武時太學易本主矣嘉靖時乃通行耳陳蔡與難諸賢一時偶爾署十哲何居躋顏而進顯孫氏則亦不皆與於陳蔡之難也愚謂有若子賤南宮公西華漆雕開原思高子羔公冶長澹臺子羽樊遲司馬牛巫馬期琴張牧皮皆可哲而進也或疑宰我冉有有杜預短喪馬融

附勞之嫌。論語故未有子詞以聖人故進之是已。亦毋堂而廡焉可乎。夫子之道傳於曾子孟子之功。尚顏子曾子之徒。樂正子春公明儀公明高子襄諸人。孟子之徒若萬章樂克公孫丑公都子屋廬充虞輩。皆賢而有功。與孟子同著述者也。乃上之不得與聖門弟子。如史傳所記七十子相頡頏。下之至不得與程朱門下同收錄祀典中乎。亦一闕也。楊雄仕莽。馬融黨惡。王肅佐篡。吳徵仕元。皆得黜於祀。咸深乎有春秋之義焉。雄之祀洪武時從行人司副楊砥言黜。

街南文集

卷三

議

七

之矣。惠因雄論性遂因以及荀况况之書。醇者有之矣。而小醇不勝大疵。黜之宜也。惠之請祀歐陽修也。以濮議也。所謂譽異事於同行也。修以易繫爲僞書。且何知聖道。配韓而遜孟。蘇氏之私也。或以本論有衛道之功。爲文學之科可矣。薛侃之正祀典。疏七事。其罷祀配享。皆史惠說也。其二則祀陸九淵陳獻章也。以九淵繼周子大程。而伊川諸子蔑如矣。獻章者陽明之與也。祀二子皆陽明意也。史惠者蓋欲急於施行耳。陸祀而陳待則當時之公議固已難之矣。王

守仁之從祀陸樹聲持之曰。爵以酬功。一代之典。封伯宜也。祀以明道。萬世之公。從祀不可也。其與陳獻章胡居仁薛瑄並祀也。萬曆時臺省詹目講奏之。而翰林議以獻章守仁爲疑。輔臣申時行主之。然當時若大理卿王用汲。光祿丞李禎咸嘗之。論未有定也。嘗竊論之。孟子而後代有名儒。或大醇而小疵。或偏端而未備。或升諸堂廡。或托之門牆。苟其有功聖學。出處大義。無楊雄吳澄之失。皆得與於從祀之列者。也。謹擬分之大都有四。曰經學。訓詁傳註。若左氏公

街南文集

卷三

議

八

穀伏生毛生胡安國蔡沉之徒是也。曰理學。蓋研窮性命之微旨。以希絕詣。宋周程張朱之徒是也。曰文學。雖無與乎性命之微。能以言詞衛道。當亦聖人之所許也。韓愈歐陽修是也。若夫以悟入者。曰心學。夫知性知天。惟精惟一。皆心也。然不主格物。畧見聞而求之於靜密。徒知有心學。云爾。陸九淵陳獻章王守仁之流。亦皆未可黜也。是爲聖門之道之大也。如是則苛責而相排者。亦可以無庸矣。其未經從祀若唐孔穎達。宋范仲淹。孫復。魏了翁。游酢。李侗。羅彥何基。

王柏黃幹

謝良佐胡宏元金履祥劉因許謙明

方孝儒曹端蔡清陳真晟章懋吳與弼湛若水丘濬
羅欽順羅洪先顧憲成高攀龍魏校劉宗周之數十
人皆表表篤行有功聖門者也。附之廡下不亦可乎。
孔門學子吳肅公議

張文忠之定祀典也。熊禾宋濂吳沆程敏政丘濬
李伸諸公之成議而文忠以得君行之益大禮定。
而孝子之情彰文廟定而聖人之道尊矣。雖然樂
之三舞之六而邊之十也。何居君子謂其緣飾帝

衍內文集

卷三

議

九

意毋亦以天子爲得事其禮歟。馬融黨梁冀賈逵
附圖讖劉向黃白方術何休註風角書黜之有辭。
抑不思楊蔣有李固之賢郭助有梁冀之惡。張寅
卽非福達而方術異端曲庇之以興大獄。豈崇正
闢邪祇以衡古昔乎。

太廟議

成化二十二年孝宗卽皇帝位。憲廟升祔。於是九廟
備矣。詔群臣議祧禮。部尚書倪岳議以德祖爲始祖。
配周后稷。太祖太宗配文武百世不遷。懿熙仁三祖
及仁宗以下以次祧。而侍郎楊守陳謂當祧德祖三
祖以次祧而祖高帝是矣。然竟從岳議。至世宗之世
睿宗升祔。乃祧德祖如守陳言。肅公竊議之。當守陳
之議。蓋卽并祧四祖而尊高帝必三世之後不幾晚
乎。守陳七廟之議。合古禮矣。然廟之九也。非一日殺

衍內文集

卷三

議

十

九而七。宜其難也。宜守陳之不能終持也。世宗慨然
行之。未幾而仍九廟。復同堂異室之制。不已紛乎。雖
然業已正矣。亦何議焉。且言大禘夫禘古有天下之
大典禮也。洪武七年御史答祿與權請舉禘祭。禮官
以世次莫究。太祖是之。遂寢。至世宗而卒行之。初或
言禘德祖。或言禘顓頊。皆不從。從尚書夏言議。利初
祖帝五歲一禘於太廟。以太祖配。愚竊以禘於文爲
示爲帝。必帝而且神祇之也。故虞夏禘黃帝。商周禘
舜。謂其上世皆爲帝。大有功德於民也。且夫始祖之

所自出。果誰足以當之。天地網緼。萬物化醇。而得其秀。以爲人之人也。二氣所篤。降而生之。托於天者也。托於天者。與天爲體也。厥初生民。人之本也。斯神祇之也。是故郊之祀。以祖由天而人也。禘之追。所自由人而天也。三代而後。世次莫改。弗舉可也。故漢雖堯。而弗禘。四祖德未容議。功則未也。不足以當禘。若額頊。則益無徵矣。世宗之不從也。宜。然初祖則無主名。噫。其孰享之。至若睿宗親臣於武宗。世宗卽位。祀之觀德。後改爲崇先殿復建世廟。破廷議而伸尊敬之至情。

衍南文集

卷三

議

二

亦得之矣。已乃信小人之說。稱宗入太廟。遂躋祀武宗之右。魯躋僖公。仲尼以爲逆祀。謂嘗臣於閔也。夫僖白君矣。猶不得言兄。睿宗身未爲帝。乃得言叔乎。且廟制父子異昭穆。兄弟同世次。殷有四君。一世而同廟。非父子故也。晉則十一而六世。唐十一而九世。宋太祖太宗禘祫之時。同位於昭。皆前事之有徵者。睿宗既孝宗弟。同世爲昭。願列之東序。自爲一室。與武廟對峙。不特君臣之義蔑如。而昭穆盡紊矣。毋乃越禮之中。又越禮乎。故從張龜桂革之言。尊稱立廟。

衍南文集

卷三

議

十二

則是以入太廟。則非也。凡自外落入繼者。必別廟可也。視君之親盡者。祧亦無俟廟備。此禮之正也。禮祖一而已。商祖契。周祖稷。雖湯武亦宗。無問武丁宣王矣。惟漢二祖。中絕而復故也。明初未絕。文皇以燕邸入爲帝。視漢文之代孝惠。唐文皇之起晉陽。及玄宗之繼中宗。宋太宗之佐藝祖。比皆非光武倫也。稱宗可也。祖之不亦過乎。昔宋高宗山陵之議。以世祖爲號。尤褻駁之曰。光武崛起。不繼哀平。今上繼徽宗。以子代父。不當稱祖。此言是也。故凡非創業之君。皆不得稱祖。此禮之正也。故祖之前。不得不祖。祖之後。不得不宗。晉武帝追宣王爲高祖。父爲太祖。而稱伯父。景王爲世宗。身爲世祖。劉宋三世。蕭齊兩世。皆稱祖。北魏前後三世。齊文宣父爲太祖。兄爲世宗。而身爲顯祖。皆亂國荒主。典制之紊。無法也。古者廟皆一帝一后。宋始有以繼祔者。乃二后也。雖非古。於禮未悖也。而未有以庶祔者。仁宗以李宸妃祔。儒者非之。故孝宗從倪岳之議。建奉慈以祀孝穆。如宋章懿章獻故事。此可謂恩至而義備矣。孝肅之崩。違彭時故議。

從吳寬躋祀於奉慈及世宗卽位亦以睿宗母孝惠
祔未幾而禮官請祔孝肅於英廟孝穆孝惠於憲廟
此佞臣苟悅於君以庶奸嫡而壞先王之大禮罪可
勝道哉晉會稽鄭太妃簡文帝母也孝武時稱簡文
宣太后或請配食元帝徐邈不可以未嘗伉儷先帝
子孫不得爲祖考立配臧壽請別立寢廟孝肅孝惠
以是例之不亦可乎惜當時之不講也故凡有非正
嫡而子爲天子者必別廟以俟君之親盡者祧此禮
之正也孝烈之爲后自九嬪起及其崩也世宗祧仁
宗而祔之古未有以后故祧祖者且妻不豫夫廟繼
不先元食而世宗行之毋乃不可乎又按謚法亦有
當議者古謚只一二字周之文武不相兼舉各從其
至也謚至十六字后十二字亦繁且複矣複則犯也
易繁則稱之也難無論其諛也上而制典下而稱奉
誰能舉諸昔顏真卿以謚號之廣踰乎古制請自中
宗以上皆從初謚以省文爲質正名敦本而當時以
本主玉册刊勒難更泥之遂寢夫真卿學識不可及
也然真卿議格於唐乃明并不聞有議及之者則後

世君德之浮夸臣下之諛諂極重而難反故也此皆
一代之大典愚生草莽管見不自知其妄議
肅又按前代人主嗣位有太后者生母只稱皇太
妃其並稱太后者自成化初孝肅始然於嫡母錢
猶加徽號以別之嘉靖十五年尊崇本生章聖與
昭聖竝加八字然初年不爾也萬曆元年議尊兩
官上欲於生母反增二字以諭張居正居正知不
可而不敢言告禮侍王希烈曰故事於中宮加兩
字既尊矣又何加焉時希烈攝尚書事悟居正意
遂竝上兩宮號皇后曰仁聖皇太后貴妃曰慈聖
皇太后無所軒輊矣夫太妃之不得不后也尊所
生也情也太后之加徽號也尊嫡於庶也禮也制
也顧欲尊所生於嫡則非禮矣唐肅宗時百官請
加張良姊尊號李揆爲中書舍人上問之對曰自
古皇后無尊號惟皇后有之豈足爲法上驚曰庸
人幾誤朕憲宗踐祚議兩宮尊號中官夏時謂錢
后無子請尊所生彭時李賢力爭之尊錢后曰慈
懿皇太后周貴妃僅曰皇太后此國故也居正依

阿委曲不能爲時賢兩人而使神宗不能爲憲宗
異日鄭妃之寵尚欲封之於彌留之日安知非居
正者聽其越禮於初政而卒啓其非心乎則大臣
格心之道不講也

典核平正大臣之職大儒之文 黃太冲先生

廣祀典議

肅公嘗議太廟矣國故也議文廟矣聖教也竊惟人
心風俗之所繫尤莫切於祀典考弘治八年禮科給
事中張九功請釐京師諸祀因奉詔與禮部尚書倪
岳等議除漢壽亭侯宋文丞相外各祠觀釋迦三清
紫微雷尊東岳文昌真武靈官城隍及徐溫子知誼
知諤等稽其本末正其謬妄所有齋醮祭告宜悉罷
免制曰可尋罷革者二徐及溫帝號冕服而已他皆
如故嗚呼是時天子賢明視武嬰垂拱之世何如秋

梁公巡撫河南奏毀淫祠火烈其舉徒罷祭眇矣顧
莫之舉行何哉肅公推論之以爲幸臣李廣左道陰
尼之故不其然歟謹按紫微大帝二徐真君先朝一
時之誤建廟京城故未洽於世達於州郡也其諸神
祀踵襲蔓衍實廣且永上行而下効者皆禍福之說
中之也禍福之說不破則膏肓之惑不解膏肓之惑
不解則心術邪而風俗壞故凡禍福是計於學爲異
端於人爲陋士於行爲鄉愿以事親則爲不純以事
君則爲鄙夫爲亂賊斷斷如也然則何以正之曰先

王之道不可不明聖人之學不可不講也雖然聖人
不言禍福乎曰聖人之言禍福本諸身而聽諸鬼神
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
活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
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皆本諸身而言也記曰祭
則受福詩曰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
福禮曰修其純嘏以降先祖是謂承天之祐皆聽諸
鬼神而言也萬物本天人本乎祖報本反始幽明一
致鬼神者天神地祇人鬼而已報功崇德之屬無預
街南文集 卷三 七

何也曰帝舉百神崇祀典而合祀天地社稷精確
至矣少龍清於神故不廢二氏也雞鳴山之祀真武
定鼎草昧未之泯考耳神兵靖難姚廣孝之邪說也
文皇之營禱祀姦亦誅僂多而疑志生欺張亞子之
爲文昌誣矣士者曰此非二氏之鬼神而吾儒之鬼
神也會友結社妄觀科名陋矣歸然費序中倪張二
公獨請毀焉有以哉張乎敬易文廟象爲木主卓矣
况城隍非人鬼易象而主不亦可乎易曰城復於隍
山川之義也乃若杭州爲周新紹興爲麗孫寧國爲
街南文集 卷三 八

乎禍福者也自道混學湮民始多奸惡之行然觀福
而休禍其求固不竊竊然也異端乘隙而鼓其說以
中之而非鬼之權重禱媚之事叢矣以爲自作之孽
庶可祈而免也若盲子之乞食而無所棲託若罪人
之營救而投跡豪門夫吾儒之禍福求於內者也二
氏之禍福求於外者也吾儒之鬼神本性命有所不
忍而誠敬乎焉二氏之鬼神本禍福有所不敢而禱
媚生焉天地祖考一氣流感猶果實之有根也種桃
李而培他本望其繁實必不然矣或曰高帝祀二氏

卽刀兵械解脫有是理乎。普陀一洲。寧波內地果
天竺乎。準提斗母持齋叩禱。操券以責。或兩家矜異
而私爲陰庇。或一身地舉而迄無長尊。須者巾幘前
倬皓首。可不大哀乎。金地藏新羅國僧也。以爲西佛
九華之山。四方老少男女。走死勿恤。吳地於誕日。舉
體掛燈。男女洞雜。云報父母。曾是爲孝乎。冠婚大禮
茶筵奉五聖。街談巷曲。匪道匪巫。聞之欲嘔矣。上方
五聖祠。予嘗親歷之。綵舟盛饌。歌伶游女。歲無虛日。
費貲萬億。黷不已甚乎。比有効狄公之風者。盡毀而
街南文集 卷三 議 元

讀書之士。遵先王之道。講聖人之學。窮理盡性而通
知乎鬼神之情。明物察倫而不迷於恍惚譎詭之說
可矣。或曰。其有爲變以厲吾民。則奈何。曰。傳云。人之
所忌。其氣酸以取之。人無靈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
妖興。此之謂也。抑漢壽亭侯。睢陽張公。忠義正神也。
崇德之祀。夫誰議焉。關公者。朝勅之爲帝。士稱爲夫
子。不僭且妄乎。道奉爲天尊。釋奉爲伽藍。閭閻井里
比戶輿。以至賣卜丐兒。肩負筐舁爲尊乎。爲泰乎。
張公爲厲以殺賊。矢志也。厲而象之。藍面獠牙以司
街南文集 卷三 議 子
痘疫。布痘疹。夫人柳氏霍氏。不誕甚乎。二公詳史傳
而聽其講。張况他莫可徵信者哉。凡此皆鬼神之義
不明而禍福之惑中之也。愚故推廣祀議爲世正告
焉

倪張所議朝廷之典。茲所推論民間之祀。惟朝廷
祭非其鬼。上行下效。濫祀盛行。晴窗欲息邪詭。誠
法孟子之片言。思有當於狄公之一炬也。
姜勉中

沈貞文先生謚議

乙卯歲五月辛酉姑山沈夫子卒。門人劉堯枝、梅枝、風施、閻章、陳策、吳肅公等欲倣漢魏以來所以彰德表行者爲之私謚。爰集諸同學議。議曰：宋臣有言道：德節義聲實者，聞雖蘊跡丘園，貴視品秩，所以崇儒厲俗，昭示來茲也。顧典關於上，則義行於下，厥有私謚。姑山夫子爲世名儒，爲先朝逸老，爲吾黨師。言有典則行有防表，其得謚也安？或曰：非古禮也。孔子大聖人，未嘗立謚。橫渠之卒，門人請私謚，程子以問司街南文集 卷三 謚 主

馬公。公答以賤不誅貴，幼不誅長。惟天子稱天以誅之，諸侯不相誅。况師弟子乎？漢魏以下不足法。莫如法孔孟。他如朱穆之謚其父，穆死而蔡邕謚之，取謚於君子，其已諸。肅公曰：唯唯。否否。謚者春秋之義也。其出於朝廷則法勝，而道存故一字之褒謚而天下後世有勸懲。其出於草野則道昭而法隱，故有褒無刺而輕重爲瑕瑜。天下後世有是非。自法之廢也，非溢而善誣，則卻而善蔽。顧不若草野之謚，名私而實公也。君子有取焉。孔子聖人，無能名者也。卽無謚可

也。哀公稱天以誅之，猶謚之義云爾。黔婁之謚，見稱於柳季、魯臣，謚出於妻，自是而後，其著者，漢若陸文範、實法玄、德真、范貞節、丹、晉若陶靖節、潛、隋若王文通、唐若元文行、德秀、宋若林和靖、通、林文節、光朝、明若王清節、實、龔安節、翊、數君子者，或名德式鄉邦，或儒學紹往聖，或高肥遯之風，或敦故主之誼，一時賢達據典定名，無異議者。誠以爲義過於私，私不害公也。先生少辟賢良，抗疎劾樞，輔誤國兼及璫孽，已果敗亡，墮至璫孽柄南都，移國鼎，遂晦迹窮餓，當事故人爭議而乞片詞，不可得，屏絕餽遺，矜式人倫者三十年。學以忠恕爲有歸，以力行爲程限，以闢邪崇正爲坦塗。不言而人薰之，噫，不亦兼漢魏以下數君子懿蹟也乎？然則謚之奈何？曰：德懋焉，誥醇焉，而一身綱維天地，經緯具焉。又學莫宏焉，是之謂文也。其不磷不淄也，皁帽窮年，毫髮無遺憾也，清節莫尚焉，是之謂貞也。請謚曰貞文，不亦可乎？雖然，亢直莫殺也，取子莫介也。外內賓服，莫正也，抑皆貞以禦之矣。威儀悉備，莫欽也。夙夜儆戒，莫傲也。寬樂令終，莫

靖也。皆道德事也。文盡之矣。嗚呼。亦庶幾乎於是。梅子施子劉子陳子等。食曰允。以告之。遠邇同學者。亦無不曰允。而肅公謹得詮次之爲議。以信天下後世云。

莊嚴典核。門牆私議。優朝廷制作。博士章程矣。元

街南文集

卷三

三

葬惑辨

聖人之所不言者。舉不可以訓。相地之術。始於漢魏。至郭璞而著。前此未有也。送死大故也。古之聖人大而棺槨。窅窅細而牆。娶芻靈。外而封壤。豐碑。內而層炭。隧道。以至祀后土。用方相。事涉於迂怪。且備及之。蓋無所不用其極。不聞其有相地之說也。但曰葬者藏也。曰無使土侵膚。曰骨肉歸復於土而已。周官一書於技衡。詳哉其言之。家人掌公墓。墓大夫司族葬。只辨尊卑。度數而他弗及焉。惟孝經有曰。卜其宅兆。云者。然亦避城郭遠水沚。穿夷崩蝕之是虞而已。非以相度講張爲蠱惑也。昔盛庚不遷都乎古公不胥宇乎周公不定鼎乎衛文公之詩曰。望楚與堂。景山與京。卜云其吉。終焉允臧。公劉之詩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夕原。孰謂三代之聖人不相地乎。曰此爲都邑宮室井里言之也。夫都邑宮室井里者。陽也。葬者。陰也。聖人貴陽而賤陰。以都邑宮室山川之氣之所鐘也。而其所爲胥宇者。亦惟是物土宜別燥溼。審其包帶向背。而非世俗九星八宅年命。

刑冲之術也是故地之高者陽卑者陰而者陽背者陰。溫者陽寒者陰燥者陽溼者陰。人生而居之謂陽死而葬之之爲陰。人死而葬爲陰而聖人置之勿道也。夫聖人察於天地之理晰於陰陽之奧顧獨於此置之勿道者何歟。豈其智有所遺不及後之人耶抑故隱而不宣以待後人耶。此其故難言之矣。人之生也神與形俱其死也神與形離。方其神與形俱耳目鼻口之所吐納四體百骸之所舞蹈外而毛髮腠理內而臟腑筋骨所浸灌而孕育者皆乾坤之元雷風水火山澤之氣之所絀絀也。我之生氣與天地之生氣滋息於無窮而後天地之和淑卽我之休嘉天地之沴戾卽我之災咎。故都邑宮室井里之吉凶其生人之氣應之。死則不能神歸於天形歸於地而爲死魄矣。大地之承天也陰崖幽壑中不得天氣則不能以生而况已死之人形體之小者乎。禮曰骨肉斃於下蔭爲墊土是也。予友姜茲山曰木果之實篋而藏焉過都而閱歲種之則生獨蠢朽以死者種之則否其生氣已自絕也人之死果之既朽也無與於山川

之氣者也。秦洲氏曰斷爪剪髮創痛不關高指刑足生氣不屬一支之痿痺半體之偏枯血脈不通况分身異體而既斃乎。無與乎生人之氣者也。由二說者推之無與乎山川何有於葬之吉凶。無與乎生人何有乎後之休咎乎。難予者曰信如子言是不嫌於死其親乎曰不然人有所以不死其親者不在乎此也。禮進曰天望而地藏體魄則降知氣在上古者聖人有定魄之禮焉。有安魂之禮焉。衣衾棺槨以周之宅兆以藏之封壤以表之使無速朽焉。是定魄之禮所爲無餘憾也。何謂安魂之禮。人死而有不死者存易曰精氣爲物生而耳目口體心意知能是也。至於死則精氣散形神離矣。目不能視口不能言耳不能聽四體不能動。雖孝子不能不謂之死。聖人不能使之生。然而有不死者所謂知氣在上者歟。盡其道以安之安之則魂氣有所憑依死而不死矣。魂何依。依於主其初死也復以招之使無昏迷而散也。既而設重以喪之使有焉以相接也。皆所以爲立主故也。卒哭而虞祔主於廟以吉祭易喪祭人事終而鬼事始。陽

道終而陰道始以時子祀而存親視聽口體憑依於孝子慈孫之誠敬不然者爲游魂或冥而昏焉或游而受焉變斯屬屬則于孫受之此鬼神之情狀也子孫是憑依焉而游者以安子孫以昭格焉而昏者以靈安且靈則或降之福鬼神之情狀也聖人知其然也故重魂而不重魄祭廟而不祭墓詩書所稱祭而受福者數數焉而未嘗一言及於墓者所以通幽明之微而盡性命之理也故先儒曰於其可見而疑於無知者謹藏之而不忍見其凶葬之道也於其不可見而疑於有知者勤求之而如或見其存祭之道也故曰廟宅神而致死之不仁也墓藏魄而致生之不知也今者求福於地而莫知盡藏於廟舍洋洋之靈而希俸於枯骸冥魄不信三代之聖人而溺於魏晉衰世之術可不大哀乎或曰朱子不嘗信之乎曰吾未敢舍孔孟而殉朱子也朱子闢異端不遺餘力猶不能無惑於此通人之蔽吾能無間然乎哉然則葬如之何曰相其表驗其裏決諸鬼神杜其蟻蝕而已何謂相曰壤取幽焉阜取厚焉林取茂焉以是爲遠

卷三 辨

三

城郭水沚之道也母北邙之繁景焉虞其洞也無若谷峻嶒焉虞其阻也回谿屈隴爲包絡爽磴高廣爲朝拱所謂形氣聚散乘生氣者亦若是而已耳何謂驗曰穿土而坎儲之穀而掩焉歲而啓無沮濡無朽蝕夫然後焚而廣焉雖有失焉者寡矣夫相之驗之亦若生人之棲托維適之安程子云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據子孫之心言之也豈謂禍福乎若夫筮以決之古人皆然卽郭璞用之也灰隔以固之朱子之遺法也二者君子有取爾

荀甫文集

卷三

辨

天

明魂升魄降之故則葬地禍福之惑不攻自破眞儒者撰本之論

熊焦占

葬惑辨二

其端矣。莫盛於佛。術士繁矣。莫盛於葬師。何則。皆以禍福中之也。今夫星相之術。舉足以惑人。然而推命。則其人之生誕日月。有定期也。相人。則其人之骨法貌顏。有定容也。皆不可得而與其力也。獨相地者。曰我能富汝。能貴汝。或以世券。或以歲券。官可以速。嗣可以延。分枯苑於伯季。別品級於分野。其點者。又俾以五行衰旺。生尅衝合之說。形體之內。可通也。方位之差。可轉也。是禍福之權。不制之於天。而制之於術。術文集 卷三 辨 壬

地制之於地者。盡制於人之爲也。相地之術。所爲與因果並垂。而益熾歟。或曰。世之降也。仁孝之道衰。謹於生存。而忽於既死。莫盡心於葬禍福之說。不猶可以設教乎。曰。不然。自禍福之說。滋人皆以親之遺魄爲市。近者十餘年。遠者數十年。其或歷子及孫。歲月遙而玩惕益甚。支派分而避忌益多。縉紳之家。生僇第宅而死哀原野。爲之後人者。享其餘澤。曾莫泚厥額。思泉壤而掩之。皆自惑於禍福之說。始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貽月。其貧者旋葬。懸棺

而窆之。曰。下不亂泉。上不洩臭。豈有相地之說哉。相地之說。實啓天下以暴其親。而教以不孝之尤也。要其初。豈遂至是哉。始者以慎重而生稽緩。繼以稽緩而致遺忘。所必至也。其皇皇以營者。必矯爲之說。曰。我非敢求福。求免水蟻耳。非爲子孫也。爲祖考耳。其心之覲。非分也。實不啻市賈焉。夫人子人臣。忠孝一也。扶其君以好富貴。人指之爲亂賊。今挾死親。以遷福於冥冥。而矯誣於衆。此一念不可以事親。而且得爲孝乎。且君相之尊。能富貴人。能貧賤人。能生殺子。術文集 卷三 辨 壬

奪人。今使求富貴焉。而吾父若祖。受奔役之勞。倖而得之。不可爲人。况冥冥之萬。不可得而忍以祖父爲僥倖乎哉。舉世惑之。而莫覺其非。可不大哀乎。藉口水蟻之避。而卒至暴骨於原。塋厝瓦荒。頽敗。茅不蔽風雨之所飄搖。孰與黃泉之水牛羊之所踐蹂。孰與穿穴之蟻。北邙之間。累棺相望。有不過而悽然淚下。歔歔惋悼者。非人也。况爲之子若孫者乎。死之葬。猶生之養。葬吾親而必計禍福。爲行止則親之存也。必計福。遺報而後。乃致吾孝養焉。親之餓而死者。幾何

矣念及此而孝子慈孫尚有他說乎

方術無關民義者可不必辨擇非必至不非謹遵

卽爲辱親豈細故乎

熊焦占

以親魄爲市律之挾君以奸位責報以致蠶蔬文

次骨令人悚然

程露閣

街南文集

卷三

三

三

葬惑辨三

然則福利之說果空禁而諱之歟曰非然也抑有求
之道焉其道維何一曰立德吉凶禍福者天之命
也作善作不善者人之行也天人相應故聖人曰積
善餘慶不善餘殃曰惠迪吉從逆凶曰獲罪於天無
所禱也今舍天人而專事於地是天道無權而人修
可廢也小人舞其機智恣其貪婪凡可以募人祖宗
懷人阡隴者無所不至不知地無爲而天有主親魄
無憑而已德足恃也則求福於地曷若求福於天求

街南文集

卷三

三

三

之天卽求之已而已一日祀主前說備矣請申論之
主也者洽人鬼而通幽明者也人之生也其心意必
私其子孫其老而病也必倚托於子孫至於死則魂
氣益不容不憑於子孫天之命人之性也方始絕之
時閉閤嘿嘿昏錯渺茫升降左右罔知所之聖人知
之不忍使其無依也爲制復與重之禮焉立重以爲
之依而後喪可以次舉孝子哭泣饋奠有以致其哀
家人位序服制有以定其等雖殯於西階然不於柩
而於重若曰慎終之道莫此爲重云爾至葬而立主

則安其親者斯同極矣。主立而廟位定。位定而禮生。哀泣之至。鬱而爲思。思慕之誠。聚而爲敬。由是隆之以禮和之以樂。而祭以成也。親無目。炷火以生其明。親無耳。作樂以生其聰。親無鼻。馨香以生其臭。親無口。制烹醑齊以生其味。親無言。無動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以思其居處笑語。歲薦時享。四時不忒。沒齒不忘。故祖考格而介景福。故詩曰。先祖是皇。神保是譽。孝孫有慶。報以介福。又曰。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是也。禮曰。修其祝嘏。以降先祖。是謂承天之祐。又曰。祝嘏

街南文集

卷三 辭

三

莫易其常。古是謂大假言。孝子之獲福於天也。今之世宗廟祭典不修矣。而寢室祠堂故可建而行也。夫然而親安於土。主安於子孫。子孫一日不忘。則親魂一日相依。終身不忘。則親魂終身相依。五世不忘。則五世相俟。帝王祫祭其遠祖。此物此志也。故有道之主。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順。故事地察。上下治。鬼神著。光於四海。而天下和平。而況於一家乎。故曰。祀主可以求福者此也。一曰。速葬。原夫天地交而生萬物。萬物者天生之地成之。終乃歸復於土。天之命也。蓋

死者生之化。而物之歸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人之死。魂歸於天。魄歸於土。故祭以安魂。葬以安魄。皆所以返始順命。而不容僭者也。今廟祭之典。既不能復古矣。其祀主者。又闕略不虔。死者之魂。必至於幽鬱。而不伸漂泊。而無所因。隨魄以沒於地者。有之。是非鬼神之情也。有大不得已者矣。乃原而暴之。有不怨恫者乎。既怨且恫。有不游厲以禍其生人者乎。且安魂之禮。朝夕奠饋。歲時享薦。食以揚其氣。樂以和其聲。火以爲之依。膏燭以求之陽。灌

街南文集

卷三 辭

三

豐以求之陰。七日致齋。三日散齋。猶恐其未盡也。今僅一飄泊之魂。往來於遺魄。其與能幾何。嗚呼。其亦有所以安之乎。人之生。精氣解散。以百年爲率。人之死。其鬼應亦百年。故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廟主之祀。五世而祧。古者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去墀乃爲鬼。有以安之。不遽散也。念吾親之魂。不得已而依於魄。而其爲魄也。或十年。或數十年。或孫曾異世。暴風日原。塋之下。而無泉壤氣土之棲。則飄風漂蕩而已耳。是子孫者。實驅而散之也。夫天命流行。人鬼安而後陰

陽和鬼神安而後人道立。鬼且不守其魄。又安能降福於子孫。可痛憫也已。然則速葬以安之。亦求福之一端也。

漢斥其禍福之說。不是武斷抹煞。又開以求福之

道。亦不是婆心引誘。實透陰陽鬼神之理。致知格

物真儒也。熊焦占

晰理辨妄。無復利義而三篇之外。又有答客難語。

援古證今。及卜日時。凡數十則。合成一書。予讀而

建之餉梓。以醒世。亦中夜之一炬也。徐去非

辨

街南文集卷之四

宣城吳肅公晴昂氏著

書

與同學論中庸言仁書

夫子之與點以其合於仁也證之以武伯開三子而皆不取其仁則愚說有徵已詳明誠錄中不及釋寫呈教哀公問政章亦只言仁向於講會中宣發之疑者什六七因與朱子不合也第竊以論學不必以祖歸朱子爲嫌而但求合於孔子爲幸既與孔子合而無歸朱子自不暇卹矣哀公問政而夫子不告以友黨所載告之以修道之仁聖人之告君即聖人所以爲學而已無他道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即已見天地之道本於生生之仁矣第嘗謂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之言者六經四子宗旨也萬世爲學宗旨也人也者即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人也有外此五者而爲仁者乎人必具是五者而後可以爲人人必盡是五者而後可以爲道凡夫忠信序別皆仁也皆本孝以推之故曰親親爲大義以立之禮

以飾文之義與禮皆所以盡仁也達德惟三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何一仁而已矣生知學知困知知此仁也知之事安行利行勉行行此仁也勇之事故曰雖愚必明雖柔必強知也勇也所以爲仁也故更不言仁修道以仁既明其綱好學兩節雖達德參舉乎而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則又歸本於仁蓋兩繫而呼之亦聖人之妙於文也或疑九經乃方策之事抑非也方策者不過周禮周官之具耳愚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前日諸生試此題皆自以曠曠成文莫得其解第謂之曰事親是天性事必付尊賢講解之乎欲知人之賢否而語以天理之微六可通乎賢章會文藝而理會聖道當作何解皆然無以應也愚斷以謂知人者人之道也知天者天之道也人惟知有己不知有人斯之謂不仁知我之有親不知天下人之各親其親猶未足以盡仁不仁者不知人之道也又何能事親孝經曰得萬國之歡心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親夫然故親安之我與親皆在仁中即家國天下無不在仁中故知人之道則可與仁可與事親矣

父子兄弟仁也。而義行焉。君臣夫婦朋友義也。而仁合焉。本仁以行義。一仁一義之謂道。人也。人知毛裏同氣之爲天。而不知君臣朋友。天制之也。夫婦。天合之也。天道高卑以陳。而倫紀定焉。故知人之爲仁。則知性矣。知性。則知天矣。故知性。知天。可與盡性矣。後言天道。人道者。特用功安勉之分耳。誠者。所以成吾仁也。明乎善者。明吾性之仁也。元者。善之長。明善。卽知天之謂云爾。中庸之義如此。吾夫子一生因問而答。未有詳盡。若此章者。曾莫得其要領。則聖學何由而可。明也。彼諸生之習於藝。又無論已。吾有知乎哉。一章聖人之旨。本自明白。與彼譚空者迥不同也。何以言之。人未有離物以爲知者。禮曰。物至知知大學。致知在格物。蓋知無自體物。乃其體。故物著知明。知因物顯。鐘之縣也。空空無聲。挺則有聲。鐘不自聲也。鄙夫者。聖人之鐘之挺也。叩兩端而竭之。聖人之曲成萬物也。卽聖人之格物致知也。彼釋之無知。廢聞見矣。何預於物。釋之空空。主寂靜矣。而安足以格物哉。然則聖人之無知。與衆人何以異。曰。聖人無知。物

未格也。衆人之無知。物不明也。聖人無知。聖人之過化存神也。兩端之竭。猶舜之執兩端而用其中也。衆人安得而擬之。釋氏寂寂焉。思慮心意之冥。其於鄙夫之兩端。直置之已耳。蓋釋氏絕物爲無知。而不知無知之非絕物也。其可同年而語乎。吾兄每以此章之言爲彼說。借徑誠不可不一辨明之。以闢其妄。杜其口。誠聞邪衛道之一助也。兄試思之。更有當焉。邪

人見夫子無所不知。將求聖於生知之靈妙。而不知有致知格物之功。無知二字。說得極平常。曰。叩

曰。竭。聖人有多少用心。在要不通物。至知知一毫不能預用其心耳。故曰。無知異字。認無知。空空謂聖人自指其本體。豈不謬甚。書中發明知物之旨。

先儒俱所未到。姜茲山

識得親切。故中庸疑義無不洞解。物至知之緣。仁體萬物皆備。故有叩必應耳。彼佛氏頑空。奚啻失之萬里。熊焦占

與同學論聖人多能書

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視太宰進一籌矣。愚則謂子貢亦未盡知聖人也。昨諸友試此題以質不佞。不佞因論及之。太宰既視聖人太淺。而子貢又視聖人太高。太淺者。卽多能是聖。而聖人之道。渾矣。太高者。則聖在多能之表。而多能。特其餘。且曰天縱。則夫子爲生而知而聖人之學。渾矣。由太宰之說。必使學者從事於多聖人之所憂也。由子貢之說。至使學者謂聖人不可企而多能亦絕技。尤聖人之憂也。夫子曉太宰兼

御南文集

卷四

書

五

曉子貢。豈必子貢之爲是乎。愚竊憐之。聖人不在多能之表也。聖人之才智。本自多能。而夫子作聖之功。未嘗不有藉於多能也。夫聖人者。仁知之謂。今以爲作聖藉多能。不特衆人駭之。卽高明亦安能無惑哉。然僕非臆說也。周禮鄉三物曰六德。六行六藝。雖以教萬民。其實聖人德行全備。亦罔不習於藝者。古昔多生知之聖。而夫子以學而知之前此諸聖人。皆貴而在位。獨吾夫子賤而在下。專力肆志於學。故千古之學統萃焉。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惜也。博學之者。夫

子信以爲形下之器。卽形上之道。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故問韶而得舜之盡善焉。彈琴而見文王之聖焉。問官問禮。而思周公之治焉。射御書數。亦莫不然。蓋多能者。下學也。而不多者。上達也。多能者。博文也。不多者。約禮也。多者。萬理之散殊。不多者。一以貫之也。非惡多能而屏去之。志道據德。依仁游藝。游雖後乎。非先有以習之。不可得而游也。則夫志道之始。不遺習藝。卽藝之習。罔非道也。明矣。禮樂不必言如射之不爭。反求。御之馳驅中。度皆足爲據德依仁之資。

行南文集

卷四

書

六

少賤者。以謝天縱之言。亦夫子自道其實也。其鄙之乃不欲多能。樂學者。將有以進而上之耳。虞廷禮樂。周公之材藝。豈皆以賤乎。豈謂其事之鄙乎。使夫子誠鄙之。宜老而自悔。夫以大聖人生平。至失而自悔。其所學以冠千古者。幾何哉。旣以自悔而諄諄以教。其從游七十子。身通六藝又焉。取諸乎。他日謝鄙人。不肯執一藝以成名。其繫易曰。天下之至賤。不可惡也。是乃所以爲學。知之聖人。歟。世不察夫子生平。而徒以君子不多之言。謂聖人必不多能。而異學者從

而抹煞之乃求道於象器之外。舍詩書六藝而見性於虛無亦大悖矣哉。然則又記以牢語何故。蓋夫子少賤故多能。君子在位而有國家天下之責者。或亦有所不暇耳。記者因夫子之不遇。不若前此數聖人以其德試之於有位。而徒以區區多能見稱於四方。斯其可傷也云爾。或曰多學而識。夫子常以詔子貢。爲非者何歟。蓋子貢僅以多求聖故。詔之以一貫。非舍多以爲一也。舍多亦安所貫。諸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皆求

新刊文集

朱四

七

聖於多之驗也。其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岐性天與文章而二之。則猶然聖與多能二之之見也。異學憚其煩。又吐其陋。欲假夫子之說爲口實。而羣然以多能爲諱。方不卹於誣夫子。其不以吾說爲詬訾哉。惟高明賜之指示。

日用當爲之事。人各有才智。與其境遇力所能爲。總不害其爲道異學。畏其玩物喪志。而一切屏棄之。豈不悖甚。此書確實精當。學問攸關。不但說書

解頤也。
姜勉中

答徐南陔論執中

一得之愚妄爲吾兄嘵嘵。亦以兄之高明非區區墨守章句者也。但弟以病餘氣怯。而兄又勤勤問難。以相困。每一酬對。輒爲喘息。忡忡夜不成寐。茲隨手亂糺。以代面語。所云與點之旨。哀公問政。太宰知我之義。皆弟愚臆見。幸兄之迎刃無阻。歸卽不謂此道中解人不可也。吾兄不釋然於中。與仁之別。疑堯舜與孔子宗旨。略殊者。非也。夫堯舜與孔子豈有異乎。然謂孔子之仁。卽堯舜之中。學究顛頂語。亦不可也。竊

行兩文集

卷四

書

人

謂堯舜以其仁安天下。故其中見之於事功。夫子隱其仁庇萬世。故其中著之於德言。何以言之。唐虞諸臣。所日夜咨警者。親九族和萬邦。柔遠能邇。惇德允元。好生之德。洽於民心。云者。夫孰非仁也哉。且吾兄試言道心者。何物耶。弟嘗曰。惟精義也。惟一仁也。豈得謂堯舜不言仁。但言中也哉。執中者。所以爲仁義也。吾夫子之學。一仁而已。而未嘗數數言及於中。而於所謂仁。亦罕言之。今觀夫子當日率其弟子而服習之者。禮而已。夫禮所以爲中也。天秩天敘。莫得而

過與不及焉者也。蓋仁者禮之本。禮者仁之則也。故習焉問焉約焉復焉。所周旋而中之者。卽物之格明德之至善也。故中也者。禮也。中節之和。此聖學之妙也。中庸雖子思之書。要之皆夫子之言也。時中之聖。千古所由歸之矣。易曰。乾元坤元。善之長而萬物資始。資生者非仁乎。聖人作而萬物覩堯舜九五之中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孔子九二之中也。故曰。龍德而正中者也。且夫仁有不中者矣。未有中而不仁者也。仁者見之謂之仁。則偏好

御南文集 卷四 書 九

仁不好學。則蔽義以空。仁斯中矣。蓋非學不精。仁而好學。斯中矣。一節之仁。婦人之仁。聖人無取焉。故禮也者。衡也。義也者。權也。禮也者。的也。義也者。毅也。皆所以爲中也。愚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爲何如。今講學家言必泥中庸未發之語。而遂以虞廷之授受。只爲心學之秘諦。然則十六字特學者証心之旨。而無當於治平。何以堯之於舜。舜之於禹。必於禪讓時諄諄然命之耶。夫危微精一。雖心學乎。然諄諄然命之於禪位之時。則治平之樞要。精義致用之實致也。予故

以允執厥中。尤爲切要。當堯之命舜。所以止此一語。而義已盡已中之爲言。如一賞焉。或厚之。或薄之。皆仁也。或先之。或後之。亦皆仁也。一罰焉。或重之。或輕之。皆義也。或急之。或緩之。亦義也。物情必有兩端。非精不見兩端。必有定衡。非一不執兩端。執而中見矣。夫子懼人之求中而無其實。故展轉以申之。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而仁不可勝用。已用之時。義大矣哉。愚故斷斷以堯舜之執中。就事功言也。然則中庸未發之謂何。曰。中庸特示學者以大本書所云道心之微。猶未發之謂云爾。惟一者立天下之大本也。允執厥中。乃致之實。而豈得仍擬之以未發乎。中庸虞書特詳畧殊耳。故不通貫乎經義之書。不綜乎先後聖之揆。而單提未發爲宗旨。爲密諦。無惑乎堯舜孔孟之學不傳。而淪胥以至於虛無寂滅可歎也哉。今之學者。爭欲觀未發前氣象。以求中。必不以予說爲然。聊爲兄暢言。及此。吾兄或首肯否耶。

離事功以求中。總因不明舍物無知舍物無意之故。若卽物以格吾之意。則見事功不在吾意知之

御南文集 卷四 書 十

外自不陷於虛無寂滅矣 姜茲山

中庸者中之用仁義禮樂所爲時中也未發追原其始耳若專求未發豈孔門之旨乎心性事功不

分堯舜孔孟合一真探源之論 熊焦占

識得中是善不達事功不止不識中是善不流空

寂亦不止衆說紛紛總緣看中字不清耳 朱栗菴

典楊昭亭太史書

比者某某二君飭簡莊色枉肅公館舍而以東岳觀前都城隍廟疏以請相與道閣下之意宜閣下之言必也吳生屬之詞而且將割鑑幣之潤於左右肅公主臣竊心以謂不肖無文顧托交於閣下之日久矣閣下知其無能亦已久矣卽謬謂其能曾不辱以片言之牘而僅假二君以傳耶客謾耶二君固所朝夕於函丈而可代以相詔乎遂謝客去已而思之又大有疑焉者而不但爾也城隍之祀昭於典而洽於義街南文集 卷四 書 三 城隍之義猶山川之謂云爾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周禮八蜡水庸居其一注曰庸城也水隍也崧高之詩曰因是謝人以作爾庸易泰之上六曰城復於隍是也其祀典昉於周國家之制以公侯伯之爵第府縣州之分典至悉也吾不知都城隍祀於典於義有之乎往聞京師故有都城隍廟矣坐而像於堂者一立而像於門者十三然則有省城隍耶 夫一以當京尹十三以當省布政布政與尹抑何崇卑之懸絕耶建自高帝千後之人謬耶抑列聖相承禮官故

之考耶。然則已不能不疑於典。悖於義矣。此姑毋論而獨都之云者。則以京師重也的矣。今於郡縣又安取諸乎。且邑學之東特廟。故巍然也。以都城隍而反祀之岳廟之門。不更褻乎。吾以爲市肆之豪士民之無識。以求媚於非鬼者所皇皇。而端非閣下有道之所空預也。然則向者客果設也。肅公雖不能文。其何敢以疑且設者而漫屬之詞。抑弘治朝釐祀典倪文毅公爲宗伯。與禮科張九功議。以東岳太山之神故有封禪京師之有廟。則元道士張留孫建也。襲之者

街南文集

卷四

書

三

過也。謾辰諸賓祀。悉空罷其議。城隍也亦然。皆不宜以人鬼竄。然則前者岳廟之役。閣下實首厥事。倘亦未暇深察耶。抑市肆之豪士民無識者相強以爲民望。閣下固知之而難拒之耶。然此爲成事爲既往。所謂牽連及之者。閣下能不我罪乎。目昧云云。以托交於閣下之日久也。惟裁察不宣。

按洪武三年六月詔岳鎮海濱之神皆命於上帝。豈封號之所得加。竇禮不經其悉除之亦以非人鬼不可以爵秩名號崇也。然則城隍之不得稱都

與東岳之不當有誕祀也明矣。

日記

古帝王重東岳者。重生方也。於天爲日。於時爲春。於地爲岱。皆神之尊者也。後世道家者流。乃荒唐其說。謂東岳有姓名。有誕日。儼然一人鬼耳。是已得罪岱宗。無端又幻一碧霞元君。據其山而有之。令東岳有姓名。誕日之神。復退讓焉。不亦大可駭哉。夫東陽也。山亦陽也。空屬陽神。而奉元君之陰神。何居。余嘗憤恨邪說之相。仍無人正之。今從都城隍之謬。推及於東岳。東岳城隍地祇也。聖人曰

街南文集

卷四

書

南

必也正名乎。豈獨人哉。神道亦然。昔橫渠先生爭龍女衣冠一事。傳於後世。如此亭論。固不止龍女衣冠已也。文復直題昌黎。

姜茲山

城隍東岳本皆典祀。向祀之多。不以道況。非鬼之祀乎。釐正祀典。有關人心風俗。茲篇可以佐之。

占

答十叔父山中書

諸古文已半脫稿。日爲佔俾所縛。不暇卽錄。而諸門
生亦各自肄業。間以其餘力。旋錄旋止。遂久留案間。
乃姪得寢處而熟讀焉。謬以爲諸序記。猶太倉伯仲。
其諸論則明允父子間。北地不足擬。安論王李。然昔
者諸君子。皆以顯達逸其志。肆其力。故得大其才。以
成其譽。以叔父如是之學。與文而不得一遇於蚤歲。
使光大而益著焉。天乎人乎。夫天將不朽其人。而後
藉之以不朽之資。夫既以不朽之資。藉之其人。又復

衍南文集

卷四

書

主

困頓之窮餓之。此何爲者。毋惑乎叔父之自悲也。雖
然昌黎有言。文章之事。往往發於草野。王公貴人志
滿意得。或不暇以爲叔父之困頓窮餓。將毋天故使
之工其思致。而不足悲也歟。曩使叔父而蚤歲一遇
雖所就不下王李諸公。而其揣摩之力。或少疎焉。亦
未可知也。所爲叔父悲者。不在天而在人。文章之不
朽。天與之半。而人與之半。彼顯達者有所著述。爭相
譽者藉藉焉。草野之士。則莫能有所賞識。蓋不朽者
三德與功著之朝市。傳之里巷。牧豎小子。爭得而誦

別之言也。者出之於心。筆之於紙。非有高下之可指
示。吟賦之可辨審。爲之者既韋布而不足重。而世又
倒上以爲下。雙白以爲黑。睚無所不審。而獨於此則
矚睨者皆是也。幸而能視而好。不勝技。揄揚者矣。一
不勝衆。雌黃惑矣。信不勝疑。推許却矣。嗟乎。文士之
不遇往往然已。姪每向人言。吾世有真古文。而人莫
知。人或目攝之意。謂子弟之妄爲粉飾。非私則誣。夫
今之剽劫王季者。且斥若山矣。姪誠不免執矚睨語
五色哉。顧有一二爲叔父延譽者。又視叔父爲能壽

衍南文集

卷四

書

主

祭諛詞者等耳。雖浮慕焉。而實未足以知也。夫知之
必深知其所以然。知書之工。必知六法之出於何家。
知器之古。必知制象之始於何代。姪嘗爲諸弟言。叔
父之文。發軔於歐蘇。方駕於史漢。旁羅騁弋於左國。
莊韓之藪。直欲稅駕於先秦者。歟。是非有特識之士。
合左國莊韓史漢歐蘇之文風。讀而深契焉。未許以
知叔父文也。嗟夫。劉王李。斥歐蘇者。何足以語此。伎
也。疑也。又姑論已。夫以知叔父之文。尤難若此。又安
望其相引重爲不朽計哉。是故特識矣。非深信而篤

睹焉不足以知深信而篤嗜矣。然使其人非有各位碩望則雖知矣。又終無足藉也。耕巖師海內屬壇坫三十年。而叔父獨闢然閉戶。所以然者。耕巖師有鄭玄岳黃石齋劉念臺艾千子諸名公達者。早爲引重。而叔父無有也。一二人之慕悅。不過友誼之常。而肅公之篤信。亦子弟之尊其叔父焉耳。毋庸也。夫今之世。既無有若黃石齋諸先生其人者。而又非其時。叔父乃以鬱鬱之故。感於人言。急欲走妻東吳下。求其人以鑒賞焉。又大不可。夫叔父之所庶幾。可以識文

者。彼果何如人耶。非其人而引爲知己。祇足以自覺矣。然則以叔父之學與文。終殲殲已哉。肅又知其不然也。古者一技之長。旣竭其心思智力。則亦足以傳而況不朽之資。天實藉之耶。則吾有以次叔父之傳。不於今而斷於後也。千秋之下。必有知者。必有以軼三李埒歐蘇者。汗不至阿其所好。叔父何疑於予言。而又何必戚戚焉。以世不我知爲足悲。且急急焉求之。非其人以見知爲慰也。惟叔父裁之。抑肅公自爲念士之有志斯道者。恨不見古人。乃業已爲其子弟

親辟岬服。諺言卒碌碌無尺寸之長。俾吾叔父繩削而斧琢焉。以造就之。成其器。又不暇爲叔父悲。而自悲也。已。鈎木之生。難以就墨。每自憤且自委曰。天實未有所藉。而奚敵敵焉。徒勞苦爲。雖然已。又自幸。枉木之就大匠。寧獨無蒸矯擗括哉。卽不敢附斯文以不朽。倘得竊餘巧以稍中矩矱焉。庶使世之人謂工倕之門。無惡木也。則亦足矣。不然。不亦辱門庭羞家學哉。才不足而志有餘。間有撰著。不知其猶可以擗括蒸矯之不至爲烘燎之用否也。近文八首。叔父其亦觀而教之。

李野窮餓著書。賴竹林自相師友。千秋盛業。塋屬廷陵矣。不欲求知。特路尤見學識。耕巖師

寄耕巖師求大父志銘書

先大父之就窀穸也。家君不忍先德之求所以銘幽光爲不朽計。不知其禮之不腆。誠之勿至。遂敢以誌。請聞之。曾子固語歐公曰。志銘之事。必托之得其人。非書道德而能文章者。則所關導不足信。而詞不足。以傳。然則今天下孰爲蓄道德而無愧者。非吾夫子哉。孰能文章不朽者。非吾夫子哉。古之有道德能文章者。於其所疎遠。或未得其實。則疑於諛墓。以故多所慎重。不卽相假者。誠有之。今幸得托於世好

街南文集

卷四

三

重之以婚姻。先大父行誼雖不表表矜奇節。然其終身懿德。足激薄而停澆者。則固吾師所風微而樂道之。宜其子孫之所請足以償也。自茲請以來。無日不望之家。君亦無日不撫小子肅而倦倦曰。吾安得此康而祖遂畢。吾事乎。然竊以古者末技不受相促迫。况文章大業。何敢不緩以需。而賁賁大君子哉。去歲五月。小子肅奉教於草堂師。以其間爲期。歸報家君。家君不勝喜。屈指卜日計。賁石已復不獲。命又戚然。以悲謂小子曰。若誤耶。不則師忘之耶。其禮之未

恭誠之勿至耶。抑有所慎重於操觚乎。蓋家君性嗜學而多憂。惕曩者艱辛勞瘁。寢食歉歉。以圖封塋。既襄厥事。若疴之釋於體而負之息於廬也。食爲古寢爲安矣。今所憊憊未足者。獨此窆銘一片石。肅懼吾師不悉家君所以倦倦之意。於是取瑣瑣布陳於左石。肅更私有冀者。肅厠官牆業有年矣。師一言一動。無不心儀而識之。獨所謂文章。不數數見焉。昔劉君仇以歐陽詹哀辭請於呂黎。呂黎曰。仇非以歐陽生特好子文耳。嘉其意。遂手書以遺之。嗟夫。彼劉君仇

街南文集

卷四

三

者。果何以得此哉。且夫仇獨好其文。詞卒足以動昌黎。而爾其志予。今者不知文。然好文。竊比於仇。而况所揚述者其大父也。則其切切於懷以視仇。空何如也。耶。苟其得之。又有以慰其父其母。且戚又空何如耶。夫吾師今之韓歐也。伏惟以韓歐之文。榮其先世。慰其子孫。則百世之德。在一揮翰間耳。曷勝翹企之至。

仁孝之至遂發爲至文

子伯揚

呈沈師乞壽言書

肅公頃首頌首老師函丈今四月之十有一日實惟
子家君七袞之誕竊惟世俗人子於其親五十六十
靡弗薦者况七十乎顧家君之生仁摯義割聖懼惻
惻然每初度辰輒咨嗟爲孺子慕雖老猶第陵谷之
移家破身存兒輩皆庸劣無能其意常憂憂以生爲
戚而又嘗念先大父大母伯氏皆不躋中壽則又以
生爲歎今而曰且爲壽不特非家君志亦非肅公等
所以承歡意也已而思之夫世所奉爲壽者不以其

街南文集

卷四

壽

三

得之難歟而在寒宗又難之甚者允南坡而下正數
之凡爲代者五無六十登也支數之凡爲男子者百
無七十登也前此惟博士公最稱壽鈍齋臨江兩公
繼之臨江以下吾父僅一見耳肅公兄弟自其五十
時迄今蓋無歲不端端以懼惟家君亦無日不切切
焉券期而計死而議遺言於身後意豈復有今日然
則今日者固人子所爲一則以喜時也抑微獨爲子
者卽宗之爲南坡後者靡弗慰以喜也曰自是以後
吾屬皆可全而壽考已踴躍以相告卽欲弗賜弗

可也然而世俗繪圖錯彩優伶鼓吹親串搗羊酒相
祝則既非所宜矣而爲堂下娛者惟是衣裳煥易兒
女子之事卽村農市販亦誰不然計惟名公大人之
言可假以不朽乃今世之爲言亦誰足以不朽者而
所謂名公大人不過達官貴顯一署衙屏障耀村父
里豎耳目已耳此如隋宮剪綵非不灼艷一時不終
日而萎謝於飄風零落於泥塗而當其灼艷譔者已
笑其生氣之盡而不道山谷之芳華久矣伏惟老師
高標峻節則嚴陵陶亮之遺也風規則有趙叔度之

街南文集

卷四

壽

三

倫也而益之以韓歐氏之文章則今海內豈復有二
哉不以肅公等不肖而賜之一言肅公等進之老父
達讓其稿而篋衍之俾世世子孫知文字之表比於
顯揚節義名賢榮於貴顯萬萬也庶不朽以壽其親
者其在斯乎又奚俟屏障以張之金繡以書之爲耶
不勝慷慨之至

壽親以文人所共知然時貴署街里更揀筆令議
者欲矇何灼艷之有况妻謝乎高士之文真能不
朽其親者

吳勗翁

寄沈耕巖師

賢者之所爲衆人不識也。府志之役或以吾師聞於郡邑長。豈以爲知吾師也耶。夫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惟其才而不知其節。惟其名而不諒其心。是衆人之知也。而可乎。已而有傳語先生之來者。謂且出黃山矣。問何以知。則曰。府胥之使者實御命以報於吾黨。一二人或疑或信。疑者駭信者惜。謂先生高士不空輕一出。肅獨曰。是必吾師善爲辭耳。且是役也。孰與昔其就之哉。泉壑烟霞海內望。風采風矣。是吾

衡南文集

卷四

書

五

師行止難以方家叔君談諸先生况其餘耶。屑屑輕身必不然矣。既而吾師果不出。然後知衆人之識非也。茲復聞於人姑山之麓。師且歸老焉。夫客久而歸無益損乎其名。且也桑梓之地。先人田廬在焉。墳墓在焉。宗黨親戚在焉。遼窅千年其能忘耶。即吾儕問業請益亦寧弗便。雖然。肅揆之師之計。決不出乎此。師無庸歸也。且有所不可何也。田廬廢矣。旅食何憾。墳墓則叔季若子弟供掃祀可矣。無庸歸隱者棄妻子絕人世。若管幼安。遼海四十年木樹爲穿。安問戚

友逐逐與俗周旋。卽肅亦厭之。顧計無復之。若黃山幾免矣。無庸歸。冥冥之跡。弋人何羨。歸而得免於物色乎。物色之而與爲酬接。不可踰垣以拒之。不可將古衣冠而出入乎。抑與俗同也。不可請業者負笈風好者聚首。羣居羣息。能晏然一堂。毋爲異趣者之指目乎。則又不可。肅以是知師之計。不出乎此也。夫名莫若匿跡。莫若深師之所在。友朋不期而聚。規規之見。猶謂今日者。更欲探窮谷。構一茅。務益遠耳目。深之又深。不惟免俗之爲。假餘年著述。以垂百世。不猶

衡南文集

卷四

書

五

勝乎。料師之所急。自圖維者也。而暇歸乎。彼林慮富春。古高人寧獨無桑梓念哉。其決於長往也。感於遇困於時。誠有所不容已焉。問嘗怪其山泉石甲與圖而人不顯。今老師得之亦一林慮富春也。人與山且不朽。優哉優哉。夫又何求。枉妄之言。惟賜裁察。

道義節操師弟相成而徵君旋里卒能儉德辟難

爲尤難 芭山先生

呈沈師

刀七之用其去斧斤不翅眇矣况操以代大匠之斲乎某實有類於是者從弟寧之鵠毋恥借銜於時貴其意甚善而老師阻天都仙源問勉而屬庸公以時迫也舍弟非好畫龍者某則真畫虎矣師一寓目焉其無笑以怒耶貌之不似安論神髓舍而就予故步縮渥然耳嘗聞盜篆者律有罪不似則猶得末減謂屑之猶未亂真也師操廣篆之律以繩我其猶未減我耶夫實之真贋可辨耳而某猶懼後之不肖碧眼

街南文集

卷四

書

三

短篇俱是大家樞軸

崔青時

答張芑山先生駁君死社稷書

承函寄尊稿若干首旬浹反覆神酣意朗未嘗不嘆文章道喪合理學經濟出之爲難先生諸稿業鈐版傳世矣茲重煩副墨申之手札猥屬評騭若以爲可與於斯文者至云刪定重梓先生豈故矯爲謙語哉意將精於無間以俟百世汲汲焉芻言是詢雖以肅公之荒陋弗遺也夫肅公誠荒陋既已奉教左右苟一事之疑一得之愚徒效世俗之從史是非不明不特負先生卽肅公亦何以自處也不敢卒嘿敬布狂愚伏讀國君死社稷議爲烈皇帝乎抑不爲烈皇帝乎使作之甲申以前則可耳甲申以後而一語不帝及何也帝之烈光照萬古於今無庸諱尊議謂於禮運孟子之說頗不合云云疑有憾於帝之死者然予小子駭且惑焉先生謂帝可無死乎謂帝死僅不身辱乎竊嘗遺憾於帝者不親督六師以作將率之氣不登陣以厲城守之心不早用李忠文策令東官居守南京固宗祊之本以繫海內之望遂至於不可爲耳若夫京城之陷帝走成國公朱純臣問計不可得

街南文集

卷四

書

三

走白家衛衛登城望已率內侍奪門出復不可得當是時京城內外賊兵矣三軍賊黨矣左右賊間矣萬莫可脫乃詰煤山耳嗚呼此豈聞變遽自引決哉豈得謂理不窮勢不極而社稷猶可以圖存者哉帝不死則懷慙微欽續耳即欲死不可得死愚竊謂帝之死合於禮運重於太山可謂千古亡國法前此惟宋帝昺金完顏緒不失此義曷幼稚無知踉蹌厓海實張陸諸公爲之緒英勇不遽死棄汴而依河北次蒲城走歸德奔蔡州且有忽斜虎爲之悉銳力禦帝將

街南文集

卷四

書

主

誰適而誰倚乎先生獨非崇禎之遺臣哉臣於君猶子事父沒其義而心非之竊以爲不可上黃石齋閣部書利其迂良是何至若所云云也黃公本恭於鄭師芝龍數請芝龍出師弗應以君命逼黃公而故子羸釋數百人此與盧杞造顏真卿何異黃公憤然出指旆信州已斷斷然知閩必不延師必不返決一死以畢志猶烈皇之以身殉自矢也不得已也哀哉此友人麻天爲目擊語予者而先生謂其不知訓練而徒事詩藝當是時卽能訓練不講藝不吟詩不觀

行日三集

宋日

書

主

公於包侍制范司諫不至是惟先生計之或曰是書也文亦弗工愚則曰工矣特先生文不朽者皆是安俟此以貽後世使後世謂先生爲誣罔爲激且訐而黃公一代人物不得爲完人哉惟先生痛先帝之烈明著於議而無以爲徒死之嫌念黃公之忠急去其書而毋以滋謗誹之口則予小子所倦倦效一得而求無間於先生者也若以狂愚爲予小子咎則是非苟同足矣韓歐諸古人往矣先生未嘗以苟同也而書駁之至再至三肅公幸及左右於先生而以從史

事先生可乎。惟賜裁察。

庚子先生客宣城。亟賞予文。去而函寄一編。有國君死社稷。議及與黃漳浦書。予因作是書。駁之。先生答書語頗護飾。大意以禮運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孟子亦祇以社稷屬之諸侯。諸侯死之。死天子之命也。予曰。天子不有大社乎。禮不言天子者。諸侯之國。皆其有也。王有難。則出奔。如厲王居彘。惠王奔溫。襄王奔鄭。是也。胥賴於諸侯勤王之力。故無所於死也。不然。安見天子之大社不當死。

街南文集

卷四

三

乎。唐玄宗幸蜀。代宗幸陝。德宗幸奉天。皆有所避。以爲後圖。故不死耳。豈思陵之謂乎。芑山無以難也。嗚呼。賢明之主。遭百六之會。計無復之。毅然殉國。天崩地裂。凡踐土食毛者。飲血推肝。何容置喙。不溪。惟當日之情形。古今之不同局。而拘牽經義。議其徒死。嗚呼。若懷愍徽欽。直無死所矣。又記。問閭僞僞真直諒之言。激評二字。芑山當受之。然芑山諸書多有事後作者。未必果致其人也。魏水叔

答張芑山先生

前月辱手教。以家難拮据。郡城未及裁報。歸啓讀之。惻惻不可言。比兩月爲家叔群從輩京邸一債。髓血都枯。訖不得數金。齋舍弟禁中一資。飲食儉從。賣遺罕忠幹。可使者如萬。囁交并痛徹心脾。剗肉剔膚。無術爲補。有田數畝。四出告售。而守錢者閉不我應。甚或邀吾急而慢領之。晨而出夕而返。足胼俱頻。空如也。父子兄弟則相與傷。皇失錯掩袂對泣而已。北人索逋者橫。不可當。昨冬據數騎。騎荒莊兒婦子驚啼。喪魄供億。不可支。百端慰慰。約償以春。仲二百金。今無一金辦也。且暮至。則舉家弱肉耳。方不知所計。乃舍沙射景者。挾睚眦之私。而恣娣姁之毒。瞰乳虎之怒。而噬羖以噬人。嗟乎。彼在繁者。既不得釋。復蔓引事外。一復何心。使一門至此極耶。兩舍弟惴惴俟命。莫敢誰何。則又嗾諸銀鑄北解者。齟齬荒居甲顏。以逞毀門抉牖。破釜折几。賊獲飽其老拳。老母仆絕。而甦解紛者爲什。金嘆之始去。嗚呼。有兔爰爰。雉雉於羅。誰實首禍。而倒行逆施。卽肅公勉爲動心。忍性如

老親何。老父痛念家叔逾艾之年及群從無辜之禍
輩酒俱屏惟啜一蔬一粥志意殊苦又性狷不能着
塵芥胸中憤忿憂戚疾以加甚老母肝病善上氣年
俱望七豈復堪此肅所憂不獨錫原且在庭除耳若
妻子之窮餓論著之成否先生所倦倦於肅意誠厚
也。然肅不暇計也。先生著書盈几僊名滿天下又平
昔急人難不下數百金今寓跡餘溪窮餓斷炊漠無
一顧問束書卧高閣忍餒飲歎况閭陋如肅碌碌無
交知如肅即欲不窮餓何可得欲卒業撰著何可得
街南文集 卷四 音 三

奔馳倥傯箚中藏書及所御采皆已售他人矣嗚呼
已矣肅與先生窮餓同然而禍患之緩急骨肉之憂
虞通責之多寡肅視先生奚啻什伯哉情事縷縷畧
爲先生道之其不可道者亦終不能爲人語也亦非
書詞所能悉。

文人遭難隨手打寫淋漓可誦 朱其恭

街南文集卷之五

宣城吳肅公晴崑氏著

書

答陳吉裘先生

以兄之變殯有日矣。不謂先生之遠道辱臨也。禮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者。焉。况朋友之子乎。是時以家難未救。蒙弁責。逋方有官事。侍老父。郡城家無主賓者。獨病妻鳴。鳴牀上耳。肅公歸而感泣。亟圖報謝。不知所詣。痛懷。闕抑至今。接手翰。仍副短章。其何忍。

街南文集

卷五

書

一

讀舍弟有言。十叔父死而莫爲之前。漢侯死而莫爲之後。先生亦輒歌及之也。悲夫。悲夫。特來教有云。天理何在。報應何如。據肅公疇昔之語。驗諸今日之事。舉不足信。而先生向所嘗執以辨難者。自謂深切而可徵也。雖然。肅公亦何敢終諛先生也。先生爲一時憤慨耳。將遂以某子之死。槩以誣天理之不可問乎。夫報應者。天理之自然而天之理則固非區區報應之迹盡之也。聖門之言曰。生死有命。富貴在天。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故君子惟居易修身以俟之。莊

周亦曰。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則定。命之所在。即理

之所在也。天理何時不在。何事不然。張子曰。氣之不

可變。獨死生修夭而已。夫氣即理之所附。命之所以

流行而不已也。豈必死其固生。生其所不應死。斤斤

報應之煩。而後爲天之理哉。卽以報應言。則不肖如

某。正天之所不得福。理之所無可報者也。子賢而不

壽。或亦宜爾耶。雖然。謂某不應有賢。子何以解於堯

舜。某有賢。子不能保其壽。何以解於孔子。則是天有

弗報。報有弗理。噫。此固陳先生之所憤慨不平者。易

街南文集

卷五

書

二

言福謙書言降祥福善禍淫。古聖豈欺我哉。而有不盡然者。則命也。聖賢參天地者也。非有所慕而爲善。非有所畏而不爲不善。循其理之自然而聽其命之適至。自感召而言。則福恆多。自天命而言。則禍亦間不能免。竊嘗謂常人之禍。可以言報。不可以言命。聖賢之禍。可以言命。不可言報。堯舜之子。不肖孔子之子。死文王之羨里。周公之疑誦。顏子之短命。伯牛之疾。司馬公之不後。若是皆命也。夫數聖賢者。猶尚若此。况不肖如某者哉。某是以悲而不敢憤。惟自悔。

且恨耳使某而果無失德也則子之死亦命也苟不能無失德也則恐恐然畏罪之不遑亦何敢怨天哉此則某之所謂天理也蓋自遭難以來深心揣摩而若自當於中者如此非敢謬爲解以自托於古聖賢反躬之說以誣知已也昔史遷氏以抑鬱無聊而感發於伯夷之餓謂天之報施善人不宐如是先生其有遷之感也夫吾懼先生以某之故堅持往說而以常人之得禍卒誣天也是以不敢終諛而竭其愚先生不以爲妄則疇昔之所遭今日之所閱兩間之缺

街南文集

卷五

書

三

陷吾黨之患難俱有以自釋而情惋不平之氣亦庶幾乎其稍降耳惟先生留意

認取天命是若易之學若只計較報應便以天壽

戒志太上感應所以爲其說也

孫詒仲

又答陳吉衆

意篇則詞費詞費則辨明前書所不能無縷縷也先生謂街南集中異日特多此一不衍文字肅誠好爲文然當論其言之中與不中不當問其文之何如也苟言不中無足取者卽工於文安在其不朽耶得之愚不足信知已於一時而欲以文詞見錄於不可知之後人亦謬已向使龍溪雲山無數十里之拒卽一面可悉吾辨固無所費書詞爲矣古人有面語觀縷不得不托之於書者亦不必皆文自喜也三復來

街南文集

卷五

書

四

喻乃先生則更有以達吾文者矣天子不答南宮适遂謂夫子不言報應乎大德者必得位祿名壽非夫子之言乎丘之禱久矣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謂不言報應乎平日之言惠吉逆凶之常理而适之問則疑以常理而概夫世之爲羿羿爲禹稷者然子懼夫操券於天者不窺夫天道之所以然與氣數之有不齊而遂以其私望天因以誣天也則其說有時而窮然又懼世以是少适言而謂天不足憑常理舉無足信也故於其詞汲汲焉深許之然則聖人之意可知矣

果報之爲佛氏言誰不知者然亦衍吾說而鑒之耳
伊尹不言乎福善禍淫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曰作
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是不當以佛說而併
吾古聖賢之言沮沒之三代而下天道不可知斯言
驟聽之有不順解者乎要之天道無古今也古今之
推遷者氣耳故有治有亂有偏駁不可問者以理言
則斷有不爽矣夫定勝人亦必之於定時可耳安論
古今哉栽培傾覆感召之自然窮理盡性卽不言天
命可也某所謂不爽者亦何嘗謂幽冥之中有紀功

衍南文集

卷五

書

五

紀過之司有地獄天堂之說且夫以錙銖權果報
以因緣夫天者佛氏之言也以銖銖計子母而操券
於天者匹婦之衷也以天道不足憑感召爲茫昧者
毋亦挾操券責天之心而怨尤否也先生毋終怪予
言

書談理精醇是閑中而肆於外也 程雲力

與張兩水

所貽同學書稿反覆醜縷自抒所隱不無紕繆晤先
生急以相質與先生之有以開導我也乃先生曾不
摘其紕繆而但微哂曰此皆先賢成說非朋見也肅
公悚息不敢置辨退而思之某未嘗以朋見自矜也
竊惟講學之旨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朋與否也某
少不諳理學老而從事焉諸家語錄憚於寓目中間
立說之偶同誠有之實非有意勦襲自誣以誣知己
也果出於前賢此心此理有先我而獲者某非頗辟

衍南文集

卷五

書

六

非鑿空亦已審矣時弋一獲而先生顧弗之許乎昨
承面教先生指書中大婦天合君臣天制及無物無
知之語卽此是成說尤所不取者允執厥中不以爲
心學而以爲事功云云也請更陳之肅公於哀公問
政章復不同於先儒者以夫子獨歸本於仁也知者
知之勇者行之皆此仁也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知
人者人之道知天者天之道愚以五倫之人打合此
仁字故以君臣夫婦皆本於天以相証耳亦豈謂天
合天制爲已說也哉在先生或未之深省耶無物無

知前人曾有是言。肅公正以前人之爲是言也。援而辨之。非以前人之爲是言。攘而夷之也。大略前人以知爲情識。以事物爲詭障。墮黷聰明。屏棄事物。而後情識獨情識。獨而吾知之體。以見無知者知之體也。又謂夫子無知一良知也。良知無知而無不知。故無善無惡。爲廣大爲清明。斯空空之象也。先生夙所服習。前人者。豈不以此乎。乃愚說正大異於是。夫子云無知亦尋常謙抑之詞耳。其曰空空無意。必無固我。不交物而引是爲無物云耳。而非墮聰明。屏事物以

街南文集

卷五

書

七

云也。先儒求聖人過深。而皆不免佛氏之學。濡染潛伏於胷中。故其解如此。此某之所不敢夷而襲也。至於允執厥中。先生謂從來儒者皆以爲心學。姑曲從之。且姑置之。無容立異爲也。某不敏。何足以窺心學。何敢異先儒。然竊以虞廷十六字。千古學問宗旨也。其有不釋然者。而但守先儒之說。曲從之。而弗異。與姑置之。而弗究。亦豈思之弗得。弗措之義乎。且使吾之見果違於堯舜孔孟。則不可或違於先儒。而合於堯舜孔孟。且與先儒相互發。則肅公之所不敢違也。

且夫先儒者。豈猶夫護前而匿瑕者哉。夫安知其不以我爲功臣。爲益友。又何取於附和雷同。以爲佞而已也。書曰。人心曰道。心曰惟精。曰惟一。卽學究佔得三家村授受。有不知此爲心學者乎。肅公以爲心學可不必更言。而特就堯舜禹相與告戒於傳位之時。不當舍事功而專屬之渺渺之一心也。又卽孔子之贊舜者曰。用曰民而推本之。其爲治平之實致無疑也。書卽繼之以無稽弗聽。弗詢勿庸者。好問好察也。可畏非君。可愛非民。用中於民也。敬修其可願。允執

街南文集

卷五

書

八

之功也。又論語言執中。卽繼之以湯武伐暴救民。孟子言執中。卽實以湯之立賢文之視民如傷。武之不泄不忘。周公之兼三施四事。蓋中卽事功事功一中也。由此推之。愚說果違於堯舜孔孟乎。抑猶不違於堯舜孔孟乎。且言事而心在焉。但言心必至舍事而爲異端之虛。無小儒之迂蔽。而豈足以語堯舜孔孟之學哉。觀未發以前氣象。而求所謂中。延平此語學者。奉爲秘諦。孔門之心學。晦也久矣。所貴乎豪傑有識情思獨悟之士。有以起而正之。而又以汨虞廷之

旨哉如欲泥中庸之未發而以宋儒求中未發者爲
執中無乃墮迷塗之誤而窮而不反乎肅公不肯所
爲鯁鯁然憂之以此也卽曰未發則道心惟微乃未
發之中也惟精惟一立天下之大本也允執厥中則
致之之事如是則虞書中庸無二義堯舜孔孟無二
學也不亦大愉快也哉先生慎毋以夙昔之見膠於
習中嫌於立異而但求其是以取衷焉卽先儒有所
不必附而堯舜孔孟之學不難幾矣肅公誠不顧其
愚妄敬理前說而大暢厥旨然亦大欣幸焉何幸乎

街南文集

卷五

書

九

辛先生之我難而旋以發吾一得之愚先生實有以
啓予而益之庶幾俾天下後世之學曉然於吾說而
不至蔽溺於影嚮虛無之教豈特一人之幸耶
未發只說喜怒哀樂不形於外一切思慮萌動俱
不礙其爲未發喜怒哀樂之中節就主之未發之
時有主張者在知此謂之知仁得此謂之得仁卽
謂之知中得中而豈觀氣象之虛見乎姜茲山
聖人事功豈在心學外岐而二之無真事功真心
學矣則未至明如成見作障何

熊焦占

與張雨水

兩水先生足下先生懃懃學道二十年僕與先生處
亦二十年矣先生未始不語我以道而導我以禪僕
心不以爲然欲效其區區之愚者久矣而先生之意
則以爲道無二致禪亦儒也又謂家學在焉僕之不
敏於聖道無幾微探測而欲持區區所聞所見淺末
之常談而以奪瞿曇之堂奧鮮不以門外斥之者夫
以僕爲門外何傷顧獨思其見之左言之闕過而不
相人也古人莫逆之交往往意見之不侔各據已說

街南文集

卷五

書

十

或至譴語者多矣僕是以瞞瞞欲言而輒已者
數數也此先生又以太夫人意長齋禮佛死後森
憲竟禪矣僕欲言而又縮獨時時以養身之說微規
左右而先生亦未肯肯也噲昔之日請先生醫舍中
或報曰先生且向廣教從和尚打七去也僕益怪駭
予冲亦諄諄謀規之是時僕方趨家允適附便棹返
心未嘗不悔之念之言卽不入亦立一言二十年學
道之交曾邂逅予冲不若乎乃先生業閉關寂定矣
言之無自矣及昨來晤先生先生苦頭痛胸臆招搖

言語怯怯如候。意安有以七晝夜不寢不息而無損神敗氣者哉。卽少壯男子不免於疾病。而况逾艾者乎。先生得毋不知道。并不知醫耶。道未有不以養生爲重。而人子未有不以守身爲孝者。其不然者。惟彼佛之徒耳。故刳肉啖鷄。誠遺體而不之卹。而禪家復有枯坐頓悟之說。先生以過艾之年。櫻窮愁之境。既無復肉食之願。又益之七日之損敗。萬一遂成大病。卽不侔世俗。子好色傷生。其與壓溺者。究竟何異。當是時。太夫人安之乎。抑以是悟道。而可以爲孝。必不

街南文集

卷五

書

七

然矣。且吾儒於道。以有此天。真性命耳。豈有斷其真。損其性。而可以有悟者。古有西廊僧與東廊僧。冥坐既久。么魔狂惑。鬼物憑之。至於損軀穿窬而不悟。荆溪門人或病邪妄。或兒髮爲僧。皆寂悟之術。誤之有識者。未嘗不深憫之也。其以是有獲。若玄水之珠。同象之索者。千百而有一人乎。吾蓋未之見也。先生亦何倖於此哉。不遠復無祇悔往。不可諫來者。可追惟爲道爲親。溪以自愛。而毋更狃於前見。此僕所倦倦而與其言之有入也。若其從事於道乎。有吾儒致知

力行之學在矣。僕卽愚無所探。測亦何甘。終自棄於門外哉。

禪門之術。儒者遂相襲。不改高景逸先生猶尚之。况席帟乎。讀此可以駐戒。虎巖生

街南文集

卷五

書

七

寄杜朋李書

嗚昔之歲耕巖師倡學姑山東南文士翕然宗之而不佞肅公亦以庸鄙廁宮牆時及諸同人語則聞旌邑有杜子於是心識之復讀兄所爲博士言則又識兄之才然是時肅公弱冠耳固敢齒四方之士是以未嘗望顏色爲恨申酉之變師避緇弋匿發括間而諸同人稍萍梗散矣肅公竊念士不幸值國家鼎革尚何博士言足重哉所貴乎草莽之間或稍稍有所著述補斯文以附於立言之事不然讀書之謂何况

街南文集

卷五 書

七

吾黨君父之倫出處之說夙所明於敦尚者久矣當必有人焉以無負師訓且足爲吾黨重也乃吾黨之以藝售者大則列縉紳次亦籍籍鄉邑而求所謂草莽之貞揚托斯文之事者竟寥寥不可得其矣二三子之不善學也肅又竊怪之而諸同人亦竟莫有爲予言杜子者也何師自黃澣歸肅公待函丈聞噴噴稱杜子不置於是稍悉兄所以隱居適俗及所爲古文詞有足以不朽者然後知兄非徒向者藝苑才而又以幸斯道不孤也夫師之知兄視諸同入爲深

矣而肅之識兄視向又加詳矣然三百里之阻仍莫

望顏色得所爲文與行者而親炙焉肅聞之趨時不如立名慕義不如砥行懷古不如就今聞聲不如定交然則弟於足下調飢之思以視向者又何如耶弟不才嘗奉教於君子矣出處之間頗幸無失惟斯文之事不敢以弁鄙希萬一然竊有志焉而師亦嘗不棄而提命之則弟與兄不可謂非趨同志者也噫志之不同雖比閭交臂昔爲同人而出處貴賤之相懸有不能無秦越者則苟其同也卽秦越同堂矣寧一

行百文集

卷五

書

三

境之阻而得已於聲氣之求耶茲因王子通尺一於左右區區之私或能鑒之顧或不卽親矩矱諸所撰論庶一二有以惠示我也倘以爲未同之言怪茲唐突乎則非弟所倦倦然致書之意而足下其以弟爲不足教也已

家君門牆才彥近千人而閉門者遠者獨騎崑朋

李二人宜其不介之孚如此 沈公湛

與孫紫翁論瘧書

讀瘧論溯源探流不特世醫蔑如即前人紛然之論盡歸一致諸所驗藥必斷其所以然何綜核耶然愚竊不能無惑者先生謂瘧始終止在少陽一經而在少陽則經爲表府爲裏長夏熱邪中少陽之府至秋感涼邪而發所謂半表半裏悉與傷寒異云云愚按內經論瘧詳矣其邪客處有腸胃之外榮氣之舍脊骨之間五藏募原風中腎爲溫瘧中肺爲痺瘧間日作者有邪氣與衛氣客於六府之說而易老有五臟行南文集 卷五 書 古

六腑諸証由是觀之瘧邪所在固不獨在於經其於經也亦不獨在少陽明矣營衛之氣日行一周五臟六腑十二經絡之界分每一界分必有其舍含有經絡沉內薄之邪故與日行之衛氣相薄則病作離則病休故岐伯曰大會於風府日下一節至骶骨入脊內注伏膂之脉其氣上行出於缺盆又曰暑汁大出腠理則發因遇夏氣變清之水寒傷於腠理皮膚之中秋傷於風則病成矣又曰魄汗未盡形弱而氣燦穴俞以閉發爲風瘧由是觀之以病言則在經多而

在府少以經言在少陽多而在他經少以時言則在秋多而在三時者少長夏溼熱邪伏於肌表之間經絡之內亦猶冬月之寒伏於經至春而溫夏而熱也今先生舍經而專屬之府舍他經而專屬之少陽夫膽無出入者也亦安所匿邪之深邪又竊謂秋感涼氣則陽佛而熱其先伏之熱與新佛之陽遇則得勢而益張陰陽相爭寒熱乃作先寒而後熱者陰入而陽拒也同在經而有先後淺深之別也今先生謂外邪由內邪而入內邪由外邪而作以經爲外爲表以府爲內爲裏以寒在經以熱在府肅竊以爲不然且少陽一經爲半表半裏自軒岐以來有然已其說有二一則以人身之經太陽在後陽明在前故病在太陽則寒在陽明則熱少陽行身之側介二陽之間則寒熱間此以前後爲表裏也易老以太陽爲風瘧陽明爲熱瘧少陽爲風熱瘧是也一則以傷寒少陽傳太陰少陽之終陰之始當陰陽之間陽則爲寒陰則爲熱易老謂三陰皆爲溫瘧是也此以陰陽爲表裏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若以本爲裏則太陽陽明皆

行南文集

卷五

書

古

有本也何以二經無半表半裏之名而獨少陽有之
仲其傷寒於太陽症入本爲小便利陽明入本
爲煩渴便實其於少陽獨曰不從標本從乎中治正
以膽府無出入也何傷寒無少陽本証而瘧反有本
証獨客之久耶先生謂傷寒與瘧異肅則謂同一少
陽也豈傷寒之寒熱一表裏瘧之寒熱又一表裏乎
夫傷寒與瘧異言也非經也仲景論瘧有吐有不
易老有桂枝大柴胡之治則病且有同者矣豈經絡
而有弗同者乎先生所謂六異予不能無惑焉俗醫

行可文集

卷五

書

六

既不足以語此以先生之精核而不能無遺憾者此
思所謂曉曉不禁其說之實也

以韓歐之筆寫扁倉之學極奧極快

岑羽長

論一瘧而博攷精研其於學問不可可知王肯

而後所僅見也

朱西柯

答王便朴

疇昔之日枉顧山齋纔片晌耳兼以客坐各不及深
語而別悵快信未面也來致遠貽問學者徒執形下
之器而不知形上之道遂以吾儒底蘊反不及二氏
精微世人通病誠如所云顧弟所爲惜之者彼不知
形上之不離形下乃欲舍日用常行而別有所謂上
者在心境虛無之地而索之冥悟之中則舍器求道
是二氏之妙諦而非吾道之精微也然而此無庸責
也何也白聖人不作言渾而致岐學者從事於此亦

街南文集

卷五

書

七

往往能有所成立有宋以來儒者不免焉或名爲借
徑乃若終以二氏之妙諦卽爲吾道之精微則毫釐
千里本源之間不可不辨也而今之蹈乎此者則又
自知其涉於禪也儒者或將指目之從而爲之詞徂
一先生之旨猥以附於經傳之文夫不知其異而一
之耶可言也知之而特希其簡捷高其隱秘姑諱焉
而曰吾聖人本如是也彼日以良知爲學吾不知其
良知果能自慊隱微否也弟之不能釋然於事也因
不能無語於吾氣之間而曉曉焉微有規正誠有之

要亦存吾所是。不欲殉人耳目。以失吾素所服習。未嘗敢誦言排擊之。且計以今世之孜孜講道。苟能是是亦足矣。卽奈何遠與斯同。異乎。疑似乎。卽或溺於二氏。固先賢之所不免。而以苛後進之士哉。而孰意吾心之所拂。而偶拂於言。乃以開罪戾。而滋多口也。此其中曲折。未可一二爲先生道也。昔朱陸同異。未嘗苟隨。兩家駁辨。斷斷然不少假借。朱子謂陸子禪機。遮藏隱密。改名換姓。欲以欺人。而亦不可欺。徒自欺。而自蹈於不誠之域。詆之介甫之援周禮。販私鹽。街南文集 卷五 古 太

之度闊津。嚴氣正詞。不一而足。不聞當時有構之隙者。而其門弟子之相攻擊也。倘在今日。朱子何以自免也。第方自念。無論道德不能及。朱子萬分之一。卽血言指斥。無有依違。媿古人萬萬矣。而孰意以此開罪戾乎。先生謂弟門牆高峻。莫之包容。亦未諒吾耶。又云。轉人者必隨人轉。夫不血則道不見。若可以隨人。不幾自違其心乎。此非弟愚之所及也。旣不足以師多士。尸講席。祇以不相謀者。騰口說無爲也。連月以來。弟所爲。身閉戶。不敢復詣講堂。抗顏阜比諸

生方欣欣焉。有所尊奉爲盡一之宗。爲更新之獲。亦何復奈末議乎。鄙意如此。非敢爲高峻也。詩文一道。久不櫻懷。卽及門筆削。都謂評乙。遠生尊人前輩也。第何敢妄置乎。遠生稱謂過抑。忸怩不安。謹貯案頭。繳璧無由。茲特臧奉。轉致之。惟先生爲予謝過焉。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只看所以然如何。程子語也。反覆詳辨。情詞最暢。

與王便朴

便朴先生足下歐陽子言握手道欣慰久別則問疾
病起居此常人之情則然而有志之士切劇以道者
則不但爾也是何也其所以親愛而相期者不在乎
區區離合之間學進而有成則以為欣求道而或失
則深為悵耳弟之不肖日膠膠於傳說之中文字之
學以視先生道高而學懋識淵而理微將見異日握
手奉誨言弟所欣慰於先生者何限而先生之於弟
則祇多悵悵爾矣。大夫人稱七袞以弟之辱知左右
新南文集 卷五 書 手
拜母之儀莫預乎賓從之後雖舟楫阻滯亦以貧窶
赤手修途介壽而無藉以將焉不可也顧未知先生
亦與否也竊以為古仁者贈人以言弟文辭不足觀
不足比于屏障之華或其所為不敢以世俗諛視
人也太夫人賢母知義理弟所為不敢以世俗諛視
之詞進又不欲治一二韻語以塞而漫以云云嚙口
肆筆又未知先生取弗取也今世讓道學為名高以
緣飾為能事胸無卓識而耳溺於舊聞吮語錄之餘
唾而參之以異說之狂醒鑒聖言以濟禪旨比比也

弟有以知高明之不出於此也所不禁其娓娓者亦
相期之至耳惟賜裁察

王便朴工講說而涉宗悟子因其太君奇文微寓
箴規函書附去竟不裁報一字及來龍溪未嘗枉
過豈道不同不相謀耶 又記

答門人問曾子書

足下有曾子在聖門年最少問道最蚤之說疑足下有所據僕未暇深攷也王先生在會堂亦云曾子十五歲問道不特足下云是皆以論語一貫之唯而又問家語少孔子四十六年之說遂以臆斷之耳僕竊疑之參也魯似非少成者夫子大聖十五而志於學曾子於其年則已能問道不亦遠過夫子乎殆不然也顏之推云曾子年七十而始學金罍子載宋景文筆記言曾子年七十學成著書蓋少以孝聞晚乃博洽云云然則曾子問道又最遲矣今足下與王先生所問亦何人懸殊耶考家語史記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一貫之傳卽夫子曳杖之年則曾子蓋二十七歲而非十五歲也明矣家語之書不能無贗以時攷之較二家之說頗爲近似且二家之言亦有大謬者曾子之年去孔子遠甚使七十始學則孔子沒已久矣而門人長年者亦僅存無幾安得與七十子之衆從事洙泗之堂乎聖門一貫之傳參與賜兩人耳既絀易以多識而弗取則曾子之唯蓋已博極而約矣

豈晚而反從事於博洽乎聖門之教不若是倒置也觀曾子問一書曾子之博無疑然亦安見其晚耶總之世遠無稽學者貴得其心學之所存而不在乎區區同異之蹟貴有以企慕其人不必問其問道之早暮焉可也因足下頻訊及之聊述所聞以報

攷嚴原非理學總爲破提悟之說耳末段乃是本論

張子局

與蔣季虎書

甚矣學之難而與應者之衆也。足下爲僕歎歎。慨歎。講堂一會。因致致請。而大聲怒斥。謂其於明誠正學。貌附而中背之。噫。何言之激也。亦以微足下衛道之勇矣。雖然。足下毋怪其然也。僕之道。誠未足以服其心。抑以吾之言。尤不足以悅其耳也。今夫國醫之良。其所以療疾者。亦惟是察色脉。揆陰陽。時其湯液針灸。鑱石之宜。以無失古聖人之方術而已。有爲安期美門之說者。曰。奚是擾擾焉。不憚以人之廢理。絡脉相攻取乎。抑末矣。有要焉。苟得吾要。可不藥而引年。

街南文集

卷五

書

言

乘大氣以遐舉。人有不欣然庶幾。得當者哉。今以靜坐希捷悟。何以異。是僕未足語於醫之良。然程子云。開眼是疾。乃欲舍色脉陰陽。古聖人所傳以治療者。而幸有捷得焉。實所不能。何則。以非所學也。且又不可。古聖人之教。下學而已。顏子。上智。惟博文約禮。循循爾。況後世師弟之間乎。裴兩水先生謂僕曰。子之講學。使人疑去舉下。而界上詳身心。而遺性命。恐未足以收頤之。子曰。僕以收士爲哉。且孰知形

下之卽爲形上。身心之外。無性命也。昔有從吾叔父季野遊者。易舉業。而心慕乎易象占卜之微。數問而叔不答。且斥之。乃私於其父曰。先生非知易者。遂舍而去。之人怪予叔之粹於易。而固拒之也。叔曰。子豈以易學問人者是。故君子教人。不本其所學。與教人而不急其所當學。而徒務達道。以悅人。好高以微倖。皆誣罔之私。牢籠之術。世容有之。而豈所語於明誠之學乎。僕雖不肖。甚不敢也。吾竭吾誠耳。足下又曰。穎敏之徒。質質於從違。是尤可痛也。夫子不謂予知者。擇中庸而不能守乎。譬之黃白之術。告於農賈而弗應。以餌士大夫。則必大售。非農賈之智。而士大夫之愚也。彼農賈。矻矻乎豐凶折閱之圖。恒苦不給。而士大夫出其貨。鏹以一試。而有餘也。然則穎敏者。固學者之餘。鏹歟。且夫力作以時。徵糴有道。卽農賈可馴致封殖。而士大夫仗餘貨。而希非望。未有不破產家落者。蓋萬有餘喪也。抑足下之穎敏。亦固餘於貨矣。足下能審處而固守之。卒毋爲人所餌。而貳乎僕之所甚幸也。然或喜其捷效。而庶幾一作獲焉。未可

街南文集

卷五

書

言

知也則又僕之所甚慮也惟足下勉之

年少厭常喜新善變帥傳者此文真菁莪也

梅東

行南文集

卷五

書

三

寄魏冰叔書

不敏弱冠時受抱首窮整條條無所短長又性
褊隘衣冠展休三十年足未嘗一出里門四方豪傑
聲名之士無絲毫顏色且不得面聞知而煩煩服
托人齒喚人下者悉詩人詞客也佳所好也蓋斯世
之有詩而文久矣沈子方歸還里盛推先生文于
心望無而末逞悉也一日詣姑山先生草堂遙謂我
曰寧都三魏吾子知之乎時八十里重南方憩日已
西瞑亟出示所謂叔子文集者而肅公眇生也不能
有南文集 卷五 書 三
燈下聯同坐稍洛誦之悄然倚聽燈施四射湖波夜
沸姑山先生更相擊節若莊周所稱孔子誇王駘於
常季而願相率以往也若成連之引伯牙宵冥於山
水之際而移我情也假其帙歸而卒業出入懷袖累
月不能釋海內文章家幾何人人何地予未及詳之
而三百年作者嘗試寓吾目矣竊安以謂文章之道
罕得其傳如涖淵微言影響於漢唐而擇焉不精諸
焉不詳者往往而是王李藻梲且毋論晉江昆陵自
擬正宗而會氏之徐波瀾為宋人之漫衍徒以浩渺

蓬勃怒張於一世愚所服歸徐二氏然山陰峭潔得韓一體耳歸氏演迤宏粹而奇拔振厲稍餘憾焉近代抨王李而崇歸氏者猥無足云先生諸論出入乎歐蘇時則溝沚中暗泉通地脉時則岡廻嶺抱孤峰天末時則雲蒸霞蔚飄忽無際時則風雨颯沓茂林修樹中霽月印澄潭雖歐蘇之忽焉吾前莫之易也夫然後知宇宙之大數百年之久固有人焉紹文章之緒而吾之抱首窮壑者當吾世而庶幾其一遇之也肅公土木偶也生四十八年矣弱冠以還病痺者四年困患難者垂十年目瞽又五六年其餘歲月亦皆以窮餒困童子佔畢困市上縣壺居無下帷之室出無宿春之糧人生幾何皇皇倏倏然即生而稟膚哲之資具兼人之勇不能無摧挫以倖幾於學而况愚劣闇懦土木之人乎然其志則不甘竟同土木者少從吾叔父季堃先生制藝之餘教以古文遺法心竊慕焉既廢去制藝漫學操觚後叔父及姑山夫子每進而鼓舞之未敢遂自淪喪里聲雷響何足塵當世作者竊聞先生有道不靳切劇愛不能匪醜謹錄

街南文集

卷五

書

美

所撰若干首恨不得繕地以前承砭艾而得所為膏肓廢理之疾以自霍然也雖然模跡慕西子而求見顧屹屹焉自呈其矜頰而分之粉澤真更其醜惡其有當乎彭躬底先生暨君家善伯和公皆所夢寐不能一一附教惟叱名致之曰此宣城謬學為文者吳子也肅公不能詩常不滿詩人為三唐曼聲以相媚姑山先生曰和公詩先得子心矣是亦足以徵不介之乎匪特文也聊并及之

街南文集

卷五

書

美

亦見冲懷

宗子發

駢岩評論古文三百年作者尤極推轂而冰叔絕口弗道當有博約之殊耶

閱實建

答梅東渚

讀禮同一書。管窺臆說。議聖經而詆訛末俗。亦向者苦塊無聊。擬古人一家言。以自遣其痛。毀耳方懼。守禮之儒。起而斥之。不謂沈師過情推許。而東渚先生遂欲笑之。梨棗弁之名言。又娓娓質疑。誠若肅公之愚謬。可以折衷者。肅公懷息敬陳其二。然皆無以易先生之說。駢暢言之。以答明教。可于其一孔氏之喪出母說者。曰伯魚過也。子思悟其非禮而已之。其答門人云云。有難於正父之失。故諱之。愚竊以爲不然。

兩南文集

卷五

書

辛

伯魚卽失而夫子何以聽之。是聖人家。庭之際。相與獲非也。然則儀禮周公之書也。而越之乎。竊疑以爲春秋之世。周禮之教者衆矣。其至者。聖人守之。其未盡善者。亦微有損益焉。出母之喪。情之所不容。忍執禮而強使忍焉。非情也。則亦非禮也。是以伯魚行之。而夫子姑聽之。東渚謂聖人之大也。愚則曰。聖人之微也。子思則自計其道之不足以反此故已之。子思之嚴也。亦賢聖之分也。道隆則隆。道污則污。智足以知聖人。而不知者。以爲傳說也。何哉。何以爲孔氏。此

肅公之愚。嘗質之家。孟修不謂然也。不知東渚以爲然否。其一君家立後之說。前札畧具。然肅公讀先生之書。窺先生之意。終不能以釋然。蓋仁孝之無窮。又亟亟焉。情茲多口。而不無避嫌之計。愚以爲不必爾也。聖賢舉事。亦顧其理之至當。情之至安耳。伯魚之喪出母。能必無衆議乎。夫嫌有當避者。有不必避者。今置後而必虛一以待嗣。此而羣指爲私也。所當避者也。何也。令弟而無遺產焉。則可。令弟而有遺產焉。奚免夫竊竊羣議者。以先生之親其半。而故懸以待

兩南文集

卷五

書

辛

割耶。先生莫能白也。有專立焉。則既鳴其無私矣。颺而去。非我之故。罷弗置何傷。卽置而如其初念何所市義。此皆不必避者也。且吾所謂當避與不當避。抑有禮焉。禮也者。理之當而情之安也。古立後之說。見於儀禮。於曲禮。然不可詳矣。請得以所聞於典制者。爲先生述之。典制者。禮之準也。大明令。凡無子者。繼以同宗之姪。必昭穆同焉者。否則禁。先同父。次大功。小功。次總麻。無則及同姓之疎屬。然不聞有兩立之令也。故曰待嗣之說非也。姑山夫子以爲情理允。慨

武亦乾先生之情理言之而未暇。漢考獻微特非制亦虞後患。非其父而父之。庸獨無厚觀。制其半則失。聖嗣而後制。是既食而吐之也。所傷實多。皆不利於。子且夫同父之兄弟。或相與推刃。况合其所疎。其。爭攘將不可言。昔吾宗有乏嗣而立親且立愛者。父。而諸之子而奉之。比肩同室焉。訖乎無寧歲。而先生。能保無是乎。是遺之患也。又竊詳制無死後追立之。文。追立者。聖王存亡繼絕之義。於古帝王功臣大賢。之不嗣。不忍使之。不血視也。禮不下庶人。今既已前。街南文集 卷五 書 五

之立嗣。雖聖王所不禁。要之令典并未嘗有也。大宗。絕立後小宗則否。國朝親藩初封。未有繼別之子而。國絕則不爲立繼。蓋古禮也。藩國且然。况庶人乎。吾。故曰禮不下庶人者。此也。瓊山丘氏曰。庶民不識朝。廷之制。悉置繼嗣。特爲分財產計耳。此言是也。如是。則先生無已之思。亦可援禮以自寢矣。况其事之屢。窮而無可如何者乎。不省先生又以愚言爲然否。暇。時擬著一議。以待後之言禮者。覽觀焉。今未能也。草。草。賁復惟賜裁察。

街南文集 卷五 書 五
宗法廢而世俗繼嗣財利是趨。丘氏之言亦可謂。針其膏肓矣。至吳下習俗。乃有以孫繼祖上。越一。世。匹敵其父而仕宦之家。恬不知怪。此皆末世繼。嗣流弊所致。歸熙甫志陳厚卿墓不以異姓爲非。意其相安於失禮者必甚多矣。是篇文敵震川而。識見霄壤矣。 先司未

答黃黎州先生

沈公原還里得拜手札及諸撰刻儼如身側而丈知
有道名人不棄頑鄙且欲進而教之也某少不慧耽
志文史艾而自傷稍研性學而里端確實所厭聞
竊以涖涖淵源排滄於宋而支別於明姚江傑出振
刷無前惜無善無惡非孔門性善之宗意動有惡尤
屬竺乾情識之論以覺照爲良知孩提之知乎致
良知爲致知果大學之義乎不揣愚妄謂好惡爲意
正民之秉彝好善惡惡意所自慊者性也而可以有
行南文集 卷五 書 姜
不善誣乎意者德之隱也誠意者明德之原也不睹
不聞莫見莫顯者意也卽未發之中也此天命性道
之所在而可或二乎蚍蜉撼樹曾著正王一編縮
惠未敢自安舉世滔滔亦復無從考証讀所示劉子
行狀學節狂喜竊以愚蒙初學鳴張唇喙而一代巨
儒已先我而有言則愚蒙固將一有當於道妙乎尋
版講劉子遺書與將卒業焉而不可得今夏抄蔣大
鴻始寄學言一帙旬日反覆其發明誠意尤喫緊爲
人意者心之所存一語乃先儒所未及明也其辨王

門四無挾其私結療世儒膏肓情微簡當無有顛波
之者益信吾學正宗三百年忽起一人歸徒以秉節
成仁炳耀寰區蓋莫悉其道蘊而入亦未有以詔我
者也恨蕭公之生也晚又恨見其書最少門庭堂奧
尚有典型舍先生其誰溯小悠悠溯洞無自俟俟乎
望洋而已風便時時示我周行實所翹企先師抗節
艱貞得巨篇銘幽宮以光不朽頌泣盟感何止諸孤
但遺集未竣坎壤未卜諸孤食貧無策弟子如某碌
碌守株所日夜履懷者也拙文一帙附呈墨削百世

行南文集

卷五

書

姜

宗工必有以教我

好惡爲意三百年無人肯道只此一語便已有功
性學 馮三益

街南文集卷之六

宣城吳肅公晴品氏著

書

寄湯巖夫

廿年前一奉教先生於響山意在已庚之際乎是時
響山主人方馳譽汎交賓朋坐湧肅公獨心儀先生
淵衷靜氣類有道者已交臂失之蓋未嘗不心悔嗣
是客來稱道先生人無異喙亦久之無異詞皆曰才
人也學人也抑高人也世局之新三十年十五年以
街南文集 卷六 書 一
前士好言高十五年後則侈言才與學然其所以強
半皆爲名使卒之高者固隱於市朝而所謂才與學
者祇以飾羔雁之資爭壇坫之幟以爲世客悅而已
先生處貞而益勝和光而不免肅公心折久矣黃山
天下奇山也蓮華之聳秀天都之峭拔文殊之奧衍
西海門之瑰詭宕軼松石烟嵐之變化脩麗嘗陟覽
之意必有人焉鐘其靈異淑詭之氣而非先生則何
足以當之及黃山之麓過湯族之里求所謂玄翼先
生者而不得見焉間得從耕岩夫子讀黃山詩一卷

則有以窺先生之才與學信乎其峭拔聳秀與夫奧
雋瑰宕脩麗者皆先生得而有之而其入其節之大
端亦於焉槩見今天下幾人哉予所知姑山而外吳
下徐昭法餘姚黃太冲豫章彭躬菴魏冰叔及先生
數人耳而肅公抱鍵戶之隘皆不得出境外而往從
之昔有跛人望山而莫能昇也夜乃夢肉騰而上狂
呼而覺同人爭笑之今肅公之於先生竊有類於是
其不夢而狂呼者幾何矣

高人與高人語文境亦高 吳廷生

街南文集

卷六

書

二

與 詩

肅公崑崙鄙人也。往有友人過謂曰：子知天下稱

先生者乎？吾言其甚似吾子。肅公曰：予守瓊瑤三千年，天下名公奇士予何自知之？子以其說似我，何也？友人出一編指示，則制舉藝所傳者也。肅

公咤曰：予自目眇謝生，徒弗視制藝，且十年斯矣。何足以知之？退而展視所評薦，及例論，不禁擊節解頤。制藝非所詳，而其辨儒釋、駁肝姚、以羽翼於經傳，則羣天下、茫昧鶻突，不能言而學者之所聽笑也。蓋今

街南文集

卷六

書

三

天下高者胥溺於二氏卑者脂韋茅靡以幾速化而聖經賢傳諸家訓註直弁髦土苴之。肅公之愚心知其謬，然而不敢發也。發之未敢以告人也。學疎而跡賤，非有聲譽之隆壇坫之幟而言之祗足以媒詢耳。先生淹經術能文章，學稱其才而卓然壇坫聲望於以沾溉科舉文藝之士，以梯引夫有志聖學者，不亦斯道斯人之大幸耶？日客有自東越來者曰：先生數問吾子，抑不知先生何自知吳子而訊之？毋乃愚山謬語及之耶？抑以肅公有所正王氏書不紫針

街南文集

卷六

書

四

焉耳。先生蒞而劑之以所不逮，幸甚。肅公生而魯志奪於衣食，蓋絕意學業久矣。間賣文贖朝夕，無足齒者，不自匿醜聊布陳於左右，他如儒釋之分、肝姚之謬，第一得之愚恨無緣班荆相與面質之也。曷勝仰止。

與街南均不取姚江學故千里應求而時有

辨論詞致純似歐曾 朱其恭

寄陳默公太史

肅公窮野之人交游不踰里黨姓字不及通人而徐
知大江南北有陳先生曩故人劉民長爲言先生雅
知吳子者且言先生惓惓莘莘每見輒及吳子不啻
口出怪詢之則嘗過聽芭山先生及民長之故林通
好雀而容語以驚之絮便欣欣動色恨不得籠之湖
上乎爾君不得名知人乃閣下則謂非愛才不可矣
伏處一茅巾衫異俗聖道途艱梗無以親承左右思
繕寫拙文一二以陳顧影自慚旋復中止思無以當

街南文集

卷六

書

五

閣下之意而徒以累爾君知人之明也而民長又時
時過從述名德惓惓能虛植人把袂奮興如聞飢饉
顧及得少醪畢咍之獲附民長扁舟沿楊子滸皖江
登石子之堂挹有道之容讀所撰著而考証吾失乎
方以夕俟之而民長忽今春奄然死矣悲夫悲夫民
長知已無踰閣下者今其死閣下室何如痛耶肅公
之得見知閣下以芭山民長兩人芭山毫矣行止不
可跡民長又長逝念卽欲納交於閣下復誰介之者
抑亦可深歎也風便不嫌謹藉手尺一以奉教於閣

下并所刻文及傳節婦傳惟賜裁削他不能多錄
民長之疾以羸不仕讀此子急身後名而阻厥天真
言及涕綰惻能離惠以不朽以友幸甚

吾師構文或累日經營而尺牘雖千言未嘗起草
無大關係隨手紙去亦未嘗留稿集中寄友諸書
多及門錄存者皆至文也 門人吳履伯識

街南文集

卷六

書

六

與徐山甫

雖然銷魂惟別而已。此在恒情。靡不然。况知己莫逆。如先生之於肅公。固非一日之交。一言之洽者。聚八年而別。別而遂不復聚也。夫澄江揮手。屈指才及期耳。亦安知其不復聚。然而某竊知其難也。潛山拒寇。水五百餘里。某窮餓伏處中。冠衣悖戾蓬蒿。一畝外跼步荆棘。無復風塵之跡。大江滄海。風景曠莽。而所謂千里命駕。宿糧襍被。力亦無以遂心。則雖欲庶幾一聚。首卒杳杳。何期矣。嗟乎。古人相思之託。托之空

街南文集

卷六 書

七

言謂知己。何謂八年。莫逆何維。昔八年內。孟酒流連。猶細故耳。歲時討論。教若儒釋之是非。理若朱陸之同異。薛胡王羅之粹駁。文若先秦兩漢。唐宋八家。以迄嘉隆諸作者。而詩則若杜若韓若宋元明諸子。上下可否。或小疑而大乎。或始殊而終合。或一唯而十咈。語避而札爭。馳騁往復。要期於各見所。是以質諸古人。無憾而後已。惟先生不以某爲狂。而時引而進之。某亦得恣其胸臆。勉厥不逮。以左右相長於先生。而今皆莫由以前矣。能弗怒於懷。而怡然於今昔乎。

潛之桃李視宛上。何如首翁視宛。孰肥瘠耶。丘園佳谷。許酒過從。亦有迂曲狂愚。如街南生其人者。當先生一鼓策也。耶。文章之士。其倍蓰街南生幾何人。蕭然物外。而相浹於淵衷。足以共昕夕者。又幾何耶。先生亦顧而怵然。一念街南生也乎。某僅一幼子。復弱於痘。長女以瘵死。目且喪。明不能備硯田。而望歲妻子羸餓。賣藥一壺。生事窮蹙。膠膠汨汨。然欲復如曩日。攜卷帙。掉弄筆墨。以涉獵於古今。而研晰於理義。以無負長者之教言。其可得哉。嗣是以往。倘聚首其有期也。又何藉以相質乎。知己亦悼之惜之。豈僅以一別緒爲黯然也乎。不勝哽咽之至。

文生於情者。真氣所溢發也。吾師大文講學論史。卽寒暄語亦不可及。

門人吳家理

街南文集

卷六 書

八

與劉糾生

讀所寄愚老書爲國史廣遺爲先達開幽爲史館考
獻麗七臚列非第愚所及也特列傳體則諸公似不
勝紀耳獨徐司寇三征倭績諸史闕畧不詳宜特表
而出之高氏法傳馬氏通紀以建趙馬夷二功移之
副使武公尚耕誤也第每憤七往年侍先叔李野先
生嘗搜討採摭若謝公詔征西紀事周公光鎬征南
紀事李公士達再征南紀事陳公宗虞平寇碑皆班
七可考謝周陳三公身與戎伍陳又蜀人故可徵而

街南文集

卷六

書

九

不誣也又郭公子章三征記埋奴銘在公道昆馬湖
安邊城碑平羌碑吳公國倫平建越碑于公慎行平
番堡記又班七可攷也其爲考官不中江陵子貶太
安不爲江陵稱尤矯七風節豈非吾宣第一人哉先
臨江本聖門誠身之學取事虛無後之爲理學者襲
本體之說淺視之宜爾愚老執臨志爲詞志可盡信
乎其觀政部中侃七匪敢言官指斥毒寧將謂實錄
不足徵乎家文登一布衣而與吳趙諸公嬰柄相之
鋒揭人倫之重可無錄乎胡襄懋大績赫然其苦衆

街南文集

卷六

書

十

妙用有古豪傑風而文墨吏因分宜遷怒推抑之王
文成名儒俘豫一事不廢內援而以繩裏懋乎載記
異詞功復寥七亦猶徐司寇之受抑爲可憾悼耳尊
書所述挺擊一案第竊以張差發縱鄭門無所可疑
而神宗急切薨麗保劉成二豎于禁庭蓋懼株累及
于宮闈急以滅口耳所謂安神宗者以此然以調停
而隱弒逆之奸謂春秋之美何王之案似不爲居奇
貨居奇貨則孰與比鄭曉乎可灼紅丸非柳必之丹
而等之梁冀之餅誠究也律之庸言不無罪證從面
貨之能無府天下之疑而沸盈庭之口乎故方從哲
可誅不特趙楊鎬喪師一事也移宮過激轉而爲盜
宮之獄黃司寇克繼堂意委蛇廷起而詳之俾劉進
忠諸豎鋌而走險矣王安庖死籬下矣逆魏孽牙其
間蹈瑕而竊大柄矣此正德三老持劉瑾八人者覆
轍也竊以釀之者東林諸公首之者王安也何也天
啟初罪選侍一詔誰實司禮愚斷謂爲安之對筆無
疑也不知東林諸公何速因爲內蘊安果呂強張承
業乎買繼春小人不足言風聞一阮虧國體而謬構

端亦安之素簡選侍實階之露耳。此從來和東林者所不肯言。而弟之愚竊揣測而得其微。存此管見。爲異日公論折衷。其亦可乎。草野晚曉。真寒蟲號糞壤。要是與先生論史學可耳。弟亦未嘗向愚老親縷道之。潦州隨筆。恐有差謬。吾兄留意國史。惟鑒其大意。倘猶可存。并以示予。立備他日史事之一芻可也。

歐陽公等修新唐書。多與程子往復書。成程子常置案頭。謂數百年來無此議論。今當事者樂能折衷。兩先生之說。則明史之成亦當爲一代信史矣。

街南文集

卷六

書

七

西三益

答施愚山

明史之役三百年。君臣實式憑之。先生其今世之楊侯斯。歐陽玄也。前史哀然竊竊劉覽一二編。年則雷氏大政記分傳。則何氏名山藏。殊爲楚七谷氏記事。原委秉翹。弁州史傳體製。馴雅他盡。即報行狀而已。冗劣不堪。或一書而首尾衡央。或數書而彼此齟齬。非大匠之斧。誰斯其棘乎。至正間修宋史。發凡起例。玄筆居多。惟先生母讓先生有意先達。吾鄉表七多矣。以愚素所服膺。無踰司寇徐公者。其征松番建越。

街南文集

卷六

書一

羊

馬夷三役。助績爛然而通紀法傳。兩家傳謗漏實。舉不足憑。賴謝李周陳諸碑記。琅玕可覆。曩也所嫌者。差番名目。難以瞭如。而詞人詰屈爲工。又鈎斬殊章。莫能句讀人益。聊而置之。錢虞山謂文章能沒人難。甚奇蹟。經其手腕。未有不黠然而死者。此之謂也。先臨江以兀直忤臨紳。臨志沒其官蹟。而其觀政時。抗疏救言官。指斥權曉。彪炳實錄。此則子孫所不敢誣。而亦家誅絕未及之者。語詳名山藏。願先生察之家文臺。一布衣起見制常。身處權要。海內著稱。玉茗詞。

客私其鄉。乃有妄男之目。變白爲黑。指鷺爲鷓。如百世何。畧節大槩。附之吳趙諸公。可乎。抑列之獨行。乎。并錄本末。脩採擇他則。緝老叢札。脩矣。又孫給諫。潛之抹曹邦輔。語侵嚴趙。張侍御克家之請復坐講。希風隆古。皆坐貶謫。抑亦國是所關乎。未可沒也。草茅賤士。妄喙及此。要具藥籠中一洩。洩耳。里中講會。荒唐益甚。令人慨想竹林。當日道不同。不相爲謀。弟亦緘口。累足久矣。大道榛蕪。視彼扶藨入室。不禁歎歎。扼腕涕零。而不能已也。嶺弟藉此得以揆研。稍有

行而文集

卷六

書二

主

會心如明德大學之綱。誠意。明德之本。格物。其始事。而前此以虛靈爲德。以有惡爲意。格物之解。人各異見。未發之中。定體寂滅。使聖學益晦。弟淡不謂然。不揣有大學旨述一編。雜語數十則。抑鬱誰語。秘之篋。竊以竊比于白雲叢說之類而已。統俟異日奉教左右。必有以開導我也。

表章先達忠厚之思。實足垂訓將來。非此剴切何。以發潛德之幽光乎。未及講學一節。憂道之誠。於

茲可見 馮三益

與修郡志諸公書

比者郡志之役。竣有日矣。局外部人敢有所喋喋乎。嗚呼。昔之請以家叔季野先生擬入逸民傳。家叔文章隱操。國人信之。非肅公所敢私也。而頗聞局議以其入家止庵。幕不得稱逸。又謂方先生希叔前志已列。逸民而亦以沈大將軍幕客且移之方伎矣。肅公愚無似。竊不能無疑于此。家叔于止庵親從父也。不得爲客。而其在闕署。又非專書記之任者。此在諸公。或未之察耶。卽令主書記。秦傳臆。要與他幕客不侔。世

行而文集

卷六

書

主

有從子登仕版。而其諸父以出處不同。遂岸然遠絕之者乎。是吊詭之事。孤微之行也。非人情矣。且諸公得無視逸過峻。而取逸過隘乎。古逸者亦願其大旨所歸耳。不皆岩栖谷臥。絕人世者也。不肯庸庸召有堅辭。固拒之跡者也。梯下季不卑小官。見推尊論東方。生立金馬門。稱吏隱。此建節亭誠不可創之今世。魏晉而下。浮湛隱顯者。指難數屈。卽以幕客言。宋真開之于李制監。請朝之于文信國。皆是也。汪涯客賈似道。以不阿見殺。其生平侃侃可知。初亦不以爲逸。

而遠絕之。且夫。當山。君子。稱曰。崖山。舟覆。乃高節。爲逸耳。其幕于兩公時。尚未有亡國之痛。逸民之思也。攷之唐史。朱梁篡位。進士梁震。義不欲仕。以白衣。案高季昌謀議。其子從誨立。始別去。號荆臺隱士。蓋在幕者。二十九年。天下稱之。史臣與之。宋林德陽。唐珣。瘞宋諸陵。義烈皎皎。陳宗社之。抱孤臣之憤。誠何如人也。乃珣幕于袁俊。德陽亦時客于會稽王監。終不以此損二賢。孤貞。予故曰。願其大旨所歸耳。如曰幕非隱者宜也。則是隱者必無衣食于人間。而後

街南文集

卷六

書

五

可飲巢父之上流。負下隨之背石。而後可。陶元亮不得受始安之錢。江州之酒。食壤飲泉。蚋而後克其操者也。愚所謂視逸過峻。而取逸過隘。將母然乎。故爲方先生衡者。吾稽之。其謂爲家叔衡者。吾稽之。唐林此亦時與事之大凡也。特不得爲非其人。而通隱市朝者。藉口耳。至或以家叔客。夙京師爲訛。嗟夫。僞原難急。披髮援手。正仁慈孝友之至。不幸而勞憊以死。仁人君子。憫卹之。不暇。而顧以爲訛乎。吾不知何姑于此。果其奔走于長安。伺侯于公卿。飭竿牘。呈色笑。

展轉曳裾。而靡飽。棄於妻孥。乃直。隱者之辱耳。予非取私于叔父也。苟私焉。私方先生也。哉。方先生文學不逮于叔遠甚。然其耿耿遺風。亦嘗竊聞之。而失之方。使母乃抑抑乎。或曰。諸逸者。皆不得誌。然則逸爲今世。諱乎。堯舜之世。下有巢山。桓玄之篡。亦以皇甫。命之爲。充隱。而今之世。頗不得一人。以光郡邑哉。或不非。今世之盛事也。諸公幸賜裁察。毋罪。狂。賁。

侃侃正語。非阿所私。笑無醜。醜。覆。覆。覆。者。劉去。取。

李野外叔。績學高風。爲吾。郎。僑。胥。非充隱也。晴。常。

街南文集

卷六

書

五

接據前史。發明出處。心跡不止。爲阿叔解嘲。彼以高士爲忌。諱者。予笑曰。夔龍遇巢。許應無斯語。梅木山。

謂隱逸者。不妨入幕。亦非定論。暗。當。嚴。以。律。身。而寬於論人。却如此。魏叔子。

荅友

古人之義於一介爭耶。文章何物亦安可假以爲情者。故雖金幣不足多親。駟不可得。達官貴介不可強。蓋古之人以文爲道。而非具方正之氣。梗介之操。則其人不足重。而其文亦不得而工也。惜乎僕之文與人不能望古人萬一不爲世所指名耳。而其方正梗介之致。則未始不挾以自勉也。此固有斷斷不能自誣者。故亦未可遽以赫赫者強之。不然今之士有慕稅之長。莫不鼓銜於屏祝之詞。與人之頌。而

衡南文集

卷六

荅友

七

歲估其贏餘如僕者。卽無藻稅之長。使其句豕字比於屏祝與頌之間。亦可博升斗以自潤。寧至凍餒。寧寂若是哉。夫凍餒。寧寂。自守而無有其他。足下抑亦可以諒其人矣乎。以足下能諒我。故聊及之。亦不必更爲某道之也。

直道已意。毅然成文。可以想見自命。

魏冰叔

余嘗論文。字是非者。不得恩仇。必如此自命。方許

握筆
施愚山

與沈公厚

朋友道喪久矣。使僕於足下。聚首一庭。猶皇皇若未足也。乃歲不一聚。聚而旋別。去動歲時計也。夫離合未耳。自非兄女子。豈屑屑以擾其心。吾兩人相需。實不爲此。七月望前之諾。何虛也。自言之人。不能裁尺一報。寄山中。中山中人。或來郡城。弟未嘗不口語。諄復要足下之一來。而足下不來。來而弟孀妻女龍溪矣。小女病寒疾劇。醫無可委者。不能舍而就足下。足下望我。母亦孀者。弟之望足下。子弟所謂朋友道喪者。

衡南文集

卷六

書

八

非子然無朋也。詩人詞客。駢肩衢市。而文章名節。求所謂姑山父子者。幾人哉。相需而適相左。是可怪也。弟春仲以來。目已三病。病輒旬浹。青驛較往年益倍。何物二豎。篡我瞳人。流連不復舍。旃悲夫。悲夫。復何與哉。龍溪之返。雖爲老親。亦欲焚棄筆硯。就數畝田畦。種藁麥自給耳。舌畔路窮。計得不及於此。然此不足念。卽以兒甥女種種。都已淡釋。獨殘編在案。手觸心傷。蒲柳之輯。且成薪樵耳。內無以承父叔之訓。外無以副師門之期。夫使我讀而不竟我讀。天乎予之

無罪也。足下亦同之。作也。耶。禮朋友喪。明則哭之。哭我者。非公厚而誰耶。冥冥情情。如夜。弗旦。如坎。弗。屬。自顧。無左卜之才。無莊老之達。掩袂歔歔。動成。荆棘。一食息間。手足貿亂。人非木石。誠何如爲心也。間有墮咏。隨口唾置。如涕洟然。無論工拙。誰爲脫棄。而存之者。盲詩五百字。所以志也。奉贈長歌。聊寓推服之私。皆假手副墨。足下試觀之。毋令風雅詞人。抑。翰門外漢也。抑弟嘗言文人詩。與詞人異。曲士詩。與名士異。此難爲一二詞人道也。文則吾豈敢抑亦曲。

行南文集

卷六

書

友

士之思乎。足下謂然耶否耶。前跋不朽名筆也。所望時時教之。弟雖盲。張籍所云。盲於目。不盲於心者。猶可使人洛誦而首肯也。不我遐棄。曠易春日。當埒足下於遷逝之次。貞老惠眼藥。殊靈驗。而創睛不似向所寄製之未精耶。雖然天喪我良藥。如我何。負彼盛心。盲淚無既。

情之至者。其文亦至。師與家君交情於此。可見所贈長歌。衡論古文名家。尤爲奇構。並傳不朽。門人沈廷野。

簡施愚山

比寒食。還兩至先生之門。皆不得奉教。以返果公出耶。將命者。漫以應耶。私計先生非拒客者。卽拒。安拒。夫奔趨頻數。語脅洞洞者。而端不拒。夫落落孤耿之街南生也。然僕不嫌頻數者。蓋深有佩於先生。不當以引嫌自抗。且亦將有進於左右耳。傳節婦誌。銘何文之高。誼之篤也。僕所竊寐欲巧諸名人。而不可必者。何以得此哉。婦僕之爲詩若傳。非敢自爲能。聊槩舉焉。與夫詠歌之及相與表章之。庶以當形管耳。夫

行南文集

卷六

書

三

詩人詞客。於風雅之事。靡曼無題之作。往往競巧。賈伎於筆墨之場。累牘而不勑。而顧獨靳於此。固唱之者不足。重乎毋亦其性情之感。泊如耶。先生則不欲僅詠歌之。而誌而銘之。又不待於諸索。所爲不朽。貞者豈世之爲名者所能幾及乎。潛溪震川。於節烈尤嘖嘖三致意焉。其用意仁厚。所托以自重其文者。固已遠矣。竊有進者。節婦之守。不於傳於吳。其本末未易明也。始節婦之矢志也。傳之人莫諒也。其既莫成也。竊竊然異其去。誠有之。若夫迫脅之窮窘之則。

非傳之人也。此其故難言哉。婦僕作傳不能躊躇滿志。書而更易者。再而特徵詞以諱焉。先生則毋庸諱也。而諱之忠厚之道也。然舉而郢之傳。此或有所過聽歟。抑曲爲吾吳地耶。彼恒人之情。以爲奪志之足爲吳辱。而不知其不足以彰節婦也。節婦所爲。黃吻酸鼻。百折不磨者。何如耶。志孝子者。不諱頑父。誌忠臣者。不諱亂主。漢荀爽名儒也。作女誡訓女。而逼之再適。明胡廣宰相也。女妻解楨亮。解氏之戍。迫奪之至。截兩耳。以彼宰相名儒。猶若此。况碌碌無聞者乎。

街南文集 卷六 書 三

居。凍餒孤獨。并父母兄弟而仇之。不得已而終老於吳。非初意也。吾故曰其本末未易明也。而當日之口。或不免謂節婦有其大。不有其舅姑與其父母兄弟也。知一於節。而不知孝且友也。嗚呼。孰能明之哉。是尤可憫也。夫其巧爲計以絕傳。亦足以知傳之人猶未遽起奪之也。惟先生察之。且先生文非僕比也。且將鐫之墓碣傳之傳譜。又壽之集。以播諸海內後世。僕之文亦孰觀而孰傳之耶。且予恐傳之族見而志曰。迫脅窮窘之者。某也。某也。亦終不能爲吳諱。且彰之矣。嗟乎。肅公卽不肖。豈其不欲爲族諱。所以云云者。以節婦之故。思徵信之無由也。惟先生留意。請諉詳覆。總爲節婦實錄耳。表彰盛心。集中頗見節婦不泯矣。吳祿若。

街南文集 卷六 書 三

與蔣大鴻

此苦炊烟不續。妻子嗷嗷。勉學藥囊。市上與朝日。蘇
主。撮。漸。釜。中。乃。竟。蕭。然。壺。與。罄。並。懸。耳。愁。寂。無。聊。而
多。口。者。謂。予。借。韓。康。之。跡。以。市。高。尚。之。名。豈。知。我。者
哉。美。先。生。一。傾。吐。之。又。理。守。一。塵。不。得。舍。而。他。也。心
旌。徒。曳。藤。席。無。由。奉。別。詩。不。欲。附。諸。作。者。涸。劑。刷。氏
故。遲。遲。郵。寄。愧。澁。可。知。已。選。正。之。役。神。風。雅。不。夢。弟
詩。蚓。竅。蛙。鼓。耳。敢。以。涸。清。奏。乎。拙。稿。臥。姑。山。索。諸。腹
得。可。計。憶。者。僅。什。一。以。報。非。能。自。爲。去。取。也。弟。竊。有

街南文集

卷六

書

重

請者詩有正變。曹。槍。雅。頌。各。不。相。蒙。譬。如。蘇。軾。珍。珠
質。雖。殊。而。均。比。於。寶。苟。非。其。廣。皆。收。碧。眼。必。側。之。正
聲。則。古。不。唐。律。不。晚。矣。豈。其。然。豈。其。然。且。尊。啓。云。人
不。盪。收。所。謂。人。者。意。若。在。此。而。不。在。彼。夫。哀。絃。促。節
情。鍾。我。輩。千。古。以。此。論。世。以。此。觀。人。樂。現。耽。於。陽。啼
後。贈。而。責。佩。玉。於。雲。氣。雨。笠。竊。有。以。知。其。不。可。也。弟
嘗。與。友。人。言。我。輩。詩。寧。失。聲。調。毋。失。性。情。彼。夫。抱。孤
憤。之。懷。高。峭。獨。之。行。其。性。情。所。至。必。有。以。大。異。者。天
下。而。無。若。人。則。已。天。下。而。有。若。人。肯。一。褻。頌。笑。於。芳

華而拾衣冠於優孟乎。所南慟心於泥井。樵夫盡卒
於沙岸。果皆下聲乎。弟恐先生之求詩以失人也。漫
效其區區。非自以洩勃而希隘。收於藥籠中也。諒之
文以識不以才。詩以情不以調。此吾師大旨也。李
杜韓孟各不相襲。豈有一定之正聲哉。
門人沈采垣

行南文集

卷六

書

重

答唐岸人

以足下之姻於文故拙集不敢自匿出以相質真有以啓我而足下郊重作書後一篇纒纒千言聊假以爲文耶抑何推挹過情耶古昔聰明才智之士多矣於文章理學兼工並美以垂不朽者實無幾人呂黎永叔以文章依傍聖門其於道則河伯之望洋籒管之測日耳程朱不爲文文亦自寫胸臆非能文也此數君子者聰明才智皆振古不世出猶憂憂乎難之僕何人而敢與於斯乎少學文於季父謬不自揆庶

行南文集

卷六

書

三

幾少當於作者而蒙莊蘇氏偏駁縱橫之習時不免焉多弗軌於道而氣亦弗醇卽其馳驟結構之間亦仍不能髣髴其勝槩碌碌與世人操觚相進止迄以無成艾年而從事於道既乏師承又抵牾於里社迨巡鄉魯之藩垣以妄興其庭奧未能也嘗自謂於道無毫末之獲而遽舍吾文章之故物方惠焉自鍼兩失之而足下謂吾兩得之乎夫少爲文絕未諳於道今學道則蹇拙不復能文謂僕之文原本理學其然豈其然乎毋乃非知言耶悖道之言不至形於楮墨

此先正肅臨江之遺範濡染則然究何能承其家學哉至處四而不失其守忤俗而自行其志虛無懸悟之說毅然排之弗恤則固嘗自勉以無愧焉耳然卒以此致毀而名愈尤又何足云耶足下尊稿屬點竄評乙之竊以連歲以來於經傳儒先之書多所疊疊而古文遺法遂憚於研究亦力有所不暇也檢平生撰著模糊疎脫皆不及繕寫改國朋友輩泊及門以藝來者惟恐謬誤恒遜謝以去而致賀賀泚筆於足下之文乎乃足下懇懇氣益下志益惻也僕遂肆其

行南文集

卷六

書

三

狂愚公然點竄非怯於他友而獨肆於足下也譬杞梓之器丹漆未全恒置弗飭值良材美玉間有汚涅則急欲拂洗之此無他珍愛之至也又非寬於自待而鰓鰓於足下也譬醫者身不能無積病而爲人療則刀圭鍼砭之施必欲調其血脈中其腠理而使瘳結偏枯之患霍然而後快也或者笑其身之弗治何有於人不知其自病者衰老頽憊業不可以爲而其所受倉扁氏之方遇精氣強壯微末之疾固不難一砭而全愈也雖然不有諱疾者乎侈然曰吾外肥

而內充顏色華潤烏乎疾醫者妄也。醫不聽而強砭其穴。脈則大創而匿。以走足下。毋乃謂砭之弗中而創以走乎。效否未可十全。吾守方術不敢不盡也。足下以爲何如。

又

足下初欲舍龍溪而就宛上。既乃弗果。以足下之才安往不得。賢主人公遠一席。我館穀亦無以大過於龍溪。誠無足以嬰足下之懷顧。僕何爲者。遂聞足下言。惟恐不得於公遠。而皇皇以圖。既得則竊竊以

街南文集

卷六

書

三

幸又惟恐不得於龍溪之舊主人而叨叨於慧居。相譎譏及其不得也。則悵悵然旬日。若失也。恨不能從公遠以力爭之。致足下之必來。非爲公遠童蒙計也。以足下之才。吾愛之慕之。急欲左右之以相長於無窮。析疑於昕夕。而聊以慰吾私耳。願不知賢者之去。留固自難料。而始之云云。卒不克遂者。諒自有說。耶僕謂公遠曰。奪人之好。君子以爲不情。人之好善。誰不如我。彼龍溪主人果勤勤於空谷之駒。而繫之維之。亦其證固然。而不可沒。吾與汝以已之弗遂。曰而

缺望焉。并疑賢者之有遐心。而故違其初說。毋乃非平情之恕。而講學者之所不出。抑相知以心者之所不出乎。足下懼僕之不諒。而輾轉怙怙。勿克自憚。僕謂此無庸也。足下誠鑒僕向者之惓惓。欲以相長而不我遐棄。宛溪一木帶水。何不可源源而來。明年春仲。鼓棹於街南草堂。敬亭山房。會講論文焉可也。予與二三子月吉望之耳。

岸人才情藻發。淡心古文。屢欲受業師門。故覓館於宛上。師亦惓惓不寘也。竟苦讀遘疾。死吾黨之

街南文集

卷六

書

三

不幸也。二書足不朽矣。

門人袁輔安

答蔡曉原

治水者因天之道順地之宜有絕人之才智而行之
以至誠死生功罪等閒置之神禹卽無論弟所知者
明徐武功劉忠宣數人而已可槩之今日乎與造物
爭氣運與蛟龍爭窟宅與河伯馮夷爭勝負而苟或
出以便利規避之私鬼神其許我乎漢武之詩曰河
伯許公薪不屬方且湛壁馬榮宜防墮林竹而礎石
苗故其雄心無可如何而長歎於瓠子也讀來教知
書生留心國是幕客分憂主人非區區陳琳阮瑀以
街南文集 卷六 書 无

詞華爲能事而已也居嘗謂陳同甫訪辛稼軒於臨
安酒酣抵掌縱談東南形勝雷醉及曙乃解廐中駿
馬馳去其雄邁超逸之氣於去就間可以想見而不
知者謂同甫有所把持要脅豈知英雄者哉又武謂
其乘醉言西湖可決尋悔失言而急去以脫禍此亦
婦豎揣測之見也得時則駕不得時則棄棄而行禍
福功罪人我各不相借非其私昵誰能任之曉原今
之同甫也其必有以處此矣昔紫陽夫子每以功利
之學斥永嘉蓋惟紫陽歸鄒魯之座而俯瞰稼伯之

儒遂以云耳僕自居何等而敢輕視今世之永嘉哉
惟曉原察之僕元旦夢人贈兩語云避光嘗對聖賢
侶霸氣空餘事業疎覺而占之錢於上句差堪彷彿
事業乎何有抑年少時時有策馬中原之想豈企慕
夷吾攘伐結於膏肓遂流爲霸氣種子不免學術之
病而神者詔戒之耶此永嘉之所見斥於朱子者
貧病增老心者寒灰一志道與所韋編而習皁比而
講者不敢踰鄒魯門牆一步而於濂洛軒姚亟亟焉
剖斥其醇疵霸氣何自容吾懷黑穴胸膈微燈一穗
街南文集 卷六 書 无

存歲月於空山寄光明於敗簡如是而已斯世冥冥
誰爲吾所托志者華胥一夢難語癡人聊爲曉原誦
之

想曉原參盡水功憤其不售故鄭重言之引同甫
豈諷其去耶忽謂夢語似不倫當亦是現身說法
楊宸百

報李文江侍郎書

某不肖少讀韓昌黎上于襄陽葛老泉上田樞密諸書而心感焉以爲賢公卿之好士也必折節式廬先之以禮而士或抱道守節恒引身避之恐不遠者三代而降往往有之雖宋齊之間若衡陽王義季之於戴顓蕭道成之於明僧紹王儉之於何點皆有古昔之遺風而韓蘓二子以不世之才生唐宋之盛一時公卿宜其折節式廬納交恐後顧使二子屑屑踵門大聲以呼毋乃其時在位者之過歟豈以二子者叩

街南文集

卷六 書

三

之急而近于干進詞之旁而嫌于要譽歟抑文章之條因未可與抱道守節者倫歟然二子則以其文爲道確然自信矣而遇合之艱猶若此况下焉者乎某世之鄙人也崑居閉戶投徒卒歲月已耳無論古之抱道守節者即韓蘓之文亦何可希萬一不廢編葺非有名山之業也作爲文章以示已志間賣文爲糊口計非有斯文之任也寧復冀望于世而閣下則今世之偉人也德隆而望重才大而位尊鼎者校士江南陶甄千萬類冰鑑乎人倫竊心儀之乃廣求文獻

旁及山林而以不肖某當之過情之舉彰諸符檄微

其纂輯而錄其文詞蓬華之下慚且慙惟者屢旬日

焉及逾年而後按部宣城延佇于署中相需乎山寺

某未嘗學韓蘓二子而閣下則賢於于田二公遠矣

二子求而不得某不求而得之人皆謂某之幸而某

愚無似卒展轉而引避之又何也冀固有言非敢亢

不見之節所恪守者不敢見之禮焉耳且夫韓蘓當

日皆負其才思有以表見故求售以冀用且以脫于

窮餓而某之碌碌無短長于世亦甘于窮餓之日久

街南文集

卷六 書

三

矣凡下交而引避之者不獨閣下一人也爲知已破例不難一見閣下倘不知已者援例則何以謝他貴顯異日以不見獲罪他貴顯無寧獲罪于閣下也乃閣下竟不以爲罪而旌旆之行重以嘉惠不啻束帛授餐之誼所謂閣下一朝之享而某及妻孥果終歲之腹矣至今猶佩德耿耿也此五年以來不一函報謝知閣下之非有私于某無庸報謝也然而某不敢忘也老而蹇拙日甚愁苦拂亂眼翳如替每舉筆不能爲詞若但襲故箋浮語一致其祝縷而無當于知

已之前即閣下亦奚取焉。公弟陶淑之下再與計偕。
敬附尺一布諸左右。拙集與子實藉友人之啟亦閣
下風念也。謹奉一部當問諸君。喜文之工否。伏惟
裁教幸甚。先叔文今之管見。其集之所能望其後
塞。並求賜覽。嚙之不泯。易勢。故屏營之至。

文字知已故以韓蕲作案而倡于田兩人推美李
公然意中却有抱道守節一層吞吐抑揚含蘊無
窮學者當浚繹之。門人素敬。

世補文集

卷六

三

韓子屈而損于節。蕲子傲而達于道。總之意在于
進也。先生意在于退。根底原自不同。故詞旨更覺
溫冲。門人張恒典。

街南文集卷之七

宣城吳肅公晴崑氏著

序

周易經傳彙歸序

自經學不明不惟說經之旨紛岐錯謬不足以盡聖人之微卽其篇章條貫有非古昔舊文而大悟於聖人者如世所行周易是也。自伏羲畫卦文王周公繫之辭爲彖爲象者經也。吾夫子三絕韋編而有十翼之書所謂傳也。十翼者彖傳上下象傳上下繫詞傳

街南文集

卷七

一

上下泊文言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也。合經之上下共十二卷爲古周易孔氏之舊文。漢以前諸儒所相授受者也。自賈直以傳釋經鄭玄因之取夫子之傳連綴於經文而王弼氏謂傳既釋經宜益相承附遂自坤以下彖傳附之彖而繼以大象爻象傳附之各爻而錯其文詞如今世所習皆弼本也。不知夫子不欲自列於經而故以傳翼經尊經之旨也。抑夫子埒三聖人之易而自爲書則固一夫子之經也。故有文周所未盡而獨抒義蘊聖人微顯闡幽非後世拘文

街南文集

卷七

二

牽義斤斤爲訓詁家流也。且其詞皆叶韻咸章自鄭玄而十翼之目離矣。自王弼而經傳之體淆矣。夫子之文析而不可以韻矣。又不得已而冒以彖曰象曰文言曰以謂別於經耶。則是奪經之目以予傳而人愈惑矣。大綱一老莊虛無之學害道之倫而至淆亂經文世猶遵用之嗚呼可怪也。程子一代大儒其著易傳曾不之釐正。至朱子始用東萊之說悉復古本而自注之曰本義。明初取士以詔學官永樂儒臣編大全則兼采程朱而書仍弼本惜乎當時未有能正之者。然朱子本義自若也。迨成化時教諭成矩始刊今易註從朱而書則從弼。襲名爲本義其實非朱子之書也。功令所在家沿戶習而易之古本益廢然無有問者矣。毋亦制舉之業蔽而經學之志疎歟。又况於說易之旨聖人之微幾何而厘存耶。愚非能學易者特慨於經傳之淆爲手錄編次之各自歸其部略如乾卦而於夫子之文標象傳彖傳文言傳以別之。夫然後文王周公孔子各自爲易讀者以本文紬繹而無有予拘扭之失且爲考古韻音叶之而後夫子

之文屬而語諸嗟乎世爲制舉業者既束於功令敢如何其不爲制舉而治理學言及雖爲制舉而非其專經也者皆可用是而授讀也然則何不卽古易之從列十翼而乃綴傳於經猶然費鄭之見則何耶曰文則尚占而詞隱得夫子而易學大明以卦相從便後學循習云爾若反今爲古則在考文之令辟歟抑愚於本義之書亦未盡晰然無問者問乃折衷疏註程傳諸書時有臆解錄爲易問一編然老矣安能幾俸於假年以卒業乎

桂南文集

卷七

序

三

易之妙在圖象篇次或非所急然祖龍一炬諸經煨燼獨易以下策得存而重爲諸儒所亂朱子本義分爲二經十翼又復爲大全所掩不特孔子之舊不可復稽并朱子之本亦不可復見豈非憾事近者訂疑端刻本義復還舊觀然或以經傳離析不便於學者先生斟酌於二者之間以今易乾卦爲例使經傳相附而又不相混可謂特識文字精晰高古尤學者所宜誦

梅勿庵

孝經正義序

孝經一書傳自河間顏芝其後古文乃出孔壁而總校定於劉向其考論之者晉有荀晁陸澄隋有劉炫唐有劉子玄司馬貞而卒定於明皇迄宋元以後幾二千年其於今古文之同異部次之離合增損斷斷焉未有以爲非聖人之作者也其疏註者漢孔安國鄭玄而下王肅韋昭謝萬徐璆虞翻劉卽唐明皇宋邢昺杜鎬司馬光之屬以慮百家今其存者蕪詞費牘亦未有摘其疵瑕而宣其意蘊之妙者也且夫孝

街南文集

卷七

序

四

經果吾聖人之所作歟其非聖人之作歟予嘗讀而疑焉疑其文之不古若也然其所陳述則固內聖外王道教之極致也意者吾孔子後人竊取聖人之遺緒而爲之亦家語大小戴記類歟而予竊怪夫諸家者既以爲聖人之書而徒字句箋釋之少有當於聖人之大義則何歟吾友姜子茲山特芟去一切踳駁求暢夫聖人言外之義卽以發其學問之指歸而不屑屑於訓詁之陋名之曰孝經正義斷以經文爲會子門人所撰而合天子至庶人五章爲一又指其疵

誤去其標目皆灼有定識非苟焉而已也予嘗攷之
 以孝經爲夫子自作託問答於曾子者劉炫也其離
 析章次以僞合於古文者亦炫也其各標章目者梁
 皇甫侃也其總總焉因文爲訓詁仗備而云者皆是
 也崇陽儒宗而復分經傳又不審開門一章之質他
 奚論哉茲山精性學者述有年倍予講學錄是編見
 示予亟爲汰損之而勉效其一得既卒業請付剞劂
 相與歎孝經之渾晦久矣今學士大夫恒淺易其詞
 度置之漫勿省覽鯁生者流或旦起焚香踞而洛誦
 等於維摩傲頌太上感應諸篇蓋均之不嫻於孝經
 之書而况於義蘊乎又况於克踐之者乎是編微言
 大義直於天地父母之源鬼神精氣禮樂性命之極
 並闡發之無餘而孝之理益精以大今而後知孝經
 之不易讀而讀之者將以明聖道之妙而毋淺易其
 文詞焉可也漢向栩以張角之亂請毋用兵但遣將
 於河上北向誦孝經賊自消滅嗚呼是何物語踵二
 氏之陋而徒以洛誦爲能事而已者亦何以異於是
 哉

行南文集 卷七 序

本末援據燎若指掌知其經學之淹綜文筆如懸
 崖萬仞有摩天拔地之勢 壯于皇
 不難於淹綜而難於特識淺易其詞而淡研其蘊
 一與茲山皆巨眼慧心者 宗子發

行南文集 卷七 序

梅都官詩集序

詩文之道不名一轍而有其各至者情與才合非時代體制之所能同也。有唐不能無李元白溫李諸家也。元和長慶有王孟則不能無韓孟元白溫李諸家也。世人率稱唐而祧宋。右王孟而左諸家。修辭者戒毋讀唐以後書。是宋且無書也。而况於詩。溫澤而美。清瑩而諧。適乎口耳。燦乎幅紙者。真唐之詩也。非天寶大曆不錄。非王孟不吟。苟舉似以韓孟元白溫李諸詩。則瞠目而視。呀然弗應也。而不虞諸家之悉唐也。

街南文集

卷七

序

六

嗚呼。彼其所謂唐者。亦高標之品。李攀龍之詩選而已。是兔園之冊。鈴架之讀耳。故以韓孟元白溫李諸家。絀宋可也。以棟。攀龍。絀宋不可也。以王孟。絀韓孟元白溫李諸家。不可而乃以王孟之似者。絀諸家。奚可哉。予美氏海內地負。吾見有以排異粗率。公然斥之者。然則何有於宋。若梅都官者乎。賈人之販玉也。負贗巨細。哀然錯落。人愛其溫澤清瑩。購而珍焉。及示以徑尺之璧。則望其璞也。取也而真之。夫子美之。洽於衆口。猶幸其生於唐耳。都官不幸而生於宋。

遂不能無遺議。今夫子孫之於祖父。形貌衣飾。或遵其故度。然而神骨是矣。使奴僕而衣飾之。雍容華美。而遂以當宗嫡也。哉。故以衣飾衡都官者。失之遠矣。歐陽子論都官詩。涵演深遠。間刻琢出其怪巧。又曰。可以喜。可以悲。其感人與樂同也。其心之所得。不可以告語。則予小子之所謂情與才並至者。其是夫。予友東渚都官後裔也。傷其集漫漶剝蝕。久而或湮會。當事者徵索其書為補。而重梓焉。而屬序於肅公。肅公不工於詩。而論詩與時。殆蓋無幾。不信矣。然慨世之以唐絀宋也。不能以黑抑東渚。以詩結其先世者。於遠近吾知其宗嫡所在。有至者而必毋為示飾之觀也已。

街南文集

卷七

序

七

非日空一世。不能發此論。非筆高千古。不能作此

文。纖兒詩。伯心膽破矣。徐侯齋

敘都官者。永叔後獨此為最。然永叔推服都官而

不取于美。大非篤論。徐九安

正王序

正王者正新建王公之所爲書而作也。公命世雄也。其才曠今古。其智挾天人。其學綜明瞿而辨攝同異。而孰與正之。曰。正之。儒程朱氏不儒嫡乎。而且祧濂洛。爾鄒魯。世儒莫難也。而孰與正之。曰。吾正之。孔孟。昔者孔孟不作。而諸儒繼起。傳註者聖人之教之所寓。以明也。有不盡合聖人之心。無不合聖人之言者。卽不盡合當日之言。要無以大遠乎聖人之所爲學。已。公出焉而悉悟而異之。自謂得性天之妙。於語言。街南文集 卷七 序 八

孟朱其人者。出而正之。幸也。公之物而無有乎孟朱。其學者。出而正之。尤惜也。羅文莊之醇而弗勝也。桂文襄之恭而弗道也。章倫梁世錄之訥而弗學也。陸文定之尼崇祀而莫庸也。采孰正之哉。今也以淺淺鄉曲之士。局儒家之眇見。瑕而摘焉。亦見其志之狂力之窮。而不知量也。甚矣。雖然。予不敢以予說折之。懼其應而疎也。亦不敢扭朱說以矯之。懼其柄以鑿也。論孟之成訓。聖人之全旨。具在也。節引而參稽焉。庶幾哉匪吾之能。正之孔孟正之也。抑匪予之與朱。行南文集 卷七 序 九

得而儒之。莫得而問之。百五十餘年而儒之學。沒以大惑。而所謂簡捷者。人標之。錫。狂。見。起。爲。自然。黜。思。善。爲。情。障。狂。者。以。踰。矩。爲。大。則。偷。者。以。力。學。爲。矯。揉。寂。者。無。情。而。圓。者。詭。輟。用。學。侵。哀。禪。睡。狂。醒。支。離。影。響。之。說。顧。不。如。章。句。之。有。階。可。拾。有。坊。可。表。噫。此。不。可。不。詰。其。所。由。來。也。僧。有。玉。芝。聚。公。者。讀。傳。習。錄。而。憮。然。曰。吾。法。中。禪。理。也。而。錢。謙。益。之。敘。王。羅。語。要。亦。曰。此。非。兩。公。之。書。而。儒。釋。參。同。之。書。也。夫。二。人。者。爲。耆。公。而。已。矣。而。吾。卽。以。是。案。公。也。而。可。乎。正。王。之。書。

街南文集

卷七

序

十

以。作。儒。者。顧。世。或。以。予。爲。余。嘉。朱。季。友。之。倫。目。之。下。士。之。笑。而。加。以。訕。道。之。誅。而。予。皆。莫。能。遁。也。抑。亦。將。解。公。之。靈。於。孔。孟。之。廬。而。一。正。告。之。

斥其學而深服其文此文亦全力當之如老將徂征而遇勁敵必整師嚴陣無懈可乘 呂晚村

梅氏諸序

古者諸侯世其國。大夫世其家。子姓雖繁。皆能沿所自始。而氏族之傳。因以不亂。故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以奠世系。辨昭穆。蓋諸侯卿大夫之世也。而太史公採古遺文。世本爲帝王表紀。然稷契並禰高辛。而堯禹於舜爲五世祖。屬次序沿流。已舛謫不可稽矣。說者謂漢魏以還。宗法廢而譜牒重。人自爲宗。不必貴胄之雲。初家自爲籍。不必史氏之紀載。然而世系之故。則更有難言者也。編戶單門。逃於水木之源。陵谷兵燹。灰於煨燼者不少矣。是荒略遺缺之患也。夫技藝草木飲食。咸有述也。而況於人之所自出乎。空桑泛梗。君子傷焉。曾子固族系本於參元。元之曾孫曰樂者。爲漢列侯。漢初迄莽。蓋二百年而曾僅四傳而已。歐陽公以書駁之。然歐陽公之自爲譜。自南唐令公邨以下。序列齒數。有石本集本之殊焉。則低昂參錯之患也。夫兩公氏族猶然。況其餘乎。乃今世之爲譜。則又不患此。急於附會。而輕於聯合。予嘗微之矣。氏吳者。循祖淵而上。邇於札。爾吳世家而上。邇於

稷名相次也。氏張者自漢留侯而下敵也。堪也。唐之說也。九齡也。宋之詠也。載也。世傑也。毋問其籍。代相踵也。以似以續。罔有疵佚。若點鬼若勾。伍然者。遙遙華胄。莫之究度。則假借僞侈之患。尤可大笑也。莒人滅鄆。春秋致懲。謂他人父。三尺童子。靡不搖首而唾走者。是以君子之於譜也。與其識也。毋寧缺與其僞也。毋寧質與其侈也。毋寧抑抑焉耳。蓋尊祖之至。收族之道也。可不慎歟。宛陵梅氏自宋尚書都官爲望族。其可著見者舊譜衰然矣。顧代衍而枝蕃。東關長老虞其渙且湮也。爲葺支譜。斷自判簿公。而以南夫公爲第一世。退然自居於小宗。而南夫以上則以全譜爲崑崙崙宿海云。有圖有錄。有詩文。彙著前乎南夫者。依據淵源。既無有夫荒略缺遺之恫。而後乎判簿者。雍繁卽簡。諒不墮於參錯抵牾之疵。至於聞人達士。庸次的然無遐引。無妄合。以蹈於世之爲僞而自侈其門者。噫。斯不亦質而理。法而可循也哉。是役也。屬稿宗老直而重修於景居。可久草直。吾老友友人稱木山先生者也。

街南文集

卷七

序

三

源本經籍。使世人知譜牒之重。有關風俗。中間極言俗譜三患。尤詳確。然不作三板疊極古法參差之妙。
魏冰叔

街南文集

卷七

序

三

真品錄序

人與欲俱生而往往以生殉欲殉而蕩焉而生弗生矣。殉而數焉而人弗人矣。人之所以人禮義而已矣。欲之遺也女蠱爲甚故衛人者於事爲之著毋寧於其幽隱於取舍飲食之交毋寧於男女燕私之事蓋生人之大欲而當其隱曲則修士有所不能尅而作僞者之所莫得而遁也。予友馬雲人行端而學懋有志於聖人之學取古之不漁於色者彙而編之曰真品錄以是爲人之則而操修之要也噫善哉去慾則本端闕邪則誠立昔聖人者知生人之大欲不可得而絕節之以禮而閑之以義使不至於蕩且數焉且夫禮義者人之性固與食色之性並原於有生者也二者不可以相無而常相爲勝如人之身火勝則精贏而疾作元勝則火息而精強火與元氣皆陽也然不兩立一勝則一負火不勝去則養其元而已矣然不遠盡亦復其禮義之性而已矣食色之性君子不謂性也聖人者學者之俞跗也故好仁則無以尚之矣二女之釐降關雎之燕樂無損於聖德而原憲之

街南文集

卷七

序

古

街南文集

卷七

序

主

怨欲不行夫子不許其仁然則學者知所要矣不然褚淵之拒山陰馮道之却倖女非不淡然而其大節曾不足與人數而二氏之無欲又何當於聖學哉此予願與雲人共勉之而且願讀是錄者之有進焉也
四品字點出性字又從禮義提出仁字聖人之道仁而已矣仁則釐降關雎皆止乎禮義而非好色不仁則雖以非禮拒之以臭皮囊鄙之皆制欲非體仁也講理之文高雅古健宋人所莫及也

朱西亭

顏魯公法帖序

世稱詩者不于美乎。文不昌黎乎。書不魯公乎。皆唐也。雖然則何以不逮安。不秦漢不義若獻而悉視以禍。唐乎。天下之業極盛而衰。則變于美昌黎魯公皆變衰而創者也。神知新而性情出焉。而或者謂不古若也。曠效爲古詩。樂憤爲樂府。邯鄲於遷固。優孟大齊梁冶容麗澤於波撒點畫者。嗟夫。直山陰之婢妾。八代之重儷乎。故曰學不中行。毋寧狂狷。亦各惟其性而已。予於是三者皆不能學之。而性猶好之。顧

街南文集

卷七

序

宋

獨於顏書則細於貧而不能以多購。先後集真行各數種。以時披閱。疎然於我冠帶多奮。舞教色乎前者。皆斥好之浩氣。而殉義之餘烈也。其矣。書之似其人。也。彼其時若載祀希烈。祿山初恩郭僕射者。皆斷滅穢腐。曾不得與區區辭碑斷蹟。遺緒殘煤。爭歲月於人耳目。嗚呼。亦庸獨書也哉。劉共父謂朱子曰。吾學者唐之忠臣。其爲世所矜式久矣。彼治容麗澤以書態媚於習俗者。亦其性宜爾耶。雖然。吾不能無疑於公者。麻姑茅山二紀。不能無感於神仙者也。多寶塔

言釋迦分身塔現水流法華之誕言也。至於八關齋

宋州將吏之禱其軍帥。謂且誣也。且當其時。宵人元載等以虜急而禮佛以禳退。而飯僧八關之設。上下相愚而軍政不可問矣。正直若公。指斥侃侃。若公而從吏爲操觚乎。此雖不足爲公病。然以學術衡之。則曾子因所謂不合乎理。誠有然矣。予謂公書似其人。公學不逮性也。抑古關佛氏。若崔浩韓愈者。最偉矣。其於生死患難之際。視公何如。公豈非毅烈丈夫哉。書一藝耳。而性情人品學術皆由以出。首接詩文

街南文集

卷七

序

宋

而例及書法。以性情爲本。中因書法而推見人品。以忠義爲本。末因人與書而惜其學術。以純正爲歸。杜朋李

東固堂集序

往崇禎之季吾師沈明巖先生以文章名節著稱海內東南之士翕然從之師既以抗疏劾樞輔語天下利害不見采納高尚其志退而隱於姑山之麓而從學者日益衆當此時世雖多故然而草茅年少固無預於社稷之謀軍國之任師弟子之所日夜而講求者雖不出乎忠孝名節之大端而學者則唯是文藝之汲汲蓋端其習以待行達其身以有爲而飾義之事固無因以見焉未幾而國事變南都急釣黨之誅

街南文集

卷七

序

太

師遁而免又未幾而國社墟矣而吾師砥志抗節屹乎波頽茅靡之際以繁網維於百世然痛怪夫誦法者之寥寥抑何歟豈吾黨之果無其人歟獨明有言才華不隱世江湖多賤貧抱英敏藻稅之材而僂首窮餓於岷岩荒谷之下蓋有所不能也杜子朋李師門之高弟才高而隱志方而行潔矯焉伏處於球山幾三十年晦而彌貞其於出處大義豈不謂較然特立者乎歐陽子謂修之身者不施於事不見於言可也乃予讀東固堂集又以歎朋李之善立言也按古

以衡今援經以例史其不合於聖賢者蓋渺夫然後知文章志節未嘗不相與爲不朽而光且大也彼淵明歐陽子徒謂夫文詞而已者毋亦雕琢以爲華爛熳以爲才以腴身而取世譽安其等於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而同歸於漸盡泯滅也哉予以謂今世而無文章則已耳有則必志節者之爲也今世而無學術則已耳有則必岷巖荒谷者之所出也何則天之所以付之者與夫士之所以自命要非苟焉於富貴聲譽之間而已也予於朋李旣以幸吾黨之有人而且於文章志節竊亦以自勉焉集凡若干卷梓而藏之辨議之作爲多他雜文詩不與焉

街南文集

卷七

序

其

春容衍濠大家之文

陸訓

窺園草序

梅子通僊好學工詩自哀其咏物之什得五十餘首付之剞劂曰窺園草屬子序之往予學爲詩弗工也已學爲文心非俗學而自喜其師說時時爲人語不能無齟齬或時笑子妄悔子乃欲益子妄且張之乎梅子曰雖然人必先妄子乃及子姑妄爲之子竊惟詩本三百篇分北興賦三義唯咏物詩實兼之其意則爲比爲興其句櫛字比若書工之肖物而似之則於體也又爲賦凡幽人之感發怨士之愁思不得已

街南文集

卷七

序

寺

而寄其不平之鳴無聊之慨則得於意而比興爲多若夫才人詞客於以鬪巧而誇靡。筆華而指實則專乎其體而賦爲多作之者自齊梁始至唐子美氏乃以工特開其體物也賡而則其適情也摯而遠其使事而摘詞若削鑲而進乎神。斷輪而幾於化蓋兼比興賦三義庶幾三百之遺焉自宋迄元互有得失而元薩天錫揭傒斯之竭力爲浮艷詞纖靡而題猥褻斯爲下矣明則元美咏物數十首然特侈賡博爲名他若瞿氏若徐氏又大都皆元調云梅子以斂給之

才舒其綺藻故恢恢乎有餘由是而益富寧啻累百當亦才人詞客所膾炙也然而梅子工博士業勤矣鬱鬱不得意而淹里塾問母亦自憤其阻抑而因於是寄其不平之感發寂寞之愁思若所謂幽人怨士者非耶噫亦可以知其比興之所托已

通仙刻窺園草四十年矣板燬不存獨此序在耳其咏物七言律又百十餘首富而且工從來未有惜無有梓而傳之者

又記

街南文集

卷七

序

主

正氣卷册序

故憲副營山王公鼎革間先後守吉安南昌城俱陷俱得脫不死尋抱節赤岸以沒公沒之二十有四年公子旦華來宛郡幕張公菊水告子曰子里王子蒙百死闕江濤萬里還父魄寔之而今乃適斯土也既訪子街南見其面黎黑身昂藏自抑出示公行狀惻然悲泣然泣也又明日樸二册一卷頻頻請予言且暑題之蓋遠近誌銘傳贊諸頌義之詞悉備予受而卒讀皮案格簞燈肅坐炎宇欲霜蟲吟吟聲四壁竊街南文集卷七序

街南文集

卷七

序

垂

慨焉太息以謂公豐城草湖之脫以神語南昌之脫以變姓名當是時桎梏鋒鏑槍擗之中公之不死其間不容髮而又有憎恨源周范彭陳諸義士左右相提挈嗥似非天之無意於公也且夫古昔以來天所得死之者節義之士耳若夫懷大謀義大難者固天所不得而死之而且欲曲全之於呼吸存亡而使其乘機遂會展其樹立以成功於一世也即公當日展轉徙匿亦豈不以此自期而豈為屑屑焉向草間求活者哉張子房潛下邳陶士行之去廣州文信國鎮

江之走空坑之役皆是也然則公已脫不死久之而仍奄然死赤岸嗙獨何歟豈天欲拯之共死顧不能相之其生耶抑宇宙之大莫幹維其傾覆而一忠賢之死尚欲全之以正寢哉乃子則以赤岸終老非公計之所欲出也公其以貴恨長往乎推公志也藉令得拓所願為即委骨於四方而無首丘其亦瞑耳而

街南文集

卷七

序

垂

子庶幾同揆者歟遠邇之頌義也宜哉癸丑中元日吳肅公序人知此文慷慨淋漓不知其曲折同護之妙

余生

陳師黃蕭游草序

余弱冠膺世亂棄儒生業退而授農書冠笠衣簑從事於汚幻田畝之際十五年矣當湖陳師黃來遊於宣有所過聽而亟交於予甚驩也師黃多才藝好古工詩及篆書參某幕府雄略勁氣人莫敢撓已而稍匿遠之遂挾其詩藝糊口於四方顧所至旅食不足舉簾蕭然無稍買醉資噫豈所挾如師黃猶不足爲游重耶抑未遇其人耶夫今之游者大率後仕版飾羔雁蔓延其知交而張皇其與馬者可游也伺候於

街南文集

卷七

序

蕭

牙蠹肘臂於胥吏附耳帖息煦煦柔聲可游也致雨造而餌之且故抑而詠之吮膏以澤藥歸而飽飲其妻子以是爲壯遊也夫師黃固所謂淮海之士豪氣未除亦有一於是耶果其無之其蕭然也不其宜哉游吾宣者皆後先以去而師黃淹濡將及期不得買舟以行而餒吟荒寺中出所著蕭遊草使予序之予故農人假簑非能解詩者而念其蕭然也抑有類於予之田居者云

余生悲哉卷冊序

予交余先生以萊陽二姜子初姜貞毅公寓於吳而卒二子以遺命葬於宣同時蜀王旦華者以其父憲調公喪自豫章返葬於蜀亦適游吾宣皆與予善予因歎二公先朝舊臣各懷馬革裹尸之義其沒也乃不欲苟置其體魄而擇地以瞑一以故君之命一則首丘先隴道途險阻費頗不貲人所視爲迂闊難行而兩家曾無復憚阻豈非忠義者之所感乎於身後而爲之子者仁孝惻摯有以克成乃志哉予讀余先

街南文集

卷七

序

蕭

生悲哉行卷冊尤慨焉異之先生少保肅敏公裔世爲執金吾甲申之變舉家被禍間脫身返蜀省其先墓則諭葬衣冠多盜所掘發呼天泣血手瘞七棺封土樹之乃復蕭然糊口於四方嗟乎余先生一窮老布衣耳無擔石之儲無使令之供無復子孫在側栖栖惻惻側身萬里初不知其毅然有爲以襄大故視彼兩家子可不謂尤難焉以是知忠臣孝子當事窮勢極困頓當約之辭苟積誠之所至要無不可以動天地泣鬼神以自成趙來章唐荊林景曦之事千古

爲烈也。獨是肅敏公以憲孝名臣區畫邊圉爲國家
金湯之計。寓縣內外之防。功至偉也。乃九京坏土中
無可欲。至與陵谷同其遷改。天實爲之。志士仁人所
爲歎歎。莫可如何者歟。余先生與王子同鄉。與二姜
子同寓吳。而其事又同。予故牽連書之。先生名奮字
生生。

低徊慨惻得廬陵神髓

吳中令

積誠所至何獨一葬。今親死異鄉。歸櫬無期。野厝

暴露。惑於陰陽者能無訛賴乎。

董樵先生

街南文集

卷七 序

秉

粵遊草序

往予因玉及識乾初玉及私我曰。是假黨之士。不規
規度繩尺者也。顧獨好言詩。是時郡以詩著者。以處
數十百人。乾初獨心許予。時時借玉及就問予。予不
自得也。予間爲文。乾初復善予。文至擬之韓歐。謂必
傳於世。予愕弗敢應。然自是兩人交益驩。予受徒城
西。與玉及居比鄰。乾初過而呼。歲數數也。已玉及移
家藕灘。予以家難徙龍溪。而乾初橐一管走糊口。四
方矣。蓋乾初爲人貌脫略而內精謹。喜籌策。諸事機
街南文集 卷七 序 三
鄉貴人若游俠輩。爭欲禮致之。爲主畫諾。掌書記。當
其週知已。卽意氣相期。未嘗取虛文之縻。以自爲便
也。乙巳春從廣南歸。而以所著粵遊草。郵至屬予序。
予時臥草土。兩目盲無所見。又怪乾初別數年矣。豈
漫無所進而猶向棄詩不工者。問短長耶。乃乾初益
書走玉及。必以需街南氏。於是度架上八閏月。目稍
見。發而誦之。藻思嚴發。多中聲律。卽向以詩著者。未
應遠過。又有文信公五坡祠記。感慨纏綿。井井富繩
尺。似深於韓歐家法者。夫合宮咀羽。諧聲析律。故非

似。黨。脫。略。者。之。所。能。深。請。而。今。之。合。宮。咀。羽。諸。聲。析。律。者。特。以。爲。風。流。能。事。足。以。資。竿。櫓。弋。聲。名。止。矣。至。韓。歐。家。言。更。不。復。省。視。乾。初。於。風。塵。苦。幕。中。乃。能。致。精。如。此。今。而。後。乾。初。之。進。於。是。吾。不。得。而。知。而。吾。之。進。乾。初。亦。不。但。以。詩。也。已。雖。然。乾。初。處。衰。亂。之。世。其。才。甚。雄。氣。甚。勇。又。抑。損。善。下。其。知。宜。日。深。予。與。玉。及。知。其。終。一。出。而。有。所。樹。立。其。必。無。以。文。藝。錄。錄。爭。得。失。於。繩。尺。以。老。於。窮。餓。若。街。南。氏。可。也。

乾初似黨不羈序其遊草併曲肖其人乾初傳矣

街南文集

卷七 序

承

徐程叔

天廷閣詩集序

詩與樂同一揆也。古者作樂而歌詩。後世樂亡而詩獨著。此歐陽子敘聖俞詩而以爲樂之苗裔者也。今天下自市朝以迄岩谷。聲韻詞章之習。舉凡性理經濟文章。胥莫與易也。嗟。何盛哉。雖然。吹律聽聲。察微知著。極盛而衰。君子有難言者焉。蓋其盛也。不在聲韻詞章之有餘。其衰也。不在聲韻詞章之不足也。詩言志者也。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往者中原竟陵。互相軒輊。有人口姑舍是。我善爲唐。而抑知夫彼二家者。初未嘗不曰我唐也。魏且漢也。且夫建安開元大曆長慶。造物者固有所吹息於斯人。以自鳴其籟。而後其詩與時爲盛衰。而莫知其所以然。其在於唐。則有若杜之孽。李之豪。昌黎之兀莽。香山之和易。長吉之魂。蕭。飛。卿。義。山。之麗。郁。盧。仝。樊。宗。師。之鈞。棘。吊。詭。雖。偏。材。曲。致。莫。不。有。物。焉。馮。於。胸。臆。旁。行。側。出。變。現。於。無。際。故。其。言。各。不。相。襲。而。皆。足。以。傳。於。遠。而非徒以聲韻詞章比擬。依附於尺幅之間。若剪錄而厚之。以爲今世之自爲唐者。視昔人之時地性情。

街南文集

卷七 序

承

果居何等。方何人耶。瞿山先生以詩畫掉轍於詞場者四十年。游覽題咏。仗境緣情。儼然一如其解衣槃礴。其於詩道深矣。天延閣集久已鏤板行世。復哀其近稿簡汰之。而問序於余。余不能詩。姑與之論詩。昔先季子觀樂而知數代之升降。列國之興衰。必操筭篋。絲竹與當日之官師。受擊於廟庭。而後爲得哉。

剖悉原委。極透徹。足以解今日學唐者之惑。潘楠
論精而法嚴。出以浩瀚之氣。雄視古今。門人湯逸

超救錄序

豐城傅子以相地術來宣言其邑侯莫公善政拯溺女瘞暴骸諸事。頌者久而成帙。輯之曰超救錄。因傅子之篤購之而宣之人。尤若有所感。激慨慕奮。興而不能自己者。吳子讀之。目信哉。仁聲之入人深也。民困於調饑。語之以菽粟之美。嚮炙之味。有不朶頤情動者乎。抑考古除疇之令。漏澤之園。以濟墓大夫族莖所莫迨。至悉也。而不聞溺子之戒。吾觀職方氏辨九州男女哀寡之差。司民歲登下其死生。固將以稽制其婚嫁。無使陰陽之氣或時也。是豈有賤女之俗。以煩王制乎。且夫世有無主之魄。而斷無無母之嬰。生之育之恒也。而詎或戕之。傷生悖道。末世之事。先王所不及料矣。是在後世仁君賢司牧。因時以濟其所不及。漢章帝詔庖給嬰兒。及生子之不能養者。賈新息舍盜劫而案治。母子之相賊。以爲逆天違道。誠善政也哉。夫仁者保民如赤子。彼自有赤子。而自棄之。而邑宰代保之。則過母不帝矣。而肯虐赤子之既壯長者乎。卹及於既朽之骨。而肯噬夫未尸之肉乎。

必不然矣。彼夫以政爲水，推而納之溝中，脂而俾骨立，磴藉於原野，牧民之謂何？嗚呼！其亦有悍然於斯錄者耶？

按宋史各郡縣最重者激賞庫與慈幼局。慈幼局有乳媪常廩激賞庫者重賞以搆捕盜二者皆政之急務。今慈幼局賴因果之說間或舉行而莫有爲捕盜計者矣。又宋京都中下戶生女則養護尤重，教之藝以爲奇貨，如今金陵雜場瘦馬之類，此又末流之弊歟。并議

街南文集

卷七

序

五

本儒者之學發爲經世之言，他人鮮不墮佛氏因果太上感應篇中矣。沈耕岩師

有經世語有經世語行文有補綴法有歌側法想

見胸中盤鬱

魏叔子

貞壽編序

貞壽編節母吳太孺人今壽之詞也。文若干首，詩若干首，從來介壽之詞，茂加於此矣。蓋昔者太孺人年少，矢節爾世，以遺腹于砥文行，出交天下，念無以彰其親，上自公卿，下逮山林隱逸，都邑藝苑之英，咸禮而購之，而四方操觚之士，亦樂得而稱述之。後先至也，六秩時爲尤盛，其躋七十爾，世已先母棄世，二子方幼，太孺人悵悵不樂，然以文至者猶未嘗乏也。嗚呼！太孺人之苦節爾世之誠感，淡矣。太孺人既沒，豈

街南文集

卷七

序

五

孫承勲早世，仲承勵克承先志，篋而藏之，粵歲已巳，肅公至，維揚仲館於齋中，發篋以示，或經制，或藏卷冊，或手蹟，或副墨，摺疊輝煌，哀如也。肅公風稔太孺人事，作而問曰：何弗及於旌仲，技泣而對曰：往先君固欲圖之，太母弗欲，曰：吾矢吾志而邀榮也。哉！先兄欲圖之，太母復怒而止。小子勵不材，然何敢忘肅公曰：古旌典之設，烏頭雙闕，王者以彰教厲頑而勸之榮名也。夫忠孝節義一誠所自致，奚榮名之與？知賢哉！太孺人，殆古高節之士歟！不事顯榮者歟！使後

居谷隱而必與弓旌之責抑豈節義之誠哉推太孺
意卽是編可無庸也雖然太孺人實錄也采風太
史所必及也吾子勉之是後人之責也吾知旌典之
及行有日矣

諸壽文於苦節詳矣總序不宜復疊故止述爾世
之誠求懋叔之繼志卑舉不煩旌表而母節愈高

街南文集

卷七

序

諸

矣
汪翁發

街南文集卷之八

宣城吳肅公時鼎氏著

序

蕭崔聞詩序

天下矜風雅尚矣。然非昔之所爲風也。靡然而已耳。非昔之所爲雅也。斐然而已耳。有人於此。告之曰。易汝衣。更汝飾。而悉以從我。則拂於東者十且五六矣。假而曰。易汝而顏容。且澤焉。則楚於色者十且七八矣。假而曰。易心志。屈性情。吾與之。的靡不憤以怒矣。

街南文集

卷八 序

蓋性情。吾自有之。亦吾所自貴。我無以自異。奚尚矣。苟同強乎。以稽之。鍛進秋。以裏之。琴薦屈。到以文王。之舊歌。必無當已。而何獨於詩風有變。周召王魏之不齊。朝野士女之各適。漢魏三唐之不相沿也。人。一其性。斯人。一其音也。枯腴奧衍。悲愉婉厲。其爲詞也。亦然。擅風雅之的者。不得以盡。人亦不得而殉之。而今視其詩。曾不若琴奕飲食之有嗜嗜。而其性情。曾不若衣飾而顏之有恒度也。嗚呼。其於性情之際。何如耶。予嘗私持此說。而不敢以語人。中州蕭子游。

街南文集

卷八 序

吾宣三月而始交於予。久之。示予詩。時與蕭子友者。皆莫知其能詩也。蕭子謂予讀街南詩。予始敢言詩。聞街南論詩。而乃敢出吾詩。蓋詩之有趣。以人惡。鄉愿詩亦有之。所惡夫愿者。爲媚也。爲殉於人也。今指之鄉愿。則不受。而詩則終身媚人也。殉人也。予母寧嚶嚶。狂而踴躍。猥乎哉。所性然也。其矣。蕭子之言。有似於予也。然予詩不工。而時出以示人。不卹詞人之嫺笑。而蕭子顧欣然。若無有語曰。良賈深藏。蕭子蓋善其所藏哉。予與蕭子出處。不侔。則所以爲詩者。固必有異。予不具論。予姑誌論詩之旨。與予同調如此云。

晴鼎詩峭厲之思。發爲孤禱。一聞崔聞之。論有契。

於衷。遂有味乎言之。張菊水

離奇斷續。直逼先秦。彭躬菴

戚禪舍詩序

詩之役有繁今日哉。無貴賤無老倪。以至村學里。豈無不謂謂稱詩。即無不謂謂。初盛唐也。者當竊疑於高建夫。生以詩取士之。初而又當中盛之際。空無不詩。傳稱其五十而始詩。也。然則當其時少不爲詩。老而後詩。或白首而竟不詩。與難詩而不傳者不少矣。戚先生老而工於詩。年六十餘。矻矻不衰。人或達夫擬之。惟先生亦曰。數年來實學爲詩。然以予觀先生少以文詞客長安。貴人三十年。蓋老而自諱其向之所作。舉以爲無足存。遂疑於少不知詩者。然也。今其稿若干卷。其湛心詔韻。有非年少才致者之所能出。其津津而時倡之者。皆元和以降。不欲襲衣冠於初盛爲名高也。夫先生少不詩。而數年中。果何以遂工若是。然則達夫亦老而後工。以傳耳。安知其少之不爲詩。邪。諱其所不工。而工以爲學。又安知先生之不以老而傳。若達夫也哉。且夫事之不易。而學之不可以已者。不惟一詩也。今天下何易者之衆。而學者之寡耶。

文淵山

谷流泉折不計道里清可鑑

范氏族譜序

范氏其先文正公仲淹之裔。十世祖滿。元至正間。居龍溪。入明二百餘年。爲隆慶壬申。而譜牒具。又迄今九十有八年。支庶流衍。居亦錯焉。於是范君應桂。憂其渙且淪也。謀修葺之。二三宗老起而綱紀其役。而應桂子嘉睿。雅從予遊。遂相與贊而造請焉。曰。嗟予宗。蓋愧世家華胄焉。惟是後者。嗣弗續。前者。隱弗稽。稽之續之。毋挂毋訛。是修之之道。夫吳子善之。於是告之以推原本始。與夫收宗睦族之所由。蓋古者以昭其仁愛。而非以侈援妄合爲也。世流俗陋。誰何其生存可見之。倫顧高源。其邈不可知之。世忘其彼已之所自出。而牽附於秦越驟貴之人。悲夫。今之世崇紹正倫。可一二枚舉哉。燕明允氏紀其世。推本味道。以及昆吾樊然。以親盡弗錄。而斷自高曾以下。分宗編焉。李空同曰。我曾卽我始。莫詳所自來。合存亡計。人十有奇耳。又不詳其微。部是何也。君子知譜之所以立。固自有道。而不在乎侈援妄合以滋夸而僞也。噫。是可法也。范之祖。斷自其可據。必滿公始。其遷而

街南文集

卷八

序

四

遠弗合者弗之強焉。是前之有所稱後之有以續毋
挂毋訛。其諸宗老之識遠矣哉。春秋范宣子修其先
世爲陶唐爲御龍爲豕韋唐杜氏歷虞夏商周以有
范也。穆叔非之以謂保世受氏以守宗祏何國無之
蓋議其夸而侈也。又况其妄且僞乎。故史稱文正唐
宰相履冰之後。自幽州徙然文正幼孤更姓卒以寡
弱位台衡光宋社。庸氏族重哉。以小而大范之故也。
諸既竣諸宗老請序夫蘇氏譜吾不得而見之矣。然
觀其所以序之者。思親服之盡而慶喜弔愛之弗事
行南文集 卷八 序 五

故亭而表之曰冠妻死喪於是乎告少而孤老者字
之貧無歸富者收之不然者共誦之空同戒夫裴馬
而族縣郭者錄算於昆弟而晏遊其朋者怙怙豪貴
而車不下族長者凡是又收宗睦族之實而施於有
政者也。非徒譜牒具文也。噫是尤可法也。文正與義
田籍口差給忠宣光大之其孫誠襄理之亦一范之
故也。諸宗老謹謝教請議而藏之。

出入經傳可爲諸說可爲家訓文筆時近左氏 施

愚山

東渚詩文集序

海內矜於詩且四十年獨文章家不少概見吾所從
事者沈姑山師子叔父季野兩人他所知若南州王
于一餘姚黃太冲吳門徐昭法雲間蔣太鴻寧都彭
躬庵魏冰叔門明李杲堂數君而外亦屢厪耳其琴
張名下而給屏障碑板之售者所在固多有之夫學
者經緯史極古今之致危苦之遭而磨礪於事變
斯可與於文詩奚足哉顧太冲躬庵冰叔杲堂諸君
又未嘗不工於詩今言詩者率視宋而補唐軒王孟

街南文集

卷八

序

六

而輕杜韓杜韓而下悉諱弗道求之聲響而洞畧於
性情容悅於紙上之觀而無當乎景物之會如是者
又安論文哉噫時爲之抑其人爲之耶東渚梅先生
久以詩著近體規模王孟其樂府古詩緣情寄興得
道州遺意板而傳者亦既哀然矣癸亥秋招于滿臺
樓屬相售校又出文一帙容與澄微畧如其詩未嘗
器器焉應人之求故能文從字順舒寫所欲言與其
所能言乃噤然不自信若遜予以爲不逮者抑何與
予處窮岩坏戶中局脊幽憂不與世接間爲詩若文

勃張凡莽之氣。峭獨懷切之音。皆世人之所。清者可傳也已。

重於論文。輕於論詩。低昂披拂。處最錯綜。有致。稿長。

屈錦山明府詩序

往錦山先生率明陵杖杜之恩。篤於薄牘。來游者悉賓禮。以去。以肅公之固陋。猶因玉及飭青幣。枉存於坏戶。窮簷之中。毅然也已。遷宦寧州。僑其家。明陵數載。罷官復來。予適授徒茲土。把袂欣然。數過從談古。今人得失。見予史論。講學諸文。擊節謂得未曾有。且笑曰。使余作成都富人。先生當不效子雲矜重耶。已出其滇游草。屬予序之。先生故善衡文。決科目如剖黑白。玉及嘗言別有玄解。非帖括聲偶家所得。臆擬惜其藻鑑者。不在人倫黜陟之地。而厓厓銛鑿。場屋之間。固未足以盡先生也。小試牛刀。鋒刃摧挫。四顧茫然。不克躊躇滿志。而且托之於咏歌老矣。古者長才見厄。幽鬱無聊。莫不有憤世嫉俗之音。填溢於楮幅。而先生揆藻探奇。舒寫浩浩。一似其游覽自適者。然且夫先生之於文藝。皆得諸帖括聲偶之外。則讀是詩者。正不必以詞人法衡量之耳。先生自明陵將畢家西還。予謂平發羅峽。非滇池所敢望。昔陸放翁之蜀劍南之詩。遂爲南渡之冠。先生客久。言歸。儵然

故我。彼觸目而論之。懷者不啻取諸其官中。白是以
往馮吊家山。追劍南遺韻。宜益哀然矣。灑灑春江。郵
筒魚腹。幸毋金玉爾音也。方外友吳肅公觀。

落落舒寫如風水相遭。崖石片藻皆有映帶。吳香來

文以氣爲主。涵養春容。非縱橫勃張之謂也。先生
諸文如寫尺牘。隨手皆成結構。門人鍾銘文

會藝序 代

予非善爲文者也。而好論文。雖然文難矣。制舉之文
尤難。文之善不雇以售也。售不售時也。善不善藝也。
顧作者之心。不能不牽於售不售之際。而論者之日
不得專扭於善不善之衡。則作者難而論者尤難也。
予不揣固陋。爲諸子拈題校藝講解。而評陽之歲數
數也。蓋不靳爲他山之石。長途之老馬。要期於盡善
而止。百里奚爵祿不櫻其心。飯牛而牛肥。梓慶削木
爲鐻。靜心而不敢懷慶賞非譽焉。寸管尺牘之間。而
街南文集 卷八 序 十
棲神乎聖經賢傳。蓋必集虛守氣。心與衆一。忘其效
而後可能也。并忘其能而後可與幾矣。抑今之所謂
善者。莫不曰巧爲殼也。莫不願振奇。無屑屑乎平也。
願爲博大。毋彘彘乎細響也。射者殺矢發弩。一中而
發秋毫。巧矣。然而不能復其處。終不爲善射。無常儀
的也。羿之中止於十步之內。古今以爲射者師。有常
儀的也。夫獵巧於秋毫。不啻難於十步之鵠。然不以
此而易彼。故曰巧者神明之小者耳。且夫制舉之文。
非徒以爲鈎而已。代聖賢之吻頰。以宣經籍之義蘊。

凡以異道而彰世存教云爾。吾故舍曰售不售而特論其善與不善以鳴其處於儀的之有常者焉。而彼且謂爲奇也。爲大也者。說在乎慶鄭之言馬與惠子之言木矣。慶鄭曰。亂氣後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強中乾。以是爲奇可乎。爲大而已矣。惠子曰。大本擁腫不中繩墨。小枝卷曲不中規矩。匠石不顧以是爲大可乎。是冗蔓而已矣。噫。幸巧而中。猶無當於善射。而况其奇之戾。而大之冗耶。且夫馬之僨者。轅駟矣。木之擁者。樛散矣。安在其足以售耶。是皆吾居常所

街南文集

卷八 序

七

語於諸子。如此諸子。不以予爲謬。而其先售者。固傑然以出。又竊自喜其言之中。而於論文。或庶幾其有當焉。而天下亦許我乎。乃哀諸所嘗評。騰會藝以授梓人。與天下共質之。

玄解倚理馳騁中奇古錯落光怪逼人 程武岑

沉酣國策陶鑄蒙莊時藝序那復得此晴窗少工

時藝其持論特精確 梅鼎

十全說序

張禹功以鍼灸藥三者自鳴其伎命之曰十全說。禹功與予同習周慎齋遺書本所得。陽生陰長之義。而推及於鍼灸者也。予竊觀今世醫者。悉主湯藥。而屏鍼灸弗治。豈秦越人所論於相侯者。不盡然耶。抑世人中疾多在腸胃。而在血脈。腠理者少歟。夫靈素書軒岐所與問難。迄甲乙經言。大抵經穴刺取之妙也。而罕詳於藥。乃周官言醫師。聚毒藥以共醫事。曰五味五藥。養之曰五毒。攻之又不及於鍼灸。顧何歟。豈

街南文集

卷八 序

三

鍼灸之道微。卽周官已不能築諸醫耶。秦越人且毋論。予讀倉公仲景東垣書。什九治藥。其鍼灸幾什一耳。厥後諸名家。少以鍼灸問。果古今之術異耶。論者謂腠理血脈。固皆可湯液酒醪及之者。而毋俟於鍼灸。理或然歟。禹功既研極夫慎齋之旨。卽無講於鍼刺。吾知其失者寡矣。然猶虞人之有遺疾也。而反復明堂銅人之奧。益求雙林凌氏之術。而師習之。其用心所至。予竊媿也已。抑予聞陽道舒陰道肅。故乾統乎坤。大氣秉地春遂四時。卦畫於一陽者。所以生土。

不已之元也。故萬物體陰而用陽。二氣屈陰而伸陽。聖人賤陰而貴陽。人之身陽不盡則不死。陰不盛則不病。而道家謂陰盡而後仙。茲其言惟慎。齊知之而今之醫者。不明於陰陽之故。與夫虛實之分。而絜治以苦寒之劑。嗚呼。亦何用。秋冬肅殺之道。而不講於生物之仁耶。夫今之時。固陽剝而陰盛。時乎。宜疾而死者相藉也。管與兩水先生痛之。禹功屬予。爲著論以廣其旨。歸而予未暇也。茲爲略舉其槩云。

暨學淵通。故發之有端。委陽生陰。長如許妙義得。

街南文集

卷八

主

大易乾元仁貫四德之旨 鄭扶義

張禹功十全說引 代

扁鵲有言。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蓋本草自神農。而鍼灸詳於岐軒。洎伊尹治湯液。而禁方和劑。乃益著。故鑱石毒熨。湯液醪醴。皆古聖人多方。而爲無窮之療者也。通其道者。十全。扁倉之徒。是不通其道者。十失一二焉。或四三焉。常醫是也。然後世湯劑繁。而鍼術罕。究即究而專門岐矣。是醫者術固已不全矣。而挾以全人全者。寡矣。禹功名家子。既諳方脈。又學於雙林。攻砭刺法。蓋痛夫俗醫之偃偃也。曰。我無遺術。而人明遁疾哉。噫。今醫者人各其伎。治各其門。顧昔莫殫厥蘊。術往往紕謬。禹功篤志濟物。頗著驗。不肯爲常醫。雖然。漢文帝問太倉長意。意診病能全無失乎。意對曰。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不能全也。舍公者。無遺議矣。然且自謂然。况他乎。故醫絕學也。旨哉。精心之詣。禹功益儆之。臨疾時乎。

街南文集

卷八

古

孫先生病中祿詩序

情之所有。境之所觸。比詞而韻之。而詩成焉。而今之詩人。設境於篇章。擬情於往昔。曰有體焉。雖然。冠木偶而彩圖像。體具矣。指之曰人也。孰不曰人也。者。孫先生老於詩。而特惡夫世之以體言詩者。其言曰。唐不王孟。明不李王。而後可以詩。故寧博涉而有溢於輓季宋元諸家。噫。夫亦有激云爾耶。其病中所作詩。一帙大率貧約感憤之語。摯而婉。悲而韻。么弦孤調。足以發其情。與境之所有。而無蹈乎冠偶彩像之弊。

街南文集

卷八 序

五

昔楊循吉有言。詩不在格律。在情景。景物不窮。而人事隨變。新詩固競列目中。也是孫先生意也。先生嘗感戚於病。今其詩若是然。則貧病何負於先生哉。

短篇發論最難。演迤名手作。蓄統扇幅箋。必有尺

尺萬里之勢。王端士

明誠文會序

道之湮也。詞章訓詁。既馳驟於聲譽。進取之場。善人者。又無入室之造。賢者出而以心學教之。迫其弊也。籍六經注我。真知是行之說。至欲屏見聞。略事爲。與冥默靜坐。一悟而可以入聖。嗟乎。天下有器外之道。事外之學乎。始予與二三子。有明誠講會。謂明善誠身。卽所謂修道以仁。由學問思辨而實之以篤行。吾夫子之教然也。沈子又臯元珮。鍾子有錫。旣葬。予言久之。復自爲條約。與二三同志。私相砥礪。以業不可廢。而講道者。懼不足於文也。先之以文藝。庶才智者樂於從事。而樵劣無文者。不得以藉口焉。夫業之所在。卽耕稼陶漁射御書算。莫不有形而上者。况四子之書。先賢之傳。而一王之成憲乎。若之何棄之。諸子能因藝以見道。因傳注以見聖人。未可量也。若夫汲汲進取。而無事於學。與自期以善人。而盡於聖人之室者。毋乃卒庸衆之歸乎。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亦進求之仁而可矣。

街南文集

卷八 序

六

會友

想爲湖鹿洞間

崔子時

周慎齋醫方序

往涇川查孩初及次侯皆以醫與予交兩君故了吾翁從子而私淑於周慎齋先生慎齋仙源良醫其學本東垣立齋其鳴生陰長之旨剴悟造微奕奕不啻過之予從兩君得先生遺旨爲多顧先生在時隱居介特不大顯聞其視薛氏若郝莒之視齊魯不足與於盟會乃既沒而弟子傳其術者罔不卓然名海內其著者莫了吾最故查氏之得尤精且備也次侯之子晦若挾其家學且以售於世取先生遺方彙梓之

街南文集

卷八 序

七

亦欲用其既效云爾雖然軒岐道奧豈專以方藥重乎其成效可悉覆乎夫醫藉汗牛矣諸鬼瑣者且毋論千金聖惠而後若繆仲醇吳萑阜彙集諸方具在也果有當於治乎趙養葵書如擲去散錢祇存索子李士材工於排俗而疎於探微立齋省菴不可勝用而兔園子殊苦望洋近喻嘉言頗深造而提囊都市者絀焉不道乃若泥古談兵按圖索驥又無當於戰鬪馳驅之用然則昔其可廢乎而非也慎齋書獨慎齋能用之耳顧缺略不備嗚若之涵濡於家庭必有

微焉者神而明之斯其用宏矣有庸吾曠若者慎毋徒求之於此而并以盡周先生可也晦若弱冠能文往予交次侯時就予談經藝淵靜而穎必能克紹周查之學者

先生於軒岐以下諸書無不窮源索委故精於醫而言之鄭重以啓後學如此 吳懋叔

街南文集

卷八 序

八

劉理辛先生窗前草序

書之蘊渾矣。博者奉其華。辨者舞其智。而言性者舉而糟粕之。夫佛氏以稿滅爲能事。掃除一切文字。然自大藏以外。拂塵豎壇。支那之撰述。又何其繁費耶。識者傷焉。輒歎曰。此綴絲鑲卉者也。此滋蔓而矯揉傷吾材者也。此披技而擷之株者也。悲夫。悲夫。先儒有言。人性所以生生者。譬諸草木。必有灌溉培植之資焉。詩書之謂也。若之何以糟粕廢也。劉先生湛思好古。耄而弗倦。窗前草者。其讀書之傳解也。解生於心。亦以生心。然筆而帙之大略。佛旨爲多。夫佛之旨。無生者也。無生則稿滅而奚以生心。且窗前草不除先儒濂溪語。先生之名斯也。又奚取此乎。儒之爲道。率性直養而吾之生遂焉。物之生亦遂焉。先生其有見於披擷根株者之無當於性而故標之以吾儒之義乎。抑有槩夫滋蔓之擾擾。不足蕪吾前耶。其澡心而覺世津津焉。抑一生意之所自勃以茁歟。若夫不生不滅。性命輪迴之說。其於吾儒萬物生生原始要終者。果有辨乎。其於孟子乎。子小子故有寧華之習也。

衡南文集

卷八 序

文

未能以相質而尤惻惻然懼舞智之譏也

遇好佛人因事納諷妙卽就窗前草三字一棒打

入文趣深遠 孔東塘

衡南文集

卷八 序

手

釋六湛詩序

詩者道之所不貴也。釋氏言舍而爲識。寂而爲心。落卸影現爲語言文字。山川草木。情器依止。舍攝流變而不能自己者。皆識之所現。欲掃除之。弗得也。而浮屠氏多爲名。使矢志風雅。諧聲擬律。如詞人之餘。沫而襲名士之芳華。然惠休齊已之徒。不少槩見。而嘯口登壇。拈弄筆紙。以叫噪麀突爲宗乘之流衍。識田之妙諦者。比比也。浮屠六湛往游於吾師沈徵君微君。亟稱湛賢。時吟咏相酬。答予嘗於南華僧刹見其

街南文集

卷八

序

三

山居牧牛諸什律。諧以工絕。去其叫噪麀突之弊。安向者微君之有取也。湛少出家。受法清隱。蓄光兩禪師。精修淨業。趺坐窮山。不知其詩之何自。而工夫淨屠氏善幻。謂韻蒙椎鈍。苟一朝頓悟。而拈筆吮紙。爲詩文。倡頌者。往往多有。如世所推天童密雲是也。而吾徒夏廷美韓樂吾者亦然。道學家聞其風而思效焉。謂天下之理。皆可悟入。遂沒以廢學。吾不知冥悟之果能如是乎。抑亦中稍有學焉。而未可以卒廢耶。湛公共有以語我。

依園社集序

海內文人游士之涉跡吳門者。無不交顧子迂客。迂客名家子年少。雋才翩翩。豪舉方拓地爲園。洛汴林密。花亭月榭。皆足供賓朋文酒之娛。而予以訪澗上翁。亦適過吳。班荆把酒。不嫌衰腐。何復有詩社之約會。予方疾且買。悼。客特先期以舉。屬會止。山爲畱行。予不佞。深山之野人。踽踽蹢蹢。詞壇詩社。未嘗與知。亦何爲及我哉。然不可謂非盛事也。因憶元至正時。饒介之延名士作歌。張仲簡。高季迪。楊孟

街南文集

卷八

序

三

載詩成各資以黃白金若干。此吳故也。顧德輝卜築玉山園池。聲伎甲天下。日與名士賓酒賦詩。張翥楊廉夫柯九思張伯雨俱遠詣之。萃其詩曰草堂雅集。此顧氏已事也。今自不佞外。何詎不若季迪廉夫九思輩而迂客無介之之位。德輝之富。風流勝概。擅美東南。而金鑾聲伎。不逮往昔。予謂迂客得毋未愜已乎。抑以笑詩人之窮也。雖然。猶幸迂客之不爲介之德輝耳。即使如兩人。稱其豪舉。不中於媚嫉之口。且中於貪饒之腹矣。其能宴然也哉。果其素心晨夕道。

誼是飢。貴之以德業。富之以經史。不屑屑矜風雅。而有裨教學。庸今人之不遠勝古人乎。於時與者爲寧。都會止山。侯官張超然。萊陽姜勉中。學在新安。吳開次。吳縣楊震伯。明遠。蔡九霞。周牧寧。王勤中。金亦陶。史蒼山。黃憲尹。長洲熊焦占。俞犀月。而予力疾以往。與疾而退。翼日登舟。伏枕詩成。又序以寒。迂客之意。爲諸子糠粃焉。

迂客豪舉。恰以二人反証。轉入德業經史。是作文者本領。圖次

街南文集

卷八

序

圭

吳劍宜詩序

舉一世衡才。取友者。謂詔稱詩而已。門人李萬資。每爲予言。劍宜倣儼士也。已交其令弟綺園於宛上。今年客廣陵。乃交劍宜。廣陵之俗。主人淡居。關者數輩。當門應客。例無倒屣者。客投刺。逡巡退。需報謁耳。予之訪劍宜。亦投刺竟走。而劍宜則急使相送。自拱門屏間。揖西階而入。傾倒羅洽。予數起數挽之。竊心訝劍宜。詎獨以予故破例耶。而其客後先至。率無雷門者。座次恆滿。目其二姪。歟。予書舍。出古書畫名蹟品識之用。相羈絆。旋治具。招閭閻賈連。呂嶠倩程章華。與把殘薄幕。而後別。噫。此亦足以窺劍宜倣儼之一斑矣。夫惟古倣儼之士。爲能遺流俗之見。以收有道賢者之助。以予之闇陋窮賤。世所迂笑。而劍宜猶若此。使其邁有道賢者。當何如其嚮。嚮者乎。宜其聲氣日廣。而學日富也。已。花嶼堂稿。含芳咀華。根抵情實。優游作者之堂。非予闇陋所能論次也。然以劍宜之才。知方進於有道賢者之域。以大著其倣儼之奇。區區風雅末技。果足以盡劍宜乎哉。

街南文集

卷八

序

吉

劉宜磊落特於詩序表出詩首性情次才華次法
律含芳三語已盡今詩人滿天下而序亦頗冗何
當哉 魏巖

叔父季野先生文集序

吾叔父季野先生抱隱操工古文詞窮俄幽憂竟以
鴆原之難死燕白道上嗚呼文士之窮未有如叔父
者也雖然士一藝之長莫不烜赫一時往往泉復未
幾而聲隨骨瘞惟夫不朽之文積久而自光而區區
之軀命正未足爲修短存人也往叔父作爲文章蕭
然遜世時令肅公及弟謀錄而議之意謂當有所待
而卒而門內知己獨肅公兄弟則所以傳之者當亦
吾兩人事也肅少從叔父學古文不能得其萬一然

叔父之惓惓於肅肅不肖未敢一日忘也今叔父棄
世三十年矣典型淪墜時事日非吾兄弟輩貧不自
存活歲傭硯田守里巷世即不乏有力有心人固莫
得而幾俸之也竊嘗謂士之生不幸而非其時亦既
無心於聞達矣然猶錄賢鏤心屹屹歲月顛踣凍餒
之勿卹夫獨非人情乎哉誠自愛其生平不忍其精
華之銷隕也然則淹抑於生前而復沉冥於既沒吾
知其精氣魂魄有不能以遽釋者幽鬱於兩間必且
薄爲亭其噴爲一星熒火陰崖叢木之悲號哀猿野

鶴所啁啾而躑躅者何限吁可哀也。歟。儒者之文。質其失也。俚而冗矣。才士之文。肆其失也。駁而橫矣。故右理學者。必折崑山矣。右文辭者。必嫉洛閩矣。荀蘭陵之於管韓也。董江都之於黠賈也。學不同。同爲秦漢之文而已。而必語錄街談以爲文也者。宋儒之陋也。而必奇袤與僻以爲文。亦諸子之弔詭也。韓歐尚矣。中原諸子。標秦漢以排之。然句襲而字綴。非秦漢也。取材於唐宋。而具體於秦漢。其惟叔父乎。準諸正。要諸用。本策士之文。而抒以儒者之說。非文士之不

街南文集

卷八 序

宋

敘

情懷怛而氣洋溢如雍門之吟易水之歌

賈此度

痛其叔而欲傳其文。不得傳而漢哀之。此爲一段。後段見文自足。傳非門內阿私也。季野先生固不朽。亦是竹林佳話。湯岩人

問在東詩序

昌黎有言。餘事作詩。人是詩之上。有學也。詩人之上。猶有人也。比者。爭以詩爲第一事。舍詩無學。舍詩亦更無人。夫古以爲學之終。不可無詩。而今以爲第一事。顧不必本於學。豈理也哉。有有道之詩。有才士之詩。有詞客之詩。附影尋聲。摹擬秀箋。幅之雲章。吻頰之樂奏。詞客之詩也。上下古今。涵泳褒貶。圖寫山川。發育花鳥。學之所極。橫見側出。者才士之詩也。若乃裨益人倫。吹息萬物。播之爲樂。爲經。以移風

街南文集

卷八

序

宋

而易俗性道之所宜。未可以才學倫矣。嗚呼。詩至於裨益人倫。吹息萬物。以爲第一事。則誠第一矣。才與學所不能幾。况下此者乎。人以十五國詩人。不肯有學。吾斷以爲太史采之。聖人手定之者。噫。非好學有識之士。未足以語此也。廣陵問子在東年少。而能詩者也。客謂問子好讀書。子心誠之。已在顧諟詩一帙。初以爲世人投贈。故習無工拙可問也。退而讀之。驚喜出意外。尙逸新警。固有才者之所裕。而濡染蒙莊。論史傳者。其諸什。每先得我心。詞致咀茹。

令人悠然遐想真可與言詩可與言學者矣其於著述優孟閔子直擬之狎子死母麗媛粉圖索索無生氣欲界之炎火而後快卿且甘帶獨但爲雌者閔子則曰當其快意時衆好無一有推閔子之衷豈無所窺見而特爲解語侈箋幅之觀吻頰之諧而已者哉信閔子之善讀書也自是以往閔子務益流覽經史白家及漢唐諸名集以拓其識而貯其源毋徒獵取爲詩計則其發之爲詩自將與古人相步武閔子年少才高倘不願自畫於詩人等而上之猶有學焉有街南文集 卷八 序 天

進一籌也 王武微

明十二家詩集序

治統之所以不墜而昭垂於宇內者道與文而已道行於上則文盛於下在前爲虞夏商周在後爲漢唐宋明而周與明尤盛者蓋時至而大備積久而愈彰也昔周文武顯承謨烈周公繼成之其見之易象周禮周官彬彬郁郁遂以開鄒魯之統明高皇帝有天下典章制度備美百王皇宸金匱製編纂煌煌乎金石文皇亦有大全性理諸書故三百年文章之盛斐然與成周匹休焉士大夫卓然名家藻宣盛朝者指不勝屈其發爲聲韻侈爲風雅而詩亦盛焉蓋文者道之著而詩者文之餘也其文之不逮漢時爲之而其戶比踵接才之難於斯爲盛矣唐以詩取士然嘗觀馮氏詩紀不足富有明諸家之富中晚而降劉又樊宗師任華諸子皆怪險頗僻可出之卷帙外者也老友宗子發博學工古文而尤長於詩肥遁著書有十二家詩集其鏗鉤激越駁厲溫雅各盡其致血與三唐相頡頏而無嫌者初子發欲集四十家力不足減之爲二十家又不足乃更拔其尤自伯溫季迪

以迄茂秦子相等。十二人精研而評識之人。弁以小敘。皆灼標其才蘊思志之所在。以爲詩法。且以著一代之盛。而其二十餘家者。若猶有待云。嗚呼。今詩道之熾。卽里儒村豎。皆能口吟筆畫。鑄布都市。與士大夫爭聲。抑知與文章世道相爲升降者乎。予嘗擬選明文之粹。有開治道者。自洪武迄慶曆十餘子。爲一書。顧未迄也。今老矣。後死。徒慚無能爲也。已有能揚托斯文。以無墜三百年之緒。不亦與子發斯集。竝爽乎哉。

行育文集

卷八

序

手

詩文關係治道。與他詩序不同。非有心人不推見。及此益徵學識。楊震百。

吳雲逸詩序

予於廣陵交吳子雲逸。老友宗子發王武徵。皆此邦名宿也。數爲予言其賢。蓋雲逸慕義篤友。誼購古名書。披涉勘。售與諸勝友。日徬。廷爲文酒之會。他驕侈惡習。屏弗屑也。久之。示予詩一卷。俾評定之。古詩出入漢唐。彷彿高岑。近體五言。法王孟七言。在錢劉之間。大旨不欲出元和以下。夫詩本性情。觸於物而動。其標新領異。與造化俱無窮。使人咏歌之下。飄然神往。悠然意合。非協於聲調。詞旨爲能事而已也。詞家

行育文集

卷八

序

手

者。流奉品彙。正聲爲金科。剽音襲色。擬似爲工。譬之炊餘糝於席上。正味幾何。聚落蔭於花枝。生氣索然矣。且唐人之各自爲家者。各自爲性。舉而一之。是欲齊之。謳爲越之吟。秦之亢厲。爲吳之靡曼。悲笑會。弗莫究其源。其何以爲聲調乎。乃一二壇坫主張風雅。務系婉爲和平。以悅羣口。至謂少陵失風韻之安。昌黎特文章之伯。清新倚。故有別才學問。所不得預。而鉅。援以自便。會不知夫海兩地。負牢籠萬象。傑然與文字並。單詞。詠斤斤詩藝者所可。

企及是故守高氏品彙之書其敝至於汙性守嚴氏
別才之說其敝至於廢學汙性者失已廢學亦無以
逮才均之爲淺陋之歸而已吾嘗與子發武微推論
如此吾知雲逸應笑契子言也顧吾獨以謂學問之
士以博掩其性才累其詩者誠有之雲逸好讀書異
日學益以博其氣益以老詞益以麗行且半籠萬
象而無侈才與博爲詩累焉可也

韓子曰李杜文章光燄萬丈詩亦文也文人固未
有不能詩者耑求之詩則未矣篇中論列何等身

衡南文集

卷八

序

五

分周水持

序文高古不必言而論詩精妙入微想見吟咏之

妙必有夏絕流俗者 王欽州

街南文集卷之九

宣城吳肅公晴鼎氏著

序

讀禮問自序

先王之制禮也。賢者俯而就之。不敢過也。不肖者勉而企之。不敢不至也。嗚呼。孤肅公不肖之尤者耳。始先子之喪。予目疾且青。崩倭無所視。遽而裹事。縱縱兩驢。駢兩卽附之身。附之棺者。靡或悔也。而能無曠於禮歟。而解於節。歟。青有問。乃稍取家禮讀之。又反

街南文集

卷九

序

一

復儀禮曲禮諸篇。蓋悚然汗下。惘然而歎曰。大矣哉。聖人之教之嚴也。而且悉也。無論予之貧不肖。卽世之賢知舉。何能自致於斯乎。旣或不能。無萬一之疑。疑則擬之以意。臆則不能以嘿。爰制以記也。夫於禮之曲。以盡大而嚴者。曾不克身之。而傾於制之。不釋於意者。而喋喋乎筆與舌之間。豈聖人之果有遺議乎。亦予之不肖。不足以測識其微歟。抑亦今古之殊不相爲謀耶。懋修失子賢者也。行古之道者也。予師姑山氏名儒而衡量乎古今者也。予將俟服闕持以

往問焉。且存以俟。夫議禮之君子。云苟以余之不肖。不能三年之喪。而徒喋喋乎往古之摘予。豈敢乎哉。

副墨之若干條。爰及夫所聞見於時之爲者。附著焉。

雖然。薦行君子。毋乃以其詞。而終病夫聖之飾。檀弓

之里。曠也歟。壬子歲三月穀雨日。韓人吳肅公自序。

書旣神似。檀弓序亦溫然有道。非泥古不通。亦非

違古自是者。王景州

居喪名讀禮實誰能讀况參酌損益協情合道聖

人所必取也。洪秋士

街南文集

卷九

序

二

編記序

學苟以神明吾心而已也。則心之所極本諸無以立其體。囿於虛而矜其得者。不必耳目之資。考信之隨也。然而非吾學也。聖人之教。博學慎思。知來藏往也。蓋學之不能無所藉。所以異於觀空之悟也。故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也。聖學也。然則又況於文學乎。予不慧。幼投讀也。以字計長受牘也。以行計朝不夕貯。今不昨羸也。何言日知而月入忘也。抱陽華子里之疾。於以窺義韻以還。是學漏器以及滄海。砥鈍鍊

街南文集

卷九

序

三

以艾南山也。其樵而酌者幾何矣。古之學者淹以貫。今之學者綴以襲。古余弗能及也。今余弗屑也。然而人甲乙事源委理同異。紛如也。吾有槩乎中而置之。默也。有廣吾識而遺之陋也。其可以徵信徵疑而汨之弊也。筆而籍之。誌其緒。將以綜其要也。名之曰強記。是見聞之郵而用知者藉也。雖然玩物喪志。儒者非之。以是為神明之用。而心往之資。蓋邈乎其遠也。文學為聖門四科之一。四教之始。苟學有頭腦。卽博文強記皆明善之資也。

弟懋修

玩物喪志。不足教人。屏棄一切。惟恐人之陷溺耳。聖門之學。依仁繼以游藝。力行因之。學文雖小技。何害焉。

孫萍庵

街南文集

卷九

序

四

夜計序

爲善爲山也。去惡鋤蔓也。君子小人。勉弗勉分也。先哲之所爲格功過者。蓋皇皇也。雖然。人情明於見功。而闇於見過。故功矜而過易。功鉅而過小。功衰而過渺也。況期之以感應。而因之爲懺。其爲無所與而爲善。無所置而不爲。嗚呼。非誠也。況或其所與所思之。鮮克終乎。嗚呼。勸也。夫聖人成已成物。有功而無過者也。董子曰。明其道不計其功。故君子誠身不功。其功而過。夫性善本無過。易曰。不遠復。無祗悔。顏子之不貳是也。其次則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最下則恕已而昏者也。遂非長傲者也。噫。求無昏。則計斯急也。求無恕。則錄斯空也。且夫已之習於昏也。能見者。幾何人之習於諫也。忠告者。幾何計之計之。而夜氣以存。亦庶乎慎獨之誠也。由什百而寡之。以馴致於貳不貳之間。則復性依仁之學。吾雖不能逮矣。其殆將勉乎。以毋墮於遂非長傲之徒其可也。

寡過是聖門之要。太上感應雖與功並。計意實主

於計功。蓋以感應侔也。所見真告。儒正學弟。懋脩

功過之說。始於異端。而盛於陋儒。滔滔難返。先生心知其非。而姑以計過漸變其說也。姜勉中

街南文集

卷九

序

六

明語林序

予弱冠膺世亂就讀明史家貧不能買書逢人丐貸叔父季塾先生又嘗教以史學謬不自揆思有所載紀以備一代之遺雅不欲編蒲緝柳爲能事也披覽之下會有賞心間則潤而剗議之僣彙爲語林一書以續何氏之後然志不在焉或錄或遺未有成編也既喪亂窮餓曩者紀載自無一存卽所藏爲語林者零落箚中且二十餘年毀蝕聽之已耳新安友人吳仲喬及其弟與可見而慨然欲授之剗氏予遲迴不

行南文集

卷九

序

七

欲也以其中不無紕陋四方博雅無從考覈而向所采諸書籍已經放散卽缺略何由補訛謬何由勘哉仲喬與可見先生固有言矣義慶之後患無孝標元明之後不有元美乎蒲柳之緝亦庸獨非史學所存耶嗟夫自予叔父之歿二十餘年予學益孤氣益困往者紀載之役徒爲虛願而彋彋是編藝林之瑣綴顧反足以存何異舍函牛之鼎而計酸鹹於鉅斛乎不忍付之毀蝕聊以塞仲喬與可見之意抑有喙者時易代更風會各別嘉言懿蹟今之與古不相侔矣何

幼增置門葉而斤斤於前人已成之日何爲者哉然而不及革也已辛酉秋日晴窗吳肅公自題有意明史而爲時與力所絀僅以此書爲藝林贈矣非所屑也篇中感慨當於言外得之梅聖占

街南文集

卷九

序

八

闡義序

義民 商賈無不皆人民部

詩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雖然民果臣擬哉額蒙耳
弗書史習也俛僂耳弗冠帶倫也又跡迹而非手足
股肱屬也其於君也可去可就可后可仇也吾安吾
室家而無死亡無竄徙足矣安問其他故周可以秦
漢可以莽苟有以安之則亦從而后之已耳其或伏
義以伸所欲為而民病其擾皆曰毋庸也而天下之
繩義者亦弗之及嗟夫民果臣擬哉顧予觀於前代
衡南文集 卷九 序 九

編戶窮廬慨然激烈未嘗不問出於君亡國破之際
不啻夫委贄之誼者莊周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者非耶民以下若卒若隸以迄含牙戴角之倫靡不
各效其靈於所當報况率土之義乎剛義首民世毋
謂出者不足語也

寬以義與民正重以義與臣也是醫家反治書家

裁鋒法 沈耕岩師

從民立例實為臣致貴用意隱而彰微而顯何其

神以左史乎 門人鍾銘文謹識

義客

客之名世以相嘗設曰食客曰門客嗒何賤哉以勢
合者勢盡則離以利交者利窮則畔亦客故自賤也
彼公孫杵臼田橫之義士非歟夫客有氣誼相許者
矣有術智相為用者矣今也不然或曰彈鋏而歎無
魚若雞鳴狗盜亦豈不以食哉卒之市義于薛而脫
孟嘗君于虎口其術智氣誼有足多者抑所謂食人
之食事人之事者非耶然則食于人者其名與義既
非客比而其于事或雞鳴狗盜之不若又何也故義
衡南文集 卷九 序 十

客者弗可以弗誌也

吞吐嚴冷筆法絕似史遷論贊 沈耕岩師

句轉字折每于餘音鼻鼻司空表聖所云飲食鹽

梅其美在醎醎之外者耶 徐南陵

義工

晉讀史至唐工人安金藏剖心白皇嗣不反而睿宗卒賴以安噫此其功寧出狄梁公下哉梁公不欲以去就爭其功婉金藏以死生爭其功捷雖大臣之與小臣不同而其情不俱篤乎先王之制工執藝事以諫夫聖主求言若不及設敢諫之鼓櫨誹謗之木邀之資而激之以刑當其時為之工者與瞭腹庶人同效其箴賦傳語之規蓋無難者女王暴辟其誰與我鼎鑊沸前即卿大夫立廉耳而乃有狎逆鱗觸權倖衙南文集 卷九 序 七

慨然銛死而伸所欲鳴如金藏者不亦偉哉彼蓋怒然於鼎社之移根本之撥而不忍唐葉之斬故不能自已已諫何容心哉乙酉之難板工魏三署盛生文鼎部其被繫也不承以承肅蓋目擊之云若而人者或家國之痛矢於隱憂或善惡之公激於獎乘古今往往不乏要莫得而泯焉彼其工於義亦奚啻其工於器也

從關係處立論故自宏偉緊切周官國有六職百工居一節無貴賤果決持者止安見此輩不與坐

論王公作行士大夫比美也 沈氏若師

立言固有所激乃光明爽瞻自是千古不磨 門人鍾銘文

工以藝名藝者聖學之所不廢周禮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所作也其立志凝神近于道而烹葵之性尤難于泐喪耳原本經術文特即重典質 門人吳瑾

衙南文集

卷九

序

七

義童

孩提之童。而仁義鍾焉。大人者能無失而已。雖然義取諸衡者也。非識無稽也。義取諸斷者也。非勇弗赴也。強有學者之所審幾而濟務也。竊嘗觀曾參童子及汪錡之倫。亦何較然于取舍之際哉。即衆所推爲強有學者莫能踰也。噫。昂然負七尺須眉。而視顏背義。豈其性之所鍾。孩提時而已失之耶。彼馮道。楊淡之徒。卽謂之天殤。不得其死可也。予故闢義而及童子。

行南文集

卷九

序

圭

衡斷勇識是儒者集義要訣以道滋爲天殤不得其歿極痛極醒

沈明岩師

論極痛切尤極正大直與日月爭光矣

門人鍾錦文

以臨川之筆寫考亭之言是吾師講學文字精粹

絕俗

門人李先春

義女

婦人之談說道理也不男子若也。而其休利害遠死生則百男子也。休利害遠生則安足以語義不能談說道理又安能以行義古貞女烈婦矯然獨遂之。死靡他不巾幘而冠帶也哉。雖然從一勿貳有膠於志者舍命勿渝有激於節者并而字人不猶委費番紳束乎分之無可逃而斷乎義之所必出乎是庸衆所矜而未可爲貞烈者難也。古之傳聞操者多矣。吾不具論。吾獨怪夫橫房帷之見。斯報雪之誼。當禍患之臨。陡然於君父之紀者。噫。寧謂不卹其緯而憂宗國。隕爲非陰空爾耶。請書以質之天下之談說道理者。

街南文集

卷九

序

古

文只數行次第客與多致節節換句句轉矣

沈明

岩師

著書大指此篇隱躍迴露讀者不得草草

門人李

先春

義僕

嗚呼。自教衰而俗漓。主僕之義。不明於天下。余蓋感憤於宋氏而難僕義。云宋氏居燕北鄙。世以財雄家。奴不勝數。有豪家與爭田相訟也。已而相毆。又數。其逆奴。為已地。亡何。寇起於鄉。劫殺宋氏妻妾以下。百十餘人。空其室。以去。豪遂乘間。入有其田上之人。陰主之。諸既屬式。微遠竄莫敢爭。而諸奴前以寇故。或死。或匿。向受。啖。為豪地者。遂事豪。忘其主之仇也。曰。王死於寇。不豪預也。而莊孽利其財。亦爭來事豪。口吾向者童豎耳。宋不我恩也。抑不思其祖父實嘗為宋網紀僕。嗚呼。安得張忠定者。盡若屬手創哉。方宋之盛也。諸奴漁租。攘彙肥。妻子不可算。一旦有急。既無有。裴旺沈。驚其人。斯亦忍矣。而掉臂反顏。仇之。勿卹。亦何忍若此。乃北鄙人。則又為予言。宋之歿。有子幼。不知所在。或云走死田間。或云為人傭。齊魯間。莫可問。然則李善王安之。諡。又安可少哉。集義僕。淋漓生動。古處每帶手神。今之史漢手也。數讀不。

忍置去
沈排岩歸

街南文集

卷九

序

五

街南文集

卷九

序

末

漆園善用虛。以其虛。虛天下之實。史遷善用實。以其實。實天下之虛。此文特兼其妙。門人李先春
敘事兼議論。咄咄動人。五代史伶官傳論也。門人吳璋拜識

臣之于君子。之于父。婦於夫。弟子於師。僕於主人。皆天經地義。無可貳者。君子不責人僕者。以其賤耳。如傳所載。記則凡為子而梟逆。為婦而狐綏。為臣而馬道。為弟子而許行。逢萌者。魏義僕多矣。此文或可云救也。門人鍾錦文

義婢

人無有不善。豈間男女哉。女有士行。豈間貴賤哉。婢婦而賤者也。昔程嬰公孫杵臼謀匿趙孤。至今震稱之。彼猶男子也。視郭斌女奴輩。未奇也。范曄作列女傳。不去蔡琰。終玷史冊。晉亡羊氏爲劉曜皇后。視碧玉輩。又何如者。彼猶貴婦人也。集義婢。

文古而韻最耐咀茹。細閱之。不過男女貴賤相形。作案而下兩引古以應之。鑑鍾特化。沈耕岩師

章法如側啀重巒。迴複隱見。東嶺射日。西岫出雲。

街南文集

卷九

序

七

落落數行中。如許奇變。短篇神境也。門人沈廷瑞

義卒

甚矣夫舍生取義之難也。世有能舍其生者矣。匹夫匹婦勢窮力屈。計無復之。而自經溝瀆。是謂諒死。情有所不能忍。拔劍而起。挺身而鬪。雖首刳。身自抵於罪。是謂惜死。揆珠於淵。獵材於莽。力搏異類。血殷齒牙。是謂貪死。此其於死。未暇計也。自非然者。雖驅之以必死之地。被之以得死之名。苟可以倖逸也。則罔不宛轉遲回。冀以自存者。故取義難也。今夫卒。揀死人之具。置身於必死之場。進則有立殊之劍。而退則有必誅之法。當是時。卽捐軀赴難。以自附於死。級之義。其爲途亦甚便矣。然而死於亂。死於法。莫或於義也。則夫處疆場之刷。卒能奮躍目鳴。不泯泯於烏喙蟻垤之間。不亦卓然行伍間丈夫哉。若乃志有所存。詎有所戚。餐憤於鋤奸報德之行。而弁非迫於疆場之不得不戚者。其取義也。抑又有足多者。集義卒。

層折出之。歐陽公筆意。

沈耕岩師

意整而章法自變。氣婉而骨體遒道。徐南陔

義道

莫非道也。而獨私之老氏者。自莊周始也。君父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周之言也。彼雖小仁義。而其語義未嘗不與儒並汲汲也。夫義亦道也。道之名悉舉而署之。羽之流何也。全真也。黃白也。禁禁也。道惡道。倘所謂在瓦礫。在矢溺。抑或然耶。其有識夫義若。與周之云者。猶道也。然以予觀于載記。亦何寥寥哉。備一例。以與僧之徒。弁錄之可也。

聖人之道。天地之道也。二氏竊之。老氏專之。而羽

衍南文集

卷九

序

五

士目之不可解也。兩若閑道。關邪小文具見一斑。沈晦若師

專之目之舉世之人。即羣奉而予之。尤不可解也。有聖人作必也正名斯文。其鳴矢乎。沈公厚

義僧

佛氏滅天常悖君父以求脫生死。儒者聞之。謂行不吾徒。不可以持世。顧有儒衣冠而沈溺其教。莫能悟者。彼緇而髡。何足以語此。昔宋僧德公之將死也。謂其徒曰。予苦行百年。迄無所得。徒爲不忠不孝之人。汝其改諸。卓哉。可謂有識之傑矣。然則僧矣。而猶皎然慕義。不規規於生死者。是可執儒而徒。儒衣冠者。謝之曰。滅天常悖君父。亦何必緇而髡者乎。

昌黎意旨而出之。以荆公隋筆。嶄然傲岸。沈晦若師

衍南文集

卷九

序

三

凌厲峻拔。文如其人才。稱其學。蔣大鴻

是僧也。非禪學者。比舉其義。正從未流者。爲斷益。見世之從事於此者。鄙不足逮矣。門人鍾錦文

義庵

古庵寺之禍人國不可勝數漢唐母論已明高皇帝鑒往轍令不得干預政務鑄鐵後宮并不令習書識字載在典章可謂深切著明然其後有若振若直若瑾者煽權播毒迄於忠賢禍延宗社再世以亡然則庵寺誠不可一日近左右明矣雖然人主豈必贊御之悉屏也哉苟能慎輦笑戒狎昵終其身不假之事權以毋失明高帝之意庵何能為且夫庵亦人耳而或者曰是生而無一善類也者彼呂強張承業抑何以稱焉周禮內小臣庵上士四人鄭氏曰稱士與其賢也噫使古今庵寺盡強承業其人者安在不可假之事權惟不盡若強承業其人而有國者宜慎矣亦惟不盡強承業其人而有比德於強與承業者乃俱足以誌矣表而出之庶天下知關耳下流猶有某某其徒者而為庵寺者亦有以自厲焉耳

譬如走珠木益婉而勁前謂承叔五代史於官皆傳獨卓碑欲為後世戒也兩若豈亦同此意耶

街南文集

卷九

序

三

義屠

孟子之論矢人曰術不可不恤也屠之為術不又矢人下哉有以義著者君子不得而沒也古百工賤伎皆講于道義况秉彘之好同耶屠其術何傷夫杜黃宰制所為隱于屠沽者非歟若聶政者抑亦末世俠流矣然今之世莫隱也莫俠也乃或不屠其術而屠其心也悲夫

渾脫瀏亮公孫大娘之舞劍器耶庖丁之奏牛刀耶○不屠其術屠其心揭出肺腑令彼汗盜毛孔

街南文集

卷九

序

三

沈耕岩師

文愈簡愈嚴是寸鐵殺人手段施愚山

彭淵村得李廷珪墨半笏以為希世之珍唐文皇購逸少書一字一金筆墨之貴不以多勝擅弓文與史述論贊所以妙絕古今也門人鍾錦文

義丐

丐之窮與盜等其喪失廉隅也與嫖與優等其益縷
猥鄙世莫與偶余咸釋史及人言有以義著者集義
丐而掩卷歎曰嗟乎天下事難獨在取予生死間耳
孟子謂蹴而與之乞人弗屑也丐可忽乎哉抑重耳
受塊伍員吹簫淮陰飯漂彼豪傑士也猶若此三子
者丐一時丐者丐其身其不得已均也若齊人者固
妻妾之所羞而相泣也已况可以對義丐乎

簡而曲集至義丐事益奇序益老 沈耕岩師

香月文集

卷九

序

重

下筆有馬肥草淺弓燥手柔之妙 沈公厚

取予生死將義利關一語截盡此尊經翼傳為史

法者也 門人鍾錦文

義娼

予解梅禹金先生輯青泥蓮花記廣撫妓蹟例凡十
卷凡六其間紀貞紀從有可取者或曰凡傳諸娼者
皆鮑史溢情舉不足信云予節錄之而間補其逸凡
數十人毛惜惜無論已惜惜而外從一勿貳至不有
其生者咸足衡也雖情鍾乎猶是膏澤市門而卒如
此哉如此哉故不繫義娼繫義娼

均義也以忠繫婦以貞繫娼具見衡量鮑史溢情

尤是讀書手眼 沈耕岩師

香月文集

卷九

序

重

古人每稱精義義不精不可以為義也此篇當與

義婦篇合看見街南精義之學毫髮不爽 張芭山先生

義優

予勿觀劇矣。爲忠孝爲節義也者。靡不感以秋爲奸邪爲橫逆也者。靡不毗以怒。夫彼其善惡。所謂優孟衣冠。履焉耳。然其感人。吾不知其何也。又况其眞焉者乎。夫人亦何弗爲其眞者。吾因是求義於優。或以諷諍回君聽有之。古大臣之格非也。或以驅命圖報効有之。古忠臣之遂志也。噫。彼何人斯。履衣冠而眞行義。其不動人秋歟。觀感者。吾不信也。集義優

真履二字作眼 沈耕岩師

街南文集

卷九

序

五

人素紙不易盡者。街南每以數行出之。頻挫街勒更覺寬然。餘地前後諸短篇。皆千秋絕調。蔣大鴻

義諫

周禮五官之屬。各署府史胥徒。徒最早諫也者。殆古之徒者歟。唐宋列於輿臺。國家齒於四賤。庶人而在官者。稱也嘗竊以官之有諫。猶王者有奄寺。其職趨走分均也。狐鼠而城社穴地均也。官於姦而民於噬害均也。然而世知害奄矣。莫害諫也。自世之末諫不官。辟而私。弼即稱貸亦爲之以是爲利。州古曠也吾見朝藍纓而夕崇愷矣。里無賴數以逋逃。吾見朝盜賊而夕牙使矣。一其役半其名。而參兩其人。謂之縫

街南文集

卷九

序

美

是狼顧也。強者王之。弱者奴之。王一奴伍。主縱奴走。是虎俛也。父院而子司。伯郡而季邑。是兎窟也。兩造未具而惕其家半矣。五刑未擬而錄其家全矣。官猛則官倚。官明亦官蔽。詭法恣奸。莫能數其橫也。苞苴行而墨吏心膂之。請調盛而狼紳肘翼之。訟詰紛而雲劣黨比之以故。官無不姦。民無不噬。而隸勢日以周。官以敗去。則移之官。憲以訪緝。稍委其從卒。莫誰何也。間有一二縫掖之士。不勝忿而攻之者。士攻諫則諫以官角。士士憤則官率諫以辱士。士卑以遁而

臺以辱官誣矣。視者視繁者繁且孥。修隨之如吾邑近事者。嗚呼焚坑之虐於今爲烈矣。而孰知以隸始哉。漢何資唐李鄭之所以不勝奄寺也。余集義錄蓋不勝脫扼而三歎云。

情形表裡搜括畢備。此牛渚犀燭秦官方鏡也。水見鬼物人露心膽矣。○脫力勁挺。沈耕岩師

比例確甚。焚坑之禍乃始於隸讀之慨然太息。○

以官角士十餘年前之隸也。今威福且倍官矣。世變至此。可若何君子所爲讀易之遯與否而深思。

街南文集

卷九

序

三

所以自處也。

徐南陔

義盜

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苟喻于利。無不至矣。其于義若水炭然。盜賊之謂也。跡之言曰。分均仁也。出後義也。謂盜而義。何以異於是。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宋張齊賢遇盜山中。盜曰。異日加民上。其念我輩非得已也。然則盜豈生而不肖哉。其秉義往往有以自竊。非分均出後之。仍爲盜濟。而自美其名比也。集義盜。

直從根頭勘破盜而義理有自然。沈耕岩師

街南文集

卷九

序

三

義獸

無父無君孟子擬之以禽獸嗟乎人所受全於天以
目對於禽獸者豈不重哉反合于帶角者安得而有
之先儒謂人得其秀而靈靈故能具四德發四端物
則偏而塞矣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亦間有僅
存而不昧者余集義物先之以獸解之觸麟之教然
之相恤其性耶其得理於氣中者耶往予龍溪莊有
牝犬衆美而食之犬子瘞母骸庭柱下守之悲以嗥
者三日月夕予未嘗不歎歎太息焉稗史所紀豈或
街南文集 卷九 序 无

誣歟若乃明皇之舞象昭宗之供奉抑又奇矣夫鷹
犬象狼之屬而義若此謂之獸可也不謂之獸可也
取孟子之言而謬反之曰有父有君是禽獸也又奚
不可也

正言之諧言之借獸警人意寄深遠不似腐儒常

言憤耳 沈明岩師

看他章法變換處 徐抑公

義禽

聞義而及物不誣乎及禽不愈誣乎禽之性塞於獸
古聖王於鳩取孝於雁取別焉抑何也其不皆與于
泉鳴之惡審矣而況其為瀘南秦吉子天寶鸚鵡哉
或者譏吳子裨官小史之賦不足語於經史之正吳
子曰固也予以吉了鸚鵡為丘隅黃鳥讀是錄者亦
必無以異于綿蠻之詩也已

轉筆宕漾數行具于言波折序者至此似益心朗
神怡 沈明岩師

街南文集 卷九 序 三

文情所至天嬌中俱極嫵媚曲終矣却似繁音促
節者心含元氣筆有化工故應無所不可 姑山
夫子每謂街南手腕目中僅見誠然 梅子翔
磊落小品古趣盎溢末語醒人亦冷亦雋 門人鍾
銘文

蠹魚

宋袁子龍取凡蠹魚得五常之性者集爲書曰坊雅
黃震爲之序予竊異焉顧其書予未及見之抑久而
湮弗傳耶予既錄闡義遂取諸小史之紀蠹魚者廿
餘事以終焉而序之曰禽也獸也及蠹魚之蠕動也
固非口義而心名者也然其義皆得見取於吳子且
錄之使傳於後世世之人亦知吳子之好義無窮而
不遺物類如此雖然吳子又安能使是書之傳而不
爲子龍氏之坊雅哉

街南文集

卷九

序

壬

闡義至蠹魚充類盡矣教思苦矣合前後序觀之
嘆世微切而若隱若顯忽近忽遠所謂言之者無
罪而聞之者足以戒也 沈明若師

序凡二十餘首同一旨歸而義例之參差章法之
變換正反離合篇無同局左史八家銘贊薄使
人不可端倪嘗論街南經史巨篇如千瀾赴海諸
短篇如蒼崖滌澗各極其致 杜朋李總評

序

孫節母序

淳有孫節母者前稷山尉孫君某之繼室而孫肅叔
舉氏母也母山西之稷山人父王翁感孫君嘗還其
遺金而無以報也而會孫君尉稷山喪耦遂許以字
是時稷山君年已六十矣其母弗欲也太君曰命也
莫可逃不然如父意何竟從父言及稷山君歸及

街南文集

卷十

序

母甫二十有四耳守節輔二子有成立垂四十年邵
志之役翁痛心刺血以陳於守令於是遠邇之士遂
無不知母之為奇女為節婦為賢母也者數舉會予
門人袁士旦乞予一言序之肅公謹得而論列焉蓋
吾奇母於始而難母於其末也夫女子字人莫不願
偕老不願為寡孀猶人臣望仕願得其君安富尊榮
不願以忠節顯蓋至於遭時之不幸命之不猶而後
為孤臣為廢婦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不可奈何
而安之而其始則甚不爾也自夫人即至愚豈不知

垂老之不可以託身而有家唱隨之足慕哉其父重

氣說或不暇以計而女子則何居乎謝其母以義之

不可背命之不可逃也卒之數十年紡瓦孤縈影形

相吊皆其意中所豫逆而順受之者也吾所為奇母

於始者此也雖然彼偉衣冠俯仰河山高標名義著

為詩文希夷齊而矜文謝卓如也俄而時移事過漸

替其初衷改絃易轍者不少矣其於義命之說悟然

罔聞知若母者豈不真俊偉傑烈毅然古志士也哉

柏舟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

街南文集

卷十

序

也古有不識天風之臘而缺永初之年者母之謂也

故曰難也母老矣倘懷念往事遠父母棄鄉井筑筑

茶蓼而又當兵戎離亂所云輕塵弱草不自必者何

限豈知其稟稟雪霜皤然無虞以有今日長子孫而

光問問哉噫是矣必為頭綽楔之足榮也叔率能文

章敏至行簡身顯易亦勉之而已予賤鄙無文史之

任不足以彰母節因叔率之志而藉手袁生相質云

擇義安命忠孝名節無討便安事發揮至此極沉

痛讀者宜極感也

街南文集

贈葫蘆中人序

宜治之南峙郭而屏者曰響山晉內史桓楚治兵地也山坦迤西來而駛奔於溪賴壁鏗削溪水自東砥山而匯爲潭潭沉影徹舟行響答或曰琴高息焉拊絃動攄故曰響而予聞諸土人則亦稱葫蘆山云往梅子杓司廬其麓踰阡而南則徐子小范居也徐子家甚貧屋茅而垣林短棘斜窗爨爨于寢率妻子芻汲屑腐而市之時柱杖備離苦吟誦予間過未嘗不秋歔慨慕久之亡何梅子徙家東郭走四方而茲山

存目三集

卷一

三

之勝徐子殆專領之自署曰葫蘆中人予曰異哉子矣斯稱也舍其故而俗是徇徐子曰梅子之四方業自署響山人云梅子才而敏以其詩往來吳下寓白門以齋交于名譽之士譬金石之振其響也固安予偃息于此也木石之與居備農之與語時激而爲草蟲之鳴伊吾咿啞亦何異身處葫蘆視一隙爲朝昏哉是予所自安也噫今天下氓氓焚焚顧瞻靡騁吾徒竄伏草土覩聽冥然大孰非葫蘆中踟躕者獨徐子哉昔管寧下榻榻爲之穿范曄寢車中三十年非

有所自苦子業安斯矣豈志意猶有踟躕焉者異日伎吾子之高其有望葫蘆山而來從必梅子也夫梅子草堂故無恙也

取情設色多古光別舍規勉處尤見懷抱人本色
魏水叔

贈徐子而諷梅子實互相形錯綜離合得古人三昧
叔李堂

存目三集

卷十

序

送孫直公序

以君之才固宜掇巍科列仕版久矣乃再黜於試不以明經老也惜哉始爲君計者曰休矣非所屑也而君亦以非其時且將慕養晦之義顧獨以家窶甚太君耄焉古者家貧親老有以祿仕者何獨不然今日者所爲燕之轍歟抑廣文稱仕隱非守令職司者比而故事羣仕不得任所隸惟學校可得近地則旬日聞問之所及其於太君也又安雖然以君之才庸詎不藉藉縉紳間則必有起而推轂其人者且以有司行百文集 卷一 序 五

絕似荆公短篇 徐山甫

非其時卽廣文亦不宜仕意回互而文幽折 張世山先生

送梅振先授徒巢縣序

授徒以傳道也今之授受者制科業耳師之業必有其實而今之取師者不於實於名有人焉以藝殉于世則曰是能師其不以藝殉乎世曰是未必能師也問其所以然曰吾驗諸其身嗚呼布衣徒步以道師王公豈必其身之是驗也哉術業之不明教誨之無術誠不能師也術業教誨之能不察焉而名是求其取師也何居是人盡師也而人無師也才潛學隱而其夫師之實者或反有所不合也吾友梅振先將授

街南文集

卷十

六

徒於巢別於吳子吳子曰名乎實乎奚以往乎以實則子之工術業有年往往不得一知我何必巢巢下邑也以名則子隱者也世方急制科業而以所不試者往焉雖有其實誰則信之梅子曰某先生雅知予者巢之上實介其書以來然則其所以取梅子或夙矣豈亦於其名者乎果有合也則吾抑又有進焉自制科之業重而聖賢之學湮天下日以其心思智慮攻所以媚世而逃於爲學之源有識之士多鄙之矣不知夫制藝者雖售世資而要不出乎四子則固非

若他業有所甚峻。而不可以遽返也。爲去其浮誕。而引之先儒中正之旨。核之以考躬制行。而毋徒以爲藝文之具。將古之所謂傳道者。猶或於是焉在乎。雖其力未足以云救。然隨其分力之所及。而孜孜焉。亦庶幾乎吾人所自盡心也。

初有結語云。不然。巢固有巢父之跡。梅福之洞焉。其一訪以歸耳。梅杓司丞賞之。而予叔季堃先生乙去之。曰。文學八家。豈得泰巧。僞語杓司稱服。自記

送孫無言歸黃山序

黃山奇甲海內。而亘宣歙。歲丁未。余從仙源浴湯池。捫丹臺。揜蓮峰。石笋。紅諸勝。曳杖低徊。不能去也。口嗟乎人。安得生茲上。向山靈丐片筴。以終老乎不則寄巖巒。遠近以時。被春糴。爲莽蒼之適。園亭之涉乎。迄今丁巳。十餘年矣。後游奇莫必也。而茲土人士。煙嵐望衡宇。則往往輕去其鄉。或畢生未一攀躋者有之。豈非塵全之羈縻。而謀生殉物。有以奪之乎。亦足以知巖樓高寄者之難其人也。新安孫子隱者流。而久僑於楊。日夜望黃山。而矢歸。四方名士詩祖者。不可勝計。因吾友濮陽子寓書街南。使爲之序。予聞濮陽子。孫子業。獨期東裝乎。曰。未也。予曰。代馬嘶北。越鳥巢南。庸或遲遲。孫子乎。抑有所未足。姑求多於文詞。以自豪於山耶。且人果欲巖樓高寄。無有焉而奪之。則自楊而黃山。直莽蒼亭園事耳。孫子之行。胡弗可以決人。非金石日月易。馳筋力而駸衰矣。其若茲山何。子亦雲。生乎後。遺倘有期也。孫子常主我於蓮峰石笋。聞相與笑也。

規誦吞吐大家神髓

求多自豪無言當心折此語竟終老維揚如斯文何宗子發

此序郵去原稿旋佚無言客死亦無從索也後遇潮上唐岸人口誦不遺一字岸人初未識予每構于文必手錄或暗記之子交岸人始此岸人才而天今念之惓然

自記

卷一百一

九

九

贈梅定九序

子鄉三十年無隱顯少壯咸壹志於詩獨梅子定九工曆學而子雅好性學云顧梅子恒願解子言而子於梅子之學浩衍繁猥莫窺其要領卽梅子亦不能爲我言之也梅子既負異稟其學自洛下閎迄僧一行郭守敬諸家罔不晰其原委紮其瑕瑜參稽而該貫之而尤好西學利氏術精勾股章程之數凡儀象測候諸器具多出手製卽彼聰敏才智工詩藝名博雅者悉瞠目莫能講解而以子之頑冥固宜其茫然行前之集

卷一

序

十

行所無事。水流泉達。又烏得而禦之。吾願其未足與於斯也。因於梅子有厚望焉。

天下之言性。孟子指告子而言也。告子但言仁內。故孟子曰。故而已矣。故者。仁也。仁宜於事之爲義。故曰。以利爲本。利者。義之和也。告子以仁義爲人爲。疑其繫也。故孟子以行所無事破之。告子謂性如決水。孟子以禹之治水曉之。蓋告子但守其故。而不知求其故。若能求其故。仁利而爲義。合內外之道。而時措咸宜。義豈外乎。此之謂大智。告子怕

街南文集

卷十

序

二

用智。用智則分別是非。而未免動心。故一於不求耳。後世學者。祖述告子。將名物度數禮樂技藝之屬。槩以爲外。而置之而反誣之曰。此是義外。况曆數之學乎。然告子怕用智。而後世祖告子者。却重智字何也。蓋以一悟爲智。正所謂鑿也。愚嘗與定九論夫子與點微言。輒蒙首肯。茲以序語云云。因附鄙說相質。肅公又識。

因曆學而及性學。孟子一章天然引據。徐去非

贈吳公煌序

淳之吳有公煌者。與予同學於姑山先生者也。同於而好也。又貧也。各賈一藝以食。予以醫。公煌以地。度較所售。則公煌百無紕。而余一無庸者也。間嘗與言醫之難也。公煌曰。不然。醫有證而地無徵也。地一證已耳。醫所並望而憑者。四其於利害也。醫者以人計地者以戶計。吁。可畏也。戊之臘。公煌防游郎而將返於淳。別于溪上。予酒間以前說謂之曰。今相地者。二宅兆之是。迷向背之誤。徂假買買。而鬼爲胥宇者。旨也。說內於古。誣設其傳。姑嘍坎泉弗卹焉者。猶也。之二者俗倚爲藟。裡而無以異。狐狸也。蠅蟻也。窆而委原而壑也。然未有不急爲買巧爲遁也。吾子學於姑山。而休然於人戶之利害。憂憂乎難之。其無說以市可知也。又決無迷與誤也。何以知之。姑山先生。學紫陽氏者也。閱相地家。而莫吾公煌右。是以知之也。是驗診於倉。咀藥於邈也。噫。其售也宜矣。予之不倉邈遇者。殆終絀而莫庸矣乎。

高簡似徐山陰峭峻似羅圭峯

贈袁士旦序

士之務遠且大其於一藝茂如也然苟以寓吾神智斯道存而心術衡焉文章者藝之精而道之粗也韓子以心之聲爲言文又其言之精者故聖人之言簡學者之言雅聖人之文蘊學者之文殷戰國之文肆六代之文靡窮愁之文峭勃王公之文紛愉皆心也惟詩亦然幽者達者怨者慊者廉而直敬而貞者靡曼者陋狼傑者三百篇迄漢魏六朝之作其心異聲亦異也陶杜之不可及者義熙之感深而天寶之憤鬱也故其詩尤足以聲之惟書亦然義之逸顏之忠柳之正旭素之狂孟頫之媚抑各因筆墨以聲之者乎袁生者從事於予予告以是說久矣生文詞書法皆斐然足多者乃間寓其巧於篆刻而過而問字於予予曰是奚足哉夫生以其詩文而既學於予予蓋欲進之以遠者大者生其果無意其遠大者乎不然苟因藝以求道文章之爲務固未有涯也楊子曰雕蟲小技勿爲可也

新南文集

卷十

序

主

贈王仁叔序

道之不明不行也時使然歟說紛而賢知者過歟抑師承之失其緒歟世之志於道者鮮矣持之以辨說而益紛狂之以師承而益固夫聖人之道非以言也其不能已於言而有書書者至道之所寄也而賢智者糟粕之曰此章句之末聖人之跡也吾內而求之心而吾性天之微無思無爲之妙可一貫而上達之也吾乎索既往之聖人於語言文字之外焉歸乎支離經傳強振其說於驚奇獵等之私謂一悟而知行有文集卷一序

聖君賢相勸之學官而舉之功令薄海內外無有遺
議而儒賢蔚起可不謂盛焉一二賢知謂是不足以
窺聖人也而始爲異同異同可也而又排竿之魔聖
經傳而陰濟其釋氏之微開之以簡捷之效而操之
以獨詣之宗名之曰性天之貫也無思無爲面上達
也洵哉朱子其章句之未儒也已夫泥章句而不合
聖人之微旨朱子固恒有之夫泥經而失之誤典臆
而失之難也其於得失執多故曰辨說紛而賢智者
過也群天下愚者惑之不肖者徂之詆謾章句沉溺

街南文集

卷一

序

三

異端謹實階之慮可慨也王子便模學聖人之學者
也子每於講堂中聽其言論纒纒風發靡自負其辨
者莫或難之子之不肖嘗慨夫今之學者擅釋氏以
得吾孔孟而子也既學不足以明道而詞說又不足
以濟之王子以明道爲已任率天下之末學本儒先
之說以求盡聖人之言以見聖人之心則學以至正
而道明矣道明而行不難矣吾不於王子而誰望焉
陽明設教多朱子所已斥今猶奉爲玉律何也師
承之要可知 姜奉世

送漢陽無著序

余心識無著且十年無著余鄉人也然而半生之楚
游余亦終歲農畝未嘗齒名士之籍顧不知無著何
見而心亟余已西自楚歸訪我街南數四而不厭而
余方從事穡穡之川工而幸無由一見焉乃余時從
里中傳誦西征五百字所謂夷陵詩也一日過凌子
冲寓坐上來去數十人或議或不識有岸幘倚欄哦
聲徹樓瓦余脫視此得毋名士而耳其語則宜也直
前曰子無著乎無著吃喜過望更相拜把臂凝睇曰

街南文集

卷十

序

七

噫余汝四世交也蓋無著大父若曾大父及余之大
父曾大父皆嘉萬時鄉先生莫逆者也子冲欣然呼
酒酌吾兩人吾兩人霑醉而別已而子冲還若無著
返餘舍余亦臥病龍溪明年春余適郡城遇無著澄
江上則匆匆具饌構買舴艋承天矣夫無著半生楚
游計硯田獲硯余田間其豐絀倍蓰何如者而余獨
念四世通家之舊不出里鄰之間又益之以相需之
十年一交臂而千里有以慨友朋離合之故不偶然
也索余言以行并不能無憶子冲云

不立間架於平鋪閒敘中自成波折可謂潯而彌

永程非二

敘述纏綿讀之使人情深末段尤如亂流趨峽雲

氣氤氲文至此無遺議矣沈方鄴

街南文集

卷十

序

送孫不

不巖先生將采鐸於豐於是年七十矣古愚及諸同人把酒言別先生與古愚其大母皆予祖姑也外兄弟兩世皆長孫氏其古文詞壇坫則又長先生予與古愚碑守崖谷而先生以才自詡數奇不偶卒窮老一明經不能無慨然也雖然憶二十年前先生以孝方破產任難曲全於兄弟以慰其太君是時室家窶宛豺侶訕訕外內如火木幾而急錫原之難哀隰之求至妻子羸困不振今卽枵腹散乎然安貞而泰以先

街南文集

卷十

序

生名勳公卿諒不若子美所稱鄭虔官獨冷而飯不足者矣古人抱關委吏雖爲貧皆有道焉矧其職於學乎昔孫明復講學太山天下師之公卿藉爲聲譽在太學天子有召拜緋魚之賜莘老爲經社稱龍圖學士而於時天下又安兩孫氏之學遂著於世先生既風敦倫紀又方有經學之任進而追先哲之懿範奚辭譽拜賜之是榮哉且夫魯人之尊明復以孔李諸賢郵之推莘老則由子瞻少游兩人豐之子弟且亦有如魯人與郵人蒸蒸者乎縉紳長者亦有如孔

李泰蘇其人者相引重耶有先生爲明復莘老而曰
無孔李泰蘇焉吾不信也古思屬予書次其言因與
諸子各賦詩一章以贈

朱其恭
用同姓事中原惡套而此獨不嫌乃鑪錘之妙也

街南文集

卷十

序

尤

送劉公宰莘邑序

有司民社之寄而於才知掇風雅者疾簿書之煩或
不屑以爲而學校散署昔人所稱官獄冷者顧反托
跡焉爲吏隱地不遑遑然歟劉先生之以進士筮仕
也舍司牧而求絳宮郡八年而復遷爲莘邑宰人皆
曰非其志也先生安有不豫色焉者予則謂先生非
故矜才知掇風雅者抑亦志古之道者也古有謝臺
省之尊而乞處外僚願一親民事以自慊生乎者獨
何心哉今天下苦稅事民病極矣仕者急官則不得

街南文集

卷十

序

尤

不急稅急稅則不得以毫髮庇吾民是旦夕民命與
司牧官得失相進止者也嗟乎仕果官重乎抑民重
乎吾以爲有司之難爲應在乎此彼簿書環璣固不
足爲賢者難也始先生遄巡不欲爲司牧與夫古人
求親民務者其用意豈或殊耶語曰不習爲吏視已
成事往有躡吾邑以噬吾民者先生拊膺切憤以爭
之又烏知先生向不因學校以稔習夫民事哉先生
往矣予聞最爾莘以里役計無過十數簿書稅事易
辦也諒不至額外之輪窘司牧而司牧者之乃心民

胆也亦有以自慊矣乎

有司陞轉以錢糧爲殿最一經提出令人悚然古道相規文在蹊徑之外

岑羽長

街南文集

卷十

序

三

贈陳廣生序

陳廣生子友仲獻之弟也伯季四人產析而復合堂構之肯怡怡罔間姑山先生嘗稱之仲獻之受業姑山也爲先生嘗患難又多金代贖其祀田義至高而先生匿影剡塘廣生歲時通緩急多方無倦先生既沒周旋公溯昆季一如先生之存也宋潛溪有言道隱民散朝執經於講帷暮反眼相視若途人此者依附壇坫竊聲名相引重一旦操戈入室更名他師若仲獻者難已况非有門牆之素聲譽之求而能不

街南文集

卷十

序

三

以存歿易其心若廣生者乎宋陳亮爲人所陷弟子喻僞犯難營救其弟南強貽書切責諸門人廣生不必南強之責而懷南強之憤正不知幾何也公溯等每啣其義屬予言爲贈予故稔廣生且識其諸子昔太丘之孫各推論其父德而莫能決太丘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此固其門庭祖孫之評論廣生懿行賢子姪能推論之而予外人也何以加諸

激薄停澆之言彼悖其師者豈人理哉

王初士

贈戚穉翁序

往予家龍溪孫萍庵唐明塢陳吉麥戚穉舍四先生者廬館望也四先生皆先民典型歸然未流交予父叔而皆屈行輩與予歲時爲文藝之遊唐先生召海內聲孫先生篤古淡造其得予文各謂兩嘆嘉矜相告也而孫先生頗不憚予詩時時有子固之惜予風折其能因內自慙不復吟而戚陳兩先生殊不謂然於是戚先生卓然名詩人老矣顧數就予與言詩以何孫先生歿又五年陳先生亦歿唐先生客四方

街南文集

卷十

序

圭

歲不一涉里門先生則益驪就予風雨弗聞予亦間出吟咏先生復謂嘆嘉如孫唐兩先生之於予文也所自作必慨然屬之甲乙竄點以爲常否卽顰以感蓋先生之於詩學志意淡矣予方慙且快而先生歸與予同心折於孫先生者不謂其不能顧庸而逆之若將不及獨不徵信於孫先生耶齊士有善誣者誣於宋之鄙鄙之人莫識也齊士聞問有巴人過焉士喜而要之引商較律累日夕宋公子聞齊士且徵之宋師曰誰謂夫人善音者盍視其所取噫先生豈

其聞問時乎吾思先生之不免笑於宋師矣先生年七十酒戶詩筒傾倒互注篝燈書如陳蟻卷積篋衍余少先生二紀莫能逮也自予還街南寓書謂子撫念老友萍菴吉裘君家大人皆安在獨明塢東西南北人而予亦笑然倚廬念知己文酒之譔不可復得不勝悽然也予老矣子母靳一言贈我夫子以詩文見知於先生果皆足以自信乎吾思其無常也唐先生歸以予文質之酒間終何如也

情致纏綿文筆紆折卽承叔未能過冲懷靜氣尤

街南文集

卷一

序

音

徵學力豈僅吾鄉一人唐耕塢

城隍廟燈亭

城隍之於郡邑。有岳瀆山川也在府縣視公號曰顯佑。州視侯。縣視伯。京師十廟。獨與東嶽得用太牢祀。太常主之。又壇於郊壇之右。與各神並舉。郡邑春秋二仲廟祀之。少年明制。載在會典。蓋以民社之寄。凜凜乎幽冥匹也。而郡邑以死生淑慝維神實冥司焉。噫。其爲顯佑也固宜。民林其然。凡所以致其虔禮。靡弗極也。耆老有會。不必官祀矣。牲物錯羞。不必少牢矣。神誕用饗。不必二仲矣。至於百物之驩竭於街南文集卷十序

城隍祀事肇始於周。魏明帝熙平二年。詔州鎮城各嚴齋會集。祠祀既興。至刻象以人鬼享之。至有姓名而愚民誕妄有生辰之度。京師以五月十一

日吾寧國二月初二日不可曉也并記於此

城隍之祀與山川同奉設像已失本義至有誕辰則戲矣張燈則愈褻矣習俗傳訛不可莊語微詞之祖庶幾有悟乎

熊焦占

祀城隍同於人鬼揆所繇來似卽以祖配天以大夫祭社之義但曰配之畢竟天地山川之神是主若云城隍有誕辰則全以人鬼爲主而固有之主神失矣神失其主當失其靈雖竭財力以媚之其能享乎此文獨得要領

美崑山

街南文集

卷十序

美

贈姜茲山序

姜茲山貞毅公伯子公三十年故國通臣其卒也茲山兄弟扶輿窆於宜遵遺命也先是丁未公來宜卜居携仲子與偕予識仲才公爲言伯子善學予心誌之癸丑識伯子于喪次充充爾也明年交乃稔伯子至性剴摯麻衣綵絲數百里焚焚七肉勺醴不一着口齒積雨漫漫旅由厝瓦相望晴則挾友人乾構菲屨披榛卜地雖憊弗勑予未嘗不竊歎也及與談性理家言若離婁數毫末于掌而判五色暗室中也其

街南文集

卷十

七

駁宋明諸家若岐伯灼艾砥礪而注之穴脈癢結也予益心醉質疑累旬日憶公所謂學者信矣且夫致至性者不肯講學而講學者謂忠孝節義特一行耳不足與于性道之要予竊惑焉吾儒言性仁之于父子義之于君臣而已儒先講學其跡微于行誼出處而其効每著于君父之存亡當廟社已墟剩夫遺老爭欲凜大閑于荒濱草土之中九死不移且千年而如見嗚呼吾未見衡澄之果愈于所南臯羽諸君也伯子藉美才絕意進取忠孝大節家世有然而

理學醇深非他人所敢望異日徙家于宜匡坐靜對更質所未盡其有以資益我也

壬寅歲予識茲山于昭陽相與言學而心折之自後相見數言宜州勝友首推街南因出其贈序見示讀其文兩人品詣風尚並出不知其人視其友見茲山如見街南敬亭雲鳥全想依依矣宗子發茲山至性過人學有獨得街南尤深契之篇中字不虛美末段輕澄衡而軒所南臯羽正論確議有功名教不小吳子仁

街南文集

卷一

六

送姜伯子瘞父齒母棺序

二姜子安節質節既葬貞毅公於敬亭之麓伯子涉徙家居焉初公遺命葬成所無以夫人合墓予不得有父子而有夫婦乎伯子痛念之曰吾父之不返萊陽遵君命也哀哀吾母萊陽淺土雖父有命然命弗令非命之弗南也同丘而別兆焉誰曰不然於是虔告於墓假裝往爲大人扶襯而奉其舅董先生與俱陵谷之餘若以爲聊曼父之母也者公繫詔獄時萊陽城陷公父忠肅公不屈而死公三十年桑梓

街南文集

卷十

序

无

之思松楸之感未嘗去懷故兄於易簣之謂歎歎反覆所謂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也伯子又痛念之則匣公所嘗脫齒二十有四將於是行也瘞諸先隴之次而丐銘於徐昭法先生嗟乎以其係然七尺者還之君而以其斷然落者歸之父母公志也夫其魂氣所憑依亦猶童孺之離而不遠於膝下乎且古忠臣致命有葬一體者有蒲首蒲身者有僅具冠衣者而况骨之餘燭而歸者之靈尚或存耶墓而銘焉又誰曰不然雖然孝子之心於斯焉極矣宋以江南兵士

百京陵厝莫爲之所今士大夫咸堪輿禍福之說莫其親於原隰淹洫暴露不計歲時子甚嫉之姜氏子於二親皆跋涉險阻頻易舟車千里內外如堂適庭恪遵其命之所及而曲通夫命之所未及胥有以善成之無遺義焉義盡斯仁至嗚呼義之弗逮則情或窮而孝子之道有時而賅也

兩事並舉各叙其由又各推其義簡古錯落情緒

愾然申之以議論終之以理學真垂世立教第一

等文字 董樵翁

街南文集

卷十

序

贈蔡玉及書序

夫人之力無以助乎巧而才或不足以盡神也有居夫象之先而妙乎形之上者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舉凡巧與才者之所不能致而善學者之所莫得而幾也非人也天也人不勝天故學不勝性而學之事有時而或窮道也其也其不然余友玉及善學而能詩乃以畫特名夫畫之爲藝未矣然其於才力形象之表必有裕乎天者在也而玉及曰予事此者二年矣無寢食焉無凍餒焉無妻子之啼謫焉又旣而詩若

衍南文集

卷十

序

三

文悉無足以櫻吾心夫乃今而吾之畫可幾也衡也吾操吾穎若櫓之掉於灘鳧之游於濶而茲其魚於壑而隼於風乎嚮吾潑墨若霧谷焉若峽淙焉而茲其旭若雲變乎濡若露范乎澤灌乎融融乎灝灝乎而孰知其所出所承乎而時之以畫名者莫玉及爭也殆所云解衣槃礴贏若無人者歟故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曰巧乎有道也扁之輪丁之牛羿之射造父之御慶之鑠皆恢恢乎神過而天游而孰非以學乎玉及將挾其畫以游於門方四方之士必有識而

珍之者顧予於玉及特有感夫學之不可以已也人則勝天學以機性所謂孰能禦之者夫畫之不足盡吾玉及也抑久矣

出以傳理運以虛神得漆園神髓惟徐文長彷彿遇之
梅定九

衍南文集

卷十

序

圭

贈孫沐若序

有明之季高才博學用文藝爲赤幘而後進之士
求輻輳以相引重而吾師姑山之門遂翕然千有餘
人一似不出其門者不可齒於里巷輻輳柴轂填接
街陌嘻何盛也迨南都鉤黨國鼎旋移師戢影於窮
崖荒谷中抱道優游向之及門過從者十餘人止耳
草堂三徑茂草皆如洵哉彼一時此一時也此十餘
人者或隱或見見者且無論起視函丈仲獻遠客朋
李下世周旋於湖烟嶺月則我與嘉徵兩人耳是時
街南文集 卷十 序 奎

也沐若處於不隱不見之間然師弟子之誼準如也
剝塘濟湖歲時問訊師亦迭過龍溪呼沐若相斯夕
師有叛奴跡而持之因其姻請納金自贖沐若居間
與之不虞其見賣也有諧之者沐若弗辨出金代之
往仲獻嘗爲師贖祀田吾黨高其義然仲獻處其贏
沐若處其細彼豪舉衆著茲蒙不疑有直不疑之行
可不謂難乎數年而事白師爲太息久之師歿而仲
獻嘉徵亦俱物故今又十年矣予與沐若蕭然窮老
異地離索撫念四十五年門牆之聚散與陵谷相推

遷斯可感歎已雖然向之富者豪鼎貴者意氣酣呼
嚕嚕啗啗者門庭之翕赫今皆復何如試一追維身
所親歷幸存其故我則雖窮且老庶幾其益進於道
也夫

師弟今昔之盛主賓錯綜之妙文境自然 閱在東

街南文集

卷十

序

奎

街南文集卷之十一

宣城吳肅公晴窗氏著

序

贈吳舫翁序

予隱居屏跡四十年矣。海內有道名公。無由造見。而
來至止者。絕少。丙寅秋。有皂帽。褒衣。踵門。枉軫者。則
廬陵吳舫翁也。廿年前故人。分守湖西。先生作憶晴
岩詩。寓其郵筒。予心誌之。不能忘。不虞今之辱。吾也。
也。驟相與縱談。若琴張子桑戶之相視而笑。莫逆於
街南文集 卷十一 序 一

心也。若伯牙之於成連。移情山水間也。言論所觸。申
之以哭。若補鍋之遺馮翁於空山。阜羽之挈方鳳。吳
思齊西臺上也。人之見之。驚愕莫測。所以而吾兩人。
實非有傾蓋之素。撫膺淹涕。各自識之。而不能明其
所以然也。先生謂肅公系出於延陵族同也。淪於岩
谷。跡同也。俱德裕之遺。月泉之變。則志同。講聖人之
學。則道同也。又有奇者。尊大人托志黃冠。先生卒成
之。又何與予先生。昭令耶。予何敢望先生。先生寸莛
千言。天才橫迴。而予鈍蹩。先生拓落於精詳。而予止

研究。予駭良知虛靜之言。律之洙泗。不稍假借。先生
廣大和同。則予不逮先生也。遠甚。易曰。忠信進德。修
詞立其誠。即大學誠意之說也。又曰。知至至之。知終
終之。即大學格物之說也。夫誠所以立命。知所以盡
性。聖人微旨。實諸亦願與先生交勉之乎。

傾倒之極。末段微露箴規。以學不同也。舫翁所至
傾動而晴窗落落長年。舫翁下筆千言。晴窗推鍊
甚苦。誰定其優劣者。 梅瞿山

街南文集

卷十一 序

二

送梅耦長北遊序

馬之良不必康莊而後人知其駿也。王之良不必都市而後人稱其實也。然而其佳且庸焉者非康莊都市弗能也。夫燕非士之康莊都市哉。惟夫耽寂遺榮抱巖谷之癖者則不欲至焉。塞拙而無能以自前則不敢以至焉。不然苟其挾尺寸之長亦孰不自奮於僻塞蓬蒿之內。故上之足以動公卿以獵取一圭半組之膺。大不失曳裾而飽游秦者比比也。然以予觀其才未必皆梅子過也。嗟夫以梅子之才宜其知之

街南文集

卷十一

三

者不少。然其蹙蹙隘車而掩則足之泣者亦已久。豈未遇其人耶。抑非康莊都市則終不足以庸耶。且夫梅子朝霍不飽太君老矣其行也亦寧獨無概於中乎。予蓋於梅子黯然而告之曰昔陳伯玉買胡琴破之都市自布其文一日而名滿京師子之往其不欲如吾前所云或庶幾如伯玉也哉。子皆傾耳伺之巖谷之間也。

通體本韓而如松雪臨洛神結構處彌見
漸張粉本

送沈生萬里尋親序

得失之數有本諸性者有本諸命者。即知道之君子不能有得而無失而必審乎性與命之間以決夫求不求之義。今天下殫心畢智競其求于所不應得而忘其所性以與命衡為富貴利達而已焉。而熱中者尤託于不仕無義之說嗟大賁而事之始得為吾君謝而退之亦庸有弗臣寧卒等干屬毛離裏者之與生俱始與死靡間乎。夫君臣之義不得比于父子之無能解也久矣。況其外焉者哉。是說也予未敢為世

街南文集

卷十一

四

之人誦言之而特與二三子講學時疊疊焉亦明善之一義云爾。沈子公厚子師貞文先生之季子也。遊學兩粵因喪亂失所在者十年矣。其子廷璿少稟至性從子遊篤志工苦日拊心而泣矢徒步徧訪而以家貧道阻不知所出。今年秋有言其在沅湘間者璿具裝辭母而乞子篋以行。予曰不疑何卜不吉。客送已乎。諸友或義而資之或尼之尼者曰客久孤踪能必無轉徙乎。輕生而冒鋒鏑是安可必得乎。曰不然。今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豈富貴利達曾有為

懸以相待者乎而賈勇以求未嘗聞有他撓也夫富貴利達者操之在人得之有命然且輕身命遠鄉土以俸求而莫肯釋然也今吾親之于我豈直富貴利達而已哉生往矣冬可筇冰可鯉波可郵筒一誠而已矣夫誠所以盡性也生母岐于內顧焉毋虞于休咎焉壹志履懷外愿內恪悵悵可憐惟吾親之是慕吾知逆旅行道之人行陣不逞之徒未有不吝嗟惻怛爲汝動者矣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亦安有所求不得而親之不吾違耶此吾所不著而街南文集卷十一五

決也生之行多賦詩以贈予以生之學于予非特詩文也因卽所常與講者以申告之

雙虹菴募建樓居序

宜負山而控河。河流自寧邑。沿港口。道雙溪。抵澄江。而帶於郭。背郭而北。峭峽石。而唇齒於新河。又自龍溪吐百里而灌大江。而形家者言水之吐必砥其衝。故載衝載砥。而後啓者健。洩者鐘。而地脉之會。蜿蜒盤薄而不窮。宛之洩而不鍾也。其孰砥之者。歟。新河之山。鍵而弗固者也。硤石。敬亭之間。有淵於河流之衝。曰桑林鎮。鎮之爲言。其有砥之義乎。鎮有庵。莫詳所始。萬曆時。鄉先達中庵錢公。謂是郡砥也。謀貨而塔之。以鍵北流。鐘地氣也。未幾錢公卒。役以不果久矣。安論地脉哉。甲辰歲。僧靜一將募材構樓以基以障。不獨爲水虞。而實舉形家之說。以貌於郡之衆也。因錢公之孫某。屬言於予。予竊惟世方孔棘。士家室無所高門舊第。往往夷於墟莽。而梵宇貝刹。每干雲翳。日不日成之者何也。禍福之念。慨於中。而休咎之說。鼓於外也。地脉之爲郡休福也。不滋大哉。世之溺形家言。與浮屠氏語者。其數常相准。靜一之請。吾知

其必有當也。靜一將并募於空。夫河之所由發
以告之其亦更有當也已。吳肅公序

行文舊書無窮 岑引長

開元寺塔募序

竺乾氏教最重浮圖。謂能興顯三世法。而形家者用
以爲山川城郭之鎮。而山川城郭之氣之扶輿盤礴
不窮者。必假是以留之。蓋謂樓觀亭臺一石一木。無
不可以蔭。而況浮圖其尤傑特者。至其高竦俯壓戶
牖。穹啓吞吐於天地雲物。寒暑朝暮之精英。鐘靈淑
於茲土。譬若人之耳目口。服習於天地間。而心志
賴以神明。營衛膚髮賴以充澤也。歷代之所以不可
廢。阿育王謂擁護大國土者亦以是歟。開元寺塔時

寧國郡治之中。創於東晉。國唐宋迄明歲久而圯。寺
僧國瑞告募修葺之。丹雘未半而旋輟。予嘗周廻塔
下。欄楯毀折。不可以梯。覽址蟻垤然。僧將復募而完
之。丐序於予。將以告於郡中。予嘆夫半塗之廢。而成
終之難也。天下事無精蘊巨細。往往病是焉。今茲外
飾而內略。事其上而遺其下。何居址之曠。何有於崇
高。實之不敏。何有於觀。吾儒程子謂介甫言道如對
塔說相輪。但目中瞭然。某拾級以登。循循不已。雖不
卽見而去相輪不遠矣。今政事而不可以登。雖瞭於

日矣相輪之有哉世稱塔爲浮圖卽屠也僧亦稱
浮圖外亦謂其梵業之加崇云爾卽工所不說毋乃
僧替僧共作禮持予前說以中鳴於縉紳士民之衆
而以予後說自警而加茲也乎

浮屠堪輿皆街南所闢而言之淺切卽溺其說者
不能道又却有分寸韓歐不能過 沈公厚

行雨文集 卷一 序 九

贈浮屠晦公序

予交浮屠晦公十年矣或曰晦公好文豈墨名儒行
之流歟曰奚盡墨而切切焉儒之亦顧其人何如耳
誠也者所以人也夫斷輪蹈水射虎刺蛟非誠不成
況道其所道而可欺以自喪耶今夫人也而儒之而
技之賈筆墨幻交游介紹潤編而軒軒乎五侯七貴
之門墻噫亦奚攘攘爲有道說也故利也者誠之賊
也道有在乎外形骸而敝屣妻孥者庶有瘳乎乃以
卓錫當荆榛倚朱門爲遊豪而驕衙乎市上白托於
行雨文集 卷一 序 一
湯休齊已之徒者比比也其抗顏高座拈麈鳴棒則
優婆爲媒福田爲餌以蠱食而誅昧方且誕說而不
知恥而天下又齋戒而頂禮之嗚呼吾若是何哉晦
公往居姑山壑畦時茗負鹽百里外足爲之應已修
靜於箕邨頗工詩不以示人守浮屠戒脫腕一隱僧
也吾是有取焉卽無儒行而固已能識其道者彼騷
語都市抗顏高座雖託鉢行憐僧將憫而恥之而况
晦公乎哉

覲破世途肺肝畢露 于伯樸

贈浮屠石濤序

予不善竺乾氏教而與石師遊以書以詩而石
書尤著蓋睥睨古今橫溢矩矱者也友人吳驚遠時
爲予言石固嫻於禪者昔昌黎交大顛以其能識道
理外形骸然則予之得於石者亦未矣予聞竺乾氏
之教贊疣一切文詞有爲之跡抉剔之恐不盡區區
藝能之末烏足以重石石顧不厭爲之倘所謂有托
焉者耶抑世之購之聊以得食耶雖然古名僧衆矣
貫休齊己之詩巨然溫日觀之畫永與素之書皆各

衍南文集

卷十一

序

七

極其詣以不朽於身後而不聞於禪者得失何如也
儒者尤樂道焉則藝之重也亦宜抑日觀負氣說相
揚躡真伽而庭叱之又題書侮朱宜慰人皆以爲狂
益岸然憤發不屑屑有所畏慕予以謂無所畏慕乃
能外形骸而無所櫻心者石師誠睥睨古人而游於
塵中其有所擬以自處也哉

愈轉愈淺全以冷傳取勝

愚山

抑揚頓挫全用古法令人流連不倦

劉子山

贈程或生序

程或生諱而工於筆於易象諸疏傳悉以耳貫無遺
義其爲人筆參錯惟習當路相禮致之央所疑予議
之友人家友人曰或生少好俠行不檢括而慎恨思
祗濯而新之易之言曰憂悔吝者存乎介震無咎者
存乎悔或生其憂而介也宜知所以寡過哉昔真子
西山稱孫守榮之旨也因軫人之旨傾橐篋食而授
之以筆學或生任俠而思補過守榮何足云抑子學
筆悉主朱氏而於左氏京房多所未通及讀明史至

衍南文集

卷十一

序

七

全寅事與焉英宗已巳之變寅筆得乾之復日四應
初龍躍午秋潛秋躍幽以處龍數九奮於丑丁象火
明萬類寅生壬午令壬必浹歲而旋幽九年而復歲
止而月寅後悉如其言應神已夫筆殆絕學矣乎今
天下益多故矣或生倘能殫其奧予所願從事而學
者寧僅僅西山氏慕義而贈之言

以筆爲諷以學易爲規却有两名替作案天造地
設括史爲錄似左似柳奧而且逸

余澹心

送蕭崔問序

客遊吾宜者歲舟騎絡繹五酒喧聞于昔莫之友也而蕭先生獨枉予街南先是唐中翰屬予爲蕭君篆額予心識先生門人袁士旦來示予所爲敬亭詩又質噴稱蕭先生云予察先生溫然長者而論詩耻浴襲非汲汲游道中人也夫游者蒙除書挾竿牘張皇贈酬曰某吾年家某吾姻婭也曰某書促我爲某山某水居停也蕭先生獨否久之出一卷宣請予詩書皆在焉何先生之善取吾宜也山挹其秀而人拔其街南文集 卷十一 序 主

尤森然礫然非猶夫他客之游吾宜者此也先生曰吾不得志乎游以是爲米家船解嘲耳於是先生將反天中諸與友者送以行而命蕭公爲之序

信手歷落自然閑雅踈徑超然 吳雲逸

募建韋馱殿引

嘗讀史至元魏時世宗嵩山之寺胡后永寧之役居擬禁殿千數而例量嗚呼盛哉他如梁武同泰之建武氏功德之堂以及大順之相國至元之梵宇每制甲今古罔國計民恤噫豈不以福田利益哉佛者曰彼帝后具福社無量而建宇崇奉且然況下此者乎奚此閭閻門不大賈其因緣而自腹削之予不能以吾儒之說斥也然達摩亦言造像立寺無功德爲有漏果爲有爲法又曰廓然無聖果何說也歟立寺而街南文集 卷十一 引 古

匪功以德矧卷舍焉助矣無聖而空諸佛矧韋馱焉末矣或曰之言也一刻除修福人一刻除禪定及行說道理者以激世也且欲乘而上之也然耶否耶余皆莫得而究之而會西樂僧明公將募殿以居韋馱予持前說以質之明公搖手曰無庸也余且因是而求所謂樹功德修福田者

造像立寺爲利器豈自聖爲名達摩棄掃之可謂切中病根但掃名利而不存仁義終成一偏之見卽以其說証彼之妄何等駁峭 門人李先春

江允冰詩引

允冰詩在唐宋二季之間。書師倪黃而稟承於浙公之家學。高情遠韻。風流弘長。昔黃克晦好學善書。武告以書不足重。而工詩則能使書重。克晦詩迷與沈嘉則王百穀相上下。允冰詩品不待詩而後重。而其詩風工。則非徒以爲書而作之者。追隨古人。克晦何足云。古之名善書者。率多孤耿簡傲。自托於癡狂。寧負道俗之累。不肯屑肩干謁。作市街伎倆。蓋與今世名畫家大相逕庭。吾於欽得鄭穆倩復得吾允冰穆街南文集卷十一引

圭

老邁逸 吳新園

徐孝則詩序

余客維揚吳。慙叔爲居。停其西席。則徐孝則先是老友。愚山多交新安名士。數稱孝則于予。孝則制舉業有聲。而數蹟於省闈。詞翰淹雅。尤工詩。淳德長者人也。於是與予相斲。夕盃酒燕笑。慙叔特羅吾兩人。時讀其詩。詩如其人。和平簡雅。未嘗以不遇張皇憤懣也。嘗言詩雖風雅。非其胸次夙嫻於文藝。不可余旨其言以爲篤論。已而疑焉。今天下以詩飾羔鴈。通都投贈。充芟兼輻。而維揚爲最。雖多出於文藝之餘。其不由是者亦夥矣。豈詩有別才。不關文字。歟。抑成周之盛。十五國征夫田畝。悉詩風雅。歟。若然。則孝則祇自道其所長。而未足爲定論也。雖然。書畫指爪間蹟耳。其品詣神理。必根抵胸次。而況於詩。孝則殆非無見。茲梓行其詩。世有識其爲文字之餘。與夫無本而綴飾爲能者。其優劣必有間已。固不在篇章詞句之觀也。王景州詩中水鑑。選雜珠集。而及孝則。當有契於予言。

意有風刺而語含蓄得風人之旨 孔燕嵐

送張禹功序

往街南生業醫也。里咸皆警街南生而張子南水。既子禹功獨心折之。既禹功精鍼艾術。時復就街南問所為。刀圭療者。街南生告以所得。則慎齋先生法。於是禹功用以活人而濟。而以醫名者。稍稍慕之。乃禹功弗屑也。則去之。楊而來別於街南。街南生日。子亦知運乎。禹功曰。是醫者。用亨所由也。曰否。然則歲紀乎。曰否。夫治亂者。天之紀也。生殺者。數之樞也。然而自古迄今。治嘗不勝亂。生不勝殺也。蓋民生總總然。

街南文集

卷十一

序

歲於兵。死於歲。死於水火。死於虎。歲於盜賊。若苛政若疫癘之數者。人知之人得而尤之。而死於醫。則人莫知之何也。其說固生人也。夫衆醫殺人。什五。名醫殺人。什九。名醫殺人。奈何。術業之弗明。師承之無自。而說獲以倖名。斯舉國赴之矣。疾者曰。必某也。爲我療者。卽弗治。曰命也。九死而其一弗悟也。仍踵以作也。曰彼豈誤也。有明者。旁指焉。顧咻以走也。悲夫。醫者。生道也。而釀殺名醫者。世所托以生。而惜於殺然。則醫之名。固兵之鈎。歲之蝗。虎之翼。而盜賊之魁。歟。

君子莫如何也。未嘗不痛心曰。是天以肆殺而醫者起而乘之。運者也。然耶。否耶。悲夫。醫不名。則殺不擅。殺不擅。則亂不極。雖然。一治一亂。天道也。今天下及矣。夫亦或將有以生之乎。醫其一也。楊州當南北之衝。膏劑於兵。墟於火。北歲復滂。而診驗之所。轉靡曼之所。廢疾病天。扎滋焉。予聞數窮則變。致至而反。天不終殺。運之反。必自楊始。亂所極也。吾以禹功之行卜之也。抑慎齋神醫也。歿六十餘年。而其法不彰於天下。亦將有起而興之者。禹功其無意乎。禹功行。

街南文集

卷十一

序

哉。吾獨如吾里何矣。

感慨佳處。不必言其波致。冷峭最可玩味。觀叔子

晴岩先生傳綜醫學。每日治病。先救醫。然醫者膏盲。何可救。此文痛心殺運。却是至理。然則病者奈何。毋以身殉名醫可也。醫者奈何。循天理。毋顧殺運可也。張雨水

崔青時詩序

項予至維揚揚之俗無不玩物者卽無不好玉者卽
璧杯匣環珉之屬爲漢爲宋。惟賈人名之余聞玉之
爲美曰溫柔縝密曰廉而不剌曰叩之其聲清越以
長也不然則瑕也而非玉也。惟詩亦然揚亦詩人。
大都會也。予嘗取論主之說爲友人論詩以謂溫柔
者其詩之情乎。縝而密者。詩之質乎。其廉不剌者。詩
之致則然乎。清越以長者。詩之聲韻非乎。夫必備是
乃可以爲詩。不然者卽爲唐爲中原亦時而已矣。友

衡阿文集

卷一

序

五

人不以予爲不知詩且或使予序其詩而朱其恭干
武徵皆風以詩名則皆向予曰平山崔青時之詩時
王景州方有選詩之役數索予詩入選中予弗應只
相與論詩而已而景州所選錄崔子詩予得而展閱
之聲清越矣徐而聯其致廉不剌矣其摘詞撰格縝
以密矣又察其本諸中者則雖然溫煦然柔也彼夫
聯以爲玉者豈足以擬之已而崔子彙其所作若干
首槩以授梓而來屬予序之崔子年少有家學好讀
書所交多名宿制藝之餘苦吟不輟予雖未得而盡

讀之然其工且富可想見矣抑吾聞玉之德至於珉
璋特達天下莫不貴其光氣發越田夫野老望而知
之然而追琢之工不可誣也崔子之玉自是以往善
其追琢而不已將於明堂清廟中求之而不僅僅爲
諸詩人之賞識也予田夫野老也望之已耳

借玉論詩妙得先秦遺法因維揚而及之觸處成

文斯爲名手 吳興可

衡阿文集

卷十一

序

贈徐觀成序

文學之事。父不能必諸其子。而貞志砥節。又子弟之
所不能共矢者也。况於兼之爲尤難。蓋年少則其氣
奮而不可與食。才壯則其志達而不可以服。非家庭
骨肉之所能強振也。昔王霸懸其子黃髮。歷齒淵明
有五子。不好紙筆。而托之詠歌。是因皆不可教乎。然
竊擬之以謂二賢父者。知苦節之不可與共貞。慮其
子他日之或營於進取。而故遠之於文學之途。爲戢
其鳴躍之具。歟。不然。霸聞妻言。孰與子高。何以便自

街南文集

卷十一 序

主

釋然而淵明詩曰。才華不隱世。江湖多歲食。蓋亦廣
繫其情已。若范承明之子。倚饒於學行。以父寢車中
足不出已里一舉。孝廉入薦。公府再舉。清白異行。訖
無所就。以侍病爲解。卒成父志。噫。難矣哉。斯文學志
節兼之矣。故爲人父者。卽不必有霸潛之心。而爲子
者。苟能懷范喬之志。可以謂仁矣。上沙徐先生與先
師沈徵君皆不愧於古三賢者也。其子胥才而好學。
絕意世途。固守窮約。士林推高其誼。而徐子觀成終
歲庭除。有范氏子風。夫以觀成之文學。而年又最少。

有如異日學成名立。或加以薦辟之榮。若喬當日事
而苟非其時。吾知其貞乃志砥。乃節而豈初終之或
渝也哉。

推見高士苦衷。真能向友。最高士之子。真可立教。
周枚宰

街南文集

卷十一 序

主

徐女莫節婦建墓祠序

節婦徐女也。幼聘於莫。未嫁而莫生死。誓不二姑。婦義而迎之。加笄成服于柩前。又五十有三年而殤。吾友余子潛心之妻之世母也。時予適寓吳。余子次爲傳。又疏以告于吳之衆將。慕而祠之。嗟乎人。婦人臣義一也。之死靡他。天之經也。聖人之訓也。雖然。夫節生於感。感生于情。情生于合。情之所未洽。報之所不得而隆也。女子也者。其于妻道。未親迎也。于婦道。未廟見也。于情感。未卷合也。孔子答曾子問曰。女未廟

行月又集

卷十一序

三

見而死。不遷于祖。不附于皇姑。塋不杜。不葬不次。歸塋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又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塋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然則禮言衰而弔。不言弔而留言葬而除。不言除而守。蓋聖人以情制禮。而不能強以無情之義也。然則可以守。可以無守。而呼天搶地。五十餘年。荼苦如飴。節婦誠何如爲心耶。夫亦曰。委禽之約。猶委費焉。如必成爲婦也者。王燭之于齊。張良之于韓。皆未嘗仕也。豈率土之濱。而自外于王臣哉。詩何以云。聊且大廷陵佩劍。未

街南文集

卷十一序

三

邑許徐君也。徐君死而挂之墓上。心焉諾之。庸或二三。况媒妁業有成言。此身不莫。有而誰有哉。嗚呼。志良悲。遇良苦。而節益良難矣。春秋衛女嫁太子中道。太子死。問傅母往喪之。喪畢。女不肯歸終之。以死。高子問于孟子曰。夫嫁娶非已所得持也。衛女何以編于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忘也。由是觀之。聖人本庸行以立教。以爲過高難能之事。苟非精神之至。足以貫虹。泐石。所未能以一朝居而百年久要者。故勉勵焉。懼其怠也。怠則敗。顧衛女猶遲回中道。而節婦處此。不尤審矣哉。明章恭毅母張莊懿子婦。皆能矢衛女之志。一以子一以翁。得顯聞。邀旌典。而節婦坎壈焚獨。似無有焉。悲夫。悲夫。故曰。遇苦而節難也。或疑其老而髡也。等于尼。子曰。節而尼。與尼有間矣。尼于室。與梵字。尤遲庭矣。夫國破家亡。方袍梵唄。士之托空門以寄其無聊者。何限如雲門寺僧。雪菴和尚之徒。儒者有取焉。曾不足爲忠臣累也。而何疑于婦。吳俗慕義尙聲施。必有闕余子之舉。而相助恐後者矣。抑余子傳稱節女。謂未成

爲婦也。予謂從夫者志也。故稱婦焉。沒于莫同穴之
言也。繁之莫焉。不亦可乎。

天地間原無過高難能之事。只是懷二心人便見
得難。眞忠眞節。自視爲家常茶飯耳。徐女之身爲
莫有不過此心爲莫有得此文。何必建祠。劉瑞公
經術以立教。精義以持衡。史學以証事。儒者之文
也。○晴窗既於忠節多所感發。而其講明聖道歸
本中庸故篇中。翻折回互。隱逗此意。蓋垂世立訓
以文講學者也。湯若夫

吳懋叔北遊序

懋叔居維揚久。雖其家山黃嶽之奇。數百里封內若
虎丘。靈隱。諸勝地。常成爲白髮倚闌之望。而未曾有
踰時之或違也。茲乃假裝。不憚三千里跋涉。載
殘暑而直指長安。若不問其時日者。則何歟。或者疑
之。其友曰。懋叔固風有四方之志者。古人親老爲祿
仕計。則必無失時。韓子謂雖有離憂。其心安焉。其是
之謂夫。以問晴叟。晴叟曰。其然哉。抑懋叔大母。苦節
五十年。其尊人以遺腹子起家。成令譽。遍乞海內名

人。載筆爲文詞。而恨不及於旌後伯子。欲圖之大母
怒而止。懋叔言及。輒淚潸潸也。今世稱寧謚。政府有
人。必且崇名教。開幽貞。爲激揚風化。黜敝治平之要
懋叔行矣。其有合也。則父若兄所未逮。庶乎遂焉。亦
寧特爲倚闌捧檄之喜而已哉。

說祿仕先作一番疑訝。後復推出一層命意高負
丰致道勁。在韓柳伯仲之間。程孝移

于太君節壽序

吳子曰婦德之重詎不以飾哉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而詩復有壽母之頌然而兼之實難予嘗謂松柏之九丸非盤錯無以支霜雪而非歷歲寒之久亦無以自著其堅貞予游廣陵獲交于子王庭星菴及其弟王臣柘溪而知其母孺人之節且壽也徵其事讀其贈言而益信孺人薛氏年十九歸葉爾君時君為諸生下帷夜讀刀尺之聲琅然與洛誦相和甲申五月君卒于海陵是年三月寇陷京師淮南北大亂乙酉揚城陷居僂無子遺庵亦輟持白梃者所在峰起孺人哀哀雪涕攜其三子一女竄走山谷東西轉徙無寧食息常是時星菴甫十三齡耳少者猶在襁褓素慕霜燈相依為命者垂五十年卒克守其故業星菴昆仲克白樹立咸表襮于世而家道漸以隆凡孺人所為拮据卒瘁風雨飄搖不知凡幾矣嗚乎孺人之所為極難耳蓋家事與國事一也朝廷際休明之日家門當鼎盛之時人臣人婦無難優游容與為所付為辟如駕安車以遊康莊絕無險阻躑躅之患若

街南文集

卷十一 序

三

乃彈際不辰加以棟折榱崩流離瑣尾岌岌乎有不

支之勢而有人焉以持之譬中流遇風長年三老振

舵而濟如器之欬未墜于地獨起而正之其功何如

哉嗟乎世固有茹荼嚙蘖矢志幽貞黃髮兒齒躋年

大耋者節壽可謂兼之矣然而絡繹之卹漆室之憂

悠悠歲月非必身經離亂孺人以覆巢遺卵當兵刃

屠戮之中青燐白骨四野悲風其摧腸怵魄生人所

甚難堪者然則孺人之節壽又非他節壽所可侔也

且夫節由已立壽考自天而不可必得天特裕孺人

街南文集

卷十一 序

三

以耄耋之年殆冥冥中藉以大于門乎有以卜于氏

之澤未艾也

壽母為古今通稱豈知其關係門戶如此拈出亦

見于母才智不特貞節可風也 王武敬

贈僧天池序

太極生生聖人所謂仁也而無生之學去其愛根欲以超天地脫死生嗚呼生生之仁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彼釋迦氏修道雪山必歸而養其父母何爲者哉大言謾人而爲之徒者狃於其教習爲固然冥忘其天命之性可哀也已惜乎無有真儒以吾聖人之道覺之者其有翻然也耶川僧天池出家數十年銖累其售畫之資將歸而營葬其父母君子曰是有當於儒之道者非儒之道天性之自然無能解也儒者

衍南文集

卷一 序

三九

守聖人書誦說仁義徒以禍福之見而惑於堪輿之術與怠弛而托於堪輿之求者原而委之曾莫流厥穎聞天池之風其亦疚於中矣乎天池行矣諸嘗與游者咸賦詩以贈予雅欲告之以吾聖人之道而未暇也書以詒之

舉筆昌黎而所見殆高一籌文暢序尚多顛預先求

贈劉西寨序

人有恒言天地君親而師伍焉一日以之終身以之非可以好惡爲取舍意氣爲喜怒向背也韓子曰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顧業形而下道形而上洙泗之徒六藝焉耳乃或苦倫物之繁而幟虛無之說舍藝而言道決期以証聖而寡識者見而大悅焉其所謂道道其所道而非洙泗之所爲道也是惑而已矣爲解之以所惑而語之以大道或佛然以去弁髦其門牆而區脫其函丈視其所嘗北面者曾不逮百街南文集

卷十一 序

辛

工醫卜之有恒也嗚呼師尚可言哉宋潛溪謂朝聘而夕叛之更名他師世之所以日漓也又安論道劉生少受業於予旣而從學爲詩予之講學也獨未嘗涉足焉曰吾不足與於斯也然而三十餘年事予益虔信予益篤吾有所說必守之而不變今以其業授童子句讀而館於街南之里以密邇於吾故也此一念也其亦近於道也已而奚以道誦誦言貌問哉劉生勉之生之弟子異日必有以生之事予事生者生亦有所以自進毋終畫於道焉可也

街南文集卷之十二

宣城吳肅公晴崑氏著

序

梅古愚先生七十序

古愚先生郡之遺老鄉之耆宿而予不佞肩比而兄之蓋予汝兩家父外內昆弟也又世暱也先生長予廿有三歲而少予先子僅三歲耳與先子學同師文酒同會盟同爲邑諸生滄桑度谷之際同謝去爲隱先生少穎敏工鉛槧盤脫之業聲溢里師先子居恒

街南文集

卷十二 序

一

憶述膏肓焉自謂不及也惜也不早耆於重熙累洽之世展其尺寸而抱時命之坎壈閱滄桑之推改與二三逸老拈韻行吟於荒江窮野若楚囚之琴莊鳥之吟斯可感也先生善酒而諧每縱飲率屈其少壯且歌御之年七十猶亢爽罔倦武者謂滑稽者流倘亦依隱玩世如東方生者乎東方生當炎德方典海內寧謐依隱玩世說仕於朝而先生在今日其爲俳諧玩弄所處有難言者矣予有概於中者先子感斯多由慙憂生憤世色常不遇又患痺不勝於老以倫

伏如先生健飲履如先生舉所爲滄桑推改窮野荒江沒齒自如頤之以子舍之修澹含飴之欣豫予知其年卽更陸滄海而田之凶恙可也

敘交情敘其人乃及其壽感慨隱躍筆簡而情淡
梅桐崖

街南文集

卷十二 序

二

乳母張媼八十序 代家君

媼故先孺人左右而予及八弟乳母也。初外王父御史張公宦楚，爲孺人求侍婢，得媼。媼時八歲，孺人亦八歲，媼固與孺人生同年，問其辰，不識也。孺人曰：「予同日可故媼與孺人生同日。」其期蓋十月之四日也。媼卽幼，顧能供掃灑，嫻指顧，孺人喜，已遂以媼及孺人主家政。媼典管鑰，若家督然。孺人又益喜曰：「若不負吾托乎？」未幾孺人生，予而會媼，則亦生子。於是命媼哺之，未嘗苦劇，必縮吮其子而吮予，及弟生，媼

街南文集

卷十二 序

三

復哺之。若哺，予狀於是。孺人念其勞厚，遇之每設饒，辰必犒酒食，若衣帛。予與弟素以此日壽孺人，卽退而壽媼。戊辰，孺人卒，越三年而媼稱六十，予二人欲爲壽。媼曰：「老婦所謂竊歲華者，依日月末光耳。今孺人安在？母乃重戚乎？」予曰：「雖然，以孺人之故，廢此日，則忘孺人愛，不可。」姑違之。故媼之生，遂更爲十月之十日。云：歲壬辰，媼稱八十，而孺人業去世三十年矣。予二人亦俱艾，有孫桐翁，而媼猶強健善飯。日雖暮，憚憚僅議路，然猶撐杖不衡。喜媼與孺人生同年。

使孺人而在，當不共媼而具與媼相樂也。媼之子，素爲予紀綱僕，卽義生而同事哺者也。頗力養，供救水云。

事既可嘉，文無一閒語，一餘字，竟是作家老手。梅杓司

此吾兄年少筆，一時推服，不以才而以法。弟聰若

街南文集

卷十二 序

四

陸心逸先生七哀序

陸心逸先生之稱七哀也。予莫能備物以壽將勉而效。伯祝之詞而予之宴於筆。猶襲於物也。先生顧數寅予飲。意若有不舍然者。予於是酒間執盞而前酌。曰。搖爾精勞而形衆競。驚以營營而先生處囂塵之中。兵燹之餘。謚如瞬如。不緣督而靜。不守中而虛。所謂葆真養形而無揭揭以命命者也。先生曰。否。是貧者之所以佚也。再酌曰。貨財不聚則筐篋羞。芻養不豐則藋腹憂。先生覆杯一椽。隱凡一丘。舌未乾而

街南文集

卷十二 序

五

不達年。摩娑乎鑄著爐香。牙軸畫圖。殆心與物化而神與天遊也。先生曰。固也是老者之所休也。三酌曰。德蕩乎名。智出乎爭。機緘相軋。蟻聚蠅營。鼎之革載。斧及溺。爰列厥家室。而先生曰。遊於名與智之徒。靡濡而靡失。抑德邵矣乎。先生曰。拙者之所守。故如是爾。而肯不足以辱子。予乃更端而質言之曰。昔亥子之交。海波四涌。而搏而躍之餘波。蝦人諸縉紳先生。爲魚爲雉。不歸。歸乎。湯君謨先生之難。先生經紀其獲。集軫印。明於沸鑊烈燼之中。而不虞池

魚林木之及此。豈貧者之所任。而老而耄者之所能出。乎。言未訖。先生慨然。慨然。推席而謝。古魯曰。魯朱家之義。予滋愧矣。而奚頌哉。而奚頌哉。於時羣爲先生壽者。聞予言。僉然以爲允。退而次其語。載筆焉。韻語行文。古遺法也。往幼侍先君。見與先生論文。鄙夷壽序。而集中所錄。却一一超邁。門人沈逢

街南文集

卷十二 序

六

梅聖占兄七十序

予祖姑凡四氏中表兄弟及予羣從之長數十人獨梅氏兩兄爲詩。考聖占兄以去年躋七袞時久客吳下。今年春仲令兄八袞悵悵然有遍插茱萸之感。閱兩月而聖占兄旋里。耄耋頽荒。耽耽因依。谷齋之下。欣怵繼之。棠棣之詩云。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孺之云者。赤子之慕父母也。詩之意。豈不以兄弟者。吾父母之體之分也。仁愛友恭一孝德之根心。而不容自己者。况在老年。而又當離亂。荆謝同爲天寶之父。老桑

街南文集

卷十二序

七

海之遺民者。予兄哀集四方贈言。因索予昔者視其四十初度詩。屈指三十年。稿佚無存。忽片紙出。敗篋中。兄亟謂予。豈今耄矣。顧反新一言耶。予沉吟久之。乃言曰。兄生而食貧。課蒙佔畢。捧腹而嬉。采蓬而飽。有古高隱之風。向予詩曰。白雪高枕共黃獨。荷鋤艱是也。一飽常并日。對人啞啞大笑若狂。予詩曰。腸枯肥自勝。泣盡笑成癡。人咸謂寫生手云。昔鄭所南嘗厓山而後寓吳門。歸則笑然獨處。梁伯鸞寄伯通廬下。凭春自吟。兄亦公於吳。有所南之獨。無伯鸞之妻。

予詩曰。世亂身猶贅。年荒室可刪。是也。僧顓道服。翻軒翥望之者。有彼都人士之想。予則有禿頂及蒲。

柳製衣製芟荷之句。兄之不改其容。猶然故我。則予所云兩間吾輩在珍重老品阿尤的然矣。噫。昔之詩非吾兄實錄乎。又何以加焉。自時厥後。兄且爲黃公望爲周壽詮。獨予之衰憊若長於君家兄弟者。然則予亦安能以餘生晚景。相從於滄海桑田之際乎。頻年文墨之責。徵迫填門。鹿鹿然屆期恐失於令兄十閱月於兄。則再期矣。兩兄不藉此爲屏障之視。而予之疎濶稽緩。皆有異乎世俗之爲之耳。

街南文集

卷十二序

八

聖占生平曲肖妙在卽四十詩點綴而聖占之無改於初可知。沈方新。

徐節母金七十序

易曰苦節不可貞。傳謂其道窮而不可居也。女之節百男子弗畜也。然苟田疇以飫之。廣廈以庇之。僕婢以臂指之。寧不足自愉。有子懼弗克成立。成立矣。而或邀升斗之祿。膺門模之榮。亦足以老然而不盡然也。甚矣枯菟之慨。偷戚之遭。有幸不幸而難易亦大懸殊矣。孰若南陔徐子之母金太君者。初信伯先生見背。太君甫逾笄。徐子呱呱六月。孤耳家故貧。龜手指以食。糜粥不飽。徐子自襁而髻。而授室。抱子及庠序。雄也。相形影五十年。母病支牀。孱又二十年。徐子授徒弗給。婦張氏孝而早世。人鮮不旦夕虞太君而大君。矧然則已七十矣。賢哉其古高節之士歟。三旬九食。寢車穿榻者。賦丙辰秋。太君初度。徐子謀觴焉。太君曰。自予身之未亾。晷刻不可知。而奚有於歲月。壽也者。泰者以增其享。窮者祇永其戚。謂善養勝祿乎。夫莫善於子之孝。而饗以代息。孫之慈。而汲以當僮。豈傷如何矣。而奚以爲哉。徐子泣而私於予。是重懋懿之不幸也。肅公曰。夫可俟而不可必者。祿也。足

衡南文集

卷十二序

九

乎已而無行於外者。節與孝也。造物故與之以恒。其德貞者壽也。松栢之青青。而非盤錯。無以歷歲寒。非長年則胡以後彫。異蒲柳哉。昔范承明管幼安。其寢車穿榻。皆四五十年。身躋耄耄。故節義炳千古。比者矢二子之操。不數年而卒。乘車走都邑。下榻而覆餗。金豈少哉。君子曰。誠則貞否。則敗是故有年而後有真節。無倖名。

旌典所及皆有力之家。單門寒婦表章無自不朽。名文榮於綸綍矣。于伯揚

衡南文集

卷十二序

十

以高節之士頌苦節之母。文情刻畫亦夫子白道與。門人沈廷瑞

徐母班八十序

族之愿而衍吾鄉者莫有愧陰徐氏而予所善賢有學莫右程叔伊。暨其從子抑公懋懿二子皆才不偶而篤孝。程叔母班太君稱八十抑公母金太君亦前兩月稱七十皆屬詞於肅公徽徽千餘言以貧自傷也。嗟夫貧者非生人之同困而尤仁人孝子之所深疚心乎。然竊惟養節者固弗貧而金固生而貧者也。谷處者無以與乎綱罟餘艘之利。唇蛤蠡食之美而航寂肥遯者聞管絃之盛。黼黻之華則或匿遠之何衍南文集 卷一二序 十一

則其安於所習然也。班故金吾家鼎盛而太君歸徐席撫州衡州兩世之業至榮奉也。竟中落以貧載起而載落以老。程叔因諸生授徒矻矻資菽水而太君一視之怡然也。吾不知太君之何以堪也。今夫友朋之醢飲有列鼎俎繁歌吹而衷情弗倫有沽醕葵藿而陶陶酣洽焉者。而况父母乎。則程叔之色養驩太君使忘其貧者何如也。程叔授徒百里外而太君無違養則代程叔以驢太君。即以慰程叔者。二子之爲之又安何如也。程叔徒戚戚以不能祿仕之故今之

祿仕非昔之祿仕也。昔崔母盧氏誠玄肅曰仕者以貧之爲善事資貨充初爲咎微彼錢物上父母父母不詰其所自而悅之。苟非禮義其盜賊何以異。以程叔之賢卽仕亦且貧。太君之賢卽錢物其昵之哉。吾知其非太君意也。程叔其壽太君無憾可也。太君初副衡州公室惠而恭撫他妾而字其孤厚而弘蓋始之以小星之義而終之以樛木之化者也。他操觚頌太君者宜備矣。

富而貧較難於生而貧者入情之極。祿養爲孝有時不以祿養爲孝見道之極。 吳雲逸

衍南文集 卷十二序 十二

壽石埭姚明府六十序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士生今世。不遜柄岩谷。則出而濟物。使祿足以仁吾族。及吾友朋。以緩急于世。而不然者。餽餼起。肥饕厚殖。私吾軀。若吾妻子。固不如岩谷者之謝遠于人。世世亦莫得而望之。且夫岩谷之士。懷仁好義。抑亦其性順于世。既遠而其力其貴。又不足以有所送。則夫斯人之緩急。勢不得不需之用。世之仁者。乃出之與處。兩者恒相異。不相同。相去而不相慕。是母乃過。歟。石埭姚公之為埭政乎。

壽南文集

卷一二序

三

而惠洽士。忤民誣先是。公筮仕。謂人曰。世不可外。則羣不可離。吾而塊然無與乎物。物奚賴矣。吾與為玉。毋寧為穀。與為岩為岸。毋寧為澤為畔。予不卹以身為友朋用。而何論一官。故公之行義多矣。嘗慕姑山先生高節。將禮焉。不得。欲館其子。贈之。復不得。客告以于湖沈惕庵姑山先生友也。誼戚而莫葬。是先生所急營而弗克者也。公急致其弟天士。俸資之。乞焉。皆平生未遑返也。于是遠邇驩然頌公。且謂公之善為姑山先生也。先生為破三十年例。通書以謝四方。

名士爭定。恐後嗟夫。彼肥饕厚殖。不卹以官為妻。

子用。而孰肯為其友朋。其與故舊。往往以車笠之嫌。隱顯之異。不齟齬。水炭則秦越遠耳。異趨而匪其舊。又資以推卹。其故人。噫。斯不謂好義若鶩者乎。且彼以官為妻。子用者。究以一官殉。妻子何則。昵私者。顯無厭。無厭者。禍聚。而好義而親賢。仁民而濟物。則賢之所毗益無方。而仁義所蘊崇。豈特急人急而物受之哉。歲癸丑。適公六秩誕。沈子天士。秉諸詩以祝。過吳肅公。願有言也。肅公曰。公仁民愛物。政也。抑公職。

壽南文集

卷十二序

古

左也。他戴德公者。皆可無術。而予即所聞于姑山若沈子者。頌公且授沈子俾以告于公。吳生亦一伏處岩谷而慕義以云云也。

政以惠民。祿以惠友朋。姚公好義之誠。津津出紙。

上筆尤婉而勁。沈耕岩師。

仕能分祿。是夫子敦原思與鄰里鄉黨也能。下士是孟子言仁者急親賢也。匪義而道矣。彼為妻子者。不足道。卽其賢者。亦結納市名。詩酒間耳。至車笠隱顯之殊。何以遂至齟齬。冷眼觀破。徐程叔。

耿母金太君八十序

耿母金太君以今乙卯季春登八十子東白孫仕可謀所以侑康爵先期在吳蕭公廟爲文吳子曰嘻夫旬而觴者之果古禮歟觴而進者之必具詞乎我不得而知然而舉世行之莫或違之蓋人子之亟榮其親也榮其親則莫不願托公卿名貴之言而謂謂焉以爲重而願向蓬華賤子而謀之則辱太君邦以黜僅不斐者而公卿名貴署之乎則又辱名貴耿子吹客曰不然冷金鍊玉累纍短短以陳于豆以餉于親

香南文集

卷十二序

五

而謂可以飽乎是設其親也棄而剝之而曰自安期生桃而雪之而曰自東方兒也者謂可以長年乎是自設也夫物貴而不可食可以食而故廣以珍之均之奚當哉夫託于文者何以異于是然而舉世行之莫或違之屏之障之雖三尺豎子登其庭悉知其署之廣而羣視以襲也莫諱焉夫天下之欺以事其親有如是者乎吾聞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孝子之義也重誣吾親非孝也吾不敢也且夫諛言不衷美言不信整悅其詞乃此子貢先累世祿而跡上壽者亦

屢屢予父番八十而不逮子心嚙焉而予母得之可

慶一也母綜察無巨細神溢于體楚弗勑勑可慶二

也曩稚子哺而旬旬者今辱諸文士游而且抱會孫

者二母色以喜可慶三也吾所謂母娛者如是而已

耿辱吾子吳子曰嘻耿子可謂誠事其親也已往水

如先生躬儒者之行偶言矩步式諸鄉而宜諸口者

非先儒懿訓弗由也太君漸濡既深而督耿子履道

于父老而更督其孫仕可方壯屬文宵丙夜太君舞

燈坐銀髮炯炯易勉之色恒屬于煦煦故東白父子

香南文集

卷十二序

六

行謹恪如也吾觀世祿之冑際衰晚之會其長老弗率而少壯弗馴浮夸猥譎之習蟠倪於門內而極于里黨無論其他親吾親也謂謂于賓宴之盛而退而自揆無稍油然藹然娛親以自娛則忠信之倫而仁孝之本失也吾于耿子有感也耿子老諸生而仕可年少膠庠譽日起嗣是而太君壺且期給綵有加吾知公卿名貴旅進而摘詞何限耿子即欲卻亦烏可得卻哉

世俗假借欺誣舉壽爲甚瞞岩論特破的

蔡玉及

馬吉人六十壽序

馬子吉人質而誼婉而天游內綏而外無崖與之處久而若失吳子曰馬子其有道之士乎或曰是子所謂能詩人也抑烏乎道問何故曰今天下猥芳腴謬風雅含宮咀羽以銜于墨客于朱門而且水濡而火馳而且相劇而相軋羣羣焉偶偶焉以爲名高爲厚實也者非詩人也耶世知之則蠻觸之爭世不知之則腐鼠之嚇嗚呼是今世之常然也道之所納鑿而逆庭也而子以馬子能詩又且以爲知道乎哉吳子

香南文集

卷十二序

七

曰不然往予適市見粥蘭焉爭取其葉生之規于是莖而聚之剪之紉之以售于貴公子公子厚償之未幾而萎且盡有童子樵于谷而得大塊焉公子怒曰是益爲誰也且笞之今子固以市之粥而棄夫谷之藁乎而無收塊于樵乎且吾子固拙於論道矣以若所云今之自爲知道者置焉偶偶焉鼠嚇而蠻爭又奚翅詩人也哉馬子縣居寂處顧嗜酒苦吟詩詩特工望露衡若免未嘗一涉其地客至兒婦供修肯所與交獨張子谷受蔡子玉及梅子古愚通仙及不

依爾公等落落貧窶四方名士間就之與共盃酒明吟而未嘗置焉焉爲名高者也偶偶焉爲厚實者也肅公尤迂腐戾俗馬子更暱就之若謂可質以道者向使馬子而遇抱道之賢者其進于道又安肯屢屢也哉或人退于時馬子年六十諸同人侑之以詩吳子把觴曰國以穀直以輻故察輪者貴其微至而機燭吾謂馬子有道衆聽焚以相稽問之馬子馬子不知既醉而栩栩以詩是之謂葆光是之謂天倪

一肚皮憤世疾俗借或人口中吐出好在不直接

香南文集

卷十二序

六

挿入蘭蘭一段離奇無端其深造于蒙莊者耶吉人中年喪妻不復娶閉戶苦吟讀其詩皆書卷氣又勤學好問以是爲近道宜也 施愚山

駘蕩樸園全似先秦但約畧詮叙而果庵行誼稗舉書文之自爲杼柚者也自文格卑冗諛祝之詞如乞兒叫好穢人心目孰能言之足以不朽哉 梅木山

方嘉猷六十序

方子與吳子皆姑山先生弟子也。始吳子問於先生。方子何如。先生曰。人也靖而理慤。而無說實有其文者也。其與物也簡而摯。貞無渝。于于施施。其古君子遺風歟。自是吳子與方子善。先生少嘗買岩洞。半白。將卜築焉。已而膺世變。匿娶括徙黃山。此爾家北湖之許曰。吾就吾方子。蓋湖干與半山煙相望也。開相屬也。鄉之耆彥請益先生。必方子爲項領。通有無。賸樵爨。必方子提挈。於是先生安之。吳子歲數過必。

衡南文集

卷十二 序

文

主方子。吳子歎曰。嗟夫。師弟子之間。道喪久矣。昔同業姑山者。輪蹄衝戶限。四方投贊千餘人。恐後。今先生道彌高。節彌著。聞乎居。踴躍乎行。嘿嘿乎無與講也。向鳴噪矜起。而且或遠之。或諱之。依依靡聞。若方子幾何人。先生沒。方子左右給養事。辛哭而矢諸同志。期歲一聚焉。設師位而推吳子主盟。吳子未嘗不心愧也。蓋方子之誠而久要如此。於是方子年六十矣。先是先生許贈以文。會疾作。不果。以命吳子。吳子逡巡久之。伯子旭因沈子公湛以請。吳子曰。非敢忘。

也。吾將尋半山而往。從之。望吾先生之虛而不能無惜焉。悲以阻也。抑壽言非古也。方子奔於親友。於兄弟。任卹於族里。吾不具述爲叙。其師弟子大端以告同志。且畢吾先生意云。

古淡簡遠之文。叩之愈淡。味之愈永。晴岩理學醇正。操尚高古。其文亦迥然逸世而獨立宜也。梅定九

衡南文集

卷十二 序

文

劉母顏太君六秩壽序

天石民長二劉子之母。顏太君故給諫顏學陽公女孫也。而予外大母。則給諫公女。故太君及予母於顏。爲內外女孫。而予母與太君爲外姊妹。云。始肅公著時。世方無事。顏氏席富盛。以時譖集姑姊妹女子子。咸在。願獨交口推太君爲純孝。予竊聆之。不甚悉。而予母歸。恒相詔也。厥後太君稱未亡人。稱賢母。天石及弟民長。用經術行誼。確爲國器。與予交者。垂三十年。歲乙卯九月。太君且登六秩。時民長已不獲侍太

徐爾翁

卷一二序

三

君太。君。他。他。內。自。痛。天石率諸孫。屈曲承。僅方以高。等射策棘闈。先期走街南。謁不佞。肅公俾一言。屏張之。肅公辭謝。鏤金製綺。不名貴。畧而寒賤子。擅之乎。天石曰。俗夸而滋誣。非吾母意也。昔吾母告先子志。意修則芥軒冕。道義隘則薄時貴。先子踐之以故居。常勅錫慶兄弟。多高賢如甘。詔古文詞如文。繼而會。是名貴之。謂。謂。爲。且。母氏令僕。惟吾子實稔。肅公謹如命。蓋聞善。稱人者。於其大。不于其細。于其所獨。不于其所同。太君。使。勸。貞。願。諸。不。願。舉。願。肅公獨有。

采於吾母時。昔之言。吾母每術太君。輒雨泣。肅公

請故母曰。予感劉妹似汝。外祖母。外祖母孝事姑。日

承呵責。窘迫萬狀。豈顏氏女命。故不猶抑家訓。爾耶

蓋萬太姑性下急。已甚。太君左右。無方長。踞率。竟日

憂。憂。然。靡。寧。寢。食。一。日。大。怒。斥。去。之。顏氏而奪其所

生兒。付乳媪。卽天石也。太君含淚不敢語。會予族與

太姑有中表戚。姑適過焉。太君因內外親膝前。請罪

太姑乃解。天石亦尚復計憶乎。予齒稍長。撫念之。猶

歷歷也。迄今內外姻黨。罔不歎歎。誦太君純孝者。數

行百云

卷一二序

三

十年無論婦人。卽閨會。奚啻哉。孔子稱有虞大德。祿位名壽。要於孝取必焉。以天石之才。諸孫。嶽。嶽。天之畀之以報純孝者。保艾空何等也。民長雖無祿。然其古文凌熙甫。遍廬陵。有足以不朽者。太君。母。庸。他。他。爲也。其勉進一卮。予肅公得從姻黨。後具述母德之。大如此云

愈朴愈雅。絕似歸太侯文字。中間專就孝姑一節

感發。使人雪涕。不屑屑。聞。聞。諛言。天石太君傳矣

徐爾翁

允翁七十壽序

文章盛而書弊繁。繁簡之用窮。而中古以降。文日寢以廣。至莫之禦。則筆墨剗剗之能使然也。蓋恬筆倫紙以易漆簡。墨板之法。白蜀毋昭。喬及宋藝祖。而其制大行中土焉。莊周稱剗墨之子。與瞻明洛誦參寥並也。蓋非剗墨。則口失誦目失明矣。心胡參矣。是剗墨剗剗之功。未嘗不毗文章之士。相與爲不朽也。故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所作也。尤翁堯白。洎子我生。予宜之名剗剗者也。翁幼遠疾。右臂廢不舉。發憤曰。

街南文集

卷十二序

五

造物廢予手。莫廢予心。遂左手握管學書。書輒工。自是以宋楷精梓人藝者數十年。他右手役往往反。不及翁弟高白。以篆鐫壁窠。游縉紳間。翁獨歲坐小樓。寒暑靡輟。暇則蒔卉弄盆石。哺諸孫不問外事。予數過之。蠅頭連綴日馮几。猶二千許字。蓋翁年已七十矣。予又嘗徵於莊周。所稱支離疏叔山園跂之屬。及王駘之兀子桑柳肘。大都皆有道者世之治也。壯健兒墮窳其手足其季也。斲心志以角刀錐。鬻鬻咀。腴腴。腴。腴。荷之習所在。蝕間井蠱風俗而亂。遂以釀若。

翁之壹志而毋撓。寧毋外踐。始周所謂疏跂子桑。類歟。然周之論。每以不材永天年。翁不材於手而有功於文章。其材匪直他技能比。而致壽考又必有所以然者。我生以翁誼。丐余言昔童子鳴書。賈也。游震川歸氏震川教以詩。而贈之序。胡買以編次補綴。佐荆川。荆川記其事。娓娓蓋二子有功文字而後世因二公亦遂知有二子翁所事不啻二子。又類周所稱惜也。予之庸不敢望周而并不能逮。歸唐二公之能文以傳翁而著述微長。所需翁父子者未必不似二公者之爲之也。書以貽之。

街南文集

卷十二序

五

將剗剗說得與文字關係是尊題法。二公舉左尤翁大是時人。一經晴崑刻畫覺神。又機補微動。梅

蘇長

尤翁剗剗匪僅以用左見奇。亦以英爽敬士我生爲之子也。得晴崑之筆。遂與宋清王承福並傳。公

蘇漢長

壽胡翁序 代家止卷

予叔叔度居九里山之麓廿年於茲矣而余先子之析產也故亦有餽粥田二頃距叔居二里許廬分畛接予少爲諸生時無他壞八口四時於是焉仰歲西成輒一至至輒周其林麓行其原陞二三野老相與飲酒課晴雨累日夕大都其山塊以允其清淑寡其土礫以贏其衍植難其地勢隆而當水衝易涸也雨十日則溢場圃矣再則汨塌穰故其田中歲乃稍獲耳旱不膏緒澇不膏渚也山與圩利兩失也害則兩

衍南文集

卷一 二序

三

嬰然而習其人則皆朴而無琢勤而罕偷嗟而不浮蓋山以塊故麗人弗卽於漓斯氣淳土以贏故勞人弗消於異斯業專歲事弗可以倖致也無侈因故思苦而俗儉其族之聚而處者愿如也伍之散而作者摯如也故叔安斯也然自叔居也而予則已緝仕執於燕於齊間息任而歸時詢叔風土得似往日不叔稍稍爲言胡某翁賢蓋慈且摯人也而其行有足述者里左有川而湍人病涉翁以石架焉而行者濟於道翁兄弟同釜而飽卽子婦弟嘖嘖聲也而居者薰

其和予聞而識之今年春叔以一紙至燕邸寒窗離別外爲翁徵六十介壽之言予竊惟與梁之設古惠民之所難同釜之食工百義門所由表也翁何人者濟川仁也睦本義也仁且義僅愿且摯人也哉予未得卒歸也簿書勞人意未嘗不在田間顧安得異日者超承吾叔課吾田循吾向所經息處以與翁廬井游也

絕似圭峰峭筆晴崑不肯代文偶捉刀牀頭英氣可畏 疏愚山

衍南文集

卷十二 序

三

壽張母沈太君八十序

壬子臘余友谷受將觴母太君八秩也。謂屏而歸之。毋寧壽諸有道文人之集于姑山夫子丐言焉。舅氏也。施子愚山丐傳焉。非其人非其文均無當也。顧倦倦然謫謫乎肅公。嗟。誤耶。始爲太君序七。裘竊比。則言之義。今十年許。太君神益王。德益休。而小子肅公。未老而才盡。何能頌太君。惟是人生八十。所閱貴富賤貧險。較深矣。而太君靡弗身之。抑有運難焉者。吾不能無粲然也。太君生沈而續張。

有南文集

卷十二序

三

族貴翔起。其子之若昆弟之者。爲漳州公。爲孝廉方平公。爲吾姑山夫子。司空婦之。懿靖偶之。皆聞人皆名儒也。蓬之麻林之。邨其賢也。易也。然而秦無盧燕。無函和氏。莫瑜九方。莫駿也。賢而著斯難也。譬之於水溪洞易。河海難。故夫存湛細流。波迴峽束。葦于宿而網于餐。貧家婦也。易也。巨浸涵衍。際天蟠地。篙焉柁焉者。大家婦也。斯難也。雖然。斯太君相懿靖時事也。巨艦樓船。安流而駛。颶易也。震風四激。馮夷怒賦。而口十洲三島焉。可乎。不可也。惝然萬斛。樁帆敗裂。

卽懂無虞。而潦涸崖斷。膠涇斷港。中不能以。乎。不可也。嗟。尤難矣。蓋太君際滄海之餘。懿靖公沒。而家難震迅。參夷之禍在戶。而太君支之。無辭枕也。家亦洗谷受豎子。禹功。肘藥囊。弋青蚨。不給。太君靡腹。靡身。綺也。榻。蕭蕭然。長齋事佛。谷受亦吐葦弗茹。予問。規以儒者之說。谷受曰。予莫腆。予母而餐焉。忍乎。每淚深。晴。予亦哽哽。隱悸。太君顧。餽之。不色。以慰風雨。鴉鴉。侮予四應。典弼其少富。衣珥殆盡。未嘗不裁口約腹。構餽客坐也。故前此十年。其中。

有南文集

卷十二序

六

流駭浪時也。今則帆樯既敝。而斷港涸潦乎。太君之爲。爲與柁也者。望一葉。舴艋出沒于浮漚。不可得。故曰。尤難也。鄭公孫黑肱之言曰。生于亂世。貴而能賤。富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仁。太君晰之矣。懿靖遺型。耶。玉谷受。禹功。革以成。耶。其爲姑山。女兄。空也。彼府財以媒禍。說輒以衛命。惛然。覲然。僊衣冠。習書史。男子局局者何也。

于鑑鑄處。見奇于附錄處。見古本八家之與衛而。攬轡于秦漢諸子。徐程叔。

張兩水六十乞言序

張兩水先生予鄉之學道隱君子也少爲諸生以大父司空蔭且釋褐國變謝去父懿時公授以肝江學尤篤於禪太夫人嚴梵律先生朝夕奉寢處則率妻子亦蠲齒腹不復腥葷太夫人喪既祥猶毀疾不佞肅公諷之肉則雨涕覆面蓋其意固有以自傷而不專爲殉佛云於是先生年六十老矣嗟乎傳稱五十不毀六十不致毀以觀於先生人苟不能自致於親喪而援有疾飲酒食肉之文以自解可乎先生隱而

街南文集

卷十二序

无

貧畧無宿粒客至典貨多方嘗給襦絮寒暑無以障益予偶借榻竟夜撲刺不寐而先生躬臥自如諸孫散塾饑噪塵飢先生挾一卷閉目冥心怡然也噫此非其學道有然歟二子錫珪錫璜善養志珪以醫璜以農事以先生且初度不克觴也而私於予不佞先生聞之拂然欲走匿曰王琨所謂以壽爲戚者而况予之貧窶顛沛曾不能有其生噫是毋乃過歟古云河清難俟人壽幾何蓋鮮不欲其壽也欲之斯祝之矣周詩詠德之民也以百有十六歲應洪武時聘

賓國學而膺寵賚迄今傳爲盛事當其在元至正八九十年之間詎必無窮餓而寧戚戚自廢其生辰雖然修齡之將不如其菽水娛也二子以之羊酒之祝不如其詩詞詠也吾黨以之繡錯金鏤屏之障之不如其卷帙以永之隱者宜也抑亦先生意也於是錫珪錫璜將望走於詞客名賢而以予言爲糠粃之揚

止說家常話而兩水先生梗概具見此布帛菽水之文也

吳仲喬

街南文集

卷十二序

羊

吳昌言五十序

食焉衣焉。息焉游焉。營私而驚利。莫知其他者。衆人也。賢者不然。賢者好義而尚行。不憂其家之弗裕而憂其義之不彰。不患其身之弗亨而患其善之弗積。蓋衆人之所競。賢者之所恥也。夫人情微近獲而憚遠。大父授其子。祖詒其孫。凡贈賚之事。痛懲艾之謂損。厥家而不便其身。然則又況於聖賢之學。仁義之道。其能知之而慕之者。斷斷乎鮮矣。昌言吳翁子門人家。瑾之父也。父時若公。以諸生當崇禎歲。傾街南文集

卷十二序

三

橐爲販淮揚之間。多能言之者。翁修遺緒而適際其絀。又承鼎革兵燹之餘。其好義爲特難。然造請者多方。委曲未嘗稍替。問謂客曰。彼饒者百某矣。子奈何。舍長流而就涸澤。客曰。彼非長流。殆深泉耳。吾無千尋之綆。以汲而出之。吾滿吾腹。毋寧涸澤之可仗乎。翁禮督其三子。伯家瑾好學。翁命居宛。從子游時宛上。或於諛辭而崇冥悟。侈心性爲名高。子辭而闕之多。齟齬以去。瑾獨妮妮。昕夕相與折衷。上下視肝姚陳唾。衆所趨附。莫予易也。昔西山先生從朱子游。父

神與實命之王心齋從伯安父守菴初尼而後許。然朱子大儒不世出。伯安各位烜赫。子獨何人。不敢望古人萬一。而翁之期其子。不可謂無神與守菴之志者也。異日者瑾造道有成。其於翁豈衆人之獲而已哉。辛酉孟夏。翁五十初度。瑾懇請屬詞。予所爲翁壽者。又寧踰此。

昌言之賢不難於尚義。難於教子從學。街南引蔡

王勉彥懷非過譽也。吳懋叔

街南文集

卷十二序

三

御元昭太史七奏詩頌序

初先生以書幣招肅公也三至而予三卻或疑予固者殆非也先生書曰隱于病與隱于山等隱也子奚過自匿蓋先生田居久矣數薦起弗顧顧予所爲遲圓者心以爲先生雖山林之慕而詞翰經濟聲施崇遠邇三十年所締約盡王公豪貴知名之士而其于山澤之履顏然拓落將如侈青黃黼黻之華而左右之以敗素亦惡知其必有合也及予交先生吳下三月餘察先生之青竊善先生之誠有意乎隱也且夫

行百文集

卷十二 序

三

吳故泰侈靡曼之卿衣冠之數澤冷童艷女絃管游燕甲海內先生日擁書鍵扉謝客不惟當事長吏之屏卻雖其門生故舊在通顯之列常一覲面而旋已不可跡矣謂予曰吾非眷於吳直避地焉吾舍吾金陵修竹之廬室家之務賓從風昔之宴娛而奈之何以羈易羈爲也先生倚舟爲泛宅無定泊比藜桂橘香時挈予掉太湖涉洞庭七十二峰諸勝就其宗人買片地明月俯夏二灣間曰吾非樂此而游之直卜老焉然則先生誠隱者流歟其不棄肅公宜也於

是先生且七秩諸賢嗣急趨觴先生則愈匿遠西湖

甯隱之間御履舄錦綺之將衣大布之衣而獨顧予屬一言竊維古今俊偉雄傑之士其才智不克竟其用則時或遲志于聲施濡跡乎豪邁逮夫所歷既深所之既倦人盡而天隨未有不免世氛厭羈縻潛心道德之腴希性命之葆光于是視山林隱逸若客子之向安宅行隅之蔭叢麓固宮室園亭之所不得而淹妻妾子女所不得而嬰諸其懷者也先生異資而神特王日鳴雞起停午不食無慙色讀書恒背誦酒

街南文集

卷十二 序

五

間燈下目炯炯而當予同游西山遇佳勝則騰蹕而上詩興蓬勃予顚懦不敢望然則先生之壽遐遠也哉肅公爰再拜祝初度而把酒以頌頌曰六鑒相耀世咸汨于夸而戕于妄而先生澹然于往昔以恬吾養永遯遙乎八埏之表五湖之長再頌曰蒲柳霜寒松栢九丸彼游赤松者以善疾而購丹砂者借一官允矣先生得全于天匪緣督而神完三頌曰鳳則有毛蚌則有光桃李梗枿爲公也溪爲公也壻而穀而昌若乃德流誼洽昭簡冊而貽詰胤莫之與京固無

侯予之觀縷以爲先生觴

吐棄一切獨標異采寫出太史公避人真境非相

知之深不能

李本菴

高處命想曲處振濶賸處結脉非積數十年燈火

勤力閱數十家師友講論未易到此清真類歸太

僕得神髓焉定驛龍門之席

陳宿源

街南文集

卷十二

序

壹

街南文集卷之十三

宣城吳肅公贈品氏著

序

六叔父八十壽序

壽考之難人臣以諛祝其君而孝子莫能必諸其父母蓋不惟百歲之難邀而不可幾幸卽九十八十未易數數也乃吾吳尤異焉以正肅名德之隆年僅七十有三退菴履齋兩相國皆望七而已惟博士公九十有七以久特聞方元季寇亂族里爲墟幸子遺以行南文集卷十三序

免再經鼎革仕隆平而長子孫然亦苦矣後臨江公如正肅之年人以二公理學名德同而其壽亦同也自臨江而下凡五世無六十者焉支數之凡百人無七十者焉其躋七十則自吾父始比正肅臨江公云時吾宗競謝爲盛事以相慶又况旬益之而稱八十如叔父者乎噫使吾父而在長於叔父者纔四歲耳晚晚依依家庭遯豆之間吾屬趨承左右航樂不可支奈何其弗逮也然則壽考之難信莫能必而爲叔父慶益無容後也已叔父而以貧約之故有不憚於

街南文集

卷一三序

衷者一切謝遠之肅公拜手言曰人世愉快之事造物恒有所盈縮稱量於其間而尤幾幾於康寧之壽考惟山澤之屨既處其節壽時或豐子以壽年向吾高曾祖生隆平有道之世替纓而享素封不復躋上壽者或亦盈縮之理固然歟且夫貧約者未始非造物所矜重也彼高牙華屋零落丘莽才衡之士乘間而撥富貴者衆矣曾幾何而傾覆殄滅不可復問以叔父所閱歷不往往有然乎叔父當申酉之變與吾父及兩季父悉謝去諸生而課耕於山谷之中瘠土荒寒蓬蒿一徑爲天寶之父老德祐之遺民其貧賤寧謂不以道得之者哉獨異吾父當日恒謂人曰吾家耄耄之數必六弟開之子與兩季皆不及也乃兩季父果一艾一耆並遯患難吾父幸躋七十而垂老善病不良於步今獨叔父壽考而康寧又過之擬之博士公同有鼎革之遭而無其微辟仕命之榮然博士公流離瑣尾家室亾而更緒乃叔父叔母白首偕老課子若孫十餘人熙熙以永年此又博士公所未有而吾家之盛事莫與京者也肅公僅能爲文以頌

叔父而康寧詩考之故吾父早知之於數十年之前是必有所以然者惜未嘗進而問也

一門書德累世簪纓參差層折至性中流出自成結構真至文也雪坪

家庭骨肉之言真摯委曲是吾師孝友處名論卓然法度森然是吾師學識處門人袁啓旭

劉緝生五十序

劉氏多賢而景威緝生學行尤著並授徒爲人師子交緝生自戊戌館孫氏始子立伯仲故貴公子師緝生而其從兄弟等皆師子不佞是時兩家同亭相亞竹樹相映文苑佔畢相差池其宗老洋菴先生亦頻席兩家三人更研討辨論相斯夕再逾歲主家多難子別去萍翁尋沒子立益隆禮緝生迄今十有七年生子已就塾仍屈之小學緝生之爲人善諧而緝生恨恨庭除之際而落漠於交游或嘗惠其先子追償

若通辛卯幾傳以策語請復衣冠遂納人事敬慕之而博學旁稽皆莫敢望子旬日過從則多就孫氏園亭於是子立既翩然名士卓犖膠庠然緝生猶督過之不假言笑而子立斂容抑志迥異時子每歎世之習於倫也師弟子尤甚閭閻其門牆而相與爲市目未涉兔園一冊笑梯脂韋不啻客之容於上幕而慈姆之奉其嬌子嗟夫師道立則教化隆而風俗易治亂升降所由今天下頽靡莫挽景威緝生之學行誠得而置之成均首善如許衡蕭剡故事不則若君家

靜修。臍。碎。命。退。而。友。教。一。方。於。斯。世。詎。小。補。而。惜。其。兀。兀。老。也。所。切。剔。而。成。之。者。僅。一。二。賢。淑。之。士。關。一。門。興。替。耳。其。能。幾。何。景。威。絳。生。皆。未。有。子。緝。生。年。少。於。景。威。今。亦。五。十。子。先。誕。則。過。子。正。問。何。以。壽。子。之。先生。則。空。館。舍。置。矣。子。立。曰。先。生。曠。然。未。副。悉。屏。諸。饋。視。然。未。嘗。不。覲。言。吳。先。生。也。予。適。從。友。人。讀。寧。都。魏。叔。子。集。稱。其。師。楊。一。水。五。十。無。子。已。先。後。舉。二。子。長。俱。從。叔。子。學。今。子。之。先。生。安。知。不。似。楊。一。水。生。子。而。還。以。子。為。師。乎。以。此。祝。之。并。告。景。威。也。

衍南文集

卷十三 序

五

以。緝。生。為。經。以。子。立。為。紀。而。以。師。道。為。機。軸。點。染。多。姿。旁。及。景。威。極。主。客。情。文。之。致。施愚山往。晴。巖。有。師。論。情。世。警。世。有。禪。教。授。闢。闢。一。段。其。緒。論。也。令。俗。師。悚。然。阮子岳

唐木庵隱周如借書序

予。初。識。唐。子。岸。人。于。龍。溪。岸。人。年。甫。弱。冠。論。文。纔。經。悉。原。委。出。其。所。自。作。風。檣。陣。馬。馳。騁。上。下。一。似。有。長。年。三。老。為。之。把。柁。造。父。王。良。控。其。銜。勒。者。及。予。講。學。定。上。介。于。門。人。百。里。就。會。徇。徇。向。還。則。又。才。士。所。斷。不。肯。者。

久之詢其尊人未庵先生乃知其家

學稟承者固有自也先生壯唐文章絕意進取以純

德覺行見推里閭湛思博學著撰多詩與人莫能議

而獨庭除間自和課授與其配周錫有梁鴻王霸舊

衍南文集

卷十三 序

六

隱之風予嘗謂借隱之難婦人性喜於權而惡閑冷即有能矯矯自矢而聲華冷落內惡于房帷交謫慙恚之聲陰有以相奪而大變其懷來者矣史稱霸子黃髮歷齒見令狐氏子雍容却雅乃大慚淵明五子咸不好紙筆然則隱者之安難而隱者之子為尤難也隱者不必欲其子之嗣為隱未嘗不欲其子之賢且文也其不然者天之所不可必而人之所不容釋諸懷者霸妻之言曰令狐子伯之貴義與君之高奈何慚兒女子乎予謂此賢妻巧相慰勉淵明謂天意

苟如此且進杯中物皆付之無可如何耳淵明之見
于篇章蓋嘗三致意焉而杜子美者乃竊竊然譏之
曰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夫子美果達矣其津津
于宗武驥子好男兒欣嘉之不啻者抑又何與未庵
先生有三子振起膠序伯與仲皆賢而予所交岸人
者其季也豈非古人所不可必者先生幸已遺之吾
知有子美之喜而無霸與淵明之憾已且以霸與淵
明之高隱求其子之才而不可得今以先生之子之
才卽慙勉以企于道無難也雖人世顯榮非隱者意

街南文集

卷十三 序

七

中事然烏知塞于躬者之不顧于其嗣邪淵明不又
云乎才華不隱世三子之謂也夫盛虛相代亦各因
其時而已歲癸亥先生與溫後先登七秩岸人乞予
言爰叙以爲壽

俗下文字愈頌美則愈腐強此獨超僞命意高而

善反案也岸人知音者宜作者躊躇滿志

梅定九

以古人借隱相況以世俗借隱之難反結效在際
斷處不須打合更借霸事說賢子之難發揮演述

後選景高

梅昌辰

杜母六十序

癸亥夏又有通刺街南稱杜生者稚子驚報曰異哉
刺傷人裏印而上署一父字何也予卧病枕上蹶然
曰嘻殆江陽故人朋李季歟起視鈴印果朋李季字
成其生者名階乾急揖而進之自鳩江至拒衣捧
手恂恂脩子弟之儀其聲欬若啜飯子故人也追維
疇昔未幾慨嘆故人之沒生甫髫髻耳今逾冠有室
矣伯子稽蘭曾一來宛屈指今一紀矣問其伯季三
人書食何業不恒爲士或未或廩以力贍也問東園

街南文集

卷十三 序

八

草堂巋然廢莽矣抑未易主人也問遺集其刪者未
嘗籍者未斷蝕也母嫗無恙乎躋六秩老矣方隨
乾就養於鳩茲也問勞苦二百里果奚役生拱而立
聽而請曰惟先生與先子之故明年春仲母初度敢
邀賓寵錫之子唯唯謝去逡巡再逾月生又蕭踵以
來徵義諾噫何趣以勤也擬衣冠者怡懷於叔教觀
虎賁者垂涕於中郎況於故人之配若嗣乎往予與
朋李同學於姑山陵谷既遷從事姑山者或出或處
或浮湛出處之間獨朋李隱球山與不佞爲月泉之

祖爲名音之。時月俄而。李國球山姑山忽相繼以頽矣。今草木且拱後死者。不特視息俯仰。惜老廢學。尚能執筆爲姐壽乎。惟媼賃春偕隱。有伯鸞王霸家風。爲未亾人有將茶之苦。無風雨之沾。於三子有遷居課業之勤。而無湫隘蕭條之戚。護遺書而支貧緒。斯可謂難已。傳記麻姑三見桑田。行復東海。揚塵事妄。謬不足信。予謂作者。寓言家國之興替。人事之代謝耳。以媼所遭歷不有然者乎。則割復往來。直計意中事。可達

荷南文集

卷十三

九

觀置之而姑以永年。母徒苦漆室。悲郵緯焉可乎。

師友生死間。感恰于古文。極謹嚴。故無不可傳之

沈公厚

徐雨蒼廣文壽序

邗上徐先生秉宛鐸三年而辱交於肅公。先是徐山甫先生亦邗人。與予最舊。蓄學而好道。前後稱二徐先生。云山甫依隱玩世。而先生尤敏。敏博士業。上下三百年士。遠邇率歸其衡。鑑然不早歲侍承明。領方嶽而。今且老庠序。一寒羶屑屑也。先生嘗自謂少無仕進意。申酉之交。浮湛千里。壁矢志於懸壺。辛卯始一出而。偶又需濡久之。而姑且以廣文爲抱關。爲擊柝。肅公竊歎夫士之出處顯晦。豈不在乘時哉。然而衆人因乎時。君子因乎已。因乎時者。相貴而相賤。因乎已者。貴賤不在彼。是故顯晦時也。出處義也。貴賤命也。斯三者。道存焉。先生其古之達節而吏隱者歟。且夫仕無崇卑。行道乃貴。士氣而日落矣。文習莠而靡矣。經傳日榛莽矣。俎豆之事。不足以當管庫費序之修舉。不足以關其出內。非往者吾宜訛弊乎。守聖經賢傳。而淑俊髦于鄒魯。嚴毅侃侃。爭是非。無稍阿屈。又以校士有造于豫章。是先生之道行而斯文藉以弗墜。豈曰小補之哉。昔叔孫議禮。爲漢室輔。爰澄

荷南文集

卷十三

十

有功聖學。肯以博士聲施後代。而烏足以測先生。先生曰三十年吾夢寐罔不在林泉。而弗能遠也。吾天游于山林矣。夫世方爭入乎大夢。袞袞衆肉。默然乎交相驚。是安足以知顯晦之倪。貴賤之衡。往山甫曰。子毋以子之山林。傲我吾餐。吾苜蓿以當子薇蕨而矣。肥瘠乎且惡。知夫衆肉之果勝苜蓿乎之言也。猶先生意也。乙卯子月。達先生懸弧之節。介觴者欲丐訓。京師先生拂而亟枉于肅公。肅公聞之有道者。外枯而中腴。跡屯而志泰。是故恬愉以引年。德全以游。

荷南文集

卷十三序

士

造物而無與焉。奚貴奚賤。亦奚譽奚毀。是其于文字之華。不猶精丘之一柏乎。其視諛視也。不猶坎壈之鼓吹乎。顯者言之隱者言之。而俱何足毫末于先生。

開闢斷續題家莊淨潔處又似左氏 劉輯生

文以一道字作骨首段以不輕出爲道次段三段以仕爲道而歸重于山林末又以養生爲道蹊逕變化他人腐臭入手便化神奇 蔣大鴻

儲長人夫婦六十壽序

予宣士民。繩趨墨守。習家人生產爲局。鎔而吾友儲翁長人特以俠著。翁爲人仁孝。初以採給事。燕關會新例。得謁部。選以親疾。弗就。關權貨。歲億計。不毫末自殖。而獨資爲任。俠四方之踵告者。各饜欲以去。嘗爲人所基。當事持之急。有客某聞之。行三千金爲解。翁故未識面也。其傾動人如此。顧尤好文字。交雅與肅公善。數遣其諸子從之。游及予。講儒者之學。伯子昇復預會事。且夫儒俠不相爲謀。肅公誠迂鄙無短。

荷南文集

卷十三序

三

長里人目笑之。傳所謂季次原憲。終身蓬戶。褐衣蔬食。不厭而已者也。而翁顧心好之。吾莫知其何也。翁拯人之急。不以俠市。予常徵其事。雖諸子罕與知。而獨與婦馬媼謀。燕市之燔者。百有八戶。販二緡錢。費錢數十餘萬。又庀蓆覆之。媼佐以簪珥。已而他市。燔復如之。蓋三十年所贖。既困卹。流殍多此類。不可算數。太史公曰。夫緩急人之所時有也。雖有道仁人。猶不能無窮窘之節。况中才而涉亂世之末流。若乃功見言信。俠客之義。亦烏可少哉。然而儒者在往。置。

弗道則何歟。予嘗論之。任俠者。率好氣而弱。惟好氣則已。諾必誠。不愛金璧及身。而然。而昨觀之。私恣豪。果自快。弗權則或朋黨。比周。借交。藏命。行不必軌于義。比比而是也。故即以太史公進游俠而絀儒者。其于郭解之徒。猶反覆致訛。貶焉。予少讀宋景濂先生七儒解。有曰。宋家郭解。游俠之儒。乃著論辨之。以謂游俠。惡乎儒。而果其仁義之張弛。則俠。固儒者之能事也。予貢季路。皆贖人于魯。虞卿。趙公子。范忠宣。麥舟。助石曼卿。獨非俠乎。哉。翁慷慨。恥離離。要挾諸街南文集 卷十三 片 三

道義。然則翁直類儒者。仁義行。乃徒任夫俠之跡。而爲之。遂以擅名耳。今夫乘權席勢。居奇贏足。以有爲其緩急。人曾不逮布衣鄉曲之士。遠甚。顧或妻妾所謂太上感應。鋪錄升斗間。較功德而徵冥報。此其自利之私。不可問。而吾以爲儒與俠。蓋兩失之也。歲丁巳。翁媼先後登六秩。厥子八人者。來叩首。請予言。予因論所爲儒俠之異。同以酌翁。且以告諸子云。看俠字方有關係。有分寸。篇中痛快立論。非學道。人不能辦。隻字末復爲俗儒頂門一鍼。劉子山

余翁八十序

予始交余展。嶷昆玉。曾識其尊人二卿。翁蒼顏偉幹。髭髮若艾。時翁年正七十也。又十年而躋八十。汪君咸五以嫺好之誼。謀所以介壽者而俾其屈之辭。問其蒼顏艾髮無異十年。前其氣體益完厚。雖沍寒人向火縮瑟。而翁單襦白着也。嘻。此其得全于天者耶。稱人之壽者。率推本于德。以是爲聖人之說。以予觀之。非有德者。必能長年。而長年者。不問而徵其德之存也。何則。世運升降。風會推遷之際。生人之先後。卽行有文集 卷三 序 四

與氣爲淳。潤彼夫。睽睽欺苟。狠戾黷。變之習。長老之。亦不經見。少壯者。沿爲固然。古仁人長者之意。爭嫌笑爲重遲。且以相戒也。故人之淑慝。什伯倍徙。但以年遞準之。可以觀德。而考世焉。翁生隆平有道之世。歸然爲淳德之耆老。少嘗客汴城。汎洞庭。抵澧浦。出入于風塵。漭漭之中。泊陵谷。改易長子孫。而樂餘年所閱。歷抑又深矣。翁憶述生平。自萬曆迄今。鼎七百。年內。上自朝寧。下逮閭井。窮通得失之槩。民志趨向。耳目之所覩聞。視昔者。若何天下名邦。巨鎮。都會之。

所在。視昔。若何。所交。賢豪。長者。思氣。則許。若何。雍睦。之。于。家庭。仁讓。之。于。里黨。秩。七。爵。七。若何。上。之。代。取。功。利。登。聲。譽。與。夫。懷。道。守。貞。介。然。泉。石。者。又。若何。翁。其。有。所。成。歟。乎。世。運。風。會。賢。者。無。如。何。也。翁。出。而。與。二。三。嫺。女。倚。杖。獻。酬。放。情。黃。山。白。岳。間。入。而。與。子。若。孫。施。于。有。政。非。一。身。一。門。之。隆。平。有。道。乎。

人皆以德頌年晴富獨以年考德俯仰世運文境如東望桑海無限烟波 徐程叔

壽言非古也文章家每鄙夷之不知誌銘傳記皆

行日三集

卷三

序

五

古體也不善爲之胥成俗下文字善爲之安見壽序之不可爲古文乎必力汰其諛美之詞而後可雖然鐘錦之易 何雍南

陸在璞六十序

同予丙寅生者陸在璞梅地仙張萊公許彭年魏萬若徐清若開公皆同里相友善而在璞差長予少與同學者也崇禎之季社事競起叔父李野先生守經抱道授徒城南期爲法古實踐之學以制藝爲津筏先正爲典程從游者不下數十人而在璞與二三英敏鐵勵通勉競爽自喜予拙魯先後其間較長課短各罔罔然視功名可弁屐取也時年蓋十六上耳未幾而膺世變予有膏肓痼疾隨家父叔石隱自甘在

街南文集

卷十三

序

璞落拓不偶一籍諸生復困於場屋日月易流時移物換髮尋貧病中忽忽俱爲六十歲人也嗟乎人壽幾何回首四十餘年升沉哀亂頭顱相對短髮蕭蕭古人所爲傷白頭之宮女撫霸城老翁而歎息者歟在璞生而豐頤廣額美鬚背陸陸起善談笑見醉友人家半驛自放恒捫腹憂丙夜聲撼鄰寢家斷炊自如也初叔父嘗顧謂曰陸生髯貌置之開府坐中那復不稱同輩俱厚期之以予之枯槁齷齪所謂山谷之士非世之人長貧賤宜爾而獨無以解於在璞

丁巳中癘疾行持幾廢而樂以歷免憐然快一閒佔
畢教童蒙母論其鐵勵取功名者已付之昔夢卽其
牢騷酒間尚復幾許乎哉雖然試屈指向者數十人
多物故零落或行止莫可究吾兩人衰老以詩酒相
過從師門教戒不大顛阻可不謂幸焉昔李肇李
敏有四同之稱近於湖沈先生交姑山夫子作四同
篇在璞不予同者特姓耳出處小別而歸於貧困同
善疾病又同然則奚止於四乎來公通仙約互爲齊
年之飲效古人真率者英會果其舉之莫先在璞矣

行司文集

卷一 三序

七

在璞以正月生故其少字曰寅降

文如迸泉出谷映帶林嵐時有荒雲落日之感
王景州

吳母汪孺人七十序

予交吳子漢臣次第交其昆季仲喬與可輩蓋自其
先子宣之君以商山望族僑吾郡之春穀迄今四十
餘年比予登其堂舍于其家而知其母汪太君之賢
往太君爲君廣胤嗣遂有五丈夫子獨仲喬其所出
而太君慈惠均平諸子悉忘其非太君出也太君遭
疾疾十餘年諸子寒暑靡毀嘗百里外迎予診視五
人者竊竊然屏息需次伺予翁字口吻卜太君治否
聞可治羣色然以喜舉酒相酌也諸所行止若捐全
爲任卹叔季不必貪謀既相告輒先協無所阻卽
事無成而溢于費終亦無所尤咎予心識而敬慕之
昔周南召南麟趾駉虞之世可謂盛矣然必有樛木
之德而後有螽斯之萃處和輯有關雎之化而後有
公子之仁厚振振大雅之頌文德刑于寡妻至于兄
弟以御于家邦必推本之以思齊太任文王之母焉
雖然抑有難焉者以敬姜之賢乃其子文伯一人而
已李景讓之母諱大義貴有諸子而不能無偏私長
幼之別君子謂非鴈鳩均平之誼也趙姬仁讓而原

同屏括接。曾不得與宣孟方。以視太君。即謂之
越于古人。不亦可乎。壬戌秋九月太君七秩。諸子微
予文。爲鴈子因論次之。以致無疆之祝。而竊歎夫風
俗之禍。恒始于家人。家道之衰。必于廢。且夫天下者
一家之積也。天下之衆。一人之積也。誠使父子兄弟
夫婦嫡庶少長之間。咸得其道。斯盡性之事。即家道
所以隆。王化之所由成也。間遐想其世。不可得已。今
僅一遯之以。謂古。開。雕。雕。趾。之。義。庶。幾。近。是。然。徒。爲
一家之政。一門之餘慶而已。焉子所爲。咨嗟慨慕不

街南文集

卷十三

七

禁妮妮有餘思云

祝易近諷未有字字真寶如此文者一種家庭雍

和氣象令人如見若筆力之高潔蒼老當在震川

荆川間遇之

游九衍

由經術而推及于王化儒者援筆具有本末震川

先生每鄙非壽序若此序實有闢世道矣

何生伯

沈母梅孺人五十序

孺人予友沈子公厚之配梅鞠長之女兄也其子廷
齡從予遊嘗徒步萬里從其父中訪公厚以歸而孺
人先以憂忙遭疾幾殆詢方藥于予五年而竟無恙
揭長曰子醫之爲耶抑亦吾甥孝感使然歟齡之訪
公厚也人多危之者予決其必能與俱還益以誠之
所徹事無不濟故竹可笋于冬而鯉可躍于水鞠長
之意蓋亦云爾當公厚去粵時外無阡陌之壤內無
甌石之粟踰繞重郭餘二子皆匍匐耳嗷嗷入口三

街南文集

卷十三

三

旬九食無所干貸也又雅不飲貸得少糠粃或以充
腸或以糞釜固不以餒態示人但炊煙微續而已嗟
乎有偉鬚眉淵明猶有乞食之詩子美有殘杯冷炙
之嘆今之世免于是者獨姑山夫子耳諸子察庭調
介介自守宜也家門風尚遂乎及于子婦耶齡少嘗
力田挾策橫枯梓析上予聞而憐之其假館街南亦
孺人詔之也孺人語老嫗曰孺子之免于廢禴惟魯
惟夫子之惠然則好善誦大義天性然也吾謂王霸
之高慚其子之蓬髮歷齒妻誠賢能矯語慰霸亦何

不假其子讀耶。獨人五十初度。瑯竊爲喜而憾貧。莫之觴也。踞而丐予言。昔和靖在程門。母曰。吾聞子以善養。不以祿養。和靖卒得程子之道。以傳予。媿非其人也。家學母儀。聯也勉乎哉。

壽吾姊而吾甥之賢姑山先生之家學。並見布帛菽粟之言。光於錦綺矣。吉州吳舫翁頃亦有作實斯文有以發之也。梅雪坪

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延陵君於吾門師友淵源互相切劘。宜其言之真切而有味也。傳諸後裔亦家

律詩文集 卷十三 序

乘中一則嘉話 沈方鄴

施母韓四十序

杜子明誠講會次仲先生偕愚山侍講必跡予所在。昇輿枉就先生。尤深斥講堂虛靜之說。而弁予誠身之旨也。季子汜郎好學工書。數以鍾張羲獻遺法相質問。予進以學問之要。不欲其屑屑書藝爲也。汜郎不以予說爲不然而與沈生元佩更暱就之。予知非他少年比也。而沈生爲予言汜郎蓋有賢母云。夫因其父可以得其子。則吾既與汜郎友矣。因其子以知其母。則今日之謂也。母淮揚韓氏。造於先生序最晚。而年最少。門以內尊卑。昂抑少長。參錯之際。所處難矣。而母則人人宜也。先生疾頽而臆曰。吾老矣。若年少奈何。母摘去其華髻。勿復御。先生曰。若徒以吾在耳。吾死奈何。母瞿然曰。人言死者復生。生者不媿人死。安復生。生者固不能無死。苟蒙媿而棄藐孤。何以對地下耶。越十餘年。先生捐館。又六年而孺人稱四十。汜郎業受室。隸博士弟子矣。於是因沈生請予撰手乞言。且曰。母命之也。貴者諛言之。不如隱者之質言之也。屏而侈之。不如繕而藏之之壽也。予謂汜郎

律詩文集

卷十三 序

三

昔任氏督皇甫士安年二十餘目不存教心不入道
何以慰我修身篤學自汝得之士安砥志遂成名儒
使汜郎承母志而篤於學修於身存教入道將有所
不朽其親不然即使太倉毗陵操管而工蝦祝之詞
備形管之藏要亦虛文外襲而非身之以實者也而
況予之瘦無足存者乎汜郎勉旃毋謂此區區講會
之陳說亦君家學云爾也

敦勗藹然想見理學世講之誼 吳廷生

孫太君七十壽序

車之圓而輻牽而脂者舉輪也而其涉險而不凝而
泥不滯者其才堅也鑿地爲池來水也量之深者則
汲焉而不竭據焉而不擾誠寬焉則欲而益夫才與
量之莫兼舉也擴而全之謂之丈夫自小而自失之
謂之女子間嘗以此陰相天下上未數數也而得之
孫太君太君故都諫仍雲公配也當崇禎之季公督
餉宣府宣府陷於賊太君率家婦間道走謫宿盜家
以金啖盜婦乃脫改革之時遭奇難而際遇顯然太
君益恭公既沒公弟觸血指怒怨家乘隙而構之太
君破費禦外侮而和輯以彌內隙已而構者中危法
敗武諷太君藉以釋憾太君不可曰初以國難難我
而干我以非意我不任受繼乘我家難而蝕我我奚
弗可忘擠人於險我就愈彼而酬酢相乘曷有極乎
蓋太君之以解怨滋德如此知予友劉緝生之賢延
訓二子不假毫髮今玉京以明經承昌邑子立舉賢
書爲名孝廉皆太君教之也太君者蓋才與量合者
也合太君七表微言於肅公子故取堅車巨水以喻

焉而予立又謂予改革時先子同官彼難者母頃案以贍持籌屏當數致千金所贍資無疎戚德尤縷縷肅公曰語車之良至於絕險人靡不信矣而謂不足以貯載乎語水之德以涯量人靡不信矣謂其溉物有弗潤乎故太君之殖財猶車之必貯其施也猶水之必溉奚庸喋喋頌車與水之能而以儲與潤也哉神似昌黎然又不能定其爲昌黎也所以爲妙

劉瑞

人詳我略人浮我覈以先秦筆作壽序謹謂應酬

衍甫文集

卷十三

註

之下無古文 劉耕生

梅東清淑配萬六十序

往甲寅歲子友梅東清淑稱六表子及諸同人往祝之賓榻錯列舍日盛體齊興共圖方東清對客較聲偶他無所顧問時時率稚子膝上襟繡豐好者造室子也予以是知東清之配賢也越戊午家君肯偕其仲曆以母六秩乞言伯觴東清亦書至子惟今世稱男子則無不勉仁慕義能施子者也婦人則無不善事姑嫜宜如煙相厭夫者也自立誠之道衰舉生人口耳楮墨間悉遇以僞而壽之詞爲尤甚不必其可徵之蹟而相謂以屏障之具文以爲璋而璫以爲玦載筆者亦從而章之驚之子每厭苦之莫如何也漫浮綺以塞日舉夫璋與鸞者以殉人之求而苞羽之別雕琢之工訖無左驗也謂修詞何哉今於嫗則不然昔其姑趙太君卒繼姑葛性卞急嫗數被譏見怒斥益篤忱不懈姑患暑疽腹水極溢不可卽嫗拊撫彌旬日姑感悟而泣有婦似喪其子東清爲議嗣或捷之者嫗慨然斯群議戒勿聽曉大義云子嘗與諸生講仁孝之道本乎親而達乎同氣友兄弟則統吾

衍甫文集

卷十三

序

美

父而後孝可得而言也。雖群從則統吾祖而後仁可得而言也。禮以義治儒者之道。而世以私掩之。東清論桃繼反覆於子數千言不謂聞之見及此也。東清書曰子婦四十時病羸且不活初不意其一紀逾八而猶主老夫中饋然則其鰥也宜矣。子既善東清及二子曆又從子季受經菰。皆膠序中賢者。故微而述之。

屏障套腐氣得吾時最快筆掃盡其風骨在先秦

南漢同 劉瑞公

衍南文集

卷十三

序

三

濮陽冀伯六十序

濮陽冀伯世家餘裕而徙居新豐之里子門人張幼成之妻之外大父也。幼成嘗與劉子公錫為子言濮陽君少膺世變絕意進取棄鉛槧而退處於農桑巖壑之間。若以代纓襜褕以代裘有洞明五子而皆肄於業涉景純占卜之技而不自銜售居然為遺民。老長德君子人也。歲癸亥春稱六秩諸姻友謀所以壽君君弗然曰昔韓子歸老城南其詩曰不惟兒童輩亦有杖白頭。僕我籠中瓜勸我此淹留。願為同人社鷄豚燕春秋而洞明之移居亦曰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予不敢望古人而牛斯世居斯里也。與二三朋好相忘於春秋晨夕亦如是而已矣。而奚獨揭焉貸言時貴而滋設侈哉。無已則衍南氏乎。舊隱者流也。於是其子介公錫幼成詣予以請劉子助之。請尤力。蓋劉子三歲失怙君諱其父易簣之言遂鞠育而長之。永無渝志云。自陵谷質遷桃源之漁父桑海之遺民今有存焉者乎。駢肩市朝趨納奔陷如菴席其脩然於農桑崖壑甘稿項以終者抑幾何人。披

衍南文集

卷十三

序

三

一術以爲餌而占天相地有不謂謂自設設人者乎
要質屢盟死生利害之際背負如反覆手其不然者
伊誰氏子乎予於君不能不憮然也因二子之請研
次述之所謂隱者之言如此

語取諛祝事取與塞卽名手塞白而已茲獨引人
於桃源阡陌之間 王不庵

吳母程六十序

余夙聞懋叔之賢友人姜茲山學在又稱述娓娓而
無由一晤今年春余過吳門遇之姜氏執圖惻惻不
相識坐次通姓字懋叔愕然謂學在曰是卽街南先
生耶昨有一介之使候先生宛上不謂邂逅於此因
大喜過望訊其所以則爲母孺人六十乞言以觴云
懋叔昂藏謙抑色婉而辭溫憶時昔驚遠元素久僑
宛上余與伯子銘卣有縞紵之雅忽忽十餘年念銘
卣不可作矣今交其難弟能無欣慰時元素同寓虎
街南文集 卷十三 序 三

丘茲山昆仲爲期平原十日飲則匆匆買棹且返邢
江矣問何遠元素曰將望走文章家匪直夫子一人
誠不可以淹學在亦謂懋叔奉母訓未嘗擅違辭也
嘻懋叔之孝孺人之賢胥於是乎見矣昔尊人爾世
先生少孤痛母太君節不忍違膝下雖學成而絕遠
進取海內名人贈言盈卷帙至如歸秩其嘉旨膳
其園方者孺人中饋之能也滌瀝以易茶蓼愉笑以
供溫清者孺人子舍之助也他雖承贈遺有無屢勉
弗忘嗣卽以相夫子者最懋叔慈母而兼嚴父懋叔

行修而譽起。交道益廣。余竊以吳下山水之勝。園亭樓觀之雄。歌伶舞女。鳴琴鼓吹之靡。百物所充。初人文所叢集。咸足奪耳目。而騁心志。而懋叔不以易庭幃。一日之戀。而急以慰。倚閭千里之懷。吾於是益賢之矣。聞所乞言。皆名下寒賤。若吾友湯巖夫。曾青藜。唐鑑萬宗子。發揚震白等。余之不斐。亦與焉。意惟文章能不朽。其親他。可無問也。鬟爾世先生壽其太孺人。鉅公名文。罔不購請而獲之。以昭彤管。懋叔當斯世。亦猶有先民之牧尚歟。

衍南文集

卷十三

序

敘闢德只從其夫。帶出簡雅得體。前後即景生文。不另起爐竈。匠心獨絕。尤妙在入手詳而略。無沾帶為嫌。唐鑑萬

紀母壽屏引

癸丑長夏。客有過街南者。以紀母六表介其子某。頗首以請。曰。貧莫觴也。釀諸繪事。屏綴之。然不先之名。言則岱岳之崇。松栢之虬。祇觀美而弗彰。言也者。貴可傳也。非貴夫達官也。家襲其銜。而人習其庸。且滋甚。敢辱先生。予曰。善哉。母而非賢母也者。卽令王公樂輸。軒車闢門。如畫者之丹青。祇耀目耳。毋庸也。毋賢母也。則德必可言。言之無爲。諛也。雖然。亦毋寧人子之自爲壽耶。南陔白華。孝子之養親。以致餐榮彰之。

衍南文集

卷十三

序

短篇高雋。如畫家逸品。倪黃之間。金亦陶

記說

辨佛牙記

蜀樹之大或刳以爲廬。陸有以里計者。予問之張菊水先生而信。先生曰。予宦閩時見魚骨。楮梁長三丈許。民家節魚脊爲白凹。承杵舂斗穀。云於是爲言大佛牙事。蓋嘗辨斥之肅公。因作辨佛牙記。初先生令松溪時。逮寧當省會孔道。有大利。貯佛牙久矣。阿闍

街南文集

卷十四

一

飛甍中。扁嚴閣。綺幄窈冥。歲時禮閣下者。旛檀微絳。縷蟲閣干雲際。人齊而求見。率不易。先生有公事。謁按察省所。與其寮七人者。需於剎。爰請見焉。主僧燕香聲。鼓鐘拱禮。簇旛幢前。導梵樂。錚琮雁行。以升捧篋。而降位堂。座篋貝璣。文鏤綴襲之奇。蜀僧唱言拜乃啓。七人者皆趨拜。先生獨不拜。曰。公等拜乃觀我觀而後拜。七人者莫能強送。及僧屏息磬折而啓。先生默俯視。問長。曰。四寸有三。問廣。曰。三寸有六。先生啞然笑曰。偽哉。偽哉。七人口質瑳然。匪角匪石。

街南文集

卷十四

二

若何而偽。先生曰。牙哉。牙哉。然謂佛則否。衆愕然而諸僧皆相視。以目。主僧拱而前曰。佛身丈六。齒不亦巨乎。先生曰。人齒牙之數。川有六。佛然乎。曰。然。則吾爲若算。人七尺之軀。一以居首。一尺之面。一以居齒。齟齬。佛雖偉。以是准之。計佛首之直。當二尺而益。今以四寸三分爲之。牙修兩其辨。兩其齟。則已半面部之強矣。準以上額。抑何縮其輔頰之橫。交項後當四尺而損三分共圍。齒北一焉。兩共辨。而上下牙各十有八。兩十八中。巨小各半。今以其廣而爲三寸六分。者九。卽交通項圍。悉齟之以貯牙。無餘也。而其半之小者。更無論已。是必佛首之圍。倍厥身而後可。巨首而額準特縮。則已怪。然不聞佛之瑰怪至此也。於是諸僧莫敢聲。七人者曰。然則牙何偽。公曰。公等見海大魚乎。骨柱而橋脊。凹而白。齒左類巨人。斯是也。君子曰。張先生之舌。觸於羚羊之角。而辨雄於祭饌之文也。遠矣。翼日按察使君見而噴噴稱張松溪偉識云。然自是而剎無求觀佛牙者。

佛牙之偽原不足深辨。却說丈六金身。準算推詳。

似拙而敏似莊而諧似迂澗而雋爽又之奇創八

大家所無也

唐荊人

鬼瑣而陷厲雄奇創實不考工

補出

行月三集

卷四

三

鐵牛廟碑記

寧郡城東門之內祠廟一區踞城而錯置莫詳所自始亦莫詢其主神也以其中有鐵牛或稱之鐵牛廟云牛以純鐵爲之長四尺許坎地而蹲旁焚以香尉以木欄或曰昔張果爲太守夢神告之曰何貴笛乘牛至者郡當汨於海太守旦起抱籍以徇郡獲免鐵牛其所乘也或曰不然郭璞治郡城用爲厭勝諺云丑上無砂鑄鐵牛是也府志無考而縉紳先生亦莫有明其事者予謂前說固荒誕不足信卽郭璞厭術而文集卷十四記

勝母亦陰陽家附會乎及東北爲丑水所自出金墓於丑而以丑畜象之其然豈其然乎此其說莫得而明亦儒者所不欲道也適廟僧以廟宇就頽將募而新之來乞於予而述所聞廟故木禾將軍乃八蜡之一爲民所有秋也言近似而影響予因是而恍然悟以謂廟之始其殆爲農事歟按穆天子傳西膜有所謂木禾者重農氏之所食也山海經亦有木禾之名禮成十二月大蜡蜡者合衆萬物而索饗之也主先齊而大司書今謂八蜡之一木禾者倘卽所謂書歟

但經所云乃報秋非祈秋也。愚又推之古者迎春設土牛必於東郊月甲乙而神勾區將軍者豈亦勾區之屬歟。范牛以鐵貴永存耳。噫安知吾說之非是而必荒誕陰陽之足憑也哉。僧欲張彼梵法更易之爲禪林予謂不可不存其本始因斯舊說而以義衷之誠以重農事。端王教云爾。後之君子庶幾有取焉。

博通典義必不肯涉荒唐斯爲儒者之文。孔東塘

街南文集

卷十四 記

王

太平踵義橋碑記

太平縣治西五十里名娘渡河有駕石而梁。歲然橫流者里焦氏之所建也。初乙卯歲焦君某創構未竣而歿。子夢虬羽皇等相與承其役。再逾年橋成。署曰踵義不忘始也。介予家師臣屬記其本末。娘渡河源自黃山。傾折回互殆數十里。承縣欲諸山溪之水而匯於斯。又當孔道。春夏雨漲。水尚二丈許。怒流突崖石。諸輪蹄估販之所集。士農樵牧於市往來之交錯。一葦喧競岸南北。啣武需次無如何也。漲小降厲揭者往往縣中流。溺且死。比橋成而水失其憑陵。人無憂溺。四方之往來莫不欣然嗟慰於道。傍猶雷之得拯焉。橋高凡三丈。縱三十八丈。橫二丈五尺。累石牙錯實通舟筏。甃趾如雉堞。闌闕翳翼。工以人計者若干。資以兩計若干。始乙卯某月訖丁巳某月。爲日千幾百有奇。又虞丁家銅羅諸溪谷上流爲估人伐木者之所泊。或衝而闕橋址易蝕也。亟請於郡太守縣太夫勒石厲禁。計周且永。嗟乎人莫不有所不忍。共於饑寒沉溺之隱。休力足以爲之。然情奪於有所

街南文集

卷十四 記

六

悵而事武廢於半塗。作者未嘗不樂觀其成而繼者常懷頽以至於淪滅。故昔之賢者其典利除害於鄉邦里曲往往徒存其遺跡使後人過之指目而悼惜者莫能已也。夫仁義之行未有不本於誠而能終始克濟者。焦君躬不脩司隲之責。食不藉公府之饒。父子兄弟後先依此。一似肯其堂儼然者。則何也。誠固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無苟妄無私挈而乃有成。功焦氏所爲可傳也歟。書以告諸後人。郡人吳肅公前幅彖鍊末段感歎歸本於誠覺歐公諸記不能

行甫文集

卷一四記

七

過此王武徵

古鼎閣記

太史鄧公既貴三十年。恒以祿養之不逮。凡所爲追遠。必祀以曲致其忱者。靡弗舉也。於墓於祠。未已也。又建閣於金陵居第之右。以時爲享。焉會太史門下士宰。臨苗。臨苗民培地及隧。得鼎彝之屬。往驗發之。鼎彝然也。乃昇一鼎致太史。副以大小尊各一。太史喜曰。嘻。是神物者。實相予以虔祀我先人。爰命工於吳。益以瓶燭。灌池焚燎諸具。而祭器咸備。鏤銘以識。而別之曰。無以贗疑真。責明德也。名其閣曰古鼎閣。予聞之。祭器不成。不造燕器。太夫祭器不假。禮也。自古禮之湮也。有其事無其儀。備其物不備其器。雖仁人孝子。極其力於牲牷之特。澗溪沼沚之毛。而瓦甒豆。邊釜。錡。鐸。杓。今古之異宜。罔治之異製。無如何也。然則今斯鼎也。天之賚以昭孝享。協靈馮。彰古志。承休命。以保世而滋大。豈偶然也哉。四方之士。載筆頌歌。日益以衆。命言於肅公。肅公曰。是博古之君子。好奇鑒賞之士。莫名何代物。予竊擬之。古者養與祭。莫不以鼎。秦漢以還。浸以弗用。予聞臨苗之隧。鼎彝以

行甫文集

卷十四記

八

數十計端。非後世士大夫之家力所可蓋。而帝王侯伯又未有都此地者也。毋亦太公丁公廟器之所聚。及宣王伐燕後所遷。當君王后時。惠暴秦之至而隨之者歟。漢武帝有古銅器。少君識之。謂齊桓公十年陳於栢寢。按其刻而信。遂以少君爲神。數百歲人也。夫少君能設奇吊詭。予特以臆揆之耳。鼎之出雖漫漶剝蝕。當必有古文奇字。可按而質予之言者。惜乎予之不能悉見之也。然予抑更有感焉。計鼎之羣處於隄。不獲際休明。薦廟廊者。幾二千年。斯已困

街南文集

卷十四

九

矣。其出也。非其時。不幸而損於擲者之所鋤。毀敗者之所痛售。亦既有之。其免此二者。則又爲達官貴人所爭。羨各以力而徵取之。以去。或錯諸堂。凡或棄諸筭。積或以駕賈胡品題之所。及要不失爲珍玩之尤而已耳。而茲之歸然高閣。以享享而爲靈彰古保世。則其遇太史。豈非物之厚幸。而得所主哉。而要以太史之誠孝。初不在乎鼎之得與不得也。遂次記之以附諸詩冊云。

莊莊典雅識趣而氣古

吳劍宜

東渚草堂記

梅子居水東之渚。而堂其西偏。以爲讀書之所。數書屬予記。先是愚山施子嘗爲東渚草堂歌。以倡同人使和之。予詩曰。朔朔東渚勝企想。空忤忤予蓋未嘗至也。甲寅秋訪梅子溪上。乃得。盤桓所謂東渚草堂者。堂三楹。廣可尋丈。圓倍之。以短垣垣內。蔣鞠數十本。外古楸。杈牙鳥喧。晴牖益想見春夏景物。梅子時擁書苦吟咏。其自題曰。道存丘壑老。將至身寄園林夢。不驚蒼自適。其適如不。思者。子時梅子初度

街南文集

卷十四

一

六十子與愚山及蔡子曉原沈子方。稱梅子。稱長信宿。歸屬三天巖。洞舟泛勞山石壁下。曾醉歌賦詩。而還宿于草堂。而鵝山文春通靈。諸勝則遠近參差。漏翠嶽奇于接檻。几席之間。予嘗謂林泉之美人所共樂。顧貧者。椽瓦堵力苦不給。而昧者涓涓乎風塵名利之交。其志不存焉。苟志與力皆足。以及之。亦往往尋丘問壑。遠涉吟外。一過目而已。愉快豈能若梅子家于斯而終身焉。且夫梅子既以自適。又與友朋共適。其適也。知其足于中者。徵特詩文已也。予隱街

南。藩。以。代。壁。縣。以。代。垣。梅。子。嘗。在。過。雨。澆。頽。瓦。不。可。
坐。問。所。謂。衙。南。草。堂。者。但。印。鈴。自。署。而。已。然。則。園。林。
丘。壑。雖。外。境。乎。予。能。毋。慕。梅。子。哉。

草堂予嘗自記欲得名筆不巧以丐姑山先生案
未成而疾作卧牀責矣予往嘗猶追叙生平慨然
也每口晴嚴不置此記蓋先生遺意也功逸森挺
真吾黨傳人予因展讀尤不禁存歿之感 梅子翔

南園像記

是為園。初陰晨一人箕踞坐一童子離桐幹侍書卷
盡畫牒托硯墨筆悉備盡手右書笑手左而微頰若
瞞目管若啞顧听然髭若動晃不巾衣馬裙領間綴
短簪襖襟屬朱屐從兄南園展示未半予愕曰此兄
也相視而笑承尻有石蹲如姑有坡有陂池池有荷
蒹歷階坡苔所藉有檻有簾有檻檻中菱藕紫白錯
錯燕若聲予回指手酸笑曰飲酒耶謔亦疑是池端
墀石一童子肩春花竹裊裊土磚落森然夏秋間景
行南文集 卷十四 記 三

物幅高尺五寸橫廣倍縱三分加一畫師姓名具兄
猶手執尾笏拱然問之曰有贊有詩有長短歌更披
視字大細鱗比人凡十有二為不巖為木山為礪影
老人為園山為山陰張叟為邑尉袁為愚山為程叔
為耕長為唐耕為吳與愛子為壽若皆名士兄曰
不可無子余唯唯雖然度加矣字所報卷且盡而
原蔡子淡墨寫南園意終焉予乃為記書之首端辛
亥二月弟肅公拜手

文致如峭峻碑字青石赤鸞鳳泊 張菊水

誠保堂記

愛之於父母也兄弟也妻孥也皆情之至也而毋之於赤子也特甚上之於民無愛者也而屬民以自養則民病矣非惡民而病之利在病民也聖人告之不時口爾民之父而必民之母也者而後民不病也醫之於人也亦然醫於人無愛者也利在病也顧利在病而未嘗不皇皇然利夫病之去人也雖然此疾苦而呻告之彼疾苦而診問之雖不中不遠矣然且往往病不已而什伍死於醫而况赤子乎疾不能名也

街南文集

卷十四 記

三

苦莫能訴也診問之窮也且夫人之愛子淺於自愛一赤子病而父母妻孥皆病矣不得已而寄命於醫故慈母之於赤子治未病醫之於赤子治已病而要之以誠則一也雖然今赤子醫者衆矣不得其疾所由然汗者解者下者鎮驚者紛然並進倖其病之自投吾藥焉莫知所求又何誠焉之人也擅虛聲而莫之問而以國殤矣倖而中焉以納交於孺子之父母而報最矣而橐肥矣雖中而遠矣噫何其似今之牧民者也其可痛也

嘗與論醫曰毋傷其元而已其治痘也曰治其疾之患痘者而已其庭廣深不及尋丈而襁負而就挽襁而迎者趾相藉也請予顏而記之予顏之誠保而述其義以告之雖然醫之爲道俟其疾而求之晚矣亦盍豫其誠於在我者哉彼衆醫者皆不豫其求者也寧獨臨疾時始作偽哉倪子之爲人朴魯純摯不汨於利不市於名是非以醫誠始誠而後醫者歟

庸醫讀此宜皆悚然牧民者亦當有警 王斗南

街南文集

卷十四 記

四

街南記

街南吾先累世之所基也。文物衣冠所萃也。詩書之所澤也。至正冠亂墟焉。洪武時博士公光復之。村而廬。比者皆吾吳也。吾廬平街之南。故堂斯名也。堂面塵背圃。左庠右譙。循街陰以北。岡迴城墉。阡陌田池。族聚井井。海桑之變。他族實逼處此焉。龍溪西岸。予茅而宅之。嗚呼草堂不我有。且十年矣。乃予則饔餼然署街南。而人亦罔不稱我街南者。吾獨私街南也。哉。昔周子由濂溪徙廬山。遂名廬山之溪曰濂溪。蘇子徙陽羨。人稱其山小。號者。彼二子者。豈亦有所不忌耶。夫二子特以山水故耳。乃吾則安能忘街南世若而傳居若而年。吾圃吾田。孰使吾一日失茲處也。夫孰知其所以然。思厥先累世衣冠文物。其有與者乎。詩書其有燭乎。向羣吾廬者。或安處其間而不盡舍以遷乎。嗚呼天乎。

俯仰今昔無限感愴 蔣前民

街南文集

卷十四

五

遷灘記

有灘於龍溪之上流。灘有田有埤。埤有漁。漁內爲隄。隄有廬。吳子自街南來居焉。田以畝計者十。灘居五。又五分其一。以爲圃。非有農桑之饒也。山水之勝也。古隱者之遷。皆卜焉而樂就之。而吳子獨以有所遷。無所止也。居而田之。已不得於田而去。去而復來。乃仍不得寧於處也。殆遷徙靡恒者歟。俗故名尖灘。遂易之遷。云。今夫水島嶼之時。列洲渚之浮沉。硤之蓄泄。辭之沿。皆恒其止而灘獨否。隆於西則濬於東。然行南文集 卷十四 六

短篇幽趣得柳之雋然柳記名山景象此於無景象處演漾尤難

王孚嘉

姜子硯記

姜子有硯。瑄其質而環其文。語我曰。宋琢也。故趙姬文叔物。予曰。子之所取硯也。以壽耶。絳縣老人不必賢於顏氏子。以所出貴耶。王謝之備。崔李之姬。寧皆足庸耶。姜子曰。否。以材。余有三硯。茲一耳。一直方而大。池適遭若壁雍之水。先友顏公遺也。一桃硯。問桃硯。姜子笑曰。子懼見斥於先生。曰。何故。曰。硯鏤桃有黃。有素。予得之劉羽士。羽士得之錢氏。謂其嬖妾柳河東物也。予懼其見斥於先生。予曰。不然。宋廣平姚希賢。又美。卷一四記。元之不書事。女主耶。方無利而質無榮。德之良也。趙之與柳。雖有間矣。而何榮辱於硯哉。故當其有所用之。銅雀之瓦。亦何必不先於下壁。姜子請記之。余尤感於環硯。果宋琢耶。歷元迄今。市朝之改革。凡幾閱矣。斯文之興廢。亦且通見。硯亦何以自免。祥興而後。流落沉抑。又幾何所。豈亦有若姜子者。愛護珍惜之。不失所依歸耶。當其時。亦有以自晦也已。姜子慨然久之。曰。嘻。予請記乃得。箴。

記一物而寓用人處晦之道 宗子發

姜氏三義畜記

予暇日。出所輯闡義錄。編其卷帙。姜子過閱之。慨然曰。善。夫先生之醜類也。往先給諫。蓋嘗有三義畜云。日鶴。日鵠。日犬。鶴而畜呼之。鶴宜不應。予謂如其義。豈惟鶴。即鵠。犬弗受也。彼爲臣妾。爲僕御焉者。則孰非畜乎。畜之何傷。公家人割鵠。公聞而遽止之。頸屬刃。不斷。如縲置之。而甦逾年所。所字雖長。猶母之。不與交。又一牝犬有定偶。亦不交。他牡云。吳子曰。子母別。惟馬則然。圉人或蒙而強之。覺往往怒觸死。嘗讀街南文集。卷十四。記。漢史有妻後母者。敦倫敗度。其俗弗怪。而星槎勝覽載。榜葛刺有印度者。男女不同處。夫死不嫁。妻死弗娶也。噫。伉儷之間。人道所重。姜氏鵠犬。有人道矣。謂之鴛鴦也。可有寓鶴於公園者。馴焉。久之。其人來取。鶴則許。粥他氏矣。鶴展翼昂頸。戛然鳴。公曰。鶴之來。未嘗鳴。今鳴。其有悲乎。償以金而畱之。公沒而鶴失所在。人皆曰。鶴哀公也。故去之。或曰。鶴故不欲玩耳。目去之。常也。果爾。何以俟公沒。君子曰。有去之爲德者。支公是也。有畱之爲德者。公是也。有遺世之姿。則

亦有知己之感乎。或又曰：弄也。彼乘軒者，不聞有所感也。衡臣道以不二必人妻人僕也。今鴉犬則良婦人矣。鴉則良僕矣。物有類應，亦公忠節應也。黃不然造物者以公家畜，覺彼蚩蚩者耶？是皆可書也。癸丑長至街南吳肅公記。

曩于讀廣記，賢奕諸編於杏義妮妮焉。竊疑釋家野乘未足，漢信然。隔江丁姬之燕，見錄於班馬袁榮張彪之犬，並昭於宋陳子家三物得之目擊物具。民彝性由天命，理固有不可誣欺。先生好義博聞。

衡陽文集

卷十四

記

關義一書自民工僕隸下逮羽檄予，適過街南，遂備採擇，述錫以至文子厚之稱義，感感人情。人事文長之序，孝鶴托咏詩篇。此文意寄漢庭軼徐，駕極三物並傳子家，亦不朽矣。
姜學在

涉園記

濱村濱河，浪濤澎湃，帆檣挂簷，額創世聚廬焉。而天石及弟民長皆好學工文，民長尤善論史，每致子齊。中信宿抗談，酒闌燭見，跋天石挾一童出門，去怪問之，輒指向西，城所謂涉園者，其讀書別業也。一日民長導子村，由小艇一葉，紆折菱葦，可里許，短垣出波上，室三楹，中貯圖史，小亭峙園，雜報名蔬，奇卉四際，無人，惟積薪時來水面，而東隅隱隱見南山，天石謂淵明悠然見南山之句，索對暑登者，飲納曉而返，微。

衡陽文集

卷十四

記

月絳屏拂矣，夫水動而不息，至天得知，增濤冰，冷清。漁舟漁樵，乘黃明視大河，勝快何勝也。天石亦在動靜之間耶？而當臨返時，舟如醉，曼子財民長不能坐立，而天石弄篙，華舟笑，行烟波若平地，其所宜日涉也。夫壬子秋八月記。

就實事布虛景，即虛景寓實理，蒼然悠然，令讀者神往而意消。
徐南陔

梅氏祀產碑記

仁孝之道不致乎祭。不極祭之道不致乎豐。不誠易王假有廟。用大牲禮。祭盛犧牲。卿以下皆賴圭田。詳哉其言之有以也。宣梅氏尚書都官而下。合祀於雙羊之岡。所謂梅花溪上村也。歲久而族渙。榮盛不必其三。時無害也。牲牲不皆博碩肥脂。以掩豆也。飲福錫胙。支派參錯。霑神惠之不均也。於是枝鳳枝隆二人者目擊而心愴焉。愴然曰。是俎豆之愆。而子姓之羞也。蓋產不給於資。則費不周於物。斯儉以固也。耕

荷南文集

卷一四 碑記

三

藉無田。無已。有兩先人授產之山在析薪度木。歲估其殖以資豆。遵釜錡焉。庶不替乃事。以感我神人。山廣袤不可丈。以墾計者九。以凹計者七。銀以兩計者三百。地曰洪家塢。故枝鳳之先人復宇公。及枝隆先人希虞公。買族某壤也。爰券而矢之。吾鳳若隆。世子孫毋以一枝草私也。爰羣而盟之。族子弟毋或覲以漁而戢息其麻。以資田晦也。族子姓僉曰。善。是仁孝之思。而祀事所由祿也。族長老某曰。是鳳若隆之誼舉。毋亦復宇希虞兩公之遺志也。服先疇者食舊

德。况兩公之賢。著於族。洽於里。揆之恒祀。永宜弗祧。其兩家冢嗣。宜春秋益膳肉。以旌異之上。以昭先澤。下以厲好義。云族衆復僉曰。允肅公聞之曰。是役也。俾物則禮虔。善繼則孝。遠錫類則義彰焉。皆仁也。且夫祀產以供祖廟。義田以贍子孫。然苟蒸膏之弗裕。何有於賑資。以若所營無漁。無細。吾知義田之實可指日計也。往予族伯士琮者。力農制產。卒之時以五十畝入祠。宗老議隆禮致祭。武尼且誨焉。噫。彼慎牧之私。豈知激勵之道者歟。

荷南文集

卷十四 碑記

三

莊重典則與貞文證議同筆法皆別具鐘鐃者
蔣前民

教藝說

吳子之弟子某某將授徒於里問於吳子吳子曰子之從吾游有年矣所以語二三子者皆是也吾無隱乎爾二子曰敢詳所以教藝者奚若吳子曰藝之爲教也未矣雖然必取諸正是涿泗之階也閭洛之戶也先王之令甲也顧或爲之師者薄其醇也汨使清之厭其檢也撓使紛之偏曲以錮其才麗錯以淆其志終其身沿而不悟蔽及子孫伊誰咎也哉故曰必取諸正曷以教曰有道庖丁解牛中其肯綮倉扁之

街南文集

卷一四

三

治疾時其陰陽肯綮不中族節不解陰陽不時寒熱不去教無其道則材不成售也否也師無典焉成也否也道可廢乎教之爲道專篤不足以云也嚴毅不足以云也教之道多方而善神其用識庸力怯則作之以志氣浮動坐馳則枯之以思索厄塞重遲則屬之以可樂氣矜意躁則投之以所難披簡陳詞則故啓其端以逸其悟引經斷義則或遁其旨以致其疑疑則通悟則勇矣儒務詳也必扼之要以徑其求督策務嚴也必接之以來其問略其所知而採其

所欲辨鼓其所能而劫其所未及矯枉之術勿驟也蓋志有所偏懼其格而莫之入也迂遠之軌勿資也蓋氣有所往懼其索而莫之振也毋爲禪之通毋爲宋人之苗毋爲畢之御困其心裕其力涵焉浸焉使自得焉是謂教之道斯道也徒以教藝云乎哉卽進求之道有餘已雖然雖哉微匠之巧孰與規矩微羿之巧孰與殺律身之闡惑而欲與於斯亦安所得者故師之業必先自審也藝先自嫻也業審而術當矣藝嫻而道得矣是藝師之良也二子曰噫非所及也

街南文集

卷一四

三

敢謂蒙於野

卽制舉藝具教育鼓舞之用其爲名師無疑

禮後乎說

時至春秋有絢而無素久矣。子夏傷之讀素以爲絢之詩而有樂於中以爲笑之倩目之盼素也而巧與美在焉。卽此爲絢而更何以絢爲。此子夏意也。何謂之間。非或於詩之詞而疑之。正契夫詩之旨而就吾夫子實之耳。一聞給後之語訝然曰。禮後乎。若曰禮豈在後乎。非悟禮之爲後也。何則。舉世之爲禮者。繪耳絢耳。是儀也。非禮也。禮無先後者也。子夏而以禮爲後。是以儀爲禮也。先進之從野人。玉帛之不足云。

街南文集

卷十四

三

謂素也。三千三百。卽天敘天秩也。且吾夫子之門壇而習之身而通之。洙泗函丈而語之。若猶以儀爲禮。是聖門高弟。曾晉司馬侯魯林放之不若。亦淺之乎。爲商也已。是詩也。夫子所嘗遇之者。而子夏顧因以明禮。是子之所未及。而適以發其維禮之風心。故許之云爾。信如集註。則子夏方於文詞未達而爲是屑屑焉。安在可與言詩而急許之哉。然則禮果無先後乎。曰。聖門言禮多徹上下而爲言。君子所性四德者。禮居一焉。故曰復禮爲仁。曰約之以禮。曰敦厚崇禮。

性焉復焉約焉敦以崇焉。寧後焉者歟。故曰子夏非悟禮之爲後也。無已而以忠信補之。亦終而無庸矣。子夏他日曰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卽未以見本又賢賢易色云云。雖曰未學而必謂之學者。亦卽素爲文之見也。噫。予惜夫聖門教學之妙。詩禮之旨而先儒迄今未有能晰之者也。然則夫子給後之言。非歟。曰子夏偏舉乎素。猶棘子成質而已矣。慨世之淺情也。夫子兼舉夫絢。猶子貢文質之說。持世之常理也。特答問之間。意微而語較隱耳。向非給後之云。幾何不

街南文集

卷十四

三

以素廢絢。弊且爲虎豹之鞞。耶。此又聖人立言之周也。噫。思淺哉。予表而出之。千載而下。必有以我爲知言者。卽朱子復起乎。能無首肯。

子夏既不解詩語。安見可與言詩。以禮後之悟何。不曰可與言禮耶。讀書如此。精義入神矣。引子夏他日語。尤爲確然。墨守朱注者。豈足語此。

徐孝則

向釋此章。亦如是解讀之。不勝躍然。○本以舉末後以成先。合本末先後方完一禮字。在讀者能會

通之耳。
熊焦古

與點說

尚功利者無本。矜心學者無用。皆聖門所不取也。聖門之學。內以及外。本以該末而該之。及之者。蓋必有所以也。有所以而後非無本與無用之學矣。夫子何以之問。所為及於侍坐之四子也。朱子以其與點因謂細三子以事為之末。程子曰三子欲得國而治之。故不取。噫。使夫子而細事為無取乎得國。不特非發問之旨。亦豈生平行道教世之心哉。又贊點與天地萬物同流。堯舜同氣象。亦慷慨而過當已。矜心學者

衛南文集

卷十四 說

三

遂以踰矩自適為德性。詠歸沂浴為家風。是聖門之狂。祇以啓後人之蕩。皆與點之義不明。誤之也。抑思聖門所畫一而旨歸者維何。所詔戒而從事者維何。曰仁而已矣。以之治心。卽以之治人。以之為學。卽以之售。世何以之問。非虛語也。而三子不知各著其才力之所及。而非出之以身心之本者也。然則求赤二子雖抑抑夫子。或亦心嘔其未達。而豈特一率爾之由哉。點亦不知也。自述其天懷之獨異。而不謂夫子與之與之。仁也。庶乎老安少懷之見也。孟

衛南文集

卷十四 說

三

武伯嘗問三子。夫子許其才。不許其仁。是亦一証也。為國以禮禮讓者。仁之著也。本仁則知方足。民皆仁者之政。不則弊且為功利而已矣。本仁則宗廟會同皆仁者之禮。不則弊且為威儀而已矣。此聖門重本抑末。先內後外之學也。不然博施濟眾。豈非行仁之事。而夫子必本之已立已達。能近取譬者何哉。此三子之所以不若點也。非邦之問。朱子以其為邦而不見。嘔也。夫夫子之嘔由以為邦也。故其言不讓。是故嘔之已明告之矣。以哲之賢。知於問答間有未達。又烏足語堯舜氣象。天地同流者哉。且吾夫子栖栖然率彼曠野。轍環諸國。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果何為者。豈非欲得國而用之哉。徒見夫子之與點而疑。則夫為邦。是後世心學無用之所尚也。又何必有知爾何以之問哉。然則非邦之問。何居點之意。蓋嫌夫方六七十。五六十里之小。而似於非邦也。故夫子曰。安見其非邦也者。嫌於小。相而似於非邦也。故子曰。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如是。則一庭問答。不亦瞭然響應哉。夫子之不細三子明矣。正惟夫

點之得體而自足以自墮於心學之無用焉耳

越次而問求謂點方鼓瑟也夫朋友問難而岸然鼓瑟焉不可况侍於師乎其無禮而不讓殆原壤之教而非聖門之狂也過浮於率爾之對矣且誠鼓瑟也三子之言安能一一悉之哉然則鼓瑟之希何記乎爾曰倚瑟而聽三子覺無當於中而不欲宣之於口聊撫弄之以鳴其夷然曠然之意固狂者之態也而夫子之問適與之會爰舍而作云云也然則子之越次而問何也曰及門之撰子皆夙稔之心知點之獨有育文集卷十目說三

異故舍而問求亦知求亦由類也今夫經師教藝

問難之間必先其中下而後高者卓者乃益見亦啓

發之道振勵之術也而况於聖教乎嗚呼與點之旨

幾爲禪機爲隱謎而聖門之道聯鼓瑟之失其儀而

杏壇之禮教教非邦之失其功而論語之文詞謬矣

二千餘年莫或究之豈細故哉

予解此章似有默啓經生錄其背注宜也講學者

亦不取以咏歸舞雩印堯舜事業則心學之藉口

也愚說上質之孔庭無慚者 白記

識得仁字則出處顯晦無入不可一經拈出覺注中許多說話皆是揣測解鼓瑟非邦亦擬撰不破千古疑團想至此時該發瀉也 熊焦占

多病生說

往范生有沉幽肺疾。而諸醫莫療也。予爲樂而起之。今五年矣。其家人及姻黨。罔不隨療。隨起而歇。范生生故羸。時時困塵鞅。病亦善抵隙。癘舉歲。時月至。問謂予先生卽善治。如予多病何。因自署多病生。云蓋古去病百藥義也。予曰嘻。是何足以病予。吾惡子有膏盲之病。而莫之藥也。語未既。生愕然。舌橋口。去神休。若喪。急申腕請脉。曰敢不託命于先生。予笑曰。若不戒于聲色。則精氣病。不戒于飲食。則神志病。

行南文集

卷十四

注

不戒于語言。則身家病而未也。若書得母病。學乎。詩得母病。痛乎。若聞見母病。矇矓。德性母病。煩冤乎。心志母病。鏤珠沉溺乎。其自脉之苟無諱。而醫是圖。則子書有所授。方于古人矣。卽不敏。請砥石礪鍼。以待運筆設意。全本國策。而警醒處。人人可銘座右。
公灌

拙存說

李子書卿更其名爲若樸。而字曰拙存。乞言於同人。於是陳子吉彙序之。咸子稚舍詩以贈之。以命吳子。吳子曰。何居謂人耶。樸則有之。拙則否。謂文耶。是且誣樸。拙云乎。設或曰。李子自抑之詞也。吳子曰。雖然。抑亦善自許也。何則。拙者巧反也。愚智反也。樸華反也。真偽反也。智德美名。而不可居也。居則巧。巧則華。華則僞。愚者反是。故愚而拙。而樸而真也。是之謂杜。機知而見天則也。吾故曰。李子者。善自許也。雖然。世無不美真而醜僞。而卒莫愚守。而必智自矜焉者。何也。是何以異於羨康莊而矜篙師。舟楫乎哉。一事焉。羣集之。必巧成而拙敗也。規一利。遠一害。必巧得而拙失也。故世貴智也。然往往覆溺於篙師之江湖。而愚者之天定。則成敗得失。恒相準。君子曰。大巧若拙。巧之利也。身其餘幾。噫。古今莫不以智。而拙存智之。亡曰象之牙也。翟之尾也。育之明而磨之薰也。拙之存曰杜之櫟也。惠之然也。道傍之李也。李子誠能以拙全。以樸返者。則幾矣。

行南文集

卷十四

三

以韓柳之筆寫老莊之理，極向讀長篇史論，服膺之至，不謂短篇又復勝致。
唐荆陽先生

說過

里有說吳子者曰：夫夫名士哉，而奚以沾沾自矜耶？吳子聞之曰：斯言何爲至於我哉？彼自居爲名士者，必其人有足以名也，才則錚錚然，學則洋洋然，行則皎皎然，不則要譽納交，其虛聲有以動衆，而謂焉者也。予幼不慧，日授讀，不數行，弱冠棄制舉，世尚聲詩，而予不解風雅。予師畊岩叔季堃兩先生，皆工古文，而予不能步趨一字，才足名乎百家六藝，勿能通也。佔俾課徒，而經術勿窺也。學足名乎局踣頑愚，未有介介之節磊落之奇，以持躬而表俗，自分庸駑已耳。行足名乎此固予所一一自鏡者也。閉戶窮年，應求無具，卽諛聞且勿及焉。奚恃以自矜耶？然則斯言也，亦何爲至於我哉？其憾我耶？其必有以耶？俛而思且自訟久之曰：我過矣，我過矣，予無可矜也，而實不免於爭，是尤之本也。有二焉：一則以言予率而慙莫能面諛，人有所勿是，必泄而後快，亦頗妄言文小不合，則辨辨以名爭所固然也。大予之說果足以相誇乎？夫苟不足以相勝，而皇皇以伸其喙，似乎學且才

以自居也是固彼所羨嫉也一則以嘿古未有以嘿致尤者苟嘿而善矣然我固有非所嘿而嘿者矣非所嘿而嘿非僻則慢慢與僻爭之象也里人之趨舍異執也志言異向也羣而謹予勿之殉也參焉偶焉而莫能遽去有嘿已耳而不知徵之色者必有以自異矣而勿自知也彼且謂夫人之有以白高耶其不啻與我矣是所嫉而甚者也噫我過矣而謂予名士自矜也則吾豈敢雖然是曷可以勿改耶則請易辨以嘿易嘿以羣君子非倫紀不爭非朝廷不爭彼亦

街南文集

卷十四

言

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謂距廉謂夷貪匪伊今日而以才與學不足以上人者而妄置衡量哉則不如安於固陋以休矣天下安有不可與之人哉雖趨不作固我所莫得而絕也莫得而絕而絕之以意與貌則大傷矣誠內自省焉聲容色笑古聖賢接物寧遂無道而所在忤俗哉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聖人之訓也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君子之行也然而學在是矣敢不勉諸

壬戌夏日於蠹簡中得草稿數紙模糊朽蝕不可

讀讖憶此篇乃庚寅年作是時予初學爲古文有李陵渚淵論取士重農二策語蕪蔓不足存獨此差可錄蓋三十年於茲矣予老且望六文字弗論不知過誤視向來多寡如何悚然久之

自記

聞言而自反此人情所難當年少時已足徵其好

修宏其卒有造於學也

何生伯

街南文集

卷十四

章

梅季子字說

東渚先生名其幼子曰音既自爲說以曉之于過溪
上復見音於予而請命字焉予字之曰季徽云先生
口請數言以教孺子適猶子東尹抱琴索子彈子乃
指琴而言曰夫聲音之道足養吾神志者莫琴若也
是故以之自樂而道存以之爲政而化洽以祀宗廟
則神聽和平以之燕饗則君臣合德而主賓歡古君
子無故終身不去者以鳴德也然所以宜其節奏和
其音律者以有徽在焉韓子琴詩謂分寸不可上是
有分寸矣

卷一 說

姜

也蓋琴之有徽猶君子立身之有矩不可得而稍踰
焉踰則乖則亂矣音乎勉哉立身修德異日者無
患音徽之不遠也時癸亥仲冬青年十有一歲

余感於夢而生音會作紀夢文又爲說以名之有
情昂推猶子之愛援琴取義字以季徽與蔚精確
寓意廣矣小子其奉爲師箴乎

梅東渚附記

街南文集卷之十五

傳

宣城吳肅公晴品氏著

臨江公傳

公諱宗周字子旦一字長弼別號石岡宋左丞相潛
七世孫員外郎鉅齊公恒之季子也生四歲忽夜呼
火堯者再衆驚起而苟舍災藉以撲滅遂能識字母
王夫人疾嘗穢刳股夫人卒廬墓有馴虎白鵲伏牛
反火之異有司具其事以聞詔賜旌表公少有志聖

街南文集

卷十五

一

學以明道開異端爲已任宅東北故有丞相祠左右
爲佛氏所宮字壯麗久而祠圯祀廢公請於當事答
僧復丞相祠而自授公徒祠中則日喻僧以吾儒倫
紀之要道德仁義之宗及性命之旨歸彼此之所以
同而異者僧智泰等皆感悟去蓄髮爲民公乃上書
巡撫何公毀其刹以入官爲廨廨今和豐倉是也語
詳家牒而他觀寺道福寧僧智慧等嘗因公而悔者
十餘人還其牒郡縣曰吳孝子有父母我獨非人子
哉弘治壬子舉鄉薦中丙辰進士而是時孝宗皇后

帝壽寧侯張鶴齡者兄弟怙寵時出入掖庭從帝飲

帝如廁脫冠鶴齡戲戴冠舉御帷宮監何鼎素仇直

叱而撻之疏劾侯皇后怒繫鼎掖庭獄給事中龐泮

御史黃山論救鼎詔罪其妄言而公方觀政吏部上

疏曰鼎因言下獄言官論抹非有私也陛下不鼎有

而并譴言官夫求言而反罪之毋乃欲入而閉之門

乎非所以光聖德也疏入不報筮仕大行人使岷府

岷王餽金百鎰弗受武岡苗叛爲建策平之已遷南

戶部郎毀淫祠治倉庾勞最著又建策平江賊施天

有月二集

卷一五

二

太等奉詔陳言六事熙聖學教太子尊老臣典禮樂

化異端擇守長皆中名實屢遷至臨江府知府臨江

故有佛老宮參文廟而居坊曰三教公下車卽日毀

之易之曰崇儒而葺二氏宮爲學舍以居生徒令僧

皆蓄髮勒尼配之籍爲農華林賊寇臨江臨江城故

圯賊奔至民大擾公部署吏民出禦之設伏與巷戰

擒其渠帥熊俊仔斬首二十七級賊潰去公之出戰

也謂夫人金氏曰敗則我必死之已傳公敗夫人抱

印投井中井胥出之卒悸而死初夫人父金公名縉

卿故南京戶部侍郎也。生夫人有殊質。擇婿無可者。公喪偶。許字公。夫人怒曰。君嘗愛此女。諸達官年少。不以婿。而今乃婿吳生。又繼室何也。金公曰。吳生大賢。非若所知也。遂妻公。討平甘劉二源及新淦玉筍山賊。又招撫樂安諸劇賊。於是集鄉勇。教戰陣。嚴保甲。遂城臨江。乃更集生徒。講學。延閩儒陳璉等講五禮圖式。郡大治。而諸鄉紳有所干請。拒勿聽。頗側目公。以介直忤部使者。部使者尼其破賊功。遂乞休歸。民挽泣。積道不得行。歸而囊橐蕭然。惟所攜家具。附南支集

卷十王傳

王

數事而已。嘗曰。官如寓也。進則稱事以食。退則以官還朝。是身還草野。吾自故吾。嘗作客而返。而悉故鄉物以家焉。可不可乎。公歸而抵江。有劇賊舟尾公。華林餘黨也。欲劫殺公。家人吳儉者。急匿公而被公冠服。詐爲公入水中。賊掠舟無所得而去。久之公繼舟痛思儉。儉忽從舟畔出。蓋儉善泅。而若有物者。馮水底云。家居年七十。持禮嚴。雖燕處無惰。尤謹事其季兄。嘗與入公門。過兄廬。迫未下。返而請謝。兄走入臥內。公惶遽。長跼稱罪。乃已。故百餘年而里人稱孝子。

悌弟必曰吳石岡先生也。公念道不行於朝。必式於鄉。尤莫先宗族。於是建廟祀。修墓城。輯譜乘。爲約約子姓。以所貯俸置義田。義倉。義學。蓋終公之世。無諱於室。閱於牆者。里門無婦人跡。士無或誇張神鬼而禳醮者。喪無或召緇髡而修佛事者。民無敢失業而酣且博。奕游者。媒母比丘尼無敢闖入於閭者。蓋吾吳熙熙然。稱世家宛上有宋歷元於斯爲盛。其約曰。凡我子姓。隸者黜。釋者黜。女而尼與淫同殺。至於今風移俗壞。賢宗老操夏楚以懲其不率。稱公家約。卽

卷十一王傳

王

甚碩。莫不帖息。公伊洛之學。源於性衷。而律於躬行。屹然儒宗。而其擴攘二氏。裁如也。發仕終臨江府知府。授中議大夫。嘉靖改元。加授亞中大夫。卒年七十。有二所著。有廣崇正辨。周元公全書。原泉集。石岡詩文各若干卷。行於世。而今之學者。逃於虛溺於格陰。溢於釋氏。皆莫之許也。臨江志佚弗詳矣。府志新舊僅摭其刳股廬墓一二事。列之孝友。不以躋儒林焉。君子傷之。嗚呼。媚耶。漏耶。學術之失衡耶。肅公曰。蓋自嘉隆迄今。先儒若曹月川。薛文清。胡敬齋。羅整

菴諸名賢煥煥矣往往莫克舉其姓字而况公平公
 爲聖人之學其施於有政感於人者如此彼赫赫樹
 壇坫而以標宗的其視公絕班何如耶公歷仕久而
 折二子產田三十畝老特二奴僕三四而已肅公嘗
 見其籍記云今一命而美田宅列鼎重茵又或才不
 足以潤身德不足以及世嗟嗟封殖而貧交見第無
 推解之說宗黨無任卹之施未及世而陵夷衰微矣
 公品真品也此文真文也恰乎兩稱予安所擬評
 筆其間 沈耕蘇師

衡南文集 卷十五 傳 五

附沈先生文
 吳子處公撰次其先世石國公傳始山氏讀之而
 書其後曰明諸儒昭昭世史者源池河津而公歸也
 而余不謂然也正學先生先之矣其錄宜乘者賈
 東平及我曹大父古林公始也而余不謂然也石
 國先生先之矣正學洪武中人推程朱復出曹善
 故其後起石國第泰陵之時吾鄉無有以理學
 鳴者更數十年而乃達嘉靖之盛而兩先生蓋少
 一代於家於官行業新新至教然閑聖道闢邪說
 力剛以大略無阻今遺集具在前有玉轉後有
 方吳何不哉夫三教之召禍而國家也舉世以爲
 當然而仲尼之徒之所痛疾而深耻也天下有大
 本三父生之君治之師教之而已吾有父而吾父
 之吾父焉爾而覆謂他人乎父稱人子乎吾有君
 而吾君之吾君焉爾而覆謂他人乎君稱人臣乎
 夫孔子者萬世一人亦萬世一師而已矣少而習
 其耆老而莫論其軌轡諸五穀布帛必不能一日
 去人之口體嘗諸天之高地之厚日月之明必不

能一人外乎履絀之中照臨之下道至者也事至
 切也仰衛至嚴也育何慮無寂滅叛經絕倫之屬
 足以分席而抗之而又何教克並齒之父無二父
 君無二君師有二師乎哉然則世之儒名墨行埃
 援佛老合轍先聖者皆不免鄉愿視德之惡朱翟
 禽獸之誅者也石國先生之守臨也治蹟卓然余
 尤以易三教坊爲崇儒開政體甚大臨志宜載勿
 載而吾官近誌祖列羅軒江往事關志學書院延
 東平及先古林數公講學其中是矣復迎金陵僧
 守恩開堂景德寺何耶可以勿載而載者也

衡南文集 卷十五 傳 六

五人傳 顏佩章 馬傑 沈揚 楊念如 劇文元

天啓朝逆璫魏忠賢扇虐諸卿大夫以忠直被刑戮怨憤微聞里匹夫匹婦髮豎心傷然未有公然發憤抗中貴毆綏騎不卹其身家之頑惟義之殉若蘇民之於吏部周公順昌者也嘗讀頌天牘筆及詢之吳父老未嘗不擊節慨慕之云初吏部負人望謂告家居時切齒朝事今不便於民者輒言之當事蘇人德之會都諫魏公大中被逮所通州邑莫敢通吏部輕刀候吳門相持慟哭馬忠賢不去口爲約婚姻奏焚酒累日乃去璫聞之怒璫所私御史倪文煥勸吏部黨奸人簡籍蘇固已人人目攝矣天啓六年繼遣中使李實以忠賢旨復坐講學聚徒與都御史高公攀龍御史周公宗建論德繆公昌期御史黃公尊素李公應昇俱逮治詔使至蘇吏部慨慷自若而蘇民無少長皆憤五人其最烈云五人者曰顏佩章曰馬傑曰沈揚曰楊念如曰周文元佩章買人子家千金年少不敏從父兄買而獨以任俠游里中比逮吏部郡人震駭罷肆而詔使張應龍文之炳者虐於民民益

怒顧莫敢先發佩章於是懸香行泣於市周城而呼曰有爲吏部直者中或議或謂或泣或切齒置或搏額籲天或卜筮占吉凶或陳金爲贖或趨裝走京師揭登聞鼓奔走塞巷徧凡四日夜泊宣詔諸生王節楊廷樞文震亨徐汧袁徵等竊計曰人心怒矣吾徒當爲謁兩臺以釋衆怒又謂父老母過激激祇益重吏部禍父老皆曰諾乃相與詣西署將請於巡撫都御史巡撫者毛一鷺璫私人也是日吏部囚服同吳令陳文瑞由縣至西署佩章率衆隨之而馬傑亦已先擊柝呼市中從者合萬餘人會天雨陰慘晦人拈香如列炬衣冠淋漓履相躡泥淖沒脛軒吏部昇肩輿衆爭吊吏部俱道不得前吏部勞苦諸父老佩章等大哭聲震數里移時抵西署署設幃幕儀仗應龍與諸綏騎立庭上氣張甚最下陳銀鏑鉏鍊諸具衆目屬噤咽節震亨等前白一鷺及巡按御史徐吉曰周公人望一旦以忤璫就逮禍且不測百姓怨痛無所控告明公天子重臣盡請釋之以慰民乎一鷺曰奈聖怒何諸生曰今日之事實東廠審詔

且吏部無辜徒以口舌實禍明公。創切上陳幸而得請。吏部再生之日。即明公不朽之年。即不得請而直道猶存天壤。明公所獲亦多矣。一驚周張無以對而緹綺以目相視耳。語謂若輩何爲者。訝一驚不以法繩之。而楊念如沈揚兩人者。攘臂直前訴且泣曰。必得請乃已。念如故開門。刺衣人揚故牙伶皆不習吏部。并不習佩韋者也。旬伏久之。麾之不肯起。緹綺叱之。忽衆中聞大聲罵。忠賢逆賊逆賊。則馬傑也。緹騎大驚曰。鼠輩敢爾。速斷爾頸矣。遂手銀鐐擲階。若然。呼曰。囚安在。速檻報東廠。佩韋等曰。旨出朝廷。顧出東廠耶。乃大譁。而吏部與人周文元者。先是聞吏部逮號泣。不食三日矣。至是躍出直前。奪械緹騎。管之。傷其額。文元憤衆亦俱憤。遂起擊之。炳之炳跳。衆羣擁而登欄。欄俱折。脫展擲堂上。若矢石落。自緹騎出京師。久驕橫。所至凌謫。郡邑長唯唯俟命。蘇民之激愕出不意。皆踉蹌走。一匿署閣。緣梯動驚而墮。念如格殺之一踰垣。仆草中。蹴以展腦裂而斃。其匿厠中翳荆棘者。俱搜得殺之一驚吉皆走匿。王節等

行司文集

卷十五傳

九

知事敗而當衆氣方張時。即欲前論止不可得。諸父老練事者亦旋悔。稍稍散。是日也。緹騎之逮御史黃公尊素者。適舟次胥江。掠於郭。執市人捷之。郭人聞城中之毆緹騎也。亦毆之。焚其舟。擠水中。次日雨霽。鄉大夫素服謁兩臺。策所以救地方而一驚則夜已密書飛騎。白東廠。且草疏告變矣。檄下縣曰。誰爲聲析衆衆者。誰爲燕香號泣者。誰爲號雄賈勇。黨罪四而戕天使者。必悉誅無赦。始衆以吏部故。用義氣相感發。五人一呼。千百爲羣。聞捕誅稍懼。五人毅然出自承曰。我顏佩韋。我馬傑。我沈揚。我楊念如。我周文元。俱就繫。曰。吾儕小人。從吏部死。死且不朽。及吏部死。詔獄五人亦斬於吳市。談笑自若。先刑一日。暴風雨太湖水溢而廣陵人則言。文煥家居晝坐。忽忽見五人嚴裝仗劍旌旆導吏部來。忽不見庭井石闢。飛起舞空中。良久乃墮。聲轟如雷。明年烈皇帝卽位。忠賢伏誅。吏部子茂蘭刺血上冤狀。詔卹吏部。誅文煥。蘇士大夫卽所夷瑄祠廢址。哀五人身首合葬而墜石表之。至今稱五人之墓云。

街南文集

卷十五傳

十

街史氏曰庵寺之禍古有弑君覆國者矣而何物魄
逆威陵所謁俾率上靡然廉恥道喪振古爲極矣向
使中朝士大夫悉五人者則肆諸市朝何有哉五人
姓名具而人之無亦以人道之所存不於彼而於此
歟

合伍胥荆軻魏其諸傳之神而點染以左氏之邑

覺五人生氣勃勃來前

耕田師

詳盡處不嫌刻畫委曲處不嫌鬼瑣奇人奇事須

街西文集

卷十五 傳

七

此奇文使庸筆則厭厭矣

湯顯夫

傳節婦傳

節婦吳氏年十七適黃池湖生光其時傳生抱病矣
齡年傅生死節婦始生其叔以無嗣丐養之遂以叔
婦爲父母至是欲奪之其本生父母亦以年少諷之
皆不可已因歸寧甯甯婦而責贍於傳且訟之頻噪逼
節婦節婦托鄰妯娌潛舟往傳傳以訟故怒弗內節婦
大窘欲自沉嫌野死無以自明隱忍掩泣而返請自
食無以朝夕累父母因力爲紡事車聲軋軋霜月炎
宇飲淚棲魂而已顧媒妁恆窺其戶白金銅珥咕呼
街南文集 卷十五 傳 三
向父母刺刺不休節婦覺輒自覓死數數也於是夏
悅舍以居崇禎時歲頻歉局戶而餓鄰饋之弗受族
姊魏母亦發也使人遺之米乃半易糠覈或怪問故
曰襍糜之可一月不死也久之積紡資買女雛十歲
許拾簪供爨事日構腐屑女雛對咽之率以爲常中
酉之際兵亂躡民居民皆空室貧節婦無所托依其
從兄反唇諍語甘之而卒以自全節婦性嚴毅而外
柔婉其餓也或諷之答曰彼有夫而食者且亦死矣
奚必餓能死人哉或諛之則曰我自不忍耳何知節

男子之生。人嗣其室而怒矣。死而不有其室乎。優婆
者引之。則曰。予無所得食。故燕食。彼梵刹遊而比丘
曬者。吾恥之。今年六十矣。作苦不少輟。每法然謂我
老不任劇。將安所得食而安歸。死乎。聞者蓋肅然傷
之云。女離者曰春蘭。先是有自鬻偶之者。不耐候。尋
去。春蘭亦善自衛。里媼或呼春蘭食。節婦必審所自。
戒毋輕受。食春蘭自是即不受。里媼食。今年四十餘
無他。

肅公曰。余宗同時蓋有三節婦。云一從姑麻。先伯祖
街南文集 卷十五 傳 五

奈國公女。一再從姑唐。月將公女及傳而三。其矢志
同也。無子女。焚歎同也。歸守於母家。同也。然二婦有
賢父兄曲成之。且稍自贍。嗚呼。難易殆殊矣。抑臣婦
之道。非死則守。男子席鼎食。藉聲華。婦人子女田宅。
煖衣甘食。以高節自致。宜也。東倭窮獨垂萬死。乃一
生。今寓內男子屈指凡幾人。况婦人哉。况婦人哉。

傳母無兄。無食。又且無居。百折不迴。瀕死而益固。
自分老死。惟有地下知已耳。詎知晴巖先生爲之
傳。又姑山先生文並垂不朽哉。斯傳也。抑永於烏

頭梓快遠矣。孫子立

晴巖每言節婦事。輒嗚咽流涕。嘗賦詩六章。遠邇
屬和。愚山墓志疎誤。累憤中之。又乞姑山文以表
之。其用心良厚。亦節婦積誠所至。久而自彰也。讀
茲傳。不勝悲酸。梅東清

傳節婦令人墮淚。荒陬僻壤。苦節湮沒者不少。吾
新安不數屈指。安得名教爲已任。如晴巖者。操操
筆而佐采風之所不及。以彰潛德乎。徐孝則

街南文集

卷十五 傳

七

張大夫傳

張公諱星字文宿號台垣先世盱眙人德林公從明高帝起累功親軍指揮使德林二子長崇次貴建文時貴以鎮撫指揮使與靖難兵戰白溝河死被旌而文皇即位按籍論罪以貴死遂成其兄崇大同衛洪熙時以兵籍徙宣城遂爲宣州衛人公父叔孔公家人常夜見老父舉白禽階下謂金也發之半叔孔公覺遽掩之年五十生公而穎從叔孔公讀問手具而焦樵返就讀壯爲名諸生崇禎中以恩貢授館陶令

行南文集

卷一五

傳

五

多惠政書紙象隸而銘署之以拘兩造民始笑旣而歌之遷者得書於廟書云邑李某且引盍入寇公知其警所爲也急案簿得李氏買田事趨立說命田主面籍田數吾歸汝田視其書跡卽偽書陷李者一邑稱神公性愷悌顧仇直負氣誼東昌相朱公延禧家人奪陶民舍公笞而真諸獄相公怒謂讓公公曰相公奴犯法令固當治相公卽貴令非所屬吏何得遽受讓令卽卑不能屈始相公也請臺請去臺驚挽置之而鄉紳爲居間講於相公張令賢公何惜以身

成張令無損於公而人謂公容實兩得之卽奈何以奴故撓令法哉相公悔而公仍不欲請謝相公顧達其子來謝而謂公良有司云擢河間府同知調天津衛部徵兵成業荆餉司縮其餉大譁監司恐莫知所出公牌而大書曰詰朝十里外吾資若餉若毋干軍律律不汝貸也諸軍皆定而主餉者倉卒支吾不給也公急取庫金佐之翌日資以往諸軍皆驩及反語其帥曰腹餉誠有罪而兵恣弗戢毋乃帥是尤查詰其渠而戮以殉帥從之廉得三人斬之軍皆大慄裏

衛南文集

卷一五

傳

六

大司農治漕轉餉軍天子手詔賜之衛獲農民避寇者五十人諸司疑其謀欲因以爲功公立驗而釋之督府怪其擅公曰以一官易一命某猶且爲之况五十人乎督府莫能難時以邊計勅中璫監軍事盧維寧白從柱者挾朝命恣橫檄守令皆謁拜公獨憤不可投告乞休督撫不聽強起視事已趨謁璫璫僞上坐左右唱某某跪公叱曰天子命若等監軍耳而顧辱天子命吏耶若毋謂張星重去丞也星何斬一丞而屈若輩遽拂衣出諸司守令皆大驚目攝之璫跳

憤收繫公揀吏欲搗公罪無所得乃以侵帑錢文致疏劾之詔試報無左驗而衛爲公訴者萬人謂公實不受一錢瑄益怒捕爲首者掠之有張應奎者船戶也挺而自承杖之杖裂桎之桎折命械焉隸昇械適馬逸而踴二隸仆械剄然破衆睜視而嘻應奎大呼曰天乎天乎子蟻蟻之弗忍踐也而以誣張郡丞哉瑄益怒寔應奎獄於是津通臨德之士皆曰張大夫如勁鐵應奎亦烈士也哉初公之蒞任有首賈私質烟草者時禁嚴犯者死公命撻之得二竹簍封識甚固貯以俟訊及會訊廷發之皆鹿膠草首者以妄告受笞而去蓋公重民命夜思得類煙者使人陰易之也至是賈乃陰行二千金爲解事得已何上勅典屯田用少司馬李公繼貞言復同知官國變歸田四年而卒而當劾能時孫公慎行劉公宗周倪公元璐范公景文皆當世大賢爭推服公走書幣折節交公公元直聲籍籍四方焉公篤於交誼家居元旦肅衣冠而慶友人湯某泣而入以喪告家人皆慍公急撫慰之括囊中金不足解所佩帶鐙以昇之無難色而

謂家人曰彼之來實知我也有貸千金管宦者已而取券焚之謂諸子曰莫之償也已徒道此爲異日爭端公行義多此類不能件繫也子六人仲鳳徵爲今陵水令稱徵謝諸生抱懸襟而歿而以狀屬吳生爲傳者李準萊公也

吳生曰肅公弱冠時猶及侍公蓋鄉紳紳寬長者而以忤相若抗中貴兩大節著稱遠近陵尾之危幾蹈不測明季有司弗軫民爭訟上以戕下若公者抑賢於濫科目遠矣哉而鄉曲之譽公則亟稱公篤友

說解帶焚券二事云

張公以忤相抗瑄二事者故二段尤極精采得史法 劉緯生

李君家傳

李君長卿字聖可其先世居南山元至正時南山剽於寇君九世祖徙家龍谿族始滋家故饒然起家也大父用農父用賈皆不隸於士及君生而父命之讀而是時家固已稍落矣龍谿之俗出本而入息農者歲計賈者月計農以倍賈以伍率謂士所獲遠且微且獲不獲未可期也徒文弱不耐勞事林守窘窮無算於是見父之欲士其子也咸訝之父不謂然君長亦悉心於學從其舅鍾先生游鍾先生者諱震楊偃

新甫文集

卷一 五傳

五

蹇不偶。晚成名進士。君益自鼓。謂處農一遇乃竟元。凡不遇以死死之日或噴之或憫之夫夫士而不一獲也。吳子曰君於制舉之文亦既斐然里黨矣如必以一遇榮者則士者果計獲如農賈而父向者之不農賈君爲失策也耶。嗚呼士亦豈必盡遇吾見夫遇者多矣。戴華屋。躡綺履。體繡黼肥。至挾所持一蝕其鄉里再蹂其族屬門以內同氣之親且齟齬盡此其行誼不足與人較亦何論士矣士之者外文具都雅耳而予聞之父老龍溪之徙荒度水涯翁矇金構祠

以享先世歲肯爲粥以食餓者有傲弟行不檢時話習之不與校而遵豆以飯之柔聲婉諭弟悔爲端士皆士行之有道者也噫其謂之獲邪其不謂之獲邪必戴華驛綺體繡黼肥者而後爲獲邪將彼獲而此反失耶君之子某以狀來請傳肅愴夫世人以遇不遇輕重天下士遂次之如此天下士與父之教其子者慎毋舍文章行誼而它有所爲獲哉

傷哉士也論厚實不及農賈論顯名不及科目所恃文章行誼爲之吐氣行文得龍門感慨

新甫文集

卷一 五傳

五

孫來儀家傳

吳肅公曰予與羽辰先生游而得聞孫君來儀云來儀子國登次其行事欲藉手能文之士介羽辰屬不佞不佞奚能傳孫君願以予所聞好行其德至憤然於君父之痛演死弗惜也可謂傑特志誼人矣又烏得弗傳孫君君諱鳴鳳字來儀宣城人世家龍溪之西父守溪公嘗歲歎出所負券焚之千金少艱於嗣晚乃生君君母梁氏然長於嫡姚蒸蒸庭闈若不知其爲梁出也者凡姚意所欲必揣察知也無不當姚

行前文集

卷一五傳

三

者卽無不當梁於是姚與梁益驩父益以驩長爲諸生食餼族有養子某將粥其婦而泣君過聞之歸而濟之金不足簪珥佐之又不足稱貸繼之後復爲沙渾人贖粥婦人謂君好施急人難似父守溪公然守溪際其餘君際其乏守溪捐其所不能取而君捐其所不能與均之好行其德而所處差殊矣君弟某糶米而歸盜涎其挾宵劫之而弟適以是暮宿他所盜索金不得刃脅守溪君已脫聞父急趨還訶盜盜釋父逆君縛君於磔將殺之君念父已釋無他徐曰世

謂士貴今者固死龍林乎盜笑而解之謂之駭甲申聞烈皇帝之難狂走哭躍入水中弟某出之而甦後五年乃沒君落拓嗜詩客至具酒醉輒吟多半鬢自喜類放誕者人謂之狂而持家淑身肅如也市中行必縮縮衡衡不中道又或謂之介所著詩文若干卷蓋自君名諸生七試棘闈幾雋而復損不克竟厥志士論悲之雖然吾無悲孫君也士積學敦志行或偃蹇歲月或指畫取功名非策有短長所遇殊也方盜之人也可以無死孫君無必死之心而有必死之勢甲申之難可以死乎孫君非有不得不死之勢而有必死之心有必死之勢而不死君不以掩孝有必死之心而卒不得死何哉嗚呼生死之際夫固有幸不幸歟古忠臣志士舍生取義固貴有成之者非偶然也

行前文集

卷十五傳

三

於生死關頭寫得唏噓纏綿讀之慨想悠然此吾師史筆也 門人汪原穎

孫清渠傳 子毓靈

孫君文蔚字應時別號清渠七歲喪母明年喪父兩兄字之長議室辭曰未可以素我讀也已而補博士弟子貢妻有室矣兩兄議析第則又辭曰予三人者未嘗析乳哺也而析羹食哉兩兄強之乃受命歲饑出貲賑宗黨困乏曠者偶發者郵部使者采學校議旌之族子姓以數百計而顧未有祀公曰豺祭獸獺祭魚以報本也非祀無祖非廟無祀會二蟲之弗若僉謀庀材爰有宗祀又墓其家牒以收宗睦族吳子衍南文集 卷十五 三

曰叔季淳漓子孫墜厥緒或溺祭器賈先疇者有矣世家巨族豪貴子不木支之庇餌其粥而以術持之其釋褐登仕版於祖宗無蘋蘩之報宗黨無涓滴之恩徒以車僕騶從餼賀稱觴糜族費而蝕蒸嘗比比也清渠君以諸生起稽事即其所營建使顯有位若范文正徐文靖所爲不難矣君年六十有二子五人詳家課光岳最少

光岳幼從其父讀下筆奔逸不可制壯而試童子數奇棄去不復事而壹事於農畝好行其義有父風子

孟極生廿歲才噪諸生聞人口既屈而伸不於身而於子矣已而孟極天翁年六十矣翁弗介也買一妾生子子數歲復鳩人於是疑翁天復買於瀨水是年瀨飢久就室而顧所買婦淚承眶曉詰之對曰姑老而子幼無活理是以見溺急呼其妻告之曰以昇汝吾不嗣絕者房中婢尚可乳也暨明年夫來卒還之且賚之金以何翁疽發背瀕死人益疑翁天且憤天翁曰命也天何容心哉久之愈生一子時年已七十有三矣又十一年而後卒猶及見其子佔俾塾同角衍南文集 卷十五 三

總總也嗚呼未定之天烏足以圖公也哉翁字秀甫號毓靈其宗老羽辰先生時爲子言長者行必數舉毓靈毓靈云彼世之漁色與財者何限仁心爲質不幾微染濡即古大賢何以加諸方毓靈之疽瀕死時羽辰獨排衆憤稱天以決其不死昔邵吉危疾夏侯勝曰陰德必發天樂以及其子孫此非其死病也故曰善人不死羽辰之於毓靈猶夏侯意也雖然向使其竟死也謂天何哉謂善人何哉

得史遷筆一結脫化伯夷傳九渾

王丹書

麻鉢緣先生傳

鉢緣者前歲貢麻先生名三言先生無恆字人之知先生者亦無恆稱蓋半生從人游且托方外老也遂自署鉢緣云麻自荷塘公名鼎繼起而所推博學嫻古文詞則先生及祖洲先生也祖洲者予舅氏鼎華之際以諸生起兵死先生自典墳外稗官釋語靡不採涉詩則元白蘇黃文則表箋啓剽詞賦駢語麗麗操觚務使觀者曲折頓解而毋以古語隘今吻人多便之達官貴人佐治理者爭禮致幕中顧以諸生微往南文集 卷十五 傳 蓋

學宮久之乙酉祖洲先生既殉國先生亦慕古逸士謝青衫自放以老先生所與游輒分其俸錢若禮幣然率不終歲仍空橐懸也人莫知所以謂先生故不貧而先生竟貧士也荀子曰能詩而天先生傷焉益浪跡浮沉諸貴人先生目短視酒間搔禿髭搖肩瞋笑嘲謔傲設人莫當其口時或隨聲度曲與其友木山等較長短覆卮落釘鉅很藉坐上全坐者或厭苦之至引匿去勿卹也然而徵文考獻則靡不稱鉢緣鉢緣云所纂若手錄如蠅頭蟻隊不以帙計帙皆

方三寸許今年七十猶少壯貌也祖洲先生傳肅公實爲之先生謂其能過肅公屬筆曰亟及吾生存俾寓目焉又戒毋以舅父行作矜語肅公唯唯嗟夫先生以其才而天顧厄之貧夫貧者何限且尤隱者宜也乃予則侍其酒間嘯傲佗然無聊志意黯然誠有以自傷矣顧汲汲焉傳其生以自爲不朽計而不以屬諸名貴人若符所與遊噫獨何歟

刻書如書家寫生 吳國次

儼然吾鉢緣在紙上令人匿笑真龍門復出 梅本

往南文集

卷十五

傳

美

余孺人傳

孺人仇氏余君二卿配也。二卿有二兄，孺人夙夜劬
勞，事舅姑不欲在兩阿姆後也。又賢勞獨得當二人
抑若爲阿姆嫌也者，婉婉婉婉外若寒，雖而陰竭其
篤業人莫知也。二卿隨兩兄買汴梁仲客死兩嫂相
次歿於家，姑媼悲而疾，孺人則破涕慰姑而殫心以
攝家政，姑沒治喪又破涕慰舅以待二卿之還也。崇
禎末寇亂，方劇二卿阻汴梁圍城中而二卿父又歿，
孺人號泣曰：嗚呼天乎！茲姑死倉卒，吾舅在也，吾稟
行而文集 卷十五 傳 三
承焉耳。今獨且奈何哉！一如其喪姑也而加甚焉。躬
續含稱余綬以爲之殯，裂經裳綜儻從禮弔唁以爲
之喪。獨剝烹執豆尊，諏時日以爲之奠祭。諸巨細率
然咸出自籌畫。賓既升階，望見得胎，咸以謂諸孤歸
耶，紛紛秩秩者何具耶！已乃知孺人所爲，咸大驚。二
卿間脫歸，痛終天而勿之有悔者。孺人力也。初翁之
病臥也，孺人率子輩朝夕侍，且弭月未嘗覺憊一
日。翁察其色稍異，若有創者，麾之曰：新婦得毋欲分
燒乎？孺人呼鵲與老婢俱侍，乃逡巡去，已而復張，聚

悲痛諸翁前曰：翁居恆櫛沐未嘗廢，婦坐膝度非五
日莫可起。今特爲翁櫛，於是翁偃臥，孺人跪承而櫛
之，遠入室遂產。孺人三子兆鼎、兆鵬、兆南皆與余善
，門人汪生源、賴鼎、女夫也，數爲余言孺人之賢，今之
述閭德者大率紛積中饋，壅墮井臼之事，婦職之常
然日操觚珣其所求而勦說雷同，恆自嘆苦之。茲於
孺人不具書，書其大者云。新安之業多貿遷四方，處
者數十年近亦七八年，或四三年婦人龜手給養，殯
守常無他，俱越而以爲賢矣。大故頻仍，百度維艱，爲
行而文集 卷一五 傳 天
門戶指柱死者生者均無嫌焉，可不謂難乎？嗟夫死
喪之際以遽而弛以宴而回，敦詩說禮俸衣冠而滋
謬愆者蓋多矣。

健婦持門戶不可無名華閨之 王不庵

姜茲山傳

易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予之於茲山也。遯世同。講學同。格致誠正之旨同。及論心性。情則又同人。或指曰之吾兩人莫逆於心。答問辨難。蓋二十年矣。相謀以道。亦可以無悶矣。乎。幸未茲山病中。自訂所著理學言俾予論定之時。年已六十矣。謂其于本儲曰。卽我死。誰知我者。吾不瞑矣。於是命本儲謁予。而聽請曰。吾父知己。夫子一人而已。惟夫子能不朽。吾父乞一傳以壽諸夫子集。

街南文集

卷十五

五

中

茲山姜氏名安節。萊陽人。大父諱鴻里。父諱琛。明崇禎朝禮科給事中。抗疏得罪。戍宣州衛。今所稱貞毅公者也。甲申二月。貞毅公赴戍。未至而國變。後三十年沒於吳。茲山兄弟奉遺命葬之宣城。而茲山獨廬墓。因徙家焉。遂爲宣城人。方貞毅公之繫詔獄也。萊陽城陷。大父殉於難。一門死者十餘人。時茲山幼被擄於寇。將見殺。義僕姜篤者哀其獲免。已而爲象棋之戲。寇更喜。欲攜以去。乳母張媼與俱。溺池水中。伴

街南文集

卷十五

三

死乃復免。鼎革後。從貞毅公避難於吳。於山陰於天台於新安。公每登高。恸哭。時欲自覓死。茲山跣步相左右。夜則抱足而臥。傾耳而聽。公知而不言。含淚相視也。稍長。肄業能文。以家世忠貞。不欲隨時進取。頗工於詩。好從長老遊。與之上下商榷。一日見陽明傳習錄。忽志於學道。因摸索諸儒之書。心以謂良知之說。直捷簡易。閉戶研尋。間然一主於靜。若有得也。久之。聞袁公白嘗從程子上先生講聖人之學。往見之。質以天泉四語。公曰。問性善乎。答曰。然。然則何以言無善無惡。卽所爲善乎。曰。然。然則意何以有惡。於是爽然若失。精思之。乃知陽明之學。大與孔孟相運。庭公當是時。舉世學者多主陽明。而無錫高彥樞太倉陸桴亭新安汪楊若吳敬庵王孝亭茲山獨以孟氏爲宗。証之四子六經。其不合者。雖世所誦法悉毛舉而取摘之。蓋其學雖效自公白。而其漢造得之苦思。若風契然。論心性論鬼神五祀等。卽公白自謂莫及也。往予少時讀陽明書。多所拂然。竊疑陽明大學宗古本。然古本重誠意。而陽明乃重致知。大學首學

慮陽明良知乃不學不慮意者心之意一則善惡兩無一則善惡俱有因著四無辨并正王一書亦時爲人講學不主成說而詆者逝至歲癸丑茲山來宣一見傾心自是益互相印訂日夢寐也茲山爲人奔走救大義既營葬貞毅公以公易黃惓惓先隴乃以公所落齒匣而瘞萊陽先隴之側念母魄之遠也遷之南先以公有合葬之戒爲之同原而別兆焉扶輦往來及營建祠祀碑勒表章雖瘁無少懈初析產以家嗣獨厚卒推於弟均之魚山熊公國變爲僧願溺佛街南文集 卷十五 傳 三

招茲山拒弗應熊公歎曰孔門草莽一丈可無一姜生乎吳俗尙浮屠貞毅公卒爭欲用佛事獨持不可所著仰幸錄若干卷又著有大衍正義孝經正義古大學釋中庸要義讀書尙論每不取五行之說謂大易言天地雷風水火山澤而合木金於水火上非聖人之義也從來儒者知乾元不知坤元知無極不知太極知心而不知意知智而不知仁知窮理不知格物其說洋洋灑灑根柢道妙自爲一家言聞者滋駭之茲山弗卹也然亦遂無有知茲山者予獨多所取

衷焉嘗又與予著禮祀典議欲少想二氏之焰云茲山字勉中以貞毅公稱敬亭山人又葬敬亭山故取謝朓詩自號茲山氏

論曰下士聞道則笑之毋惑也竊惟夫謂謂於道者於聖人精義略無窺測遂於諸家之是非無所折衷俟阿成說苟幸無失而已噫何足與語哉抑知善惡皆性與夫虛靈不昧者果孟氏論性之旨乎夫墨守傳注不敢於背先儒而甘涉於背孔孟其罔識固然有指揭之者顧反在戎怪駭動相詆訾然則茲山之街南文集 卷十五 傳 三

書豈易讀哉莊生曰後世有大聖人得其解者庶幾旦暮遇之也吾與茲山亦自成其獨相遜於斯世而已乎

街南文集卷之十六

宣城縣肅公靖嵩氏著

墓誌

明給事中萊陽貞毅姜公墓誌銘

歲在癸丑六月八日前禮科給事中山東萊陽姜公卒於蘇州之寓舍扶輿於宣又十年壬戌卜葬敬亭山西麓趙子國之原嗚呼公先朝遺直故國遺臣氣節炳天壤而昭紀傳獨竊銘未有辭仲冬廿有九日其窆期也二子安節實節屬吳子肅公括大略納石

街南文集

卷十六 墓誌

續中肅公拜手書曰公諱琛字如農崇禎辛未進士授儀真令九載以廉平擢禮科給事中時半輔兩權婪賄公疏劾擢烈皇怒下鎮撫司梅掠備至諸大臣劉公宗周徐公石麒等先後疏救不可杖之百仍繫獄兩歲謫戍宣州衛時甲申二月也承旨出國門而京師陷矣自是流離江南自號敬亭山人又曰宣州老兵疾革吟易贊歌遺命葬戍所蓋三十年黍離之痛湘纍之志如一日也夫誰獨無首丘之思生不營菟裘故鄉死不羨九原於吳下宣州之命終始不

淪此志士所憑弔而深痛也公生萬曆丁未十一月十四日卒年六十七同人私謚貞毅先生公父光祿公諱鴻里母楊封孺人常公在繁北兵破萊陽光祿殉於難子婦同死者六人 贈光祿寺卿子祭葬

謚忠肅公之忠貞因世篤哉公元配董封孺人二子安節實節安節孺人出實節副室王山皆不與進取安節守墓遂徙家宣城女一適而給諫蘇州吳公迓之子誦孫四人本儲本仔本儒本仁孫女六人銘曰毅兮魄九天關碧兮血敬亭原高匪山故主恩陵谷

街南文集

卷十六 墓誌

二

吹茲永存水木衍子若孫

不以震驚夸誦而本末悉具魏叔子傳以詳衍見長而暗昂獨以簡潔取勝 貞子佩先生

孫望崖先生墓誌銘

宜有逸行之士孫先生曰望崖季昭先生之伯兄也
季昭與仲兄阿塵俱以理學著稱人罕習先生者先
生蓋不言而躬行然迄於今沒年矣而里黨高其
跡往往能道之其孫鼎謂其宗老羽辰曰大父之葬
不獲窆銘請誌而丐名書版諸廟羽辰曰禮也必以
屬吳子於是鼎介族子予立詣肅公以請按先生諱
紀字元禮望崖其別號也先生生於明嘉靖癸卯六
月十九日歿於天啓辛酉二月十六日壽七十有九

街育文集

卷十六 墓誌

三

先生之少壯以及老皆明盛休嘉之會也十五以能
文補郡弟子員三十輒敝屣其青衫辭於學使者學
使者怪其少也不許命熟思之毋悔對曰思之熟矣
自是都市無復先生之趾矣蓋優游酒間以老者四
十餘年世咸謂秀才雞肋耳稿項黃馘走一管於風
塵馳騁間而不能去將得當焉以庶幾一日之遇遇
矣又率家於官而不忍割稍一失即面顏無彩澤或
牽於妻子或激於羣小饋遺寥寂鮮不中夜起悞恨
而思一出嗚呼無惑也自其秀才時而已然矣宋錢

若水謂世無廉退之節使朝廷得以輕士大夫遂三
十餘致仕以去使先生得一官亦猶是耳且先生懷
抱利器於明盛休嘉之會而蚤自脫於利名以視夫
濡染於亂世者何如耶先生既逸郡守金公高其

節請賓於鄉飲弗就敦迫者再出一應焉先生不言

學然不廢學律身寡過阿麟季昭兩先生人而嚴事

之卒葬里之西塢冲其歲甲子其向壬丙妻劉氏白

沙劉西晴公女後先生八年卒墓合於先生子六月

文奇文立文升文彥文奎文開孫八日光觀光謙光

行育文集

卷十六 墓誌

四

吳光郊光鼎光羲光蕃光蘭曾孫八曰一良一健一

鐸起宗超宗越宗一鋌一有玄孫三曰藻慈恭餘尚

幼先生葬四十年爲今癸卯始勒銘藏焉銘曰

青青者衿毛羽成惟鳥斯歟飛以鳴燕雀雁鷺鸛鳩

鷗小大有懷高騫征茶茗籍籍稻粱營有翼不飛息

我程葦屋雲霄空崢嶸腐鼠相齕齒涎腥孰千仞翔

千里冥撫茲敬吊孫先生有勸者石斯永貞

秀才告退引出如許大議一銘渾似昌黎

陳吉慶

明故郡庠生漢陽寧公墓誌銘

爾公之友漢陽錦將於某年月日薨其大父寧公而以誌銘之辭來請書凡三至曰惟世設之故爾公重時則聞漢陽子升昭亭兩公者皆與余會大父汝州公嘗而生甫寧坐兩公又善余大父世大父云爾公以是不敢辭按公諱采字元白又字汝質號寧坐父贈文林郎昭亭公諱滋生二子長生甫公諱春中明萬曆辛丑進士仕刑部郎中仲即公公在禮部出後其伯父廣文子升公子升公諱新公弱冠補郡庠

待雨文集

卷十六 墓誌

五

生有文譽郡太守襄陽鄭公漢陽蕭公皆負知人鑒先後課士皆首公生甫公既貴人謂二難也厚期之竟數奇謝去人爭惜之公弗屑也湛情漢壑爲詩酒之社長吟旅酌構屑樓環竹萬个三十年不履城市年八十有五而卒公美容止性沉靜嫉邪教子弟和而厲顧豪飲好客豐饌食即大醉凝然無失度同學貴顯未嘗通問遺或招之報謝而已終不赴其介特如此漢陽之先有曰成周者以佐宋顯元紅巾寇亂自江寧徙宜世居餘舍漢上公生於明嘉靖甲寅七

此葉科圖配補

月二十四日卒於崇禎戊寅二月初三日娶王孺人生二子聯雙又娶馮孺人生四子鸞鵬鶚壁女三長適慈谿馮次適洪林萬次適宋興張孫十二人曰嘉升魯友漢祥錦敏曙午敏丹錦以詩游今世縉紳間最有聞曾孫十人曰義基剛布信恭冬楚相旂玄孫人曰良浩允銘曰

夷濁其世非友弗友潛也肥遁蓮社詩酒彼際華除岸傲則然苟非其時胡取林泉脾睨軒冕屬詠考槃歸然高閣竹篠娟娟餘谿之里流風遺韻有琴幽壤

待雨文集

卷十六 墓誌

六

士贈以教

圭峰華韓不甚似太僕之於歐陽匪每時似而已此文際擬圭峰澹若太僕可闢韓歐之室華韓長世間談墓之文綺語溢情晴岩先生獨標古雅如微雲河漢點染太虛可爲誌銘中典型
在士修

此葉科圖配補

吳懋修先生墓誌銘

吾宜理學弘正間則先臨江嘉萬則貢公受軒沈公
古林爲著授受各不相蒙要皆躬修爲學志行醇如
而先臨江闢聖道斥詖邪尤粹且力自盱江氏倡教
以當下指點衍其傳者有束書不觀洞見本體之說
漫謂滿街皆聖人於是推闡辯妄失業無恆之徒爭
托足其中以自便而講學遂爲天下笑吾師沈貞文
先生絕口不談每推挹臨江以矯之而予叔父季瑩
教子輩但肆力文學而已予意未釋間往聽之則嚴
街南文集 卷十六 墓誌 七

然而返嘆聖學之淪沒求一宋儒之影響而不可得
是以不能無心折於懋修先生也先生少以制舉藝
受知於邑令余公從艾東鄉游東鄉受以朱子全書
遂恪守焉予交先生自甲午時叔父館於先生皆抱
故國黍離之痛先生窮經叔父論史予處先生在師
友之間嘗問求仁先生曰仁者溫然如春被草木今
學者悄然冥心嚴霜之枯株秋原之螢火耳予聞而
大悅予攜所駁傳習錄正之先生則亦有陽明辨惑
因大相激賞先生謂大道著於言貌正學彰於傳注

以宋儒主敬爲宗而議論一本朱子謂四子書汨於
異端而支離破碎於舉子則於大全考據宋元諸家
及明儒相聞發者以益之謂必衰而後俗壞禮者仁
之跡而中正之矩也則續勉齊儀禮通解而彙注之
續禮記經傳通解而以成身孝親事長閑家區別之
謂周禮六官之有佚爲參稽補正而編注之凡三禮
之離合諸傳之同異升降拜跪官室器象之微末莫
不鉤稽考索綱舉而目張皆不下數十卷傷列聖之
淪亡則撰改元統紀念百王之明備則述皇明聖政

街南文集

卷十六

墓誌

人

嚴內外之防泉春秋之法則著宋元綱目又周易程
傳本義太極圖說西銘正家俱有集解州大部居樓
分給合每葉數易而後成皆手繕端詳不假副墨
屹窮年寒水酷喝從來著述家所未有也爲人惻惻
無華不侮暗室以篤孝聞於鄉里父佞佛難於顯諫
恆自刻責曰曹月川夜行獨伊獨何人父拜佛但從
後直立久之父母皆悟更不復事佛叔及群從皆化
之居父喪服制儀節一倣家禮七日而後水漿小祥
而後菜果逾禪而後醴肉苦塊於地朝夕哭莫日一

諸中庭省母而已。母旋卒。又如之。六年如一日也。哀
經廬居。茹蔬啜粥。內致其哀。外致其禮。里中前輩亦
莫之行也。臨江公而後一人已耳。凡弔於人。是日必
却酒肉。蓋以禮自處處人。編爲挽章。悉劬勞罔極之
恩。俾人習之。以革僧道情辭哀切。聲調悽惋。蓋先生
修於身。盡於家。皆信而有徵。其於禮教。不得以空言
指目之。其著述亦未可遽以訓詁少之也。海田以還
杜門鄉井。罕與世接。語及興亡之際。未嘗不歎歔涕
決。雖盛夏衣冠楚楚。人以其難。答曰。是雖難。弗貴。沈

街南文集

卷十六

墓誌

九

先生威儀。乃足敬耳。講學家以名節爲獨行。經傳爲
糟粕。攝心冥漠。以誤狂釋。方以爲坐忘審諦。狂。家
風。意亦孰有如先生者乎。先生姓吳氏。諱士品。字懋
修。世爲宣城之方山鄉人。祖述芳父東盛。字國南。母
潘氏。生於癸丑年三月。日卒於今丙辰年三月。
日娶杭氏子二長。次景先生之學。不求人知。人亦
竟莫知之。才知風雅之士。或相訛笑。獨沈先生家叔
父及子數人。情弊不替。予於學稍有所窺。顧行已多
闕。文字聲名之習。時或難免。嘗省先生於苦次。時予

亦在憂中。見其守禮之嚴。自絕非人也。先生曰。予有
子及弟。理家政。子貧過我。而磨外難。豈能然。不責子
之不肖。而亾禮也。問與論喪制。古今之異用。俗尚之
從宜。先儒或未盡瑩。傳註或滋冗蔓。先生不以爲然。
間亦首肯之。其中懷恕物如此。貞文先生之喪。奔哭
於湖濱。語肅公曰。今而後。烏乎質吾疑。群衆考正。惟
子是籍。子悚仄以謝。明年西瀾之會。先生病不能赴。
矣。嗚呼。詎料湖濱之爲永訣哉。又五年庚申。好事者
以講席推子。自道術滿而講學紛。時移世壞。貞文夫

街南文集

卷十六

墓誌

十

子及先生皆弗之任。顧予何人。不自量而格以不相
入之說。宜吾道之多謠詠也。不能遷世。无悶。至以包
荒達侮。尤負慚於故人矣。景將葬先生於某山之原。
而來屬詞。予特後死耳。詎曰能文。景嘗執贊爲弟子。
因吐其耿耿。俾藏之以示學問之旨。歸焉銘曰。
世推遺老。以詩以文。抗情自適。或弋聲聞。先生理窟。
秩秩勤勤。有繁經傳。墨守屏藩。大德至元。仁山白雲。
禮田井井。仁恒義耘。彼虛是就。哆口稜氛。延陵氏族。
派別支分。乃於臨江。若合淵源。爰勒斯言。以告幽墳。

晴窗懋修皆精理學懋修墨守程朱晴窗自有淺
造懋修專工傳注晴窗淹博尤善論史然晴窗每
自謂不如是晴窗不可及處漢陽無著

大猷和尚塔銘

釋稱宗。宗必溯所自。始尊爲嗣嫡。如族謀。世系然。禪
師大猷者。爲臨濟三十三世孫。受法於龍池萬如萬
如。受法於天童密雲天童者。臨濟之別祖也。大猷戊
戌來。予宣慈麻姑天如禪院。院故方伯蔡公子所建。
居十五年。而示寂。葬院後之右隴塔焉。而其法嗣某
以狀介方伯孫玉及來請銘。曰。惟其文。勿儒釋問也。
予莫究宗旨。按狀師諱行芳。號大猷。楊崇川江氏子。
父國賓。太學生。母顧氏。明總制尚書養謙公女。師少
爲諸生。援新制。任游擊督水軍。備淮乙酉國變。還歸。
募於鳩柴。得戒於玄墓。參於三峰。最後走龍池。萬如
付以法持。塵棒登壇。說偈受弟子頂禮。其在宣得戒
者千餘人。康熙癸丑正月二十九日。得微疾而逝。世
壽六十。有八僧臘垂三十年。爲人滿。灑樂易而性簡。
靜。予嘗聽其禪。庭別。終。其後。有。其。壽。可。當。高。士
之風。而不涉禪。吻之。其。凌。所。者。有。梅。花。百。詠。紅。橋。唱
和集。姑山先生名儒。不喜釋。獨爲序而傳之。自宗風
競。而天童大關於萬曆之。而痛。廣。鼎。鼓。狂。居。擊。拳。

豎拂者所在而是。謠種流傳以吊謫而誣世。彼昏莫究。川赴雲湧。有偉進賢冠。儼然薦紳先生而摩頂屈膝焉。最其微會。不能以自問。敬公以宗證心。以律治身。蓋無愧臨濟家法者。噫。可銘已。銘曰。

孰鍾自鳴。孰鼓弗考。孰是宗風。不尋竅竅。法海波掀。人天瀾倒。家黃藥禪。人大慧呆棒。塵橫飛竿。揭旗繞文字。水鏡行律。葉掃死生。大事詎謂能了。有偉敬公。真源浩浩。本儒者俊。而覺者表。陵谷既遷。津筏是計。視有爲跡。若雪鴻爪。視種者趨。若海鷗鳥。骨蛇空山。

律甫文集

卷十六

三

薪盡火滅。作此銘詩。以揭幽杳。

按定我體不失真高文也。
楊桐崖

明庠生傅日章先生墓誌銘

丙辰夏五。予客池上交諸傅氏。傅子亮私於汪子越。千曰。吳先生吾家節婦之宗人。爲文以傳節婦者也。吾先人墓誌其舍諸先人當鼎革之際。棄諸生。老泉石。吳先生高隱。恥諛墓者。必允我矣。乃具狀而介汪子以請。按狀。先生諱光斗。字日章。太平府當塗人。邑庠生。能文。有賔弘光乙酉。兵潰爲掠。君慨爭於弁陣。陣怒。旣乃戢其軍而去。烏溪人拒軍。軍閔欲勦烏溪。市又力爭於帥。所需器具物什。多粟糗糒之屬。多方支給。用馴其橫怒。以解散之。亦不以派居民之豪。兩變後。不就試。學使者鈞索之。不赴。君爲人好行義。歲大稔。米石率三金。路殣相藉。而豪廩有餘。汜先生勸之賑。以法差等之。所活甚衆。異族有老而獨者。或陰嗾以嫁禍。先生望其人。楚楚然來。覺其色有異。遽闔扉。而使。人善啗之。去。不半里而仆。絕以死。然仍給棺。歛。貴有羣盜來。劫忽盜首呼曰。此傅先生宅也。急麾其徒去。嘗貸賈金二百兩。賈失券。或拾取以貽先生。謂曰。爾我金若干。我子若券。卽與金三兩。其人出券。

遽。獲。而。昇。諸。火。笑。曰。安。得。此。不。義。之。言。計。息。償。買。而。另。券。給。買。賈。大。駭。服。而。他。遽。於。已。度。貧。不。能。酬。者。則。又。出。券。篋。中。呼。其。人。焚。之。清。順。治。甲。午。舉。鄉。飲。以。疾。解。康。熙。甲。辰。郡。使。舉。之。復。固。辭。蓋。屏。跡。城。市。二。十。餘。年。而。卒。其。棄。諸。生。也。航。詩。酒。購。古。書。畫。器。玩。花。卉。之。屬。日。烹。鮮。醉。客。漁。舟。踵。門。伺。肴。豆。羶。缺。隨。所。賓。辦。取。真。率。而。已。卽。無。客。晚。分。飼。家。人。置。祭。器。必。虔。將。祀。必。向。隅。肅。坐。卒。之。時。命。殮。以。舊。時。巾。服。生。於。萬。曆。己。亥。卒。於。今。康。熙。丁。未。壽。六。十。有。九。又。六。年。壬。子。十。一。月。

衛南文集

卷十六

古

初一日與其配王氏李氏合葬萬羅山父墓之前子四人之若妻庚之文妻朱繼陶之翼妻王早卒之昂妻劉孫十人曾孫一人銘曰

彼貞者媛。恥二厥夫。矧伊士行。有偉髦鬚。傳有節聲。亦有耆儒。世運鼎新。掉首嗟吁。於脫冕裂曰。有故吾虎陣於野。君唱以馴。魁陵於歲。君嘯以春。翁則有罔智以決機塗。則有金執義靡遺。古修獨行以美聲施。永冠入地。矢志明夷。羅山峨峨。君魄永藏。鏡鏡斯石。銘德琅琅。

金母許孺人墓誌銘

孺人休寧人。金公湛源諱尚清之配也。姓許氏。故汝溪望族。年十八歸金公。十五年而公沒。有二子一女。後四十九年爲崇禎丁丑三月之四日。而孺人卒。拒其生嘉靖丁巳。壽八十一。卒後又三十餘年。某年月日。其孫希亮。丐余銘厥墓。墓在邑南二十四都之巴山林。希亮曰。初太母年不中例。不得與於旌。予父又先太母一歲逝也。哀哉。養而喪。我老也。無以慰幽宮。輿諸乎。維是貞珉之詞。以辱先生。蓋孺人之稱未公。

衛南文集

卷十六

五

人也。年三十有二。云湛源公爲木買楚諫。聞歸而道沒於皖。訃至。孺人斷水漿。累日夕。意不欲生者。時子世傳五歲耳。衆環指而諭之曰。夫婦人而夫子行。查亦強爲其難者。孺人悔起一吸。康藩曰。我幾誤於是。程道塗。會緡錢。繕披緡。紐荒。惟稱飯。虞衡才而命曰。帥以宗老。勸以僕幹。於是旅。慨自皖旋。旬月而露貨。責自楚。息期月而飲。縱綬爾。酒。猶爾事。無咎。窳。爰督男讀。爰授女紡。訖婚。且嫁。無回。無侈。世傳既長。奉母遷宜之龍溪。羅羅爲生。又名善。讓敦孝友。詳鍾公震。

陽所爲傳希亮時出示予。則又曰。予先子猶有一二
逸行。云。窆族脩以十數。資同。賻買米麵物具。歲不貴。
人德之。至於今。抑皆孺人教之也。孺人所生次子曰。
世祖者。甫三歲。視柳塘金氏。後世傳名與俱。分給之。
人謂母有弗子。而兄無弗弟。女適葉玄清。五孫皆世。
傳出。長希統。娶許次希明。娶胡次希憲。娶吳又次。即。
希亮。娶程幼希聖。娶楊會孫。人亮獨子。稔恂恂。愿。
怒人也。其具狀。請銘。授筆。纒纒。予得撫次而綴之。銘。
銘曰。

街南文集

卷十六

墓誌

不。倒。於。旌。孰。曰。匪。貞。故。君。子。無。永。榮。而。有。永。名。不。即。
以。殉。孰。曰。無。成。故。君。子。易。死。曰。而。難。生。嬰。識。此。銘。詩。
爲。死。者。慰。爲。生。者。箴。

峻嶺懸崖中有蒼松曲磴足晴崑行訟所極而登
之於文章望之者欽其峭拔即之者攬其森秀
夫

昌黎碑誌獨開門徑故能卓絕今古斯文直逼昌
黎而時出以左氏銘詞尤偉

金素三

方鑑湖先生暨配何孺人墓誌銘

君諱達字嘉徵號鑑湖宜之湖北鄉人也師事姑山
沈先生與吳肅公友善乙卯先生卒君與肅公治喪
事送殯刺婦聚哭凡旬日撫肅公謂吳子孟修曰群
且淚矣願因吾子爲歲會明年春肅公設師位會哭
于西廂則孟修已臥疾君亦阻湖雪特遣子旭來未
幾而孟修逝矣又未幾君訃亦至嗚呼天乎吾師友
之聞不踰年而奪之乎將賢者去而不肖者獨留乎
明年丁巳旭次君生平行事以誌銘屬肅公嗚呼前

街南文集

卷十六

墓誌

年君六十欲購序序而口不言予心諾之文成度友
人處君卒不及見每竊痛恨茲何以慰冥冥哉遂泣
而許旭接方氏宋進士廷堅之裔數傳爲德隱公諸
居雲山以理學著君之曾祖諱聯祖諱九疇父雲峰
公諱儒母王孺人生二子君爲長少強記能文世變
棄制舉業遠于易不求人知二十年時吾鄉學者守
虛靜以求冥悟君心斥其禪弗是也要砥諸躬行恒
私于肅公曰姑山先生通世君子也嘿成之教以言
論爲諱而異說橫流充塞仁義吾子獨無意乎盍與

孟修出而任之。肅公謝未敢也。其後子有明誠講會
旭率其同人以從。遵先志也。然吾道孤矣。安得起君
與孟修而質之。君爲人篤劉而至性絕人。毋王孺人
沒。絕跡私闕。侍雲峰公寢十年許。遠邇皆驚歎。以爲
至誠之慎。獨終孝子之心。喪卽傳記所稱。罕有及之
者。沈先生匿金華。君徒步千里就之。晚寓湖北。日過
嶺。質疑與子旭更。邇省安否。視薪穀有無。風雨靡教
少。館某氏夜半。女子出中庭。厲色斥去。歲大疫。張某
將溺妻急。貸十金以止。包某者迫于通。臨溪橋覓死
舊有文集 卷十六 墓誌 二六

君急攜歸。資賑之。他焚券脫故家子于繫行。特多有
先業。日楊令山術者。啖孫氏買爲壙。君心知其非。曰
奈何以窳壤委他人父魄。欺與爲市而得金。非吾意
也。豈非賢長者。夏俗流不欺乃志者哉。生明萬曆丙
辰年三月十日。後六十一。年爲公丙辰八月之二十
九日卒。前二日微惡寒。遽曰吾不起矣。勅子旭母以
浮屠祠。吾死配何氏。湖州經歷羽霧君女惠淑勸同
職有賢聲。後君一月卒。以其年月日墓于某山之某
原。子旭妻貢氏孫三人。予往侍沈先生。每信宿牛山。

視卽落豐。整林蒼鬱。水田環鋪。或謂予曰。吹葦之際
宛淳。間揭竿冒義者。十有三家。若焉以掠用。籌策
之去。非嘉徵族。判以墟矣。歎息久之。云銘曰
人有言。君親師。永不二民之義。故農弗治。謀匠弗梓
鼓。萬章公孫。寧墨與告之私。嗚呼。世則然。君獨否。敦
闇修名。何有德于人。君孔厚。代有終緒。佳稱。濟者。川
峙者。阜。銘幽阡。昭不朽。

敘次。盤湖生平。令人想見高風。行文古奧。高老幾
于惜墨如金。劉子山

舊有文集 卷一六 墓誌 五

交情。感懷中有涕淚。吾雅重嘉徵。惜未見其人。符
晴岩此文。可發潛德之閤光矣。施愚山

兒漢侯墳記銘

肅公之子漢侯生二十歲而歿八年而葬之龍谿之西岸曰遷灘始予嬰族難困窮無所得食兒疾飯麥棘不能咽其母欲易去之答曰彼繫者繫繫而甘精豈乎餓則就枕卧不以言久之弗良于藥遂歿嗚呼兒聰明仁孝五歲能屬對十歲能文已又能詩詩才致屬發所聞見語言行事必心識之入爲母大母按其是非成曲折中肯綮長益屬飾外內井井執料其天且不嗣耶先是兒十五歲時夢一人遺之墨壺

有雨文集

卷十六 銘

三

中有曰御史黠者指之曰是汝也且起告予予曰汝黠漢名臣也取傳示之兒頗喜自負更自名黠及疾亟忽曰我其歿矣御史者預我歿也壺壺者碑也黠予文二十畫其謂我年盡此乎予惡而許之嗚呼其竟然耶鬼物者戲之乎歿時抱母頸呼孺者再我歿而有知當再來懷腹中爲兒子取筆書曰大哉天地而我不容百年旦暮歲月匆匆凡數十言而眼淚女純方在襁予母痛兒之鬼飯也曰必我歿而爾吾墓明年予母亦卒予益痛欲歿會事有所誦不果爾而

是時予尚有幼子酒侯在也痛目屬撫然內念庶其成立生息以嗣汝俾得以歲時寒食焚楮燒酒飯不至乏絕又三年酒侯又痘殤矣而汝婦亦去汝母抱疾疾伶伶俚俚爲育女純予窮餓踣踣靡寧止不克便葬汝純今十歲臨墳伏地拜泣烏烏噫吾寧不悲吾寧不悲異日者擇人而字之純乎其識父墓處或歲時一相及也兒小字佳兒名漢侯更名黠字又汲生甲申卒癸卯葬以庚戌某月日銘曰魂何之魄于此嗟呼命也是吾子非吾子

街南文集

卷十六 銘

三

嗚呼此吾友晴岩之冢子也讀書明大義詩文嚴發又旁涉琴書晴岩高隱從事力作菜畦瓜架魚梁釣艇皆令子位置才之大小畢具如此尤可矜者當家難時狂塵毒盡累晴岩破產寢食不勝累年少無幾復推咎意而山峙淵澄似老成有道國其家學亦豈非懿德之厚耶不意天奪之速抑天于晴岩猶夢夢未定時耶讀墳銘屬斷矣因慟淚附書于後河上老人成懋跋

斷腸之鳴不待三聲大似昌黎祭十二郎文余爲

之掩卷不忍細讀也

吳嘉鼎

獨事點綴愈見古雅絕似左氏筆意情復悽緊可
涕我表于

吾友時最抱童烏之痛且十餘年今談及未嘗不
流涕嗚咽也蓋其于貴才且賢嘗出示其遺詩雜
小文一卷皆警秀有法度它作尚多賸最見之輒
撫心飲泣家人竊取焚之故所存僅如干首嗟乎
使此子得末年豈直延陵之象賢抑亦吾黨之後
勁也奈何早難之使不得有立昔顧况哭蜀詩甚

劉子久

卷一六

七

哀楚其子誦之冥司願復爲顧後其官爵而許之
將文字之感人不獨人世歟賸最中年復舉一子
碧而惠頭角嶄然然則天將以大眉山之業得
博之痛者其在是也耶

雪坪第慘度

明義士文臺吳公墓表

萬曆初相居正父喪奪情。朝常國是。盈廷百執事責
也。革布諸生比于庶人。有議論而無諫諍。有公道而
無抗節者也。雖然。古師史職工。咸有箴誨。言之者無
罪。聞之者足以戒。我文臺公遂以賈禍殺身。噫。酷矣。
迨夫海寓震稱。廟堂動色。表宅里而崇鄉祀。屹然與
吳趙沈艾鄒諸臣。昭垂國史。抑豈冒中庸之跡。託明
哲之規者。所可企望哉。百餘年來。隔說弗替。而傳紀
佚散。或不能悉其本末。肅公謹據國史家牒。復補大
街南文集 卷十六 謹表 垂
之以揭公墓道之右。公諱仕期。字德望。號文臺。一
耕野少穎。負奇從理學。貢東平先生講學。先生賢之。
娶以女。爲邑庠生。孫公繼舉。亟賞其文。有聲吳下。江
陵旣奪情。杖藜諸公。鄉公南舉。成貴州。公追及之。江
上握手。慷慨歸而作上。相國書。萬言謂皇上之留執
事。君父盛心也。執事之依違不去。亦臣子至情也。彼
與執事爭是非。不爲執事設身處地。界固所自取。以
賢相佐聖君。庸或過舉。但人心風俗。元氣所由。相公
自負正已。以正物。毋寧爲天下一等人。無徒爲天下

一品官書成恐不達而副墨之遺所知方尚書達時耿都憲定向沈修撰懋學等遣家人賁至京師未達好事者爲梓而布之。逾年有僞爲海公瑞疏斥居正得俞旨者。刊弔于市。操江御史胡楨相私人也。命捕緝之。株引十餘人。刊弔者農民曾昂。故太平同知龍宗武門役也。時宗武署蕪事。楨以屬宗武。宗武懼。根窮得撰疏人王律。故被黜生。亦蕪人。于是宗武謀嫁禍自解。與以媚于政府。遂嗾律誣公。謂皆出公手。檄寧國推官史元熙收公械繫蕪獄。心知江陵故有憾。行府又奏。卷一六 謹表 三言
于沈公傳引爲主使。公笑曰。惟義爲主使。匪人也。倪侃上書。何僞疏爲。拷掠終不承。竟坐詐旨律論死。賴私請于江陵。且具疏以上。江陵報曰。非朝官。無庸白簡。杖斃之耳。久之。宗武令丞馮甲詣獄。示之朱書曰。杖一百。公曰。噫。死矣。先是宗武恐其自斃。日給米肉。至是奪其飲食。凡七日。獄卒棄沙夜斃之。公垂死。蓄謨德咽之。拈筆爲文。自祭曰。凡有正氣。斯有正理。出生入死。二者而已。又題壁曰。寶劍埋冤獄。忠魂繞白雲。作書遺其父母。天下聞而悲之。嗚呼公之死。居正

殺之耶。抑楨與宗武耶。肅公讀公書。娓娓纒纒。委婉惻摯。江陵卽無雅度。亦何至甚怒乎。毋亦未達披覽。疑其皆詈語耶。抑楨之告者過耶。杖斃之書果出江陵與否。抑宗武慮主使之逼爲沈所覺。急以滅口耶。顧朱書林之卒。不以杖而以餓。又何歟。小人之肆毒。未始不勝其跡耶。公死而可以報成事矣。一遷侍郎。一躡少叅。二人之取酬於政府。誠厚矣。公被誣在萬曆六年戊寅之臘。距上書適及期。被害於己卯三月。越壬午江陵死。十一年癸未公冤雪。十三年乙酉。行府又奏。卷一六 謹表 三言
宗武元熙皆謫戍。蓋五六年冤抑而公伸在千秋矣。楨宗武寵貴權門。亦僅僅五六年也。訟公冤者始南御史孫公維城。而巡按御史張公治。巡撫都御史王公元敬繼之。刑科給事中顧公問。刑部尚書潘公季馴皆請以王律償公。意欲未減。楨宗武迫法司獄具。坐二人邊衛。永成尚書舒公化。都御史趙公錦。大理寺卿曾公同亨。議僉同。而少卿王公用汲獨不署。上言。凡律受主使。故入人罪。罪亦如之。若自死者。減等。仕期死。餓死獄中。仍殺之也。楨宗武法應死。不應減。

天子雖從法司。海內避王公。誠爲允當。云海忠介公與人書。每舉似公爲一等人。毋爲一品官之語。其推重特至。所著有詩古文集。及書翰錄。求艾錄。諸儒教言若干卷。年四十一。葬城南七里外陳谷冲之謝村山。祀鄉賢。世子奉祀生。屠赤水先生作孤憤篇。槩錄公書及先後卷牘疏旨。吊奠諸文詞。咸備焉。公宣城人。宋學士贈魏國公長子。迪功郎諱源之裔。更功。參政。淵丞相潛伯兄也。源孫寶信。龍泉令。蒲壽庚之亂。抗節死。事詳宋史。至公十一世配貢氏。卽東平行府文憲。卷十六 墓誌 三

公女以節旌一子希亮弟仕朝仕明朝號緒綱貢之訴南臺也。紹岡與之俱御史皆莫省。獨孫公陽。曰。敢訴貴人不畏死乎。紹岡憤曰。知吾仇耳。曷知貴苟冤不直敢避死。伏地大哭願死而訴諸帝。孫公卽具疏以聞。天子詔。檟回籍聽勘。而建宗武。訊二人懼。使遺之千金。紹岡怒曰。予利金耶。必以首遺。及宗武對簿。不肯與同跪。紹岡腔視曰。四敢立受詔。訊耶。曳宗武跪。有羣鴉集于庭。紹岡曰。是公兄之靈也。嘗宗武肉含血而哭曰。今日食龍宗武肉矣。觀者堵立。人人

髮豎且泣。下後。槓死貴州。元熙成。開州斃于火。而宗武廉州脫伍歸。海北道捕笞之。以斯文丐免。海北道曰。宣城吳仕期。非斯文耶。宗武恚發。在飲。械鉅殺其子。自呼我吳仕期云。墓近闕之。皆曰。穢以酬。禮鉅代。囊沙也。

肅公少聞湯義仍玉茗堂集。其誦宗武墓。由讀之而斥公宣城妄男子。不勝其慍。宗武有詞客名。王元美亦善之。噫。無論名節。試讀公書及諸古文。彼詞何足云。義仍爲宗武鄉人。故諛詰其墓。肅公公之族子也。特錄公之責。予何敢望義仍。予文或以公見重。差勝玉茗詞客歟。又記

街南文集 卷十六 墓誌 三

叔父季野先生墓志

有明以文治開國文章之盛肇自劉宋。方氏繼之。其後代不乏人。弘正間李獻吉起北地。和之者爲何景明。迨王元美。李十麟。汪伯玉諸子。號曰中原。相與鼓吹風雅。祇唐宋而兼綜八代。至謂文壞于昌黎。唐以後書不足讀也。伯安逸才。熙甫遵崖應德諸家。宗風未墜。而中原之論反斥之。墳帖之外雅鄭互淆矣。于是艾千子起而詬訾之。然莫勝也。陵谷遷改。士爭託于詩歌。於中原尤近。而吾宣治古文。惟姑山沈先生。

街南文集

卷十六

墓誌

五

與家叔父兩人耳。雖所就不侔。要皆以大家爲本。沈先生擅早譽。而叔父晦里壘間。又不躋中書而野死。噫斯文未喪。而秦漢固絕響矣。天實爲之耶。尤可痛也。叔諱瑄。字季野。生而張瑞人弗愛也。而孺慕弗替。受業于伯父巨源。公年十八。補邑庠生。好誦古文。詞時長老先生皆痛絕。古文詞以爲妨博士藝。戒勿近。近卽驟勿售也。而叔父私誦古文詞。自如巨源。公勿禁也。未幾邑令陳公泰來。柔士閱其文奇之。以語鄉先生曰。得一卷王臨川之儔也。諸能文者聞之。人人自

謂得首矣。及發首叔父。曹駭已見其文。皆大服。姑山先生名稍次。亦自謂不迨。云叔父無他嗜。獨溪澹有通微之思。常倚案若失。人從瞻竊窺之。或時自書巾衣垢弊不卹。道中行。口吟手畫。輒復所然。不知路人之竊笑也。崇禎末。帖經墨義日趨于靡。受叔父稅之。以士調。後與四叔父若金。查取裁于先正吳次尾。錢吉士。沈崑銅。張爾公諸名宿。以爲直軼湯許。謂之二吳。姑山先生周鹿溪。數爲延譽。然數試不售。甲申國變。與予父等咸憤悵無意。進取明年弘光帝出奔。前

街南文集

卷十六

墓誌

五

家宰太原張公慎言。寓于宜叔父上書。請起兵不聽。則與四叔父同去之。涇以策干職。方楚尹公民興。又爲尹公獻書。前給事新授兵備副使莊則敬庭。謁而泣告。以與公去。就大義。則敬心動。顧業已受官。猶豫無如何。嗟賞其文而已。方其泣。左右驚咤。若狂生何爲者。欲箠之。而難莊公乃止。後爲有司所覺。幾罹於辟。遂棄博士弟子員。時兵戈滿坐。人逃死。不給乃習六壬太乙皇極之術。賣卜里中。自號夢華子。已又以卜筮小道。不若文章爲不朽計。取向所誦大家古文。

詞尤主蘇氏王介甫兩家又以爲未至也。益發先秦兩漢書。書無所不讀。若國策短長莊列荀韓及管子。屈原淮南。鼂錯賈誼之文。揣摩彷彿之。極窮渺瑰。而之。縱橫起滅。使人不見端倪。然其義未嘗不渙切著明也。而雅慕經學。折衷于道。淡痛夫明以帖括規進取。閼劣貪昧。以底滅亡。期爲有用之文。所著古今人物論。原性。治性。觀時。敘禍。數十篇。名曰準言。準老泉權書衡論。而平之云爾。作忠節紀。紀宣之不屈死。者作燕貽錄。因予父舊誥。稍變其例。自始遷城南。凡街南文集 卷一六 墓誌 三

十三世系記傳表。凡七篇。自敘終焉。雖青泰錯。蓋神合于左史。非中原循聲竊句。形貌擬似比也。人莫知者。亦不求人知。書成以示肅公。肅公謂必傳出北地。上叔父頌之。里咸譽警之云。叔父好高節。寡交游。姑山先生外。門內惟予父及四叔父。最善徐鎮陳祐。以二子有介性。相與假博士藝授。徒華陽山中。顧東修儀不足。贈家食。賣文。皆不售。稍卑之。爲中原調。非其志也。晚而窮窶。日甚。屢瀕于餓。從兄六一爲福州守。延調諸子。久之。有大獄。縣令中吾族危。法北繫者。繫

鼎四叔父從弟寧等與焉。叔父自闕歸赴之日。環獄門而泣。及繫者釋。叔父以勞瘁構疾。與至張家灣而卒。葬葬道中。逾年始歸。輓嗚呼叔父之才。而遭世亂。沉寘窮厄。不彰于海內。叔父之盛德。而僅逾艾。不于正寢。謂之何哉。斯不勝拊膺慟哭者也。性簡靜而。開發弟子。屈由中肯綮。說史傳。曉暢激昂。雖辨有口者。莫逮也。喜後生問難。雖冗勿忤。制行多自訟。未嘗有我。惟文章自許。其北行也。哀其裸文稿。及讀以授肅公。謀公先是嫉明史蕪陋。與肅公做凍水氏輯補街南文集 卷十六 墓誌 三

年一書。未成。以手錄數冊相授。是時禍患糾紛。家室如火。嗚呼。亦孰知其承訣爲身後之托哉。後與弟謀繕閱卷尾。有十數行。皆自訟語。卽童時觸忤家師。批兄乳媼。皆識懷恨。所嘗貸友八金。弟責償者。演以爲疾。矢必償。且以詔其二子。肅公兄弟持之而泣。歎叔父之誠。學不欺。今矯飾順非。若攫取。非分奉然。自適人。取償反加。對怨者。蓋比比也。嗟乎。肅公後死。不才無能。表彰萬一。每搦管輒縮。待其葬而誌墓三十年。來家益窮窘。一棺野厝。青磷白骨。窀穸未有期也。肅

公亦薨及之矣。何以見叔父地下。淚淚和墨。不能外叔父所自序也。吾城南之吳始。滕國公洙三傳爲學士。正肅公桑勝學士四子。其季丞相公潛。又五世入明爲博士。公諱元頤。四世爲臨江知府。諱宗周。理學名儒。又四世爲汝州知州。諱詔。相汝州公生兩孝廉。季曰季布。是爲予王父。季布公生五子。予父居仲叔。父其幼也。配王氏。孝廉王公諱三元。女二子。如公寧。公女一適李。孫六人。叔父生萬曆庚戌十一月廿三日。拒卒時年五十三。古無不葬而誌墓者。懼予之不逮也。誌之以俟。且以相趣焉。

街南文集

卷十六

墓誌

五

梅仲子墓誌銘

予友東渚哀其仲子之夭而公嗣也。逾一紀矣。猶怆營懷切。不釋於懷。欲丐諸文詞以洩之。且庶幾其不泯也。宗老木山氏爲作梅仲子傳。按仲子名曙。字仲開。弱不好弄。好讀書。嘗應童子試。觀騎射者。直前挽強射。射輒中策。騎騎調羣。耦皆屈。郡邑長薦拔之。仲子謝曰。適孺耳。我試文。非試武者。洎文戰數奇。乃就武爲武。諸生意不自得也。生而白晳美容。止敏慈溫克。其生也。人咸愛悅。企慕之不惟其父兄伯叔之器許之也。及其死人。皆驚咤惋惜。之不惟其宗鄰親。嫻之。比洽者也。東渚數屬予文。予莫應者久之。讀曰。悲者不可爲累歎。思者不可爲太息。烏傷弓者。鳴弦而墮。傷虎之人。聞談虎而色變。何者。創怛之至。悉也。往予有公子之戚。七八年所行止。忽忽每讀書。屬文輒惛然入夢。嚙見他人無子者。惕焉內自割。人有子而成立者。憤曰。吾何獨不然。間有不才子。則曰。吾子幸不至是。顧誰奪之。或才藝淹也。則曰。吾子雅能。是噫。今安往乎。雖然。予是時苦貧。獨妻子形影相弔。貧餒

街南文集

卷十六

墓誌

五

不能置筵室。抱嗣息絕。續之虞。迄生子稍稍慰。猶莫必其成長。與否。東渚有丈夫子四人。伯序。偕季周。祚咸壯。且賢。隸博士弟子員。筵室舉幼子。亦安所不釋。而獨以仲故。崇歆不置。東渚乎。卽無能以自解耶。予爲公兒。記壙石見者。皆哽咽雪涕。予不忍復寓目。今誰堪此哉。抑勉以慰東渚云。仲子生順治戊子七夕。卒於康熙戊申八月某日。年二十有一。娶而無子。皆與吾子同。今葬某原。銘曰。

衛南文集

卷十六

墓誌

晉

繁美。鸞姿。氣。獲。虎。弱。冠。溫。溫。突。修。距。炯。明。眸。兮。倩。口。輔。初。芳。蘭。兮。環。瓊。圖。文。詞。有。煒。藝。孔。武。勁。弦。控。羽。轡。如。組。鬼。伯。憐。才。橫。攫。取。不。遺。珍。瑰。羈。寰。宇。巫。咸。莫。究。疑。所。府。吾。嘗。際。此。摧。膺。肚。骨。肉。歸。復。一。坏。土。魂。氣。黯。沕。渺。終。古。哀。哀。奈。何。爲。之。父。

傷心語。復。廣。鵲。啼。那。堪。多。讀。

先清求

汪泰宇公合葬墓誌銘

予交汪重倫。咸五十五年晨夕。過從好。稱述長者事。必及其先大父泰宇公。耿耿若有所屬也。丁卯夏。臥病旬日。出泰宇公行狀。力疾詮次。躬自繕寫。昇肩輿。過街南。拜手以誌銘之。辭請予。攜之至春穀館中。披讀反復。而慨盛德之不易幾也。公諱良心。字閻中。號泰宇。姓汪氏。歙人。越國公華後也。生而穎敏。子史百家。覽輒記憶。或句摘以詢。爰竟其緒。且某卷某葉。恒不爽。薄貼括不足爲及。屬筆往往卓越。驚儕輩。視一

衛南文集

卷十六

墓誌

墓

第義如也。僑宛上與梅禹金先生比鄰。歲時。聯唱諸名士。登陟題咏。必借性好。施而恕。物有土服者。晨而入。夜飲而後去。三餐裏然。雨雪無間。其僕襲饗。人爭。嗟苦之。公曰。故知非端士。念其貧。不忍拒耳。一日來謂公曰。某在困。公所善也。將求濟于君。公曰。諾。俄所善適至。叩之。無有。公一笑而已。公之急人難。歲以笑獨告。無誠。僞。悉應。故可欺。以方如此。至今聞其風。卽有懷鄙薄。有不寬且敦者哉。公詩學少陵。書法率史。奕品在國手之亞。奕常滿座。痛飲逮夜。分喜骨董。

書名賸售者厚給之宛上有質庫賸物常按踵空
計者尼之公曰世間何物不偽獨斬此屑屑乎坐是
遂折閱家落然沒齒不悔也公美其修幹宛人推盛
德長者必縷縷及其言貌云公生于嘉靖己巳卒于
崇禎甲申享年七十有七元配程孺人奩具近百輛
而孺人好施不啻逾于公卽不貧乏不以丐貸來者
咸有所贈遺一姥藍縷至解一襖衣之婢尼之怒曰
彼無完衣我一襖足禦冬矣來食者衆輒自輟七箸
婢復尼則曰彼并日而火我一餐儘半飯矣誠不足

御南文集

卷十六

墓誌

長

于施則煩冤憂戚至發狂疾子婦將順惟所欲莫廷
也一日指庭前什物以丐寡人俾窮錢可自給家人
曰此孫婦奩具也孺人曰代孫婦施奚不可者噫古
有以乞癖名者未嘗有癖于施者屏當阿堵屑獨自
固卽沾沾獨恤爲福田利益計每賑給優婆而恣于
姻友侈于滌靡而嗇于周急舉世皆是也以孺人
爲泰宇公慨俠所刑不知天性篤嗜遂以成癖而非
以佐泰宇之不及也孺人卒與公合葬宣城介溪之
原先是公不欲歸故沒于宣沒後長子東旭欲奉觀

旋里羣情齟齬十年莫決也孫重倫曰藏魄于宣公
夙志也今之齟齬實鬼神爲之乃卜買介溪寔焉時
康熙辛亥公沒二十餘年矣諸子皆物故窶窶之役
倫一人任之公男子三人女子一人長東旭邑庠生
孺人出次東早副室傅氏出東過凌氏出女適同里
鄭時禮子之臣孺人出孫男五人長重仁次卽重倫
次重儻次重傑旭出次重侯早出孫女一人長適同
里阮泰虞公之子士駿旭出次幼未字早出曾孫三
人象麟仁出象驥倫出

御南文集

卷一六

墓誌

墓

銘曰

義以安仁任俠不可以爲名忠以行恕能忍不可以
宅心庶乎近道惟古先民人亦有言孤死首丘蒼梧
羸博詎異菟裘魂氣所之奚去奚留畢如坏壤銘勒
千秋

好施是豪俠非仁義事忍耐是黃老非聖賢事一
銘具見理學 費此度

汪初明公墓誌銘

公諱東旭字初明父泰宇生三子公其長也少賢慧伯父鴻臚公器之與鴻臚子賓明皆諸生善文賓明舉壬子鄉薦而公落鴻臚不以賓明之得偶爲喜而以公之見落爲愠謂之曰若掇科易易耳然必專闢牘而謝小試畀以白金二百兩使人監公告泰宇公泰宇公曰重違伯父意姑存息之以資膏火公唯而退計且一第久之不第初泰宇兄弟受分而出買也

太母胡孺人

老矣皆不欲行

太母曰汝曹去孫及孫

婦賢足娛我於是公侍太母起居食息晨昏覺明無間母程孺人好施不給至發狂疾遇物毀斥之時捶撻人人莫敢近者獨公左右之輒願解如是者若干年惟歲省泰宇公宛陵而已公之爲諸生門內外咸屬望而公亦以擊悅鬼瑣之務無足難者然卒不竟其業則以終身之慕非熱中名利之所得參而不欲以塲屋之事易吾庭閑也公委之有命而君子正謂其有性云爾伯子重仁困童子試故事院試者先錄

于府而府錄率由薦必酬以多金公欲爲伯子循泉

例而念向有伯父所畀入監資在質庫者且廿年取

其息錢什一有餘也以告泰宇公泰宇公不欲曰伯

父非若一人所倚庇不有兩釋弟子而特爲爾子圖

進取奈何公乃不敢言泰宇公性仁柔好施澹交與

羣小外率而嬖妾內靡典業日就折閱矣顧絕憐愛

其少子弗能置也公配方孺人率其子婦持之以儉

嘗哀其服飾及兩媳奩具息之得四百金泰宇公聞

之取入典中曰是爲典資典爲若息迨析箸時子母

不啻三倍矣泰宇公曰是應還汝顧典業匱矣弟幼

難以資生查普而均諸公曰諸兒不才恨無能爲弟

策爲大人憂此區區者足專之乎因書勸諸子勿

復言方孺人及諸子唯唯奉命泰宇公有棺飲營葬

之費數百金悉幼弟主之泰宇公疾革甲之無有公

自講訖及也其獨豐母孺人卒亦如之而兩幼弟

業已爲公相繼物故公撫其婦孤不倍公之仁孝友

愛類如此公生於明萬曆丁亥年沒於清順治癸巳

年壽六十有七元配方孺人生於萬曆丁亥沒於崇

禎戊寅壽五十二於康熙丁巳合葬於富饒之原子

四人重仁重倫重備重傑俱方壻人出女一副室鮑
氏出新安之俗輕去鄉井而其死雖數千里必歸窆
焉秦宇公嘗願爲還窆始祖及歸葬而格於衆岐遂
買地於宛未就窆而公棄世易簀之日愀乎有餘恫
焉後重倫遵先志成之銘曰

世情鼠穴爭囊藪劫礪評語到箕帚頂踵各異一親
身身外長物何足珍庭幃之間樂泄泄青紫黃白莫
與易啓我後人永無愆芳規不隨幽坎潛

慷慨好施易家庭推讓難此等誌文足以風世

吳

街南文集卷之十七

宣城吳肅公時

行狀 祭文 對

先考二畊府君行狀

嗚呼先府君之見背也孤肅公兄弟頑庸不孝未卽
狀次其遺行念府君以諸生遭世變隱淪名不彰於
四方孤等備焉懷沒之懼久矣世俗人子夸誦其
親惟恐弗至觀者往往視行狀爲具文莫取信焉先
府君遺言毋諱諱則諛徒証死者証生者嗚呼茲
街南文集 朱十七行狀 一

仰敢浮詞重獲反先人以滋不孝之罪於是肅公衡
哀此淚謹撰次之府君姓吳氏諱學字無忌號二畊
其先蓋季札之後後唐同光間孟修公自吳遷於宜
是爲始祖宋 年間洙公徙城南族遂顯學士公
柔勝從朱子游坐僞學黨人謫謚正肅子淵參知政
事謚莊敏封金陵侯潛左丞相以忠直忤買似道請
死循州三公具詳宋史及郡誌丞相以上四世皆贈
國公丞相又四傳而迄明爲博士公原頤博士生給
諫公讓給諫生員外公恒員外生臨江太守宗周弘

治朝以孝行舉理學尤著黜虛教實沈貞文先生推
吾宜一人者也是爲府君高祖之父府君高祖諱大
給太學生曾祖諱仁卿光祿寺署丞祖諱詔相河南
汝州知州父孝廉公諱伯敷母張孺人御史象川公
諱克家女孝廉公子五人府君仲也年十九補邑庠
生工制舉藝屢試不售崇禎甲申闖賊陷京師烈
皇帝變聞府君在哭旬日率諸弟洎族人子哭臨於
靈座數年前知天下亂輯宗譜爲節略授肅公等人
繕一冊曰兵燹中竄徙此吳氏宗祀所繫也至是遂
街南文集 朱十七行狀 二

絕意進取乙酉改革軍家隱白馬廐麻公避州
稽亭居相望也是年七月金公舉起兵於徽丘公祖
德起兵華陽湯子廷玄起兵南湖麻公亦起兵稽亭
未幾兵敗被繫於南都死之入不敢同麻公之起招
府君與俱府君辭麻公報曰軍國之事兄不與聞忠
厚悠遠君家遺訓敢以妻子相累府君不答急登
山中及闖麻公繫則出山捐貲啖客遣老僕進官與
潛赴南都收其尸標識之尋買魚舟夜行晝伏以還
首懸城東樓不可購且捕僇其妻子府君乃與先妣

蘇變姓名。其孤乾齡。走匿。歸。寧。國。初。以。麻。公。校。出。山。雄。髮。而。諸。軍。之。寨。山。中。者。遇。之。謂。城。中。謀。也。執。而。辱。之。府。君。喟。曰。師。以。義。爲。名。麻。公。死。莫。收。卹。者。予。忍。垢。而。殯。委。身。虎。穴。以。麻。公。故。不。爾。君。等。更。以。爲。傷。且。君。等。屑。屑。焉。仇。吾。民。之。難。難。可。勝。仇。乎。只。以。藉。麻。耳。軍。義。而。釋。之。自。是。遂。弗。執。難。者。城。中。會。師。勦。山。寨。而。捕。乾。齡。亦。且。急。或。倚。爲。奇。貨。者。府。君。恐。乃。資。遣。乾。齡。由。新。安。關。公。走。閩。而。族。人。應。畧。客。梅。桂。之。二。人。者。故。勇。而。於。氣。詎。歟。血。與。偕。府。君。再。拜。而。送。之。乾。齡。再。拜。別。府。君。行。顧。反。顧。泣。不。已。麻。君。曰。子。不。急。前。而。潛。潛。趨。死。乎。乾。齡。然。然。哭。而。對。曰。吾。父。吾。父。語。未。竟。府。君。仰。天。而。矢。曰。嗚。爾。行。矣。予。所。不。爾。惜。者。收。爾。父。卹。爾。母。予。責。也。予。心。諾。而。淪。諸。手。乾。齡。聞。言。復。再。拜。遂。行。時。府。君。業。已。命。肅。公。詐。爲。乾。齡。與。乾。母。俱。以。待。捕。戒。之。曰。捕。至。毋。與。辨。情。南。城。縣。執。耐。之。迫。鞠。實。而。乾。齡。遠。矣。肅。公。敬。諾。麻。妾。龔。氏。乾。齡。婦。孫。氏。皆。有。妊。府。君。乃。與。先。妣。分。匿。之。牆。孫。氏。爲。已。女。者。匿。梅。塢。或。疑。非。府。君。女。令。其。婦。入。詣。焉。曰。得。毋。麻。君。

羣。謀。而。果。曰。請。併。禍。則。又。爲。兒。婦。者。徒。之。他。所。遇。漢。橋。孫。不。能。度。府。君。立。於。湍。柱。杖。而。掖。之。罵。曰。兒。何。往。而。以。媳。累。阿。翁。若。此。查。敗。涉。夜。藉。溼。而。寢。遂。患。薄。以。何。入。郡。城。賄。軍。門。吏。王。甲。請。收。其。元。督。府。丘。不。許。守。令。加。封。議。焉。府。君。莫。誰。何。具。狀。命。先。妣。所。之。先。妣。亦。誓。以。死。請。孝。廉。湯。公。憤。禹。急。裂。狀。尼。之。不。果。時。好。事。者。乘。城。守。因。以。爲。市。麻。故。有。銅。具。環。偉。類。古。鼎。或。欲。得。之。方。以。兵。發。昇。水。濱。府。君。募。潤。而。遺。之。而。昇。某。三。十。金。喫。守。陣。者。乘。歲。除。夜。雪。中。縋。而。下。肅。公。與。一。蒼。術。南。支。集。朱。十。七。行。歌。頭。伏。城。下。承。以。敗。絮。裹。之。爲。買。人。裝。間。道。悉。未。曉。於。尸。傍。初。麻。公。尸。還。泊。舟。購。地。人。林。既。莫。容。者。府。君。命。昇。之。禾。塘。肅。公。曰。禾。塘。麻。舊。處。鈔。略。所。及。且。東。溪。彭。氏。以。軍。與。被。刳。怨。甚。聲。言。將。掘。之。何。以。往。府。君。曰。不。然。彼。謂。此。物。端。不。置。禾。塘。也。諸。麻。以。族。行。墟。無。人。焉。何。畏。乎。略。與。其。他。所。生。得。失。也。毋。寧。茲。卽。諸。麻。無。以。難。也。於是。爲。購。美。材。具。貢。生。冠。服。明。年。春。改。殯。而。合。尸。於。元。時。草。沒。門。庭。風。雨。晝。晦。狐。鼠。驚。字。獨。府。君。與。肅。公。兩。蒼。頭。僮。僮。卒。事。此。諸。麻。來。省。視。皆。大。

驚太息泣下新赦至籍產外妻子弗問乃以麻幣返舊廬因代承其田以免籍者三百畝諫者謂府君爲已利肅公等悲府君曰予身命之勿卹而恤人言乎苟可以質幽冥汚跡何傷孺子陋矣或謂府君富府君笑領之耳然而忌者滋甚府君自是遁跡不出守令以新法按名籍不出者以逆論乃告退有一領青衿包白骨死沐舊恩千莖華髮老黃冠生餘殘喘之句語多激烈見者咋舌諸公之初起也家奔公亦聚衆起華陽丙戌歲正潛師破宣城戰敗被執不屈支解而尸諸里門都督胡茂贖衆軍王家果謀盡殲吳族府君聞之曰等死也吾不可以苟免乃具詞詣軍門請收其屍都督怒會司李陳君如旦備解之督府不同而族亦竟免歲丁酉前太史楊公昌祚孝廉湯公繼禹等坐前吏部李公之春事被收府君往省湯而告變人謝國寶者擁邏卒至勢橫甚并禁府君繫獄府君怡然先妣昇與罕湯媳潛走竟免語詳先妣狀庚子家彙作變故蜂起疑府君富者訥訥萬狀又波及老僕之賸者府君誠見章勿復言茲不述然自

是家遂破族庸公仁侯在繫各以田質府君爲貸事平皆反其田鄉里咸歎其長者府君仁孝友愛事孝廉公張孺人怡色卑聲靡間孝廉公癘疾三年衣帶箸七必府君空孺慕之思竟猶弗輟每初度辰歡飲候泣或發視者則曰吾先人無適中壽吾生同矣伯兄死不與於亂吾嬰亂不死范文子新死祝宗子實以之避冠山中有傳叔季坐城中不屈被害者一日夜走百六十里時麻公戰敗敗兵與難民東走無一人西者衆沮之勿顧卒前行抵城叔故無恙也乃反卜葬孝廉公二十餘年勤勞憂勞至展義事所費與先妣任之不欲均諸弟族推爲宗正一乘臨江公家法約子姓博者卿之祠寢圯倡而新之會家難謝去工未訖以爲憾爲人坦夷仁恕無咎域尤酸然自押兩事事不迫人卽農夫販子片長薄技之徒輒人人廉已處順則雖然自失曰我何以堪逆則怡然侃然雖生死利害之際弗係也不喜近名社事方盛沈微君徐天傳麻祖州諸先生皆至交引之淡然弗應飽衣蔬食中無嗜好外無長物萬鍾一介咸不以嬰其

懷麻公衣飾玩好書畫累千金其家烏獸散自飭兩
蒼頭檢而籍藏之命蒼頭皆保而入扇舖以待乾於
歸而悉還之嘗臥見室中光如炬秘不言洎售所居
買者掘地得金始曰吾向固疑有是不欲令家人動
念耳性多憂悴遭世變益佗條不能自己常作文告
關公神杆其憫憤食只一二味曰吾匪齋匪儉吾獨
踏天地分應爾爾弟姪在繁并酒茗弗啜蔬水而已
其至行多此類嗚呼人知府君仁柔莫知其毅知府
君篤渾莫知其介知府君處世若情莫知其寬大恕

荷南文集

卷十七 行狀

七

物也與先妣麻孺人白首相莊無間手不解持壽日
不省黃白一取辨於先妣教兒輩躬啣舌啣外無妄
希祿仕扁其居曰二畊夢武詒之句曰世更漢唐舊
人習鄉魯遺謂肅公等孔孟之道不以陵谷變遷嗚
呼肅公等追維庭訓有餘愧矣體素強罕疾不信醫
藥謂孝廉公百藥莫起伯兄病厭而藥不建莫非命
也自麻之難患足癢老而益劇鄉居扶杖一童子挾
交椅隨之廿餘年蹇蹇然也吾家屢世皆痼疾考終
辛亥之歲舌厥不能語漸弗起疾革大倚牆坐而逝

嗚呼痛哉數年前具遺言戒毋厚斂毋鼓吹毋銘旌
毋作佛事毋受誄祭毋緩塋生不執紼而後死乎鼓
吹非哀佛事非教先臨江遺訓豈敢隕諸乎先朝之
遺老今之棄民也旌何署誄詠而誣葬緩而惑於地
俱非所以順嗚呼痛哉往孝廉公買環二卜不齊吉
張孺人亦以遠弗許有以多金購九里山原者府君
喜曰予析產而薪於是果可以窆而金是利乎宅兆
已定衛者或尼之後更卜稍右而上府君指先卜者
曰瘞吾魄於是以待考妣即水蠟弗卹兒屬違者不

荷南文集

卷十七 行狀

八

孝甲辰先妣歿窆焉又八年府君棄世合葬有日矣
而幽宮未銘不孝兄弟罪萬死何可逃府君生於明
萬曆二十八年庚子四月十一日汝州夫人忌也故
孝廉公字之無忌卒於清康熙十年十月廿二日年
七十有二吾家自臨江公而下凡六世近百人無七
十者矣府君四十髭須盡白貌酷似博士員外兩公
每歲正懸像人咸指異之配先妣麻孺人祖洲先生
諱三衡者其弟也另具狀生男五長即不孝肅公妻
麻次父公娶張夫婦早世次哲公娶施又次謀公妻

魏幼唐公妻蔡繼王女一嫁王孫男七人漢侯信侯
肅公出漢侯早世述侯謀公出藩侯垣侯屏侯翰侯
唐公出孫女五人嫁某某所輯宗譜營葬記碑文藏
於家惟有道君子重之言詞以垂不朽抑府君行誼
族黨爲矜并以告諸後賢之慕家乘者採擇焉

忠義仁孝節節動人字字欲泣其事與文俱足乎
鬼神而貫金石誌銘之辭予不斐亦何以加焉
侯齋

先妣麻孺人行狀

痛哉先妣棄不孝兄弟以貧故援禮經還葬之文未
踰月葬九里山陸冲之原故先大父孝廉公大姊張
孺人墓側也既襄事諸弟日督促肅公不一言剛毅
憐慰幽冥者誰責乎肅公時病劇目瞶且盲怔忡茫
昧不知所述竊惟先妣生平有男子所甚難而弄僕
尋常閨閤懿徽之所能悉至其懿忍行義家乘爲獨
閱悔憤悲沒齒不復嗚呼何忍言何忍言先妣麻氏
曾祖舉人贈戶部員外荷塘公諱值祖河南布政使
贈太僕寺卿十洲公諱溶父太學北魚公諱一觀而
恩貢生祖洲先生諱三衡者同母弟也生六歲外大
父及外大母顏氏相繼歿外大母故仁賢太僕夫人
數虐使之及死諸顏憤而譁買棺輒毀易之會暑甚
於是先妣入而哭於夫人曰外家憾矣生既不幸而
死不償禮乎出而哭於庭曰母死矣不可復生棺衣
既具不以時殮忍尸諸諸顏悟乃殯夫人御下履屨
獲無所措嘗自出微租倉猝鑲室門未納於鍵先妣
覺之坐守至夕婢引之婦給口我有病不耐毋我挽

夫人返。果疑諸婢入爲偷。歡誘訊之。先妣曰。兒守此。未跬步離也。夫人乃已。而諸婢亦更相慰喜曰。微小姐。吾屬不免矣。外大母嘗寓家於顏值千金。以貽先妣。爲養具。後失於掠。夫人故怨顏。使先妣往責之。先妣曰。吾無所需此也。卒不言十五。嬪家君事大父孝。廉公大母張孺人極其驟孝。廉公疾。刲股以進。及卒。孺人命攝家政。禦外侮。家人室之外人。甚焉。性通敏。善籌量。析箸不十年。產積益凡萬緡。徵飲外界。紀綱而內自總之。纖悉莫能遁。查家君於顏家。君素一

婦弟也。以義激庭生。且爲介而禱於仲曰。伯念故耳。非而姪意也。已。伯仲相好如初。知爲先妣謀。感泣曰。吾兩人何以見吳女甥也。於是仲以孫婦。姻伯屬。幼子。爲乙酉國變。家君與舅祖淵俱隱山中。而宜欽之。衆相與推舅氏以兵起。先妣阻之曰。此烏合耳。必敗。無濟。衆怒曰。何與兒女子事。終。肅公刀。脇之曰。若毋尼軍事。先斬若矣。舅既出。先妣曰。是行也。卽身殉名。立如藁。孤何遂。夜。辛。外兄乾齡及其室。以道。明日。舅詣軍人談室。無人焉。歎曰。麻氏存歟。其在此乎。遂行。僕公不絕如綫四世矣。宗祀之繫。惟乾齡在耳。吾幸有子五人。君能不惜餘年爲乾齡作。嬰曰。子鳴。咽。伏地不能起家。君哭而諾之。於是變姓名。匿乾齡廣德軍。圖諸山。兵捕之急。山中人洶洶言。郡下令。購麻公妻子。敢匿者族。於是窺門者。踵相接也。先妣知事急。

呼家君與謀。命甫公伴爲乾壽者從舅母於青山。詐居停以待捕。而陰脫乾齡。送之閩。滅舅母張必死。辱而欲使其妾龔偕媳孫氏匿他所。舅母愕然曰。辱必先少。顧反生之耶。且龔氏宜我從。先妣曰。是皆有身。乾齡存亡不可知。天不絕麻。在此二身矣。於是家君既匿乾齡。復攜孫氏爲已女者。往來山谷民家。數投止。數徙去。而龔則隨先妣匿於建平山中。新赦至。乃免舅之被刑也。先妣懸像而哭之。密遣家人收其尸。南中首懸郡東門。不可得。舅居恒問語及聶政事。族謂先妣曰。我能爲聶政姊。政姊乎。先妣以爲不祥。而嘯之。至是歎曰。嚙昔之語。其謂我矣。家君爲龔使詣軍門以請。當是時。法嚴甚。動誣誤相夷。誠家君友。湯君謨先生取狀手裂之。曰。無益於事。而徒以違禍不可。且史不言政有子。政姊有夫也。會廢除多金。賂城守者竊得之。繼障閭閻。而命肅公系承諸城下。負以奔合尸。而瘞之屏處。又逾月。乃殯龔與孫氏。既訖。皆男也。以何龔子殯其母。欲奪之。使媒說先妣。且給曰。龔意也。先妣以爲信。昇輿往問之。曰。嚙昔之語。爾

異何也。吾豈毒飲汝矣。然予必與若分飲之。不令汝獨死。使我負殺汝名。若汝母奪汝者。懸若主翁像。重笞之。使永絕汝。龔駭愕且憤泣。曰。妾之不負姑。卽不負主翁也。主翁血未寒。豈今日而有異志。請死以自明。引刀自刺。其母急持之。以免。自是益厲志。遂以節終。丁酉君謨先生坐事被收。郡丞以數題卒。驟擢去。家君與先妣謀。匿其家人。及往省之。并被繫。繫獄。第哲公與焉。先妣不爲意。而急語湯曰。官去卒。且復復。則闖入以掠。取辱耳。遂昇其子婦沈氏匿之。忽又曰。我誤矣。是且大索。大索則城閉。城閉則脫之難。因者吾鄰也。去沈并伴爲吾女。同昇以往。不吾疑也。及門。門者果出之。已而果城閉。大索。諸通卒果復入。爲掠沈氏之母家。聞變迫逐。往赴而城閉。拒不前。憂恐無如何。及知女匿屏處。莫測所以。然乃大驚。而諸同難者聞之。皆曰。是故義士麻先生姊。先生死而立。沈氏者也。嗟乎。世安得男子若此者。與之託六尺乎。康子有宗人之訟。忤縣令。起大獄。被驅就者用。盡諸城。禍蕭牆之內。遂羣起而吞噬之矣。何獨不報之餘。不

二年而田宅更他主。雖徒窮厄。踏蹟無所。龍溪一茅。不蔽風雨。昊天不吊。先妣一病。遂不復起。痛哉。蓋責恨以歿矣。何忍言何忍言。先妣素藏善病。藥不去口。至是病作。吐血而黜。肅公豚之懼。亟請治藥。以手指心曰。此病三年矣。豈草木所能爲。卻弗服。及革手肅公等曰。汝父以孝友。破家爾輩。毋以破家虧孝友。勉哉。無市恩。無修怨。力所能勝。容之所不能勝。姑隱忍。未有不合。誦下人而克自振者。語訖而喉鳴。呼痛。慙先妣生於萬曆之壬寅九月廿五日。時在午。卒於康熙甲辰八月十七日。時在巳。享年六十有三。嗚呼。先妣自婦而母。劬勞甚矣。廿年以來。仲子之孝友也。而天豈孫之能學也。而天又皆弗嗣也。悲夫。且以勤勤積累之業。而比黨者以計傾陷之。蓋經營志慮之交。攻存亡禍亂之相逼。外之拮据卒荼之關其體。內之憂幽感憤之亂其中。天平命耶。謂之何哉。嘗讀鷗鵲之詩。思斯勤斯。甯子之問斯。又曰。予室翹翹。風雨所飄搖。嗚呼。我母之謂夫。我母之謂夫。先是家君卜葬大父母。葬費悉先妣一人是辦。又善知人。每見餘言。

語工容。貌爲泉所囑者。輒戒諸子不可近。初不之信。及反噬。乃更服已亥。海亂。邑人多附者。戒肅公等。無一步涉郡城。已而附者。確大禍。或盡語中肅公。卒不得聞。太史楊公知禍及。欲屬其孫。而難於言。乃令孫受業於肅公。而館之。從容謂曰。非君家無可屬者。肅公以告母。母不可曰。慕義非難。處義而善全之。爲難。彼一時。此一時也。吾二人老矣。見其計之。乃已。嘗勸肅公等。潛身立德。宜學姑山先生。汝舅非爾等所當學。又曰。人無心德。卽無鬼神。無天地。風雨雷電。其孰使之。其誠子婦語多類此。生男五。長不孝。肅公妻陳氏。次及公娶張氏。夫婦早世。次吾公娶施氏。又次陳公娶魏唐公季也。娶蔡繼王孫侯。肅公出漢侯妻。魏而天亦僅舉一女。云旣葬之三。關月。盲眼泣血。謹詮大授諸弟。繕錄如左。惟立言君子。垂憫諒焉。不以肅公等不肖而愆之言。先妣不朽。不孝兄弟亦死。且不朽。

以閨閣而爲丈夫難行之事。幸憲英李文姬令一人矣。後世讀此。有不感發興起者乎。徐侯齊

附跋

嗚呼先子之殉難也。覆巢之下。有完卵而不育。乾齡得以殘喘流離。從匿於閩越海嶠之間。而旋以食息草間者。伊誰力也。歟。吾姑母仁人也。尤智士也。事之始。策其敗。先未敗而匿。乾齡及敗。而以計脫之。網羅猶繼之下。而養之以人。閩當是時。即百乾齡能無死乎。抑不肖之身。之不死。即先子之避。震於閩海。毋乃姑實遺之。始予由外。張與賈。賈而若頭。亦斷無侯來。保其人者。乃姑父及兩若。貽萬死以藏之。而告吾姑母。圖之。此其事。何忍言。而予則何忍忘之也。嗚呼。痛哉。產之精。不子田之。半而德之。冠紀以界予。夫予今而得食息草間。不以妻于。疾溝壑。又誰力也。嗚呼。合古。要曰。殺父。謝弘微。章而姑。以一女子。勝之。他奚足哉。予故曰。仁人也。智士也。即郡邑士民。亦莫不曰。仁人智士也。耶。夫女子之林。而利而昧。義百男子矣。今若此。姑父兩若。博學傳丈夫。又奚異焉。然姑父之承。衛南文集 卷一 行狀 七

乙巳冬日不肖姪乾齡記

祭貞文沈先生文 代陳仲威

嗚呼。自聖學之不明也。溺於詭異。迷於虛無。彼躬修之不逮。而講說之紛挐。謂忠孝為一行。而捷悟為有餘。孰是今之何王金許。以紹厥程朱。吾夫子道足以維世學。足以振靡。節足以砥俗。識足以知幾。其存也貴賤是師。其沒也遐邇涕洟。而況於某乎。某也。革不與談。飲不與合。喪不及襄事。適時而聚。賈兵陳萬死。與疾以歸也。伏枕望殯宮。泪枯心割。莫何留於輓帷也。傷如何哉。傷如何哉。某別師五年矣。儼羅以出。李

衛南文集

卷十七 祭文

六

子實借季傷。嗚呼。嗚呼。乃懷謂天。春師亦孔之厚。惟復之初。剝之上。九蓋昔者。夫子嬰權輔不死。急於靈不死。三十年長。餓不死。困心衡慮於涕。湯剝棘中。不死。故以為夫子不輕死。天亦不得而死之。今乃淹然死也。天其猶夢夢未定耶。夫子於今日之天。有弗順耶。抑道之將喪也。命耶。雖然。夫子亦何憾。正氣兩間。高風千古。前代諸儒。相期廊廡。維某不肖。傷如何哉。昔者夫子赤幘斯文。姑山問業。多士如雲。謂某足任。屬筆殷勤。借我毛羽。振我塵氛。南都之禍。國狗肆虐。

冥冥鴻飛。戒心羅繳。念某依依。最某以學。師遜開緒。千里相思。某羈巴蜀。氣誼相規。交多一善。說項靡遺。夫子惜墨。金壁莫移。獨予父子。嘖嘖文詞。儉德辟難。許以心知。臨訣慨然。念予弗歸。嗚呼。今某歸矣。而夫子不我待矣。夫寧不悲。夫寧不悲。夫子有文集若干卷。聞且屬之施子。吳子某不才。幸而病不卽死。其能左右二子。以畢吾夫子不朽之業否乎。嗚呼。尚饗。忽散忽韻。文情俱至。街南戒代筆文曰。永冠學楚。相嗜笑難。工結構等。多靈精魂。立爐此特。工而足。

存師友之厚也。

阮子音

卷十七 祭文

十五

祭貞文夫子文

貞文夫子既卒之明年丙辰正月壬子晦。門人吳肅公謹設位致奠而告曰。嗚呼。昔吾師沒於湖北。返殯於刺塘。諸子送之湖干。挽肅公而哭曰。今而後不惟梁木之壞。卽壺簪之義。胥以渺矣。先生遺緒。舍吾子誰屬哉。嗚呼。端木築廬。桓榮負土。弟子之泣。伊誰實。舉先生之存。聚以先生。先生往矣。伊誰實。焉無已則有一焉。歲一設位。擇地而聚。考德証藝。毋忘趨步。於是感時愴惻。維是月之晦。適先生七十初度之辰。諸子畢集。或自湖陰。或自姑麓。街南草堂。相對而哭。顧茲西園。先生舊廬。勺酒辨香。招魂以呼。先生逸矣。文章德業。莫或繼之。勉勉諸子。庶其企之。肅也慙慙。有息僅存。若何祇志。毋媿師門尚饗。師死而不忘。足徵至誼。彼背叛門牆者。在三之義。何以自問。徐雨蒼。晴崑先生篤於君親。故厚於師。以師爲傳舍者。於君父可知。讀此文。或可激薄。姜奉世。

哭外父文

羅處翁與仲秋月外父麻翁雅晦先生卒有五日新
吳麻公贈詩驚悼傷後自龍溪旬旬兩日始得相會
之極手疏孤恹然一嘯而是時已發紉眉南欲提上
吳麻公曰傷哉貧生無以養死無以葬也麻公益
悲麻公又旬日甲子具辦香勺酒醑翁之窮而哭之
曰聖坐骨肉之際尚忍言哉尚忍言哉今年四月以
僕僕及死予心盡焉屢月以來忤忤居居予婦若夢
若狂徂夏及秋罔知所命予日夕爲辟曉之相慰也
已而更相泣嗚呼復堪茲哉麻公臨終語而絕然而
是時我妻百廿餘日耳哭吾子獲哭再哭我謝之謝
者何創由夫之腸容更剝耶始覺漢侯急意也麻公
抱來問外孫無恙否又寄庭子血并詩數絕麻公
歎曰翁必來已翁不來七月二十日予於城中遇翁
麻公天爲精神翁抱疾問笑疾曰便血予謂其腸血
麻公不復爲意孰知其將下且死疾耶予素號知書
惜其時忽忽不悉以問且一過麻之卒不與訣歎不
與舍歎不及辨也嗟其何以爲心哉予答諸子盡過

告我我當求。皆曰百里而辭。且疾鱗篤。慮不至此。初
苦呪醫與之神蒂良已。又稍進糜。醫謂必無患。醫故
良醫也。卽孤等計且就館矣。特形神羸困耳。嗚呼。抑
知夫形神羸困。殆元氣削歟。使減去其刻削之劑。而
補之參朮。調中益氣。寧詎至此乎。夫今之所稱良醫
大都爾爾。不甚可欺。哉。其革也。猶以手畫長公掌作
吳字。不能竟所吐而歿。嗚呼。是痛不見。庸耶。抑偏庸
不來而誤藥耶。計肅與翁別幾時矣。麻與吳世好也。
予父於翁爲外兄弟。予母于翁爲從姊。予幼從父遊。
予翁及舅氏祖洲所。歲時以十許。歸。予與
翁。猶思垂耳。屬世之變。兵燹靡旡。賦。聯。聯。聯。予與
疾。坏戶窮年。翁雖徒頗食食。求復如曩。日。雖。雖。雖。可
得。然于猶廣一。同。勞。前年庚子。會有家難。廬室弄。弄
有草婦若子。葺茅舍。龍溪之。是。是。奴。僕。賣。遣。不。恨。恨
勞。遊。從。卽。書。訊。潤。如。矣。而。翁。亦。游。齊。游。園。去。年。自。自
歸。于。僅。一。省。翁。禾。塘。婦。之。晤。翁。則。翁。遊。齊。廣。也。今。五
年。矣。嗟。乎。人。生。離。別。何。如。者。兄。生。花。子。昔。翁。之。少。也。
亦。苦。血。疾。吐。輒。盈。孟。迫。愈。而。難。痊。王。食。益。強。兄。漢。之。

疾也。婦。似。外。祖。當。不。死。乃。漢。竟。吐。血。死。翁。吐。血。不。死。病。疾。不。死。顧。澤。下。幾。何。時。而。死。毋。乃。皆。良。醫。誤。之。耶。誠。所。謂。命。也。非。耶。翁。年。非。短。然。不。跡。中。毒。八。子。振。振。林。立。然。長。者。貧。幼。者。弱。一。女。隨。予。隱。予。不。材。而。窮。約。困。頓。與。世。忤。無。足。齒。者。翁。何。以。死。哉。而。予。婦。病。鳴。咽。謂。死。者。其。有。知。乎。翁。必。見。兒。漢。地。下。外。祖。若。孫。或。相。與。周。旋。而。提。攜。之。耶。嗚。呼。尚。饗。

悲悅真學昌黎祭十二郎文所為千年絕調也
為 天 麻

韓文公集

卷十七 祭文

望

祭貞文先生

嗚呼先生先朝之碩果。斯世之砥柱。而遠邇學者所特以趨步。謂天其眷盛德於百年。繫典刑於弗墜。而胡不慈遺。頓。頓。吾徒之失所依據。將。剝。之。不。終。復。而。任。狂。瀾。於。既。倒。嗚。呼。夫。孰。知。其。故。先。生。少。以。蘇。氏。之。文章。舉。董。子。之。賢。良。而。風。激。匡。時。首。抗。夫。賈。生。痛哭。時政之疏。不幸而言驗於軍國。道隱乎林泉。砥志清流。人以爲林宗。與徐孺。泊南都。鈞黨之誅。羅徽高張。而鴻冥鵠舉。則申屠蟠絕跡。梁。陽。而。夏。馥。之。雙。名。乎。林。

韓文公集

卷十七 祭文

前

慮幹維焉。繫八極焉。加康同惡。怒以傾夷。世。藉。藉。乎。脂。韋。茅。靡。偏。規。渠。而。改。錯。斯。時。也。先。生。自。分。爲。其。勝。爲。薛。方。而。鶴。書。潛。拒。遂。自。托。於。宋。之。所。南。與。卓。羽。三。十。年。伏。首。匿。形。青。龜。皂。帽。封。影。無。慚。蒼。蒼。莫。訴。惱。惱。乎。林。驚。浪。駭。而。戢。羽。潛。鱗。卒。以。無。虞。者。蓋。精。貫。日。月。泣。鬼。神。而。康。潔。溫。恭。然。以。消。羣。情。之。疑。妬。又。兄。乎。所。在。尸。祝。無。毫。倪。頑。懦。咸。不。勝。良。壘。庖。桑。之。慕。雖。貧。餘。播。遷。顛。危。拂。亂。備。古。高。行。所。不。堪。而。悠。悠。說。說。無。改。乎。常。度。嗚。呼。以。其。道。德。爲。守。節。傳。經。之。金。履。祥。以。其。著。

述爲開邪崇正之韓愈。是先生之不死者億萬斯年。
寧復較短長於蚌蟬之旦暮。誦易簣之。三言知內省。
之無惡。其屈伸自如。夫豈異學之歸。空於一悟。嗚呼。
靈其往來於蘭溪黃海。姑山宛句。而吾黨同人祇絮。
酒生芻慟哭乎西州之路。尚饗。

擬人以倫前後諸客。皆非泛設。而其人一生平始。
末學術具見矣。雖祭篇可作墓誌讀。先謂求

祭鄧元昭太史

嗚呼。世人望公鼎鉉。台階。予交於公山水之限。公。公。
既沒。誅夢聚哀。予捐予磨。同知所懷。昔歲戊午。手書。
三至。自謂吏隱。淪於避世。汎宅浮家。莫我遐棄。曾是。
夷齊而嫌。橋季金閭旅巷。同車是式。相見恨晚。公。驪。
子。謂彼稱愛才。拂面春風。齒頰之餘。磨。先。攸。同。所。新。
吐者。一勺千鍾。芟芟煦煦。坐弋高墉。公懷豁啓。僑彥。
相屬。弁鄙何人。狼被禮渥。解榻吳趨。維舟洪曲。吟哦。
各響。秋波朝旭。得句。淺宵。張樂。就。曠。震澤。洞庭。園黃。
蘇南文集 卷十七 祭文 六
縹緲。撫眺。以呼。是隱者欲買築一區。遺編共續。我。帛。
爾。衣。我書爾腹。某默未承。斯情。錢骨公尋大教。避跡。
西湖。放艇縱子。謁飛吊逋。廷謨。廟略。唐陸明于。仰止。
尚論。匪景特娛。嚴冬朔雪。餞別。踟躕。裝綾有賦。一棹。
斯須。每緘。潤。扁。國。士。相。嗟。奈。余。齷。齷。匪。影。拘。墟。公。但。
咄。嗟。亦。莫。之。厭。六。載。於。茲。書。辭。頻。香。而。今。已。矣。首。回。
涕。泣。嗚。呼。尚。饗。

語殊練而曲寫情緒惟退之能之耳

汪扶晨

祭陸上旋先生

祭惟我翁古先民風善不近名。穎無露鋒是非好。蔣三。賦厥口。永杜德機。以與天偶。翁少抱奇。畫聲藝苑。鋪磨脫骨。汗驅嘶戰。莫邪。膠宮。警。孤。鈴。葉。圖。試。而。賴。乃。膚。世。變。環。堵。蕭。蕭。左。圖。右。史。子。桑。之。戶。良。壘。之。里。穆。如。清。風。潘。若。玄。醴。神。游。淋。噴。栖。踪。虛。市。蓬。觀。朱。門。鷗。狎。騰。仕。依。隱。玩。世。公。豈。其。侶。時。有。麵。藥。以。托。醺。醉。毋。泊。其。清。用。葆。吾。真。時。有。咏。歌。舌。耕。筆。耕。歡。售。一。飽。便。腹。箭。經。時。則。手。談。因。斯。若。其。爛。柯。忘。年。欣。然。勝。負。徐。甫。文。集。卷。十。七。祭。文。主。

性情行止該舉畢自矣愚行狀志銘或未逮此

山

祭王紹齊

維天地之大德曰生。而橫目者其毛毳甲坼以流行。奚五藏之滋育於百穀。而復嬰六氣與七情故嘉穀毒草神農氏首出而並時。軒岐扁倉張劉李朱繼起。而參兩以裁成。堯斯民之瘥札而異術之繁多。薛已氏之純至。而昧矩矱者。諸詠謂不足以繼。周查之覺。噫。今而彼情不知。掩厥帶彩以沉冥。亦何感乎刀圭之質。賈浚湯之維。馨翁之世。毓於湖水。誰飲之上池。而濡沃乎宛陵。論垣一方者。或擬之胡廣之中。唐朱衡南苑集。卷十七。祭文。主。

迨之模稜。而高牙委巷。偕父里。延羣。然。不。膏。戶。限之穿。而屬車之塵。肅公故。偶。於。三。墳。六。藝。豈。能。盡。測。夫。四。家。之。旨。而。通。軒。同。典。農。經。然。竊。自。謂。有。灼。於。神。機。氣。立。陽。生。陰。長。庶。幾。李。薛。周。查。之。正。嫡。而。紛。紛。者。增。茲。多。口。以。聽。獎。與。同。途。於。既。往。而。翁。未。嘗。一。我。啓。也。豈。道。與。之。別。有。師。承。或。膏。之。不。可。盡。信。而。毋。庸。膠。柱。以。鼓。琴。抑。治。不。相。襲。政。不。相。沿。三。王。之。所。以。治。不。得。詔。於。強。暴。之。秦。蘇。惜。子。之。忽。忽。不。足。以。盡。君。而。君。乃。遽。遷。大。化。以。委。形。維。從。弟。某。屬。姻。好。而。致。其。

於君子亦有懷其質亦能無慨惻以塲營耶尚發

街南醫學博洽精漢前章名醫其能難也借祭文

吐所欲言又合書不盡妙極 梅述仙

新南文集

卷十七祭文

祭

祭魏爾昌

予生而善悲老而益甚屈指知交晨星零落四方產
露之歌里黨者相之罷歲數致也乃今復哭吾爾昌
耶君未六旬年不應死其所造疾又非君之所宜有
也始君每茹食喉間介介疑爲隔噎來就診於予予
咬之果餌伺君啗四指許無哽咽狀予喜謂無虞也
久之予季聰若言君食漸減吐漸劇噎孰知其竟不
起予向予所哀諸友詩文聲氣之往來有難過於君
者然舉不若哀君之甚予之於君其本末有非詩文

新南文集

卷十七祭文

祭

聲氣之所預也君予吳氏甥也童年時此間街南短
屏相亞嬉戲相徵逐也泊就外傳佔畢凡親相錯也
弱冠遭亂同攜家避寇跟蹤徙匿堪崑崙壑碧湖青
水一(中)兩人未嘗不相習也撫今慨往四十餘年官
如隔世事聰若娶君女弟早長予亦嘗婚於君子予
無祿早世女羅松柏之棘斷矣而君之令子又婿於
予季百年之好莫予替也念自壯適艾予兄弟遭家
難君困清艘予兄弟匿龍溪君居荆野予兄弟寔舌
耕君力稼穡顧令子受業聰若以翁謀婚十餘年君

與聰若姻姪主賓。斯夕周旋也。獨予形迹。淵略蓋自。予長子之喪。飲淚摧心。隨觸感哀。不能自持。尤不堪。頻與君作晤對也。祭君之意。亦恒有所不愜者。噫。此其故。吾兩人各自知之。而口不能言之也。君善事其孀母。弟某。早世。姪在襁褓。君夫婦撫之不異。已子凡。曲慰夫。幾婦者。靡弗周也。錫鏤寸帛。無私豪教養。姪娶無厭心也。嗚呼。君之誠撫其姪。亦自傷其少孤。而委曲以卹弟婦者。尤隱痛其母節之貞苦。焚炙也。此里黨所咨嗟。而君之先人。應式臨之者也。君雖死。不衛南文集 卷十七 祭文 聖

朽者。其在是乎。予不能載筆。以傳君因。灑老淚。潸潸。觀。撫以慰君之靈。蓋其首肯耶。尚餐

骨肉肺腑之交。生死存亡之。感字字情深。弟聰若

祭姜貞毅先生

附章赤奮若之歲。六月丙午。前禮科給事中。蕭茂宣。州。衛。萊。陽。良。毅。姜。公。以。疾。卒。於。蘇。州。之。僑。舍。其。八。月。二。子。安。節。實。節。奉。遺。命。持。喪。來。宜。將。葬。於。敬。亭。之。麓。諸。同。人。敬。弔。靈。輻。吳。肅。公。嘗。以。文。字。辱。知。於。公。遂。從。諸。君。後。泫。泫。此。筆。爲。之。諱。曰。巖。巖。東。岱。洋。洋。大。風。扶。與。礪。礪。以。有。我。公。質。以。道。德。黜。以。文。章。子。則。克。孝。臣。願。爲。良。十。年。花。縣。六。月。梧。垣。剖。刀。用。枉。請。劍。霜。寒。宸。拱。杓。同。彼。焚。在。側。莫。神。者。龍。通。鱗。徑。尺。漢。檻。庭。推。國。律。南。文。集 卷十七 祭文 聖

屏。洞。開。三。木。萃。枯。血。碧。蒼。苔。枯。枝。見。承。電。藥。膏。醫。臣。罪。當。誅。天。王。聖。明。履。盆。涉。帖。眼。枯。筋。痛。暗。暗。晦。難。驅。搖。故。里。荷。戈。有。詔。疾。叩。以。走。陵。谷。宵。務。帝。鄉。何。有。鼎。湖。龍。泣。髀。肉。莫。攀。微。軀。未。死。夢。香。腸。環。殘。生。恨。迹。吳。市。江。濱。先。朝。遺。老。宛。水。孤。臣。九。死。勿。移。九。天。爲。正。回。首。卅。年。吾。君。有。命。擇。葬。不。弔。蹇。蹇。大。豈。貞。風。毅。魄。道。全。易。質。易。藥。非。葬。易。首。匪。丘。魂。來。魂。返。魚。子。松。楸。時。則。聯。袂。趨。依。帝。座。人。民。已。非。臣。猶。故。我。丹。旄。霜。飛。敬。亭。之。下。杜。喬。芳。直。一。環。埽。上。石。公。展。隨。具。

屬同歸孤雲衆鳥千古餘輝我我遺像藉衣有焯然
收式贈心傾淚此別在吾徒以屬交誼載筆銜哀公
識吳子尚餐

屈子離騷悲懷怨排。在文詞之先而詞更工雅斯
爲絕調此文宜作如是觀 李漢溪先生

街南文集

卷十七

祭文

堂

祭別駕董公文

某年月日宣城布衣吳肅公謹致哀於別駕董公大
人之靈嗚呼我公我未公面未同之言亦奚以奠交
道文章匪形以神如彼向友詎生死論公昔知我於
我朋李杜名齊公方註易堂皇階阼問予所可曰文
與履無微以信拾薪而旨迺勸官庖乃捐常禮使令
再街予匿郊鄙公笑謂人吳生高士庸我露露而俗
吏擬予賤里蒙用嫺客止簑笠衣冠倂侮是意敢襲
古人高跡自詭有腆斯幣寵光現瓦甌分願誦謂予
能爲予豈謂能往役我也公非噴噴美商賈夏易註
既成械詔庸寡朋李愛矣誰實吏者知公於予意殊
未舍快展幾窺予惜灑灑卻批窾導若然刀下彼紛
聚辨唇張嚙啞公學伊何維洛維閩公志伊何曰澄
日衡經經傳緯以覺迷津庶幾斯道醇乎其醇孰是
予隘遂外陶甄冀公解組卽公於林而今已矣惟餘
涕零累我朋李待公冥冥尚餐

董公下士之誠肅若自守之高人以爲兩得之而
一誅情淡死生道諒真古人也 汪士修

易居對

歲壬辰吳子葺其庭之廡讀書其中顏之曰易居居
湫甚小樓東西峙問業者席之其陰有敗屋主以入
短椽面園鄰烟時突壁書箴銘及古懿蹟講榻在焉
諸生侍肩相疊也冬沍而夏炎客過而問焉若覺於
意者曰盍拓諸吳子曰吾惡乎拓之予貧且隱則竹
薪聊卷簾蔽窗跼蹐之息若螻而蟬寧曰跼蹐惟鄰
之安彼華屋而速毀易永此以盤桓客曰市何隱乎
對曰予聞君子之於世氣也若火之辨塗水之冷澗

齊東野語

卷十七

對

此不彼彼不此然其入於耳若唾膚見以難流而
泓泓瀉瀉無所留其體且予亦知隱之不同乎十畝
一區水擊山茹茫乎漠魏與古者徒謂之谷隱固善
之善矣予勿能望也青紫敝屣高莫可企俄混風塵
俗弗疑嘆亦賓於牙籛亦盟於山人謂之通隱隱最
難予才未有逮也敢或效之鍵戶若巖守寂若甘匪
袖匪適名與跡兩古人有此唐東吳市謂之心隱予
欲竊比焉予課講之息栩栩于予或琴而歌或蒔而
鋤或汲而灌或瞑而臥自是而外吾又何需會是而

不足為隱者廬耶曰子隱矣而所語人非隱者之業

奈何女貞不字而摘青眉碧倚門是師母乃不可乎

對曰惡是何言也師者道實而藝名者也有上下形

弗端委異世軌俗斷詭隨是觀我先王經四子之言

韓康洛之諱若射之鵠必發而至幸秦饑之未反繫

千鈞之一系諸子弟以為餌盍引給於洙泗而子徒

以為售之術母乃失其義乎抑惟今之見而欲以噍

廢食耶且吾聞古之隱者自食其力予既不能耕

穫禮事於耕耨胡以免吾饑孟子曰其子弟從之則

齊東野語

卷十七

對

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予雖不能及也亦殆
將勉乎曰然則子誠托業於斯也顧彼舌耕孰主而
田苟善其所稔以十年子之於學靡瑋弗光子之於
教滌澗陷腸既忱既頓亦莫爾償於糊爾口視彼執
當對曰嘻是烏可強而致乎予學雖勤藝弗彼工予
教雖力効弗東同世我枿腐我亦情竅蒸困塹旅云
何其許冠竿耳以瑟聽覺伎術之難周匪環循而矩
泓而面目之可哂吾居易有就而樂為之徒者姑
與之遊以自托於來學無往之義而一任其從違進

退焉不亦優乎。客既退而書次其語叔父季野先生爲文以記之。

問答皆實語安分守道與昔人懷憤而設辭以自表者不同也。徐侯齋

親頤堂對

吳子雲逸築堂於歛之故里將奉其親以歸養而頤之曰親頤諸友序焉記焉賦而銘焉客問於晴叟曰頤之爲養也易未嘗爲養親言之也吳子之名斯堂也何居晴叟不解易乃以意對曰養有大於事親者乎養賢養民養萬物而親頤獨遺乎節飲食養親身也慎言語懼辱親也易變動不拘猶詩取斷章焉而曰無預乎親固矣夫而豈易之爲道歟且夫天下民物何統統於仁也人之心何安安於仁也養賢養民以及物所爲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也所爲得百姓之懷心以事其親也皆仁也頤之時義大矣故聖人之道吾將爲吳子告焉客曰斯言也大而謾吾聞之三釜之粟不及五鼎之饌也子舍之饌不若大君之錫也今天下朱轡豹裘連車駟馬洋溢乎都邑皆云以親故也吳子工聲枕而誼詞翰翔聲膠序之間樹幃藥林之內於以獵取祿養甚易亦何憊而不爲也晴叟曰不然吳子志古之道者也其尊人又賢方企夫黃山白岳之奇而遵彼田園廬井之適脫屣乎

塵氛而優游乎寥廓於斯堂也。而奚世俗之櫻其懷哉。客曰。昔曾子曰。吾及親仕。三釜而樂。後仕三千鍾。而不泊其心。悲言祿養之空亟也。然則曾子非歟。曰。是非曾子之言也。子哲當春秋叔季。浩然於春風。雩沂之娛。而不屑屑爲邦從政之事。其視非道之萬鍾。不足以易吾羊裘。夫曾子養志。養之此而已。故不出乎尊酒庖肉之餘。而有以將順其童冠胞與之仁。而祿養之汲汲抑不然已。吳子而達乎此。是以道養其親者也。卽吳子之才。祿且自至。如必獵取爲則。所謂

韓南文集

卷十七

三

舍爾靈龜者乎。拂經於丘頤者乎。而豈觀頤之義哉。客退。叟遂書其語以詒吳子。

街南講學本於求仁故觸處逢源其所以告朋友

卽其所自爲學也從來問答體皆涉併請此獨正

大端嚴

宗子發

解經無訓詁穿鑿二病理至而文自工曾氏不取

祿仕確有至理非臆爲番案者

張諸石

街南文集卷之十八

宣城吳肅公時昂氏著

書後跋

書季漢書後

幼讀通鑑頗怪昭烈漢緒而僅與魏吳參且帝魏而寇蜀亦何首足倒置失正閔之衡耶及讀三國志乃知本於陳壽壽故以私怨肆其慙筆而涑水氏仍而弗改且以爲世系荒忽擬之南唐李昇之列抑不思諸葛何人擇主而出其曰將軍帝室之胄豈漫無足據者而當其時雖其敵仇絕不聞以盆子王郎目之者也朱子綱目正名定統不特有功史冊宜亦有功涑水焉此謝氏季漢書所爲作也猶朱子意也子友宗元豫曰每讀史最不平者魏收北魏書名斥晉齊諸君而目爲島夷宜如季漢例削而正之于魏其言而歎小人之不可與於史也夫季漢參吳魏爲三國齊晉偶拓跋爲南北朝不可而况寇之夷之乎井陘厓山以爲微喘餘魂也而不嗣於趙亦豈正閔之義乎

街南文集

卷十八

書後

一二

司馬公通鑑沿陳壽書可也此之李昇豈理也哉
諸葛一証尤爲不刊 洪秋士

讀列子書後

列子書所稱生死幻化其皆二氏嚆矢乎大旨與莊
畧同莊本道德而極之無爲爲治列本冲虛而歸之
達化自修莊子精淺浩蕩列則瞻乎後已劉向曰穆
王湯問迂詭怪誦力命楊子放逸乖背疑非列子言
然其他篇亦無以大勝也列安得莊匹也而莊子亟
稱之則其書當亦有其至焉者其秦火之佚而廣者
補之歟讀其文弗可以弗識也予嘗恨瞿曇氏率穆
王遇化人及孔子西方聖人語以爲春秋固有佛而
列子已心服之世之讀書而惑於佛者從而借焉嗚
呼何忤且陋耶莊列稱至人稱神人又稱真人要在
化人之爲佛邪佛生於西得援以證耳彼古壽之國
窮髮之北藐姑射之山玄水之丘其人又安在邪而
不知莊列固無弗寓者榮啓期林類何儂丈人辨日
小見以及登邱輩夫子皆稱之其果夫子言耶以若
所云則是鴻將也罔象也力也命也知也皆是也
未也醜之背鼃之足焦之鹿蝸之石來丹之劍飛衛
之射夸娥之山無弗誠然者嗚呼彼何異夢中語也

讀列子書後

卷一八

讀後

三

泥於其說以誣我夫子此書陋也誣聖悖也王元美
以是語也爲儒而瞿曇其學者陰益之是又以夢釋
夢也化人者安在其爲佛耶讀書者又弗可弗辨也
予初學古文讀書多所評論此與七儒解大爲前
輩稱許皆懋修攜去失之後十餘年徐大秩忽以
示予詢所自謂得之鄰叟僊裏中因偶存之乃乞
以歸亟札報懋修懋修喜曰劍光夜氣理固無終
沒耳

又識

讀列子書後

卷一八

書後

四

讀杜詩

少陵詩體則古勝。律言則五勝。七獨絕句少。要耳。要自別調。淵明傷晉鼎之淪。而聯跡農畝。少陵疾安史之亂。而困身羈旅。其忠義排側志意俱有獨演者。故其出於詩雖殊。而其所造。要皆莫得而幾也。顧淵明曠逸其跡。高少陵沉摯其思。苦亦性與遇使然。而少陵奔竄鋒發尤足悲也。二公詩不倫而吾並舉之。謂詩之符其人也。吾之劣李于杜也。亦以人不以詩。

氣格聲調陶杜各有其獨至者。今人以紙上論詩。

對南文集

卷十八 書後

五

而字句擬之末矣。

圖火

書文長集後

予弱冠讀書則聞諸長老詞客。家莫不大元美而小文長。夫大元美者以詞也。而不知元美者策論之雄也。小文長者亦以詞也。而不知文長實文章之雋也。元美諸策及史論以他文詞掩世諛之實抑之也。豈惟世抑之。即彼自侈於詞而莫自省其所長。文長雖委吏於詞。平然其諸文予獨愛之重之意。其神振目。穆而窺漆園者乎。夫文亦貴其獨至者耳。毋以多寡為優劣。可也。間嘗謂獻吉雄而不粹。元美驕而弗高。

對南文集

卷十八 書後

六

震川粹而弗古。遵崖應德大而弗簡。圭峰以簡屬為簡。非簡也。粹也。高也。簡也。先生庶幾備矣。抑猶憾大乎。廊廡堂陛。吾弗敢知。要其奧突之際。渙矣。或疑其巧與峭也。噫。劍客神女。霞舉物外。時幻時俠。而貴之車。騶覓服。雍雍朝市。乎方中原之以詞競也。旗幟鼓轟。無復字內矣。而先生以布衣幕士。岸然聲名馳。驚之表。卒千秋樹也。真豪傑也哉。其高舉逸世。空也。文長之文以詞曲取其不附中原。文長知已也。

客

書王弼州集

論者曰明之有元美也猶宋之有子瞻也皆以博大雄者也予讀弼州集才裕以侈體備以核其爲之也不敢出率易之語矜倣說之氣弘麗典則不啻登王公之堂尊羹酥醢錯然而前此修詞者之所難而未多者之所莫能尚也雖然吾竊以爲元美所陰企而思勝之者未嘗不在子瞻也世所稱博大淹通者莫子瞻若所胎炙而震斃者莫子瞻若即當其時頌元美者亦惟子瞻可舉似耳元美若曰吾將以勝之吾何而文哉

卷十八書後
七

衡以勝之以秦漢勝宋以多勝寡以正勝率以密勝疎吾恃吾秦漢之多且工而密而子瞻却已子瞻却而他固辟易劔刃以遁而千古之震斃胎炙者其在斯乎且後之人又何以加焉故當時或舉似子瞻則目攝而不肯下其論子瞻則曰順流而易竟曰好馳騁而不諳事實又特摘其疎以正其失夫子瞻橫逸之氣誠有所潰決不戢而其疎於事亦誠蹈所設而莫之辭今但以弼州諸史論觀之其簡嚴精確謂之勝子瞻也亦空然而子瞻有未易勝者飽酥醢之食

厭尊羹之觀思一寓情於逸曠茹有於清芬則於元美乎於子瞻乎子瞻爲戰國而不爲戰國卒爲蘇氏之文元美爲秦漢而蹈六朝之駢冶於以勝之果足以勝之乎

又

著書以識古之爲文莫不歸然以自立岸然以自高夸闢之長浮靡之習皆所弗屑也文以明道者也文以明道斯無道外之文夸靡云爾哉韓歐之文弗文謂也曰道耳夫以文爲道於道則誠疎於文不既優乎且夫依於道則異端不足以惑之師不言道何益溺佛者而屑屑爲荒陋無根之說予元美之夸靡母責已彼墨陽何物哉而師而事之其爲之立傳謬怪誣妄有村孺里嫗之所震說其尊之也僞君匹父雖縉黃者之於其師莫過焉吾嘗病子瞻一代文人而不免佛之溺以若所爲則子瞻亦弗爲之已夫不知墨陽之僞而爲所盛耶陋也知之而有所難於太倉相相與爲飾以惑世而誣民尤陋也且使其術果幻形以自異亦鬼物耳誠亦向者韓歐所斥而急欲尸

衡而文哉
卷十八書後
八

諸市者也。嗚呼。孰謂元美以著書。軼韓歐。韓歐卒。不可軼。而其識至如村姬里。孺可慨夫。

前篇衛文。淡中肯綮。後篇論道元美。益無辭矣。或曰。曇陽子傳。故爲荒誕。使讀者諒其爲寓言耳。然亦勸百而諷一矣。張超然

書大司農鄭公焚餘草後

公歷仕神光熹毅四朝。其規畫釐剔。欸欸之忠。略具於焚餘草。吾於蕪樵一事。而傷公之不自於天下也。始蕪關之設。獨工司稅。竹木耳。不商貨及也。今則兩司貨廢遺矣。始加稅。議只三萬也。今什不啻矣。四十年典論。歎歎。商人怨詛。累公是歸。直桑孔公矣。悲夫。予後姑山師。竊詢其槩。又得公所爲疏草。伏讀之。按崇禎三年。天下苦寇盜。勅部議軍餉所出。而戶垣解公學龍。謂民力已殫。唯關稅可益。於是部欲稅北新等關。及南京宜課司。而宜課主事蔡邦俊者。有見於稅而植蕪商之請。於是用部議。蕪歲稅三萬。而宜課司亦仍加一萬。此蕪關稅增之所由也。當是時。公方齋奉京師。而署尚書事者。少司農呂公維祺也。公以南工業有權司。請無更設。而但以宜課司官兼攝之。猶未嘗有專官也。迨呂公請差專委。并請領關防。而專官之命下矣。此戶部專官之緣也。則是始之者。解與蔡而繼之者。呂也。公離部而議行。反部而請盡矣。然公猶屢疏懇罷。諄諄焉稅役之輟。橫權司之廢。

劣而又於劾關吏附請之於趙任疏附請之而時則中外迫制將朝寧。歷宵旰天子亦以既開之選不欲遽罷之也已而有并歸工部之說公則謂權征無寧酌認併差無寧罷差也蓋痛夫三萬之頓加而商不堪命也無如何矣以故議減議包議南工分認議本部獨不復留又議以蕪令署曲折多方要以成命難以違回而大臣難以抗執紆徐調濟以期於省官省事卹商去弊而後止公疏具在按其本末而謂公獨偏利門乎豈公疏未足盡信乎不然公之被論工司

得甫文集

卷十八 書後

士

屬或耶商人附和耶遠邇士民出出者逐逐影吠耶問嘗聞諸蕪人莫公直者而且以爲公言不可解也予懼夫賢者抱無涯之詬誠有足傷者雖然唐陸宣公于實參之敗爲請寬卹欲宥免其官吏田宅疏至再也而或誣其下石正德朝寧庶人獲衛之復舉文康公未預直也而朝議沸騰責梁公梁公弗辨賢者之受誣不可勝道也

吳肅公又曰予聞之故老蕪稅工司竹木外故有落地稅云落地者貨之市其土者耳其取道而市他郡

縣則否。萬以還皆池太徽寧之判監攝之歲千金止耳。海崇禎三年而戶部始專官始三萬至八年而漸增至八萬三千矣。十一年而武陵相以計賊出師有透餉練餉之科遂十四萬矣。鼎革政新今天下各稅仍崇禎八年例因復減爲八萬三千而今之稅之者則十二萬三千一百也。而其所以增之者莫能究也。然是北輪之數耳其官司之漁獵胥隸之亂倫大率歲不下二十餘萬。嗚呼民何以堪耶。又鄭公初議有量船而無盤驗以船之小大估貨載多寡使商無失貨耳。而工司疑其侵而惡之今工稅舉具戶稅貨工司河北戶司河南噫商病極矣民怨則憤憤則訕鄭公之不自白也左

得甫文集

卷十八 書後

士

留心國是屢懷民瘼表白老成皆仁者之見也
元 鄭先生

書王于一孝賊傳

孝賊如皋人嘗偷竊以養母數爲捕者所獲
受笞有司曰小人有母無食以至此也人且
恨且憐之其母死廉知鄰寺一棺寄廡下召
其黨具酒食邀寺中老閭黎痛飲至醉昇棺
中野負母尸莖焉比反閭黎尚酣臥賊大呼
叩頭乞免閭黎驚起視廡下物以矣聲言訟
於官無何強釋之後不復作賊王哉定于一
爲之傳

卷十八

五

街南子。王于一。讀王于一書而有感於孝賊云。食其
養母也。而竊物以食之。莫大也。而竊物以養之。王于一
謂其可風也。雖然。孝可風也。賊以爲孝。不顧體親辱
乎。抑非也。夫彼知有親耳。固知體。又安知辱。夫使其
知有體。而體不可以辱。不亦士君子也。孝賊有人於
此。巾幘冠纓以冒之。裾袂章帶以圖之。詩書以滑其
口。而文詞以悅其手。而曰。非士君子焉。莫或聽之矣。
乃武斷於鄉郡。整墜於朝市。在族賊於族。在鄉賊於
鄉。在官則賊於官。而承之親者。性體養也。抑較榮也。

街南文集

卷十八

四

親死則純續飲而題首亭。竊棺也。亦孰非由賊焉。以
得之。然。莫名之曰。此賊也。而其父母方欣欣以享之。
里鄰噴噴以觀之。而有道君子以爲虧且辱也。固已
甚矣。嗚呼。彼特倖無出而聲之。若老閭黎者之爲而
其爲賊也。遂居然莫之省也矣。一旦身名俱敗。而刑
僇斥抑隨之。卽父母其庸免乎。且夫斯賊也得一廡
下物葬其親。遂終不復賊。而今或賊於野。賊於鄉。百
千廡下物不啻也。而果其爲親計也哉。親死而莫後
及不逮父母之養者。亦何說焉。嗟乎。賊以爲親者。且
不得爲孝子。而爲其妻若子者。皆自陷於賊。而不
且得爲良人爲慈父乎哉。
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嚴
詞正色使人讀之知警。
黃太冲先生

書代沈師文後

今之壽言。靡弗假也。假必貴者。也不則貴者之使代而假耳。吾師耕巖先生以文名聞海內久矣。要非俗之所欲假也。以非貴也。而或者以貴不若文欲乞言於師而不得也。則議代。又不欲他代而乞予。予蓋嘗不肯代人者。而代師則又不能。且非師所使代而代之誣矣。昔宋文憲公有所應制。辭而方公正學。亟代之代之而稱。噫。彼與弟子哉。有識者得毋議。嗚呼。秋易而予顧以有若之依稀而貌之耶。兄非有若哉。

御書文集

卷十八

主

參參百許字道勁而逸 開在東

書沈師三疏後

勅武陵三疏。吾師出應保舉大節。海內所推重。時戊寅二月間事也。武陵奪情近逾年矣。在廷未有指擢之者。是疏出不見采納。武陵入相。詹事黃公道周。修撰劉公同升。編修趙公士春。御史林公蘭友。給事中何公楷。南尚書范公景文。御史成公德等。相繼論列。羅趙而後。此義昭揭。天壤黃公一代名賢。使武陵無辜而致。廷許以復謫。則以疏出枚卜之後。故藉之口也。雖然。奪情之失。易知耳。師勅武陵不在奪情。而在優游部堂。無墨衰之敵。佩以職事。理臣以權。在。以刻期。愚朝廷而誤封疆。卒之謀撫不就。賊賊。反一十二萬之衆。二百八十萬之衆。盡委草莽。宗藩陷禍。文燦敗修。武陵一出而身不免焉。然後知吾師謀國之誠。先幾之哲。此尤羅趙當日專談名教者不同也。異代而後讀是疏。至別有意外。變出難言。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出沒豺狼。皇上避殿減樂之漢表。太息流水。志士忠臣。有不歎歎。慟哭而靡極者乎。至逆璫遺孽。勢傾宗社。悉若揭蒼莖而預言之。又何神。

耶抑諸公皆被罪謫而此疏先發獨留中未報武陵
有草野倨侮一疏陰中之天子弗之罪蓋以草莽臣
用賢良舉又詔之使言故也嗚呼天王明聖哉
不難於論奪情難於草野之臣先發尤難於料事
不爽世但以羅趙方徵君耳賴此拈出 沈天士

青宋文憲七儒解後

宋景濂先生作七儒解曰有游俠之儒有文史之儒
有廣達之儒有智數之儒有事功之儒有章句之儒
有道德之儒其六者標選固等十二人分屬焉而推
其所失皆不可入道以道德定宗於孔子而願學焉
余讀之未嘗不嘉其議為儒者功雖然竊論之廣達
非儒也智數小人儒者乎文史章句抑末矣游俠不
可以為儒集事功以智數管晏良平奚異哉且夫數
者之失於道也於其人不於其事何則文史廣達智
數章句事功皆道德中事也聖人者實兼之然則儒
一耳又多乎哉典謨六籍聖人不文史乎是道德之
華也焉焉自得聖人不廣達乎是道德之蘊也蓋卜
筮疇聖人不智數乎是道德之權也則詩書易聖人
之道德在章句矣哉武襄文聖人之道德在事功矣
惟游俠不與焉然而仁以厭厄義以濟乏間一同其
用則非是六者之於道德截然二也如其得也安在
不可以入道哉是故陸贄韓歐之文司馬朱子之制
鑑文史也而道矣曾哲之狂廣達也而道矣邵子皇

極智數也而道矣。胡氏春秋朱程傳註章句也而道矣。漢諸葛亮朱韓琦范仲淹司馬光事功也而道矣。以視遷固莊列良平毛鄭管晏夫寧必無優劣耶。端木曠人純仁麥舟之類亦俠也。又豈解孟好民之爲哉。故夫不可入道者遷固諸人之失而非是數者之於道哉。然二也。後之士有能踐斯六者亦善其所學。我如其失也。墨之仁。楊之義。老之道。荀之性。佛之心。之人也不道德。名乎。胡廣中庸。楊雄易。王安石周禮。志人也不孔子學乎。或名叛焉。或實離焉。居然孔子。

韓愈文集

卷一人

書後

七

學而以道證天下。故曰善學之則文史大者可以通。不善學之。卽名道德非儒也。先生於六者詳其失遺。其得於道德明其得未詳其失。吾懼夫優於數者之自外於道。又懼夫學道者之遽於孔子也。爲補其所未備云。

發育峻極莫破莫載豈可分列門戶歸本善學始見吾儒之大卽道德非儒何等嚴毅駁駁乎大儒審識沈崑銅先生

書贈子佩先生血疏原本

烈皇帝既誅逆璫褒卹死事諸臣周忠介公伯子刺血繕疏請學父讐。又以被逮時膏追削其三世誥命請更卹之。疏既具姚文毅公以貼黃鼎湖語涉諱忌且令典贈卹止一身無及父祖者欲更易而以其血書難之。伯子曰苟得請嚙舌剖心。涸吾血非所苦卽不得請可以報我先人遂刺血更定以呈竟得命旨。賜三世官并給誥命已乃誅奄黨倪文煥。遠邇快之。吳肅公曰人非甚頑懦鮮不痛覆盆而切戴天之誅。韓愈文集卷十八書後

醒不禁其涕零也。伯子又出三代詒範示予，謂予曰：「往改革患兵燹，俾弟茂葵藏之。晉水突遇兵失其二，茂蘭無如何，搏額籲天，庶幾延津之合耳。居無何有卒王得勝者，踵門投刺，出諸還之，嗚呼亦一奇也。周陳大訓，魯歸寶玉，夫故有神物者相之，况其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為聖主之所式臨，忠魂之所棲泊者乎？夫悲泣而摧城，浩歎而裂石，魚可遁於波，笋可避於凍，無他，精神之至也。伯子名茂蘭，字子佩，吳客填詞衍之傳奇，所稱清忠譜者是也。公沒後五十有一年，

得南文集

卷十人

書後

三

年家子宜城吳肅公拜書

魏叔子文重擊父誓以子胥不尸伯姪為憾，此文以誅讐為違會，以破例邀卹為至誠，而恩威皆歸主德，尤覺沉切。
楊震百

書嘉興高氏家傳後

嘗讀史而慨世濟之德之難也。漢向歆唐夾杞亡論已朗陵荀氏名節高黨錮而或為漢賊謀主，許善心殉隋社而敬宗事唐不忠，為僉王首是皆處國家大故而廢然墮前休遺讓史冊，何哉？至高之行不常有而曉曉之氣一竭而無餘，祖父之及子孫如人之身少壯而老未有不蕭然而向萎者也。且夫門戶之創深則和平之見出，懟憤之意萌，則名檢之防懈，亦容有不可問者矣。嘉興高氏世篤忠孝，自文忠公遜

得南文集

卷十人

三

志抗節靖難六世為膠州公文登著稱，屢子繼工部公林以哭母死，贈公子屯田公道素以藩邸之役克死而虞衡公繼之，虞衡公諱承延嘗尹吾郡之淫多異政，泊遷主事伏闕上疏訟父冤復職，晉階如制且為文忠請特祠定謚，改革後抱節以歿于是高氏累世名德昭揭寓內士論翕然稱之。善夫虞山氏之言曰：「文忠忠而死，屯田死而忠，虞衡以孝始以忠終也。余謂贈公孝而死，虞衡公以不死而孝成者歟？彼其以身殉屯田者孰與砥志勵節出履盆而光前烈哉？」

抱節以歿。固臣道。亦先志云。公子佑紀博學有聞望。走海內。能文。家乞傳記。以不朽。其先人與予交。宛上會。屬言未報。已復值吳中徵前諾。因謹題而歸之。宜城後學吳肅公再拜識。

贈公孝而死。虞衡公以不死而孝。成二語。足爲九原知己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讀此益信。劉瑞公

閱世既深。持論最篤。借荀許兩人作案。不啻爲世德之難也。文特婉而彰。姜勉中

書給諫顏公疏草後

疊陽顏公遺疏一冊於兵食國計縷縷矣。其大者尤在國本。薦賢二事。方三王並封之議。太倉雖涉將順。而實密疏爭之。故有苦衷微權。蓋大臣之與小臣。不侔也。而舉朝聞然。工部岳公元聲。禮部曾公鳳儀等。至而相訥讓。太倉反覆引咎。異以悟主。公疏執朝議。而於太倉委婉。若深諒之者。可味也。時光祿少卿余公傑署丞。王公學曾創藉矣。給事中王公如堅。光祿丞朱公維京。論戍矣。公南省臣也。無所懾。亦竟無恙。街南文集 卷十八 書後 三

豈非幸哉。鄒公元標。初推大理丞。不用。後復推應天府丞。公慮其仍弗用也。有優容直臣。降旨準用一疏。竟鐫職以去。公忠愛在夙夜。正直在輿論矣。抑鄒公固亢直。未詳上以何事。慍而未發。乃因公疏。謂元標狂肆輕躁。遂遷怒於公也。予謂鄒公論江陵於吳趙。沈艾杖斥之餘。公論國本。亦在王宋諸公譴削之後。皆不爲禍。休者斯則可謂同調者歟。公肅公母氏所自出也。敬讀之而書其後。

上命王公草並封詔。公承命而并草。開立東宮詔。

以進密疏仍主冊立此絕無可議而至今莫諒之者故予兄因顏公及之平昔之見亦文章關係也未段借証鄒公打合天然

弟聰若

書汪友月購七賢手啓後

手啓七。皆名賢。皆故大中丞新安周潭汪公所友。善而酬答焉者也。口楊公升菴。湛公甘泉。王公龍谿。羅公念菴。鄒公東廓。錢公緒山。程公舜敷。中丞當嘉靖朝爲理學名臣與陽明龍谿念菴諸公講良知性命之學。一時翦切樂羣。見於詞翰。至今猶可想見也。其藏舊衍以遺後嗣者。應不知爲易者。凡幾而此七啓乃僅存。蠹朽之餘。予鄉詹子及萬從朋販家得而藏之。有年矣。會中丞曾孫嶼梅字友月者。賢而隱於繪。賜誠傾榮。購其先世之遺。及萬因慨焉。語之。盡愛割而弗制也。嗟夫。今世家零落。貽其先人手澤。曾莫之卹。草芥以委之。銅鉢以奪之。漫不省爲何物。曰安所用之者。亦可哀也已。予於是乎賢友月。顧友月猶以未得陽明蹟意。嗟然也。予謂之曰。以足下之誠求安知天下不有善藏。且能割如及萬者哉。子其俟之。語未畢。而及萬括笥中出片楷。則陽明手書七言律也。友月大驚。喜。感謝而退。

友月有米顛倪。近此又足徵仁孝文特可傳及

蔡王

書黃烈婦傳

嗚呼烈婦之死。不於夫而於其子。不於八年之前。而於八年之後。其矢志捐生。契濶成說。而特宛轉爲遺孤計。成立愁存。殘喘稱未。人嗚呼其志意苦矣。宋張陸諸公。艱危百折。一君復立。一君卒殉。厓山之覆。而文信公以宋亡。後三年死。疊山以宋亡。十一年死。是數公者。皆名教中衣冠偉丈夫也。仁至義盡。而強寇迫脅。皆所以成之。巾幗之說。倘稍自寬。假絡繹一室。不猶可以養老乎。嗟夫忠臣節婦。不輕負人死。

符南文集

卷十八 書後

老

非處其負於人。也不忍自負其心耳。程嬰輔趙孤。業已成立。可以無死。而其志積久而弗渝。亦豈有迫脅之使然哉。抑趙武立而嬰事告成。於地下無餘憾。烈婦之不幸。吾有以知其不能瞑也。烈婦余氏。夫曰黃天。閉頌烈婦者。遍遠邇吳子協一作歌。輓之往沈。崑銅先生之難。二妻就縊。妻餓旬日死。亦蕪事也。然則蕪多烈婦也哉。

忠臣志士不賒欠一死。不忍自負其心耳。誠哉言也。感痛淋漓。非爲節婦也。
黃太冲先生

書震川先生文集

先生生明盛之世。困公車垂三十年。而歷一遇。既以制藝鳴當世。其古文詞。又傑然名家。雖未免涉制藝語。而一時巨子。貌爲兩漢者。皆莫得而僞焉。以弇州之博大。始若水炭。晚乃降心。至躋之韓歐陽。而異趨自傷。乃知水落石出。文章自有真也。夫弇州未易才也。有人焉。赤幘斯文。褒然自詡。盛推震川。而詆斥中原。不遺餘力。及讀其書於其所推服者。未能彷彿萬一。而俳比復冗。顧反出所詆斥者之下。獨何歎。抑文。

符南文集

卷十八

文

章本乎心。術莊子曰。室無空虛。則婦姑勃。嘆心無天游。則六鑒相攘。有武與垢。無節。則雖饒才智。負盛名。造物者將汨其神志。而塗其耳目。不使之纂列於斯。文而况其閑居。惟薄。不勝自汨。而自塗之也。哉。先生之在公車。主司爭欲收之以爲重。假稍自詭隨。何至久困。而先生不屑也。未嘗講學。而不濡染於竺乾。于良知虛寂之學。每微言示貶。豈非其身心之際。有近於道者歟。

震川文品自高中段指摘尤確識也。

閔賓連

書張山來先人手蹟

北齊鄭述祖父爲兗州嘗於齋亭刻石後述祖刺兗州尋得破石鳴咽對之悲動羣寮明唐肅父之淳死臨濠肅求其遺稿雖荒郊敗壁懸崖斷石靡不蒐探得之二公之事史傳記之禮所云父沒而不忍讀父之書嗚呼孝子之心固如是也學憲黃岳張公著述淹博其于山來既守藏而梓行之矣其書畫遺蹟間出之酒盃茗椀之餘游戲於倦吟夢醒之際者楮尾簡端斷殘零亂諒非公當日志意之所存也而張子

衍齋文集

卷十八

三

襲績而聯綴之手裝成則仁孝之思其於鄭唐二公豈或殊歟顧鄭唐傷感於異地又文字菁華耀沒爲荒烟蔓草誠可閔惜今簡楮在篋中非有異地之傷而游閒染墨不肯菁華之所寄而矜惜之若此是尤可感已張子其襲以遺後嗣毋示外人

文情莽蒼引古人恰合張子孝思筆筆逗出

閔寤

題金文毅公江文石先生手書後

嗚呼此有明金文毅公及江文石先生書蹟也初文革之際有以義激撥郡守者密書俾汪君公覲責往說之時郡守持兩端聞之心動許之會事泄恩禍因繫汪君以自解君在獄幾斃而金公兵起檄而出之置諸幕下已而軍敗金公被繫江先生追赴同難時莫敢近者君則旋資給之至春赦遣其子宇昭扶棺從等物尾而送之南都公感焉書名紙詒之以志不忘書揚忠愍絕命詩及建文忠臣詩也江先生亦書

衍齋文集

卷十八

書後

文信公二語嗟乎兩公忠烈固信公王炎午儔也汪君亦忠愍之應生歟肅公寓春赦君仲子東明出示予予少讀史至宋公及靖難時事未嘗不歎歎酒如燕膚椎案也而况身親歷之展卷拜閱不禁慨然如莊舄之吟易水之歌悲風颯然

吳劍宜

青鶴亭先生八十壽卷

世有不欲以言壽其親者哉。夫誠以言壽其親而莫知爲不朽計。嘻。何慢也。官之巧。錦之飾。以是爲牛酒具。文今之陋俗已耳。奚啻哉。況夫墨客之綴詞而衡署之假托屏而障焉。其汗壤於几筵而剝蝕於風日者。不及旬而更張之矣。方其醢金若稅。衡往來若收。然也。鏤金錯繡而不及旬何哉。故曰慢也。鶴亭先生稱八十其子堯熙漢斯卷微言於山甫萍庵兩先生又亟亟乎姑山先生也。先生有文戒謝客而獨媿街南文集。卷十八 書後 三

陋習摘出可以捧腹 吳香來

書沈公理安樂軒記

舉世人之耳目所習見而習聞者。沈子若將不忍見不忍聞而欲以其聲聲當之。則世所共安焉樂焉者。沈子固將以爲危而不足以易吾安以爲憂而不足以易吾樂也。已。是沈子之聲聲固其獨聽且明歟。雖然。易曰安土敦乎仁。曰樂天。孟子有居安之說。程子謂顏子所樂何事。彼邵子者亦非區區棲息以自爲安。曰樂也。今沈子世其家學其耽岩穴矣。顧不知沈子之樂斯軒也。徒以其不涉乎世之見聞已耶。抑誠有所聞所見於其衷而安且樂之而姑託於隱者之爲甘耶。吾將就沈子軒中而叩其所安而樂焉者。安樂雖隱者無求之事。然不識其本則子桑放歌仲長樂志豈皆聖學乎。妙於指點 孫巨衡

街南文集

卷十八 書後

三

劉乾初五十序卷跋

乾初之登六十也歲乙卯六月蓋長予十年而後予辰四日云既枉親予遂僕被告數日別予怪乾初固豪舉非予寒陋比其稱五十也樹屏徵歌集親知識累日而今胡寂寂豈以遭遇之坎壈而自增其佗僚乎已予過前之則徘徊姑山之殯室已而還告予曰吾師之喪吾羈石城未赴也且游五十時師錫之文華華教勉近千言今不可作矣即今無坎壈無佗僚懔然心喪而奚忍受客賀因出師所為五十贈序泣

初函文集

卷一八跋

三

示予予亦歎歎久之蓋師弟之情知已之感渙矣乾初亟屬予為書一通而跋其尾俾以詒於後人予獨恨予五十而顧不得邀師之一言如乾初也書訖然

乾初不羈而事徵君最篤宜晴崑述而誌之

吳爾純

孫萍菴先生易注跋

嗚呼此孫先生羽辰說易之書也先生死八年矣而莫有知之者始先生謂予曰曷予夢家叔季昭因問予壽幾何叔探懷中周易以授我年殆六十四乎而是時先生方有意注是書予曰安知不以六十四卦之義相啓乎乃易注而先生死死時正六十四歲也悲夫豈偶然耶先生病中嘗示我易我故不工易武解或不解卒無能贊是書也世必有能知之者而予獨怪其夢徵云

行可文集

卷一八跋

音

家萍菴伯與晴崑先生昔館荒園吟詩論古予兄弟尚勿讀此文不免存心今昔之感

孫玉京

沈魯玉戒殺跋

絲來戒殺之詞。不啻嚴止。責矣。然而性不終戒。殺機終不可得而止也。習俗之難革乎。優婆比丘之常談。不足以奪其口腹耶。先王崇妖殲。吾儒言無故不殺。豈必浮屠氏也哉。沈子故家鼎俎。一旦因梅子有同戒焉。其曰吾儒不言果報。而學者當動慈祥。亦以不忍者。覺其所固有耶。噫。可味也。予謂卽去其太甚而可已。雖然。今家門。聖富。爭依浮屠氏。遵太上篇。乃其養養不動於物。命而動於斯民。殺機所發。不於口腹而於方寸間。是可謂善戒乎。嗟乎。吾願世人之澄其源。且充其類也。

符

宋人跋

壹

有放生官河者。見漁具必執諸官。或稱貸以免。官禁殺牛并及蠓鱗。捕獲多被重創。皆奉二氏教心。希福報而忘孟子阱陷之說也。末段宛而痛。

張子

跋卓母錢氏傳畧

乙酉維揚城陷。卓氏男婦死者八人。皆錢氏倡之也。女得免於汚。男得免於刃。全尸於池水中。吾獨善其榮辱遲速之語。能致審於義理。決機於俄頃。彼鬚眉如戟。而甘白棄其生平者。知新恩赤帝之榮。而不知反顏屈節之爲辱。知半生溝壑之爲辱。而不知千秋史策之爲榮也。其或曉名義而失於濡忍。後遂潰裂而不可救。錢氏之言。洵可爲爲人婦。爲人臣者永矢之歟。予聞城陷之日。屠者八十三萬。有奇。按揚志婦街南文集卷十八跋

街南文集

卷十八

跋

美

女死節三十餘人。而孫氏十烈。程氏六烈尤著。然志不及卓氏事。予交子任邦上。讀其傳畧而識之。嗚呼。兵刃之下。淫掠之慘。其烈烈不受辱。捨懷中湮沒不傳者。可勝悼也哉。

不特卓門表見卽孫程皆藉不朽悼及湮沒仁者之言 汪文治

衍南文集卷之十九

宣城吳肅公晴品氏著

跋書事

姜如圃先生手蹟先生諱斯

萊陽之陷姜氏一門駢肩殉難公鋒刃之下創而不
朱餘喘殘骸嘻亦幸矣今觀其手書與友人如猿、
陰、崖、悲、風、慄、慄、况、身、歷、之、乎、變、色、談、虎、誠、慘、怛、之、至、
也嘗覽古人書惟宇文氏母答其子護、秋、歟、不能竟
讀然未若此極也公弟給諫行人二公皆仕於朝有

律南文集

卷十九 跋

詩文集、獨公患難兵燹仕監國為縣令、無他詞翰、猶
子安節從友人敗麓中搆此蹟、墨光黼黻、其文筆略
可想、見真吉光片羽哉、實節復勒石以遺後裔、俾永
念之勿可忘、

萊陽之既姜氏最烈殘骸餘魂亦足不朽矣張超

書姜行人傳後

往給諫之以抗疏拜杖也行人公哺、溺、甦、之、父、忠、肅
殉節萊陽、公疏請釋兄奔喪、願以身代、繫是時給諫
直聲震海寓而公以孝友特著夫忠孝友愛情之所
至皆生民仁義之性之不容已者人臣人子人弟而
汨焉忘之嗚呼世之所以亂亡相繼歟初筮仕時請
削逆賊崔、阮、題、名、鷹、鵠、之、逐、即給諫折檻之心也、
桑以還避地長吟、離黍之痛、即撫荒之和也、予曾奉
教於給諫矣而未及一識公公子寓節盡發公遺集
衍南文集 卷十九 書後 二

傳爰拜手而書卷末

有侯齊傳不可無此一跋金亦陶

書俞簪雷山居詩

考樂之詩曰獨寐寤歌永矢勿過又曰獨寐寤宿永矢勿告蓋古之山居者遜世肆志以自樂云爾不求衆著尤非衆人所得而喻也廿年以前世遭喪亂士多矯語鼎鑒此者無或齒及鼎棲之致者矣俞子山居詩殆將以諷之歟不然嶺上白雲只自怡悅何屬和之多而未厭耶白雲誠美倘使善畫家擬而圖之果足盡其形似乎俞子亦自樂其樂焉可矣予亦山居人嘗有詩云得句蟲吟和臨書鳥跡窺漫爲吾子誦之

街南文集

卷十九 跋

三

寸鱗片羽光韻動人

金祖生

題淳化帖

宋王著以書法得寵於太宗時呂文仲爲翰林侍讀著爲侍書太宗讀太平御覽暇則問文仲以經義問著以筆法後陞殿前承旨坐臥棄市蓋雍熙二年也閣帖勒于淳化三年是時著死八年矣當是著平日所集本耶中間謬誤頗多如僧智果不入隋蔡瑛不入魏衛夫人不入晉懷素張旭宋僖不入於唐而皆入古帖僧智永而署右軍諸葛語而以爲獻之亦積皆可笑也著不與寡陋當日詞臣無有考正之者後街南文集

卷十九

四

題觀音三十二應

長老皆曰觀音雖見女身實男子也或曰觀音者言佛性之慧非實有是人予則謂舍目無觀舍耳無音吾聖人所謂形色之性本諸天者佛雖奇莫得而異也乃畫師爲莊嚴爲妙麗求之色相而居士浮屠爲讚爲倡誇其變幻菩薩有靈將毋閉目掩耳乎

桐江草跋

新安吳子晉先生抱長才而丁海桑之變幽鬱無聊
雖家豐簪而泛宅於桐江其於嚴陵垂釣舉羽痛哭
處挹其高風餘烈尤低徊憑弔不能自寘也先生孫
彭輯其遺草欲授梓而未能因丐善書者副墨之潢
爲卷軸以珍永遠昔唐侍讀之淳纂錄父文時時伏
讀聲淚淒咽固孝子慈孫空爾也彭又言先生他詩
多憤懣懣激語不可以示人子嘗讀宋遺民傳皋羽
之沒屬其友人以遺文殉葬是必有憤懣懣激爲時
街南文集 卷十九 跋 五

俗之所諱者矣今世所傳肺髮集殊未覺其懣激也
然則士處非時而託於詩文其不傳者固多也夫
短篇中無限波折令人咏想家子晉先生藉以傳
矣一結意味悠然 吳懋叔

梅道人畫竹卷跋

古人多愛竹其繪而圖之者亦皆高人逸士有所甚
好而寄情焉者也以予所知宋文與可蘇坡公及明
夏景王孟端皆高標雋逸然諸公於他繪事未必種
種旁通也梅道人稱大家無不神妙而畫竹又工斯
尤可寶歟抑夏景本以書法見徵至累官太常而後
世之傳之徒以畫竹梅道人以畫傳而其書法之妙
可與伯英大令相追隨惜乎世莫能名也以是知世
之售者未必盡傳而工者不皆有聞也人情固貴書
街南文集 卷十九 跋 六

而略書然其可傳而不傳者何獨書法然歟
贊畫而及書法固具別眼感慨處確然不易無限
低徊之致 江文治

蕭尺木先生書卷跋

先生風流儒雅輝映一世與沈崑銅先生並爲于湖之老宿先代之遺民崑銅先生抱節遇禍而先生意氣凝然以書自隱凡胸中塊磊憤懣悲感無聊之氣時假筆墨以舒之而又博覽古今悉唐宋元明諸名蹟而兼攝之非僅鄭所南之蘭與聖予之馬一致專長而已片紙尺幅拱壁人間此卷蓋共存時作以自怡者伯子昱出以示予其丘壑之遶麗林麓之廻互雲煙之出沒邱墟汀嶼之杳靄漁舟行旅人事之紛行兩文集卷一九跋七

如錯出矜奇駭秀如少陵浣花諸詩子厚柳永諸記直天下之至文也而其俯仰天地滄海指顧之間又如淵明桃源寓意欲辨忘言而於世道還改直煙樹聚散已耳自題長句頗示已志嗚呼彼徒珍其書焉者豈足以知先生歟

題趙孟頫畫蘭卷

物之尤者莫不有所藉以傳蘭有國香逸韻而圖之以承旨絕藝之手腕噫蘭亦何幸耶然蘭生幽谷其芳香未嘗欲自著於世也安在其圖之耶鄭億翁與承旨同時亦以畫蘭稱而不畫土意以自寓也然則承旨又何取於蘭也哉

字不滿百而抑揚折言外之旨雋永無窮沈公從來題跋有褒無貶此獨微辭刺譏先生之重名節而輕風雅如此姜學在

律南文集

卷十九

八

似介甫讀孟嘗傳而絕無摹擬之跡此張旭草書得之大娘舞劍也程章華

蘭亭帖跋

唐文皇既購得蘭亭真蹟命虞褚諸臣各爲臨本蓋定武本之所自出也自宋迄今矜貴相沿予未見有善本鬱園齋刻乃米氏所藏相傳爲唐人摹填其卽虞褚諸君之遺耶亦不悉其何以善也右軍固不諳六書而書晤爲悟書趣爲趣書快爲快倦爲倦覓爲覓天幅之間頻見謬誤人莫議之者而謬誤相仍千本一律何也癸丑字必短密崇山字必旁落也毋乃執贖以求西子而并愛夫不索之蒙耶

行南文集

卷十九

九

曹娥碑跋

右軍書曹娥碑昔人擬之幼女橫江亂流而渡百妻態橫生也世所傳本通經摹勒猶復動人况初蹟乎嘗謂伯喈於孝女絕不齒及而亟賞邯鄲之文且離合爲隱語何也妙好字複不成理而脍炙人口又三百年後碑篆當隨爲識記皆詭譎詭伯喈故矧推算耶易平易字字書無攷靈帝時有中平獻帝時有初平與平必居一於此矣古文奇字予寡陋不能詳右軍并署此不可解也

梅瞿山大觀帖跋

余過瞿山天延閣閱所藏古墨蹟及宋榻大觀帖一展冊而恍然若奇士勝友嘗識面而後疎濶之者瞿山曰貴門人詹旦公物予手書跋語具在而忘之耶予益耿耿因憶旦公受業於予其尊甫立亭先生從市上攜一卷就鑒予驚叱噴噴德懇購之首尾有鈐印隱隱審睇之首曰御書之寶曰緝熙殿寶其尾曰華氏圖章曰東吳王元美家藏余爲徵元美公跋以示之而斯帖遂價騰宛上矣噫今日年餘猶昨日事

街南文集

卷十九

一

耳立亭父子遘難而死因相與太息久之予獨念斯帖故內府物也何代人主藏之殿閣遽流落人間不啻景陽殘鐘銅雀遺瓦斯可感歎也按元美跋云以四十五千僅購其半已復以十六千得第七卷他卷尚杳然也不能不汲汲以倖廷津之合而意殊未可必者甚矣奇物之難觀而茲之完好無遺缺豈元美公以餘力復購之耶抑別本乎然觀其墨光黯湛神韻飛淖要之非宋榻不能予不勝觀止之嘆又不知王公跋本視此又何如也歐陽子言物聚於所好而

衆多則不能無散。自元美公以前。不知幾經流散而元美購得之。又不知幾經轉徙。至立亭父子而今乃歸瞿山也。夫尤物靈所鍾。人所寶。苟遇其人。則得其所託。卽不幸流散。而不至於亡。而又能以力合其散。以而完之。立亭父子之難茲帖。不陷於匪人。而遘瞿山。而瞿山亦有六一介州之好。則物與人亦兩得也哉。

此帖既出內府。元美公跋語絕不及故。知是別本。又疑公晚得之者。考續稿跋亦不然。特此帖精妙。

街南文集

卷十九

二

又出內府。而王公得之。乃不更爲之跋。何也。又識

大觀帖跋

淳化閣帖家藏戶。購充溢市販。至不勝枚舉。予所經閱殆數十種。而佳者絕妙。顧不如大觀之有神韻。蓋衆所矜貴。人居奇貨。展轉臨摹。本真蔑如也。大觀刻於宋末。不可擬淳化初本。然以眎後之爲淳化者。則不啻徑庭矣。梅生周昨酷嗜予臨帖。數帙而未屢且私習之。予謂之曰。是毋乃得影而忘形。循軌以作轍。其不貽葉公之誚者幾希。因購此本。請予題之。周昨書其進求之古人可矣。

街南文集

卷十九

三

又

大觀次第多寡。較閣本小有同異。如以智永署右軍。以武侯署子敬之類。王著之謬。予嘗指出。而茲亦已詮正之。相傳蔡京購名蹟。善工鐫勒。窮極資巧。安其精妙也。然贋之者少。或嫌其出於京。故輕之耶。夫物之輕重。視其所託。以閣本所託之重。而駁以磨滅大觀所托輕而得全。嘻亦異矣。

論斷有原本本文亦韻絕

孫孔範

泉本閣帖

泉本閣帖皆所裂作水紋相傳。梵馬。既。踞。跳。所。致。故。世。間。之。馬。蹄。帖。悉。叔。藏。此。部。略。無。所。裂。而。神。采。精。好。有。楊。東。里。印。章。董。玄。宰。題。言。東。里。物。而。其。家。菱。門。得。之。昔。懸。叔。復。購。之。吳。充。符。充。符。鑑。古。善。書。爲。宋。榻。無。疑。也。筆。稍。肥。蓋。祿。劣。耳。往。張。菊。水。有。泉。本。爲。予。言。官。閣。時。有。兩。家。藏。此。石。各。半。零。亂。破。碎。石。理。瑩。潔。真。玉。也。以。木。篋。束。而。印。之。然。兩。家。不。相。通。賂。其。家。人。始。合。成。之。然。則。此。木。豈。易。得。歟。

荷甫文集

卷十九 跋

三

既善臨摹又工鑒賞亦游藝之精也

吳騫題

顏魯公家廟碑

顏尚書帖家廟手腕最肅計字數倍他碑而無一筆小慢緩其莊敬之忱仁孝之思寓毫穎間乎予讀其文又以徵忠貞之世篤翰墨之箕裘而文亦磊磊勁爽不歇書法云嘗謂公書其莊者法也勁者氣也豐而肥碩者體也是人得而知之也而其婉也逸也蓋寄錯落也如唐文之愛魏徵更覺嫵媚又如闕立本畫天神仙官車騎旌旆劍珔森森而丰采綢麗奪人要未可爲吳興書諫語也予所閱公書數十種每一行甫文集

卷十九 跋

十四

歟

東方朔碑

昔人謂東方曼倩恢詭滑稽依隱玩世而夏侯文右軍書皆飄逸蕭散足以發之王元美閱魯公書惜其嚴整弗稱也不若留右軍寫其性情且曰公復生不能不頻首予言其然豈其然乎安知公不以嚴毅方正者而矯其蕭散流易之度乎有如公復生當謝元美曰予豈能以書殉俗者按碑在陵縣占平原郡也公爲太守書之固宜而竊以公年計之是時方四十餘筋距勝暮年其拓歷波拂較它書特肥碩而不無街南文集 卷十九 跋 五

漫漶又多逞側鋒墨濃注近代左國璣書于肅懸碑蓋具體云

字如共人一舉筆而性情出焉先生所以漢契于魯公也往有家廟東方二榻予愛之遂以丐于先生之不着于物如此 吳漢臣

元大山碑

魯公書不結碑其用筆方整似家廟而小涉虛和鋒勢徑仄似方朔而稍輕俊抑亦公書之逞乎大山忠介士也而雅以詩文負當世名故舂陵等詩見推子美而魯公碑文亦故擬其筆而爲之大山風流蘊藉亦可想見哉余聞大山生時爲文多乞李陽冰篆魯公書蓋亦自矜其文而汲汲乎身後者公於其歿也文而碑之嗚呼知己之義夫

諸跋小結構俱具大文章

吳仲秀

街南文集

卷十九 跋

十六

題述十二筆意

魯公述長史十二筆意其用筆似爭座位而神致欽東蓋彼爲草稿故縱橫爛熳此講筆法故開整歟長史之傲岸公之恭謹仰此知古人一藝之微授受不苟如此長史未詳何人書中云獻之謂之古肥張旭謂之今瘦非旭明矣世傳張長史與顏尚書同學諫不勝去而爲草今觀其傲岸魯公以師事之豈不勝公者哉不勝而學草者乃旭耳然則當時有兩張長史也

顏書祭姪文藁

魯公祭姪季明文藁予所見二本其一文氏倅雲館帖末附陳澹陳繹曾二跋而待詔於薛氏藏本摹得之者其一餘清齋揭元鮮於伯機購之曹彥禮家者鮮於二跋張宴及明楊時吳廷各一跋予詳停雲跋語畢所藏真蹟也故稱乞米坐位皆有石本臨本蓋謂此獨無有爲希世之珍耳鮮於跋據宣和書譜以爲內府二十八本之一上有宣政璽印亦一真蹟也豈卽一本而其跋語各不相涉何也陳繹曾稱至治街南文集卷十九跋

卷十九跋

本

則去鮮於後二十餘年略不及鮮於及明而待詔得之薛氏亦不詳其所自又何也豈非當日所傳皆雙鉤廓填市賈人間不一而足耶雖然公爪甲餘印而奔走世人耳目心志於百世之後亦何以得此哉

考核精審亦鑒賞之一助 問在東

爭座位帖

爭座位帖魯公一帖草書耳珍重人間至千載摩挲父老言崇禎時京師綉紳購之一本幾百金抑何踴貴歟昔人謂剛勁忠烈之氣鬱勃波磔間不其然哉然以書論之譬之巨靈拓趾五丁揮斧誠晉法之一變而昔人謂無一筆不作晉法則諛公也歟晉圓而公方晉婉而公勁晉虛靜而公沉鬱晉逸麗而公雄武

又

街南文集卷十九跋

二八

按所謂僕射郭公者名英又帥軍陝西德宗命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使開府監軍時朝恩怙寵英又與之昵其行香佛寺指麾宰相素班行坐次故魯公貽書讓之所以惜大體明等威也至斥以苟悅軍容而無稍回互公真勁直哉此帖藏弄頗多末揭絕少予友驚遠所購尤爲善本予屢從摹臨已未過汴上出以屬題因詢爭座位本末并書以告之

又

唐史稱英又驕奢嚴暴不卹士卒嚴武之薨也行軍

司馬請以英又代而武舊將崔旰與所部推王崇俊已而朝廷除英又至成都遂殺崇俊又將兵攻旰旰所敗玄宗嘗以劉行宮爲道觀鑄金爲像英又奏爲其軍營因徙而居之旰稱英又反遂舉兵攻滅其家英又逃爲普州刺史韓澄所殺觀此則英又一狠戾間惑人也亦安知禮意而魯公於菩提寺行香指麾宰相素越班行斷斷然告以弗務弗伐知所微懼其望英又良厚矣而不知非其人也然魯公義理之學勁挺之氣卽此亦見矣英又當時位極人臣迄於

街南文集

卷十九

跋

今莫能姓字魯公一斷爛草稿千古而下與球壁爭酬嗚呼豈特書法重哉人莫詳英又何如人書附此帖俾學者考古以自鏡焉

麻姑仙壇記

志士仁人有百折不磨之節而不必其不磨者果百其遺也君子之剛峭每不憚速致其身以成仁而小人之肆毒亦唯恐其有餘隙而不能寬假以少待也抑君子之購禍衆小人羣比而排竿之一時者有矣亦未有數十年衆小人繼起而抔之一若天之所置相禪以與爲難如頤清臣者也清臣始忤楊國忠繼以李輔國又繼以元載楊炎遷謫流徙未能一日安乎其位又處祿山之變終之盧杞卒使於希烈致命遂志以死以若所遭奚啻百折哉此其於生死利害七十六年曾無纖芥之足以嬰其懷者豈不誠嘖於理勉於義所稱志士仁人也哉然每屑屑於神僊家言夫所貴夫神仙者以其有不死之說也若公者豈其於生死之際猶有不忌者乎賢者之好奇故不可測而神仙之術不專於長生愚儒淺陋所莫得而察議也歟

竟是一篇史論極大文字

崔青時

懷素白敘帖

世以旭素並稱。昌黎謂旭之草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擬之遠九秋奕庵丁之解牛。舉以贈高閑上人。則素之書亦昌黎之所取。與昌黎又言學旭有道而不取浮屠氏幻術。今觀素書奔蛇走虺。雨驟風旋。詭怪之目人所不免。豈非以其善幻者見之。筆墨間耶。雖然。吾論書法則然耳。要之此帖固足珍也。

不喜懷素是本懷借一幻字乃抑揚之妙。閱在東

書自臨祝枝山章草

枝山以雄放超逸之姿。矩矱作小章草。筋距不張。度閒雋如劍客脫裝而趨。踰乎禮筵間也。昔人謂章草自皇索後。唯右軍父子豹奴孫權二帖。後僅一蕢子雲耳。顏柳蘇米皆不能及。黃長睿刻意振之而無其學。往往筆不逮意。然則章草之難。後代闕筆矣。予愛枝山書述爲隔一通。亦何不自量哉。

先生書法雋健皆本晉唐。特以文章掩規規華亭者豈足語此。程章華

玄妙觀德峰補書

玄妙觀舊補德峰二字字徑三尺許故先招討公遺蹟也相傳書峰字不就公夢鬼以隻手托山示之遂一揮而就蓋以左撇承山傍也予弱冠時學書每諦視徘徊久之兵亂以來觀宇頽毀漏不知所在三十年矣族子同侯搜購之得道士處遺板斷爛蟻蝕之餘零落纔數片而已肅公因以意摹之屢楮而成見者謬謂招討原書不過也同侯乃令工斷木鐫書塗金爲地飾翠黛爲筆書費十金許煥然改觀焉一

街南文集

卷十九

三

以爲游覽之光一以存祖宗之舊云時已未某月

爲呂漢鄰臨古帖自跋

臨古法書欲其似也似至於亂真斯絕藝矣而或者疑之謂優孟之衣冠此何足貴也雖然裂冠毀衣而曰我無優孟焉其可乎此其人不足語於學而吾謂善臨者要如漢武帝幸李夫人細何珊瑚顧長康益裴叔則以類上三毛爲僞朗識其也乃得之所謂神似非貌似也雖然董宗伯一代名家摹古帖數十百種而說無一筆舍已故步又何也噫難言哉况他人乎漢鄰屬余臨諸家何能無踴躍故步卽似者亦懸懸焉不免優孟之譏矣

街南文集

卷十九

三

此吾師以書法論學問也師嘗曰天下事無精粗

古人皆先有成法初學愚不合古既學又患泥古

無法者執已泥法者失已理學詩文以至字畫醫

卜之類皆然學古而化乃爲精義入神知吾師者

書法特末技耳

門人袁啓也謹識

書張菊水二僕事

營山張菊水先生嘗爲予郡參軍罷官。因倚家宣城。癸丑攜長子寅井之楚游。而會鎮師起。天下亂。莫知參軍所在。家漸窶。夫人于氏有叔爲鎮江守。夫人乃微負二幼子及副室往依之。未幾鎮江守沒。夫人益困。復相與之金陵。依其弟。未幾而夫人與副室亦相繼沒。二子惻惻如也。初夫人苦食指繁。出其僕葉來安馬應祿二人夫婦。俾自爲生。二人者各以百錢糴斗穀。夜榆。簸。糠。秕。旦起。擔兩邊沿街戶。病之。囊殮苦。

街南文集

卷十九 書事

三

不給。至是相與計曰。主公旣阻。夫人棄世。此二釋者將安所托乎。遂買舟迎二子而分任之。皆僦居宣城閭閻中。十有四年。予間嘗過問。爲歎息泣下。歲下卯。參軍自滇來春穀。招其二子。於是父子相見。旅邸中悲喜懋藉。計先生出門時。一十月襁褓。一在孕。甫六月。參軍去四月而始生。今皆在象舞之年矣。因名其二子曰寅妻。曰寅璧。方亂之未平也。參軍陷異域。不能通問訊。泊亂定書至。二子始知有父。而參軍亦萬死一生。糊口羈旅。欲歸而不得歸。而前此十四年

之中。饑寒疾痛。死生轉徙。二子童稚。惛然未有知也。然而衣之哺之。撫之藥之。歲具儀貲。附塾師而教之。卒以有今日。皆來安應祿二人者之爲之也。先是參軍仕閩。楊相國子淡公有所著史評數百卷。參軍費二百餘金。繕寫以歸。手自校讀。細帙牙籤。珍同琬琰。旣喪亂轉徙。什物無一存者。參軍謂此書殉炊烟旣塵中矣。意閔惻。不復置問。至是來安尾二子。隨後攜行李而應祿以襪被裏書踵至。參軍驚喜。啓視之。卷帙如故。

街南文集

卷十九 書事

三

好善之誠。厲世之意。每見於撰述。二僕真可錄也。
香東湖

書義犬事

吳有遣奴微租於佃者奴以其犬歸將羹之客同舟者不忍也請償以金啓橐索然奴脫而心動語客曰若行仁而我受金乎易沽飲遂沽酒強客醉以二囊囊客擠水中悉有其貲以去客之溺也犬躍入水曳囊泊渚上浴颺而望有二農耦而治田解衣呼聞犬隨其衣疾走渚農追犬至渚則囊見焉遂解囊而客以酒故雖濡水猶恬然微動不死徐乃甦叱問乃知所以相視而啼客乃大哭曰嗚呼微犬吾腐魚腹久

待雨文集

卷十九 書事

三七

矣然莫知奴主名而囊故有識宛然視之主人姓字也於是攜囊訴主人主人大驚匿客室中俟奴至而奴以爲客固已死久之乃來施施如也主問租說辭以對問囊曰忘之主曰囊已是在是特水濡耳奴愕然急呼客出奴乃伏置之法而還其貲客以犬歸養焉予友李崧山自吳歸爲予言如此嗟乎客之脫其烹也感恩之義物庸有之而跳身風波險阻力援而拯之人猶難焉矣其拮据卒茶以及渚間亦豈不以死殉者哉然使非嚙衣致農於渚客生未有期也又可

不謂智焉

莊鄰詹氏子死而厝於野常所畜犬伏柩前累日餓而死里人異之予間行陌間有獐犬前吠且嚙予倉卒莫知所避俄一犬嚙獐足而曳之又兩足蹴其頸伏地弗使前而回首視予若逮予行者待予遠而始釋之二犬皆詹畜也嗟夫彼感恩而死固宜且稗史所誌及耳目覩記予錄之闢義夥矣乃予則何德於犬急而護我豈熟其鄰而然耶抑人有恣睢暴有排難解紛者犬亦有然耶然予嘗遺餉於人吠

待雨文集

卷十九 書事

三

聲吠影而莫予卹予能無異茲犬哉壬寅仲春書書益書女用春秋法書犬用詩法微文罕喻後世自得其妙覺毛穎郭橐駝傳猶涉排諧

程季華

義盜事

崇禎末山東羣盜安守忠弟曰守夏巡撫王永吉急捕之。二人來降請效用。永吉不許。各賞之金而遣之。諸監司皆諫弗聽。已而流掠於鄉復捕獲之。二人曰。我兄弟負公願就死。願有老母年七十。惟公卹之。當冥報公。永吉欲赦一人養。俾出自議之。守忠曰。我有子矣。死何恨。守夏曰。我無妻子之累。我應死。相讓久之。永吉乃戮守忠。仍資給其母。甲申京師陷。永吉兒髮於盤山爲僧。適邊帥吳三桂降於清。以永吉嘗有術南文集 卷十九 書事 三

義女事

南京白塔街富室侯氏有女年及笄。媒氏爲議婚。時其兄死。子幼。女願撫兄子。遂謝媒氏。誓不嫁。而爲之經理其家業。兄子稍長。使從師讀書。已又爲冠且婚。人多慕其義者。媒氏曰。姪成立矣。不可以有家乎。女笑謝曰。豈年三十餘而猶爲人合。色者乎。且姪猶子也。我庸患乎孤寡。何嫁爲。遂終老焉。崇禎朝有司上其事。皇帝旌其閭。御題句曰。春秋六十四齡猶然處子。史記三千餘載獨此完人。姪後中某年舉人。佚其名。術南文集 卷十九 書事 三

街南文集卷之二十

宣城吳肅公贈品氏著

銘贊 釋著

瓶硯銘

爾德之懋懋以無或爾咎瓶而守爾口口口生垢曰
脂文不救

客有自廣來者攜硯石遺所知爭擇其眼予獨

乞無眼者以歸而銘以告諸有眼者

如以眼何不細襄與冕商之文學何以選又何不哀

有甫文集

卷二十一

一

蒼益左而俾國語衍

破硯銘

硯袁中郎物也外兄麻天為將死以畀余中

郎舊銘曰賴爾不完吾與爾周旋予復銘之

曰

不完者形不磨者精中郎以爾為社之木惠之佩而

吾以為遷之腐左之盲

又

惟其物不惟其形惟其人。不惟其名。嗚呼麻生。

眼鏡銘

孰使子盲而汝也明孰役孰宰而子汝相倚為形神

又

雖徑寸之殊無輪乘車雖隔垣之眛無輪一隅夫人

莫鑑於物而鑑於義胡察察者其書而情情者其無

乎

張雨水眼鏡銘

謂障也而以益明謂假也而以代真物性其性是為

雨水之明鏡

街南文集

卷二十一

二

梅杖銘

有序

禹功丙舍有老梅見推一柯亭亭天生杖材

也度而貯之三年矣其節錯其質凝色殷然

若稔其修出君以上尺有七寸諸友人爭咏

且記之以示嗜道人道人歎且疑焉梅之珍

於世也非以材其得盡天年非以不材也顧

不材於匠而材於樵然其得杖於主人安見

材之不足以盡年耶莫獲起漆園而叩之而

姑為之銘曰

桂也。而或斯爲薪。桐也。而燬以幸存。彼薪盡而火傳。悔乎。悔乎。以爲有卿之陽春。

東渚杖銘 予所製

惟此君山水。受影神形。相承守。晴崑生爲君壽。

湯巖夫先生杖銘

樵於黃山。漁於江渚。一竿一柯。與汝偕處。

董樵先生斑竹杖銘

毅然直者。兩間氣。殷然赤者。西臺淚。山則有阿。斧則有柯。扶杖而歌。樵兮奈何。

街南文集

卷二十

三

方竹杖

直以方。行次且。惡乎。偃矩而屈。節以趨。

藤杖

盤錯者。節邪。踟躕者。世邪。蹶者。氣持之者。志邪。

雪坪杖銘

姜貞毅以貽姑山先生者

敬亭之阿。匪荷者。戈姑山之麓。匪樵者。柯七尺。消搖刺水。殘山物奚足貴。永矢勿諼。

木竹杖

虛而能實。以貞。德直而能曲。以完。爾節。

免冠銘 有序

予匪影街南衣冠。迂俗人多指目之。欲托方外以游者久矣。浮屠素所斥。且翟也。黃冠者。流猶爲近。乎爾友人吳漢臣。贈以免冠。居嘗簪之。而自署。免道人云。昔汪水雲在北。爲黃冠。以歸。元呂志學。漢衣幅巾。爲道士。予竊比焉。不亦河乎。抑吾無所用於世。殆老於免也乎。銘曰。

太極分兩儀。判混沌。函誰取。半赫兩曜麗中天。日之街南文集 卷二十 四

蝕月之弦。彼免繫世永棄。戴元首。天澤位。方內游乃方外。爾黃冠吾所付。

預製藏器銘

長夜不旦。今將此乎。巨寢命也。有性。今感。瞑乎不暇。又

宰吾形者。或散爲游。變之魂。塊然欲朽者。匪而齋之以還。厚坤。凡人莫不然。噫。其亦有不朽不變者存。

陳茂衰書主序贊

茂衰吾友仲獻弟也其沒也未有遺像孤弘漠痛之命工繪楮爲主軸而裝潢之俟歲時伏臘之祀古者主以像神中古而圖像具顧主附於廟像設於庭世率畧主而重像蓋廟不易舉而像於瞻依爲便也抑先哲有言毫髮之不似不得爲吾親也不似則幾於誣矣故像不如主然主必以木未有繪楮而爲之者弘謨之爲是豈以禮不二主不欲以附廟者賣於家耶以遺像之莫具恰如也余告之曰人子之身親之有兩文真卷二一贊五遺也以身似不以貌似以德肖不以形肖也且事之惟其誠桑梓枌樷皆親也矧几筵而臨之者猶儼然主與像之間乎故神依於誠弗依於物苟弗誠主與像皆物耳弘謨謁請曰惟先生述先子之行誼而揭之講得其似庶先生得其真乎爲之贊曰我交翁兄稔翁克孝怡怡因心仁育義耀人或肩燃若火厥身寧人負我毋我負人孚及深九澤同掩骼音容緬邈風期猶昨陟降前只昭格虔只匪圖以貌象惟賢只

書主作幀俚而不經妙說出一段情理守經者所不斥也以德肖以誠事凡爲人子皆宜惕然主與像皆物也非大儒偉識不取道

吳介士伏牛像贊

不類其中而肘其笠不馳其策而維其角兒如瞠如皆莫得而跡貌而覘之以爲叟而牧中而叩之以爲聘之駟而鑒之伏嘻斯吾介士之所托足也耶

梅聖占像

爾貌癯爾背僂爾笑咯咯衆目爾顧愚寒無聊處无

街南文集

卷二十 贊

六

虛操最不飽衆謂爾拘迂而街南子獨有取於子者介然有永矢之守而嘻嘻有文字之腴愚耶迂耶其信所呼而彼其之子蛾撲而蟻趨噫誰則爾如耶

阮翁像贊

有辨則嚙而緇以髡吾疑乎其形有道同塵而隱於松林吾疑乎其情嘻是嘗得全於酒而老而托於無生抑君家嗣宗之達光祿之沉冥吾幾莫得而名者歟

自題小像 乙卯

髮。難。今。猶。巾。寬。博。今。垂。紳。日。眇。眇。今。與。六。籍。親。人。之。稱。之。一。以。爲。文。士。一。以。爲。頑。民。蓋。道。存。乎。丘。壑。而。竊。比。夫。仁。山。白。雲。抑。有。慨。夫。斯。億。翁。之。言。予。世。今。之。世。莫。人。其。爲。人。

叔平和尚像贊

東。震。旦。國。有。九。里。山。維。摩。丈。室。芥。子。塵。纖。是。公。毘。耶。之。緣。石。今。柯。柯。泉。今。泠。泠。條。衣。軍。持。水。觀。燈。明。是。公。清。淨。之。心。有。光。熊。能。丹。霞。紫。霓。爲。蓮。花。藏。爲。貝。多。葉。是。公。廣。長。之。舌。修。淨。業。而。弘。法。界。大。異。乎。魔。禪。之。杖。律。甫。文。集。卷。二。十。七。贊。

陸在璞像贊

爾。豐。爾。頤。豈。其。爲。山。澤。之。臞。爾。便。爾。腹。豈。其。爲。鉛。槩。之。儒。於。懸。於。懸。吳。頰。上。三。毛。偶。朗。之。特。殊。抑。胡。不。影。爾。纓。繡。爾。褶。而。幅。巾。直。褻。與。古。爲。徒。睇。而。擬。之。一。若。把。酒。狂。笑。忘。其。身。之。貧。寒。世。之。隆。污。是。吾。同。學。同。庚。陸。子。在。璞。之。圖。耶。

自題匡坐圖

爾。何。爲。者。行。何。適。隱。何。林。時。臨。街。賣。藥。時。廢。策。長。吟。時。舉。比。而。講。時。函。鐵。而。沉。茲。乃。脩。然。一。榻。撫。弦。無。聲。豈。聞。見。之。表。淵。乎。其。默。識。抑。辨。論。之。餘。適。然。其。冥。心。彼。貌。取。者。將。何。以。測。其。淺。深。耶。

又

兩。足。擇。地。而。蹈。七。尺。雖。貧。自。在。春。風。明。月。悠。然。是。自。其。所。以。乃。

又自題像 丙寅

爾。創。者。五。十。年。韋。布。之。身。幾。幾。者。三。百。年。方。角。之。巾。

街南文集

卷二十

贊

八

道。不。惑。於。紛。岐。歸。講。論。於。楮。墨。志。不。遑。夫。窮。厄。托。歲。月。於。松。筠。詎。生。今。今。反。古。抑。慕。義。今。勉。仁。噫。庶。幾。孔。門。之。學。子。先。代。之。遺。民。

濮陽寧野先生像贊

放。於。詩。豪。於。酒。謂。達。者。徒。而。公。不。有。山。之。曲。水。之。涯。謂。隱。者。徒。而。公。不。知。令。儀。令。色。軌。身。以。道。有。如。不。信。家。則。有。謀。圖。則。有。貌。

濮陽 像贊

天。與。之。貌。道。與。之。形。美。且。碩。淵。默。無。聲。竹。森。疎。今。

永矢石磊礫兮承跌寄欣慨乎所遇獨觀昭曠而啓後人以有餘

雪菴朗公像贊

有序

余憚於筆墨而爲朗公書扁書聯句書碑文不一而足念其誠求不能拒也又嘗爲作墓疏已復索題小像朗非能知予文與書者特習予名耳予漫題數語或疑近於禪予之於禪亦猶朗之於書與文也

佛說衆生總幻住身何況書影是妄是真法界虛空

街南文集

卷二十一贊

九

蒲團紙上能空一切乃爲無相街南老儒以筆爲棒拈此大喝雪菴和尚

題錢蕪菴三影圖

三十年習君名今識面慰平生與偕來影神形匪離世學忘情陵谷易衣裳更少壯老惟永貞

劉止一像贊

上一故總戎

有碩其軀豐頰微鬚撫松就蔭倚石而跌將肉生髀裏而雄心漸老抑捫蝨干時而舉世無徒遂倦游以栖息斯見句以躊躇蓋南山之豹武而文則蔚如者

臨

梅素五像贊

豐所廣穎脩然自喜人知其表莫知其裏獨撫絃而不鳴將杳然乎高山流水

崔青峙像贊

跡其貌則玉樹瑤姿奚爲乎崖石之參差度其年則請纓策馬奚爲乎散服而履屨殆摘詞作賦餘音在指而偶寄乎音徽抑高山流水之蘊乎襟度而鳴陰之和將聲聞於天達耶

街南文集

卷二十一贊

一

董樵先生荷薪圖

瞻彼西山兮冰雪霏霏瞻彼中原兮荆棘迷離樵兮樵兮斧斤安施攀扶桑之樹折若木之枝笠局天兮屨脊地行躑躅兮心齋脊昔有東湖今則鳴夷一死一生千載同襟

梅東渚像贊

山之阿水之渚七尺昂藏孰置子於丘壑一卷伊吾殆騁望夫千古是嘗鏖戰於鉛堊之場望走夫雞壇與藝圃而老而特契於街南子曰悠悠予懷惟子是

許。

馬蕃侯像贊

茲山氏稱其友馬子之賢而索像贊於晴叟問其像
日豐頰微須問其圖曰梅竹琴書晴叟曰人心之不
同如其面矧面顏與圖像而俱未之見暗中摸索奚
以悉其善茲山曰不然馬子與君異地同賢譬彼梅
竹臭味相渝譬彼琴書聲韻相宣韓子之記滕王閣
豈其造觀而後載筆以傳

從兄茂叔像贊

兄諱齊公鼎革起兵
戰敗被執不屈死

有甫文集

卷二十

十一

嗚呼孰無七尺之軀孰為千丈之髮生侃侃兮孤忱
死麟麟兮毅魄我瞻厥像雍雍無改乎夏侯之色而
勝蟹斯存猶凜凜乎常山之舌

汪文治荷鋤圖

人言非種者鋤大地故恁磽确若將采藥以行日有
黃山白嶽

張山來像贊

體于貌腴于腹古于衷今于服匪酒徒而醺醺匪隱
逸而林屋碧者梧翠者竹御者琴端以穆

江公如遺像贊

瞻彼伊人兮丰神嫵嫵冠服以時兮中心古處既溫
玉以斷金兮抑仁疇而義圖永懷岵岵兮獨踽踽烏
嚶鳴其載好兮荆楚之濱淮之游寒蘭茝兮佩荷纓
允姤修兮譽詡詡緬音容其若覩兮知其遺後賢以
懿架

題蕉篁協響圖

江伯子淑班仲子維嶽皆賢而式好吳疎林
為作此圖以贈而晴老人肅公綴之贊曰

有甫文集

卷二十

三

型土為壠窾竹為篁爰比八音同氣相吹維兄及弟
攸翁攸宜有婉二妙清揚淑姿厥形若放各敬爾儀
桐陰鬱茂花萼爭輝

爲梅復林募棺殮啓

復林先生貧窮無告。操履孔貞。身隱四紀餘三。齒高七旬有六。舌耕計細。腹笥空便。一畝半稼。奈立錫之無地。三旬九食。念告乞以增慚。屋空似黔婁。而并無妻室。笑獨同思肖。而莫寄。俗之介性者也。比者僵臥不起。旦夕垂亡。維易簣之堪。臂竹蓋棺。而有定。單衾敗絮。衰牽猶不足。歟。魄周身。棄竟何資。太上篇紛談感應。優婆法漫謂慈悲。况吾有道仁人。那不櫻情。附弟民長道。確安問親疏。街南文集 卷二十 三

白鐵青蚨。各馮豐。蓋泉擊斯易舉。卽我殯有同。某等雖素屬知交。自問實難爲倚仗。方吳僧。社祇能收。早羽之遺文。張反編。琴歌亦徒托子桑。於方外廣邀施濟。易勝呼號。

妻妾數行已盡。復林大槩情摯而詞婉。空其感動人也。吳子仁

請給賑米詞代

雨露平施。不遺弱草。江湖載常。先旣卑渠。惟明公濟物之仁。生死肉骨。而方隅艱食之衆。近悅遠來。某世授詩書。生知廉恥。饑寒不自保。天地豈私貧。服賈力田。奈資身之無策。羹藜合煖。悵鼓腹以何年。雖逾壯尚。鰥居交。諒幸免而謀生多拙。計乞食無辭。有毋尸。襄莫錫封人之類。予季行役。誰遺靈轍之羹。竊以潤。餽但取濡鱗。偃鼠惟期滿腹。周之可受義匪。嗟來簞食。非萬鐘得則生。失則死。井李同三。明日有見耳。有街南文集 卷二十 雜著 三

聞况陳腐。相因獨施。未厪何敬叔。無煩受餉。胸門表令公。自能損餘補乏。倉庾殘粒。既祝等於溝篲。母子倖炊。實情同夫雀鼠。嗷嗷以待。質質以來。知必有見。其生不見。其死之心。寧或爲可以與。可以無與之惠。自拚野草。久致欺乎不辰。稍續炊烟。亦乍勉夫呼癸。街城何謝。冥報相貽。

晴崑生平不爲四六偶。爲人所強。便工雅流利。人坡公文長之席。劉華弄

正王或問

是編草創於丁酉之歲，而副墨於庚戌。蓋予少而心折於公，文章名節助業無兩，而尤以理學入聖域也。及讀公理學言，顧不無稍疑。既讀傳習錄，則愈以大惑，遂爰綴評乙，辭而駁之。稿匿篋衍中，未敢以示人也。姑山夫子見而嘿領之，予友吳懋修氏驚相詫服，而予猶弗敢信也。久之，益推究洛閩以由釋於四子之書，乃覺予向之惑於公者不盡愚，而居然評乙駁辨，無所諱忌者，不皆狂易語也。客過而窺焉，口呿目瞪，如喪神守，曰：怪哉，子之好異也。拾二氏衡百家，可也。而及王公乎？反復致詰，而予於是不能終匿矣。作或問。

或問曰：今天下殘衰宇，洽替宗者，非王公耶？世無異味久矣，心非焉不可，而況於書？書而能悉當乎？衆著之，奈何？曰：言之而是，芻蕘也。存予采苟非耶？亦何傷於王氏乎？

或曰：然則世讀公書也，而非乎？曰：謂讀公書耶？吾懼

其未也。公凌厲千古，才辨助爵，赫如也。名公鉅卿，展轉師承，莫如也。稔其名者，譽矣。沿其支者，錮矣。故無讀公書而公是殉矣。即讀公書而程朱氏弗入矣。則相與爲殉而已矣。噫！予願於公爲諍臣，毋爲媚子。或曰：今縉紳先生，不皆學有識乎？誦法之，俎豆之，必有確乎証性者。曰：彼其弋制科而掇顯榮者，爲朱氏乎？爲王氏乎？弋制科則崇之，掇顯榮則恃之乎？謂學乎？吾未見朱之不足以証性也。吾未見今之里巷小儒証性者，果愈於崇仁河津餘干泰和諸子也。謂識乎？

或曰：天下多王氏學，而子異之，不羅咎乎？曰：令甲以的士者，朱也。非朱則罪。三百年無改也。予正王，反經也。抑功令也。而子異乎？世未有逆功令，服聖經而罪是廢者。彼羣唾而狂易之，毋惑也。雖然，使公而有知，不予罪也。使子而生公之世，或子肯也。何也？公才知人也。學人也有道人也。不若世曉曉里儒講而護前也。

或曰：舉世之殉之，何也？曰：世靡不禪溺者，而公之學

近之儒靡不禪斥者公之書不直謂禪也既足以徇其好又有以全其名莫公便也是才智者藉也抑未也簡易直捷則誕者藉也格物非窮理則闇者藉也掃除文字則陋者藉也新章句之局則好異者藉也夫是以舉世殉公也然而公之業公之博公之文無有尚之者甚矣世之不善學公也

或曰公書無醇者乎曰醇者多矣無更史公也其說經而經異者吾何敢阿公也節而正之吾盡疵公也乎哉全書具在有志於學者因子言而汰其疵用其

衡甫文集

卷二十

雜著

六

醇得公之所以爲公則功於公者大矣因得經之所以爲經則功於聖經亦遠矣予其嚆矢糠粃耳矣或曰若子之說毋乃涉章句學究乎抑末矣曰匪直予程朱而無免學究矣昔人云漢說經而經存宋說經而經亡非經亡也謂夫人而自爲經說也嘻宋猶註經也固未有以大異於漢而遂夷之亡經也而況其反傳以言經而悟經以自注乎夫夫其廢傳以言經毋寧章句之可循也是相輪之說也固不如梯而級之也

往予里中無不遵王氏學予取其書逐節正之遂成卷帙自謂獨識後乃知四方攻之者不少其謬整亦易辨也因冀笥中特錄一序及或問於集中其最晰者辨四無一首當附明誠錄其餘卷似可廢矣

又記

和與同言味也取譬學術最爲親切我不受混淆於古人古人始不受沉屈於我無取乎苟同焉豪傑之士所必有也孰知正味則舉世皆易牙矣而不善會者見謂指擊抑此伸彼偏有所軒輊此并

有司文集

卷二十一

雜著

五

紫陽所不受而與立言之意左矣先渭求平心易氣要使姚江心受彼排擊叫號將以學術爲門戶之私耶紫陽亦厭其比黨矣蔡九霞

明誠會約

寡過遷善。以誠身也。講學以明善也。概自教學衰而識誠身之道者寡矣。講學者又浸滯于異端。則善非其善。而明非所明矣。今二三同志不以肅公不肖而推之講席。予滋媿焉。敢不勉以負二三同志。亦務明乎善而已。亦相砥以誠身而已。月一聚講焉。命之曰明誠會約。凡十有六。

慎獨之謂誠。吾果慎吾獨。卽無會焉可也。雖然會之日。容貌必恭也。言語必信也。念必澄。氣必欽也。退而

衡南文集

卷二十 雜著

六

閑居。則燕燕爾。悠悠爾。其能無惕以肆乎。能無諸以謾乎。無憚亂而暴慢乎。一會斯一敬也。推之閨室狎處。無弗敬也。閒遊宴飲。無弗敬也。斯謂之誠。否則月一至焉耳。猶弗至也。

求仁之學。予方不願諸友之日月至焉。而進之顏子之不逮。曾子之道遠。而姑一會爲故事而已焉。何當哉。過莫省焉。善莫遷焉。臨事而氣動志焉。讀書而質質無所尋義理焉。不日進。則日損也。故乾乾不息。則業廣而德崇。

改過之說。念臺先生備矣。先其切者自計之。或人之告之。必訟焉。訟必改焉。記而課其多寡焉。以期于寡之又寡。不妨以衆著而無庸掩也。庶居恒有以自惕。而犯者鮮矣。其大過不可以告人者。尤庶乎鮮矣。何則。犯之時。必恐恐然慮夫衆著云爾也。

明善者。知性知天之謂抑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或驗諸事爲。或得諸辨論。或晰之經史。于是非可否之故。平居識之。相與考質之。俾有實際。卽理亂得失。尙爰論世。皆致用之學。無徒爲性命空談也。

衡南文集

卷二十 雜著

七

學紛而道歧矣。舍孔孟奚師矣。吾聞諸沈貞文先生曰。父無二父。君無二君。師有二師乎。嗚呼。今言道者爲師。孔孟乎。非師孔孟乎。異端之近理。旣大亂吾真。而惑之者從而師之曰。吾聖人。法然也。曾莫斯夫毫釐千里之謬。明善之謂何。諱其所師而冒儒者之名。講儒者之學。誠意之謂何。

問以質疑。以攷信也。旣未能信。又不能疑。而默然以終日。毋乃怯乎抑怠耶。怯于廣衆。不能出諸口。怠于研尋。不能概于衷。怠者勉之以思。怯者振之以氣。一

求自得者必切問。何謂切已。所可知。可由者是也。外之不急之務。內之天命之微。必喋喋舉似焉。果其研精之所及乎。抑姑以博口耳資耶。學者有所不必問。講者有所不能答。恥不知而問焉。毋論肅公之闇。莫答也。卽能知之而答之。能必入耳者之心爲通耶。是勝口說也。願諸友共矢之。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考于古訓。証于師友。豁然于自知之明。斯謂信。逞一曲之見。鑿一時之智。強索臆解。得之可以信乎。以是

卷二 謹著

三

爲信。而故匿其旨。爲弗達也者。屢轉致辨焉。是詰也。挾故而問。向固以爲誣罔而非誠也。不可語于道。各有疑也。斯各有問。因其疑而啓之。不必說之相通也。譬之于疾。時其寒熱虛實。而藥之砭之。期中疾而已焉。而他疾者。競所見以陳。是以已藥藥人也。又舍曰。一方一藥。而高引夫素難以云云。皆助疑而增之。疾也不識。顏冉之仁。何以異。而司馬楚遷。顧孫氏則何不交相詰而競相喻乎。

道所聚著。理所共由。通言宏察。庸言宏謹也。鯁鯁焉。

驚尋思于深遠。而競新知于說說。同堂問答。出已意以排之。聖經賢傳。矜私智以測之。或引而高。或離而異。人可獨否。人此倏彼。先人以賢智。而君子處其庸安之歸耳矣。

因問而答。非習成說胸中也。徐爲說而徐釋焉。苟不待其竟而撓他語。或競爲聒噪。無以達言者之意。而祇以撓衆聽之耳。非專也。抑或咕咕耳語。漫不屬聽。非敬也。

言之偶遇。何傷。直者斥之義也。其我愛乎。抑期于同

齊南文集 卷二 謹著

三

歸耶。仁也。無心拂無色噴也。可本無拂無噴也。而屢轉護前私也。牽經引傳以伸其說之近似。復也。非仁非義也。此又愈于與拂之尤者也。退自儆于意焉否耶。

同會者。交或深或乍。情或密或疎。其期于學道則一也。毋慢毋誑。毋面諛而背非。毋此比而彼牴牾。序以年。接以禮。成以德。處以敬。孚以忠。信有過。微規之。弗聽。則密囑一人繼之。又弗聽。則數人共匡之。出而對人。諱之。有問者。則曰。偶爾。彼改之矣。誠至而孚。其猶弗

聽乎姑置以缺之。豈其終弗悛乎。是謂相成之義。
聞吾會而來者。不必皆學道之人。不可謂無慕道之
意也。苟慕乎道。而不善之心寡矣。不善之事。亦遠
矣。雖然。聖人莫能必諸人。吾固謂來吾會者之失無
為不善也。假退而萬一有之。若忤逆。若訟鬪。若博奕
好飲。不善之大者。豈無缺人言而媿且悔矣。嗟夫。不
戒于閒居。而胡以必排著于君子。盍充夫羞惡之良
而改諸。改之。斯謂君子。

或曰。盍簡其不才而舍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

衡甫文集

卷二十 雜著

三

之。夫子曰。有教無類。曰。不保其往也。人非善無見。亦
何不可淑而歸諸道。其淑耶。吾願也。即不淑乎。而月
一至焉。則月一為君子也。歲十二至焉。則歲十二為
君子也。吾忍拒諸。

暑吾會者。非乍以其名者也。矢之以誠。而要之以久。
彼博奕飲酒。猶見獵而喜乎。苟不能終制。而耽樂之
私。無預于會焉可也。仍視然會中。是謂吾徒。而敗吾
類也。人將以會為遁逃。以講學為誦誓。鳴鼓之攻。其
容已乎。

月一會。人遞司之。必于前會次。預署之。屆期。則先三
日。司會者以徧期于眾。或至者。與不至者。胥以告。而
至者。畀日費焉。所以便供給。通人情也。并附書之。

衡甫文集

卷二十 雜著

三

書街南文集後

街南先生不獨以文章著也武曰先生工於詩武曰先生書法甲遠近或曰嘗聆先生琴操泠泠乎善也而以疾求診療者則又謂先生今之薛立齋周慎齋云平陵唐岸曰庚申冬予始至宛陵謁先生於敬亭山房先生皁比在焉時方與諸子講明誠之學日暮請益畢隨先生詣所謂街南草堂者循衢數折而南則樓觀屹立宋理宗賜丞相兄弟建也坊而破殘者爲魏國正肅公表也因念吳自正肅父子以理學顯

街南文集

書後

一

暨石岡先生而益振數傳而復有街南先生嗣正學啓後賢蓋吳氏理學世其家久矣草堂燬燬突垣棟半圯琴書外無長物則又思正肅父子居廟廊之上終其身履豐席厚不必有艱苦之行堅忍之守而安驅徐行從容以企聖人之道其境順其事易且位望尊矣整躬以率物如順風而呼勢加疾焉而又當宋中葉沐濂溪伊洛之餘教親考亭之門天下之言學者日盛異說之害吾道者猶未大熾也先生之在今日棲櫬枕墊踽蹢然一布衣老爾非有聲勢之應

街南文集

書後

二

援饑寒迫於內險阻交於外勞苦塵坌之集乃躬者皆足以挽亂其心思而動搖其魄力且以世學日熾安庸子競爲虛無懸悟之說叛吾道與混吾道浸淫滋蔓至深入乎人心而先生飭躬砥行進諸弟子而教之以明誠爲宗旨慎獨爲樞紐讀其正王辨教大學旨達易問讀禮問諸書尤洋洋灑灑抉此之所以得與彼之所以失濂洛復生不能易也一時游其門者皆彬彬質有其文聞風之士亦罔敢異喙向非有過人之識兼人之勇則將委靡頹敗逐流俗以去而聖賢之學將至泯泯耳蓋先生之所處尤難說尤難哉先生與孫慧居先生皆嘗師事晦翁沈微君子與慧居游而始知有先生又於慧居几上見先生文十數首讀而好之已先生來龍溪因慧居交於先生邂逅間輒口誦先生文不置先生喜若謂孺子可教者厥後詣講堂則先生招之也余之讀先生文而能知其原本理學不狃於今時而倍難於古昔則余之可教武者在是先生又未必盡知之矣余於先生之詩若書若琴操若醫理未嘗不心好之而不以易吾文

章之好好文章又不以易吾理學之好余以此質之
先生更不若以此質之游先生之門并世之讀先生
文者使知先生不朽之業不徒文章而求先生者亦
毋徒以文章爲也文格似昌黎而簡潔變幻尤出入
左史蒙莊諸氏先生著述益備衍其悉以寄唐生唐
生故可教也

瀨水唐岸拜撰

街南續集七卷

〔清〕吳肅公撰

清康熙程士琦等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街南續集引

往吳仲喬與可爲街南先生梓語林也程子崧年見其著述種種頗有意焉未幾而歿已維揚吳愚叔爲梓文集海內傳誦之先生名日著文日多是不可無以續之也初崧年之歿二子尙幼今逾弱冠企慕高賢先生故人子遇之又韓旣朝夕宛上公瓚時質以詩學請得其文稿擬付之梓予曰是固向者二子先人意也於是編次之得六七卷予讀而歎先生之文其學原于道依于經而綜貫乎諸史者也其才與法本八家而宗兩漢旁騁乎先秦蒙莊者也吾何能序先生聊述管窺而嘉二子之爲斯舉也與仲喬輩亦妄綴評跋以附不朽云又韓名琦公瓚名士璋皆嘗受經予者弟潘一元題

街南續集

卷序

衍南續集總目

卷一 論書

卷二 序

卷三 序

卷四 記說

卷五 傳

卷六 傳誌銘

卷七 雜著

衍南續集

總目

後學程士璋全較梓

街南續集卷之一

論書

宣城吳



王導論上

周顗既死王導料簡中書見顗表救之詞乃曰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嗚呼伯仁誰殺之耶掩其陷害之跡而故爲長者引罪之言天下後世其可欺也耶古奸雄之侈名士必有所遲回而不敢遽者曹操之于禰衡于楊彪以其名士而舍之欲殺劉備聞

街南續集

卷一

論

一

郭嘉一言而止敦始聞呂猗之言故就蕪一決之而先謬其旨將用爲三司爲令僕曰不爾當誅之竟嘿嘿焉直湊諾之矣夫兵莫慘於意而鋒刃爲下敦特刃焉耳帝使彬勞敦彬先哭周顗乃見敦且罵數之道適在座吾不知導于是時何以爲心耶雖然伯仁亦自取禍焉始導等以敦故待罪不揀可也殺諸賊奴取金印導能無恨哉陳用揚曰有意救之不得不迂其跡朱建攄辟陽曰獄急不敢見其術同意非也方導之呼救入而不顧出不與言斯則迂其跡者矣

街南續集

卷一

論

二

而何以罵爲予謂伯仁酒狂也史言其見帝致辭而出乃云云然則因導之臨刑畏蕙特使酒以戲之耳豈湊心用術者乎胡致堂曰導求救時盍對曰此非愚所能任上禮貌大臣忠邪自別則無市恩之嫌亦無失言之禍矣而非伯仁之所及也故曰自取禍也導殺伯仁人知之矣論伯仁酒狂自取禍則未有及之者

潘炎辨

下篇推其回互周札肺肝如見

王崑繩

王導下

王導非特殺周顗亦不知大義者也。蓋巧于全身而工于殉俗。夫大義滅親卽非所望。紀綱順逆之際而可以質質乎。王敦且死。王含稱兵。向闕導書止之曰。兄此舉可得如大將軍昔日之事乎。昔者佞人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此何語哉。曾是逆節而有今昔之殊乎。佞人在朝。固可稱兵。而無害乎外濟云者是。二志也。助亂也。雖然彼自言之而不諱。吾以爲謬語。以沮含。未可知也。于慎行曰。鬼

街南續集

卷一

三

協用事王氏漸見疏斥。導積不平。其意亦欲敦有所爲耳。予謂于公猶苛論也。周札守石頭。開門納賊。後與敦部將戰。會稽而死。斯何足以贖前罪之萬一。而可與周戴並卹乎。下壺郗鑒持之。導曰。敦逆未彰。臣等有識以上。皆所未悟。既悟其奸。札便以身許國。與周戴皆人臣之節也。噫。何謬耶。稱兵犯闕。豈在鎮陰謀者比。而謂其未彰必弊。且贖土木偶人也。而後可奉命拒守。開門納賊。遂陷京師。使晉有刑札伏誅久矣。至于諸兄見殺。力屈勢窮。而謂許國之忠則陣歿。

者皆得要卹贈之榮哉。謂敦逆節已所未悟。自道耶。抑遁詞也。曾是識量清遠者。而與土木偶同其犇贖歟。蘇峻反。敗路永來歸。欲賞以官。下敦守湘州。擁兵不進。陶侃欲罪之。導不許。郭嘿殺劉胤。卽以嘿領江洲。凡此皆闇于義而惟俗是殉者。蓋導華族而負虛名。一時君臣倚重之。亦猶馮道之在五季同也。道不幸而頻經改姓耳。是故紀綱者。守內之大權也。人臣而不明于紀綱。不可以謀國。不明于逆順。不可以立身。

街南續集

卷一

四

巧于全身工于殉俗。此老一生心術八字。勘破鄭

共五

王彪之論

桓溫將廢海西公百僚震懼溫亦色動王彪之謂溫曰公阿衡王家便當倚傍先代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手須臾溫曰作元凱不當如是耶時廢立之儀曠代莫識彪之神采毅然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服之金璽子曰強臣廢立奪國之漸董卓凶虐盧植挺其正誼蓋勳誡之小醜袁紹亦復橫刀長揖懸節而出彪之國之大臣不能正色死爭且附會之勇于偏上恬于黨逆且朝整同桓溫亦色動彪之神采更街南續集 卷一 論 五

成方不恤以身爲董卓而何助植之足云彪之深洞其然而姑以霍光廢之使知廢立猶有儀準溫雖不能爲光而其心有所折服不敢肆然行篡殺之事此彪之意也坐以同惡相濟過矣且海西廢則簡文當立簡文冲虛簡貴素爲溫所敬憚者也輔以有爲因以伺溫之際或庶幾焉初溫忤浩帥軍下武昌浩欲避去彪之謂昱曰若浩去職人情解體天子獨坐此時必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又謂浩曰彼以卿爲罪宜令相王手書赦款爲陳成敗不從則遣中詔觀此則彪之以昱爲才而深器之久矣昱書與溫溫果退軍則昱可倚重以折溫矣及卽位溫自陳述帝對之悲泣溫懼不能言欲誅武陵手詔報曰若晉祚靈長公宜奉行前詔如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溫流汗變色不復敢言彪之之智固逆知帝之足以制溫而因廢海西而立之使海西不廢則溫之篡反速矣堯蛇終日而不螫則噬嚙艸木以致其毒而豈能須臾忍耶殺僂之慘盈廷流血雖身嬰兇刃何益國事雖然此豈可與常人道哉人臣無彪之之畧則寧爲盧

植蓋勛可矣

以臣廢君天地之大變倘不幸而遭此事無旋乾轉坤之才惟守正不阿尚不失人臣之節若王彪之之應桓溫豈常理乎一結正論不磨姜茲山自古奸雄篡弒亦必有漸能逆折其萌芽毋使滋蔓上也若其事既成惟一死以報國忠臣之不得已也至于將成未成有可以委曲濟事君子不憚爲之然而難矣如狄公之反周爲唐功在社稷然猶見訕于其嬖平勃交驩以除諸呂太史公以爲陸生與有力可見其有成謀矣而說者猶有遺議何責人之太苛也彪之之事固處其難得此關發可以無憾矣梅定九

街南續集

卷一

論

七

宋高宗論

高宗之主始誤於汪黃終誤於秦檜其誤同其所以誤則異建炎初勢極挫衄矣澤持於外綱主於內或可以爲而高宗不振也流離竄徙救死不暇汪黃之所以合也紹興時軍旅盛而國勢漸張雖浚鼎不建綱而諸將皆澤儔也時可以爲而高宗不振也氣讐於虎狼而偷安於旦夕亦庸主之恒態也至劉豫之廢尤中原一大機也然而和益速屈益甚王倫之還改國號曰江南易通問爲詔論稱臣構而不恥則非但氣讐不振而已蓋有隱情焉史云豫既廢金欲立淵聖以和定而止以此觀之則金所脅以怵宋而陰制之者立淵聖也高宗甘屈辱以媚敵而不卹者懼淵聖之立也此其隱不可以告人而檜刺知之而逢之其主和也檜必私於上曰戰則金立淵聖淵聖立則陛下爲監國爲外藩統系所屬百官爭去而事之敵國外患宗親內患戰方始耳斯言入高宗有不腐心而怵魄者乎明英宗陷遼北王直等請迎之景帝不憚于謙曰天位已定豈容異議通使亦以紆邊

街南續集

卷一

論

八

惠也。景帝從之。英宗卒以反國。噲高宗景帝。其心一也。而淵聖不若英宗之得反者。則以謀國者忠邪異而進言之術不侔也。王倫使還金人許復齊地還梓宮。此固噲與金密訂成言而遙相附和為靈鑪之應。金藉手以報行。成噲藉口以市成効者也。高宗豈不曰一和而土宇歸梓宮還。吾幸也。淵聖果不復立。吾尤幸也。噲言信矣。於是而太后可歸也。又益大幸矣。夫噲誠愛我。安得不舉國而委之一時賢臣智士。雖林立如噲。何如高宗何。嗚呼。噲非誤國。直賣國也。以戰敗和者。莫岳飛若矣。安得而不死。高宗與噲比而殺之也。噲亦曰是可以報金矣。或曰噲何利於此。曰天生伯嚭以亡吳也。夫差惑而子胥。嚭則取酬於越。安知金人之歲幣不陰輸於噲哉。而況挾主以自重。所取於宋者。伯子乎。嚭也。嚭亡吳以伯。百越噲亡宋以強金。皆天也。

賊噲之罪為千古大僂。今有此論。高宗分半去矣。翟五吉先生

國有君則敵不得挾君為質。自晉陰胎甥征膳立。

國而歸惠公。廉頗約三日不至。立太子。廝養卒以張陳欲分趙而歸趙王。漢出分羹語而太公不死。皆一法也。明用之而英宗返宋。反之而二聖不歸。此理易見。然正惟內無必欲其歸之誠。故外不得不修其迎之之禮。雖辱國而不悔也。文可謂推見至隱。梅定九

宋高宗論二

何以知高宗欲和而檜特逢之。嘗讀史而徵之。方和議未成。宰執入見。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畏尾。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必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帝曰。朕獨委卿。檜曰。望陛下更思三日。復進前說。又三日。復如之。知帝不移。乃出。文字決和議。又以勾龍如淵爲中丞。以擊異議者。此和出於高宗之一証也。檜旣死。高宗斥其奸逆。黜其親黨。獨不言其誤國。東平進士梁勛請備金帝怒曰。和議斷自朕心。檜特贊成之耳。豈

街南續集

卷一

二論

十一

心以爲我殺之也。故嚴氏之敗徐階。不敢指以爲罪。宋之和金。檜首謀焉。而高宗不悟曰。我主之也。檜之殺飛。猶嵩之殺鉞云爾。故曰。小人之逢君。其罪大也。高宗之不欲歸淵聖。亦讀史而知之。章太后之南旋也。淵聖臥車前泣曰。歸語九哥及丞相。我得太乙宮使足矣。他不敢望。后許之。誓而別。及歸至臨安。始知朝議遂不敢述車前語。此不欲歸淵聖一証也。苗劉廢帝。謂陛下不當立。將來淵聖何以處之。此言早已觸高宗之私。而深其患失之防。心以爲苗劉一賊耳。奉隆佑一廢后三歲一孺子而廢置如奕棋。況金人之強挈舊主以復辟乎。則我一弁髦耳。其誰與我。其不欲歸淵聖益斷然矣。紹興二十一年和約已久。梓宮返太后歸。乃遣巫伋如金請迎淵聖。金主曰。不知歸後何處放頓。伋唯唯而退。明楊善之迎英廟也。先日上皇歸天子遜位。否曰。天位不可更也。以兄讓弟。猶堯之禪舜也。也先無以難。夫迎之果其誠也。使命專對。獨無以預授其詞。如楊善云云。耶然則其迎者非情也。僞也。人知嫉檜之奸。而不知高宗之罪。知高

街南續集

卷一

二論

十三

宗之庸而不知高宗之伎忍予故按而論之。

和議禍宋從未有歸罪高宗者。瞻昂先生讀書論世無幽不闡無瑕不攻推究心術卽起九原而問之亦應無詞。前後諸論非爲一事之定評皆千秋之金鑑也。東官翟五吉

于謙論

也。先之難。景皇監國。宗社奠安者。于公之功。人知之矣。惟不急于得君。故英宗得以南轅于公之功。人亦知之矣。獨南內之錮。皇儲之易。無能爲公解者。則公不無遺議矣。噫。公豈逢君以自固者哉。或曰。功名之士。不以匡弼爲能。夷吾不諫。齊桓王猛不諫。符堅所重。不在此也。或曰。公知景之不可諫也。諫則爭。爭則身嬰其怒。而宗社之事。向所戮力以有成者。全舉而棄之也。故寧隱忍爲國爲身計也。之二說者。皆近之。

而實非也。然則公之不言何也。曰。天下者高皇帝百戰而有之。而英宗幾兒戲以失之。質諸高帝。則英不得爲無咎。而景實有功。伊霍之謀。未敢言南內之錮。安見非高廟神靈欲假手懲艾之乎。爲人臣者。社稷無廢祀。人民無廢主。斯亦幸矣。而它奚與知焉。且夫景帝之爲君。能聽言。能知人。獨不勝其自私之念。有負于英宗耳。有如顧天顯之懿。敦孔懷之誼。出太上而尊禮之。兩宮異地。貳君耦辟。宵人者必且潛構其間。而躁險喜事。如徐璠石亨輩。乘其左右而間之。是

宮闈爲壁壘禁門喋血禍且滋烈豈待景帝大漸而始有奪門之舉哉于公之不諫南內其以是歟均是子也一廢一置人無如何子房不能得之漢高鄒侯不遽得之于德宗而况景帝乎公智人也尤善知人曾不知景之不能爲宋宣而強持之必也合其子而予其姪嗟乎彼不難于銅其兄而何有于姪德昭之事成于禁密其誰復禁焉建寧親爲肅宗子李輔國張良姊譖而殺之以李必之得君而不敢言况憲宗姪也而尤抱儲貳之嫌其爲輔國者庸獨無人于公一言直促之死矣以泌之不能得于肅宗且惧而欲去况于公乎故公姑寘之不然以公之偉識曾王直林聰劉翥孟玘之不若哉楊集之上書公謂王文曰書生不知國事則公固熟籌之矣乎吾謂其不爭太子于景帝猶夫不爭太上于也先也故英廟之南轅于公之故憲宗之無恙亦于公之故也而人莫知也若景之疾萬英之復辟憲宗嗣位公不及料也嗚呼天也予惡夫儒者之以常談苛責公也

候朝宗云易儲之事公唯唯署名其意以爲非我

發之我非秉鈞者天下無以責我也苟爭而拂景帝意則置身何所乎君臣意合輔之一二十年而南宮告終天下無意外之變矣公逆知其必欲易儲雖未遏其衝亦未開其隙猶賢于趙中令云此論亦似之但仍以利害間規避窺公者恐非所論于公也

自記

論以道事君之大臣則其不諫似涉于隱忍論明哲保身之智士則其不去似闇于先幾瞿岩先生此文別有權識非腐儒守理成見也 翟五吉

答友人論五行書

僕不信五行正以生尅之說爲不可通耳。豈不知五行昉于禹謨。詳於洪範。而敢妄斥而廢之乎。左氏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五行卽五材也。天之生物。萬有不齊。其可通行者。槩而約之。惟五云爾。君子於其所不知。闕如也足下。教我以闕疑。是已。然不曰疑思問乎。僕五行問一書。與天下之大學者之衆。必有淺知之而告我者。而無如窮年畢世。卒無其人也。一切醫卜星相堪輿曆數象緯無不用。

街南續集

卷一

書

七

之卽自命儒者。會不致疑焉。始則相沿爲習。既而附會飾非。禮曰。疑事無質。直而弗有。今于疑者。居然實而有之。夫質疑而有之。視弟之疑。而問者果孰爲愈乎。張山來不以爲謬。而梓入叢書。獨以予洪範偶然序列之語爲不然。山來以一二三四五卽河圖之數。非偶然也。愚正以河圖與易不合爲大可疑耳。何也。一三五七九爲天之生數。二四六八十爲地之成數。易定之矣。一六合爲水。二七合爲火。三八合爲木。四九合爲金。五十合爲土。易有之乎。一六水爲北。二七

火爲南。三八木爲東。四九金爲西。五十土爲中。果易理乎。蔡子注洪範。謂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夫水木何以天生。火金土何以地生。地有生乎。生成互易。益不可解。五行配位其說。始孔安國。而劉歆、楊雄、關朗及乾鑿度諸書。術士流傳。而朱子以注易繫。余又不能已于問也。安得起漢宋諸君子而徧叩之。今易前列圖乃邵子傳之。而朱子主之。豈非大可疑乎。足下據繫傳帝出乎震一章。以明相生之序。似矣。夫以五行配五方可也。若以爲相生。則五方豈必以序而生者乎。是先生東南而後生西北耶。卽四時由春而夏而秋冬。陰陽少壯推行以漸。非春生夏夏乃生秋。秋生冬也。遂謂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乎。相尅之說。益不必辨。惟足下教之。

街南續集

卷一

書

八

歐陽子斥圖書爲惟妄。以其于易不合。聖人作易。不取則於此是也。乃并繫傳而僞之。河圖見于論語。于書顧命。愚謂古者必自有圖書。奇耦之數。理人彷彿有取焉。久失之矣。今世所傳乃漢人撰之。

者且攷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云云揚雄虞翻以爲
天地之數不曰河圖也戴九履一云云乾鑿度張
衡以爲九宮之數不曰洛書也今公然冒易之首
家傳戶守則邵子傳之而朱子主之不知寔方外
附會耳卽欲斥之其如邵朱二子何哉 又記

虞書五行本爲六府洪範亦重稼穡生尅之說並
不可通至謂圖書爲僞真絕議也非淺透易理不
及此 王崑繩

答萬泗源書

離索之久得手教欣慰可知足下之于學問勤矣切
矣而以茲山之異同相質且寃以入手根源 足下
以弟與茲山有同好耶茲山之同異卽弟之同異耶
竊以學道在根源根源既得卽同異之跡不足卽也
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十二君子無不同者
至宋而不能無異矣顏曾思授受一堂後人莫見其
同而根源卒無異焉何謂根源仁是也會子之忠恕
卽顏子之不違仁誠意者誠其意之仁耳然顏子先
衍有續集 卷一 書 三

博文會子先格物子思言學問思辨擇善以誠身卽
格物知本止于至善也物有本末格之而知外之本
于身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格之而知內之
本于意至畏民志爲誠意之極故又曰此謂知本古
大學明文彰彰也書言惟一誠意也惟精格物也詩
曰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亦此謂也易言忠
信立誠而必知至至之知終終之知本末之謂也孟
子曰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則誠意之合于格物
尤可見矣此徵之諸書無不渾合者至陽明氏乃以

格去物欲爲訓。第嘗謂正心誠意卽已是去欲之功。豈必又以格物贅之乎。足下自謂辨先儒之偏誤。而此乃入手之根源。顧主陽明氏。毋乃欲異于先儒而根源反同欲同于聖學。而根源反不免于異乎。且大學所謂物非物欲之謂也。今云去物欲者。謂聲色乎。是耳目聰明可去也。謂食貨乎。是廢其所以生也。謂名譽乎。是人可無勸慕之良也。皆矯情以滅性也。聖人未嘗廢五音。屏五采。絕甘旨男女之情。理財治世。慶賞刑威之具也。孟子曰。不思而蔽于物。物交而引。行有偏。集
卷一
書
二

爲性明矣。是未歲之中也。立大本者。立此而已。發而中節所爲。施于家國天下焉。足下以意爲心之所發。亦沿習朱說。而未及濫。究于未發。歟。其實意爲心之本。山陰劉念臺以爲心之所存。亦有見于此耳。凡此皆僕與茲山講之歷年。足下未免沾濡于成說。其所見非敢有異于足下也。足下冲懷篤志。諒不爲罪。六經四子之旨。儒先異同之見。療如胸中。故出之洋洋灑灑。後學小子。莫能窺其涯際。程又韓

與閑在東

公瑾醇醪不飲自醉良朋聚止如神木臭味焉褻腹
淪肌謝何可言前詒離珠集初不曉離珠之義僕之
寡陋習知有驪珠耳宗子發王武微二君最博雅亦
未之攷後詢之景州乃知琅玕竹實鳳所食也尊詩
署伊蘭僕又不曉蓋祇知有荷蘭耳或曰蜀香名也
一名賽蘭香然耶否耶僕之寡陋所不知者夥矣然
偶有所聞則良友之前不敢不以告曾見佛書有伊
蘭字其言曰伊蘭充滿三界諸天愍之改令此世界
街南續集 卷一 書 三

以文字妙香代爲佛事又一則云牛頭旃檀產摩耶
羅山與伊蘭叢生過者弗視及旃檀條枝布葉芳香
酷烈伊蘭四十由旬之臭一朝滅息由此言之則伊
蘭一奇臭惡物也雖西竺震旦方物不齊名同而定
異者有之但吾輩讀書期典雅有據以爲蜀香果出
何書用之可也不然足下之詩正文字之妙香旃檀
之芳烈而可以斯名潤耶僕之寡陋猶知佛書有此
况天下博雅衆矣使其見之得不爲尊稿嫌耶昔吾
鄉有年少字元緒予曰字何爲取此年少不更問後

數年有告以諸葛恪事漁人聞老來呼龜曰元緒少
年大慚咎予之不早明示也噫知而不言是予之咎
也。

博綜典雅出以恢諧是東坡山谷尺牘能品
大家集中忽見小文有辨物定名之義 公瓚 程又

答張子尉

不奉教長者之日久矣。前月廣陵回得手翰。觀禮幸先生之不忘我。且有以教我。也。然察先生之意。抑似不諒我者。饑驅乞食。柴桑不免。况弟之不肖乎。然窮雖饑。實不以乞食遊也。遊道險絕。誠如來諭。弟悉之稔矣。豈其老困而復僥倖于此耶。世之爲遊者。未有不謂當事出入于予。蘇者也。永有不交其鄉。捐紳詩箋。函箋投贈。以要愧遺者也。焉有以世外迂疎高冠大袖曳杖爲彈鋏者哉。况廣陵之俗。又有異者。饒客街南續集 卷一 書 三

巨商。漢拱若侯王。閭人如旅虎。客至。非帷車華服。而僕從呵擁者。弗與通刺。亦不輕報謁也。非然者。卽僕僕踵門。展轉再四。倖得一面叙主賓耳。此豈弟所能爲者哉。然所以久于邗上者。以故人捐資梓拙集。畢生精力。亦不忍付之朽泥。蟬蛻中也。弟嘗謂子雲拒成都富人耿介千古。以此自問。不及古人。先生以是相笑。則可耳。而謂弟乞食揚州。毋乃未之深察耶。然子雲拒富人。高自矜詡。乃失身新莽。以視淵明之乞食。果孰愈也哉。無著遊道三十年。濶厠介紹。劉改之

街南續集

卷一

書

二六

瑣

戴石屏之徒。皆才諳知能之士。豈弟之所敢望哉。弟如老嫠婦。偶出尋姻婭。遂疑于長安麗人。踏青拾翠者比乎。若乃安貧自樂。先生之閉戶弟服膺久矣。奚待言哉。先生以弟輸此一着自媿而已。豈特弟耶。淵明亦輸此矣。拙集灾水。邗江所印。隨手散去。歸後苦無紙費。嗣容寄奉主家攝蒙館微俸。爲先叔刻文三卷。謹以呈覽。亦足以徵弟意之所存矣。

胸懷高曠。見先生異于人處。有和而不流之槩。程

再答張子尉

某再啟弟非出遊也。前札悉矣。不虞先生之終不諒也。謂弟以遊爲諱。夫遊何足諱。文集之役。主人吳懋叔假館授徒。蓋以修金二十餘以卒歲而謂之遊乎。他俗下文字時要微潤。然非有達官貴顯祝嘏諛墓之文。而先生以爲太丘道廣乎。謂腰纏跨鶴乎。先生又援孔孟以爲解。抑何重視。曳裾彈鋏者耶。先生并不知所謂遊矣。始之譏之誠是也。忽以爲羨者又何歟。羨孔孟耶。羨世俗耶。孔孟非求飽也。先生自謂貪

街南續集

卷一 書

二七

而樂則羨道矣。所樂者蔬食飲水。豈羨世之一飽乎。且先生歲貢爲博士。行且釋褐。飽廩肉于膠庠矣。何羨人爲。窮老一布衣。束身品谷。非有江州之酒。始安之錢。叩門拙言辭。卽偶爾乞食。亦豈得終身飽歟。里中必有誦啄弟者。弟一笑付之。而先生猶爲是言。豈所謂久不見聞。流言不信者哉。拙文雖不足傳遠。主人雅誼成言。是踐何敢自銜。自售來論。謂弟汲汲不如香山老人。繕長慶集。置佛藏中。以待後世。竊以香山當日。使有如懋叔其人。亦應付欵棗梨。決不費

繕寫佛藏中。以自矜秘也。孟浪災梨成事。既往悔之無及。惟垂察焉。

委曲和平。辯而不亢。覺昌黎荅張藉書不免偏岸。自是之色。吳仲喬

街南續集

卷一

書

二八

告叔父季野先生墓

姪肅公稽首致告於十叔父季野先生之靈我叔父之歿于今三十有六年矣始也旅櫬燕山旣而攢殯西窰惟是從弟輩家貧不克卜壤就窆交肅公預撰誌文以需卒杳杳無期不得已改棺爲槨移厝南郭張中丞之祠右白骨噬峨幽魂如在傷如何哉自時厥後又安可必哉雖然人孰不死孰不朽惟有不朽者則雖骨肉斃爲野土魂氣散爲飄風曾何足卹乎叔父生不逢時窮愁淒苦所適志自娛者文

街南續集

卷一

元

章而已所講求推服之者肅公一人而已憶叔父適閨時手雜稿一束見付若爲身後之屬者尋以家人之難北赴援手諸銀鐙者得脫而歸而叔父病沒燕山矣痛心掩淚易其有旣惟遺稿觸目恐一旦零落荒煙蔓草中則叔父之精英無寄而叔父之生平亦遂已矣選錄若干首出入必攜庚午歲授徒維揚友人爲予梓文集益拊心內愧謂瓦石先金玉以鳴也乃獨館俸刻成二卷曰夢華遺集字句安有更易者要非無故當亦叔父之靈所鑒也一時名士學者

讀之翕然稱吳氏有夢華先生又以知肅公之文有

所本也其當時應酬諸作憶叔父所不嫌者並汰不入亦叔父之靈所鑒也己又蒐葺散佚復繕二卷業已宋體書真且將鋟板而不給于貲輟貯笥中又三年矣計費不過十金許而肅公年踰七十衰病委頓不能博沽畢資而里中故人絕無有問及者浩然永歎已耳叔父之靈尙其嘿相之乎向者通志一編叔父實命肅公共砥厥事而中道棄捐不揣寡陋勉焉蒐輯砢砢三十年倖幾于成錄之哀然計百有二

街南續集

卷一

三

卷視叔父原編增可數倍更名通識嫌今省通志同名也函篋衍以待將來肅公死喪無日九泉奉教不達灑涕謹告并以所刻遺集一部同楮帛焚之伏惟式臨

詞語悽涼九歌之遺爲叔父苦心不朽計從來未有劉望之

祭十二郎文昌黎獨到此更簡朴真摯可與並傳吳仲喬

街南續集卷之二

宣城吳肅公晴崑氏著

序

孔門大學述序

大學本小戴禮記第四十二篇程朱子謂爲孔氏遺書者也。自朱子章句行而鄭註孔疏並廢。戴記中遂削原文所幸存者舊十三經鄭註耳。號稱古本廢置弗道。偶或信從不以爲好異。輒曰反古。功令繩之。裁且及身。于是大學永爲朱子之書。而孔門之大學廢行。再續集卷二 序

矣。且夫釋經可也。改經不可也。儒者各鳴所見。縱刺謬于聖人。指而駁之。經文固自若也。改之則經非其經矣。漢儒之釋經也。不敢增損。卽錯簡仍之。費直王弼移竄周易傳文。朱子方定正之。而于大學乃身自蹈之。分經分傳爲曾子爲門人析之。釋之爲錯簡爲衍爲闕移之補之。使經文果有錯簡。若衍若闕。而不可通。當聽之無可如何。况本自明備。而斷以己意。仍不免其衍且闕。何以改爲哉。所以然者。解經而不得其解之故也。不得其解。因蹈改經之失。擴以己意而

支離不免焉。噫。盡亦反諸孔門之舊乎。漢賈逵之言曰。孔伋窮于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是無所謂經傳之分也。大學中庸無二義也。一誠而已矣。致知以誠意。卽明善以誠身也。物有本末。外之本於修身。內之本于誠意。章法具而註疏截然。朱子不知本末之爲物。知止善之爲知。舍家國身意而汎窮理于天下之物。求知于通貫之餘。故曰支離之失也。若其改經。則二程先之矣。然二程子私識以藏。而章句遂勒學宮。懸令甲。是示樂諸臣之過也。噫。毋亦朱子之幸歟。在朱子初不意其如此也。其多所疑礙。不揣妄愚。晰羣疵而綜一是。反覆窮年以求合于經旨。考石經及鄭孔註疏以還。復于經文曰。孔門大學以別于朱子章句云爾。夫朱子不難改經。文棄註疏以自爲說。今舍章句而遵復遺經。亦何虞于罪戾哉。嗚呼。天下求于功令。溺于膏肓數百年于茲矣。豈乏豪傑卓識之士。破夙習。希聖學而遵復遺經者乎。將以吾說告之。

按周書武成賡書也。其錯互甚明。漢儒不改。至祭

沉始改之。然自明順不若朱子改大學失經旨而仍不免闕漏。友不如原文爲順耳。姜茲山

不難于追復經文而難于推議經旨。經旨明則經文融暢。何有錯簡衍闕。真儒苦心一序已見精義。萬泗源

意者德之隱誠意卽明德事。大學此節反復申明。慎獨則德潤身心。廣體胖心正而身修矣。下乃援引詩書申咏之。淇澳二節見盛德之著。証以康誥三書曰。恂慄曰顧。誤皆誠也。日新新民知止止善。

街南續集

卷二

序

三

皆誠意事。曰日日又日日。緝熙皆誠之不息也。終以夫子聽訟之說。畏民志者誠之所孚。又何必別言明德止善哉。朱子疑淇澳以下文不相涉。乃割裂分章。各因字面詮釋。人皆謂確當。豈知聖學頭緒不如是之紛。古人文亦端不斤斤分貼也。余書大畧如此。非敢悖朱子也。又記

經史序錄序

道出於聖。賢而著之爲經。治出於帝王。而徵之爲史。經與史。文章之至鉅。相輔而不可以偏廢。諸子百家。不得而踰焉者也。六經燔於秦。而表章於漢。有馬鄭王賈諸家之學。至唐貞觀時。萃章句爲義疏。而疏注之書備。顧世之讀之者。殊少。明宗人朱西亭氏輯諸經敍錄一書。凡爲經之傳注訓詁。皆載其序之文。使讀之者。雖不得見全書。而知其所以爲書之意。歸熙甫先生爲之序以傳。然於史則未之及也。百餘年而

街南續集

卷二

序

四

新安吳公儀特彙諸史序。并西亭本而合成之。名曰經史序錄。俾無有偏廢之憾焉。乃以史序謬屬之予。噫嘻。予何人。敢望熙甫哉。窮經之餘。竊嘗有志於史。漫以爲宋儒章句。旣懸功令。而註疏之學廢。制舉家專守一編。卽諸經已無能遍涉。而況於史乎。然十三經惟爾雅。人罕見者。其諸經悉輦然學官中也。若夫紀傳之體例。卷帙之繁簡。撰著之姓氏。有弗克枚舉者矣。鉅釘蒼叢。卽司馬氏通鑑。循省爲艱。而況諸史之曠乎。是書成而諸史之目瞭然。且因序而得其本。

末計其全編究其治亂興亡之由人物賢否之概政事得失之機有功於後學至閤且永蓋公儀猶西亭意也予又嘗竊比古人論史之義尚書春秋聖人之史也左傳檀弓賢人之史也而皆依於道故爲經公羊穀梁雖傳亦列之經也誦其書不知其人可乎遷固歐陽文人也而史范曄沈約亂人也而史陳壽魏收小人也而史脫脫鐵木兒塔識揭傒斯完者圖蒙古也而史是史人之大較也抑史之文遞降而下矣昔人云左傳之於史記法勝也史記之於漢書氣勝也漢書之於後漢實勝也後漢之於三國華勝也三國之於六朝模勝也是文章之大較也且夫史之爲十七爲廿一無定者也不知其以書列乎以代列乎以書則何不先左傳也以代則史記非一朝之籍推而與左傳並崇焉可也歐陽氏新唐成而劉昫廢職脫遼金成而王鶚廢沈約蕭子顯魏收李百藥等與李延壽南北史並行不嫌複乎南指北爲索頭北指南爲島夷延壽中分之顧不欲以統屬之南如宋武齊高梁武陳武均實爲帝而魏涪汾齊高歡周宇文

秦儼然帝紀也毋亦未盡協乎五季之短祚藐矣南唐之文物四十年彬彬也其書亦馴雅未足當一史乎若晉之裨誕梁陳之靡宋遼金之冗且陋易史乎易史乎剪裁而潤色之百世宜有人也抑汰其複裁其冗核其蹟簡其文一如呂氏詳節鄧氏函史而編纂一書以便學者之從事俾無憚於過蹟而高皮之亦盛事也

余所見授經圖歷叙易詩書禮春秋各家授受源流分系以圖嚴如譜牒然乃萬曆時宗人睦樸刻

之汴上者然則留心經學固不止西亭一人也武陵徐武令嘗患史書汗漫士子有白首不識班范爲何人者因臚列作史姓氏條其篇目以便省覽吾友膠城陸翼王則專薈撮諸書序文爲一書目所經見手不停鈔蠅頭細書幾與身等夫經史而外書寧有極余嘗哀其老而好學所鈔殆無竟期也固不若公儀彙諸史序與西亭經叙相輔而行爲得耳

宋遺民四先生詩序

予習爲詩少陵而外喜宋遺民林霽山謝皋羽鄭所南三先生時取其詩詠誦之又于遺民錄得梁隆吉詩十餘首霽山刻意少陵皋羽幽峭不蹈南宋一語隆吉亦在中晚間獨所南膚弱然其氣激其情摯與三子同要皆艱貞介特之士也宋之天下亡于蒙古而人心不與之俱亡如此卽謂之勝于唐可也顧謝與鄭皆笑獨所南托身蕭寺并家室無所係屬其詩文憤激指斥惧其見嫉于當時是以鐵石重函并泐置之皋羽哭西臺諱其友爲甲乙信公爲唐魯公詩更幽渾死之日屈吳方二子以遺文殉葬則何歟母亦信公之禍尚蔓延其餘黨而蘭亭冬青之役寔與霽山與焉其能無惴惴也乎隆吉入茅山從老氏學以詩禍不欲存稿固宜其謂人曰詩苟可傳人將有腹稿焉今其傳者或皆他人腹稿之餘歟嗚呼士不幸而生斯世其幽鬱危苦之遭憤懣無聊之感不得已而託之篇章庶或彰之身後乃至不敢傳錄或甘淪于谷鮒殯羊與夫唇炭柳絮間而不卽可勝痛也

衍百續集

卷二

序

七

衍百續集

卷二

序

八

夫可深痛也夫所南書至三百五十年而始出抑更奇已程篁墩宋遺民錄惟霽山皋羽原有集故承之獨多隆吉廿首他止一二首耳汪水雲吳于善所南俱無一首蓋世遠湮沒也心史之出惜篁墩不及見

宋林霽山先生詩序

往戊子己丑之歲予得鄭億翁心史秋賦詠不能自持已復得謝皋羽聯髮集林霽山白石樵唱更選錄之序以存焉諸先生皆宋忠臣其幽貞介節無所軒輊也而以詩論之霽山蒼老鏗訇尤有杜少陵遺風壬申歲沈翁天士欲重梓而廣其傳來宛上索予向所藏本不知予本已久佚矣因轉向梅綱長購得之珍重囊襲以去將贖金為梓費而莫或應也汪子扶晨以告吳子綺園綺園慨然曰此吾輩事也遂獨任之又明年沈翁復來告成事且徵之序某慰喜曰賢哉吳子彼有力之家欲吐其一鏗不可得而挾詩卷以噉名災木曷勝數亦孰肯為幽貞表章計哉是役也沈翁之忱感歎汪君之從與歟吳子雖賢毋亦林先生之靈之不泯耶唐以詩取士其亾也節義不概見厓山而後獨纍纍焉即其詩不工猶當錄而傳之而况其媲美少陵若林先生者耶彼局以時代尊唐而黜宋者噫真詞客耳食之徒也哉

為宋人序詩古膠黠淡 王獻州

錄鄭所南先生詩文序

宋鄭所南先生心史詩文若干首崇禎十一年戊寅吳門承天寺浚井出鐵函而得之者也沉井時為宋德祐癸未迄崇禎戊寅三百五十六年而始發異哉迨甲申而國亡矣距書出時才七年耳豈天故留是書以覺斯民而以先生為木鐸乎或疑改革後好事者附會或以其詞之直而深諱之嗚呼何書之出非其時耶是先生既窮于生前復窮于身後也悲夫又或者以詩法病先生嗟夫鳥之哀者不暇擇音士之有自齋集 卷二 序 十

托于山林者聲詩相尚雕辭繪句博風雅名則得矣自號孤忠不亦誣乎亦將何所取法焉予故選錄之以時哦誦焉初是集出梓之者寺僧君慧序之者曹公石倉慧請序于曹公累月不獲報設位而祭先生事畢而序至曹公以丙戌殉難慧梓是書成亦卒噫先生之靈蓋陰擇人而付之哉考先生埋史時年四十有三至其卒年七十八矣然則其三十五年之書絕無傳者豈旋作而旋毀之歟抑禁不復作歟又或別瘞他所歟嗚呼莫可知也已無字句處別有悲明

江文石先生集序

往乙酉改革江南之以兵起殉節而死者無不推新
安金公正希卽無不知江先生文石者也先生故以
名諸生師事金公遂參其軍事及師敗公被繫目先
生使逸去意先生可以無死先生則急歸而訣其母
祖母家廟而追及公于軍前大呼曰我參軍江天一
也并被繫以激烈襄公抵金陵臨刑痛罵同日歿之
人皆方之王炎午云於戲先生行誼在鄉鄰節烈在
海宇名稱垂百世所謂宇宙文章孰大于是卽無文

街南續集

卷二

二

可也先生沒弟文月收輯其平生著撰而門人洪祚
永卜公者售校手錄三脫稿而藏之卒賴以授梓焉
今年春吾友洪秋士函以寄予秋士其族叔也書詞
端謨俾肅公序之肅公于是正巾欽袖累日而卒讀
焉其敷陳竑議若古之司直毅然正色于廷陛也感
痛奸回若壯士尊前髮指而毗裂也遇幽貞至孝若
負創厥躬者之呻吟而顛訴也其感發塊磊雖應酬
題跋閒篇短牘必于世道人心肫肫疊疊然儼然先
生之丰範親接乎前噫肅公何足以序先生哉慨自

文章之士高者工法度而辯宗尙其下者藻悅于詞
章求其裨益世道感發人心者未嘗數也焉文章之
不本心術而風教之所以日靡也往事故難言之矣
後人讀先生之文幸毋徒以文衡先生也哉昔孫伯
融歿于難弟子蔣行簡蒐輯其遺詩宋潛溪序之曰
道隱民散朝執經講帷暮反眼視若途人行簡足以
風已卜公非今之可風者與抑肅公曷作金公傳載
其訶斥內院語凜凜若霜鉞不知其出自文石先生
也顧先生與金公同心共義雖出自先生毋乃實金

街南續集

卷二

序

二

公意中語乎傳聞異詞亦微特此也

文章忠義不必相兼欽其忠義不得不錄其遺文

卜公之誼自不可掩 閔賓連

凜凜如見忠義之色序文矜莊讀之起敬 程又韓

慈溪陶氏譜序

郡慈溪之有陶氏宋時允升公由姑孰之東莞寔始遷云允升公吾吳所自出蓋越國公丕承外孫魏國正肅公之甥也正肅公篤姊弟之誼欲常常見之俾甥奉母居宣允升于世雄有隱德先丞相爲誌其墓文具丞相集中世雄子九皋以工部顯而先滕公越公暨正肅曹沈二夫人丞相夫人俱墓其鄉岡龐林木相望五百餘年吾子姓歲歲展祀必想省焉朱陳之誼勿替也余弱冠時從先君游雲山經陶族瞻其

衍南續集 卷二 序 三

家廟則見世大父柰園公題額今五十年矣歲丁丑陶有修譜之役某某來屬予序按譜徐州牧謙爲始祖厥後爲潯陽爲丹陽爲姑孰世遠地遷支分不一宋大理評事旺乃居東莞代多顯人居仁爲鎮江錄事參軍拒元死節而壻于越公者諱甄卽允升父也譜有先憲副師每及家福州止庵序余復何言惟是族譜以尊祖也收族也別支系也人無參寥醇厚爲優代無顯晦名德爲貴昔晉陶士行勲高一代爵三公而其曾孫元亮抱節東歸爲千古名隱丹陽之陶

在梁曰貞白先生修道茅山稱山中宰相明初姑孰祁公從龍開國而天台之陶曰宗儀以元遺民膺聘不就著書終老是陶之故也卽吾吳雖以丞相顯顧丞相忠貞宋史埒之文信國加以正肅之理學參政之亢直龍泉之殉節後先濟美名德懋焉不然彼宋者亦一丞相也湖山甲第狐鳴狸穴其子孫且羞稱之況其戚屬乎止菴序謂外家重者羊叔子以中郎寧氏藉魏舒爲宅相亦僅事耳瑯琊清河人以族重汝南陳留各以人重族有旨哉貴有德也夫

衍南續集 卷二 序 四

序陶氏而延陵先德備著文有體裁與他手迥引敦支收族等語自別雪坪

黃氏譜序

吾宣黃氏聚族居北關者三百有餘年其先世郡守公實肇啟茲土云當高皇帝憤元季之亂拓清函夏再闢乾坤江南名郡戡定首太平次寧國黃公榮祖仁和人元至正進士以賢良膺帝簡知寧國府事多善政其建學宮設漁潭河泊二所爲著政之郡志蓋癸卯之歲也又六年戊申爲大明洪武元年噫當邦社未立戰伐方殷亦惟疆圉之孔務而亟亟焉庠序是營蓋聖祖用心文治枕戈弗遑而公仰承之恐後

有百續集

卷二

十五

云爾先是王師下婺以王宗顯爲寧越知府宗顯啟學舍延宋濂爲五經師戴良吳澄等爲教官兵燹之下弦誦翕然以公方之斯同聲嬾休者歟高帝之攻寧國也城不卽下喪師七千以常公名將而猶被重創雖朱亮祖楊仲英之抗亦以知巖邑之民情未易馴也及破徽討浙婺平定天下皆取給寧國太平師徒之供億未易辦也以是揆之公之治郡必有撫輯之略剗剗之才爲聖祖所倚任而非徒談治體急先務而已也且當日之爲守者亦甚難矣太平有友諒

之寇許瑗亮之寧國亦有長鎗之亂不時爲寇而公幸守土無恙不可謂非公之福也公之遺愛在寧國猶朱邑之在桐鄉而因以終老子孫遂世嗣焉衣冠克紹吾不知朱邑桐鄉視此何如耳公沒二百三十年萬曆戊申裔孫名中邑者請於學憲始得祀名宦楷有公書蹟及先代圖系久而汨損十四世孫彬及琮將重輯爲譜而屬肅公序以先之予惟長世之道惟其德不惟其貴且富亢宗者惟其和輯不惟其強其於譜也惟其實不惟其夸修其忠孝仁恕以母替

衍百續集

卷二

二六

乃祖肇造之勞卽千百禩可也往有名石者以孝行旌及彬琮皆諸生與子善

黃公治郡大綱首在建學斯文力爲表章兼補出

撫輯遺功具見論世手眼 叙次簡括渾乎先秦

門人張恒典

孫氏諸序

諸牒之學。昉于晉。盛于齊梁。而極於唐。自魏立九品。而世胄重。晉宋選舉。必稽之諸籍。于是官有世胄。譜有世官。唐以崔盧李鄭爲四姓。而外罕開焉。而主之者。史有事。掌士有專學。官爲詳定焉。王弘日對于家。不犯一諱。唐李守素林寶。擅業專門。老師宿儒。莫之與抗。絕無假借。濫冒之弊。凡以爲門閥之重也。猶春秋世卿。巨室魯三桓。鄭七穆之意云。五季之亂。此道浸微。而譜學不講矣。乃近代之譜。則又異于是。素封

街南續集

卷二 序

一七

之家有焉。不必世卿矣。五服之喪有焉。不必巨族矣。通婚姻。長里社。諱其卑寒。而詭援後令之弊。滋焉矣。借筆不必皆學人也。僞父。鯁生。擔簦謀食之流。自以爲專家也者。倚空撰字號。憑臆綴世系。主家且疑。且信。聊共爲夸罔而已。其詭援如卯金之必後陶唐。隴西之李爲理。必祖庭堅。是也。後令如杜正倫之齒于城南。李崇之附義甫。蔡昉之托于京。是也。有議者鄙而笑之。君子蓋有善夫。孫氏之爲譜也。孫氏以威敏公爲始祖。諸廟之興自仁二公。始繼者爲靜齋爲起

莘爲尙志。迄于文淑。未嘗倩筆于他氏子也。觀于沿舊圖疑者。以荒史闕之。而斷自榮一仲和公。始其無詭援。可知。觀于分派圖。新安會稽河西私圩。區而別之。其無後令。可知。往姑山沈先生序之曰。搜源淪流。幹迄支敦。唯登寔而剝虛者。此也。文淑沒三十年而宗老等憂其久而佚也。謀復修纂。而推及于予。予非有學專家。僅不爲僞父。鯁生耳。辭既不獲。於是前者因之。考焉。論焉。後者續之。傳焉。贊焉。有補無漏。有溢美。無異詞。一裁于義例。協于會同。經兩歲而告成。以

街南續集

卷二 序

一八

俟賢達者致衷焉。庶無負諸老之意云爾

讀書論世序

余弱冠棄舉子業。竊有志古學。乃取左氏春秋馬班二史及陳水氏通鑑以次讀之。已復遍涉于後漢三國六朝南北五代以迄宋元時。時安有論列用以馳騁于筆墨之間。作為文章自娛而已。不盡允當也。中年以後。頗好經術。研求于理學心性之旨。而里中諸老生相襲以文章史籍等之玩物。咸痛斷之。而予弗謂是也。以謂經者。史之衡。史者。經之權也。譬之醫經者。脉理精微之妙。史則其証治方藥之明驗也。專經衍百類集 卷二 序 九

而廢史。猶持衡而臆度。百物之輕重也。專理而廢事。猶高談天元四氣八正之說。莫尋夫湯劑補瀉之宜也。求其治療。不亦難乎。嗚呼。理學家所為固陋。而不足語于道也。予惟道之散殊。未嘗不著于史。讀之而有概于中。時劄記而械之。尤致嚴于政事之得失。人物之臧否。學術之離合。揆之聖賢中正之則。而無失吾儒精義之學。而不欲屑屑考異。同侈淹雅為也。積久。夢如用編次之名。曰讀書論世。見信侯受而錄之。篋笥後有得是編者。可藉為史學之津筏。資廣識力。

不無助云其論經學理學若典禮之類備入明誠錄編中不贅

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讀論世一書知晴崑不屑為涉獵之學尤不肯虛談性理也 洪狄士

讀書論世酌古衡今咸入妙義予嘗卒業不能置手倘有授梓者啟迪後學真不朽功德也 李大村

讀史有二種才者暢而偏醇者正而腐具二長而去其二短讀其書自知之 喬東湖

論史者多矣惟于穀山漫錄持論最正他如陳用揚金鑒子不無少駁余嘗為史略以補穀山所未及因循歲月訖未成編今讀論世一書自慚形穢益縮澁不敢復出矣 王止堂

衍百類集

卷二

序

二

明誠錄自序

少嘗聽講於里會而廢然返也心疑而怪之以謂聖人之旨歸先儒所日孳孳者而如是其眊昧眊陋乎乃蒐取儒先書編紬繹之時舉世尸祝而誦說者陽明氏已耳矣不自揆隨手評駁有正王一編開者遂謂吳氏子墨守一考亭者不知予之正王正之以孔孟不正之以朱子也里中年少浮慕理學謬相引重丙辰後漫以講席相推者六七年語以所聞因藉以精研其所未及辨難之間有所感發退而與門弟子

行甫續集

卷二

二

雜錄之非常所蘊測而創記者合之爲明誠錄匪日能之願擇善以相懋勉云耳比聞斤陽明者漸繁有徒而獨主考亭無遺議又心疑而怪之世斤陽明不以其好高而遺物理乎夫虛靈不昧之果明德謂乎五常之性物果命於天而與人各得之乎未發之中并思慮寂然乎獨之前亦何不觀不聞乎古大學何闕而補以致知格物之傳乎格物者必一旦豁然乎他若無爲爲誠惡亦是性有爲爲應跡明覺爲自然與陽明有異乎其無異乎孔孟當日亦曾有是乎夫

苟不合于孔孟不惟陽明之無當于學卽周程朱氏可曲徇乎如必謂周程朱氏已悉合于孔孟而斤斤墨守會無足以自得是亦程朱氏孝子慈孫而視孔孟爲不祀之遠祖則余所甚悲也已

王文成有好高務奇之病然亦是孔門支派而世人名之爲襍統悞也朱子自平實然將漢唐人物忠孝事功一概抹殺只口談性理便謂孔孟在是亦大錯先生必有折衷妙義讀此序想見全書大

村

行甫續集

卷二

三

晴岩史學精澂論世一書悉本經術無刻不近情腐不堪用之弊明誠錄其學問之源也非洞徹聖門勘破宋儒得失何敢道隻字 蔡瞻明

詩集自序

余少學爲詩。既以爲不足學。去而學爲文。然而興會所屬。吟咏未嘗廢也。改革時里中多隱淪。類放詩無定向。其後標風雅者。力主唐音。以溫柔綿麗爲的。而予特有槩于孫羽辰先生之言。謂詩取達情。亦務去陳言。循聲。竊響。弗貴也。假得唐詩紀稍寓目焉。則見人各一致。初無定體。豈必溫柔綿麗。乃爲唐也哉。而予頗喜杜韓兩家。顧達情者。或勁率而失之兀莽。喜新奇。則佞屈而傷自然。予於二病。蓋兼有之。里中驚

街南續集

卷二

三

相訶訝。非正聲。廣陵徐山甫雲。間蔣大鴻極口謂韓杜決不可爲。余媿惡遜謝而已。自是不敢復言詩。取吾適吾意。學道以後。更遊戲視之一二門人。請錄輯之。因簡括廢笥。目乙酉迄今五十年。有鐵函懸壺遷離吳江。諸集斤而名之曰街南詩集。惟壬辰至丙午十五年稿佚去。得若干卷存焉。或問向不同文集受梓何也。曰。今世充篋篋而皮架閣者。千萬帙不啻也。太倉梯米。滄海勺水。安所用之。工者如吳飲楚舞管弦。填咽窮鄉一寡婦。悽惻其間。不祥孰甚焉。况曾子

固不以詩名。宋儒講道。故爲俚語。以自遠于風雅。然則詩亦何有哉。

今日詩集之盛。至于屠販臧獲。都有一帙而名下。固無論也。吾輩之不爲詩。亦稍存廉恥之一端耳。若不爲韓杜而爲雲間廣陵。則先生詩集。吾亦不欲觀之矣。王止堂

先生不喜稱尙唐詩。及舉似人。非杜卽李。非昌黎卽香山。高岑溫李無貶詞。蓋不取擬似畫一之唐。而取性靈各致之唐耳。此序未段。信不欲自處于

街南續集

卷二

四

詩人也。鄭其五

義弟子序

始予之闢義也自毗工絳卒以下迄禽魚之屬凡爲類二十有幾而未及於門弟子以爲椎魯下賤之徒飛走蠕動之細非有詩禮之澤靈秀之質語義者之所不及然而能自致於義介然自拔者故可錄以風也若夫弟子之於師分義攸屬亦猶夫屬毛委質之無可逃而又濡染於詩書講求夫名義卽義無足異者也然而道喪俗漓視其師若弁髦然躁競無恒之徒矜新鶯異若北魏徐遵明一年而三易其師李業興於所師雖類受業不終而去又或恣其狂噬若胡夢炎之於朱子陽推陰陷若邢恕之於伊川至於是非禍患之際避匿自遠爲郭忠孝者不可勝數也若而人者始未嘗不矯情作僞貌爲端人依附聲施以自飾於里鄰而爲師者亦遽以端人取之而詎能逆億其匪人也哉嗟夫彼特謂函丈間非若屬毛之不可解委質之無所逃其取舍從違莫得而繩之云爾抑詎知夫背其師者斷未有篤於親忠於君者也孟子之斥陳相告之以子貢曾子之事以成生向背爲

衍南齋集

卷二

序

三

門弟子衡也吾錄弟子亦孟子意也且夫弟子而義吾知其能爲人子爲人臣矣

忍背師者必不忠不孝至理確然岳忠武習射于

師墓識者以節義許之不誣也

徐程叔

程朱當日皆不免門人齟齬何況今賢甚矣義弟

子之難也彼胡邢輩爲狐貉噉盡遺臭猶存何傷

于程朱之日月乎

沈公厚

羅景明以西涯附奄瑾願削門生之藉雖矯矯風

節有道者不取何心隱伺顏山農樸村婦而毆之

衍南齋集

卷二

序

三

不如近溪之終身北面爲厚也况師無大故徒臆

爲從違可乎錄義弟子可風也

門人沈廷璚識

張山來集李詩序

集詩有三難。篇章融貫。一也。對仗工好。二也。其發宣吾意。語若自撰。三也。前人集唐多矣。而專集一家。較尤難。嘗讀文信公指南錄集杜絕句及琴歌十八拍。所謂發宣其意者也。其後南思仲集杜五言律最工。且富。他人集杜不過一二首。或七八首止耳。而李供奉則未聞有集之者。豈人於詩故左李而右杜耶。蓋杜律多。而李少。杜整鍊。而李疎宕。即集之有難易之殊耶。然則集李爲又難矣。張子山來集李詩五十首。

衍南續集

卷二 序

二八

篇章對仗俱極其致。足與南氏並傳者也。二十年前予嘗爲律陶以寓志。友人問何以得工。予謂製雜頭。孤腋千百爲裘。裘成而適體。合度乃貴。考工記言。察革之道。眡其朕。欲其直也。衣之欲其無斲也。蒙之欲其約。舉而眡之。欲其豐也。此通於集詩之道者。是吾融貫工好之說也。張子其以予爲知言乎。張子嫻詞賦者。述甚富。嘗以其餘綴蒙莊爲演連珠集。各古法帖字爲詩。雖游戲皆出人意。表予特以是篇爲風雅鼓吹。藝林勝事云。

桓几叢書叙

物之生萬有不齊。必有以彙而叢之。使不散亡。而後用之者得取裁焉。武庫者五兵之所叢也。庖厨者百味之所叢也。著述之家。托簡策以自鳴。或史之餘緒。或子之支分。九流之副。神史之遺。山岷屋壁之藏。窮澹陋巷之述。哀譚陸語。非有盈尺之部。可以孤行也。是有賴于彙而存之者。愚所知叢書自漢魏而外。若古今逸史。說邪說。海神海秘。發載籍諸書不下數十種。顧時代既遷。著述家日益富。前者刊落而後者踵

衍南續集

卷二 序

二九

增將不知其紀極。臨安王丹麓是以有桓几叢書之役。張子心齋網羅掇拾之加廣焉。嗟夫。二子之聞見博矣。其用力勤矣。肅嘗稽古藝文。漢以後可攷者。劉氏七畧。若王儉之志。阮孝緒之錄。荀謝任殷四部。彪炳乎史乘。皆軼弗傳。况乎一家之撰述。哀譚陸語。世莫得而矜重之。彼亦無由以自售焉。其委之山岷屋壁。窮陋巷何限。叢而壽諸梓。即未若經史鉅觀。然亦足殷博洽而資笑談。俾才智好古之士。各適其性。將毋如五兵之入手。惟藝所習。五味之入口。惟者所

鑒乎哉是二子意也

和平淡雅見其讀書之博識力之高 吳仲喬

荒書未免稗官文獨標出大旨先生讀書論世心

齋刻以傳世真古今大文也 汪卓人

袁唐伯先生遺稿序

予弱冠侍家叔季野先生屈指里中古學龍溪則袁唐伯孫羽辰唐祖命三先生焉顧唐以藻麗孫以淵穎而博聞強記則皆不逮袁先生云孫唐兩先生予皆及與之游且久而袁先生先已弃世予不獲追隨視先生若古之人則庶幾誦先生所爲古文詞而無由以得也雅托交其二子子義子明今年二子手錄先生文十餘首見遺予披讀之大慰夙懷已而嘆曰昔張安道過目不忘而該洽無聞司馬公切不慧而行

淹通經史是強記博聞二者兼之實難劉原父能兼之矣乃歐公謂其文章未工歐與蘇文章擅世而原父惜歐九不甚讀書安道見子瞻再讀漢書則深訝之然則博洽之與能文又各專有所長而不能並致其極資力之分亦造物者陰爲之限制也歟以予所聞袁先生既強記淹經籍復纒纒工爲文惜其去世五十年而文散佚所可見者僅此而已二子欲受之梓而念其流落人間也先生昔受徒數十年且廣交與富有存諸篋衍或零亂于蠹蝕霉汜之中而莫克

踵門以請也。屬予弁簡端，且布其區區蒐討之意。吾聞宋虞雍公沒其孫堪，構其文雖千里不憚。明唐之淳求其父應奉遺稿，荒崖斷石靡弗搜纂。嗟乎孝子之用心也！今袁氏有二子之誠，而人不感動以告之者，吾不信也。而先生精力之所寓，宜亦有時而發見也哉。

吳東曦詩序

客談詩者曰：詩易耳。何齒焉？一先生拂然曰：六經之一風雅之業也，而易之何也？曰：子不見夫百工之肆乎？攻木之工，什六七焉；攻金之工，什四三焉。他奇伎淫巧，旅而錯，獨治玉者千百無一焉。蓋難者莫如工，者必易矣。今或簡帙未諳，尺蹤莫辨，而自賈於聲律，用以酬杯，竿充筐，幣助齊舍之飲，而裊邊韶之腹者，紛紛然也。而奚弗易？先生曰：不然。選鄧林之木，構凌雲之臺，飛甍曲檻，無失銖兩，冶銀鉛之金，范鼎鑊，若擬秦漢，若遡商周，難乎否乎？故莫粹於學，而濂洛之儒，勃窣理窟，莫優於才，而文章之伯，雖歐會無當乎風雅。莫靈於仙悟於禪，而若呂巖若白玉蟾，街談俚謔，祇遊戲乎人間，彼髡桂拂撰述為名，時竊附於惠休，與皎然而詩奚有焉？嗟夫，名理才智所不得矜，道術冥悟所不得預，故曰難也。客以告晴叟，晴叟曰：咄嗟詩乎！一輕之一軒之抑，詎無工拙乎？予不工於詩，烏足以悉難易之衡？工拙之槩，會吳東曦索詩序於予，予需之久，未有以應，而東曦時書促予因。

卽告以難易之說且有進焉東轍不啻示予詩乎其
游黃山詩既梓而更定之烈婦篇幽雋擬古樂府而
亟予爲改竄知其不出於易矣又北行諸詩景物爲
逢迎與粉粉猗猗者異矣是且將淡造而猶有進者
何歟曰誠不知其難耳業知其難則難者易矣易則
工工則傳雖然此爭難易於詩也苟無爭難易於詩
則尚矣吾未見濂洛蘇曾之遜能於王孟李杜爲詞
人媚笑也而難易曷衷焉守一先生之言烏足以擴
難易之觀窮工拙之要藏與穀咸收也而誇挾笑之

街南續集

卷二 序

三

能爲優於博塞而不知有羊也其也幾何矣

由時尚言則易由詩學言則難皆確不可易而指
歸所在神理全似莊周

張山來

難易二端皆出時賢寔語非假設也一經追琢各
盡委曲物論不齊齊之者自有真宰耳

弟聰若

程母七十壽序

向者程子企韓壽其母孺人六十也屬言于吳叟庸
公叩程子所自爲壽者履舄之將甘隨之奉瑣勿責
也屏帳之綺伶歌之奏靡勿給也名公貴介之詩文
廣微而梓布之浮勿誠也因及于顯揚之說程子遠
巡有不敢必者叟告以顯揚有二道焉科名顯達求
在外者也非良貴也進而求之惟道德文章不朽其
親之無窮也所謂求在我者也程子不棄予言汲汲
焉懋勉其德業肆力于文章已而果德業駿修文譽

街南續集

卷二

序

日起程子每服予言叟亦自信其言之當也向使程
子一志于科名求之于外未可卽得卽幸而得之而
氣以顯達而驕智以紛靡而汨其有不戾于道而茫
昧于文章者乎客聞叟言曰非通論也彩衣之舞曷
若青紫之榮予舍之饒曷若大官之饒古之人必以
祿仕逮其親若捧檄而喜者何歟幸程母賢耳不然
有不以此爲諱者哉于是母孺人復登七十叟復以
客言告程子曰昔尹和靖有賢母謂子以善養不以
祿養然使爲子者旣以善養復以祿養庸非至願乎

曾子云。吾祿逮事親。雖三釜而喜。歐陽子文名滿天
下。位至參政。必推本于鄭太夫人。此善養與祿養兼
之者。更以此祝吾子。以補前說所未及。異日吾子祿
仕于官。如崔玄暉之母。誠以錢物上父母。而以充物
爲咎。徵吾知免矣。

街南續集卷之三

宣城吳肅公晴崑氏著

序

贈陸步宣翁序

人之不能無情也。而老者爲甚。當其老也。若客遊之久。至數千里外。窮荒邊徼之地。出沒于兵燹。即平生所識面者。寥寥不多見。况其爲親知之素者乎。握手歡慰。宜何如。繼絕耶。陸翁步宣。予弱冠同學友也。崇禎之季。受業于叔父季野先生。予及第。賜若從兄上。

街南續集

卷三 序

玉族兄奏成輩。借焉。他異姓則步宣爲首。列步宣爲族祖子俊。公婿。而子俊公奏成親叔祖也。子俊公醇德長者。而亡子壻猶子也。奏成幼孤。叔祖撫之。猶孫也。子俊公心期此兩人。叔父獨喜翁端靜仁厚。用相鏤礪。不逾年而世變矣。戎馬衝斥。各竄匿以去。奏成以才華出試高等。方謂決科可必。乃卒嬰吏胥奇禍。以忤子俊公先奏成沒。叔父亦歿于燕中門戶衰落。講堂離析。予亦以同難破產。戕影龍溪。時翁挾一冊授徒里塾。不相聞問者。若而年。今屈指同儕。獨我兩

人與家上玉塵。無恙耳。追維五十年家國之興亡。人

事之變。華師友存歿之概。少壯危苦之遭。至若子俊

奏成之不祀。忽諸有不款。歎而涕零者哉。雖然。吾儕

年已七十。歲時之聚。如在窮荒邊徼。脫兵燹而道故

庸獨無懽慰也。與憶同學時角藝爭長。肄業之餘。圍

棋搏戰。盃爭相徵逐。而翁內子中饋有子俊家風。今

予三人皆老而鰥。然翁壯子長孫。能竭力以養。斯足

樂餘年也已。一日翁飲予而嘆。人自少而老。猶聚之

不能無散。願散者可復聚。而老不可復少。則奈何。于

街南續集

卷三 序

二

是梅子通儒亦老友也。咄嗟坐上。曰。盍盍相忘于酒

乎。乃咏淵明之詩曰。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天豈

去此哉。任真無所先。兄上王亦咏淵明之詩曰。我本

幽居士。無復東西緣。物新人惟舊。弱豪多所宣。情通

萬里外。形迹滯山川。予無以咏。遂敘而書之。

敘生平交誼。聚散老少。不勝悲喜。交至多慷慨。鳴

咽之音。陶詩作結。更覺烟波無際。 九衍

贈史六有序

史生六有冒雨曳泥目郎川訪予街南邂逅稱名請執贊爲弟子予固辭揖之賓位與談夜分見其氣益下語益恭明日請益篤問之曰昔子之來也就史者曰無之既雨而就道何也曰慕夫子有年矣一朝而決弗可以雨撓也塗中憊乎曰雖憊弗覺也予念其誠乃留之信宿因與斯世儒之是非而進之以聖人之道明所性之仁義以誠身爲實致誠身者成吾仁成吾義也而非無爲未發去欲存理之虛說也然其街南續集卷三序三

要在有恒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自欺欺人不誠而可與恒哉向從吾遊者衆矣而多以是失之無恒之人雖聖人無如何吾願子之勉之也越五日生告歸而求其雨具以行復謂之曰以子求至于吾門而弗以雨撓以憊苦也況求至于聖人之道乎聖人之道非可以道里日月計也其撓之者不啻淋雨泥濘之多也子無以或憊而憚末路之艱焉則至于道也必矣

規勉而指示明確不得以泛泛文字讀程又韓

僧鐵夫詩序

人謂瑜珈氏習靜守枯聲詩之技如清歌妙舞所宜屏絕也然吾聞雪山池中甄陀女歌聲柔婉清淨五百仙人心逸不自持緊那奏樂須彌峽峨大迦葉如小兒舞戲夫仙人迦葉其寂靜亦云至矣而不能自禁于歌音之妙蓋天命耳目之性不得而強滅之如是也而況于詩文性情之精者乎雖然彼狂禪屢拂翻翻華舌恣其粗率何詩之云乎淮僧鐵夫年少工詩滌盡支那偈說之恒獨標其清穎柔婉之致若向行百續集卷三序四

者甄陀之歌緊那之奏恐仙人大迦葉亦將心好之矣佛書又云伊蘭充滿三界諸天憫之改令此世界以文字妙香代爲佛事今世界中詩篇充滿無論在家出家倘諸天垂憫鐵夫于彼教中或可當一妙香乎

就佛書事取譬奇思妙義游戲成文街南別調也閑賓

正言若反曲盡禪理隨筆出之皆成妙諦程公瓚

送翟明府序

翟公治宣三載以母憂去士民如赤子之失慈母也
有辭翟公者民憤而譁爲之罷市事上聞鞫而直之
故公羈弗去復兩載蕭然僧舍杜跡掃軌日與客圍
棋潦倒而里中父老丐公書者日數十輩以謂愛其
人思及其樹而况書蹟乎公應之卽盛暑裸跣無倦
色向翰斲者敗衲悔報公卽撫之勿校也肅公世外
遺民曷嘗邀干旌式廬者再予弗能避至是遂爲莫
逆交展詩論史或屬予拊絃靜對或席地坐荒臺納
涼待月無旬不過無過不飲飲時醉時否取醢適而
止亡何卜日買舟將返東莞予及諸同志皆悵上有
黯然而色公顧而言曰得失聚散何嘗之有往不能
無所慰怨然彼無得而我無失其獲淹茲土以與諸
君子久歡聚也庸詎非相斲者之遺耶噫是言也古
人所謂苟無媿心得喪一致終不有尤人公其知道
者哉而予輩介介然以聚散膺懷亦無庸也已於是
各舉酒相屬而予亦援琴調清商一再鼓驪歌之曲
諸父老聞之胥掩涕而延佇于江濱

淡淡寫去而明府之賢自見是虎頭画也 定九

雪坪詩序

向里中詞伯稱詩者必曰唐子不謂然至相詰難或更笑斥予雪坪獨無言雪坪之詩新警雋拔時自出靈妙予知其不棄予言特無如時尙何耳比年來稍稱述香山劍南語蓋才益老謔益廣浩演弘肆不復規規習尙繩尺中矣亟索觀之不卽應謂我曰淄川高念東詩極富而無繕本屬真定梁玉立先生定之及持出則一縑囊貯晴零亂紙而已其詩之零亂頗亦類是喜吟咏而嫺繕寫通病然也今年冬乃檢括

街南續集

卷三 序

七

副墨之將彙以北上命予一言予于詩不工歲不下二三十首中間十餘年稿全佚去然雅不欲以詩著又漫違時好愁苦峭特之音如啼猿寒鳥付之荒濱衰艸宜爾雪坪以詩名海內當作爲雅頌薦之清廟以傳永遠寧區七副墨爲行卷以自娛也哉

長吉得佳句卽令奚童以錦囊貯之豈詩人多喜吟而嫺于繕寫耶篇中評雪坪詩新警雋拔時自出靈妙序亦如之 程公璜

旅行紀事詩序

士挾詩以遊者卽因遊而其詩益工雖然有二焉爲市朝都邑之遊者則燕好酬贈之行居多爲山川景物之遊則流覽題咏抒寫感懷之詞出焉其停峙之高談風土之移易煙嵐花鳥之出沒變見皆吾詩之所寄而卽吾情致之所由生也沈生延瑞往客燕中已又客蜀遂出楚漢涉湘沔蓋由都邑而歷名山大川者歸錄其旅行詩以示予夫以生之嫺於詞筆所締交衆矣酬贈宴好諸什舍之不錄而厘錄其旅行紀事則生之所重有在此而不在彼者歟卽詩之工可弗問而知已吾以是有取焉生從兄廷璠嘗訪親滇黔其道楚漢亦有紀行詩予手定之二子姑山先生聞孫而皆師事予者

街南續集

卷三 序

八

今詩卷充塞宇宙究止兩端盡之然人所借以弋名者燕好酬贈爲多拈出此意沈子便有身分吳仲

喬

贈胡願聖序

解牛承蜩斲輪削鏤悉稅也。莊子以其神遇而天游。謂之道。人謂祇寓言耳。而不知形下者之器。卽形上者之道存焉。吾儒射御書數亦然。不然聖人何孜孜焉。書之用。魏晉以工特著其大書者。仲將子敬而外罕聞焉。是尤難也。今可見者。宋米南宮朱考亭耳。先朝羅近溪王仲山近王覺斯爲工。新安胡願聖能作丈許字。轉帚爲毫。注益爲硯。運臂爲指。席幅楮于庭宇。凝神息氣。忽焉奔蹕。平波撒拓。壓之間。若引發夫拾而注之。錫也。若若控馳驅逐禽而左右之也。晴叟蓋嘗爲學。寓宇而力縮不勝。于是心駭目炫。盲然若喪也。謂之曰。昔庖丁奏刀。騞然中乎桑林。洵僕丈人累九不失錙銖。扁之心手應而口不能喻。梓慶之靜而忘四支形體也。胥若是而已矣。胡子自謂其藐人之見之亦以胡子工于藐而暗與獨慨然謂足與于道者。毋亦學道者之習。扭所見耶。胡子言用筆濟嘗師許唐逸先生。唐逸先生受之王覺斯云。藐合于道。斯神道出爲文。尤神于藝矣。李聖許

衍南續集

卷三

序

九

胡中隱翁九十序

蓋嘗於世之稱壽者而有感於先儒之言也。程子曰。生辰當倍念劬勞。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朱子曰。唐太宗萬乘之主。猶欷歔却賀。況儒生學士乎。由是言之。今之泰然筵宴。皆抱疚於明發而取譏有道者也。雖然是爲身言之。非爲子於親言之也。人當者。艾以上。親之待養者。亦歷歷耳。故程子謂具慶者。猶爲可也。朱子亦曰。飲食必祝。念始之者也。身有自始。詎或忘之。生之日。卮酒豆臠。起敬起孝。以壽其親。不亦可乎。然則。況於親之生乎。親年耆艾以上。有不欣然安樂者乎。願世率以文爲壽。不知其何所始。艾之各人著作。稍見於宋元之際。而浸淫以極於明。歸震川先生每謂古養老之禮。備且未聞。進年一紀。撰詞謁容。以爲文者。非古不足法。予竊以爲不然。世之事。果悉由古法乎。而何獨于人子介壽之文而繩之。頌黃耆。祝無疆。可以詩。寧不可以文。予特恠夫。釐金於里黨。輦幣於時貴。倩筆僉。豎署官階。飾詞以屏之。臚列生乎。若誌若傳。若狀而件繫之。闔門子姓而誦美之。

衍南續集

卷三

序

一

市肆列於名門。胥繇賸之。士大夫其矣。風之靡而俗之僞也。震川之時。詎寧有是哉。茲於淳湖胡中隱先生父子間而歎其足法云。先生少貧。學醫以養親。遂爲名醫。父貞靖公年七十。名士林。茂之。邢孟貞等爭欲奏歌詞。貞靖以非古禮却之。故先生八十堅不受一觴。二子亦莫敢觴也。蓋貞靖公有合於震川之見。而先生合於程朱氏之言也。今年冬先生年九秩。二子念之相與謀曰。往父之却觴。以大父故也。使大父而躋八十九十焉。吾父肯寂然於子舍乎。且九十上。行可續集 卷三 序 二

之仁者無欲而靜。物不足以戕之。先生之仁始於孝而極於生人。卽不言養生。不習南華素問之學。吾知其壽無涯矣。嗟乎。使今之爲壽與人子之壽其親。盡若先生父子間。則固程朱之所取。而震川亦可無譏也已。

極言筵宴之濫。祝嘏之諛。而特亮人子之稱觴。原本程朱具見道學人本色。汪栗亭

宋紹興時徐康國爲浙西轉運使。獻銷金屏障。詔毀之。而奪其官。觀宋朝風氣。豈有稱壽如今日者。

街南續集

卷三

序

三

乎旂仲可文而不以屏。是以不朽壽親者。門人沈廷瑞

爲泰寰吳翁追壽七十序

韓非子曰。今或謂人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爲狂矣。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而以人之所不能悅人。此所以爲狂也。今巫祝之人。祝人曰。使若千歲百歲千歲百歲之聲。聒耳而一日之壽無徵。此人所以簡坐祝也。時叟讀是言而避之。以爲今世之以文爲壽者。何以異於是一日。蔣生集大白新安謁予。而以泰寰吳翁之壽言請。問其年。曰七十。問何期。則翁已前卒久矣。叟愕然曰。有是哉。夫祝人壽。卽街市續集

卷三

序

三

而揭揭然徵文。以爲壽。其踵躡乎先生之門。卽先生庸概拒之乎。且翁之生。定有足以不朽者。問何如。曰。翁隱者也。寒毡而暑簟。其冠義如大布之衣。廣袖軒軒如歲。懸壺療疾。以食于里。慈如惕如。彈琴戰茗。壽并竹以自娛。不知其它。略與先生同。晚俟佛。夫妻梵唄而斷葷肉。或非先生所取也。時叟憮然曰。嘻。翁有會於無生之旨乎。無生。則不有於身。何有於壽。抑以生爲無生。則必且以死爲壽。生乎死乎。其孰使乎。天乎壽乎。誰祝而誰詛乎。老莊氏以死生爲一條。可不

街市續集

卷三

序

四

可爲一貫。猶佛氏之旨也。吾以之言也。慰翁之魂。以釋翁憾。而卽以爲誄。爲步。爲哀詞。爲輓歌。爲祭文。誌銘。無不可也。或以爲罔。則旣異於座。視矣。罔成者之視罔生。亦未有逕庭矣。

文之詠奇。恣肆能會南華西竺微言。而曲暢其說。

抑何神也。
雪坪

奇事奇文。妙義娓娓尤妙。在蔣生口中。寫出壽文。

之。溫嘻笑怒罵。鬼異至矣。
翟五吉

程母鄭孺人六表序

往甲寅歲予與雪坪諸子相與爲崑壑之遊三天洞把盞分韻有樞衣捧手而進者則雪坪塔程氏子今所稱企韓者也時方總帥韶秀俊朗諸子謂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子語雪坪有乘龍洗馬之目詢其父曰晉侯居三里而近曰水東已而程生弱冠能文補博士弟子員工詩翰書法授徒汴上予間過之更與爲忘年之交庚午冬莫攜雪坪仲子以來述其母之賢曰嘗判服起吾父迄於今茲母六表敢乞言以壽予

衍南續集

卷三

序

七

謂生日子將何以自爲壽生日元愈何以壽之哉履寫之將乎豆觴之酌乎亦間閭之恒耳若夫吳綾蜀錦鏤金綴字衍華祝箕疇之語官階八九行親申肆筵伶歌鼓吹緣階而遞進壽之至隆者也元愈貧何敢望予曰是已侈豈爲子願之曰廣交遊徵詩律以通乞於名人詞客哀其箋幅版之軸之今世所通尚也。鰥生拙守不敢也曰是求之人抑浮且濫矣吾不謂是也於是程生作而慨然曰然則何以壽之哉先生勉予小子將毋以決科擢青紫爲顯揚乎是安敢

必諸曰非良貴也且有待予所謂益無待者耳今夫王之銜售百不逮黃金而識者珍之王者薦之蓋溫而粟廉而不刻者其德殊也鳳之材不逮鷹隼而爲邦國瑞千仞之輝九苞之采其文章勝也故君子莫貴於德而榮於文其事親也舍二者亦奚尚焉立身行道以顯父母人爵所不得擬也丐人之文以壽其親曷若身擅文學者之足以不朽歟世稱歐陽子必推本於母氏之畫荻是歐陽母子至今存也予所謂求之已而無待者此也夫壽者錫於天苟以誠求猶對曰謹受教遂揖而退

衍南續集

卷三

序

二六

借問荅斥去時尙而進之以德文氣味本秦漢結處挽合實補贊孺人最爲雋永無跡

梅幼龍

偕柳高才砥行篤誼淡情晴崑先生屬望者大而因其壽母以進之文境如登泰岱亦逸進而高

繩

吳與可四十序

吳子與可四十初度來丐余一言余問屏而張之乎抑障懸之耶曰否是豪貴者之相沿子弗克辦也亦惟卷而襲之藏弄爲永遠耳子逡巡憚縮久之未有以報竊以謂屏帳間誇盛美而侈浮誕可襲而立應也知已之言不惟其諛惟其質不惟其浮惟其雅則吾不能庶其質言之乎昔交與可昆仲於苑上與可年才二十餘翩翩七儒者數往過從積密而鍊于事張施昂抑黃髮老成人莫逮也及子授徒朗陵周旋街南續集

卷三

序

七

晨夕見其牙籌交錯琴書不去手與其兄仲喬俱善鼓漢宮箕山及高山洞天諸操仲喬指法柔婉與可廉而厲諸操子夙所嫻習講課之餘每劑其短而協其所長且於羽徵之別製曲命名之音時師贖思商確攷定焉兩人溪契余言而兩人花晨月夕以絃桐爲嬉篴致足樂也與可好讀兩司馬氏書間作近體詩和易清越不以噉名顧喜就予爲竄削如是者三年泊別後生計旁落各糊口走四方子衰病頽廢道阻且長求向者一日之歡如武陵舊境杳不可復

卽嗟乎今者交道嶮巇雲雨在翻覆與可坦坦異之雖在盛年處欣泰未嘗憑臆爲喜怒以新舊爲從違洵終始不渝者也記曰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宜與可之發于琴與詩者不相達也過此以往恐世益降俗益漓其尙進德循仁困而能亨遷進而五十六以迄于耄耄顧吾老不及待也異日徵余言筭中其可永者尙在是歟

語七真摯句七雅淡覺日間墨裡有一段古道交情非僅以脫套翻新爲快也程公瓚

街南續集

卷三

序

八

江母吳媼五十序

間嘗以女之節方士之貞而較其難易則女節爲難雖然其始末亦各有難易焉蓋士之節難其末而女之節尤難其始何則士方少壯意氣憤盈鮮不矯比自砥苟及遲暮則家室之虞炎涼之感有蕭然不自持者于是首陽薇蕨不逮肥甘而北山終南反爲提徑矣故晚節末路之難也若夫女子則異是生不識詩書之誠名義之閑韶華衰落或猶可以自甘當其負婉孌之姿不必有凝一之守壺內外間起而播奪

街南續集

卷三 序

一

之卽賢父母莫能必而毅然永矢則金石之性本諸已者篤也古者髮髻之誓勞面之忱皆以笄年昭遺史冊而國家之典例惟是三十以下乃預于旌誠有洞乎此也故曰士之節難其末女之節尤難其始也不洵然與新安吳媼明經江仲謀之母也嬪江君僅兩期而江君病湯藥禱祀弗起哀號泣血不難以身殉而獨以呱呱在抱隱忍自存當是時母年終逾笄耳聞之者莫不憂憂乎難之母念江君文章行誼貴志以殞所恃以慰地下者惟藐孤耳于是迂名師謹

出入以日以月而厥孤僇然成丈夫補博士弟子員

達邇詎江君有子卽今仲謀名詒孫者也噫母之始

志可稍慰矣夫然其始也毅然自矢形影相吊一自

致其所難耳而豈知其它迄于今三十年仲謀將就

職廣文而依依于舍不忍違養會母登五十而介其

業師吳公儀先生修尺一來屬予言予啟書拜幣而

言曰嘻是固鄉耆里族之所誦郡邑乘之所志采風

使者所綽楔而表者也予又何加焉易之坤言婦道

也曰德合無疆曰柔順利貞夫貞者所以爲無疆也

街南續集

卷三 序

二

松柏之後彫性也桃李失其艷樗櫟失其年然非盤錯之節亦安足以飽冰雪而致歲時之永而歲時之永又未始非天錫之以著其節也母之節自致之母之壽豈偶然哉

女節難其始男節難其終是有感之言然道理的

確不易 梅定九

孫太夫人八十序

傳稱麻姑三見滄海變爲桑田。以爲神仙數千百歲者惑也。而學者斥以荒唐誣罔。亦非也。不知稗寓言耳。朝市之遷改。運會之升沉。身世險波。泰否之概。大都海桑然也。閱歷既淡。欣慨自適。則養和以引年。斯以爲仙云爾。吾于孫太夫人徵之。都諫公在崇禎朝。以部郎督餉大同。大同陷于寇。太夫人柴車微服脫于寇。復脫于盜。彼一時也。鼎新後。都諫顯庸。以迄捐館。享有佚豫者若而年。迨禍擾。直指里人修隙。若漁利者。鴟張雀角。風雨飄搖。又一時也。太夫人戶牖綢繆。恩勤鬻閭。若而年。伯也。歟。歷名邦。仲也。翺翔翰苑。斯其盛矣。亡何仲無祿。不獲終侍門庭。聞如則又一時也。伯子署中。優游含飴奉養。歸里。忘其弗豫也者。今年八十矣。病愈且健。屈指五十餘年。所歷升沉。否泰。奚啻海桑之三見也哉。且夫衡陽故都。諫公舊治也。伯子之馭翟。弗臨茲土也。邦之遺澤。猶有存者。太夫人追維年少。宛如昔夢。亦一海桑也。凡太夫人應變禦侮。居憂履順。類有道偉丈夫。其養和而引年也。

衡南續集

卷三

序

二

宜矣。太夫人家難時。予授徒竹林。或蜚語以謗太夫

人。獨曰。我知其賢。安有是。命二子益加禮焉。今三十

年矣。鼎之構難者。漁利者。成貝錦者。胥何在。予幸

無恙。念太夫人知己之言。爰執筆爲文。以爲壽。太夫

人七十時。既有堅車巨水之喻。今復以海桑之說。進

不斤斤于都諫鼎甲之盛。而錯舉夫離亂寥落之

感。此海桑真境。他人聞咽。似俱可省。梅霜崖

俯仰欣慨。困亨互見。家伯母之賢。茲文其知己也。

麻姑一喻。妙義天然。門人孫韓何

衡南續集

卷三

序

三

謝翁六十序

世稱壽者莫不借街時貴而丐代于操觚于學爲文每謝弗應有不欲借街者破例相屬而賤子姓名或居然屏輅間比拙集災梨人冀流傳當勝于屏輅來者益稍稍衆不知予文之不足以傳遠徒使集中濫至二三卷規古之名筆欲鑄削之而未能也一日沈生元珮以謝翁錫公壽言請予老而才盡且謝以前說沈生日翁子緒嘉生好友也孝子之欲壽其親恒覲夫交梨火棗仙怪之物欲榮其親又溺志于華衮綸綍之施然而皆不可必也惟文章之壽久遠于仙珍而榮愈于華衮且可誠求而期必焉苟弗之致非孝子也而弗應者亦何以慰孝子之心會孫先生沐若亦以書來屬蓋緒嘉孫先生弟子而交于沈生皆知翁稔具言翁之爲人孝友仁厚念其母程大君孀居事之竭其歡大父大母俱八旬無恙翁推大君之孝卽善事其大父母以爲大君歡惟大君亦欲移其事已者專力以事大父母而翁于爲子爲孫兩無缺也太君見背伯季筑筑弗忍析爨數椽相聚依比之

衍百續集

卷三

序

三

各有成立其爲政于家怡如穆如也宗老推理族務部署綜覈勝于已私而介然無貳心其有功于族秩如教如也冷三黨而周窮厄不屑屑弋聲譽福田果報爲也皆翁之生平可述而頌美者也噫不知其人視其友子旣因沈生知緒嘉又因孫先生益信翁之賢其何能已于言夫孝友庸德聖人以爲難不敢不勉焉而世人易視之外矜浮譽而庭除之際多不可致詰若翁之仁心爲質豈易得哉翁丈夫子四長緒嘉洛謹能文異日世其德而裔皇駿發者宜未艾也

衍百續集

卷三

序

二

予何人言卽不誣安足不朽翁聊藉手二子以慰緒嘉慎勿以濫割氏祇增子媿也

秀折溫 and 文之以度勝者 沈公厚

呂節母吳孺人五泰序

往余交呂嶠倩昆季未識石成也嘗班荆宣城倚舍
嶠倩指謂曰是伯兄子承王也余見其昂藏偉軀幹
語訥訥不出口更詢之嶠倩曰伯兄南倩無祿承王
方髫齡髻髻小子丘嫠吳嫠育之輔之以有今日也
余爲之太息尋嶠倩客維揚叔麗天歸歛季越千往
來楚豫石成獨留宣城之止上領客邇於街南得以
歲時問訊而與余遊者歲後先稱道石成其舅氏吳
君玉華謂石成纔客似嶠倩亢爽似越千要其才請

街南續集

卷三 序

三

皆似南倩君余於是想見南倩君之賢初南倩君之
捐館也吳孺人年少矢節輔孤孝事翁姑姑疾獨身
治湯藥中褰廁臉手自檢濯侍寢恒丙夜不卽安蓋
痛南倩君之不逮而以婦道兼子道也妯娌雍睦卽
微有間言曲爲解呂氏一門兄弟怡怡家素封而四
世未嘗析產孺人調劑之力爲多嗟乎女德之所尙
者豈不以節孝哉顧女之守貞者恒多峭特之思猶
士之高節者必負遺俗之累余每見勃磈堂上許語
奎間志於室而閔於牆者偏在寡嫠何則豁刺介獨

之性有所鬱而和順廣大之氣少也孺人之賢吾以
謂他發婦之所難而獨能兼之猶士之秉節而無媒
中行者乎孺人就養石成余過沚上至其居嘗旬日
凡所爲腆其豆牢永其繫維者靡弗度也外籌笑而
內莞庫藏縮張弛靡弗理也僉謂石成是子也才而
質皆孺人成之也石成甫壯有丈夫子六人肩比踵
接長者和熊幼者含飴入其塾而臯比咕嗶瑤瑜在
珠循其庭而蘭茁其芽又孺人以母道兼父道祖道
者如此比者晤嶠倩於維揚嶠倩曰丘嫠以庚午仲
春年及艾矣其稱未亾人也不例於旌惟先生喜談
節義敢丐言以不朽余竊惟孺人以一髮而藉藉賢
聲視古築懷清臺而課千頭木奴者不啻過之人皆
曰石成繼先人未竟之緒而孺人所醞釀者端操券
於諸孫矣此亦何庸余詞之祝余特次其信而有徵
者俾昭於彤管知呂氏有賢母且以告夫世之女而
發者必束以寬仁云

街南續集

卷三 序

三

十一弟古民六十序

予兄弟同堂十餘曹能詩者五六人古民才最優而人愿朴訥訥不出口拈題下筆恒若泉涌他莫能及也少苦貧授徒困童子佔畢不暇吟咏居于鄉之鄙不預于聲氣風雅之會而獨就予推敲離合亦未嘗數數也然當其得意時搖頭粲齒津津不自禁嘗咏梅花詩至百律爲梅瞿山所驚賞竟窮愁兀兀以老顧予而歎曰弟不才上之不克奉教吾兄事經術文章之學有所著述以自見次不能以制舉業追隨九

衍甫續集

卷三 序一

三

兄七世俗微名鰥居側陋糊口不給聲詩一末藝且作輟無成豈不淡自媿哉予亦爲太息久之雖然古民子叙侯以三寸管掇青衿諸子中爲巨擘箕裘屬望焉視彼援例輸百十斛米佔佔然者孰爲榮辱乎且吾吳望族支屬凡十餘其聚落于鄉者不勝數而文物衣冠俱在城南鄉居無一也邵村最貧寡俗推魯而古民居五十年矣既能詩而叙侯能文爲諸生則邵村之文物衣冠古民父子間之自是而後凡鄉居子弟且勸勉于學將有蔚然興者豈不爲吾宗之

幸而大有造于吳也哉曩吾支累代無耄耋而叔父八十餘聞人壽考今古民父子所肇造尤弘遠矣古民今年六十弄孫之餘尙行吟阡陌取適志自娛不屑屑求人知可也

贈送序惟六一翁貽蕩有丰神近手則震川爲合節此等文上偏廬陵俯眎震川矣

王景州

萬然家庭之言而淡醇之氣溢于楮表

鄭禮城

衍甫續集

卷三 序二

三

程晉侯翁壽序

儒者之徒。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一介萬鍾。瞬若泥塗。廓然體萬物。特厪念乎緩急。與有無。而治生之家。則不然。操其奇贏。以錐以刀。良義若劫去之。若逃。他人之踵頂。曾不足易其一毛。若是乎。義與利之相戾。而不相謀也。而非也。夫亦所居之業。殊也。晚近以來。士無貴賤。孳孳穰穰。不啻窮餓之水火。靡寧食息者。比也。軒軒風雅。籍籍聖言。而持籌屏當。跡其出內。若銛箭之貯物。美炙之在咽。其惑果報者。若晉何充。後衍雨積集。卷三 序 三元

給沙門而親黨莫卹。若殷仲堪。奉天師道。而留于周急。是之謂倒行逆施。奚有于利益。嗟乎。彼爲士且然。況賈于利者乎。視義若劫去之。若逃。母恤其然也。乃吾聞于程翁。晉侯獨不然。翁節壽治生爲貿遷之業。久之而瞻然弗愆。于施其親姻里族。或倚爲金。以待哺。或倚爲橐。以濟困。彼相仗者。數十輩。此罔倦者。數十年。非意相干者。理遣情恕。反以厚報之。噫。不亦居然儒者之道哉。予嘗徵諸里黨。問翁何以能然。曰。儻人好義。風尚風教也。雖然。市義者。或以收名。而翁非

其人也。或曰。翁少習爲士。故與聞仁義之道。然彼風雅。學聖之士。何爲獨不然。或曰。翁三歲而孤。節母甚賢。翁嗜義。毋實。啟之曰。不有賢俊之貴。而甘爲錢鹵者乎。然則翁何以然。抑孝親仁也。及物義也。本仁以行義者。儒之道也。彼儒服而儒名者。赧焉媿哉。然則况于業爲儒者乎。翁二子長元。愈名諸生。仲元憲亦洵洵儒也。予因壽翁而進勸。以真儒之道。且爲之頌。頌曰。寧買而士。母士而買。利有折閱。義多贏估。純嘏之巖。卜之階下。大厥聲施。載繩休父。山巖我哉。川水湯湯。惟德之施。允矣。勿忘用砥。頽俗莫不偕臧。臧辭不斐。以介壽觴。

昌黎文能自我造。然使其執筆爲觴祝之詞。亦不能新創如此。雪坪

古祝壽者。多用頌。今人散序。諛詞而已。先生并以韻語行文。則創格也。數用然。不然作問答。問答語作稱美。古峭雋逸無比。施孝虔

梅母馮節壽序

女之節猶士之貞。雖然亦就難而就易。下邑窮鄉。恒多殘節。而士之貞。即名都。不少概見。何歟。雖然。節婦之數。百男子矣。節婦之苦。百男子弗啻也。有偉鬚眉。不幸而遭邦社之覆亡。爲遺老。爲退士。明夷蒙難。艱貞處晦。固其所也。然有詩書以娛之。室家以聚之。友朋宴好以舒之。山川景物以嘯歌之。乾坤固裕如也。若乃漆室窮簷。與釜魚爭食。飲與懸。碎爭昏旦。與秋虫茶蓼爭甘苦。影形無以吊。困乏莫與謀。有子矣。或

街南續集

卷三 序

三

弗克成立。即其成立。而輕塵弱艸。人壽幾何。惓然豈旦夕待乎。以視男子其難易何如哉。雖然。結髮相要。偕老同穴。閑有家而成嗣續。主婦之分義亦猶夫公卿大臣。膺邦社之任者耳。自非然者。其行止進退。孰得而繩之。而乃毅然矢志不渝。其志操幾何人哉。吾茲于梅母有異焉。母子先先生副室也。先生捐館。配趙孺人。主家政。母年僅三十。子歆甫六齡耳。當是時。人莫或以節期之。而母日藐焉孤。趙孺人子也。我卽保母。而可去乎哉。久之。而子歆角有升久之。而象有

舞又久之。而冠有室。且斐然一名諸生矣。噫。母之一志弗渝。積累以有今日。而母年六十老矣。顧影歎。歎追維。嚙昔時進子若孫而述之歲月之歷。幾何辛苦之狀。幾何涕淚之涸。幾何吾知其自傷也。雖然亦良可自慰也。夫以男子所樹立。矯自矢而情移于流俗。行稟于末路。或有不可復問者。然則母之所獲不既多乎。吾不勝撫膺掩泣而嘆其難也。壬申秋歆丐吾言以爲母壽。予論次之。匪以壽母。將以告夫世之男子。且以慰男子之苦節而弗克貞者。

街南續集

卷三 序

三

以妻道例臣道。此是常談。議論層曲。數用雖然。二字。摺出古文又一調也。
受業生袁啟旭

贈程公瓚序

曩余交程君松年其三子皆逾軌未髻也長又韓次則公瓚從潘九衍先生受經藝又韓醇摯而公瓚雋爽亡何程君早世三子不隕其家業皆援例貢入成均其與余游捧手趨隅以爲者夙且以爲先友也者又韓朝夕宛上而公瓚乃寓朗陵余數遊其書蹟奕奕動人已聞其工詩好簡策有山水之適圖繪之癖余不勝欣然也今年少席素封跼蹐自喜晚伶歌博塞疾視老成惜爾其居室遊龍其與馬其於臨池挾街南續集

卷三 序

易勉諱也 附古人贈言之義

唐母吳孺人五泰序

唐生昌蓼者吳氏宅相其母子從姪女也笄歸寧侯以孝聞年三十二而寡家貧蓼幼姑陳氏既蚤孀寧侯其繼嗣也鞠自襁褓老復失之慟幾斃母上樹下撫矢志勿二宵肝勤女紅以食終姑之身不使姑之其子之失也蓼長工文藝受知於學使者稱奇擢拔爲冠軍已遂食餼爲名諸生人謂賢母成之云今年秋蓼偕弟對謁予文以觴予衰老不能屬辭勉以孝弟顯揚異日者德成名立若史科通顯則母自耆而耄耄必有名公大人載筆彤管以予言爲徵信可也嘗聞唐氏家乘觀陳孺人撫寧侯先生時事歷盡艱辛陶孟不是過既先生有聲藝苑不幸以頽年卒吳孺人志行亦復如姑是誠耳目所希有者分傳甚詳今讀先生序不百餘言而三世情事如繪筆力古勁無敵

後學孫楚肅

街南續集

卷三

序

三

江母程孺人六十壽序

江淑班維嶽之母程孺人將登六泰。謀所以介觴焉。因沈生元佩先期以屬晴巖。臾辭以疾。固以請復。固辭。二江子悵悵然坐。客見其捧手趨隅。語飄縷。沈懇晴臾讓而避席。蹙蹙也。私於晴臾曰。敢問二江子。於先生無交乎。臾曰。予與游二十年矣。從二子弱冠。親書禮。多長者交。而兄弟友于。繪填麓圖。予爲題之。又善事孀母。而何無交。客問其母如何。臾曰。以子所聞。勤儉溫惠。賢母也。治女紅。冬不憚冰。夏不苦蚊。街南續集 卷三 序 三

蟻佐夫子以行義。卽以相夫子者。相其子。持身有度。以持躬者。持門戶。少絀晚盈。吐甘茹淡。長齋繡佛。泊如也。非二先生。其從叔名士也。嘗爲人道之。沈生又曰。駱巖館於阮氏。二江子以其子珍瑛附塾。授佔俾。惟大母入哺之。餽出督之。讀閑家有物。雍雍睦睦。言未訖。客愕然曰。旣交其子。復賢其母。而先生一言是。斯手晴臾曰。夫文莫陋於諛。九莫誣於介。壽古名人。以其俗下應酬而黜之。爲其諛且誣也。士也夷惠。女也任刻。諸所臚列。罔非德美。卽不誣者。亦以誣見擬。

是。徒。足。以。掩。人。會。何。足。爲。江。母。表。厥。淑。嫻。吾。所。不。揜。觴。者。殆。以。此。也。客。唯。而。退。翌。日。沈。生。又。爲。江。子。謂。晴。臾。曰。所。爲。壽。也。者。非。貴。其。諛。也。貴。錫。之。以。不。朽。耳。二。江。子。知。言。者。苟。諛。是。喜。必。以。可。時。貴。修。官。階。今。舍。而。屬。夫。子。亦。惟。是。有。道。文。人。之。集。爲。賢。母。光。也。晴。臾。瞿。然。曰。嘻。有。是。哉。予。苦。戰。掉。不。能。操。觴。夜。苦。不。寐。以。思。則。怔。忡。常。屢。日。卽。如。子。言。必。且。息。慮。獨。神。憂。憂。乎。去。陳。言。以。求。當。於。作。者。是。豈。衰。疾。所。能。辦。而。奚。之。以。復。於。二。江。子。若。何。乃。淹。旬。浹。風。日。清。和。乃。臾。疾。小。間。於。街南續集 卷三 序 三

是沈生操筆伸楮以需。臾乃扶坐隱几。精神寂寞。遽然若寐已。乃喃喃口授。載止載續。沈生副墨焉。乃窺某字乙某句。乃就簷宇。引駿鸞睇之曰。是可以爲交乎。可屏張而梓傳之乎。抑二江子毋寧篋而識焉。庶後之覽者。知晴臾之不爲諛。且誣亦所以爲母重歟。爲江母表揚閭德。絕有體法。其峭潔直逼先秦。梅定九

君母七十壽片

向者程子企韓壽其母孺人六十也。屬言于吳叟庸公。叩程子所自爲壽者。履舄之將。甘隨之奉。瑣勿貴也。屏帳之綺。伶歌之奏。靡勿給也。名公貴介之詩文。廣微而梓布之。浮勿誠也。因及于顯揚之說。程子遠邇有不敢必者。叟告以顯揚有二道焉。科名顯達。求在外者也。非良貴也。進而求之。惟道德文章不朽其親之無窮也。所謂求在我者也。程子不棄予言。汲汲焉。懋勉其德業。肆力于文章。已而果德業駿修。文譽

復南樓集

卷

序

日起。程子每服予言。叟亦自信其言之當也。向使程子一志于科名。求之于外。未可卽得。卽幸而得之。而氣以顯達而驕。智以紛靡而汨。其有不戾于道而茫昧于文章者乎。客間叟言曰。非通論也。彩衣之舞。曷若青紫之榮。子舍之饒。曷若大官之饌。古之人必以祿仕逮其親。若捧檄而喜者。何歟。幸程母賢耳。不然。有不以此爲諱者哉。于是母孺人復登七十。叟復以客言告程子曰。昔尹和靖有賢母。謂子以善養。不以祿養。然使爲子者。原以善養。復以祿養。庸非至顯乎。

管子云。吾祿逮事親。雖三釜而喜。歐陽子文名滿天下。位至參政。必推本于鄭太夫人。此善養與祿養兼之者。更以此視吾子。以補前說所未及。異日吾子祿仕于官。如崔玄暉之母。誠以錢物上父母。而以充物爲咎。徵吾知免矣。

續集

卷

序

街南續集卷之四

宣城吳肅公清臨氏著

記說

姑山草堂圖記

營烈皇帝之世吾師沈貞文先生以賢良辟抗疏弗見用歸隱姑山築草堂數楹所謂刺塘者優游著述而過從問業者廬舍恒滿論歌聲不絕亡何寇亂京師陷南都建國宵人用鈞黨害正人先生避之金華迄改革而草堂幾廢又久之匿青山徙湖北草堂

街南續集

卷四

記

荒爾一以爲子舍一以爲遠廬先生時去留無定不惟向日問業誦歌不可得卽過從者寥寥數人耳予歲過焉水竹週遭小橋綠戶殘梅老橘相亞室中無長物惟圖史弣厨壁而已先生沒湖北而楓歸卽草堂爲殯宮予自執紼後絕跡者蓋二十年意者先生就窀穸或一襄徒役乎顧遙亡未可期也予老矣安得遡艸堂而尋舊逕乎先生孫廷璠好學有堂構之思屬記以傳俾梅子豹方圖之嗚呼亡與廢人所同慨予獨何能解于斯抑先生嘗指予遼東木榻

北海雪窖不以身命委溝渠者幸曾環堵之不陵谷庭樹之不海桑乎撫念斯言亦足爲艸堂慰與崇禎戊寅爲先生上疏之歲漳浦苗公石齋八分書

耕畝艸堂顏其中今尙無恙
記艸堂而羊覃之淚謝翔之慟無限悲涼

清九衍

街南續集

卷四

記

吳懋叔半閣記

拔地而屋如樓如榭而窟其趾謂之半閣最爲爽塏懋叔之庭之西由挿翠軒圭以入踰廊拾級歸然時也予再至廣陵主懋叔家卽無日不涉半閣而客之至者咸以觴以藝退則主人宴息焉或取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之說名之二半閣予疑宋人主靜之學久矣何動非靜寧必坐始爲靜而遂以讀書屬之動乎是動靜岐矣彭太史訪濂更名曰靜讀處主人屬予書而未果已又屬爲之記揚之人悉能動而莫能靜有南齋集

卷四

三

主人喜靜坐者吾因述前語以告且記之閣高廣二丈餘面砌負牆丹木錯植砌哈呀可穿而步北牖穹廠俯而瞰之宣石累嵯峨鼎彝圖史隱隱隔簾際者至人之書舍也閣右室以解榻左啓櫺以受桐陰桐二各高覆閣旭之日夕之月綠影澆櫺內漾于几席襟焉之上似動而靜者廊翼以檻屏以竹格于炎節納涼爲宜其東隅爲小軒若拱侍于茲閣者云

筆簡消章法亦別

雪坪

詹子半閣記

詹子在右有半閣在其堂寢之右貯圖史帷榻周坦面宇修廣不十武三分益一以爲之溪五分其二爲之崇拾四級以登上不可以睡下不可僂而入也蓋不全乎閣者云然而步其宇嚶嚶者鳥也潑潑者鱗也獐獐者石之累而杈牙虧蔽乎欄間者梅竹之森疎也吳子慕焉則若全乎園林之勝者詹子愀然曰林不足以栖樊斯鳴也沼不足以遊益斯驗也石瓦其磷塊則礪樹瓦其條扶疎則蔓是禽魚樹石與子

有南齋集

卷四

四

命醒齷偃息於茲耳子奚慕哉吳子曰然子工於畫矣子瞻之枯木竹石豈必鄧林倪迂之丘壑豈必華岳而子存乎見少也則盡買勝地拓名園渚濠濮之水馴南山之羽移庾嶺之梅種渭川之竹葦石爲崑而冠傑閣其上交疏綺窓酒賓眺遠優游藝事而豁然愉快乎奚得半而醒齷爲詹子嘿然笑曰嗟乎全之不可倖也奈何爲我記之

此二十年前作也在右沒後宅易他主并半閣無矣偶簡佚稿錄此存之

留耕堂記

留耕堂者沈子公湛之所居也。距剡塘一里而近。垣宇竹樹。望之蔚如。俗稱朱家莊者也。同居而異室。炊臼相錯。沈羣從之所田而廬也。孰始之。侍御古林公也。嘉隆以降。代有顯人。百六十年。不曰沈而曰宋。沿其舊也。堂三楹。爲莊右掖。孰名之。名之者先徵君姑山先生也。崇禎朝。先生抗疏歸。構艸堂。自署曰耕畝。今歸然剡塘也。先生嘗言。儒者治生。苟違禮義。失本心。市倉何異。惟耕。怒而雅。故改革後。益以訓其子姓。

街南續集 卷四 記 五

也。屋久且頽。沈子更葺之。沈子少授徒。經師人師有聞。老而畢志於斯。承先志也。入其廬。壁且茨者。其垣墉也。闔闔於朝昏者。繩樞而藁門也。冠笠衣簔。早作宴息者。耒耜之勤也。農叟牧豎。較工拙於隴上。倦而休乎以歌。以咏。樂哉。乎。沈子也。或問沈子故長華屋。而局脊於此。奈何。沈子曰。彼明盛之世。顯達者之遺。不可復冀也。日子如筆耕於四方。可以飽鴈鷺之餘。而奚勞苦阡陌爲。沈子听然嘿。弗應。他日以告吳子。使記之。吳子者。晴崑氏。嘗求耕於田。而未能茲於沈。

子有感也。

此等體極難曲折。始敘其居址。次言其取名。次言其居。此堂末言沈子安貧意。閱之凡四段。結振渾然。鄭禮城。

似公穀亦似醉翁亭記。却無摹擬之跡。閔賓連。

街南續集

卷四

記

六

合觴圖記

東莞翟公之來治吾宣也。母梁太夫人年八秩有子五人而公獨筮仕宦。遊伯季留侍左右。雖有離憂而無闕養其心安焉。公亦不欲以高年奉板輿道路也。然而簿書之餘。念歲時介壽。不無王事靡盬。不遑將毋之憂。於是倩名筆并及其兄弟從子輩合繪之。爲稱觴之圖。儼朝夕寘身乎一堂也。圖成太夫人銀髮珈珮坐而臨。僮僮祁祁如也。公與伯季五人拱而侍。圭瓚瑚璉大率強仕以上。融融泄泄如也。稍次而下。行而續集。卷四

何疑于是。當觀古今名畫。若斷機剪髮。斑衣而舞者。莫不譜以示世。香山洛社。友朋耆老之宴集。莫不按圖而艷美之。而况一門之樂事乎。是圖也。亦所以誌盛也。于是宣之士大夫聞之。咸曰。嘻。我侯以孝弟治後人。是圖也。夫子曰。不但爾也。抑公之以仁孝淑吾宣也。公體太夫人之母德。以爲吾宣民之母。以已之爲子而推及吾宣之子民。又以兄弟子孫之友愛而識夫民胞物與之懷。公之仁也。吾宣日熙熙于仁者之域。而公之政以成矣。宣之士民識公之仁民者。本行而續集。卷四

乎家之孝弟。則各親其親。長其長。幼其幼。而風移俗化。而公之教以成矣。詎一家之盛而已哉。某野人也。雅習儒者言。且辱公文。字之知。故謹書而識之。叙事得體。末段頌而有規。總由道理。熟於胸中。故隨拈一題。皆有絕大識議。而體用兼盡。鄭其五

涇縣尊經閣記

代

天下宮室垣墉之建千八百。年不與市朝爲改革。他樓觀廟貌爲遷移者。惟學校文廟爲然。學校之有明倫堂。欽實行也。有尊經閣。遵聖學也。古昔聖王垣墉以崇之。卷策以貯之。詔博士弟子以時肄之。嘻其盛也。蓋人之生。異於庶物。而非五倫則不得而人之故。五者天下之達道。而莫備於聖人。聖人人倫之至也。聖人往矣。垂訓立極。以昭揭於宇宙者。尤著於經。經者。治性之書。而敦倫之學也。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

有司續集

卷四 記

元

義。又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書曰。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皆倫之謂也。詩以導其情。禮以文其節。春秋以嚴其法。此尊經之所爲要也。涇邑學中故有尊經閣。莫知其頽廢何時。某蒞任以來。見其遺址瓦礫。慨然傷之。倡於邑之紳衿者。士庀材營構。始某年月。訖某年月。計日若干。計貲若干。高幾丈。深廣凡幾。屹然舊觀。涇之紳衿耆士。喜於落成。而屬記以永諸石。嗚呼。慨自六經糟粕。聖賢注我之說出。而理學家爭涉於虛無簡捷。而聖人之經。晦制舉之徒。泊於訓詁。

率於帖括。箋箋乎儒先餘唾。而益無當於經旨。然則經學之廢久矣。詎區區一閣之建置。遂足爲砥柱也哉。抑涇故文學數也。聞往者。老師宿儒。嘗以水西爲聚講之壇。其遺風尚有存也。或因是閣而翻然企古昔之盛。經學其有興歟。糟粕虛無之說。必無以貳其中。帖括訓詁之習。必有祛其蔽。相講求於治性敦倫之實。而致勉於子臣弟友夫婦之庸德。吾聖人之徒。也是所望於涇也。夫是所望於涇也。夫

有司續集

卷四 記

十

出炳若日星。曾王諸學。訛猶覺肆而未醇。

王止堂

山門遊記

郡名山以十數而雲山三天洞特聞。姜茲山游而
亟稱之。予曰雲山幽邃。三天軒豁。然一洞之外無足
奇者。皆不逮山門。遠甚。問何如。曰山環拱而門穹敞。
洞壑參錯。由門以達田畝。村落寬廣。十餘里。茲山益
艷美。不置。今年春湯子仙期許爲山門主。茲山病不
果。會秋獲仙期。將往龍潭。訂五日畢會於山寺。屆期
而雨。作又二日。陰晦冷。裝躊躇。予宿茲山。所秉燭起
飯。雨聲灑簷瓦。相顧而喜。茲山曰。雨歇卽行。雖載塗
衍。行續集 卷四 記 二
無奈我何矣。各襆被肩輿。呼其僮名蠟展者從而天
亦竟。齊行八十里。溪水潺湲。竹樹蒼鬱。茲山噴噴似
已入桃源矣。頃之而門見。茲山驚喜。輿從俱仰蹙而咤。
徘徊久之。心獨以愆期。虞仙期之未至也。策杖叩寺
門。則仙期亦至。會日暮。遂止。瞿仙祠痛飲宿焉。瞿仙
者晉隱士。瞿嗣先生也。嘗栖隱於此。寺僧天池出茗
飲。先是已酉。予同沈貞文先生及二三友人來。故未
有祠。寺亦荒落。山前鑿鐵菴。最勝。至是菴廢。而寺興。
爲之三嘆。山之奇門。爲巨外峭壁。矗天。堅凝剗削而

無統圻者。蒸土以築者。迤邐旁翼。門東向。高四丈許。
步之縱四十。橫三十餘。若暈月。若橋竇。蓋造物者實
規之。左右女牆屹立。儼月城。睥睨百雉也。瑰異莊嚴。
造物者實矩之。居人之往來出入。悉由於是。予題規
雲二字。數百步爲寺殿。未落成。僧舍鱗比。相屬。後屏
障千仞。連亘於山門之右。山以石故。少樹。樹之偉者
獨寺前瞿樹。及山門內左右一二株。瞿樹者。幹同而
葉異。士人謂瞿嗣先生手植也。茲山以杖圍之。三杖
有半。翌日日出。茲山起若不能待者。命治飯。三人
有門續集 卷四 記 十二
先飲微酣。不及僧爲導。相與曳杖而西。一峯聳怒勢
欲奔。所謂獅子峯也。右轉山麓。爲居人宗祠。行路者
指祠後謂曰。此大佳處。遂披莽援崖而登。山仆賴阜
草未剝。洞爲朝陽。傍洞曰夕陽。少頃。天池至。蠟展掖
茲山以下。飯後露晞。復縱遊焉。紫雲洞在寺陰。較朝
陽寬而折其脊。石益可注。三石水。謂仙人浴盤。命梯
互登視之。良是上懸。蓋於笠尤肖。出山門東南行半
里。農圃錯置。別剎飛甍。石梁偃溪畔。統瀧吐咽。盤礴
磊磥者。爲漣漪洞。窺之無際。仙期賈勇。履沒於水。予

與茲山跌而待。蠟屐燃火跣足。隨數人入。頃之水聲。人聲。雷奔風吼。聲訝之。蓋蝙蝠驚烟焰相撲。云。又南里許。崖似側釜。予曰。是爲。不爲洞。僧云。此龍蟠處也。雩或見之。予名之曰霖湫。因問向陟山巖。過一竇。甚遠。潛行里許。豁然別一天。僧曰。適所陟。漣漪卽是也。向從後直達。久晴水涸耳。復往探之。在前山。巖崿拒踵。逡巡睨曰。大非吾所歷何也。僧曰。山豈有異。居士之足異矣。乃大笑。從者掖以入。窮極深處。高廣昂藏。竄冥畏人。遠望隙光隱隱。束射阻水而退。吁。一漣漪也。向無意而達之。直達爲快。出幽而明。忽得異境。爲奇。今也前不得入。後不可出。暗中一泓。豈非蓮壺弱水然。一洞而截爲兩。亦兩遊焉。不亦奇且快乎。餘洞窅冥不足尋覽。所不忘情者。鑿鐵庵觀。自崑境也。菴傍獅子峯。天生小石門。兩大枰。石亭閣。堂廡高低。迴抱而盡。斥爲墟。獨石門巋然耳。觀自崑谿。衍若陶穴。若胥井。高矗雲際。向魚貫而升。尋他磴。盤折而下。念衰疲不復能濟勝。遲回瞻顧。悵然而罷。嗚呼。人之老少存歿。梵宇之興廢盛衰。山川之通塞遷改。亦復

何常憶廿六年前同遊者。今獨吾一人。復追隨二子。豈易得哉。援筆記之。并詩六首。以補向所未及。甲戌秋仲時年六十有九。

記遊事甚周。匪刻畫巖洞處。亦如神工鬼斧。妙極形容。李大村

作遊記而欲挾鄴柳之藩。非學識到者不能空前絕後。景濂震澤不足輩也。王止堂

書帶圖記

梅子耦長之居室歲久而圯居於宅後之園先世所謂書帶園者也有堂有閣堂曰青林寢幾子舍咸在焉閣曰天逸高故三重敗而縮其一以課諸子庋策板旁葺舊材架屋函丈以坐客有假山頽卧老樹新竹相亞隙地時蔭非梅子又時乞卉木手植之吟嘯其間致殊自適也晴崑叟每就與論文周覽徘徊梅子屬爲之記叟曰昔有記之者乎曰亡之曰昔之盛起下牛詩補文宇無記而今記之乎梅子曰子觀里中甲第再世或三

街南續集

卷四

記

五

四世有不更易他姓者乎况海之波猗猗而桑矣陵之轟坎而谷矣金谷漸臺瓦礫灌莽者何限先大叅著羔羊素絲之節而宅且園於茲迄於某蓋五世矣某亦艾且有孫矣如以觀美言方其締構卽不逮名園之萬一造物惡汰侈而予節儉吾園安知其不以儉而永耶且夫山川名勝與夫樓觀之所在其盛衰名書惟其人不惟其物人閱世物亦閱人茲園之所閱多矣海內名詰其戾止於斯在大叅之世則有若汪周潭周都峰李伯承羅近溪陳海樵諸公禹金公世則

有若汪伯玉湯海若屠赤水馮開之潘景升諸公暨先君子則有周鹿溪吳次尾曾弗人萬茂先陸文虎黃太冲諸公某不類亦時辱四方長者園雖荒亦猶鄉邦之耆碩先代之遺民歸然未流其可以衰髦少之哉晴崑叟推席而起曰嘻之言也子其近於道也夫夫道有污隆際有盛衰物亦有豐膏君子審處而安之昔大叅以理學爲嘉萬時名臣其後三世皆以出此意好文章著述顯竊謂君家道爲文掩子其猶有大叅之遺乎遂相與酌酒而別

街南續集

卷四

記

六

余少嘗登天逸閣俯瞰陵陽幾於丹樓天半青林堂前老樹森列雜映花石又有飛壑岳亭谷口翠幄秋水齋諸勝關中李叔則各被以詩今晴崑作記不屑屑游觀而推本于梅氏代有文儒能世守其舊葢慶茲園之遭也傳文何疑徐程叔

白華樓記

邗上名園方氏居四五子未識其主人而皆得游覽焉汪鈍子嘗集同志假憩娛園飲酒分韻客言方氏白華樓尤多題詠云逾年因鈍子交方季子邂逅鑑香樓季子因介鈍子請予爲文記所謂白華樓者予問樓景勝視娛園鑑香奚若鈍子曰不逮也然則題咏之多且屬記何也曰往方氏昆季之養母也左右無方園亭之涉未足也又建樓庭幃中取小雅篇名白華以顏之樓成而母不待是以誌其悲慕云爾予

街南續集

卷四

記

七

間之不勝愴然也人孰無母亦孰無養然貧者菽水不給何有於甘旨半椽取蔽何有於廣廈方氏昆季竭其力之所有餘亦奚弗至而猶慙然不啻風木之感杯棬之義嗟乎孝子之於其親亦曷有極哉而貧家子視之傷如何也已白華之詩次於南陔束氏之補南陔曰馨爾夕膳潔爾晨餐言養也其白華曰鮮侔晨葩人之玷辱言潔也夫養也何玷辱之戒歟蓋孝終於立身求之物不若求之身者之爲得也親之體不若親志之爲永也身之善不善而吾親之

榮辱以之晉潘岳板輿之奉世舉爲美談而岳以乾沒昵匪人受僇則立身之道未有聞也方氏昆季之名斯樓也其無嫌於此也歟抑小宛兄弟相戒之詩也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又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吾取爲方氏誦之以重申白華之義焉樓高廣若干尺有池有砌有花竹記空書不書表大旨云

爲方氏記樓而一段人情語足令世間人子無不合懷又因詩語生出如許至論而無腐儒解說氣

街南續集

卷四

記

六

真講學大文字

汪鈍子

晴巖記

山之有崑也。匪峯之峭。匪阜之夷。屹然丘壑。壁立林
霏。雖不能出雲降雨。而元氣氤氲。變現無期。承乾莫
坤。負坎而離。日月之華。於時也特宜。問岩所峙。街之
南有之。噫。斯巖也。無繁花。祿卉。而竹木森森。四時常
秋。有松。非棟材。而夭矯盤錯。歷霜雪而靡頽。色望之
若不可卽。而逶迤坦坦。不險峻。拒人以故。詩人藉以
嘯歌。文士馳其靈異。有道者吟風弄月。于以孳孳焉。
顧居人每嘆之。嫉之。謂不可牧而芻。謂土磽确不可
有育。續集 卷四 十五

記巖用韻機軸一新與六一醉翁亭記堪伯仲

醉翁自娛此則自負醉翁記衍迤此則峭岸費此度

語語記品妙在語語自爲寫照性情氣骨無不畢

肖蔡瞻明

記病

子七月而生。疾病相終。始他瘡。痢傷寒。咯血等。寘弗
道。七歲病疳。二十痰潰左臂。臂遂攣。尋病目明不喪
者三四分耳。映日而讀。暮輒矇。久之。睫毛內射。鼻鼽
日嚏。百許。涕泉湧。間苦痔漏。皆痢弗療也。而不時撓
亂者。疳滯爲甚。或臨池。或客座。率不能忍。晚歲足寒。
手戰。掉隊。則臂冷發搖。恒醒無寐。寒卽嗽。決旬。忽咽
鳴如敗笙。如橐籥。如蜩如螭。者是爲喘。發以夜。雖家
人莫之省視。肺若脹。寢息不能求。求不得。斯天刑之
極矣。每憤而誦詩曰。天之兀我。如不我克。信哉。喘有
間。夢神謂之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子知之乎。曰。然。
神曰。中西以降。士之誅者。竄者。喪厥家者。何限。不以
其逆天乎。曰。然。曰。律以誅心之法。子母乃逆天。天貫
汝以頑民之戮。而以諸疾代桎梏。以喘代刃創。而弗
殊亦幸矣。而且杖履衣袂。軒軒然托泉石爲高視。彼
替者跛者。支離靡腫者。奚若而天是尤顧竊竊焉。自
許以學道而知命。是未有醒也。而奚無寐乎。遂瞿然
而寤。若怨若訴。而卒順受之。別有玄解。程伯柳

街南類集 卷四

來諭堂記

江子仲謀以貢例授學校之職念其母孀且老也不欲舍而服官乃治其所居之庭取小雅四牡之詩而命之曰來諭堂以示志焉書來屬予記之予惟將母之情古今一也古人未嘗以告而爲上者代之言江子則恐不得于上而自言之也且夫古者使臣東西南北惟其所適不若服官者之咸有定守也近代之制易地而任雖丞簿尉倅之微遠者千里或數百里皆不得在省會所繇而獨學校散秩無民社之責不嫌于近地然則有親而老者板輿之奉問省之勤固不患于封域之限歲時之間也江子以謂是終不若晨昏庭闈之融融泄泄也江子賢矣哉仕途穰穰藉口親老效古人捧檄之喜及釋褐而仕則往往溺于君恩迫以國事曾未有將母入告者而庭闈之思浸以微矣噫庸獨江子有母乎哉江子之屋幾楹修廣後武庭柯若何背之樹者若何予皆不得而悉也特感其命名之意而爲記以存之

借詩人之意發出孝子之懷末復推廣言之更見不匱之義程公填

衍南續集

卷四 記

二

大過說

過之大者賢者免矣吾夫子聖人也斤斤焉庶幾于五十學易何言之難也說者謂謙詞非也蓋嘗讀易之大過大過之時有大過人之才而爲大過人之事者也湯武征誅伊尹放太甲周公誅管蔡是已不特此也堯舉舜于側陋必娶之二女事之九男百官牛羊倉廩亦大過矣天下大器堯舜相禪而禹忽傳子卜相大事高宗以夢求傳說貴戚大臣微子去般箕子陳範而不嫌亦大過也夫子聚三都請討陳恒作春秋行天子之事皆獨立不懼者也聖人雖與天地合德而當夫世之屯否則自爲造化故周之東魯之弱天也而欲與之變之三桓之僭諸國之篡弑運也而欲罪之討之確乎自信其才力之可爲幸而有成則爲先天而弗違爲參贊爲挽回而不尸其功仍歸之天心之默佑不幸而無成則疑于逆天天可逆乎聖人俛仰欬歔則心傷之自以爲前此之期必皆若爲大過云爾此夫子意也雖然不得已而作春秋而適當大過之時剛過而中君子以之聖人所以無疚

衍南續集

卷四

說

三

也不然肯犯不諱而爲之哉然則避世無悶所謂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亦以爲大過可歟曰不見知而不悔忘乎名者也避世無悶是居夷浮海之息則忘乎世矣聖人貴同不貴獨時而獨立則亢矣亢而不悔則不可退而九五矣聖人貴見不貴隱時而避世則潛矣潛而不拔則不可進而九二矣是其所爲大過時中之聖所不爲也設教洙泗周遊列國不能爲飛龍則爲見龍龍德而正中也伯夷義不仕周而餓于首陽獨立不懼避世無悶者也伊尹莘野三

衍南續集

卷四

說

三

聘而翻然是遜而能進者也夫豈巢許沮溺之謂哉伯夷而後漢梅福龔勝足以當之伊尹而後諸葛亮李泌足以當之

堯舜及孔子諸聖人非常事雖大過却不可無卽學易後當此也要做潛亢之大過學易後自不肯爲矣同獨避見之解精確不可易

姜茲山

艮止說

心學之士學求靜定而托于艮止弟子惑而赴之因爲說艮止之義

艮其背止其所也止其所者事事物物各得其所止之則也夫子彖傳合之以行則止非無事矣該之以動則止非定靜矣通之以時則時措之宜非固守執一者矣其道光明非寂定之觀矣今舍曰事事物物而求止于心亦嘗取易傳之文而試誦之乎艮者震之反也序卦言物不可終動故受之以止爲學之功

衍南續集

卷四

說

二

得之動後者如此今言心學者張皇其說謂六十四卦之本而陰附以告子楞嚴之微旨亦何敢于誣聖欺惑感也而戒其輕動艮止也而未嘗廢動聖人之妙于易也咸與艮爻位取象皆于人身九四當心位不曰心而曰艮其身蓋心不可見而以身示之夫子傳之曰止諸躬也又以躬修實之若預有以慮夫告子佛氏之學者咸九四言思思心之用也非無思明矣咸戒朋從艮戒出位而遽以無思當之不知聖人禁人妄思非禁人思也何思何慮正言妄思無益耳

而必閉門枯坐爲良止也。特良其限者耳。咸其胸者耳。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正心誠意。致知格物。該此矣。心而長動。則憧憧矣。心而無思。則頑寂矣。憧憧者。凡民也。頑寂者。物類也。故貴有以止之。思無止法。位所以止之也。所謂止其所也。位也者。于心爲中。于物爲格。心失其中。則物不可以格。物得所格。則心得其中矣。物之格。卽心之中。合內外而一之。斯知止之道得也。君子有九思。夫思何九也。蓋終日之間。無或離乎視聽色貌言事。疑念見得之事。卽終日之間。無或有

衍南續集

卷四

說

五

夫冥然廢思之時。聖人以視聽色貌。事言疑念見得者爲之位。而明聰溫恭。忠敬問難及義。以止之。所謂動靜不失者也。不然。聖人曾不知易之良止。而教人紛紛也哉。堯之文思安安。高宗之恭默夢賚。良弼周公之蕪三王。施四事。孔子夢見周公。皆思不出位之大者。故其道光明也。

堯舜萬幾。禹三過不入孔席。不暇煖。何處得靜定。來不卹以身蹈異端。而托于良止。須此喚省。洪秋士

孫子參字說

孫生公遠少受業於予。性謹。然而介。履精知戒。常鍵扉挾策。闔如也。今年且艾。更字曰予參。予問生之易其字也。何爲者。予生遠。巡曰。夫名號亦何嘗之有。范少伯之爲賜。夷子皮。又爲陶朱公。梁伯鸞爲侯光。又爲運期。耀荷之爲芙蓉。爲菡萏。竹之爲篠簜。爲簣簣。然則萬物寧有定名乎。予曰。雖然。參之義不一矣。車之載者有參。乘而後爲安車。其在易也。數之倚者爲參。兩而陰陽九六錯以成筮。皆所以前民用也。其在

衍南續集

卷四

說

三

人則立仁與義以參天地之道。而盡物性。贊化育者。惟聖人。以之。莊周稱參寥。佛亦貴參悟。嘻。豈易言乎。抑張之問行也。忠信篤敬。參乎吾前。州里蠻貊莫之違也。庶幾勉乎哉。生瞿然請受教。有問復進曰。昔聖門子與氏最魯。而得一貫之傳。今從事于先生者。衆且敏矣。而予小子獨魯。然于先生之學。未嘗不嘿契焉。因名其齋曰唯齊以自志云。

參字無窮妙義。不落訓詁言詮。可得引伸之法。程公

茶說

茶之性一也。而質以地殊。在吾宣則敬亭為最。山之靈耶。種類之良耶。蓋田無頑石。渥注無鴛鴦。浚明之家。恒多詰胤。雖然。性也。質也。賴有所以成之者。故裂茶有道也。且夫茶潔而易染。隨所近而氣移。善茶者。貯以錫。淪以泉。炭熟而薦焉。至慎也。嘻。奚弗慎。所染哉。孫生歌載。既予名茶。因為說以贈之。

文數轉而義蘊無窮。却只百許字。道學家語錄千百言不能盡也。化于理神于文矣。劉望之

衍南續集

卷四

說

三七

性不離質。必推之天地父母。借茶以發之。非罕喻。實格物也。言性與質。說到學習何等高超。翟五吉

詞之約者。難于宕理之常者。難于雋茲文化腐為。

新阿滴成雨。至奇至暢矣。有道之言。彤也。勉旃。孫

齊

尺幅中層疊斐疊。如洞庭水波。而木葉下。予向為

闊少端字說。亦寓言慎所習為說。而此文特疎宕

讀之能無望洋之歎。王崑繩

梅元直字說

梅生名賦。而人皆字呼之曰汾。若予問其何義。則舊故名儀也。因請予更其字。予字之曰元直。而告之曰。賦之為藝。始於漢。相如上。林子虛。無當於學問。且諷一而勸百。吾無取焉。詩備六義。賦居一焉。則賦之名。蓋原乎詩。解詩者曰。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則直者。固賦之本義歟。抑未也。貴賤窮通。天賦之也。命也。仁義忠信。天賦之也。性也。君子謂性不謂命也。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夫子曰。人之生也直。是也。生有

衍南續集

卷四

說

三六

志乎道。則敬以直內。求盡吾性可也。生即撥取貴顯。亦為有用之學。敷陳正直。毋徒為相如詞賦之學。而已哉。生從予弟遊。又東渚先生之從孫也。予故易而望之。

將賦字義三層發揮。由小見大。從淺入深。直歸到

天命大源。此吾哺巖講學賦也。請事此語可矣。梅

東渚

震閣記

郡城之西有飛堽。蓋廬者。詹氏第宅。所謂震閣者。也。余少識其主人廷玉。同配兩馬先生。嘗一登焉。問宅於兌閣。何以斯名也。馬先生曰。中丞大叅。世以長子主。邑景明先生少艱。于嗣。取一索得男之義。果生廷玉焉。予謂不然。以中丞大叅名德相繼。著隆朝野。達賢有後。豈以閣之建。不建震之名。不名也哉。馬先生笑以爲然。越四十年。予又識廷玉子錦宣。時廷玉已久沒。錦宣復有子。且抱孫矣。屬筆爲記。閣三楹。高五丈許。前後種花竹。下貯圖籍。上可眺敬亭。麻姑諸勝。予獨慨緝紳世冑。或再世焉。三世焉。多陵替。不可問。游桑以來。其第宅。瑩廢爲榛莽。斥爲阜隴。或更易他姓。煥然一新。主人過其下。俯首內自慚。旁人竊語嘆息。今詹氏世守先業。文物蔚興。茲閣亦歸然。郡內閣世閣人。卽詹氏。且逾百年。垂六代矣。豈非前人德蔭者厚。後人蕭繼復能培植也哉。凡宮室物用。可寶者。皆託主人以不朽。吾并爲閣慶。慶閣之得所託也。

衍南續集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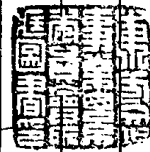
記

吾友錦宣。世席華廡。而鍵戶自修雅飭。若寒素震閣。則其讀書處也。山水周遭。城郭襟帶。極四時登眺之勝。今得吾師鉅筆爲之記。迴環掩映。一往情深。微特閣藉不朽。而詹氏祖德孫謀。亦於斯具見。宜錦宣之服膺不置也。門人沈廷璐識。

衍南續集

卷

記



街南續集卷之五

傳

宣城吳



參議沈公傳

公諱寵字思畏號古林年十九猶業農公願學父弗許因其母固請乃送之塾中三年盡五經諸書已而師貢受軒先生試之藝頗工補郡學生受軒先生得王新建之傳語公曰舉業非濟時之學濟時非聖學不可公慨然適金陵師歐陽文莊公久之有得試之

行百續集

卷五 傳

文則又工嘉靖丁酉南畿鄉試再上春官不第謁憲授行唐知縣先教養而後鞭笞早歲多流徙給牛種復徵徭而民復其業縣產棉而不諳織事名姬署中俾內人教肄之出相傳習遂以成俗御史行部劾尉傳徹已帷帳浣以進御史笑受之更以廉薦焉調獲鹿治如行唐考最擢監察御史巡視京城京城勛戚中官甲第連亘巧避徭役豪滑憑附其間而徭徼累貧戶公覈免其居宅餘悉編入毋漏者奉命清軍福建勾稽尺籍民用不擾有同知二人估時宰恣黷公

街南續集

卷五 傳

論罷逐之賊李文彪冠南安南贛巡撫張烜遣兵禦之敗績公劾烜并發其乾沒盜課罪還臺補湖廣參事飭兵江防九龍灣盜孽剪聚衆沿江爲掠公議立門牌互相覺察頒銀激賞富民子弟習射人自爲守許賊自首擒斬出獻者論功于是盜黨相疑弒遁去富民子弟遂奮入擒斬數百人餘悉解散募精武藝者訓練其少壯歲簡閱得卒萬餘人始公作令治尙寬及爲監司振紀飭法更以嚴厲稱遷廣西布政使司左參議母老不赴是歲京察公外吏不當與而當街南續集

街南吳升曰吾鄉請學嘉萬時稱盛主之者貢受軒
梅宛溪及公皆名賢也先是弘正間則先員外銑齋
臨江公石岡父子醇德徵之于行誼政事聞如也古
林公學本良知而不矜虛悟其行誼政事班班可紀
焉嗚呼今講學者爭絀良知家若公者惡可少之哉
作道學先生傳不填襲語錄最爲雅鍊張範夫

太僕寺卿十洲麻公傳

麻公諱溶字如水別號十洲世爲宣城人父諱值嘉
靖己酉舉人贈承德郎戶部主事公萬曆壬午舉人
癸未科進士廷試擬一甲第三人有陰告以爲市者
將招致公公勃然曰寧失大魁進身之始不可以苟
謝去之已臚傳遂寘二甲授戶部山東清吏司主事
權崇文門稅稅特寬督儲江淮釐弊盡無餘用廉幹
陞吏部稽勲司時趙公儕鶴南星及王公秋澄鄒公大
澤二公皆以公忠掌選事件政府相繼罷去公抗疏
佚名

曰三臣者斥必不可縱之奸而廷必不可嬰之勢乞
召還以重計典不則閣臣托專擅之譚而竊明旨以
攬威福臺省承閣臣之指而借彈章以移黜陟銓臣
畏羣毀而迫於無可奈何啓扶同蒙蔽之禍將趨附
成風奉公之士危罔上之患作矣疏入政府惡之公
在吏部主試陝西所錄多名賢而清流之士用相推
殺政府滋不懌以年例出山西叅政分守汾陽歲飢
民枕藉死汾陽故產鐵公謂採之可以招流徙爲少
弛其禁民藉以活者數萬人特建倉廩以贖銀存鐵

儲穀。視豐歉爲糴糶。民永賴之。遷山東按察使。內使馬堂稅臨清。民不堪其虐。譁而毆之。時所在稅監挾天子命。恣橫無所不至。嬰之者禍不測。諸司大恐。議多入人死罪。以釋璫憾。公毅然曰。璫實激禍。奈何橫殺吾民。堅持之。惟罪首事一人。餘從末減獄。上竟得允。兩臺獄詞故山積。或以意省。決一二。公愀然曰。是死獄也。必求其生。而不得。庶俾死者無遺恨。於是旦日循首尾。秉燭每至雞鳴。遂以勞邁疾。遷河南布政使。卒於汾陽道中。無以殮。同里詹公沂資之。乃以櫬

衍育齋集

卷五

傳

五

蓋相屬。忽失公。皆愕。聆聞以舛喪。故皆咨嗟涕淚。而散。公孫諱三衡。乙酉鼎革。起兵應新安。太史金聲不屈死。嗚呼。肅公母舅也。別有傳。吳肅公曰。肅公幼。卽拜太僕公像。方頤面微。麻髯分張。若列戟。惜其年逾強仕。未竟厥施也。配徐安人。性嚴厲。父老爲予言。夫人從之官。未嘗敢華飾。歲召工兩易其幘。終公之世。公子惟衣大布短後衣。今世士大夫皆莫之信。云肅公少無聞知。不克徵公蹟。舅氏之難產。藉沒其家。乘無考。卽故太常史王池公誌墓

衍南續集

卷五

傳

六

文次述焉

序次典質末段形容真摯見古人風

張貫玉

明大司寇華陽徐公傳

徐公諱元太字汝賢號華陽宣城人年十二游黌序嘉靖辛酉鄉薦第二中乙丑科進士授江山令丁母艱復除魏縣擢吏部考功主事萬曆丁丑分房校士江陵相諷主司并錄其三子其一卷適在公房公乙而黜之同考官知其爲相公子也愕視莫誰何而公所取士蘇潯沈懋學皆名宿臺諫承旨疑懋學同邑有弊竇江陵取懋學卷癡索之會天子手擢懋學殿試第一人謀遂寢已而左遷公山東參政江陵遣其

街南續集

卷五

傳

七

子祈福於泰山巡撫以下皆往陪相公子公曰此子爲父禱非臣爲君禱也書沮之而巡撫等已就道矣公謂客曰會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巡撫等皆大慚志尋江陵敗公由浙江按察使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西南夷以百數皆羌遺孽也冉駝^{分三}白馬^牧諸種踞雪嶺洮河間國家寘松潘衛鎮之號曰松番其夜郎印都諸種南距滇西距吐番建昌越嶲五衛鎮之曰建越夷其聯絡印西健北界烏蒙而抵馬湖謂之馬夷三夷者皆叛服無常俺答支子賓免者闖入洮河

拒松潘千里羌引之近番地而羌國師喇麻復引賓兔部駐松城諸小夷附之西南大震而楊柳番亦攻諸堡先是巡撫都御史雜遵討之未定而去公至宣諭再三不聽掠我人剝而縛牛角上驅牛而寸截之遂寇平夷殺掠益橫公疏請討之詔便宣行事時賊勢張甚分踞兩河河東爲楊柳番喇麻灣仲緯兒拓占柯等族河西爲偏頭小姓等公徵兵播州酉陽平恭諸司而道阻未集賊遂先發擁萬人攻蒲江參將朱文達擊却之東南道乃通公命監司及諸將會永

街南續集

卷五

傳

八

康以都督李應祥爲大將參將郭成游擊周於德邊之垣及文達分道並進謂之曰賊夾河而壘我不能並舉西阻澗不我難也東乃剝膚之疾其先擊之於是進兵屢勝獲喇麻灣仲又獲占柯緯兒拓遂殲沒石破窩溝石柱等處河東平惟大小粟谷阻險未下而羌酋思答地者乘河漲而前公謂應祥夜濟而襲之必克我既西則粟谷懈回戈東指必不支矣遂夜濟果克思答地拔西坡等砦還破粟谷復進攻牛尾賊潰西奔追之窘甚諸軍請降公廉得羌以埋奴爲

大誓誓永不渝令降酋各執其驍奴坑而埋之凡二十三人。河西亦平松番遂定時萬曆十四年也。明年丁亥平建越夷。又明年戊子平馬夷。建越酋曰安守曰五咱大咱。又黑骨部曰應昇曰鳳起。馬夷酋曰臧乃撒假曰白祿枯須曰安典。皆桀黠負固通相犄以。我師公先後設奇遣將殄夷之。初臧故黑夷種而馬夷黃郎又安守族也。公慮其合授方略三裨將俾戍馬湖。三將違節制。賊偽降誘之。伏軍殲焉。及師捷執殺三將者悉誅之。建越之役誅其叛者四種。奪印都印一縛大酋十馘而獻者七。獲小酋五十有七。上首功二千有奇。降三千七百餘人。埋奴者三人。合前後克寨凡二百計。毀礮房千六百計。汰浮賞省金錢萬計。收夷猥男婦二千二百餘。復土地爲里者九百七十。築城二其松潘者在黃沙。名平番。馬夷者在新鄉鎮。名安邊。皆實兵列戍屯田而還。東靖黃沙西靖黑水。款貢比於編戶。天子詔褒公晉兵部右侍郎。右僉都御史。加二品服俸。公部署調度悉中機宜。尤善用。人厲兵將王公鳳竹周公光鎬武公尚耕皆以兵

備使前後監軍事。公采納其言。應祥於德。皆勇將用命。惟謹。播州宣慰使楊應龍尤驍雄。三征俱得其死力。應祥之取牛尾也。應龍先登燔棚。執其酋合兒給父子最。有功。其後應龍以不善撫叛朝廷。竭數年兵餉至興師二十餘萬。八道並進。而後克之人皆思公之善御。云公移疾歸。補刑部侍郎。歷戶兵二部。陞南京刑部尚書。踰年乞骸骨歸里。時年甫五十有九。卒年八十一。公穎悟強學。所著有吏鑑喻林吟易編及平羌奏議諸書。梓行於世。實義田千畝。贍其族而畝畝之中尤誦其隄河之績爲吾宜永賴云。吳肅公曰肅公徵吾鄉先哲遺事竊謂萬曆名臣無右徐司寇者。公平夷有大功。不啻威寧海子大勝峽顧生無封爵歿無贈諡莫有請者可慨也。予讀三征記因購其年譜及行狀墓誌說不可得。僅劉公宇亮所爲傳落落無要領。予按謝公詔征西記事周公光鎬征南紀事李公士達再征南紀事陳公宗虞平羌碑郭公子章埋奴銘汪公道見安邊城碑平羌碑吳公國倫平建越碑于公慎行平番城壘記皆班班可

考謝周陳皆身與軍旅語當不誣而高氏法傳馬氏通紀誤以建越馬夷二功移之武尚耕而公績幾泯矣又諸公詞筆多佶屈而諸羌名目繁多而與濕最棘人口眼故悉之者絕少也

提撥關鍵分敘總收一一皆史遷法老健無敵

左副都御史魯泉詹公傳

詹公諱沂號魯泉宣城人。中隆慶辛未進士授新建令。多惠政。擢南吏科給事中。時江陵相柄國勢薰灼而公其所取士也顧穆然無所附麗。星變上疏請修實政。尤剴切及計典所糾私人也。江陵啗之奪情。事起諷廷臣保留而南中和焉。公獨不肯署。曰。不能一疏爭。業已負慚。安可取媚天下後世乎。同列目攝之。江陵歸治喪。衆疏趣還朝。公曰。彼未有終喪意。而何趣爲。或構譏之者。江陵益大恨。左遷山東僉事分

巡東充分巡故祖制。而巡按御史承風旨。謂冗員也。宜革。遂罷公歸。辛巳京察復以原給事中受譴斥矣。先是邑諸生吳仕期嘗上書江陵。羅織者究主使。宜縉紳人人惴恐。而公怡如也。江陵敗起知奉化縣陞禮部主事。遷員外郎。累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掌院者溫公純。矯矯肅風範。而公協焉。妖書之獄株累數十人。禍中郭公正域獄甚急。溫公疏求。公與禮部侍郎李公廷機。戶部尚書趙公世卿。私於朱相曰。敝生光可以蔽獄矣。不然羅織其可既乎。事乃得解。溫

公去天子以公署院事公請補總憲不許時御史多缺員公極言其弊丁未大察時吏禮工刑尚書俱缺弗補公與吏部侍郎楊公時喬主察察之二日命趙世卿代旋報罷詔仍屬時喬沂而以世卿之命爲誤時正月上旬也先是除夕天子內晏謂近侍曰廷臣受外官餽儀張譏爲樂惟李楊詹三老清寂可念李謂廷機也蓋三公廉節爲上所注如此銓政廢不舉且十年天下官吏待選者鱗集京師困阨或客死者而臺署虛無人諸要地差遣懸且過半軍政時務殊

街南續集

卷五

傳

三

孔棘公疏上危言懇切至四十餘而後得俞旨曠典一新身繙交錯中外躍然望振舉也其請遼東巡按謂遼陽密邇京畿爲國左臂自惡瑠激變官吏追賊人心隍杌加以敵人跳梁蓄謀已久兼并諸屬夷交通漠北此其志不在小宜速遣才能御史督兵察餉俾全遼重鎮長爲國家之有不然沃壤千里坐見陸沉夫然後徵兵輓餉竭天下之力以圖之嗟何及哉後十餘年而遼事大敗疆圉淪陷然後知公料敵之智謀國之周也公在院七年而攝院者五年甚被主

眷再賜羊酒寶鈔或論其當引退者一日內使宣至會極門諭云後生妄議大臣致杜門求去成何國體如不悅者指名糾奏公不忍復言去已而中浮議乃解組緘印遠出國門矣本朝大臣未有掛冠者掛冠自公始詔謂忌義潔身若愠之若多之云公性仁厚南臺以苛政阿江陵公諷以寬及其持憲則未嘗稍假蓋清議而無苛激和衷而無黨附云公家居里生有訟疑公爲關說踵門面詬公含笑而入仍勸家人弗與校學政擬賓生於法公弗許至今父老稱盛德

街南續集

卷五

傳

十四

焉卒年八十有三子應鵬萬曆丙辰進士仕至參政吳肅公曰江陵之勢烈日奔雷不足爲喻吾鄉徐司寇沈修撰家文臺及公皆忤之噫昔之宣城猶多亢直也哉公南臺數語自律以規其寮似亦無所齟齬而極之於所往毋亦本無終喪意遂淡摘其患失之隱耶嘗讀公諸疏多宗社至計而於遼事猶龜鑑然盛德肫肫而明炳幾先奇矣哉

按國史大察時公請補都御史弗聽公與楊公主察之二日命戶部尚書趙世卿代趙請印務合併

專管上報曰。祭典已屬時。喬沂昨批紅。誤發當卽

繳停。今不遵已行之旨。而請未發之命。徒滋遲延。

云云。以語意未明。謹節畧書之。又記

寫詹公和平耿介。始終如見。真史才史學也。張山來

卷五 傳

一五

按察使惠菴唐公傳

唐公汝迪。字吉甫。號惠菴。父卒五月而始生生。三年而母卒。俟其叔父少頴。敏偉丰儀。年十九。領嘉靖丙午鄉薦。中丙辰進士。謁選。當授司理。分宜相欲致諸門下。俾予江西地。公匍伏姜公寶。固辭。乃得真定。陞吏部司助郎。晉驗封司。時百官出陟。寄分宜父子。眷宇間。爭茅靡取。合而公介特自如。世蕃招飲。諸司引巨犀可數升。謬奉觴。欲以相困。公謝不勝。強之一太常。有助焉。乃艱然起。覆犀地下。淋漓沾衣。袂衆目。

街南續集

卷五 傳

一六

屬意更起。爲謝。則跨馬行矣。相顧愕然。世蕃大嘆之。已而言官承旨。論其傲力。請移疾。被嚴旨往。被旨者多寘大辟。家人環泣。公怡然。夜寢。寤達曙。再請。予告歸。後由禹州倅累遷雷州守。時隆慶之辛未五年也。雷濱海。倭數入寇。海酋崎之。是歲除夕。倭突城下。急登陣治兵。收舟楫之南泊者。火竟夕燭天。三日而倭退。海酋許俊美乘倭犯高州。破電白。又自綱州陷錦囊。黃隆等處。謂我勢分。無如何。直壁城下。公亦自度無如何。乃單騎張蓋。從一吏馳入其壘。心以爲效古。

人已事。濟否姑聽之。及至。諭以國家威福。酋果頓首服。爲具食而返。酋去。尋俘倭五十人。獻捷。請撫。請撫者。名曰安插。首實。瞰腴壤爲利。陰賄守。守請於監司。直指而允之。乃空其地之人民。廬其居。田其田。而樓其婦女。公奮請於當道曰。是皆我奸民。牟利而故冒賊以要我。我不能制其死命。而猶以敵待之乎。請擊勿失。遂分布要害。親爲操甲。率衛將王道成等敗之。仙門港。又敗之。沙頭洋。有爲賊間者。足無拇。公謬令軍皆脫履。果得無拇者。名翁蔭。并五人。誅之。賊遂窘。

街南續集

卷五

七

乃相與乞撫嶺西道。舟返。遇王道成擊沉之。并招撫官溺焉。守道欲罪道成。公請曰。此何咎。招撫二字。擲之大海中矣。復建策夾攻。悉平之。訖不言功。稍遷河南副使。河決崔家口。總理者擬濬下流。淤淺徐州人段守金請開舊河。公上書言河性不常。非可以人力爲通塞也。引而南。則有侵觭陵寢之虞。大興工。有聚衆意外之變。瀕河之民。苟倖目前。而以爲輿論。僉同可乎。事乃寢。又條上經藩祿改鹽課諸策。河南永以爲利。遷叅政。改江西。終廣西。按察使。公優才略而負

氣恒侃侃。其自雷州入計也。江陵之賊熾於分宜。尤急崇功利。見公慰勞有加。若將庸之者。公微謝不敏而已。江陵歸葬河南。諸司側行祿席。爭僇僕。負蹠矢先驅。越全境乃已。公逆送。訖無加禮。云初公之育於叔也。叔憐愛之。踰已子。叔母惡而誦豆羹。衆帛必私其子。叔怒逐其婦。公既貴而歸。謁叔而拜。故避回不卽。踰掩袂而泣曰。吾生而無父。叔吾父也。幼而無母。叔母猶母也。往者叔母何罪。罪由汝。迺今不得與叔俱。受謁吾忍。諸叔感而名還其婦。叔名某號平野。

街南續集

卷五

傳

十八

吳肅公曰。世爭述公飲酒覆屣事。雄邁勁直有古烈士風。予嘗采入語林。不知與江陵亦矯矯也。予鄉先輩傳罕名筆。獨公傳頗雅馴。未省誰手。予因舊文節錄之。補其所未及。以移史館。非能自爲文傳公者也。體裁渾厚老健。得班范之遺。吳綺園

作傳者描寫刻畫失于矜張平鋪直敘必墮冗瑣諸傳皆蒼勁大雅以備國史宜無嫌也。吳東岩

沈大將軍傳

公諱有容字士弘叔父修撰少林公精武藝公受學焉兩中鄉試武舉以會試不偶遂從前遠總督張公佳胤以千總守燕臺禦屬夷長昂從總兵李成梁出塞斬首十八級得厚賞是時承平抑武兵部主吏奴視偏裨索金幣爲進止公夷然不謁而去主吏銜之從征北關猛骨圍其寨砲碎骨所居樓斃其妻衆僅錄爲廣寧衛充把總官墜千戶明年將兵守浮圖峪督府宋公應昌經畧朝鮮徵爲部院中軍宋好術士行百續集 卷五 傳 五

謂役鬼可爲兵公笑謝病歸久之補海壇遊兵把總旦日巡海上單舸夜襲擒賊首阮從師等移鎮浯洞破倭于東浣外洋斬首十二級嘉禾之民歲貢粟于廣湖會內監稅貨欲并度米船廣狹準米入金公移檄內監而以非法誅罷之署浯嶼把總廈門案爲泉州藩蔽北至崇武南至料羅而崇武相去三百里不虞之寇可抵泉外郭公計石湖居中道海舶之所經也謀于當道置寨其間數月而工竣府署營壘秩然始石湖民懼兵難處爲援諱然阻之至是更相輯睦

海上風沙飄蕩田成墳鹵公以暇日使卒與石磧鹵間人不知所謂公日使習于勞耳一日築長堤拒潮刻日而就皆爲良田是歲有倭寇七艘劫東粵閩潮踞東番東番者澎湖外洋島夷也公謂東番拒澎湖可晝夜程折而入于倭爲內地憂會撫院密檄令勦倭于東番公率戰艦廿有四將出師時冬月寒劇士有難色公仗劍曰沮軍者斬至澎湖而興作雪浪拍天諸艦漂散公掉泊嶼門三日集者纔十四耳公神色自若曰此足破賊矣遂入東番明日遇賊洋中公奮身躍入賊舟揮刀斬數人兵鼓勇乘之氣百倍火攻焚溺無算倭衆殲焉東番懾服感謝具壺漿犒師是役也漂蕩倉卒僅得十五級以潮撈七十餘人報踰年題叙僅予紀錄甲辰和蘭國有紅毛夷章麻郎者爲漳賈潘秀所誘泊舟澎湖持其國文請開市于閩海稅監高案聞其國產銀鑄錢市漢物居爲奇貨通事林玉入說案上陰許之兩臺繫玉獄中遣官諭麻郎麻郎鳴張毀牌檄兩臺監司議勦公曰非計也勝則所傷實多不勝則輕疲百姓貽朝廷羞不如諭

行百續集

卷五

傳

二十

之令無所得利當自去耳兩臺乃檄禁沿海民亡奸私市物久之公請釋王與其坐小艇往麻西望見王來喜問曰俱者何人王曰沈將軍出我獄中者也問將軍來謂何公亦遽問爾來謂何麻西曰請市耳公曰市豈可成曰當事有成言將軍言不成何也公厲聲曰當事皆朝廷臣敢私爲郎地耶法當斬且必撫按議協始敢上聞若守空島中無益不如去麻西失色遂巡未決公曰郎不去侍舟大耶火可焚鑿可沉撞可破郎不聞沈將軍破倭東海海水盡赤乎吾不忍若故來論汝郎不從徒貽後悔林玉亦婉諭之于是翻然謝且饗公出國產玩物爲餽而去事格于高宗不上達公以把總守汛功冠八閩歷十年始陞浙江都司尋母喪去官以倭寇奪情爲遊擊將軍守昌國調守溫處陞參將與當事不協謝病歸七年而補福建參將倭酋明石道友擁所挾材官上書恃慢公往呵諭而還者報倭七十餘失水擄東沙山公督舟師往阻礁石不得泊欲圍之懼屢作乃以計屬明道友誘之盡擒焉望定海水軍參將招降賊袁八老

進等公自仗劍從軍于薊遼閩浙之間百戰奇功終不得建牙開閫天啟初王公在晉開府山東乃薦陞防海總兵時遼事急巡撫趙公彥倅公以舟師駐皇城島部調公天津趙公疏謂失計遼陽陷王公請令登兵達旅順攻金蓋以掣其尾與毛文龍呼應以擊寬甸輔臣孫承宗請檄公據黃鹿諸島爲三肄疲敵之法一時干城腹心之奇爲諸公所推重如此迨廣寧之敗國步益艱矢志乞休歸年而卒公爲人重氣誼有同邸客病且成屬以金公殮之而藏其金爲書布之徇待其子還之福清相公稱其義守溫時邏舟獲三艘百餘人交趾商風所漂也士欲因以爲功公下令安殺者戮以徇解軍門候旨給衣食詔下仍以兵船遣送破遼陽民竄于登巡撫陶朗先拒弗納公爲粥庀席舍之活者數千人云街南吳生曰予鄉達以績著者文無右徐司寇武則寧海沈公云公功在閩嶠而久困于偏裨登萊之任屹然巨鎮與毛帥相表裡倘得盡其用爲乘虛撲巢之計遼事或有濟歟有勸公恢復四衛者公曰四衛

孤懸可結。畧渡而煮。海餉手銳。意出奇。得誰與守。暗公好謀而成者也。觀於劉愛塔之事。福州被屠。無子遺。然則東事之難爲。毛帥之不終公。早已瞭如也哉。予素服公欲爲公傳。而無足徵也。每于記載及遠事。寔錄諸書。采而存之。會沈氏族譜之役。因采葺成文。非直家牒。卽以備史傳可也。肅公又記破倭東番降韋麻郎兩事。功最大。文亦形容生色。贊語低回。關係國事。張鈍夫

督守都司沈公傳

公諱壽崇。字宗山。山東總兵某公第六子。少喜吟工書法。中崇禎戊辰武進士。以所鎮撫散官授忠顯校尉。指揮僉事。破九邊山賊流寇。攻斬黃舊甘撫。楊公都指揮僉事。破九邊山賊流寇。攻斬黃舊甘撫。楊公之煥。招公濟師。公屯小池口。拒賊援。桴鼓戰黃梅城。下却之擒。西州盜仇生仇。生故與豪通。豪陰庇之。蜚語謗公。公拂衣歸里。日與諸名士讀書吟咏自得也。會寇熾起。公留守興都。與都肅皇帝藩園舊封顯陵。

在焉。比中都重地也。故留守爲重任。公繕甲營壘。施設有條。張守山者流寇也。巡撫宋一鶴招降之。安置顯陵衛。與鎮兵雜處。醢淫以逞。目尋斧斤于原。堊且就于陵園外。公謂兵以護陵。匪爲陵害。有如一柯一莖。剪拜及之。誰任其咎。萬灰不足贖。與守陵太監王允中亢言爭之。允中恚。又謂烏合之衆。而無以食之不戢。且亂。宜汰其冗。冒復屯田之詔。公竭力奉行之。于是勾伍清。未幾有清復屯田之詔。公竭力奉行之。于是勾伍清。屯而豪胥罔敢隱匿。知府王璣怨公王監故憾公。至

是益忌公通判張國運嘗授等世職公義讓之亦賦
公遂比謀陷公而延按御史李振聲張判皆米賄人
鄉戚也因張判以構于振聲振聲至公五謁而五却
令戎服趨階下屈辱之遂誣劾公以罪旨未下而遽
摘公印閉署中環校守之亡何間賊至攻顯陵燔亭
殿旦夕薄城下宋撫趙公出勉其守禦時公解職三
月矣客私公曰事不可爲公何與焉公曰率土臣也
吾可以解職委乎毅然出乘城守降賊內應毀堞衆
布懸以登擁而入城遂陷公倉卒入署衣冠北向拜

街南續集

卷五 傳

五

訖南面坐賊至僉司彭明德率其屬喘仗就係賊刃
脅公公叱之曰賊逆天不道恨不斫汝萬段因慟哭
呼獻帝靈不絕口賊剗其腹歎時崇禎十六年元旦
也前除夕酒酒吟詩付蒼頭俾善藏之詩曰擊楫向
中流孤懷曉夜愁梅花傳楚笛竹葉祭吳鉤國耻非
難雪君恩未易酬盆盆買生淚猶灑漢江秋賊之人
也首迎降者李振聲而內監王允中太守王璣等從
之宋巡撫逃賊追斬之死者公及鍾祥縣知縣蕭漢
二人耳公歎旬日僕逡巡至血淋漓疑東髭髯殺張

目猶未瞑。縻骸以歸。葬焉。事聞。未卹。而國變。南都建
國。楚撫何公騰蛟疏請。贈中軍都督同知。予祭。建
祀。蔭一子錦衣百戶。

街南吳生日公以亢直忤王奄李按其藉手耳方其
性辱而擅執公也。心以瑤燄燎毛靡弗勝者。乃公不
死于宵人而死于賊。不死于冤而死于忠。得完節以
終。不可謂非公之幸也。然使承天不陷而公無死。卽
群蜚刺天。聖天子必有以昭雪公也。獨惟戎馬在郊。
寇迫門庭。文墨吏摧折豪傑干城之士。羅織之。俾不
行百續集 卷五 傳 二六

昔里人爭言公不肯行橐鞬屬禮得罪巡按以倣
岸爲公咎。不知公忠直忤羣小也。賴此闢發詳明
得左氏敘法。

金文毅公傳

金公諱聲字正希一字子駿休寧人生四歲就外傳問孔子何人傳曰聖人曰安在當往謁之曰孔子歿二千年矣遂大哭衆皆笑父獨異之八歲隨父母客嘉魚補嘉魚弟子員中崇禎戊辰進士授庶吉士翰林故清華之選承平日久往往任達競書畫游藝爲風雅而具文一切公時時正襟危坐同官劉公之繪怪問之答曰釋褐事君憂方劇耳已北兵圍京師天子鄉平臺召廷臣條上方略所以退敵者公慷慨言

衍南續集

卷五

傳

三

事因舉之綸及武臣申甫上卽日召對二人之綸以兵部右侍郎督師甫副總兵而勅公御史監軍事甫尋戰歿蘆溝之綸轉戰永平死之於是言者交劾公書生悞國計上弗問欲還公館職爲政府所尼仍以御史巡西城已而以覃恩封父母引疾歸癸未賊亂與郡邑長策練鄉勇爲守禦而會馬士英督兵鳳陽部所募黔兵虐於樂平樂平民擊殺之又闖入祁婺間民又擊之其監紀者涎徽富悉以爲公罪士英怒以聞詔逮治公具疏自理且行而是時蒞總兵唐

通以勇略爲上所需用通故稔公適名對極言公賢上意釋顧命用公部擬僉事弗聽閣擬庶嘗亦弗聽手詔擢翰林院修撰蓋異數也命卽入陛見及於淮丁內艱疏請終制未報而闖賊陷京師公慟哭屢日夕謀舉兵而馬士英等奉弘光帝於南京知士英衛之貽書士英當急大仇而母以一人府天下疑母以一郡散天下勢士英不憚明年士英等果誤國南都陷徽且納欵公縣高皇帝像明倫堂上率諸生父老哭之三日夜而前所訓習鄉勇咸感憤集遂起兵會

衍南續集

卷五

傳

二八

隆武立於閩加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兵恢勦於時諸義師起者所在而是故都御史丘公祖德貢生麻君三衡起宣職方尹公民典起涇續溪令萬公曰吉起續皆倚公爲勛時延津武岡二王至徽少年爭附之人人自以爲功而二王亦頗帝制自爲公致書二王曰春秋之義國有君而敢私立名號者謂之僭故建武王則盆子盜耳遇光武大度僅而不死孰與以身爲附翊茅土之逸與漢無極哉新天子撫有七省南陽建武於茲爲盛顧欲以數村

落不逞之徒分土而王而實以劫爲資一旦財罄則若輩鳥獸散耳詎復爲王左右者王其圖之又郡丞欲奉楚宗人公皆斥勿聽未幾丘麻師敗渾亦失守公日夜督兵益力大學士黃公道周帥師援徽次信州士卒病莫能進而所守要地俱陷公知不可爲乃召軍士與訣戴方角巾披袈衣緩騎出謂北將張天祿我實誤徽吾以一身家受僇母它及五日而天祿以兵擁送之舊畿見內院內院者故崇禎朝督師賜尚方劍洪承疇者也公字而呼之曰果亨九耶殉節

街南續集

卷五

傳

元

久矣先皇帝設九壇素服臨祭海內莫不開堂其再生乎承疇慚而麾之次日就僇猶肅衣冠望孝陵拜哭曰嗚呼臣力竭矣今死敢告從死者江天一吳國禎余元英陳有功皆不屈天一取著天一公鄉人門下士爲治中軍聞公紫追而及之途曰行且爲文丞相作王炎午也麾之不肯去曰敢後公死過山路相與賦詩而和之初兵起籍諸義士名及敗公恩禍之延以語記室王世德世德曰某幼孤未受室幸得從公義所獲多矣請爲公訴之帝言訖抱籍投井死是

年十二月黃公亦敗績死焉故吏科都給事熊公開元上疏爲公請勅贈禮部尚書諡文毅公生而凝重簡遠目不邪瞬以博士業名海內尤篤志性命之學雖天竺西洋家言靡不極研公既死僧慧淵收其骸歸過蕪賈人蕭倫閩人也治文棺可百金易之并收天一等四尸而買地以葬蕪人至今稱蕭義士云爲慧淵建菴曰崇義

街南續集

卷五

傳

三

吳肅公曰往徽人爲予言金太史古儒先生也繩趨矩步而情而搏牙角哉其無濟固宜雖然人臣當鼎革之際殺身成仁濟不濟奚預哉必斤斤焉自計其才而要其濟古忠臣義士幾何矣善乎熊公之疏曰聲之忠與仁足以持萬世而不能支一時天也予謂唐祿山之亂顏真卿以一平原挫其鋒土門之役歸者十有七郡得兵二十餘萬而祿山不敢窺潼關噫才已實因以肇靈武之業乃後世嘖嘖真卿不以功平原而仍以殉汝州也又何歟

莊栗中具極悲婉嘗謂龍門筆能寫生而千忠節不甚畱心吾所以服膺於街南也 張山來

沈貞文先生傳

先生諱壽民字翁生會祖寵嘉靖朝參議以理學著先生幼工制藝根柢名理問出瑰奇予世父巨源公許以名世里咸駭笑之艾千子先生至亟延譽過江左性莊毅醇濃爲諸生負時望烈皇帝復保舉之制應撫張公國維以先生應詔抵京師時武陵起復大司馬一期矣初上憂寇亂樞臣多不稱職念嗣昌父嘗坐法曲貸之且久歷崑疆可倚任也武陵才辯有口漫云六月盪寇以寬上意而督理熊文燦者以

荷南續集

卷五 傳

三

撫賊邀功嗣昌內主之先生知二人且誤國乃草疏大畧謂奪情爲變禮居喪起復卽應躬歷戎行滅此朝食奈何安枕京師支吾規避楚蜀之譏彌張聞逆之首未授以十二萬之師二百八十萬之餉顧不能及其鋒而用之苟日復一日師老禍延或出非料嗣昌斯時雖服丁汝襲之刑灰王洽之獄竟何益哉再疏言嗣昌一聽文燦誘劉國能于隨州餌張獻忠于襄陽奉天子之聲靈邀其一紙認帖卽撫局果成而辱國損威已甚天下有不能殺人而能生人授柄于

敵而可警敵者乎整旅而往俾其勢窮力極而縛與機猶應宣布皇威昭恩德而後撫可成也今乃從事姑容招之不來強而後可文燦不知擒縱之有方嗣昌不顧養癰之爲患雖復達寬三歲之限盪平無期臣不知所終矣通政使張紹先以溢額爲阻先生書責紹先因括爲第三疏以上留中不報遂投劾歸時崇禎十一年四月事也再逾月武陵上相黃公道周力爭廷辯激聖怒臺省錢增何楷林蘭友詞臣劉同升趙士春及南部范公景文等次第疏上被譴論者

荷南續集

卷五 傳

三

謂諸公所爭綱常之成說先生所爭者軍國之大機也諸公爭于卜相之後先生爭于秉樞之前黃公所爲引公而自愧者也黃公名賢上疑其有所爲而切責之武陵爲先生草野僂僂一疏而上嘿然冥之上非不知先生矣初保舉皆部試就職人勸先生謁選辭以待罪不就己卯鄉試舉主張公書趣先生預棘聞報曰糾武陵者皆奉嚴譴某首事觸機之人假聖怒不測當先受禍尙得覲進取哉未及與衆正同其罪自應與衆正同其憂不必與賢者同其與正

與賢者同其廢。于是閉戶授徒。築嘒崙州堂。從游者日益衆。稱曰嘒崙先生。亡何賊獻忠等果以殺城畔文燦受戮。武陵督師而國事益不可爲矣。迨六年而賊陷京師。南都建立而卹禍作。先生劾武陵也。并及阮大鍼。大鍼恚恨。既柄用。欲殺諸正人。而先及先生。將遣校山。逮寧國守朱錫元。密令先生遁。乃變姓名。匿金華山中。南都再陷而事解。後八年乃徙黃山。其自刈麥餒仆田間。朱郡守嘗詔十金。三年弗啟。蘭溪令季振宜徒步再訪。請構書宅。弗可。請買田。弗可。屬馮祝兩生囊穀置戶下。啟之。得金百。急追二生還之。曰。令厚我。非知我者。季後語諸朝。皆噴噴異焉。溧陽故人爲時相。將薦之。先致書。乃對使焚書。復曰。謝疊山何以不若謝舉羽。鄭所南正以物色者。速之。來耳。凡薦僕辟僕者。直來僕者也。及反故廬。髮猶如故。袍帽緣後綴剪。雖炎暑弗脫。三十年親知咸危之。而盛德之至。卽匪類弗仇也。晚居湖北山。卒年六十。有九疾。坐肅公待預製角巾爲誕。先生指示髻髻曰。

行南續集

卷五 傳

三

此先妣道也。肅公曰。師此日可謂毫髮無遺憾矣。因屬書曰。以此心還天地。以此身還父母。以此學還孔孟。如斯而已。遂瞑。吾黨私謚貞文先生。先生不言學。以忠恕爲宗。義所在生。勿渝利之所在。嚴于取而寬于與。代友人急難。悉鬻己產。已亥之亂。司馬張公蒼水引船至江上。賁書幣相迎。急遽遁去。已太史楊詒亭等咸及禍。先生獨脫然。先是乙酉黨禍。太史餽之金五十。至是計償之。太史語肅曰。逋我者。計券不下千金。索無一應。此幾幾者。豈高賢會我貸。而今故取償耶。肅勸先生緩之。先生曰。患難相卹。先後同揆。詩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且太史老矣。設有他虞。奈何。卒貸以償。太史嘆息久之。吳生曰。嗚呼。烈皇帝明主也。豈其以綱常不足卹者。其起嗣昌草土中。亦欲舊恩觸之。報效邀之耳。又登諸揆席。隆其遇而厚期之。黃公等泥常理而不解其意。宜其佛然也。然則吾師責其誓師克敵。語上皆上意中事。而上弗罪。庸獨無微旨歟。國亡以後。師備古高節所難堪。而亦未嘗矯異爲名也。易曰。陰德避難。

街南續集

卷五 傳

三

又曰獨立不懼遁世無悶其吾師之謂歟

明季編年烈皇小識及綏寇紀畧等書皆不載沈徵君上疏事以留中耶皇皇天朝大臣起復至一年而無有言及者僅艸野一疏又佚不載不將使後世謂廷無一人耶迨武陵卜相而黃公始力爭之豈入相不可奪情而司馬爲無妨歟漳浦雖賢上廷許有辭誠無以辭也嘗見都諫李映碧筆記曰黃公等僅爭奪情獨宣城沈某責其慷慨誓師不當任文燦映碧先生獨見也此傳可補國史非

街南續集

卷五 傳

三五

爲徵君表也 弟聰若

貞文先生甲申以前爲文人爲國士而寔爲知幾之哲人甲申以後爲高節爲孤忠而寔合中行之大道出處取與大義光昭吾無間然非僅爭奪情秉獨行爲名也文傳其人亦無間然也 萬贊伯

思陵爲武陵貸其父歿起復義不可辭情不忍忍卽武陵亦豈不藉口于楊文敏馬端肅于少保自恭敏諸賢與江陵戀亡權位自營起復者不同故責之以守制腐儒之見責之以行間討賊斯無詞矣徵君特識傳中抒寫曲至 王崑繩

街南續集卷之六

宣城吳肅公靖品氏著

傳 誌銘

湯巖夫先生傳

嗚呼士當乙酉以後。逆天衡命。岸然于出處興亡之際者。亦何多耶。沈徵君遜跡達舉。湯君謨。沈崑銅。俞去文。諸先輩暨咎子無疑。陳子吉。裴梅子周。文徐子小范。湯子崑。夫。梅子木。山。聖。占。杜子朋。李家叔。若金。夢華子。相與厲名節。詩歌懃憤。或舉事觸時網。身家

街南續集

卷六

傳

弗卹。崑銅嬰禍最烈。君謨坐海獄。隕命。小范吉。裴後先。窮餓歟。又率不中壽。獨木山八十餘。聖占七十有六。而寤餓且。子獨崑。夫優游垂八十以終。不佞某年次後。歟雅欲叙述諸君子而未能也。會崑夫之子兆野。巧作先傳。不勝悄然泣。默然傷也。嗟乎嗟乎。文章德藝前者逝。後者續。長。肆。殷餘。可復有人乎。先生名燕生。字玄翼。崑。夫其號也。寧國之太平人。生疑重。而賴母程媼。通書傳。晝就塾。夜執冊。爲講解。弱冠。喪母。其父虐使之。跪嘗達旦。先生曰。仁之于父子。

街南續集

卷六

傳

命也。吾盡吾性耳。授徒于宣時。橐其脯資。甘旨無闕。父尋悔悟。爲諸生一試。棘闕未幾。國變。杜跡山村。井不欲預鄉里事。十蕪湖之鄧居焉。一室數椽。前阻汚池。循牆短木以度。戶嘗不啟。宅後阡陌。紫紆軒車。訪者恒望廬而返。餽金幣不輕一顧。族子胤宜。大俠也。筮漕舟木筏之任。力能緩急。禍福人。願指公卿。問顧獨重。先生笑謝曰。子非知我者。胤宜不敢強龔。大司產資。先生笑謝曰。子非知我者。胤宜不敢強龔。大司馬因胤宜通書問詩。以招之。弗應。亦弗答。其介特類。如此。然和藹未嘗有嚴毅之色。語訥。七不出口。而善獎誘人。或勸之著書。答曰。詩文非今世所崇。孔孟之道。願學未能。而敢分先儒一席乎。嗜吟詩。詩莊麗。疑厚。緒山懷古。爲吳太史梅村所亟賞。小篆得李斯筆。初蕭尺木。以画名。兼涉篆籀。後獨推先生。時金陵鄭蓋工八分。海內稱並絕。云先生素與崑銅諸遺老游。然慎密善自匿。故不罹于難。先叔父嘗作觀時論。謂士處國家之興廢。貴用智。用智則審。幾。審。幾。則善。權。而有功。次莫若用愚。用愚則守。常守常則居正。而免。

忠敬業實王。志爲禹異而禍等。于。義故君子守正。弗渝。觀時之學也。予謂先生與沈徵君得之矣。向以先生壽考爲碩果不食。剥之上。卽復之初。而竟不然。天不可必。何逆天。衡命爲哉。小范吉。夷聖古。瀕歿弗二。視先生無媿者。亦有幸。不幸與嗚呼。命也。

爲崑夫作傳而同諸君俱後先傳出。令人景仰無盡。篇中字句斟酌大有關係。潘九衍

文境淒涼。文情剴切。程又韓

吳錚庵傳

吳君錚庵名琬。字滌玄。歙人也。與伯兄玠魯俱太學生。世方寧謐。家汰侈。相競君。席產豐。顧風雅。擅文學。多購古書。唐宋以來名蹟。及商周秦漢彝鼎尊匱。圭璧之屬。兄弟鑒賞。簞豆間雖鼎革之際。摩娑燕如也。已亥寇亂。伯珍魯罹於難。先是族有無賴子。鬻獮負勇力。號千觔者。嘗有憾于伯。陰附寇。寇至村。里成空。舍以避君。趣伯避。伯謂烏合尋撲滅耳。而意殊戀戀。書畫器玩不能舍。屬君攜其帑以行。而身自守廬。不虞千觔之構於賊也。至則盡掠室中毀器玩。殺伯。然其廬而去。君號哭返。乃殯伯。灰燼中訴之。有司誓必報及賊。平千斤逸去。君乃衣短衣。躡屣重繭。偕一二邏卒。遍大江南北。不得。乃北濟河。惟悴。傍徨。面無人色。有識之者憐之。告曰。爾仇在沐陽。君則趨沐陽。遇族子尚木。尚木者。幼爲伯所厚。知仇所在。憤曰。我願執兵以陪顧。夫。勇不易繫也。君曰。奈何。曰。有六人可與俱。六人者。嘗因亂殺人。亡命江淮間。爲驅使。予習之。於是相與見六人。而告之故。六人弗許。君出。

橐中金人昇之五十泣以請。六人曰：「譬弋焉，吾羅之。汝綴之，譬獵焉。吾弇之。汝牲之。六人者，乃佯謁千觴，與納交，千觴不疑也。一日，六人飲千觴酒，酒酣，猝起，乘之，千觴驚而仆，急抽刃，韓中勿及，猶踣蹶人。六人者，繩縛之以授君，竟去，勿顧。君告沐陽令，請繫諸獄。沐陽令曰：「仇耶寇耶？徽之人，吾何越俎焉？」麾之出。君怒，尚木謂曰：「不早自決，徒生得失耳。何怒爲？」遂夜半，手利刃，凡所以戕伯狀悉償之。焚香，酌酒，呼兄，魂而哭，告成事。千觴垂死，臂縛皆裂。君二千仲曰：「異字申。」

街南續集

卷六

傳

五

今與予善

街南生曰：報仇，古俠烈事也。非恂恂儒服所克勝。况風雅執綺者乎？痛於衷，激於義，仁者必有勇，不洵然哉。往吾家文臺諱仕期，斥江陵相爲同知，龍宗武所斃弟仕朝爲頌冤事，聞於朝，詔逮訊之。仕朝齧宗武肉而咽之，曰：「吾不手斬，若以國法在也。」後宗武以誦死，皆兄弟之仇，所處不同，時勢異也。

荆軻聶政爲人雪忿，不關至性也。史公藉以恣筆，此文不讓史公，而能傳其至性，感發人心，史公較

讓一籌矣 李聖許

兼左氏神髓，不特史遷也。
王景州

街南續集

卷六

傳

六

張節女傳

節女張氏名芳。父論一寧邑人。女未嫁而守。故稱張節女。云。禮。婿死。女往弔。既葬而除之。無守節之文也。衛女嫁世子。中道。世子死。往喪之。不肯歸。終之以死。柏舟之詩曰。髧彼兩髦。實惟我儀。共姜亦女之守節弗二者。自是而後。代有其人。而以予所知。明章恭毅之母。爲最著。然皆歸于壻門。未有守於母家者。張女芳者。芳生四歲。而字于胡。未及笄。而壻適伯奇之遇。出亡者七年。歸逾月。不得於庭除。而復出。訖不知所往。或曰。死矣。或曰。別室于某地矣。芳勿問也。黯然依其母膝下。雖兄嫂室中。勿入。諷之者曰。待年久矣。奈何。曰。旣胡之人。亦胡之鬼而已。竟鬱鬱以死。死時年二十八。壻有兄弟之子。沈氏甥也。芳恒遺之衣履。意將丐爲嗣者。而難于言。兄唯知之以啟翁翁。弗許。臨死而號曰。嗚呼。吾實有志。今求爲胡氏鬼。不可得。而累吾母若兄。天乎。天乎。復何言。檢其奩篋。有書。硯在焉。壻物也。初壻出。嘗讀書其家。芳識而藏之。云。兄

唯因沈生以語吳子。吳子泫然曰。芳爲胡氏守。而不

得終于胡。非其志也。觀臨沒之言。可傷也已。章恭毅母有婢妾生恭毅。卒撫之爲名臣。芳立一童嗣。不可得其瞑諸乎。抑解頑亮以罪戾妻。截耳誓不二後。頑亮遇赦還。復爲夫婦。使胡氏子無死而猶歸也。傷如何哉。傷如何哉。

未嫁而守終節而死。偉矣痛矣。胡氏有人焉。應立嗣以慰貞魂。不使家有遺憾。天下人太息也。若張節女得晴崑先生傳。可以死矣。可千古不死矣。五

吉先生

街南續集

卷六

傳

八

文情愈朴。愈老愈淡。愈慘。讀者不禁泫淚。不知胡氏何以爲情。吳與可

沈節婦張媼傳

節婦張氏沈君自芳配也。自芳爲總戎公冢孫。歿時媼年二十。有七子。璠甫四齡。媼姑吳太君。祖姑李夫人。俱無恙。媼泣血誓弗二。沈故席顯貴。張亦富。于奩珠璣。紈綺華侈。相尙。自是悉屏斥。弗御。而椎髻毀容。綌衣大布。顏色憔悴。見者擬爲貧家婦。已乃大驚。勸其少自遣。不應。足不踰戶限。雖里門演劇。未嘗一覩。長齋禮佛。婦弟伊婆輩。招入蘭若。必峻拒之。姑太君性卞急。怒輒長跽。竟日夕。驩乃起。祖姑及姑歿。喪之如禮。子璠成立。娶婦者凡三。二孫俱冠娶而早世。每泣謂璠曰。嫠婦之苦。荼藥已耳。孰如我者。喪祖姑若姑分也。再媳不待養。二孫不待哺。藥餌棺衾。相續累纍。四十年無恬。沈安茹也。天乎。人世幾何。蜚吻摧腸。匪荼藥直荆棘鉞乃矣。人聞之。莫不愴然雪涕云。卒年七十餘。初有疾。璠勸之肉食。弗許。已而日向。非有比丘戒。特借以寄吾苦恨。今老矣。勉爲若啜一嚙焉。街南吳生曰。予婦麻氏沈太君外孫。蓋媼之女甥也。予幼孤。育于沈。能悉媼之賢。其大節則通國所知也。予

街南續集

卷六

傳

元

嘗以管幼安范承明。方姑山先生高節。若媼者。其亦女中之管范歟。

易曰。苦節不可貞。苦則難久。故貧家節爲尤難。乃富貴子婦。而自去口體之奉。絕耳目之娛。其至性過人遠矣哉。語語悲酸。文情刻畫。梅勿庵。

茶蓼之苦。發自甘之荆棘。芒刺天爲之也。奈何讀之欲泣。王次雲。

街南續集

卷六

傳

十

馮節母傳

節母陶氏宣之慈谿鄉人父盡臣愛之以娶馮君師文師文少能文以七藝錄爲郡諸生父三槐公疾久藥弗效人言須服肉和之君知其匪道而與倖于萬一卦之而創三槐公竟不起負創哀毀尋卒卒時故母取三槐公所貯遺券悉焚之可七白金曰聊用廣先德云時節母年二十九生一子一女子才及週姑章太君老矣族嘗與三槐公怨者起視耽耽謂其田廬可瓜剖而茹也比謀嫁節母節母誓撫孤則比謀

衍南續集

卷六

二

攫孤而戕之于時世方大亂兵甲滿四野族倚爲橫而頻聞其門母携孤匿免一日謂其後來以敗絮嬰孤而繫諸梁上泣而祝曰嗟我祖我翁暨我夫倘馮氏不絕者其變斯兒嚟斯兒俾兒不得聲兒訖無聲衆乃散去母計以謂彼肆毒者特凝吾產耳是不可兩全吾以孤遁而委吾田廬以啖之庶其寢乎不然未敢也族引吉其人長者故嘗與師文厚節母令一健婢裹兒而資百金暝往投焉群尼囁將奪之婢疾趨適引吉至麾之以免陶翁蓋臣方保障其鄉聞之

愕然曰吾恤他人子女而置吾女障外乎因率其徒

旅并貲買鎮卒數十人以軍法部勒之約母掠各張弓跨刃若有所捕者昇兩帷車往至則令母及太君乘車母及太君悸而啼翁誠母恐且語之故遂群擁而遷諸陶諸怨家莫敢吐氣陶翁故以俠乎鄉里用鎮卒爲犄角是役也有犄鷹縱犬之能而不墮借虎拒狼之失亦母節足以動人而神胥助之也而引吉亦旋挈孤界焉于是家于陶久之章太君沒又久之亂定陶翁使其子顯若爲母訟之官爲直而反其田

衍南續集

卷六

二

孤弱冠乃有室先是太君之喪若窳窳孤之讀且婚孤女之嫁皆陶翁經理之而引吉之歸其孤并百金未敢豪也亦藉以資息云由是始自陶歸龍谿復自龍谿還其舊里而向者族怨家死散盡矣吳子曰昔申包胥有言人定勝天天定亦勝人當馮母匿孤時猶趙武下宮之難也天可問乎而陶翁視中胥之乞師秦庭奚啻哉嗚呼人耶抑天耶始母上奉姑下挈子女寥寥三四人二十年而收復田廬長子孫衍息且饒天之篤祐又若此彼克安在哉孤

名繼祖字恢先 子門人馮準之父也準

信 具狀來謁予族嫂馮女也年八十餘予徵之而

傳中所稱引吉子伯父也少時侍伯父爲予道之

如是此文出叔母藉以不朽矣 馮三抑

傳節婦并陶翁引吉二人以傳此太史公法中刻

畫處實似左傳非特史遷也 沈方勤

王節婦傳

予喜談節義事顧所聞里中閭操大率有子克家老而弗渝其常耳 其貧獨多可憫悼至以軀殉亦僅僕矣乃若從容以守而復慷慨以殉如北關王節婦嗚呼貞也烈也庶其兼之耶時子滯龍溪不獲辦香虔禮謹撫實而爲之傳

節婦詹氏年十七且笄而字其壻王朝家儒生也抱羸疾不克親迎節婦欲往省而難其家人朝家母命與昇之勉合昏焉亡何朝家卒拒其合昏三旬有七

日耳此三旬七日中固非辛苦悲惕之風夜而無所爲燕爾靜好之晷刻也股以糜羹涕淚以和湯藥而朝家竟不起無已剪纓髮納殯號呼而矢曰予其殉也顧無子而莫爲之喪三年之喪畢不相從于地下者有如此髮聞者皆哽咽泣下自是勤女工時慰解其姑嘗歸寧母勸之易慮輒以死拒兄微諷之則曰身殉有期不可以二無多言久之服且除而勿除也或疑其緩死後死者憚死也憚死而志或移乎一日悉檢衣飾以還母而次第解其常服詰朝寢不起姑

及諸姒排闥入。則衣盡紉結。擁被宛轉。若剝痛不可忍。而息微。屬曰。死若是難耶。惟枕側。枕有餘。歷視之。鹽漬也。嘗屑豆爲腐。故私貯。吸之。遂斃。時丙子四月之十二日。朝宋之。死以癸酉正月。至是凡週歲者三。而又踰三月云。

街南吳叟曰。古者志士仁人之殺身。固不華。諒中憤而烈烈于當幾。過此則氣夷而奪者乘之。匪堅貞鮮不敗。故慷慨從容。難易斯殊。朝宋之妻。獨爲其難。審處義命。豈會有迫脅之者哉。昔謝墨山先生呼曹娥。

街南續集

卷六

十五

女子寧不汝若節婦。殆墨山之與已。且夫一死。欠人孰迫。取債焉。節婦以食言爲可恥也。負人死爲尤罪也。然則服闋而勿除。何也。嘻。吾以爲非緩死也。推其意。以三年之喪爲三週。而又三月禫也。初不諱禮制之爲甘。有七月耳。抑賢者以過期爲厚耶。

予郡獨太平多奇節。聞新安每節婦死。郡邑大夫鄉耆紳率士民踵門禮奠。節婦亦不勝紀。夫太史采風。首別貞淫。風化所關。非細故也。王節婦旌表有日。咸宜歌咏厥徽。以彰遠近焉。又記

呂二姑傳

呂子漢隣有女名樹德。家人以其行咸呼之二姑云。二姑生慧而婉。授之書。略能上口。漸讀論孟詩禮。且曉其語意。稍長。益好之。切于女紅針黹之暇。隨所涉閱。尤熟廣輿記。父嘗與客論人物。出產屏後。竊聽客退。則曰。某物某人。各某處。父誤耶。簡視之。果然俗所傳占卦一撮金者。隨舉二字。卽口誦其詞。人以筆書數之。悉不爽。其強記通敏如此。婿蔡氏子貧不能親迎。愆期逾筭。顧眷愛其父母。意將終身焉者。一夕夢。

街南續集

卷之六

傳

二

人引詣一字。侍衛。得剗上坐。一老禪因許。雷焉。拈筆作書而覺我。其長往耶。是日遂病。病再旬而沒。沒時日。父往病劇。矢誦觀音經萬二千卷。今未滿二千也。吾弟代畢之。瞑目將絕。復微蘇。曰。聞人死有鬼。妹不然。我以一女魂。渺渺泉路。將何適。而何依。乎。瘞吾骨祖妣側。毋隣他鬼。端坐而逝。時年二十有三。漢隣痛絕。每告人曰。冀佛果中再來人也。晴叟曰。不然。佛有轉世之說。藐父母爲郵舍。不足戀。昧仁孝之理。而二姑則孝女也。昔有以女童身甘繫爲比丘尼者。是惑。

也。或有所憤不願字而長齋繡佛者。今二姑不然。安于所遇而儵然順命。使爲男子講學。不猶可進于道乎。其習聞佛說以噩夢兆凶也。悲夫。

閨女而邀史筆。謂殤得齊年于彭可也。以誦經爲孝。以夢爲噩識超而意遠。文人詞客于佛果不知何許張皇矣。沈公厚。

黃孝婦傳

孝婦者。宜之符裏鎮黃生日新妻程氏也。生字銘又家貧。館淮上。將行。囑孝婦曰。吾母春秋高。不孝遠出。母以汝爲子。汝即予也。別六月。姑疾。醫者弗治。曰。此傷肝也。孝婦計無出。焚禱。家祀願以身代。既而聞鄰嫗劉云。昨演戲有剗肝救母者。婦心動。念醫言姑傷肝。以肝療之。必可愈也。夜懷刃。跣開聖前。剗其肋。出血。剖一縷。遽什地。恍惚見神人呼曰。爾何爲若此。痛稍稍甦。裹創力疾。和藥煮進。姑飲。是夕也。車馬戈甲。

馳突之聲。徹於鎮。羣駭走。伏聽其聲。若在黃室也。或夜匿陽廣山上。望黃室。有紅光燭天。次旦寂然。鄰嫗與其夫私語曰。得無黃氏婦割股乎。老曰。爾何以知。嫗曰。前予言孝子割肝。彼神色茫然。若有所思。予是疑也。遂叩室以詢。孝婦不言。然孝婦顏色萎憊。不勝。而其姑已霍然起。告嫗曰。昨夜半口渴。呼媳進湯。甚甘。覺神爽。不知其病之去也。今晨之湯。似不若矣。嫗心知之。迫孝婦私室。解衣視。孝婦跪曰。願勿弗言。嫗歸語其夫劉老。老弗能忍。聲言於衆。衆乃知昨夜。

之光怪。蓋孝行之。勸。云已而孝婦創大發。爛潰痛甚。孝婦父求藥治。道遇老翁與一瓊帽。教截邊燒。是轉詰其故。翁倏不見。試之果即而愈。里中愈譁然。謂孝婦之直能感動神人也。聞於郡縣。縣令將迎而禮之。而黃生適歸。先數歲黃生自淮歸。每以臘爲期。是月心忤忤動。無寧寧懼。而適途有言黃孝婦割肝事者。生聽之心益切。趨至家。而縣胥里正頌孝婦於門者。趾且滿。生省視堂上。再拜稽首。且喜且泣。顧謂孝婦曰。汝果母之子。予不汝若也。同就車。縣得實。循南續集 卷之六 傳 十九

加禮賜紅鼓樂送還宅。會侍御史衛公巡宛。獎其廬曰。孝愜神人。越兩年。巡撫張公徵舉忠孝義節事。兩庠紳居民數百人。以孝婦應。臺勅縣式廬。生夫婦再赴召。賜緣緞二米石十。連部致旌楔。于是宣之文廟。丁祭例饋胙焉。孝婦割肝後。生五子二女。長球五。俱能文。孫支蕃衍。世澤之綿。未有量云。

街南曰。忠孝大節也。苟事關生死。非志士仁人。惡能殺身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哉。孝婦一巾幘。能爲烈丈夫事。斯已奇矣。幸天佑其表不死。不然孝婦割肝以

療姑疾。比于剖心以止君慝。均與日月爭光可也。而孝婦卒能活姑以全生。孝婦之得天不亦特幸矣乎。予老友愚山瞿剛朕虞諸君子者。譜之郡縣誌。俾後世不忘。有以哉。

御史天玉鄭公墓誌銘

嗚呼甲申寇亂京師陷。烈皇帝殉社稷從者二十有五人他郡邑不預焉。南都再陷死者寂如閩中監國地處時艱君以島嶼爲行宮臣以浮漚爲軀命而毅然致命亦復有人。然年最少死最先未有若御史鄭公者也。公以弘光乙酉釋褐爲浦城令。隆武監國以才見擢爲御史。清民遮留遂以湖廣道監察御史巡視仙霞關而仍駐浦城。閩故有潰兵恣焚掠公欲輯而用之思巨測內亂乃與兵科給事中黃公大鵬嬰脾脫上括廩犒之使去。而是時清師分道入且抵關矣。顧內無積貯外乏強兵悉力支吾兩月而城破公遂被繫。清帥使之降曰降則負國使薙髮曰毀髮辱親負國不忠辱親不孝不如死。明日勒輸餉公曰民困更食餉安從出。民譁聚願鳩財贖公公計以爲義在必死。遂則徒費閭井耳。毋爲也。乃憤起奪刀自刺其胸不殊遂見殺。黃公大鵬亦同日死。公書記陳龍標下將軍張萬明張翹鸞洪祖烈及建陽知縣崔學龍從死者凡五人。蓋丙戌八月之十八日也。先是

街南續集

卷六

銘

一八

街南續集

卷六

銘

十七

巡撫吳公聞禮控制崇安公馳書勉以大義至是亦死之。公性亢直不爲勢屈。大將軍鄭芝龍擅政而恣其黨多冒武銜陳俊鄒泰兩人皆芝龍嬖妾之父也。來橫據公舟公捕笞之。芝龍恚劾公以七品官凌辱三品衆體藐國宜置罪。報曰文臣未易至臺省。武以一劄署泰游便躡高品詎可以常格論乎。力諭之以和衷毋相忤而諸臣亦私有爲公講者。芝龍意解代公爲浦令者周家偉墨公疏糾之。城之陷家偉實啟門焉。公之義烈柔海遺黎能傳述之。沒後五十年肅

死家人收匿屏處兵定後扶輿歸厝里中今所將下
某年月日備禮葬某山之原請銘于肅公嗚呼予讀
史傳觀古今殉國未有若宋公及明靖難之烈者
也閩隅海邦與厓山并興之勢同公竟以七八塞兩
間迨乎兩粵殉節累亡不之似公首倡之者公之
死所係豈細故哉視建文及甲申諸公嗣美無愧矣
後之論世者可攷而知焉肅公正襟浣沐謹按狀爲
誌且銘之曰

虞淵落日帝座鏡檜華蓋雲昏分曜閩疆山飛石動
街南續集 卷六 銘

海立波狂鄭公侃七膺力方剛顏舌張齒正色寒芒
有婉淑配井冽泉香呱七八月稔下傍徨天手既定
爾熾爾昌爰勒貞珉夜壑永藏爰餞梨棗四方之望
冥七毅魄電激雷張

牧鄭公一人而連類及死節同事諸人此史遷遺
法本伍子胥傳得之最是文中着意精采處費此
御史公虎節而本之甲申邇之建文擬之亡宋大
義昭揭凜然千古太史公于節義寥七吾師喜談
忠節卽此過太史矣 門人史五 常敬跋

街南遺老吳晴鼎暨配麻氏合葬墓誌銘

誌墓之文皆其後嗣巧人爲之而有自誌其妻者若
李空同之于左宜人徐文長之于潘似君是也而陳
堯佐乃預自爲誌斯亦奇已抑趙邠卿司空表聖范
石湖咸築壽藏且圖画吟詩以彰之達人高致安在
誌銘之不可乎自予妻之沒念其賢欲序次之圖買
一壤就窆而虛左以需同穴焉家貧不給懼予之不
能待也老病泚筆亦自述云

吳氏世居宣城宋學士正肅公以理學顯兩相國爲
行再續集 卷六 誌銘

忠直名臣迄于明代有聞予丞相潛十四世孫也會
祖汝州知州鼂潭公生孝肅同文公公生吾父二畊
府君母麻孺人太僕十洲公孫祖洲先生姊也孕予
七月而生形畧具強舉之長名之曰肅公字雨若授
室麻氏初汝州公幼女孺于麻生稚晦翁翁予妻父
也肅公童時過外家見予而喜翁與府君爲中表兄
弟祖洲先生媒焉故麻氏歸于我麻氏初至期我貴
顯未幾國變諸父憤謝諸生肅公亦恥與于試但以
舉子藝授徒而已己乃學爲古文崇定用久之研窮

聖學毋論異端邪說堪輿祿命之術舉不能惑雖先儒傳注世所恪遵判認于聖人必摘無遺以明善爲格物卽集義以爲仁弟子從游會講有叛去者里中訕笑勿顧著書自信以待真儒不自嫌其妄也善病多廢疾目眇臂癱疔鼻淵晚而喘欬足痿然未嘗廢卷冊也麻氏嘗謂曰吾見于進取者未嘗苦讀君老且病何矻矻爲曰書非隱者不能讀非老不解讀況可愈吾疾乎晡後日輒暗弗睹夜搆思窮渺患忡悸猶弗輟所著詩文集明誠錄正王大學述五行問

街南續集

卷六 誌銘

三

易問讀禮問讀書論世莖惑辨各若干卷輯通識百二卷明薛林十六卷闡義十二卷謂門弟子曰予拙故勤學病故惜身迂故達俗勤學則開通惜身則神齋達俗則力專也行誼無足述外狷而內狂號晴崑一號逸塢人稱街南先生幅巾皂帽衣袂軒舉人恭之當事或式廬重之授徒工書法及醫糊口與婦麻氏貧窶甘之終其身麻氏名順齡予字之曰逸階六歲喪母育于外祖母生有女德事吾母恒戰栗伺顏色將順無方病命之拊忽趨出予恠問之曰適小叔

侍姑目之疑有所畀者故引避耳兩封服秘弗語人幼弟之難破產窮餓無懟憤意遇非理不校務婉曲感人瘁者亦心折予有過輒嘿然已乃微諷俾予內自慚長子夙次復殤請置副予不可曰星家推我年不久曷及我之存也俾得見一子乎且使君無苦鯨寂若何府君聞而泣曰媳此念必生子矣庚戌果生子信侯時年四十五矣乳不給兒啼亦啼竟夜哺之勞頓患腸血又痰喘嗽垂二十年若楚萬狀亦無懟憤也會歲稔遂憊不能起舊衣蔽體而已生天啟丙寅七月十四日歿于今康熙戊辰十一月四日年六十有三猶及見兒婚差可嘆與肅公生同年前六月之四日娶時年十七娶四十有六年而麻氏歿歿十一年而予七十有二矣未卜夙期應相就不達也子二長漢侯旣娶而天次信侯娶張氏女二一適張以溥一適錢旭孫一信侯出今尙幼孫女二漢侯出者遼楊信出者甫六齡丁丑之十月撰誌且銘曰

街南續集

卷六 誌銘

三

孰生無疾而疾與生俱孰疾弗羸而勇于著書倚身領而道腴有歟借隱貧窶勿淪而先我逝一夢遽七

嗚呼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世人托達官貴人諛墓虛詞每爲識者所笑如此
淡淡歷叙高風勁節亦隱然逗出淑配之賢亦見
其曠達之致又在空同文長之上 吳興可

梅東渚先生墓誌銘

吾友東渚先生以詩文著稱三十餘年多名公長者
之交其卒也銘幽壙者宜有人也而其孤某等乃以
需不佞某且曰先志也嗚呼予雖辱交于先生亦安
足不朽先生也哉予少頑冥避世先生方以制舉業
噪都邑邂逅不相涉久之因沈晦先生言訪予街
南蓋辛亥之歲也予席門敗屋雨漏不可接膝先生
歎息而去時先生業已厭制舉而肆力詩古文詞特
心賞予文交遂稔而先生丘壑園林之勝亦居然一

隱者矣築艸堂溪上予爲作東渚艸堂記爲從子立
後藏書相問難時予居憂作讀禮問先生有質疑七
則要本仁以合禮配孺人六表予序之彙梓其詩文
集又序之補葺都官宛陵詩集則又序之他贊跋志
說酬唱莫不皆有故見予集者凡八九而招予路上
者先後凡三至則探崑洞劇飲分韻流連旬日而後
返甲寅爲定其述哀詩癸亥訂其歷年詩賦文甲子
祝先生古稀張醴伶歌未始不刺刺論文也已已予
羈廣陵先生病中勅其子姪郡書索祀產記記成而

達先生已不起矣。猶使人誦之枕上。首肯也。嗚呼先生。不忘身後名耶。抑偏嗜予文耶。先生梅氏諱枝鳳。字子翔。號東渚。蓋宋都官聖俞公之裔。父諱有振。母趙孺人。先生其第三子也。少事畊。先生從金沙周儀部鹿溪遊。以七藝會其門下。數百人。先生居首。太為楊維斗張受先。萬茂先諸公所知。壬午。幾雋而斥。後凡八試省闈。卒不遇。鬱鬱棄諸生。以老人爭惜之。先生性仁孝。母孺人斃于火。恨未得殉。脚痛終其身。述哀詩六百字。所為作也。人多不忍讀。繼母葛孺人。貧而賣。先生自給。治惟謹。施愚山督學山左。維舟赴之。忽悲不自勝。而返五閱月。而父果歿。季弟兩吉之。亾也。其孤殤焉。為擇宗人後之。未嘗計其資。應為已。有也。捐產助祀費。詳予記中。先生家素封。而慕仁聲。時賑饑濟乏。無靳山潦。漲棺尸橫流而下。驅僮奴收。撈標之孔道。以俟。主者至。則仍資給之。無主者。瘞而祭之。走邇誦義焉。予嘗閱其掩流棺記。問謂先生曰。君德厚矣。錢而布之。毋乃近名乎。毋為不善易。而心乎善難。心乎善易。不心乎善難。休惕于孺子。誰為為。

街南續集

卷一 銘

二

之故有德于人。貴其忘之也。而况于鬼乎。忘德忘名。幾于道矣。先生悚然曰。予進我哉。蓋先生冲懷虛受。其于予。不僅詩文。售勘得失已也。所著石軒詩選。東遊。神慎墨堂詩總。為東渚集若干卷。生萬曆乙卯年。九月晦日卒。康熙己巳年某月某日。年七十有五。元配吳孺人。繼萬孺人。子四人。長。皆次。曙。早死。次。曆。俱庠生。萬孺人出幼音。副室申氏。出。皆要殷。曆。要。流音。娶魏。以其年月日。墓于某原。銘曰。好行其德。斯仁義附。其身寧是任。卽必致。宴而貪。貪。富命也。曰。有性存仁。卽富。耶。世莫兩。麻振振先生。勿滑其醇。屏富之下。簡策紛紜。口吟筆振。以振聲聞。顧財有時。絀而令聞。不可湮。後嗣象賢。念此貞珉。歷叙質疑。酬答交情。如見其字。句精切。用意曲折。俱有一段至情。溢于筆墨之外。 潘九衍

街南續集

卷六 銘

二

史君克仁暨配為碩人合誌

門人史弘鳳從予學聞躬行之難也間稱述其先人不置退而具狀凡二千餘言丐誌文以彰之予哀嬾荒耗不能應也庋架上幾一載掇管旋輟者屢矣今年春力疾撫括其什一書以慰史生君諱永策字克仁姓史氏漢潯陽侯崇之裔歷唐迄宋譜系燦然三十七世溟公自四明徙建平之塘東村遂為建平人君大父正名又徙胥橋父誠齋諱教妣田氏生一子君其次也九歲喪母善事後母鍾誠齋而上七世皆

有南齋集

卷六

三

諸生君以家落始棄士力田供子職幼謹愿析產未幾而父誠齋歿復徙塘東村率妻子耕織辛勤節蓄久之稍稍置田宅兄老而鰥且無子依君以養及客死於外君昇歸葬諸先隴戒子孫歲祀無餼君性凝重能以義禮感發人眾推主族政約法嚴謹尤虔祀事對越飲福旅寂無聲迄竣事無失度精會稽舉廢隆核嗣續井井然群莫敢教邑令舉鄉飲請賓之卻弗就屠兒徐雙牙者貨布買金君代為券雙牙負賈金即代償之族茂隆值祠祀費而單貧莫給君曰更

有南齋集

卷六

五

十二年我當值盍與我易期竟先之悍婦詎某何而乘之猝齧其右耳以強奸訴于公君讓其夫夫不聽則曰我族長也必直之直則若坐誣矣因以賴婦為解而訟息配為碩人有族婦少接而罵碩人與語曰人之弗發校且憫之者為其貧獨閭中撫孤幼而忍辛劬也出而罵則發可恃以恣耶母乃利夫之死以凌人而孰則憫之婦乃稍自戢他悍如誨諭多悛者人謂君宗政之理碩人匡贊良多君疾革時坐碩人床側俾諸子前跪而詔之義方母使我身後之有遺恫也弟稟于兄兄弟皆稟于母母督之無媿以淪於隕越也君生於明萬曆庚申年六月廿六日卒年六十有六為今甲子十一月廿六日碩人生天啟丁卯年十一月十七日少于君八歲而後君八年壬申年十月廿五日卒享年如君之壽合葬縣西南鄉之塌塘冲子四人弘鳳弘麟弘龍弘鳳孫茂德麒出茂誠龍出茂敬麟出茂新鳳出茂理亦麟出鳳課蒙于廣德聞子講學而心慕之將束裝來心動而歸告其母母病已五日矣母初以小極不欲使知及歸愕然

又三日而母竟卒乃號哭曰嗚呼孰俾子歸而得送子母終乎天乎奪吾母而阻吾學乎踰小祥乃哀衰服以來蔬食面深墨明年服闋以童子試補諸生學使者爲更名五常

簡無遺美譽無溢詞洵名手饅餽之妙 門人馮準

文章家諛墓狗人以人先自諛誣其親也六有泛事講學忠信爲本吾師信其無欺潛德永光矣 門人沈廷瑞

江臣也墓誌銘

嗚呼江君往以琴訪予街南。恠予琴無弦。贈之以弦。逾年予信宿。止上君鼓數曲。鏗訇宛轉。其秋水漢宮箕山操。皆予素所習。時久廢不理。畧一布指。慚縮而罷。已而嘆曰。夫琴之失其傳久矣。今之琴非古之琴也。問何故。曰。昔夫子龜山猗蘭寥寥數語。伯牙移情海上。作水仙操。必有宮商之妙。意義之微。毫不可易者。非後世繁音靡曼十指兩耳中也。吾與若墨守師傳。循聲附響。譬若詩人爲樂府。襲漢魏之似而冒之以名人。莫得而詰已。亦莫得而明也。亦何以樂府爲哉。江君于是窅然若失。悄然深思曰。嗟乎天下之大。豈必無人。吾將遍訪焉。以求盡其粗通其理焉。予曰。子如遇方子春者。吾其以子爲成連乎。自是數有望於江君。亡何而君物故矣。嗚呼聖人之道。湮母論經術微言。魯一藝也。而其器僅存。莫之深究。以江君之好學其資與力。庶有當焉。而卒使人琴俱亡也。豈不深可惜哉。君歿之五年。程子偕柳撰君傳而代其家人。請予文誌其墓。予向者知君之琴耳。不悉其人。今

因程子而悉其人侍父母疾皆經月未嘗解帶居喪
咯血以勤儉起家兄弟間均諸所有而獨任其勞姊
發而婦曰吾兄也事之有加禮謂孤甥猶子拊若已
出雖營于鹽笑未嘗廢書於琴尤爲篤嗜病且革俾
它人調而伏枕審聽焉程子言君憔悴于風塵時經
於險阻周旋委曲于門內劇有苦衷而借絲桐以陶
寫其憂憂卒不辭適足徹精神以速其亡也噫然耶
抑命耶先是君以程子爲賢預屬訓其二子及就醫
旋里遠迓以踐宜程子之惓惓也君諱學俊字臣也

有再續集

卷六

三

一字載郭世爲歛人父曰奮母殷媼配殷繼汪三子
長自求殷出次自歛汪出生某年某月日卒某年某
月日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之原銘曰 腴於橐賴於
心幽憂來娛以琴慍弗解而病侵豈其精神寂寞耗
乎東海之澗有桐猗猗悲風吟高山流水墓門陰白
日下黃泉深

始終以琴爲按韻事韻文遂令卜式可與馬卿同
傳丰神亦似六一 梅雪坪

介以吳君墓誌銘

吳君介以予友雲逸之尊人也余以己巳別雲逸邢
上而音問闊疎越歲丙子邢上書至則雲逸居憂者
一年矣并具府君狀懇志其墓中之石詞旨覲樓哀
切先是雲逸築堂歛之里曰觀頤將以迎養而以督
修家廟之役遂久不果故尤爲懷痛予則謂父命也
亦子職也復書相慰唁乃展狀讀之君諱嘉祉介以
其字唐侍御少微公喬新安諸吳皆祖少微而疎公
實居澄塘云君祖喬光父仁基仁基公生三子君爲

有再續集

卷六

誌

三

長吳自澄塘外有石橋莘墟唐模金山吳家林諸望
族而皆統宗于澄塘其祠久而圯君特慨然傾其橐
千金倡于衆而族長老預爲謀者亦礫金相協計可
數萬卒巍煥一新永勿替他支祠將以次舉其在村
西偏者子姓悉遠客祠且廢君命弟季和修繕而季
和沒遂命子某曰匪代叔實代我也故雲逸受戒勅
不收輟也初戊午己未歲旱蝗河枯運阻饑饉不至
侍御郝公以爲憂將濟河而難其人顧雅知君才命
相度于海陵於是以海陵至秦潼七十里專以屬君

君至則撫丁壯集窺徙不旬日土落而水仍不流猶枯河也君計以湖與運道所隔僅一壩湖之水湯湯可借也于是爲翻車輓轆引之晝夜而水溢成渠又引運河水以灌海河鹽艘畢達而濱河旱苗亦需潤以有秋及事竣計所費只數百金悉其餘以歸官郝公喜且歎曰若爲官省校它人可十之七又不私其餘何厚且廉耶及郝公還朝手書與厚二字顏其堂君居父喪十餘年顏戚不歡性鄙人飢寒能推解然不以爲重必欲其有所成立則大喜嘗曰吾力所不及者多矣惟人無致饑致寒之寔吾心與天地同和矣君生于崇禎己巳年七月念二日卒于康熙乙亥年八月廿九日年六十有七以恩授文林郎配方氏繼汪氏子一卽啓鵬揚州府學歲貢生子所與善者雲逸也銘曰

澄塘之宇有大小宗廉祠弗舉若肯堂構榑桷翬飛龜勉拮据海陵波臣窘於旱魃漕嵯無所一展其籌若運枯槔以溉藝圃仁能追遠才能濟困廉能弗取乃兆新阡作此銘詩以昭永古

衡南續集

卷六

詩

三

姜母二碩人合誌

吾友茲山姜君之室曰張氏予門人本儲之母其一朱氏本儲弟本僑之母也茲山爲前禮科給事中貞毅公冢子故張爲冢婦而朱副之張卒而朱攝家人安焉惟茲山雅不欲以副視一若敵體者然其卒也棺衣奠祭念其勤勞久有豐無殺然而喪之以總本儲爲之服期禮在則然不敢踰也將卜桂窆里壤以莖而屬誌于吳子是時元配張氏莖宣城之嚴家冲十三年矣故未有誌于是茲山請并誌之吳子曰古有合傳無合誌合誌非合莖不可宋葉水心合誌陳同父王道父兩人近餘姚黃太冲亦倣其例他未之聞也茲山曰異姓異地猶且爲之况同室者乎且兩人事有甚奇足述者遂手狀以來按狀張陝西涇陽人家商籍貞毅公亂後寓真州爲茲山擇而聘焉頗諳文墨詩詞稗史不去手間於練衣作書或畫蘭楚貞毅公遜跡吳門治家嚴裏子舍惟謹朱長洲人善女紅從茲山月餘而張歿代理家政時張氏子女皆數齡愛若出腹子當貞毅公大故茲山賴以無闕

衡南續集

卷六

誌

三

門內小有間，能忍不發。茲山遷于宣，去奢即儉，甘之。
二母先後主中饋，皆好客，善治醴，肴無倦色。予交茲
山二十年，稔知朱氏中饋事，而頗聞張之存日，則亦
同。尤有奇者，張甲戌生，朱丙戌生，皆四乳子而育其
一。一癸卯生，一乙卯生，皆女多而育其三。生同戊子，
同卯又同。三女其從夫子也。張年十七，朱年二十七，
皆適二十有三年。張歿時僅三十有九，朱歿時四十
九。享年逾一句耳。張族富為介婦，其志高，其居逸，朱
退然自抑，其職勞而思苦，所處不同也。予讀王弼州

街南續集

卷六

誌

三

有合傳無合誌，合誌非合，豈不可。宋葉水心合誌陳
同父王道父兩人，近餘姚黃太冲亦倣其例。他未之
聞也。茲山曰：異姓異地，猶且為之，況同室者乎。且兩
人事有甚奇，足述者，遂手狀以來，按狀張陝西涇陽
人家，商籍貞毅公。亂後寓真州為茲山，擇而聘焉。頗
諳文墨，詩詞稗史不去手，問於練衣作書，或畫蘭楚
楚，貞毅公遯跡吳門，治家嚴，寡子含惟謹。朱長洲人
善女紅，從茲山月餘，而張歿，代理家政時，張氏子女
皆數齡，愛若出腹子。當貞毅公大故，茲山賴以無闕。

門內小有間，能忍不發。茲山遷于宣，去奢即儉，甘之。
二母先後主中饋，皆好客，善治醴，肴無倦色。予交茲
山二十年，稔知朱氏中饋事，而頗聞張之存日，則亦
同。尤有奇者，張甲戌生，朱丙戌生，皆四乳子而育其
一。一癸卯生，一乙卯生，皆女多而育其三。生同戊子，
同卯又同。三女其從夫子也。張年十七，朱年二十七，
皆適二十有三年。張歿時僅三十有九，朱歿時四十
九。享年逾一句耳。張族富為介婦，其志高，其居逸，朱
退然自抑，其職勞而思苦，所處不同也。予讀王弼州

街南續集

卷六

誌

三

書取事之巧合者，輯為奇事述，以資博雅，而不謂閨
門一室中，如二母者，豈所謂天作之合者非耶。本傳
本傳皆諸生，予遵變例合誌之，亦弼州述奇意也。并
系之銘銘曰：
二女同居，志不同行也。乃同行，同室，亦不同坐也。顧
所歷同者，數與庚也。宜茲山之同，以禮配而託吾文
以同銘也。

本龍門合傳之體，離合參錯，華法文情，俱極結撰
之妙。梅霜崖。

程君海若暨元配曹孀人墓誌

海若程翁歛人寓吾宜之沚上余識其子心正其歿也心正臚列懿蹟次爲狀予徵之歛人僉曰信今將以某年月日卜兆于某原心正介羣從企韓丐肅公銘厥幽宮肅公時衰老痿病戰掣不能屬筆閱狀嘿裁之口授副墨翁諱海若其字也事繼母如母父若弟客次于蜀踰哀赴喪殯旅厝觀歸瞿塘遇驚風駭浪長號以度竟無虞旣歸家稍落拮据營堊二親撫其幼姪笑笑殊苦賴淑配左右之淑配者曹媼行自續集 墓誌

婉婉嫺嫺道每謂翁今赤手籌笑或假錄兩博千金悉吾儉人也顧會計何如耳于是電勉有無以儉禦費以勤禦百務以積著禦逋欠久之而漸裕矣初翁之在蜀也上有姑在媼委曲侍養掩菜茹之淚而慰倚間之望里役艱食龜手指以膳晨昏雖慙弗卹翁得以寬內顧而卒以二喪歸翁性急人難媼助之施比閭被燔翁家昇緡錢未嘗矜任俠名凡緡衣行胸因果相煽者輒謝弗應嘗買婢聞已受聘呼其夫立還之從兄志澤流落雅州桐貫迎還同僦而居歿撫

行自續集

卷四

墓誌

其孤寡二十年翁垂艾猶未有子媼乳恒弗育請于翁置副室張氏媼庶之間若姊姪無牀第閨閣之嫌致諍語聞閨間也而張氏亦恭事惟謹已果生子即心正也生而媼憐愛抱持不異出腹痘瀕危未嘗解帶就寢三月餘張氏語人輒感泣潄潄翁生明萬曆己酉十一月某日歿于康熙癸亥中元日年七十有五曹媼生于萬曆庚戌某月某日先翁卒十二年蓋壬子歲仲春月之七日也年六十有三程最望族其發祥者爲元諱公數十傳迄翁大父少川公諱應節應節生古愚公諱有資俱有懿行古愚公生三子翁爲長媼雄川名家女父曹公元岳子即心正女一適某 銘曰

生于歛客于沚。緡于蜀。羸厥里。維仁是安。義是倚。積著并當無遺理。少有富。有曰苟美。有媼巾幗。媼終始蓄祖。茶蓼成甘。旨况乃。杉木鍾麟趾。爵比幽宮。莫考妣。馬鬣旣封。承千驥。

街南續集卷之七

宣城吳肅公晴崑氏著

雜著

白沙倪氏諸錄上

宣之爲圩者以百數金寶最巨其間村落以百數東隄最衍亦陽其鎮市也白沙當水陽之下有宋迄元故有二十四姓而倪其一也世更代遠倪氏遷徙靡常要之以白沙爲本倪存義謂我曰我始祖胥宇茲土也莫知所自來蓋以農事開基者既辨讀錯齒愿

街南續集

卷一

一

慈相守元季歷兵燹譜系佚矣諱字歷履不可得而辨也悲夫而父老時時言稅戶里籍故嘗有白沙倪氏云抱虛公者以孝聞母老而替傭工給養括恒言作歌以解其母南宋時有禹三者好隱德歲祲獨穀賑飢五百石今佛刹碑誌可驗元有稅長公爲大區役長解羣鳥至京師天大寒所寵鳥悉先竄不敢歸郡邑久不得部報疑其逸也捕其家人悉匿去長鎗之亂又多所散人有曰讚者偕長裕公徙莊所今倪家壩是也長裕與讚不知其何屬讚亦無攷存義

乃從長裕公圖而系之指以示予予按圖長裕生普及晉普之子曰茂曰莊茂之子曰允恩允志允忠允志後以歲祲徙官溝允恩後徙慈谿而莊獨畱今居白沙者莊後也莊生允泰泰生福祿福祿早世更生子曰岱今所號傳代公者也傳代公蓋存義高祖之父生而允泰公旋死母符氏撫而泣曰吾安能望此呱呱者成立乎傳吾代足矣故字之傳代長名曰岱而至今相沿猶稱傳代公傳代公又少一子毓僅在襁倪所不絕如綫耳兵荒孤寡代代有之流離瑣

街南續集

卷一

二

尾譜何能具哉長裕之子曰晉者生盛盛出贅於計氏里父老曰至正之末苦稅役盛有田二十畝以畀莊易韓以歸莊得田而喜兄茂罵曰駭何代他人禍耶嗟乎田以養民至不足富一韓耶稅之病民如此盛後居塘頭灣故白沙爲倪家壩官溝慈谿塘頭諸倪之本長裕至傳代凡五世

極簡質極錯落敘事之文多工色態此獨以點穆勝可爲譜法

吳興可

倪氏譜錄下

夫倪氏自長裕而上。有井里。無世次。傳代而上。世次具矣。顧荒略不詳。嗚呼。杞宋無徵。君子蓋傷之焉。傳代公乃幾絕。而幸延也。存義曰。傷哉。我倪之爲倪也。我高祖之父。暨我高我曾三世孤也。天乎。然亦有母德焉。若符若劉。若許皆相繼有造于倪。而存義則又曰。予方髫髻時。聞里人呼我父。率皆謂許先生云。予竊觀世籍及葬約。署名我故倪也。今而謂我父許先生者。何也。則退而問我父。我父曰。吁。嗟嗟。悲哉。豈伊

衍南齋集

卷七

三

今日之故。自爾曾祖寶而冒許氏者三世于茲矣。蓋毓之歿也。母許氏思寶弗振厥緒。而且肉于人。召其弟許道昌者來。曰。與爾甥居。道昌者。故奇士。好義。少遇方士。授以符籙禁呪之術。著奇驗。里人奉之。因敎寶使習。而里中有所祈禱。必携寶與俱。故于寶雅不欲甥之。乃里中亦罕聞其甥舅也者。而遂呼寶亦曰許先生云。寶既盡許術。益有名。又爲金陵人韋氏治其女祟。遂以女妻寶。故不欲竟忘許氏也。韋氏生四子。卒衍倪氏。迄于今。駸以繁矣。豈偶然哉。寶後世其

術最著者希賢孟光兩人。希賢亦善相地。所稱地理公者也。迄存義父始復爲倪氏。存義少習其術。後乃慨然曰。不承其姓。承其業。可乎。且術業多矣。奈何狎鬼而世巫。取符籙諸書悉焚之。戒子弟不得習。君子以爲明。于是更治小兒醫。懸壺水陽之西市。治里中小兒。往往著效。予居遷灘。與予善。予嘗爲作誠保堂記。又爲大書留雲閣。顏而銘之。存義珍而藏焉。譜之役。歲削其牘。所乞操觚者。凡更數人。大抵諱其微末。稍侈飾之。紕戾滿幅矣。予曰。毋庸也。示之李獻吉譜

衍南齋集

卷二

四

錄豁然乃定

冒姓復姓寫出令人神動

梅幼龍

吳懋叔哀詞

新安吳懋叔予忘年友也戊辰春仲傾蓋吳趨懋叔方購文爲其母壽相對慰喜遂訂廣陵之約而予不果往明年往見其居家接物肫然一處於仁厚年以諳大義前後出所藏節孝贈言以示予皆爲其大母胡孺人及尊甫爾世翁作也名公翰蹟紛如不勝數屬予沐而序之以傳會家繡岩謀醺金爲予梓文集懋叔遽曰是不皆應卽應而或強出之非先生意也毋寧予小子一人任之耳予微應之已而卒昇梓人

街南續集

卷七

五

資課程計字戒予勿預是秋懋叔去遊燕未及歸而予返宛又明年庚午往竣制事有物色予者諸諉懋叔予固拒之懋叔知吾心不吾強也尋謝歸不許俾爲攝西席課其子姪并出次子啓蒙焉曰異日兒輩庶得托淵源門牆也蓋懋叔之於予如此今年春余生以書至言修葺其舊館懸榻以俟予以老病不果往夏杪書至復又云云予謂懋叔可久要予老不卽死扁舟踐屨諾無難耳懋叔以冬仲三十初度方作詩寓祝嗚呼孰料其死哉計至驚咤繼之以慟以予

之衰邁恒恐不及相見而詎謂其少壯及不相待乎世所號爲文字知己特以名相附和則諛詞示矜服已耳亦有如斯人哉向使楊子雲遇之决不終秘其法言陳子昂遇之亦何至忿忿碎胡琴都市乎嗟乎懋叔已矣非懋叔之悲而予自悲矣懋叔懿行當有載筆以傳者予特叙吾感愴之不啻托俾世人知懋叔之賢有功於文章窮晦之士而後人想望其風說彼素封自殖者倘亦有所興發也歟詞曰嗟商旃與糞溷兮果孰榮而孰瘁冥靈大椿兮孰與

街南續集

卷七

六

夫朝菌之朔晦彼蒼之莫測兮雖巫咸其昧昧藝畹蘭之春華兮羌非時而零替彼嚶鳴以求友兮曾一毛之莫吾以予遯世以寂寞兮其常屈於知己維伊人兮金石弗毀匪要譽兮攸好如醴交道難言兮我安適歸矣北堂儲儲兮髻鬢妻妾猶子之孤惻兮止嫠之殘戶牖綢繆兮與謝氏之有弘微茫茫泉路兮逝矣奚追阻水叢兮江之湄采芳蘋兮遠道企而研淚寫哀兮其知不知

文字知己斯世罕觀報之以不朽之文宜矣

綺園

本文圖 孫譜雜題

孫自得姓以來其散處大江南北者星羅棋列應不勝數矣。卽在宣者亦不一里圖本支者標譜之所合也。親之義也。自宗法廢而有譜譜有圖高會也。祖廟也。孫立也。遞貫而降本之謂也。猶宗法也。伯仲也。叔季也。一從再從三從也。以遞而相亞者支之謂也。猶繼別之旁宗也。此圖之所以善也。今夫木之生也。培其根株。則支葉茂。花實繁。斲其東柯。則西柯驚。理勢然也。仁以敦之義以飭之禮以厚之詩書俎豆以衍南續集 卷七 題 游之飲食燕好以娛之斯親之道也。詩曰本支百世守斯道也。詎百世而已哉。

祠祀

衍南吳氏曰甚矣廟祀之重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夫廟祀者先王所以恤鬼神之情狀而達人性之仁也。自天子七廟等而殺之。各有其數。禴祀蒸嘗。伏膺享薦之各有其節。宗祏棟桷几筵之各有其制。物有其度。事有其文。孔明孔備。是何也。人生不能無死。祖考之靈不能以存而不亾也。先王痛念之。必思有以存之。其始歿也。復而依于重。既葬虞而依于主。主而祔之。則依于廟。馨香不匱。則依于子孫之誠敬。夫

衍南續集

卷七

題

八

是以存而不亾。雖歿而若生也。詩曰似續妣祖。築室百堵。易曰王假有廟。祠之謂也。禮惟士無田則亦不祭。故三月無君則弔。詩蒸畀祖妣以洽百禮。祀之謂也。皆所以報本而反始也。獮祭魚鼈祭獸而況于人乎。自唐末五季之亂。廢而不舉。有宋諸儒始講而建之。朱子家禮及大明會典煌煌可攷也。江南士大夫家在土有之矣。孫氏之有祠自仁七公肇基嘉靖丙辰也。至周四公踵成之。萬曆庚戌也。寬五公新之。天啟丙寅也。迨順治戊戌而文叔公再造加擴焉。嗚呼。

無以創之後何所承。無以繼之前何所承。創之功
尙矣。修之擴之。亦未易也。閔宮之詩實七枚。七集傳
以爲修之也。魯世室屋壞春秋書之。訊不修也。君子
謂寬五公文淑公再造于祠。卽其善述于仁七周四
公也。後人推此義而誠敬以事。歿若生事。亾若存雖
百世弗替矣。

世牒

牒也者。次列而板書之謂也。與圖互相發。縱而系之
爲圖。議所原也。橫而敘之爲牒。議所合也。族大則散
處不一。世遠則遷徙無常。按牒而羣可萃也。字號書
行派書生年卒葬書配某書男女書官爵書族無佚
支。七無遺人焉。余見諸名家譜。有署爲世表者。非也。
史記年表。世表猶圖也。或署爲世傳。尤非也。傳則事
蹟必述而誌之也。茲舉生卒字號等耳。無貴賤無賢
否也。謂之世牒。不亦宜乎。近見秋浦劉氏卽川宗氏
譜法可取焉。其行業著者。別爲傳。于後其溫良循謹
無過而行實罕詳。則于牒中寓褒語。彷彿崖畧焉。

始遷

易曰利用爲依遷國殷人五之周四之乃奠厥居不
得已也况氓庶乎亨一者隱逸人也創元亂而際盛
明其尤出谷遷喬者乎公劉之遷邠也逝彼百泉瞻
彼溇原又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晉人謀去絳遷郇
瑕韓獻子曰不如新田土厚而水渰利數十世今河
東土沃衍田連阡陌濟上殷庶歷三百年亨一之卜
居茲土所樹殆無窮也哉世人于世家殷庶必謂其
發祥于先壠夸張地脈而亨一瑩域迄不詳所在然
街南續集 卷七 題 十一
則青島家附會豈足信哉

宅里

譜旣爲圖矣而復標仲和公之始遷者蓋聚族于斯
水陽爲宅里云愚爲之推廣其說曰宅里云者不必
其崇閣廣廈甲第雲連也不必其鳴鍾聯綬薰灼奕
奕也不必其戶有葢藏企陶倚齒登版籍夸麗億也
孔子曰里仁爲美又曰仁人之安宅也此宅里之謂
夫在書畢命有之曰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又曰弗率
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孫氏子孫其善明斯義也
哉且夫水陽郡北一大都會也魚米百貨之所出根
街南續集 卷七 題 十二
稅之所輸商販之所集兩河互市五方雜處能無屋
翬駐僧焉而傑然名族宅里其中安土敦仁毋亦風
之準而流之砥與

分派

林林總總牙錯磐固爲邦國之頑鄉里之望者非一二巨室也哉族大則轉徙靡常轉徙靡常則近者四郊遠者異郡支分派別安得盡爲土著而聯絡之則譜以收宗而有所不能收者也雖然渙而不可復萃者勢也不可萃而猶存乎萃之見者情也彼非我一本雖同而定異若太原瑯琊之二王傳陵清河之二王趙郡隴西之二李不可合也不可合直異姓之耳果其先同條而共貫則雖在異域不可以弗識也分

衍南嶺集

卷七

題

五

派圖之所不可無也今以河東爲本則近者河西私圻遠者會稽新安北直異日按譜而攷之則猶晉鄭魯衛諸姬也盡周之分也而與附顯聯貴者萬萬不伴矣

雁次

雁次者何圖其雁行之序也他氏譜未有也有之惟河東孫氏耳始者起莘公而文淑公仍之也君子曰善哉長仁之道也長長之道奈何曰尊乎我者其派殊矣循其派而或叔之或伯之易識也罔敢越也派同則易忽也忽生疎生侮是不得不識之以年雖然老與少殊矣壯與幼殊矣易識也年相當貌相似族大以繁生有同年者矣有同月者矣有同日者矣宴好之邂逅對越之班行不勝序也年同辨月月同

衍南嶺集

卷七

題

六

辨日日同又辨之以時此圖之所以表也自然之敘天定之也稔斯圖也九族一本千里同堂也卽一日之長無相凌越無敢狎侮斯長幼之道得也士中甲乙科皆各以齒序而錄之高下之次所不計也前序謂忌其勢力之謂也況族乎故圖本支圖分派親仁也親仁仁也圖雁次長長也敬長義也君子善之者以此也

列傳

列傳之體昉于太史公後之人莫敢易也雖然史於國與譜于家異史于國則勸必兼懲有大叔愿焉譜于家則昭善而隱惡昭者雖小善不遺忠厚之道也顏魯公家廟碑曰無而稱之是誣也有而不述豈仁乎雖然俗之浮也溢美滋甚子弟强有力者羣吻有黨比焉操觚者有私應焉貴者寸善以彰而窮閭之子累仁不著唯庶隱德老死而文士噓吹者家會史而人夷惠不惟上無以信祖宗下無以信後嗣即仁者有靈不亦負慚地下乎予與孫長老約必無犯是也羣以爲可傳始載筆焉或敦于倫或俠于里或介特自守或著勞于族一節之善悉置勿隱即或稍諛無或盡誣生者不錄蓋棺而論定舊例也

衍青齋集

卷七 題

十五

擬客啟

陰陽載判。飲食平分。稼穡作甘。秫秬並種。况主賓相洽。所貴爲權。而有醕。競將那容。偏劣乃者。朱門豪士。白首名流。好客則投轄情。淡肆筵。卽傾囊色。喜山珍海錯。不難日食萬錢。柏葉椒花。都付泉流。一軟蕸子之雞毛筆。價賤固堪沽。梁代之鸞眼錢。銖兩難爲擬。擬既飽以德。總是公瑾。醇醪奈有酒如。迴笑晉王。漆水厄心乎愛矣。君子之交淡如。酌言酌之。醉翁之意不在。妙理未諳。予子美徒。後濁醪。高操莫逮。夫遺民

衍青齋集

卷七 啟

十六

會無清旨。沿流有日。相習成風。維彼情性。攸宜居然。酌酹無奈。肺腸喜燥。曷勝需濡。折簡相招。班荆疊酌。豈命宮磨蝎。將辰星卽是。酒星迨腹疾。河魚有麥麴。而無藥麴。中焦汎濫。張子和一吐難療。下膈彭亨。稟將軍三遺。不免敬爲約法。惟損嘉肴。務縮彼以羸。茲庶倖澆。而轉厚二簋可用。享庾郎之鮭菜。非貧二爵。矧敢多左。相之鯨吞。徒費芙蓉香露。故自難逢。竹葉老春。將母易購。禮從寧儉。道取還淳。瓦缶金壺。祇取竹根共臥。瓊筵綺席。何如花下頻來。觴政有寬嚴。或

更拈題限韻飲戶憑高下也需跋燭篝燈白苧詞人俱是綠尊嘉客青州從事莫作鳥有先生

醴酒餉客未免風流罪過晴窗先生示予客啟二

通因歎今世五簋約駢見疊出而簋益加豐曾無

議及盃中物者損有賓酒方便法門寔無量功德

也 呂泗洲

先生每不屑爲四六此三十年戲筆人梓而傳之

亦一麻姑擲米伎倆也 九衍

題沈石田画卷跋

石田画蒼老秀拔極似少陵古詩右圖爲惟寅作惟寅不知何人玩題與詩跋亦一名流勝友也

孝宗朝正國家中天之會號稱盛治政府部院臺館

諸巨公忠貞名德儒雅風流指不勝屈蓋主聖臣賢

熏陶萬物卽藝苑之英蔓絕一代如奇花靈草生麟

鳳之郊非偶然也鍾子友錫購此卷示予予因攷論

其世不禁黃農虞夏之思非徒以筆墨鑒賞而已也

書之雅宜跋後真續貂矣七十一翁晴窗氏題時丙

子春距弘治八年乙卯計二百有二年

四之妙不必多贊胸中眼內有置身三代之想

璚

跋梅氏先世勅命并致仕劄

勅一通嘉靖朝宛溪梅公爲山東曹濮道按察副使時肅皇帝所賜也劄一通公爲雲南布政使司參政致仕時吏部之所給也年月日各具公裔孫庚爲補綴其缺蝕懼久且佚毀合潰爲軸命画師白描公像冠服威儀位于左方俾子孫敬禮而世守焉噫君命也朝典也亦祖蹟也出示肅公肅公瞻拜而手書之曰嗚呼公先代名臣理學直節著在國史其所歷仕若主事若督學若參議郡守皆有誥勅而茲特僅

街南續集

卷七

跋

左

存當兵燹改革之際雖天家寶冊秘府簡編其視河圖洛書煌煌者何限皆付之莫可如何矣况其爲簪纓甲第之所有者乎然其僅存而無失也雖名公墨蹟片楮寸紙得之者如拱璧判璋况君命國典祖蹟所具而無失于改革兵燹之際子孫世世其可或易諸方嚴嵩秉國其黨京尹胡奎堅侍郎方士徐可成以禱祀幸公疏劾不顧嵩怒左遷公意仍叵測乃卒以參政致仕歸毋亦先幾以脫禍也歟不可謂非公之幸也吏部尙書吳公諱鵬嘉興人與左右侍郎手

押皆古雅嚴重堪與寶篆並垂云嘉靖戊午後一百三十八年乙亥歲同里後學吳肅公謹跋
題跋小文也君恩祖德國制家珍說得鄭重命筆不苟往往如此

街南續集

卷七

跋

壬

題文長雪卉

池以憚者乃画諸卉於雪中雪中安得牡丹其亦
摩詰雪蕉意耶李伯時作醉東坡圖坡公豈能飲者
才人游戲筆墨無所不可或曰牡丹富貴花文長不
欲其薰灼故以冰雪消之亦或然耶

街南續集

卷七 題

二

進鯉圖

王休徵進鯉圖不辨誰作人物古雋閑雅當是杜古
狂或周東邨筆也竹樹蕭疎尤得元人逸韻休徵孝
名千古而弟覽之賢歷山之所無也而覽婦爲尤難
愚謂異母如此兄同產乎妯娌如此兄男子乎此圖
可爲世訓可爲家箴弗徒以画品珍賞

梅勿菴飲酒讀書圖

蒙莊氏以書爲聖人糟粕而高悟者褻以講學誠不
知其於精蘊何如也故舍冊子而言精蘊吸風飲露
者也而泥於冊子備糟啜醢者也知此義乃可與讀
書可與飲酒矣

書與酒本是兩事因莊子一語打令妙義豁然抑
講學泥冊子者皆在醉中以此醒之

街南續集

卷七 題

三

姜茲山游五岳圖

茲山六秩屬予爲傳吳陳林西爲游岳圖諸
友贈詩若文滿冊復屬予篆署其首署之曰

道存山水

蓋出處道也則以身存仁智道也則以性存良止坎
流尤道也則以易存風雅詞人定咄咄謂腐儒作道
學語

吳懋叔像贊

懋叔敦尚風雅有遺世之思與僧石濤善嘗
出画示予石濤二人小照也殊不甚似顧予
曰更命画先生而予侍坐可乎予笑而未應
逾年懋叔卒再抵維揚悽其欲絕令予展卷
丐題而石濤遠至今昔存亡誠何以堪泚淚
染筆言短意長贊曰

豐頤偉幹宜躋臺閣胡爲乎冥身一壑慕古嗜奇宜
列繖紳胡爲乎伴厭緇髡圖史塵懷鼎彝娛目秋月
街南續集 卷七 贊 三

春花子奚不足奚舍此而騎箕以游俾後戚老友徒
悵望其形神於彫髣

吳彥懷像贊

華匕者桐之陰吾以知其裏之靜淡灑灑者泉之鳴
吾以知其韻之清冷嘻画得其貌吾得其心世咸
以齊之瑟而予自許者其淵明之琴耶

嚴紫臣騎牛像贊

何不卜成都市何不釣富春津乃背爾笠蹠而趾似
牧似農詎桑田可于耕肥兮牯濕兮耳尻斯乘角斯
特將牽飲今上流抑巨魚兮一餌

華渭生

街南續集 卷七 贊 四

琴者荷勁者竹怡者神秀者骨遒者求子於市朝隱
者相招於崖谷

方因伯像贊

輞川之画匪詩則吟栗里之琴匪弦則音倚磐石而
注尊酒豈其置身丘壑而自適于藝林者耶

孫予參像贊

橫乃杖衲乃衣寒香雪荷一枝一瓢飲樂無違謂爲
僧是耶非此中意知者希

讀易待旦圖贊

周易之興自晦而明。咸陽未燼。異學諸張。諸儒繼起。語焉不詳。有晦其星。亦或棹槍。夜長弗旦。之子心傷。焚膏秉燭。正色寒芒。日晴品叟。風雨連床。何以導之。先厥批據。何以益之。寡過躬行。起坐四顧。耀靈安載。

街南續集

卷七

贊

主

羅漢調猿贊

虎可以伏。象可以調。詎羅漢力而難。一猴無所任。而生惺惺。其靈彼胡。爲乎教。俟使升。

僧原立像贊

其名立而乃坐。頑石上行。脚情常惺惺。不善臥。五七言是功課。

留雲閣銘

醫者倪達可。賣藥龍溪之西。三徙其舍。後得一小閣。屬街南顏之。街南生日。汝止耶。寄耶。達可曰。予若行雲焉。亦何心去留耶。遂顏以留雲而銘之。

趾屢帶谿。有拳者閭。乃部乃豐。游目四索。何與綺疏。夾道雲齊。何與一壺。局棲兩儀。彼塊逆旅。而偶氏倪。維谷則響。維海則漚。維雲變駛。太虛以浮。會是無心。而爲我留。

街南續集

卷七

銘

三

杖銘

潤兮德潛。兮節其文。著以闇爲。知白而守黑。

又

立我骨。參我足。仰穹蒼。俯陵谷。參亦作慎。



呂晚村先生文集八卷附行略一卷續
集四卷

〔清〕呂留良撰

清雍正三年天蓋樓刻本

南開大學圖書館藏



呂晚村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書

與張考夫書 三首

與錢湘靈書

復高彙旂書

答某書

答潘用微書

與施愚山書 二首

與吳兩桂書 二首

與葉靜遠書 三首

答張蔣人書

答戴樸仲書

復黃九煙書

答陸永修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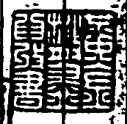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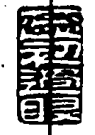
卷之二

書

與高且中書 二首

與黃太冲書 二首

復姜汝高書



復戴文兄書

與魏方公書 二首

與萬祖繩書 二首

復高君鴻書

答徐瑞生書

答徐逸思書

與范道願書

與錢孝直書

與吳容太書

與黃美巖書 二首

答某書 三首

復玉山史書

答趙湛卿書

答許力臣書

答某書

卷之三

書

答李萊馭書

與沈靜辰書

復翁衡公書

與黃俞邵書

與周龍客書

與周雪客書 二首

與徐州來書 二首

與徐子貫書

與陳柳津書

與陳簡齋書

與陳執齋書 二首

與陳受成書

與吳孟舉書 七首

與董方白書

與某書 二首

與董兩舟書 二首

與董兩舟書 二首

卷之四

書

與徐方虎書 二首

答韓希一書

與張仝祁書

與何商隱書

復苗采山劉素治書

與朱望子書 二首

與董方白書

寄董方白柯寓匏書

答柯寓匏曹墓士書

答柯寓匏書 三首

與吳玉章書 三首

與陳大始書

與董戴臣書

答祝兼山書

與馬錢侯書

與仰問渡書

與仰問渡書

卷之五

序 論文

周易口義後序

西法曆志序

文雅社約序

古處齋集序

櫟園焚餘序

尋暢樓詩稿序

秋崖族昆六十壽序

書舊本朱子語類

書大學切己錄卷首

議碧山學士傳稿後

跋八哀詩層後

書西樵兄遺命後

卷之七

墓誌銘 祭文

隆德令贈奉直大夫靜寧州刺史費公墓誌

墓誌銘

孫子慶墓誌銘

孫子慶墓誌銘

從子進忠墓誌銘

從子履忠墳誌

從子愚忠墳誌

從子婦孫氏墓誌銘

從孫琦墓誌銘

哭自牧弇兄親家文

祭錢子與文

祭董兩舟文

哭阿孃文

卷之八

雜著

賑飢十二善

株華閣齋規

力行堂文約

賣藝文

反賣藝文

丘震生筆說

客坐私告

壬子除夕祭訓

甲寅鄉居偶書

癸亥初夏書風雨巷

庚午一日示諸子

遺令

附錄

行略



呂晚村先生文集卷一

書

與張考夫書



向知老兄於錢氏有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之訂故數年顧慕之誠不敢唐突以請所請者期滿謝事後必欲重累杖履耳凡某之區區固不憚爲兒輩計也此理之不明又數百年矣毒鼓妖幘潛奪程朱之坐以煽惑天下也亦久矣此又孟子以後聖學未有之烈禍也生心害事至於此極誰爲厲階不知所屈此凡有血氣所當共任之責況於中讀書識字又頗知義理者耶某竊不揣謬妄正之道必從朱子求朱子之學必於近思錄始又竊謂朱子於先儒所定聖人例內的是頭等聖人不落第二等又竊謂凡朱子之書有大醇而無小疵當篤信死守而不可妄置疑鑒於其間此數端者自紛抱之惟姊丈聲始頗奇其神合故其喜從之論說餘皆不之信也今讀手札所教正學淵源濬源如炬又自喜无聲葉響上應黃鐘志益堅已荷覆篋不小矣昔聲始謂目中於此事躬行實得只老兄一人於時已知嚮往旋以失脚俗塵無途請益於今雖知覺未盡泯滅而於小學入手工夫

未嘗從事直無一言一動之是此病不是小小平生言距陽明却正坐陽明之病以是急欲求軒岐醫治耳前隔之韞斯謂老兄將辭錢氏之席冀可以俯僣厥心故托韞斯相致今承教未可忽然度賢者於去就之義審之必精不敢強也亦惟潔已以待將來而已至謂近思錄小學兒輩展讀刻期可了此莫與古人師友講習之說有礙否上蔡謂程子善言詩念過便教人省悟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如何如何儀禮經傳通解十四冊已收領訖所言苦中善本可得借抄否并望寄神錄示一

與張考夫書

王

復張考夫書

杭歸得手教深喜道體安和復晤寅旭謂尊駕不日
過齋因爲脩整破榻灑掃以待者浹旬矣而竟不見
杖履之及度今已及刈穫之期或更須遲日敢先致
區區來教謂言行錄之難成其中條款誠有如台慮
之所及者傳習錄之批不欲與世更起爭端皆足以
見先生實學爲已鞭辟近裏之至意其所以示儆者
更深切矣獨所謂非義之簞食不可受人欲仍就蒙
館不則寧枯槁楊園似有若將浼焉托詞以拒者則
某所徬徨回惑而不自知其由也竊聞君子守先待

東坡全集卷十

三

後其所至止君公安富尊榮子弟孝弟忠信蓋其語
嘿風流皆足以廉頑立懦固不在乎一卷之書一鈐
之說也若言行傳習二者亦因去歲先生以無所事
事爲歉然則又妄揣以爲與伊川別事做不得惟有
輯書有補之義相常故同商隱兄舉此奉商亦惟先
生可否初不敢以爲必然也然則先生辱教何必著
書不若書何必辭去哉再四尋繹意者先生向時以
爲有可就之義者謂其足以陶鑄有成不意年來舉
動乖張志氣墮落有悅從而無釋改深知其不可與
有爲大背乎先生之初衷乃始爽然致悔於失人失

東坡全集卷十

四

言斯其所謂非義者而加以是亦教誨之苦心乎果
爾某則以爲先生期之過高待之過切非因材之道
也某本薄劣識趣疎庸通身病痛隱微深痼不可指
數但存此愛敬長者之一念未嘗漸減庶可不棄絕
之耳韓持國之治室脩窗陳同甫之柑梨歲禮雖老
而不學議論狂頗而不終擯于程朱或亦有道與人
之一例也抑更有請教者先生所謂三百年間紀載
失實不可信于後世經變亂刪脩盡非事實愚則以
爲此自古史乘之弊如此不獨今日也開國之時文
臣不如武臣此亦恒理人物高下本不論文武況此
但錄其言行耳即朱子前集亦首列趙普曹彬
潘美等若趙普爲大律之理義有爲君子所必誅者
而朱子以之冠集此亦因世次節存或更有義也復
辟議禮三案東事若修史論事則因事而論人闕之
載之皆當嚴核於此似可以不論即論亦取其近是
者而已若必考論平生行修言道足以當百世之師
而後得存則朱子自有伊洛淵源錄在其道學諸公
之入言行亦李幼武之所爲非朱子意也然即淵源
錄論之如呂氏之學禪張天祺朱公棫之議論多過
游定夫之謂前輩不曾看佛書王信伯之學術不正

李先之周恭叔之晚節不終邢和叔之後來狠狠宜
皆闕而不載者而淵源且及之則他可知矣若精論
學問之至則本朝止有薛文清一人然其言醇正而
行亦有疎略者將無本朝無足存者乎至於節義循
良文學此皆史法取人非言行錄之義例也鄙見此
書之體當遵朱子義例不必於朱子之上別求春秋
之旨文獻無徵亦止就目前所知見存一代之崖略
以俟後之學者而已如旁搜廣覽務求備盡雖史局
纂脩徵羅宇內恐不能無遺憾矣然今日有學識之
君子不就其所知見而折衷之將來日更汲汲又何
所依傍談事關學術決必同志商確不期行世似非
知小謀大妄希表見者比至於徇外爲人亦各求其
志之所在義之所歸恐不得於燔書而廢烹飪之用
也惟先生所謂心力可惜韶光無幾當玩心於先代
遺經則此義更有大於斯者然則先生卽以尊經實
學指教後生亦不可謂非其義所出矣又何必枯槁
楊園之鄉乎鄙私頑慙惟先生其終教之墓分八錢
附上便間幸致朱兄此事孟浪妻弟竟不料理將來
某只得自爲荒塾用耳宗首處望先爲一一致明於
望南臨以盡請益

復張考夫書

別後輯略及延平答問二書俱繕寫訖刻工歲前無
暇尚未上板淵源錄領到卽發抄矣近思錄雖有二
本俱未盡善專望藏本是正聲始妙丈有一本自稱
勝坊刻不知果否云尚在几案幸并示之來書所云
學術不端此大非細故竊謂流俗陷溺之禍小邪說
亂真之害大侈口論學便以排詆先儒爲事此的的
阿佛罵祖心傳就其議論躬行截然兩極如前數書
且鄙爲老生常談矣某之不揣固陋欲繕刻諸書正
如尊教數年以來神馳函丈正謂世教日敝學術幾
絕巍然楷模惟先生而已某於此事頗思究竟願得
晨夕以承教益其所依望者甚鉅甚切固不第爲兒
子輩也激湖之約固知終踐但聞後歲則已過其期
矣故敢請耳惟望不辭棄而許之幸甚幸甚垂諭教
子之道敬佩格言命目前懷志者少且冬春多事明
歲頗艱於力戊申奉攀又多一番周旋故竟虛席以
待伊洛之臨講矣汝典兄曾一面卽嘆其和粹真篤
近日少見佩蕙兄雖未晤尊鑒必不棄當謹識之商
隱子高兩兄幸爲道意且中兄已東還矣儀禮經傳
通解所闕數卷冬底可得借抄否冗次率復不備

與錢湘靈書 別號圓沙

自丁酉讀行卷來夢寐傾倒於先生至矣癸丑冬刺船毘陵奉訪不遇歸來怏怏若失及先生主講舊京而翁又年來病廢不能千里命駕相慕如吾兩人慙於一面如此真可怪也然吾輩投契本不在形骸雖千載上下固當几席遇之況生同居近筆札可通造物卽狡獪不能禁吾神思不相接也伏讀教言及見懷之作情深氣盛骨峻神清彷彿與予瞻山谷挑燈夜對數虛希聖之才視目前紛紛名碩真不堪奴僧耳然又竊意詩文卽壓倒古人不足盡先生地界向

上更有事在先生曩落塵網固無可言者今幸已灑然矣顧視宇宙至寶棄置籬壁間無人掇拾具眼有力者亦復漫然過之反皇皇於瓦礫查礦求零星之獲無乃犯孟氏不盡才之訶耶又思先生篤學嗜古於此必久矣深造自得非淺陋所知測耳狂言正欲盡發所藏不僅博夜窗一軒渠也便閒望不悵一傾隔尊教之明年設帳何地乞詳示以便郵寄弟比爲了知言集先刻諸大家專稿惟唐荆川先生未得全本先生久處毘陵必熟習其子孫故舊能爲第一蒐索否天蓋樓拙選目下亦將增定全集尊稿乞更

惠一本若得近作未刻者以懸式天下令聽塗毒鼓而死艱返魂香而生總在掌握間亦大快事也新刻金稿一冊奉爲消寒破睡之具稚子行遠欲言一時收拾不上且俟再報耳

復高彙旃書

道之不明也幾五百年矣正嘉以來邪說橫流生心害政至於陸沉此生民禍亂之原非僅爭儒林之門戶也歷朝諸君子知正其非然卒不能窮其底裏秦廓清之功中賴忠憲先生以正心大節閑之於前今又得先生淵源維闡承之於後自來學者再世相傳克昌厥緒未有若斯之盛者也施虹玉兄來具述德門孝友躬行家庭授受之樂且諭新安諸友講習紫陽得先生之鼓舞磨礪日益光大反經距邪行兆已見實天下後世之福聖道之興其在茲乎不禁魂夢之飛越也某荒陬腐儒少失怙恃顛危廢學類隔無成徒以口耳之求騰虛聲於汙俗致驚人宗廼屈處枉詞下先村僻无煩以犬刻教之指歸勉其不力至於誘掖獎借有非某之所敢當者再拜受讀喜懼交集伏歎先生嘉惠揆選之志何如是其遠且至也敬謝敬謝手教謂陸派沸揚朱學湮塞從陸者易從朱者難足盡未流波蕩之失某竊維其故亦由從來尊信朱子者徒以其名而未得其真而近世闢提陸者其權詐又出金谿之上金谿之謬得朱子之辭圖是非已定特後人未之思而讀耳若姚江良知之言

竊佛氏機鋒作川之緒餘乘吾道無人任其惑亂夷考其生平恣肆陰譎不可究詰比之于靜之八字着脚又不可同年而語矣而所謂朱子之徒如平仲幼清辱身枉已而猶哆然以道自任天下不以為非此義不明使德佑以迄洪武其間諸儒失足不少思其登堂行禮瞻其冠裳察其賓主儔伍知其未曾開口時此理已失贏得滿堂不是耳又安問其所講云何也故姚江之罪烈於金谿而紫陽之學自吳許以下已失其傳不足為法今日闢邪當先正姚江之非而欲正姚江之非當真得紫陽之是論語富與貴章先儒謂必取舍明而後存養審今示學者似當從出處去就辭受交接處畫定界限札定脚根而後講致知主敬工夫乃足破良知之點術窮陸派之狐禪茲緣德祐以後天地一變亘古所未經先儒不曾講究到此時中之義別須嚴辨方好下手入德耳幸臆妄議自知蠢狂無當於理惟先生不棄其愚而教正之幸甚幸甚家刻朱子遺書七種呈覽其論孟精義儀禮經傳通解正在繕寫以力艱未能速成尚遲異日虹玉兄歸途取道錢塘矣其篤志好學敏銳而端醇目中眇觀又足窺先生取友與人之無不善茲以敝門

人董生便道謹令肅謁率泐附候陰令凝寒初陽潛復伏惟爲道受護以副遠望不宜再拜

某按沈龍江文雅社約書劄一條云君上至尊臣下表章未嘗用紅紙紅簽以爲敬乃鄉俗往來函用全紅無乃侈乎其言甚當承先生賜帖亦似過隆今後願先生一槩書劄止用白簡或雙幅或單帖以存示儉示禮之意未知是否何如某又拜言

答某書

茅齋晤對未盡萬一辭言在耳至今如雷此刻得十月廿八日書千里之外經年之別諄諄不忘以良規相勗何見愛之至斯也感激感激窮木庸人未嘗學問丙午所爲亦一時偶然無關輕重相知者喜其存片長足錄未免稱許過常聞者因而疑之議之亦其情也足下又從而洗刷勸勉之益令人慙死耳然故人善善之長同郡觀察之慎於此具見君子愛人成人之意周詳篤摯又非尋常期贈比也感謝感謝自別後醫藥之事凡外間見招者一切謝却已一年矣只知交及里中見遇有不能辭者間一應之初亦未嘗計及鑒品損益但於斯有未能自信處恐致誤人以此謝却耳不意其已有合于良箴也今歲屈致考夫兄在舍求其指教冀於身心間稍得收拾未知有受益之地否耳張佩璠已會過有志之士也朱韞斯曹射侯兄弟視兼山俱安好中庸輯略已成書延年答問刻及其半近思錄尚未上板俟剞印時自當寄覽雲士處五書當即致去寄信客此刻即行倉遽草草不備

答潘用微書

某南村之鄙人也至愚極陋未嘗學問幼讀朱子集註而篤信之因朱子而信周程因程朱而知信孔孟故與友人言必舉朱子爲斷友人遂謬以爲好理學者其實未嘗有聞也朱子所謂使人一日見其面目聽其辭氣察其所爲則冗然一庸人耳其不唾而棄之者幾希吾友道原稱足下清操篤志以道自任則必學務爲已其於取友輔仁不啻詳且嚴矣過聽人言辱以長書下問以先賢不可得聞之言質之未嘗有聞之庸人此則足下之失人失言亦非某之所習昧敢當也足下書云篤信孔孟故深於疑程朱某則不然竊恐於我益未必篤信耳果篤信孔孟則未有更疑程朱者若疑程朱之不合於孔孟某將謂孟子使應疑却孔門但言仁孟子則言仁義孔子言性相近孟子則言性善善可疑也且不止此將謂從孔子便應疑却孔門問仁孔子答之彼此異詞無一言之同又何從得所謂一定之論明聖賢之旨趣爲後學之宗依耶如此則直合疑殺東坡所云疑漢不曾有楊子雲也是下書又云宋賢之所謂理即老莊之所謂道且未說程朱即老莊三公亦未肯心服在無怪

乎觸處皆疑也嘗聞之矣言不難擇而理未易明必於古人之書反覆玩味寬心游意使其所說如出於吾之所爲無復纖芥之疑而後發言立論辨其可否不則理有未明於人之言有未能盡其意者豈可遽絀古人而直任胸臆之所裁乎某之所聞於朱子者如此若兩書中云云某學識卑闇實不能辨也應君從未識其人書中謂其有論宋賢性卽理之非則知其人亦未盡人言而輕於立說者或者其所辨論足以超越前古庶幾與足下鼓吹有這斤莖芥之合乎來書云聽友其識其尤者遷去得其報當奉寄也吾友道原云足下曾熟張考夫兄某之畏友只考夫而已然其人亦篤信程朱者足下若謂直接孔孟而棄一切則當自有同志倘欲從程朱以得孔孟則盡不就考夫質証之乎遊原兄行促適患齒痛不能握筆口授兒子奉覆高明以爲如何

與施愚山書

去歲得九日手書兼荷綠雪青螺之惠秀色清芬克溢村屋恍如對敬亭見君子也爰公歸時欲數行候謝而臨行相左深以爲憾頃接教言重辱垂注西望天末但有神往耳先生膺斯世斯文之望所居與游論文講義流傳遠近在陶鑄中者不爲少矣某陰伏荒陬日趨奔固偶於時藝寄發狂言如病者之呻吟亦其痛癢重自出之聲而實音者以爲有當於歌謠顧先坐亦有取焉茲自懷然也至謂痛抹陽明太甚爲矯枉救弊此則非某所知平生於此事不能含糊者只有是非二字陽明以洪水極獸比朱子而救盪于自居孟子是則楊墨非此無可中立者也若謂陽明此言亦是矯枉救弊則孟子云云無非矯枉救弊楊墨告子皆得並舉於聖賢之路矣且所論者道非論人也論人則可節取恕收在陽明不無足法之善論道必須直窮到底不容包羅和會一着含糊卽是自見不的無所用爭亦無所用調停也使陽明而是則某爲邪說固不得謂之太過陽明而非則某言猶有未盡者而豈得謂之太過哉從孔孟程朱必以辨明是非爲學卽從陽明家言樂亦直捷痛快直指朱子

爲楊墨未嘗少假含糊也然則不極論是非之歸而務以渾融存兩是不特非孔孟程朱家法卽陽明而在亦以爲失其接機把柄矣某所以寧犯不韙之名而不敢以鵲突放過也先生不鄙其愚伏望更有以垂誨之幸甚幸甚比欲蒐尋三百年八股文字咸知言集一書凡經生社稿無不入選貴郡爲聲氣淵源道文必多望爲某一訪購羅致感何如之爰公爲寫知言集未得卽來計秋深過候先生稿樣望先時料理成帙渠到便於卒業也尊文領讀猶恨其少小麗湖筆草率糾緘痔瘡作惡不能握筆口授兒子奉候不恭

與施愚山書

瀕行走別寓齋不值卽以尊稿致許兄次日早發遂不能再詣至今惘然倥偬中草草讀先生之詩未能盡窺堂廡已信其遠則纓帶岑王近則凌轢何李無疑也然微窺先生有不欲以是爲了却一生者則又深歎致遠明志其進取者大矣近世作者得到先生境界不知復有幾人而尊意如此此非流俗所知也而且咨嗟太息以直諒下責於村子何敢當何敢當然不敢不仰承尊旨以求正於君子竊謂古今論詩者淺之爲聲調爲格律深之爲氣骨爲神理盡之矣以此數者論先生之詩所謂子如玉帛羽毛齒革君之餘足以波及天下而何以益之無已則六經之義乎孟子曰王迹息而詩亡詩亡後春秋作然則詩之義春秋之義也全唐詩人較量工拙未必盡讓子美而竟讓之者諸人工於詩子美得此義也由先生今日推之極於大成敢謂更不須進步然所謂進步者亦不過於聲調格律氣骨神理間脫落變化而已其著作能方郝陵陽虞道園矣講學能駕吳幼清許平仲矣先生試取此數子之集平氣以衡之得毋尚有欲然於中者乎然以春秋視數子曾不如其無有耳

豈數子之著作講學猶有所未工哉亦或失其義也先生誠退求諸此不爲外物所動洒然特立乎千仞之崖其視郝虞吳許直不屑點我足汗耳不然則所爲方駕數子者無論在世情語非世情語是未及是過之總只在彼園囿中終無出理此如風轉帆回滿船物色一齊拽轉百貨到家比之漂泊狂濤時寶則猶是也今乃爲我有耳先生得無意乎某褊心迂俗轉喉觸諱非先生其何敢發此狂言耶比歸里門覩聞無非詫異向所謂由都會以及郡縣者益駭駭見退矣目下決計活埋於南陽村舍有句云同流合汙非所能絕大迷世從茲始將以巨石支扉不復與城關周旋矣先生倘不鄙其迂隘有取乎論詩之義則他日扁舟問我於岸蘆叢竹間挑燈燒菜藉草談經亦自有一番景致也丹陽道中次韻得一首錄正外所委已修改如法并舉印二百冊附熒公馳上雲泥際隔臨書依戀

與施愚山書

歲杪拜書卽墮影南村腐儒過計謂人心惡薄日甚
卽後運所開聊避暗闇竊恐不免入春以來風雨飄
忽草木時驚竄息中言念高賢渺焉天末未嘗不極
首瞻懷也癸公來得詳近頃捧誦手教如接音徽世
事紛紜至斯文危微絕續之會先生幸脫塵鞅亟以
大擔壓肩興起來者任不小小却於分內亦只有此
事合作懸知洒然一切隨地之醜正不足當知道者
之回顧沾帶矣尊著領讀理法兼至真大雅之作卽
入集以惠後學事理無大小文字亦猶是也有謂此
與事理有別與凡文字又有別知其大於事理文字
俱成斷港絕流未有見處在君不握粟尚可言忠孝
况本來此物此志乎論文正當共明此義也咏見贈
詩風力又別具一格鍾司徒書法種種巧妙總是熟
中生耳妄次三律用志懷企非敢以巴里和春雪也
又承壽香之惠厚意篤摯令人不敢辭謹拜珍賜至
謝至謝宣箋珎杯聊以伴絨非以云報祈一笑置之
吳兩若兄未通賤名不敢冒未同之愆先生稱共行
高學正定非虛語煩致嚮往之私俟異日相見求教
耳癸公因尊稿未竣匆遽西來附此率率不盡欲語

答吳兩若書

號晴岩宣城人

曩者得聞先生文行之高於施先生久矣心企之思
寅湯生來辱先以手教示以著作開函發不可勝
邇靜定披讀皆衷正道距邪說犯天下之忌嫉而不
顧文之奇瑋又足以達之無論近世陷溺講師雖前
輩諸君子之救正亦少此明辨也先生又以某之荒
言時有近於指趨欲引而寘之同澤之應自顧闕缺
何足以承此然不敢不自幸且奮也路長勢阻奉報
無郵湯生昨歸又相失不得附書先生迺不棄復賜
不倦之誨循省稽益滋惶悚竊謂聖道在兩間雖
千年無人任異端所惑亂而未嘗漸滅也今日疑果
漸滅矣忽於漸滅中得先生之言又有一某千里不
相約而合先生之言此何由乎卽所爲漸滅不得也
是以君子不必爲道憂而亟爲自憂憂之必辨之辨
之必極其至而後已豈過求以爭勝立異以爲高哉
不如是不能定是非之歸而實得之於己耳故得彼
之所爲非而益信此之是一辨也真得此之所爲是
而後能盡彼之非又一辨也讀先生甲寅所示正王
諸文於彼說之非旣洞快無餘矣某復何以進無已
則商吾之是者可乎夫所非爲王則所是爲朱可知

矣按朱子平生所嚴闢者三焉一金溪一永康一劄州也金溪之爲姚江不必言若永康之功利劄州之權術兼挾文章之奇尤足以病學士大夫之疾故朱子闢之甚厲果以朱子爲是乎宜於此擇之精諦之詳矣今讀後寄街南諸作於義例似未嚴也且議論往往出入永康劄州間毋亦朱子謂賢如吾伯恭亦尚安於習熟不甚以爲非者乎倘於此有纖毫之疑卽於所是有求的則所非雖甚辨尚須勘驗也自古有道所生之文有因文見道之文如退之永叔因文見道者先儒猶少之以其有所明亦有所蔽不足定是非之歸也故學者多患不能文能文者又患不純乎道又必有韓歐其或生程朱之後實得其道於已一開斯域焉度其或必韓歐有未之及者而惜未之見也先生幾之矣可仍爲未見程朱之韓歐哉狂迂之言似無端而可怪然譬之舶賈泛大游遇颶濤羣以盤針致戒於舵師非其技嫻於舵師也衆賈之命存焉爾某且托命於先生矣故不揣固陋以求正於左右其或未然藉以發鍼石之施尤某之深幸也家刻朱子遺書一冊奉覽無緣面承教誨惟冀以時爲道加重不宣

答吳晴巖書

某頓首敬復晴巖吳先生道兄足下兩辱手書賜以大著恨道遠病廢不能覲面求益然循省惓惓之意可謂厚且至矣前者正王之教似以某有一知半見之仰同足以共論者今茲專示旨述則又似憫其知見之陋而欲以所得廣之者天下芸芸幾人理會斯事其高座說法者勢又不可復受商量如老兄之擔荷大業而垂誨不倦誠世俗之所稀某何幸而得此於老兄也然某之愚頑僻固實有所不可廣亦不敢曲附爲同者不敢不明告而冀垂亮焉某平生無他議自初讀書卽篤信朱子之說至於今老而病且將死矣終不敢有毫髮之疑真所謂實實然守一先生之言者也今教之曰爲講義制舉文字則當從朱而辨理道之是非闢千聖之絕學則姑舍是夫講章制藝世間最腐爛不堪之具也而謂朱子之道僅足爲此則亦可謂賤之至惡之至矣此某之所未敢安也夫朱子章句集註正所以辨理道是非闢千聖絕學原未嘗爲講章制藝而設卽祖制經訓從朱子亦謂其道不可易學者當以是爲歸耳豈徒欲其尊令甲取科第已耶况某邨野廢人久無場屋之責其有所

評論亦初非爲制舉文字當爾也今指某尊朱以攻
王爲制舉家資則其不然又甚矣果僅爲制舉家資
云爾則至何必攻王非令甲所禁也且某尊朱則有
之攻王則未也凡天下辨理道關絕學而有一不合
於朱子者則不惜辭而闢之耳蓋不獨一王學也王
其尤著者耳昔者孔子之道雖大然當戰國時楊墨
老莊儀衍輩出天下幾無孔子矣賓賓然守一孔子
之言者孟子耳今天下知尊孔子而不敢非此非今
天下之明孟子之力也然孟子之言歷千餘年猶少
在之者似來司馬溫公之賢猶疑且詆之他可知矣
及南宋諸子出賓賓然守一孟子之言然後孔子之
道乃益著今日老兄與某得以尊信孔子之道者繇
孟子也而得尊信孟子以及孔子者繇朱子也故某
之尊信朱子也又親於孔孟今教之曰奚爲賓賓然
守一朱子之言則孔孟先危矣奚有於朱子陽明不
云乎道天下之公道學天下之公學非朱子可得私
非孔子可得私也求之於心而是也雖言之出於庸
人不敢非也而況出孔子乎求之於心而非也雖言
出孔子不敢以爲是也而況未及孔子者乎今尊書
之旨毋亦猶是而且闢王學爲內纂告子爲內畔佛

老爲外寇不知所云云者爲內纂歟內畔歟外寇歟
吾恐老兄之於王學猶未盡其說且有陰墮彼中而
不自覺者矣夫陳獻章王守仁皆朱子之罪人孔子
之賊也今特宗獻章後人之旨而闢斥守仁是猶吳
魏皆漢賊也尊魏得漢統而獨斥吳宜非吳人之所
服矣況又奉魏以攻後漢乎集中如意爲心所存大
學從古本格物格本末皆陳湛後人之所已言是老
兄固未嘗不賓賓然守一先生之言也但其爲一先
生者不同耳繇朱子而程子而孟子而孔子此一先
生也繇尊刻所述而湛若水而陳獻章亦一先生也
則繇陳獻章王守仁而陸九淵而達磨而告子亦一
先生也凡此先生者宜何從則千古必有能辨之者
矣蓋某之闢王說也正以其畔朱子而老兄之闢王
也不必不畔朱子則某之闢王固不可仰爲同而其
賓賓然守朱子之說有一不合卽以爲畔道而不敢
從則尤非尊教之所欲廣矣老兄高明迥出不難駕
越朱子而上度必有同得者與爲証合最下亦須與
朱子等者而後能契服焉耳某方俯伏朱子門廡之
下又安能知而敢與辨所說之是非哉所敬布左右
者第以明已意不敢強爲附和而已悚息之深伏冀

垂譽某再拜

與葉靜遠書

兩接手書皆發蒙瞶之言千里勤渠期責深至顧
某何人足以當此又復何幸而能得此也三復永佩
敬謝敬謝某顏唐不自力兩年以來撲檄塵埃有消
無長考夫先生雖在舍間而遠離之日多親炙之時
少今年又得淪安寅旭佩璵諸君子相聚邑中友朋
合併之緣從來希覩然師資在望故我依然卽容貌
詞氣間固是一館疎人也則其所爲開徑求益者亦
徒以名而已矣不敏不勇不虛受又孰有甚於此臣
猶知之而況於君耶今思刻意撰當墨守洛閩之書
不欲爲顛頂謬悠之見不敢爲主張調劑之言卑之
無高翼有稍進庶幾不負楷模劇切與千里提撕至
意乎然臣精銷亡退就 儒不知終能收拾否也朱
子遺書四種先完正在刷印恨信行促迫未及待成
俟後便寄呈可耳何時快晤以承教言冗次率復不
備萬一某再拜

與葉靜遠書

自變動以來貴里尤爲雲擾之地未嘗不念及道翁不知潛止何所接教審已越在近地喜可知也弟自前歲冬卽移居村莊比亦患瘡疥至不能行動吾道日衰正人代謝張考夫沈石長張佩璵於去年相繼厭世敝鄉同志一時略盡厪存者何商隱凌淪安而已兩公皆未有後人商隱近復受小人之侮坐訟未已不知天道何故看此火色殊未是陰消陽長之幾如何如何尊耗車施孫二姓從未識其人豈非敝郡講學之徒乎若然則邪妄人耳乃與張何雜稱之甚失其倫不可不辨也申後復尊駕之來以罄纓纒敝居在南門外黑擺橋問呂家東莊卽得手不能書口授兒子不一

答葉靜遠書

久不得覲止遠企爲勞接手教甚慰懸念某衰病口深支骨待死較丁已追隨時先生所覩憔悴之容已不可復得矣醫事久已謝絕惟點勘文字則猶不能廢平生所知解惟有一事卽微聞程朱之陸緒亦從此得之故至今嗜好不衰病中賴此摩挲開卷有會時一欣然覺先聖賢一路目前歷歷而正嘉以後諸公講學紛紜病謔夢囈皆因輕看經義不曾用得工夫未免胡亂踉蹌踉蹌耳若謂弟逐蠅蠅生計弟雖不自至汗下如此尊教殷殷愛我而賜之教策敢不感激思奮然於斯意尚多未達又未免耿耿也竊謂事理無大小支義無精粗莫不有聖人之道焉但能篤信深思不失聖人本領卽擇之狂夫察之邇言皆能有得如本領差却則以曾子之慎獨孟子之良知未嘗不原本經傳然適爲近世惑亂之鼓笛路頭一蹉雖日日靜坐時時讀書徒以佐其謬妄耳病在小時上學卽爲村師所誤授以鄙悖之講章則以爲章句傳註之說不過如此導以猥陋之時文則以爲發揮理解與文字法度之妙不過如此凡所爲先儒之精義與古人之實學初未有知亦未嘗下火煨水

靡之功。即曰子既已知之矣。老死不悟所學之非。鼠入牛角。蠅投紙窗。其自視章句傳註文字之道。原無意味也。已而聞外間有所謂講學者。其說頗與向所聞者不類。大旨多追尋向上直指本心。恍疑此爲聖學之真傳。而向所聞者果支離膠固而無用。則盡棄其學而學焉。一入其中。益厭薄章句傳註文字不足爲而別求新得之解。不知正嘉以來諸講學先生亦正爲村師之講章時文所誤。不屑更於章句傳註文字研窮辨析。乃揣摩一副謬妄淺陋之說。以爲得之。不覺其自墮於邪異耳。故從來俗學與異學無不惡。

晚村文集卷一

二十九

章句傳註文字者。而村師與講學先生其不能精通經義亦一也。蓋人聞邪異之解。則必於章句傳註真有自信不及處。要知此自信不及者。乃吾心之粗非古說之失也。亦村師講章時文之所蔽。非章句傳註之本然也。篤信深思。精其心以求之。則其理自出。輕信粗心。則必反疑古說。於是奮其私智。穿鑿破碎。思妄駕乎章句傳註之上。罪不勝贖矣。乃反謂經義必不可講。學豈不悖哉。今日理學之惑亂。未有不由此者。而其原則從輕看經義不信章句傳註焉。始此某所以皇皇汲汲至死而不敢舍置也。遺賢精義已

成尚未較對鑿補儀禮經傳通解正在繕寫發刻但其事浩大不知能畢工否耳童蒙訓一冊呈上凌渝老今歲仍在敝里涵養加邃其尊翁已服闋矣弄璋之事並無其具奈何曹舍親俱好在後學規訓容索取奉寄率復不盡

答張菊人書

於時文中見所著瑰奇縹緲知非經生家後於孟舉處得所貽詩清挺傲俗又知非時下偽域唐詩人今來舊京見諸作則洵元和長慶之遺也有作如此其不傾注者情乎顧以踪跡既異不自唐突乃忽枉詞屈慮先我以書又其中推許過當有非某所可承者則又怪執事之致於己者甚高而假於某者何寬也某荒村腐子生長喪亂患難之中顛踣失學今年四十又五矣鬚齒敗墮志業不加進未無足觀挑燈顧影輒自悲惋耳又何云哉自來喜讀宋人書爬剔緒買積有卷帙又得同志吳孟舉互相收拾目前略備因念其爲物難聚而易散又宋人久爲世所厭薄卽有好事者亦揀廟燒香已耳再經變故其漸滅盡絕必自宋人書始今幸於吾一聚焉不有以備之流傳之則古人心血實漸滅自我矣因與孟舉叔姪購求選刊以發其端以破天下宋腐之說之謬庶幾因此而求宋人之全蓋宋人之學自有軼漢唐而直接三代者固不係乎詩也又某喜論四書章句因從時文中辨其是非離合友人輒慙患批點人遂以其爲宗宋詩嗜時文其實皆非本意也近者更欲編次宋

以後文字爲一書此又進乎詩矣室中所藏多所未盡孟浪泛游實爲斯事至金陵見黃俞卬周雪客二兄藏書欣然借抄得未曾有者幾二十家行吟坐較遂至忘歸憶出門時柳始作綿今又衰黃矣前五舉云見足下考索詳核而好奇恨其時外走不得親卽又聞許示茶山紫薇斜川諸集夢中時樂道之今讀手教更知其詳如江西詩派一書某求之十餘年而未得者也承許秋後盡簡所蓄惠教某何幸得此於執事哉謹以所有書目呈記室外此倘有所遇知勿惜搜致之力也某嚙昔無境外之交性又慇頑不善懷刺掃門尤畏近貴人至此間初無所主旋遇徐州來黃俞卬周雪客諸子不以某爲怪而與近則又自忘其麤疎也而狂與諸子言今日之所以無人以士無志也志之不立則岐路多也而岐路莫甚於禪禪何始乎始於晉今中國士夫方以晉人爲佳而倣之恐不及又孰知有痛乎自嵇阮出而禮義蕩然神州之所以陸沉也王安石蘇軾繼之而北宋以陷陸九淵繼之而南宋以亡王守仁李贄繼之而乾坤反覆此歷歷不爽也吾儕身受其禍謂宜談虎色變矣而猶多浸淫游戲於其中其於治亂之原始有所未審

耳或者豪傑之士不得志於時則借以抒其無聊者
有之某竊謂今日不得志未必非天所以成全之也
何用無聊而遽遁於異物耶某又嘗謂三代以下學
者大都被司馬遷蘇軾二子教壞令人靡所不爲其
病中於心術人必不爲二子所惑而後可以言學詩
文雖小道其源流亦出於是執事高明老宿其不以
某言爲誕誇乎所示時藝得莊子史記之神而文序
一首則孫可之筆也只此已足俯視一切矣詩文作
家執事固有辭之而不得者然某之所望於左右又
有進於是橫術廣廣吾道無人其可不疾痛而屈頭
肩此大擔耶足下年長於某其間識多於某顧不揣
刺刺云爾亦以同溺旋渦中不得不號責於有力善
泗者耳偶作二首匆次不及謄清以草稿附呈亦以
見求正之急也未緣相見徒切仰言無倫次恃鑒
不宣

蘇軾文集卷一

三十三

荅戴楓仲書 名棧山西人

某尸跡不越江南交游不及名位荷鋤村畦穿穴故
紙頽然乾坤一棄物持此終老而已何意數千里外
有道君子有從而物色之者某適滋懼也讀半可集
浩演淳清無從測其涯涘再讀自序始知淵源於東
鄉今從二川以入歐曾之室故宜其門戶正大如此
近世文字自震川出始能窺子固之藩籬而千子表
章震川之力功更不小然竊謂二公之論文亦止論
文之法耳後來之說愈精總不離文法最上一關却
無道及者不知古人用許工夫成此不厯恥者將安
用也眼前紛紛多不出朱子辭闊二途江西頓悟永
嘉事功而愚謂更當闢眉山之權術去此三大患必
更有實得古人處不知先生於狂言謂何也來教云
大丈夫當此時欲以筆墨見長可鄙甚矣此雖執謙
之言然語亦有病世衰道微不患亂之不歸於治患
只成漢晉唐宋不能復三代正在此時之君子存此
理於筆墨耳孔孟不得志亦須存其言豈以筆墨鄙
乎如徒以文法也然後謂之筆墨也可則且有不止
於鄙者如所謂頓悟也事功也權術也其言之不精
則禍中於生民孟子所謂生心害政立言者可不慎

蘇軾文集卷一

三十四

與然則先生今日以著述自命正當以字內第一肩
大擔子自任耳何言之過輕也承惠祇領傳艸晉詩
以誌勿諼玉鈞藉返適在村莊避兵無以爲報徒有
慙負拙刻偶評一集呈覽若以筆墨觀此又筆墨之
最下矣然或有未盡鄙處亦欲於此下一轉也山河
遼濶相見未從臨書神溯

復黃九煙書

三次得書皆以骨董爲緣其事甚可憎然以此得通
數年未通之消息又甚喜之也執事清操好古世不
易得某比雖杜門無日不思一見得書如得面焉故
不惜一引致耳非好古董也其售否厚薄固非所與
聞且孟舉不爲收藏大老官用晦非孟舉門下禁閑
客九煙非用晦線索人而此一流輒涸乃公令人悶
悶嘗謂某不幸交孟舉自牧疑殺天下人凡有冀望
於二友者必以某爲狗監得者引羶失者藁怨誓責
不少卽如執事尚有用晦能得於孟舉九煙不能得
於用晦之言又何怪市井流俗之云云也敝里之無
一人足以語此執事所知也某之所以善二友者亦
如韓公之於大顛爲其頗聰明識道理耳豈以其厚
於貲能爲某用哉卽四方賓客所周旋與否皆其本
意某未嘗左右於中也某少時不知學狎游結納無
所不至今始恨悔所作不但俠邪浮薄惡之不爲卽
豪傑功名詞章技藝之志皆刊落殆盡矣故世多見
許爲騷人爲俠士爲好客爲多能未嘗非過情之譽
然正皆其所恨悔者非所願慕也其所願慕者窺程
朱之緒言守學究之家當而已讀來書及佳詠似尚

有知某不盡處故輒自布其狀謹和第三首韻曰云
云執事亦一笑而許之乎中秋之約竚望殊切不謂
又有如夫人腹疾之阻不知今遂不復來重九前後
得補此約否孟舉叔姪甚思把酒囑筆加訂諸不一

答陸水修書

每寄信相約輒疑辛齋不能來今果然矣十二日鼓
峰舟過留一字相致卽往吳門弟因數行與兼山持
奉未至郭店卽乾斷舟不能前而返今面尚未拆也
并以送覽不意忽有此行迫促不能一晤比之常日
倍覺黯然彥遠以珠彈雀之語良是良是弟則以爲
莫道不是珠且恐不得雀得亦不足飽耳況此非雀
也螭螂鳴鴉豈可彈耶纔說尋貲去耦耕定知不是
耦耕人辛齋豈忘鄙詩乎乃欲得三四百千以老嗟
乎辛齋此世界中豈有三四百棄置路旁待芒屨布
襪人拾取耶癡矣癡矣他人蒙皮戴角攫入箱袋中
物安肯拱揖而貢之不同道之人若謂吾別有取之
之術此豈復成辛齋乎憶前年太夫人生日壽序某
謂太冲書此意以厲辛齋幕賓游客之語旋有身置
之而身爲之者辛齋尚不知所警耶況太夫人齒高
正啜菽飲水盡歡之時豈遠游日乎無肉喫菜無菜
喫淡只有此法耦耕便耦耕更有何商量計較莫鑄
壞幾州鐵也天之與我甚榮甚貴正復有在是珠不
是珠正在此間辨取耳彈雀之後豈復有珠哉非辛
齋某何敢發此狂言誠猶望其行之未成也研斲已

久欲待面商落筆後銘尚未刻銘曰石無奇色而何以刻余曰不然幸齋之物恥齋斲之神斤妙質如光吐華終古不蝕苟非其人雖有奇石劫燼塵灰無異瓦礫敬哉吾友永寶爾壁研作壺式又有銘則刺觸不堪書也姑記以俟而時勤之知己稀少又復違離凄愴如何

書

與高且中書

別後何時抵鄞塗次無所苦不弟爲凶歲所窘殊無善狀思與吾兄尊酒論文之樂曾未閱時又如曠昔矣頃悟虞山先生囑道懷念并訂兄駕明春早出於詩史諸事大有所商謂非兄與冲老昆季共爲料理未易辦此也至文字之交弟於三吳已無遺憾獨越郡明州未獲同岑丁酉孟春曾合南湖敦盤於蓬萊中其時浙東箋政俱托朱朗兄分致不謂竟至浮沉縞紵隔焉至今耿耿欲少爲整頓不揣固陋將勒成一書以公海內而以兩郡君宗未經面商難期畫一非得大君子爲之主持無緣聯合且久知吾兄厭棄此事未必樂聞愚貴郡董吳仲兄往曾於筆札論心雖未識韓而神交已久此弟所最傾注者也慈湖秦子臨兄與弟訂盟湖頭爲性命之友暇時望與兩兄爲弟細酌全局儻有成算弟卽東渡錢唐登堂拜母并與諸同人商定兩郡人文爲東南一大觀且得快聚桐齋與賢兄弟叔姪聯床晤語亦人生一段佳話想不以塵俗鄙夷我也貞一兄歸率此附候不一

與高且中書

半載不面書問隔絕此數年以來未有之凋疎每念及未嘗不黯然也附公擇二月書停滯省下越兩月乃得讀然近狀則公擇先謂之矣聞醫行鄰邑當事得直足資薪米甚慰甚慰然此中最能湔埋壞却人才不少急宜振振灑脫爲善念頭澹薄自然刪落若不甘寂寞雖外事清高正是以退爲進趨利如鶩此中遜吟甚背懸不可不察也以老兄今日室無堅坐之具身有攫取之才而胸無足畏之友從此塌脚不難矣無慮忘漏故不禁其言之屑屑耳某兩兄如故家口亦粗安但於己分內無分毫長進醫未嘗不行而醫理亦無新得此地待老兄者甚衆不得已來屬弟者皆不足以慰其欲每至技窮未有不思使鼓絳在富別有解治也一月前晤考夫自覺有益恃以不孤某思從前過愆最大是自作自掩今日自覺得處痛自改治正不知能接續推廣得去否耳近小葺蘭森堂初意不過砌磚止溼換窗蔽風雨而已事機一動勢不自止又須改東西兩廊又須於南牆架數間作書舍未免多事浪費然業已至此只得成之凡心之把握不定事之預料不來放易收難大約類此

孟舉自牧俱如常令兄閩歸稍足濟否聞黃山欲出
游此間自去冬來頗以交游爲戒恐致垂橐大非笑
也第今秋爲次兄娶婦冬營定季臣先兄父子過此
便欲省事閒籬煮水吃菜以卒舊業冀得些小工夫
耳秋涼得一出面爲妙欲言固不只此

寄黃太冲書

春中奉教間寂至今往還未嘗無人有書不得展讀
宿愆猶積媿負何言伏惟近履有相大小清泰問提
唱明州宗風雷起不審有幾許入室足荷擔大法者
否前書秋渡之約想以此不果也某於六月四日復
舉一子蘭森南牆構得數椽消却半年老病
道潛溪遜志遵巖荆川等集不知曾爲撥忙看定否
亮燠粉壁間甚思披受誨益也公擇歸欲遣力走訪
適且中來致台諭他書有未盡錄故謹於來春候教
耳近得程北山集六本爲宋紙印者又抄得誠齋集
一本則舊本所未見又呂涇野集二十本蔡蛟濱語
錄四本及餘明人集數種俱待晤時呈覽也趙浚谷
霍渭崖二集并望借看外書目一紙奉記以備簡發
時遺忘公擇行迫不及一一敝衣一件松蘿一觔聊
爲寒夜著書之供何時瞻奉臨字惘然

與黃太冲書

貞一歇夏時曾附數行相候旦中來得近况而無字
貞一到館未得晤然聞其有字與公擇亦不言太冲
有札語也餘自越中來者輒言太冲有與呂用晦書
淋漓切直不媿良友而某竟未之見何也若不足與
語則不必作書既作書矣是欲其得規而改過也而
又不使之見是借題作一篇好文字耳定非吾直友
之用心也故某頗疑其說之妄後問旦中則曰誠有
之不過責善意耳某於是浩歎謂太冲其果不知某
者也茫茫宇宙何處無流輩顧數年以來竭情盡慎

不廢林文集卷二

王

只此數人若將終身焉者豈果相藉爲標榜哉誠望
切磨之益使得聞其過則日遷於高明之域無難也
太冲有責善之言正某之所欲聞奈何書成而不一
示之耶嗟乎太冲天下舍讀書負氣之人望誰能言
使太冲言之而當於太冲爲知言卽言而未當於太
冲豈有過哉但於言之外別有委曲依隱之私是則
太冲未嘗無言而所以言者先失其道矣然於某正
不當作如是觀也或者又云此太冲絕交之惡聲耳
非真責善也子必欲見之是又起爭端矣此則大不
然縱使太冲立言有私意在是太冲自己病痛太冲

所言自是某之病痛兩者豈相除算哉卽如或言不
可知者心耳其言豈有不是者此某之所以引領拳
拳也千萬錄示以卒餘教外明人選本及宋元明文
集易象廿本詹氏小辨一本攻媿集三本又韓信同
集金華先民傳俱望簡發未涯瞻奉臨書惘然

復姜汝高書

其處疎人也平生以朋友爲性命然以不慎齒舌又家貧禮數濶略計所以得罪於賢豪間者不一以故不復益覆其短市屢汚行撻發殆盡良友身質諒自非誣其爲羣情共棄宜矣比者且中來乃復荷手教之及不謂其猶未見擯絕於老兄也愧悚愧悚今來唯有局門掃跡守章句集註以教兒子願爲一村腐庶幾補過末路而已醫事功力不深止是庸醫行徑於古人畧無發明處間有所得亦不能出旦中範圍又豈足爲老兄道乎承惠書二種一佩前輩格言一熟醫經塗軌老兄之教我至矣珍感珍感顧有所請者尊公先生與老兄主張斯道嘉惠來者去歲委刻念臺先生遺書其裁訂則太冲任之而磨對則太冲之門人此事之功臣也若弟者因家中有宋詩之刻與刻工稍習太冲令計工之良窳值之多寡已耳初未嘗讀其書今每卷之末必列賤名於心竊有所未安嘗讀朱子與張南軒往復論刻書事一字一句必考存原本其精慎如此此所謂較讐之功也今此書未曾一見原稿直太冲傳本耳未知其於原稿無一字一句之誤否昔二程遺書傳自上蔡龜山朱子語

錄出於勉齋潛菴皆真得斯道之傳其立身嶢然無一可議天下於此信其所傳之不安也且中述太冲語云近日劉氏於廢龐中又得學言若干比今刻不止十倍某雖不知今得之何如然則所刻之爲人刪定而非其全體可知矣其又何所依據而較之乎若較爲磨對之名則萬公擇獨任者偶一及之而某未嘗磨對者反每卷數見尤所不安也因其時太冲愛弟過厚不覺其失耳至小兒公忠則并無計工之勞豈以其受業太冲門下故亦濫及耶則劉門弟子尚多未及其爲弟子之弟子殆有不勝書者卽如尊公門下庸詎無人而濫及穉子豈此本爲太冲之私書乎果其爲太冲之書則某後學之稱於心又有所未安也望老兄一一爲某刊去某非敢立異事有要好太過反致失體者不得不正之耳老兄以爲何如敝廬訟事因某放廢恣其凌侮至今未了也自顧所處辱身其宜承遠念勝摯感謝感謝久欲奉報道遠未得便信今附某人率此數字

復裁之兄書

裏指來得五月廿八字知小毒爲苦今已平善耶此是厥陰陽明溼熱若尚未愈須用後方治之所示婦去詞言短味長刺深旨厚真風人之遺蕩子空牀塵鏡在匣三復之餘不禁縷縷之垂垂也吾兄視弟豈游戲波瀾人物哉數年以來屏棄一概披胸納腹其跡甚隘雖敬愛如吾兄然比之猶覺有間它可知矣意向冷灰凍壁中尋取一箇半箇肯屈頭挑擔漢子同鑽故紙蝕殘字求聖賢向上事自了此生分內而已乃弟之所取者在此而人之所求者又在彼凡所爲說道理論文字只如游方當上入門口訣耳一朝經盡盧烹圖窮七見本相一露不能復拚三吳間人無不笑弟之至愚而歎此道之無人也追思向時握手捉袂揚眉瞬目凌厲古人呵罵一世指冰霜嶽瀆以爲期其噩寢耶醉吟耶病狐惑老魅耶惘然自失涕泗橫出真不能自信自解也昔有好色者於逆旅遇靚妝女子挑之就焉明晝戶尚扃鄰舍訝發之存一顧一髮有巨獸睇目腥唇突出蓋不知何怪也今弟所存猶不止顧髮則爲幸甚矣此種狡獪伎倆諒不足當明眼者之一笑乃聞所至傾動唱宗說法尚

欲以此塗一世之耳目以行其攫竊之術韓公詩願君莫嘲笑此物方施行又可一慨也春間無事時戲作得問燕燕荅二詩別紙錄去聊發遠矚弟已不願向世間疏明本末因吾兄知信之深屢荷遠念故縱言及之耳不足爲他人道也近於裏指扎頭見一行云欲作替者說相寄別論雖不詳可以意會得兄筆一點染使妍媸無遁形便足當辨姦絕交論一則矣望甚望甚賀裏指可字韻詩亦和得一首并呈教有便過語溪作數日詩話尤曠劫之願也

與魏方公書

惠示南雷文案兩中無事卒閱之其議論垂角心術
鑠薄觸目皆是不止如尊意所指摘僅且中一首也
且中誌銘固極無理而莫甚於與李杲堂陳介眉
書其意妄擬歐陽論尹師魯墓誌之作詞氣甚倨儀
然以古作者自居教二生以古文之法及爲誌銘之
義夫不論法與義則愚不得而知若猶是法也義也
則某竊有詞矣凡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原與史法
不同稱人之惡則傷仁稱惡而以深文巧詆之尤不
仁之甚然猶曰不沒其實云爾未聞無其實而曲加
之可以不必然而故周內之而猶曰古誌銘之法當
然也所引昌黎銘法爲証尤可笑李虛中衛之玄李
子之方術燒丹其平生他無足傳而實以好異死法
固不得而易也王適之謾婦翁所以狀侯高之駿與
適之負奇耳如史記稱高祖賀錢萬貫不持一錢豈
爲謗高祖哉至柳子厚之誌銘則更不然子厚之黨
叔文輩也事關國史其是非既不可移而爲子厚誌
則此其一生之大事又非細故瑣語之可隱而不必
存者也然至今讀其文淋漓悲痛但致歎於無推挽
與排擠下石之人蓋已深爲之前祓矣今謂且中工

揭測人情於容動色理之間巧發奇中不必純以其
術試取此數語思之其人品心術爲君子乎爲小人
乎謂且中之醫爲下品某不敢知謂且中之人品心
術爲小人此某之所決不敢信也若太冲本意止歎
惜且中馳聘于醫而不及從事太冲之道則亦但稱
其因醫行而廢學亦足以遺詞立說矣何必深文巧
詆之如此是昌黎一誌而出子厚爲君子太冲一誌
而入且中於小人其居心厚薄何如也乃欲以糊塗
之牙擬觸邪之角哉且昌黎立身瞻然未嘗與子厚
同黨故可以歎惜不諱若且中之醫則固太冲兄弟
欲藉其資力以存活故從臾且中提囊出行其本未
某所親見具悉今太冲書中亦明云弟與梅木標榜
而起矣且中果有過乎則太冲者且中之叔文也使
叔文而歎惜子厚天下有不疾之者歟又謂寧波諸
醫肩背相望且中弟多一番議論緣餘耳太冲嘗遣
其子名百家字正誼者後托貴人爲二子百家百學
援閩例貴人偶誤記納百家
正誼爲二今改百學名百家矣納拜且中之門學醫矣夫
以且中之術庸如此其緣飾之狡獪又如此且中於
太冲其歸依相知之厚也又如此不知太冲當時何
以不一救止之而反標榜之又使其子師事之及其

死也乃從而摘之驅使于生時而貶駁之身後則前之標榜既失之僞今之誌銘又失之苛恐太冲亦難自免此兩重公案也卽身名就剝句引歐陽銘張堯夫例亦屬不倫歐陽所謂昧滅數年位之不竟其施也太冲所云譏其不學太冲之道而抹殺之也且中生平正志好義才足有爲其大節磊落足傳者頗多固不得以醫稱之又豈遂爲醫之所掩哉世有竊陳王之餘涎掇雜流之枝語簪鼓聾聵建孔招顏藉講院爲竿牘之階飾丹黃爲翰苑之徑一時爲之開然然而山鬼之技終窮妖狐之霧必散此乃所謂身名就剝者耳且中身無違道之行口無非聖之言其生也人親之其沒也大惜之然則且中之日雖短而身名固未嘗剝也太冲雖欲以私意剝之亦烏可得耶夫德不如曾史功不如禹稷言不如遷固卽曰身名就剝然則太冲之必不如曾史禹稷遷固已萬萬可信也日空長而名蚤剝方自悲之不暇而遑及悲且中乎所云是是非非一以古人爲法言有裁量毀譽不消古文之道豈復有出於此然拔太冲之矛以刺其盾其誌銘中如降賊後遁者授職僞府賊敗慙死者勸進賊庭歸而伏誅者槩稱其忠節而憤其曲

殺以國論之大名教之重逆迹之昭然不難以其私雖也而曲出焉一故人陰私之未必然者則必鉤抉而曲入焉是非毀譽淆乎否乎言之裁量謬乎否乎當道朱門枉辭貢諛統袴銅臭極口推尊餘至么廝鬼瑣莫不爲之滅瘢刮垢粉飾標題獨取此貧交死友奮然伸其無稽之直筆而且教於人曰此爲古文之法誌銘之義當然也世間不少明眼有不爲之胡盧掩鼻歟太冲有云昔之學者學道者也今之學者學罵者也觀南雷文案一部非學罵之巨子乎罵人之罵而自好罵大此楚國之轉受僂於慶封也夫罵焉而當則曰懲曰戒罵苟不當則曰悖曰亂今以悖亂之罵而橫加諸人曰此古法也豈惟古文之道亡將生心害事其爲世道人心之禍又豈小小者乎且中臨絕有句云明月岡頭人不見青松樹下影相親此幽清哀怨之音也太冲改不見爲共見且訓之曰形寄松下神留明月神不可見卽墮鬼趣夫使且中之神共見於明月岡頭真活鬼出跳矣且中之句以鬼還鬼道之正也如太冲言卽佛氏大地平沉有物不滅之說耳青天白晝牽率而歸陰界太冲之云毋乃正墮鬼趣乎卽不見共見以詩家句眼字法而論

孰佳孰否老於詩者皆能辨之此文義之失又其小者矣飄風自南青蠅滿棘本不足與深辨但念旦中曠昔周旋今日深知而敢辨者僅某一一人而已若復閤默畏罪是孀生貴而滅亡友也故欲直且中之誣則不得不破太冲之罔耳又念信且中之審者莫如賢叔姪兄弟故敢嘵叨及之至太冲所以致憾且中而必欲巧詆之死後其說甚長亦不欲盡發也昨吳孟舉兄亦深爲歎息寄示此書後有續集吾悔集四卷則此本猶有未全者謹納上幸視至不宣

與魏方公書

弟去歲浪遊白下廬盡歸里卽有移居村莊之役春來稍加整葺而風雨連綿至今未有成緒諸僮皆有搬運作務是以未獲遣候不審比來福履何似尊堂暨合宅新祉勝常懸企懇令叔燕中得意曾南還未燕公兄近况定佳新居定於何所聞有卜遷山陰之意果否渴思候晤一罄淵悰又適有不入城市之戒南望停雲徒切懷想耳吾兄遭赫烈之虞滌蕩過常親知無不惋歎然所謂厄困震悸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顏曾之養爲樂甚大此柳子厚所以賀王參元也願益加刻勵以復前業折節好脩德望隆起非祝融之顯相耶望之望之夏初稍安雖不入城當權舟湖上圖面以悉茲因仔肩親翁至杭之便荒函附候率率不盡欲語

與萬祖繩書

不奉教者數年於茲思挹清光渺焉天際弟頽憊自廢白首無成猶欲以炳燭晚救而今已病亟矣咯血嗽痰聲瘖臥熱種種惡候夜見相參思老兄曠懷醇性神王趣真猶能以蠅頭細書集錄古今遺文以自娛樂遠貽同好真不啻蒲柳之視喬松耳且中兄一生行脚多爲友朋今其諸子孤寒投止無依誠知交之恥恨弟久謝世事無可爲謀聞其近狀且更有坑塹之憂不第生計之寥落而已弟謂此事須急圖明白決絕日愈久則患益深不可徒爲枝梧避地之策

曉村文集卷二

十七

自釀奇禍也其三兄君爽同來云將轉爲鳩會以了此案庶幾此說爲長弟不敢辭乏卽措一會之貲付之矣他非弟力之所能及也兄札又云數載前有一語之違弟惴然不記爲何事兄卽有語弟未嘗聞未嘗憾也至謂兄不登他友之堂可以釋憾斯語尤可怪弟年來此心不白於相知多類此故交隙未人生一倫之缺陷兩有罪過不止一邊事也弟於他友實無致憾之意而橫被浮言閤構無從辨解耳未嘗憾他友豈遷憾與友交好之人哉至老兄與彼往還自有本末自有取義柳子厚所云何與我耶老兄亦惑

於浮言誤疑弟爾實各無憾又何釋之有忠介公抄集領至劉啟之劉原父二集甚欲得之鄧栢欄詩舍間已有天一閣中間有袁清容楠戴剡源表元表集爲刻本所無者并望爲弟全抄見寄其謄寫資值兄酌命之或以拙刻相抵或竟奉金無不可者程墨偶評金黃稿各一冊附正希視至病中不能手疏口授兒子繕白不盡

答萬祖繩書

余病日加劇根由鬱拂親知勸以游戲解之仲春過湖上欲看西溪河渚梅花而雨雪爲虐竟阻勝事悶坐魏舍親齋中忽接尊札惠以手錄公是改之二集不禁眼爲明而腸爲寒忘沉痾之在體與陰霑之在庭也近歲黃鄉諸公以弟爲異己之罪人鳴鑪所注萬矢恐後獨老兄惓惓猶以故人相待嗜其膚論貽以未見之書厚意有加自揣無足致此於老兄者但有感且愧耳且中歿後門戶荒寒弟以力微累重不能稍爲援佐徒負故知會未有忠之盡而歡之竭也

本集卷之十一

十九

念旦中當日所周旋分甘給火手援翼覆之人今多反唇詬訾聲達九泉惟老兄殷殷軫卹痛癢關切友道之砥柱於茲僅見耳袁清容集弟所有者較來目僅十之一二相去甚遠得錄惠爲佳但卷帙浩繁重累靜謀爲不安也戴集舊刻止四本昨見天一閣書目有十本豈字大本薄故耶乞老兄爲我一查對果與刻本無異否若其中有一二不同者亦望鈔賜外唐荆川歸震川錢吉士陳大樽稿各一冊附上江西五家稿已盡發金陵俟今印寄奉也率率不盡

復高君鴻書

舍姪人試武陵還得手教審因便至省足徵近况之閑適甚慰慰至所論館事以不能如約而責失信於方公此但過也世路艱難讀書人毫無滋味延師一事日小一日印有一二皆爲高才捷足所取甚難爲計方公向以學問爲事誼及求之不獲無以應命亦力請辭如非有心於欺給也天下之物凡有之皆可持取如意若事在求人肯爲留心用力已足感其意之厚矣成敗得失豈可并責之其人耶以此待人人就肯樂爲之用必至不敢輕許一語而後已此不特方公知戒卽弟亦聞而却畏矣至云束手待斃此亦不可以責人也學也祿在其中果欲處館但當益精其本領本領既精則人將求我每見貴郡能文諸兄在敝里已獲豐厚館穀次亦未至寒餓也苟無其本縱微俸到手終亦必亡曾何補於待斃哉卽行醫之道亦然如尊公當日之行於三吳亦其本領自取非關人之薦揚而行也若謂賴人薦揚則戊戌己亥之間懸壺湖上者兩年其時同游之友不惜極口何以寂然不行及庚子至敝邑弟亦未嘗爲尊公標榜也偶遇死症數人投藥立起於是一

時翕然歸之然則戊己兩年之不行以薦揚之虛語也庚子以後之盛行以本領之實效也乃其時同游之友缺望於尊公者以爲尊公之行由於弟之力而得弟之力又實由於彼之力以此怨報德之薄衆口一聲至今不息真欺天罔人之語弟且無功彼更何與此弟每歎愧不平於斯者也今同遊之友亦頗欲行醫其子若姪亦皆以醫求食何不一出其薦友之力以自厚其身與子姪乎豈爲其身與子姪者反不若爲友之切乎由是言之親友之用力固其情誼當然若成敗得失則又由其人之本領與時命焉不可強也弟自邇年謝息交遊不復與人世相接亦無可爲轉覓之地至戚至友貧困者更多皆苦無以應之有如尊門推令先君孝友之意且學富而德粹者莫如令叔然且不能爲之謀下此則令弟屑窘狀更甚於兄前者令兄君求札來亦欲覓地然則即使有館必須得三四處而後足以及吾兄也固知其斷斷不能矣承諭明正見顧親戚好我惠然肯來粗茶腐酒足奉談笑固所願也若以薦館行醫之事見屬則萬不能奉命徒費往返益增督尤寧使兄聞此而見惡於前無致含糊而得罪於後唐突附復惟足下諒

之而已某頓首

答徐瑞生書

曩從鼓峰得聞高懷篤行折節好古靈蘭之道超越
遠近鼓峰不輕許可獨於道翁首屈一指心竊嚮往
焉庚戌冬會羣烏石思得一見而尊駕時有天台之
遊阻此良晤至今悵然某迂狂無似每以粗疎得罪
交游間貴鄉名碩類能拊發其陰私亦可約略其爲
人矣賢如鼓峰經諸公譏彈尚不足比數况某之不
肖者乎令郎兄來手教惓惓猶不忘鼓峰之言欲置
之議論之列先生得毋悞耶恐比匪之傷且累及令
郎兄此某之所惕息而趨避不遑者也數月以來臥
病茗山昨昏抵舍令郎兄以新作見示展讀之際光
芒四射恨令郎兄東旋遽迫某又初歸坐冗未獲涉
筆然已驚歷四座矣新秋出昭當更一傾倒耳匆次
草草未盡萬一

答徐逸思書

久耳盛名愧未有夙昔之雅反辱枉書屈慮循省而
歎無以爲辭先生自叙平生三謬乃三奇也在今人
固不復知矣當時碩宿之爲文論古結友者無不以
是得名如先生之馳譽東海同名下無虛也若弟之
爲謬守章句之緒餘犯禪學之詬厲則自當時至今
口無不非笑而斥惡之者斯真天下之大謬耳令嗣
妙才淵源家學固富一瞬千里弟自顧迂疎於毆陽
所謂順時取榮之道相去甚遠先生爲子擇當行舉
子之師而不問及弟是猶謂天馬而引之淖中求神
行而陷其足亦太左計矣適患咯血復治痔瘻支離
伏榻辭不能多方疾附候不盡

與范道願書

歲暮得手札知罹尊公先生之變伏想孝思崩摧何以堪此弟去歲爲家兄及舍親家事歷碌經年總計在家之日不滿兩月耳意緒惡劣鬚白者三之一齒落則過半矣仲冬會旦中之墓留甬上旬日而風雪載途無從寄問近除歸里爲凶歲所困田租竟不可問一家四百指須食米百數十石仰頭打手直無以爲計目下價日騰湧憂懸不可言詩集序斷不敢爽約然此時愁如亂絲意思收拾不上實未能落筆待春中心稍空閒庶足以傾寫欲言不至佛頭着屎耳

東坡志林卷二 二十五

所示近詩鍾鍊老成陸壘一變望而震畏足見漫遊中不廢工夫勇於爲學如此何事不登峰造極旣歎羨又自愧悔也嗟咏數過曾攜以示芥舟共相欣賞欲細爲點勘少出一得之見以就正於高深然亦非此時所能俟一并却寄可也宋詩鈔孟舉將印行已刻者爲初集當特送一冊弟不知從何處附寄此書易爲人沉沒必須的當幸先酌示之儼月盡月初入省奉弔晤語今聞望後渡江歸期又在冬底言之黷然無以將意先具束芻之儀附上幸爲告之凡筵遲日登堂再拜耳信促率泐不備

與錢孝直書

前日曾以不誠二字答孝直想孝直未必遂承認斯語所謂不誠不必懷挾僞妄也凡言不經體驗行不可告人而多方曲折以回護之皆謂之不誠其根大約在好高鶩遠事事求人頭地此聰明有才者病每坐此究竟不能出人頭地者多矣無他只不從實地用功也從實地用功只前字所云細心讀書隨事省察亦是大段語若果從實地用功底人只此八字便不肯渾淪放過如一讀書今日通某經明日通某史後日通某文集知將吐納百家反而問之四書本經尚多窒礙處此是不誠也至於隨事省察四字望之甚易行之實難只現今一日間許多合做底事都不去理會教一一停當却去東塗存心西抹主敬是不誠也忽而聖賢忽而英雄忽而才人胥無所主逐件便作登峰造極想究不知歸宿何處是不誠也眼前有一光明正夫之道不去行走而向岐塗胡亂揣測此爲墨翟之所哭也今世衰道微人心不正天生聰明有才人皆有此責只看人之肯任與不任耳所謂細心讀書隨事省察以求進此道吾非孝直之望而誰望耶今孝直能痛自針砭不向外求一言一動

內度之心外稟之父兄表裏如一不求浮名不取速效醇謹端恪事事誠實便是出人頭地處矣至若權術作用此學道之鴆毒人禽之關正在乎此此不可不知者也因與尊大人先生言及前字故更書此以申鄙意尚有未盡嗣奉詳之

與吳客大書

客名涵

敬賀吾兄擬巍第步清華開吾邑二三十年未有之盛事鄉里之榮何以逾此而弟之所企幸則更異於是夙昔晤對每見殷殷於學術之正人品之真固知蘊負有素昨歲接手教示及貴師質疑之著審又出有道君子之門相與研究精微辨析同異其足以崇正闢邪爲聖學之金湯無難焉此則弟之所手額相慶者也王學之惑亂幾二百年其間大人先生亦頗知其謬然大約指摘其弊病者輕而許與其具體者重甚則與朱子兩分其是非知其於邪正之界蓋猶有所未確矣讀質疑所論剖決精詳絕無包羅夾帶自羅整菴陳清瀾徐養齋以來未有如是之親切著明者此誠斯道之幸生民之幸非小小文字之功也顧弟更有所進者近世王學惑亂雖未能廓如然猶多疑而辨之至於陳獻章一宗幻妄充塞如謂意爲心所存慎獨有獨體一貫爲入門工夫而非究竟其背畔程朱爲尤甚然不幸其淵源誤出於前輩正人之口遂足以鼓動流俗不審張先生亦嘗聞其說而辭闕之乎此宇宙生心害政之大患有心者不可不力持而救正之也弟未敢於張先生作未同之言幸

兄爲弟致景仰禱祝之意山菴率勑無任馳溯

答潘美巖書

某病苦侵尋精銷形瘦投骨山菴以待氣盡初非效冥鴻之飛亦未敢墮野狐之窟然老不自力志業摧頽以視先生沉酣法苑游戲詞場拈祖綱於坊肆之間調倡情於鼓笛之下顛倒人間不可方物真不啻稷嗣聖人之笑腐僇矣某年來乞食無榮賣文金陵亦止僦寓布家自鬻所刻並非立坊亦未嘗販行他書所謂天蓋樓者乃舊園屋名不可以移餉者也若金陵書坊則例有二種其一爲門市書坊零星散賣近處者在書舖廊下其一爲兌客書坊與各省書客交易者則在承恩寺大約外地書到金陵必以承恩爲主取各省書客之便也凡書到承恩自有坊人周旋可托其價值亦無定例第視其書之行否爲高下耳某書舊亦在承恩寺葉姓坊中發兌後稍流通還置今寓乃不用坊大其地離承恩尚有二三里殊不便兌客也辱賜教大刻且命附以朽言某自顧不能文故凡所刻文字從來無序此外同志有作亦未曾有跋引之詞可爲左証非敢倨違平生迂僻於冶情綺語風流跌宕之音性所不洽至西來大旨刺眼心痛與新會姚江之說同疾之若傷我者雖圓頂衣伽

而不宗不律不義講不應法自作村野酒肉和尚而
已今先生所賜書若不作西廂觀則已入禪會若不
作法語觀則必落艷辭若謂兩者皆不涉卽是講學
則不離公甫伯安凡此皆某之所不知且不欲者故
不敢發函隨來手附納爰居之耳聞鐘鼓而駭想先
生爲之拊掌大笑也他有評論古今之大著尚冀不
悛垂誨企仰何如臨書無任馳溯

與某書

省足下前後二書情詞懇切議論奇創皆以聖人不
可知者相商此非庸夫之所知也雖下針發藥極中
其病而第之愚闇終不知其所當然敬謝教意且固
守未達不敢嘗之義耳若謂知之而不改是何心哉
弟之所不出也古人相勗至無可奈何則各尊所聞
各行所知是或一道也至云此爲良知不致之故則
大不然弟之痛恨陽明正爲其自以爲良知已致不
復求義理之歸非其所當是其所當非顛倒戾矣
悍然信心自足陷人於禽獸非類而不知其可悲乃
所謂不致知之害而弟所欲痛哭流涕爲天下後世
爭之者也朱子有言豈肯以其千金易人敝帚哉足
下旣自以爲不謬則勉之而已正不必欲其必同也

復王山史書

某荒村腐子也平生無所師承惟幼讀經書卽篤信朱子細註因朱子之註而信程張諸儒因朱子程張而信孔孟故其所見皆迂拘而不可通於世所謂理學講道則槩乎未有聞也其在文字亦止知八股制義於所謂古文詩詞亦槩乎未有聞也而質性又僻戾不可近亦不樂與人遊故友朋絕少如寧人兄南中之士其志節學問文章馳譽遠近心甚企羨而從未得見其他可知已今衰病侵尋且暮且死惟願以褐寬博裹瘼入黃土他無所求於世間也側聞先生以鴻才繁學振興關西續先聖之遺緒寶鑑在懸覓燈失焰固惟先生與寧人兄諸君子是望耳法書聖謨教我良深家刻數種呈正非報伏枕不能握筆口授兒子繕復便郵行迫不盡所云

答趙湛卿書

奉復湛翁先生足下猶憶酉戌之間讀執事小試之文破空出奇如海鴻天馬不可蹤跡企仰有年而雲泥睨左末緣瞻拜反蒙翰教示以鴻文捧臧占氣光耀衡宇不自知何幸得此也某荒村腐豎初無所知交游僭譽多過其實環顧平生不直識者之一笑年來衰病頽廢鬚白齒脫屏跡蓬蒿間久矣絕意人區偶爲亡友補葺殘槩而親知從臾兒童並出其郵塾塗抹本頭刊刻問世殊昧本懷蓋選手二字某所深恥而痛恨猶不遑其行跡如之嘗謂近世人品文章皆爲選手所壞如尊教所云侏儒婦人木雕泥塑極盡妄作惑世之弊然猶就文字言也若其苟且卑污靡所不爲一副醜態肺腸不堪照看日未識貴人輒呼其字甫若舊知深好名未通一刺已譜叙交契攀摻線索謂某某手授郵寄士林廉恥之道至此掃地盡矣當時每科各房自刻京稿曰十八房二十房行及外間選家合選之曰房書亦自近年來吳越選工爭牙僧之利營狐犬嬰嬭之私於是有幾十名家及選評專稿之事皆小人之尤也稿之刻在京則當屬房師在外則屬鄉同黨筆硯之友外此便非分內所

當爲非誦卽罔耳故前歲徐方虎兄致書招某至燕
選房書并定某新稿某托友人固辭得免凡諸名稿
會無一拙評拙序可驗也方虎與某疇昔風雨日久
不同泛泛疑若可爲然經經小人之性自斷以爲不
可方虎亦諒其迂拘不相強也今尊稿見委實愜嚮
徃之志奈於此義有不能自爲矛盾者非敢故爲憊
蹇也但望大刻告成後賜教一冊開示壘贖爲家塾
指南偶評有續刻自當借光少効揚讚之力雖不能
有加於萬丈之鰲亦自謂得豹變之一斑耳極欲辭
頭恐誤付梓割情附璧不勝馳戀

答許力臣書

某東海腐僮未嘗學問亦未嘗自通於四方有道徒
以塵垢浮譽驚大方之耳曩荷枉詞教以著作爲足
與論文析義者然雖深感斯意而期許過分非所敢
當也村居杜門無京華往來之便未嘗以荒言奉報
懷抱耿耿輒淪歲時茲更辱不倦之誨循省怠惰惶
惕無地執事江淮碩宿久爲四方所宗其文沈澹排
界迫自成家無趨時之習并無以古建招之意其足
以信今而傳遠無疑也乙卯坊刻贈炙海內與酒後
呼天而奮決者若合符券亦既自信而信諸人矣
以已售書將悉後復生疑憾又何自信之不堅也某
僻劣無似於選家二字素所愧恥偶因補葺亡友遺
選并刻及塾課本子行迹垂誤刺違本懷故於癸丑
後立意不復評點雖傾倒如尊文未効表章之力亦
以例割愛也至名家專稿向來無一拙評拙序坊肆
皆知其不爲此可榮驗者如癸丑徐方虎趙聲遠黃
伯和諸兄皆某夙昔好友未嘗以此相屬他可知矣
憶趙聲遠兄曾爲下問某答之謂近世人品文章俱
爲選家壞却目未識貴人輒呼其字甫若舊知深好
者乍通刺謁已譜叙交契稱某某手授郵寄爲結納

梯媒之地士林廉恥掃地盡矣專稿之刻在內則主
考房師在外則平生筆研師友爲宜若選家評選卽
屬詭嬰之事硜硜之意斷以爲不可聲遠亦諒其迂
拘不相強也蓋交字傳否自有定體本領真足則失
而益彰次亦因其本領厚薄爲時之久近其精光氣
力外人不能掩亦不能爲之持也謂借選家時名足
令作者不朽此選家詎惑自大語耳執事試思守溪
熙甫應德諸公之文果賴誰選評而傳乎近時如某
某稿爲選家所擡諸君不數年已隨烟草銷滅矣
選評之有行而無益者其文自不敵選評之
其文傳耳楊子之書桓譚輩不能舉而望之後世復
有丁雲昌黎集待永叔出之敗麓中而韓文之論定
則當時之無知者固亦久矣而古人不以爲憾且疑
也今執事吳門原本大行於世同時之子雲永叔已
不少矣何惑於未必傳而汲汲尋佛頭之糞哉且三
復金臺集執事於古文振起如此肆其力爲之足與
古人爭毫釐寸尺者在是時文直餘事耳顏子不貳
過孔子從先進論古人皆附全集以傳無假外求也
所教尊稿珍藏優行俟異日有續刻當盡發其英華
未必無一斑之窺然此屬某論文之得失與執事之

文之傳否無涉矣千里命使愧無以塞責但能爲決
未必傳之疑亦執事之所快聞也隆儀拜壁敬謝厚
意末緣捫掃臨書皇恐

與某書

向辱賜書示以大著拜教勿諉時從敝親遽中得聞
近履深慰遠跋昨接手札更荷拳拳某本村鄙業無
淵源徒守童時誦習傳註不敢變耳講學之事不但
非其所知亦平生所憎疾而不欲聞者也拙選止於
癸丑以後不復從事矣目下收拾有明三百年之文
爲知言集雖布衣社稿皆與焉但生存不錄以人物
界限必蓋棺論定也苦樣稿不備正在蒐討不審貴
處先民文字有可訪求者否尊選歷科四百首何日
成書別論作序第之不文非其人也且有迂戾戒心
故卽拙選數刻亦未嘗自序非敢托辭自外也幸原
之天蓋樓一本呈教勿冗不及一一



呂晚村先生文集卷三

書

答李萊馭書

弟非知文者也但不能自欺其一隙以強附時好率
臆妄論當世不以爲大謬而羣異視之或且以爲有
裨於文事其甚者則又謂不悖於聖人之道弟亦不
知其然否也於坊本中偶得尊著玉衡懸秋異劍出
土與塵物聲光迥異亟繹藉以傳示宇內正恨未窺
全豹耳先生輒引爲知己而枉詞屈慮至擬仲翔之
一人竊又自愧非其倫也三復手札及惠教全稿乃
知先生於此道源遠流長爲東吳之宿碩則更深抱
不識程伯子之恥矣行將增定拙選公諸藝林不敢
私秘也比又論次有明一代之文第苦足目隘陋先
生多聞廣交不審能爲搜羅遺軼否乎聞幽賞奇度
亦作者之同心也詩扇之贈重於拱璧其中稱許逾
分有非所敢當耳新刻金稿一本呈求是正冗次率
率不備

與沈靜庵書

廿餘年濶別亦知交中一段奇話足見吾輩淡成落
落之致然道駕無緣至語溪而弟時或至武林則疎
索之罪實甚於弟於先生稽阮高致無與也昨承枉
顧既失掃徑豚子拜謁反荷授餐茲復重以嘉惠新
詩肆好和以清風茗氣如蘭政忘臭味感頌之餘益
深惶悚葢第十餘年來頽放無狀偃蹇村墟遂成麋
鹿之性卽敝里親知多經年睽隔至當事門牆更久
絕村子之迹矣以此趑趄不能樞候然懷企之私未
嘗頃刻殊也古人有云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己今
弟之硜硜正欲求伸於先生耳諒先生不特不我責
更有以曲全而廣護之也蔣兄人文小兒誦述其概
已切景慕大匠門下定無恒材恨弟絕人逃世無從
說項耳台論雖心誌之恐無以報命有懷如何村味
不堪聊佐清齋一匕諸有欲言當遣兒子諸稟不盡

復翁衛公書

客冬辱枉教村燈寒漏草草相見短語遽別又荷嘉惠至今懸企猶怵怵也某於此事本無師承又不勤學虛聲誤人爲害不小加以素性迂僻不堪應酬數年以來病苦百出未免偃蹇外間不察以爲有所迎距致取僂辱以此今春自誓不但不提囊行藥并叩關謁醫者一概固辭猶恐不免不得已爲山遊爲白下之行皆爲此也項令親數顧致虛往返接讀手教益知罪戾惶仄何言然細忖令孫兄脈候不過調理既前方偶中但宜守服久則神旺非他症比必須更

龍村文集卷三

三

換加減者卽有他端欲商第筆墨詳示便可奉對若必督其面胪非不欣企然柴門一開不可復閉使某何以辭於敝里諸親友也至尊教所責非庸俗伍不應一例相拒此實不然某概謝不敏尚名誓尤若有所揀擇於其間則其罪自亦無解矣古人有云士屈於不知已者而伸於知已使有揀擇亦寧受屈於庸俗耳若先生夙昔爲文字之神交近復承道誼心志之契竊謂得伸其蹉蹉者正於先生有厚期焉固知一笑而釋之形骸之外也伏枕率復統希鑒厚

與黃俞邵書

不見顏色有年餘矣村莊灌植之暇亦時繙舊書拂几開卷未嘗不憶我俞邵也世間知書人有幾讀書人有幾惜書人有幾六陰畫盡微陽不減正賴此耳非結習癡癖之謂也得手札知近履安勝不減探討較譬之樂甚慰甚慰鹿床翁意況何似比在何地讀倡和落句情深文至三復闌然愧村子不足以當之耳欲次韻奉酬俶擬中尚未得其緒前所寄拙稿乃舊刻非新作也小題今始印就以一冊送正爲兒戲則劇於此時何異戒嚴講老子乎亦欲見其癡頑耳所借書郵寄恐遺失誤謹收貯俟他日政呈弟書知爲愛護不煩囑也昨雪客字來云劉雲莊集二本爲程子介所浮沉度子介爲吾兄所厚不應有此憾事況此係弟借兄委不可不力索還之知兄惜書之心在彼猶在此也患癯經年近復病疥不能執筆口授兒子奉書不盡萬一

龍村文集卷三

四

與周龍客書

弟本鄉迂以多難失業未嘗有所實得率意妄言每
不爲君子之所棄亦其遇幸耳乃吾兄傾蓋投契又
出尋常期待之外昨得手教情誼殷摯令人感愧不
自知其何以得此於吾兄也至欲以過分相處弟何
敢弟何敢在吾兄則歐陽子所謂謀道之急不擇人
而問而在弟則柳子所謂環顧其中未見有可取者
爲衆人師不可而況吾子者也吾兄天姿奇儁上承
家學之源內有昆弟風雅之助外多良朋名士交游
之益又加以好學深思欲然不自以爲足之心以此
進德修業其勢如渥注天馬得安驅於千里之康衢
雖老驥顧之阻喪况弟之駑駘乎哉小題一冊呈正
手瘡作惡不能搦管口授兒子牋候不盡

與周雪客書

年餘不相見顏色時來夢寐荒村敗壁倚樹臨流出
所惠竹根杯與鄉友稚子浮白輒舉豪契風流以爲
話柄惜遠不能致耳伏審近履自太夫人以下皆安
善弟別來無一佳狀鄉居稍習性同麋鹿與世間觔
觸不堪竟成獨腐塵塗澗洞不知所屆食指數百枚
號啼無策過一日且作兩半日其概可觀矣小題刻
已久因無紙刷印今始成部一冊奉之几上爲粘窗
引睡之具此何時猶作此生活亦可笑其痴頑也痔
瘻未平又患瘡毒不能握筆口授兒子書候不備

箕馬雪客書

六年契濶無時不思見輩歸每述明德深用慰企弟
降辱餘年修不如短老兄知我亦不爲弔而爲慶耶
珍貺遠頒不敢辭却然實有所不安謹令小子叩謝
所許詩冊在吾兄贈言隨時微策重於球璧誠所樂
得而讀然正不必以壽爲義也若徧徵他友之作不
過虛譽浮名祝讚長生套語有何意味萬勿爲也弟
嘗謂壽文壽詩起於末世夸誕營競之俗古來文人
之所無有也至於屏障軸冊尤流俗之失吾輩今日
正當力矯此弊耳如何如何月川集得刊行乃世間
一大正氣事非小小功德其餘如薛文清讀書錄胡
敬齋居業錄多爲流傳皆有功於往古來茲者先生
得無意乎弟精氣衰敗思纂輯舊聞急了欲了之書
而臧毒日深不知尚有幾時偷息造物肯容成此否
耳比臥疾山中不能執筆口授兒子繕奏未盡

曉村文集卷三

七

與徐州來書 別張孔

前有數行奉寄想已塵台覽矣比來意況復何如閤
宅大小佳勝所業又何書有新得否令子用功精進
足慰孔廬傳貽之意便可一切勿問矣弟自遭先仲
變後心緒惡劣事端紛夥直無有生之樂更不足爲
老兄道也前札所稱某某見許此固野人之幸然非
野人之意也弟之論文自論文耳何嘗有某某在其
心目中乎孔廬老婆心切欲於此中尋取上乘根器
弟竊未知其可也先儒謂佛門皆有一箇男子臨死
時定索尺布裹頭去立身瓦裂更論何書豈非鬼念
大悲咒耶淫坊酒肆盡是道場只除異端有此懺悔
活路恐儒門無此法也吾輩雖欲曲爲之通其如枉
已正人何若今日不可無扶進撥轉之功亦只可望
之未經沉溺者耳波中品類豈肯復登陸耶偶於亂
紙中得少作數帖雖未成書聊奉克喬梓開窗一噓
餘帖分致俞邵仲枚雪客龍客閣公鹿峰諸兄又散
門人董杲方白稿前語欲一本今奉到十九本惟賞
識取用餘本渠欲發坊取值買四象橋水筆不若竟
留案間友朋間可分者分之每本價五分付敝寓友
人買筆不審可否弟經年不至金陵所發書坊葉姓

鹿青文集卷三

八

者頗萌欺誑之意敝友索之不吐倘終於頑梗欲仗
大力與雪客兄以法彈壓之深感相愛之誼事悉敝
友施卓人口中餘嗣及不一一

復徐孔廬書

降辱餘生俯仰多疚讀贈言鞭策重遠令我愧汗占
璧溫栗拜君子之教深矣未獲躬謝先令豚子叩首
以頌明德第比買得一小山名曰妙山離家百里許
有峭壁深潭長溪修竹將埋身其中補輯舊聞以畢
此生不復知有世事矣惟老友一相思千里命駕耳
塵氛警逼令人心悸常恐造物不容便負斯志如何
如何臆毒困臥不能執筆口授兒子繕奏

正憶喬梓近况而尊札適至喜慰不言承惠製黃
知見愛之切至謝至謝來教云近看近思錄心中稍
靜其所得也大而進也遂矣乃又云無得不進何也
此書最難看於此有見視羣書直土苴耳教授講小
學亦是極頂事業作聖之基名世之具備於此矣某
近正思刻小學彙晤施虹玉兄云書舖廊鄭店有高
足以欽兄藏熊勿軒注甚佳不審可惠借一錄否幸
足下爲我一訪請之知言集料深望同志留神所示
近稿二冊劉則孤禪陳則俗套無足選者卽節取亦
多也敝友行急不及作書尊公前乞叱候

久不奉書問伏審比來福履動定有相德門大小和
祥足慰遠懷太原修阻久虛音信不知家報已收幾
次意致何如便中希示一二思疇昔奉教謬承知愛
竊嘆真淳風雅逸趣坦懷諸親翁所同而志節矯厲
不隨時俗則於親翁尤切仰企之私前者忽聞有
之事初疑必無是理曾與湘翁令弟言及囑
沮再三謂斷不宜做卽湘秋二親翁已入世途者於
分或可應然尚當以利害自止况親翁自命何如人
此是河漫然一呼而出耶此已事不必言昨從

友人處見貴邑公憤文字則竊以爲失禮之中又失
禮也凡作事立說先須照管自己卽自反合禮古人
尚有奚擇何難之義况自反此事不當爲而爲則傷
義人不可與而與則傷智已先坐一半不是矣譬之
芳華吹墮圓潤其平昔臭味識者雅自辨之但此時
洵漉欲與穢物分別香惡則既入其中洵漉一番播
穢一番惟有均不堪耳深山窮谷有志之士聞此舉
者固憎惡彼非然亦未必肯放過賢者也紛紛者又
何爲乎文字中波及某者二條不覺慚悻無地如云
求某賣劉書與姜二濱因某得見二濱尤屬誕謾某

與二濱從無交因且中與其耶汝臯論醫故往還數
次二濱僅一面耳只此一端不惟撫事失實將以基
爲何等人哉某方埋沒身名以無人齒及爲快何汚
之至此文字或未必出之親翁然未有不與聞者豈
親翁平昔視某爲曳裾屈膝齷齪無恥爲蠅營狗苟
之人耶今後伏望親翁悔厲自愛置之不言立身進
德富有日新彼中愆尤不但公論難磨卽其本心上
亦自揩抹不去豈不更甚於兩觀乎因尊使歸草泐
無緒俯冀鑒督恕其唐突何時北來杯酒話舊一吐
欲言耶諸親翁前不及一一俱望叱候不盡

與陳簡齋書

僧寮唄火刺促夜分八識田中已鑄一善讀書論文
之簡齋於今九年不自今日也此後草頭行脚屢過
海昌白顧非復向時行徑不欲洞公耳近則如猗猗
山鹿野性已成聞蛩然之音畏而却蹙若引之入坐
有不止裂衣狂走者矣其病如此非敢自外雅懷也
老友辛齋鼓峰已並致廬下此玉山之廉夫伯雨也
臭味風流歇絕已久一旦爲簡齋拈得古之欲招陶
陸與遊者真不啻老僮矣咿啞所及偶塗扇頭江上
晚來故是村學中本色語耳經作家勘驗令我背汗
直流鼓峰近詩又增一格直破半山之壘老兄晨夕
唱酬亦信之否乎辛齋遠歸聞其體中尚未健殊念
切也前因鼓峰行早不及裁答深以爲愆率泐附候
不盡萬一

與陳執齋書別張淵陵

錢侯至得手教諗近履安勝爲喜十月初存甥見痘
今已回好但眼皮發餘尚未乾已無他慮此德門之
蔭亦足慰尊親遠懷也第某子孫四人出痘而殤第
八子賤室終日悲淚酸痛不可聞以此心緒殊惡耳
錢侯明歲事舍姪孫年尚穉而受成昆季不容怠玩
兩者相較自當舍語水而就姚江在某親疎之誼亦
無分彼此也但某本無知能而錢侯強納一拜兩年
以來思少効力於錢侯雖粗發其端而於老生箋箋
之緒尚有所未盡卽說書之理不能無疑行文之法
不能盡合在某所見已如此況其上焉者乎以此爲
師不遇流俗中一瑋瑋者耳名師二字尚未許承當
先生欲得名師以訓子姪而急求錢侯究竟止取其
習熟省便耳然爲錢侯計明年必當舍姚而就語卽
爲令子姪計亦必當令其舍姚而就語何則令子姪
之不可緩固甚於舍姪孫而錢侯之不可緩更甚於
令子姪使錢侯之名師有成則令子姪不過從容歲
月間其砥礪更有可觀則爲彼正爲此也儻先生以
爲吾子姪期速成耳安用此迂遠不切事情者然則
如今日之錢侯遠近不乏其人亦何用取必於錢侯

令其自誤誤人哉以此擅爲決計令明年仍就此地
相期猛力講究以副先生屬望至意度先生與人爲
善爲懷於初旨似殊而實合也裁兄文領入裏指已
爲刻二首矣匆次奉報未盡所云

與陳湘殷書

朔日正寄字奉候越日而親母夫人至既慰違離復感存沒一喜一悲情難言喻親母卽欲東渡某以長途勞頓攀留村莊調攝待精神加旺起行脈候和平可紓遠念因與親母語及先生寬仁恬淡於官途嶮阻固多所不堪然以愚計之將來卽錦旋珂里亦正費商量蓋責望者衆則舛怨必生舛怨生則仇隙必至此無論能應與不能應有力盡而不見信之勢故每見貴鄉官成諸君多有建業於三吳想亦由此也先生何不於杭嘉間營馮驩之一窟爲進退之計其採

兩省來札知進脩之志甚篤恐虛少壯歲月此意極難得但吾儒正業與流俗外道自別外道但欲守其虛靈以事理爲障故必屏絕塵緣以求之流俗陷溺於詞章句誦亦必離遠應酬而後得力若古人爲學則不然朱子解格物所謂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草木鳥獸之宜莫不見其當然與其所以然凡此者皆學也如足下今在署中過庭之際其所以服勞承志者如何尊公事務鞅掌卽可以考得失感應之故與所以經畫之方或有所行役則亦可以察風俗覽形勝訪古今求人物亦無非學也得暇卽讀書閱史以擴充其所未及總在立志專一則凡所閱歷皆於此事相關若志趣游移雖博物能文總於已分無涉足下試從此求之事理旣明德業自進卽行文亦必沛然條達與向不同他日相對正好商量也莊中近復小葺當淨掃一室以待吾受成耳有便信時寄數字

答陳受成書

與吳孟舉書

自吳中歸癘患復作行步支離致疎良晤承示讀周先生史貫覈而不刻辨而不畸有永嘉監論之精無脣山翻案之失真翼經之功臣論世之尚友也村獃展復不釋吟嘆劉鳳閣云史傳淵浩非探頤索隱致遠鈎深者烏足辨明哉弟於史學向未有知周先生書成得卒業而問津焉是所願耳吾兄綜貫古今議神超朗云曼之任舍此安屬弟之不能兄所知也抑有一轉語聞絃賞音足徵雅曲雖未能盡窺全豹然於論輓輅子見其痛心於治亂大開論孔博士知其出處之不苟論焚書明此道之必不煨燼於烈焰有心哉其蘊負如此周先生非今日之人此書亦非今日之書也寶鏡在懸鬼燈失燄藏之石渠布之寰宇固周先生意中事耳吾舌長存斯言不朽何用汲汲于蒼公醒吟間尋佛頭之糞耶試以狂言質之周先生資一大噱何如原稿藉完去并致執鞭之慕月初復理秣陵之權歲內或未得歸則相見在梅花後矣

與吳孟舉書

前因相訂湖上十八日早從餘杭力疾趕至則吾兄已於十七早行矣悵極悵極志書之事非吾人之所宜爲弟之愚自審所處固不必言在吾兄亦萬萬不可義理有是非世故有利害兩者皆不可也吾兄於此未免尚有意興於義理雖明知而不親切漸且不以爲然故敢切直言之至弟之關係更不小惟仗兄與喬三護持之力得爲弟決絕此事乃深感也前見喬三亦以弟言爲然然其語云吾輩暗中相商於弟不知此所謂掩耳盜鈴也若此事可做則宜直下承當何必如此卽吾兄所云家世文字須料理亦係流俗之見此意不明都無是處說至此令我氣塞矣不盡虔禱

與吳孟舉書

千里遠別乃以瑯累不得執手河梁殊用耿耿兄體中初和宜加意攝攝出門與在家不同飲食起居分外當慎雖藥餌勿妄投也途中雖衣船足恃然萬勿侈張以招意外之虞關津關口勿臨險登眺至燕尤以收歛謹密爲主最要戒議評重然諾勿爲快意之舉勿爲炙手之緣禁絕鬪戲屏遠聲伎庶足以保身進德省費避尤但以詩文風雅自重於儒林以兄之才華取自然之令譽天下且將欽慕之不暇豈假塵空徵逐以取之哉知兄明敏不待弟言之及然私心惓惓有不能自己惟吾兄察之便中時寄數字見慰燈下草草不盡欲言千萬珍重方虎兄一字附記室致之

晚村文集卷三

二十一

寄吳孟舉書

臘月奉書附勞宅幕客不審幾時至邸履新動定有相旅情和暢足慰千里之思尊門大小平安可無煩縈念弟於季冬舉第七于正月又添一孫食少口繁徒多爲累而浹旬中連遭先姊姊丈之變遭迴烏鎖情緒之惡更可知矣斐如兄傳兄歲底一信云正月書升必得差決計同出最善最善又聞積分例行則尚須留此此亦在兄自審機宜難於遙斷弟書升出而兄獨留凡事尤當加意歛約以坐館爲上依友次之斷不可自借華寓借華寓則必將俱帳宴會內無人必至畜娼妾從此鋪排不可收拾矣區區所祝惟願兄謹交遊遠聲伎節浮費審精神馬弔之戲斷勿復近傷人勸服槐花飲子勿與商量而已其中尤要慎赫奕之迹古來文人失足未始不因文字相知也近日友朋在此中大約只爭目前些小得失不復知有平生品行蠅營狗苟真不可令冷眼人靜處笑看吾兄夙昔洞然今更當高着眼牢跼勿爲所移惑也前札中云梁姓者多藏書許借楊大年集今錄上宋集日一紙幸細問之有可假者亦快事也所惠恭順餅其包香綿紙乃燕中最多之物頗堅韌可用望

晚村文集卷三

二十二

兄爲弟買千許歸擇其精者尤妙特以此紙寫書目呈樣千萬勿忘大兄今歲爲自牧招與其長郎同坐今在園中廣虞令弟忽擇及寒陋議婚於弟將爲子女親家此亦兄所欲聞者因性孚之便瑣屑及之性孚來欲尋一書館有可爲地者惟推分留神方虎不及作字寄聲相念春寒料峭爲道自愛得歸只宜早歸餘不備

復吳孟舉書

得十九日書悉近狀甚慰遠念讀答方虎語尤感尤喜歎老兄知弟之深愛弟之切而教弟之至也方虎二十餘年之交契分非不篤然終是世故中人方且以留夢炎程文海自處於語知已何有哉歸時當叩首謝兄益我耳聞比有疾惡之事不知進止若何弟意終以玉不抵鵲吾輩胸界稍寬便不直與較如其機既發又不可曰吾小懲之足矣操刀必割勢自如此君子之待小人常疎小人之伺君子必密我以游戲處之彼以切骨銜之不可不慎也便中望示其概以慰懸切弟此間行止未定畏暑欲俟秋歸若吾兄楚行必果則弟留此以待爲廬山之游如其不確則七月望後束裝南矣亦候兄教決之耳諸所委已悉陸續寄奉兄處宋元集及經學書目乞錄一紙來黃俞邵欲看也

與吳孟舉書

接札深服教益意趣之合未有及此者又喜吾兄必擴克此義以共砥有成也第如尊教所云艇子繫門東西問津便恐將來此地又成熱鬧則并累此莊奈何昨得復伸表兄之訃竟客死粵中爲之痛悼人生不力學自拔便爲貧老所困豪奢之習未能忘飢寒之味不能忍甘以玉骨委之塵壙回顧生平無一成就如復伸兄者真可哀也鋤頭一事領惠謝謝日來稍稍翻葢修葺力作之人朝出暮返爲工無幾兄當中有蚊蠅借我一床但取寬大不妨粗惡事畢卽壁若爲價不多者奉值銷號可也有暇過莊中煮茶清話以商種種望之望之

與吳孟舉書

兄發猛閉門讀書謝絕一切此吾道之幸豈直兄自了事哉可慶可喜可畏然又有可慮則恐虎頭蛇尾耳此事一有進步不第詩文道上於吾兄德器必能脫去凡近所造日高非弟所能望其肩背也抑又有奉獻之愚兄近來於聲色太豪竊謂顧瑛楊維禎不足效前移居札中業已發其覆矣兄高明豈不鑒之乎卽兄自謂精力過人不妨遊戲不審保畜此有餘之精力爲平生大事用不更善乎迂言或有當望察擇之惠茶又得省客之教拜賜尤多也謝謝

違離衆黨初返國屏思尋友朋里黨之樂不謂舟過北門忽睹妖異營構倉皇駭問其故則曰新造小齋雲問誰主之則皆平昔交好者僕止之不能諍之不應不得不望救於同志竊謂此事有大不可者七樂尚異端誣民惑世卽無知妄作猶恃紳儒正人起而禁遏之况可倡此厲階耶一也年不順成者三載矣今歲幸無他然十室九空流離未復今無故發此大難之端度所費不下數千金時絀舉盈極爲民害二也或者舊時原有遺跡而修復之然且異端教宜汰不宜興奈忽創建非據此風一熾燎原難息民生何堪三也數年前海濱特立小普陀致三吳愚氓燒香雲集男女闖塞千艘驟擁穢跡彰聞包藏叵測當事震怒擒其渠魁寘之法禍乃得解此覆轍不遠今小齋雲之名一播遠近恐其患更有甚焉者矣四也此地係通邑咽喉商賈薪米於是乎聚漕輓官艦於是乎經因河道逼狹平時尚有剝淺阻塞之虞將來香船駢擠又何以堪况吾邑疲弊幸上下皆恕其貧以故數經凶荒而得免今舉動若此將浪得殷侈之名來堯算之誅求動不測之覬覦以貽當事之憂五

也又聞此地曾有尼築菴以損傷地脉爲詞撤之且經申報上司矣尼之與僧有何分別菴之與殿又加大矣豈尼凶而僧吉乎抑菴則傷脉而殿又忽致福也萬一有執此說以論可否者前後互異不知諸公將俾中尊何辭以對上司也六也私私風有明禁昨見孟舉兄云杜公意亦不以爲然則其爲非法可知矣不知諸公何故執迷必欲畔正道骯髒禁令違父母之訓而徇此邪妄之說耶七也蓋其說實惑於風水不知風水之術卽使有之亦當論地脉之去來消納方爲實理今但云去水方位宜與殿閣夫水行地中屋架地上水不畏屋高而逗遛屋不惡水流而拒阻此理之易辨者也若果有益水口則北寺之巍我與夾岸僧廬已足扼其吭矣虎嘯之營聳又足攔其要矣又安用此疊疊者爲况吾邑去水之口甚多登雲橋以南對縣治直走者十餘里郭南橋以東南寺以東迎恩橋以東北三里橋以東傍縣治橫瀉者皆去水也又安得許多地藏殿以塞之哉此風水之說更可不待智者而破也此事一時之成毀似小而關吾邑後此無窮之利害實大僕人微言輕與諸公哢哓竟不見省伏望足下以比理直告之杜公杜公爲

吾道計爲法守計爲生民風化計必深且切倘得毅然禁止永絕妖妄則陰德之及吾邑者直與語水相無涯而足下衛道之功亦非淺渺也丹次草草虔禱千萬

與某書

前日別後微窺兄意尚未甚以鄙言爲然故又囑方白詳致繼晤華老亦曾托道此意又會孟舉兄叔姪極言其不可諸兄皆吾輩道義素交故弟與痛切論辨蓋此事關係非小不意諸良友偶誤至此弟歸數日耿耿憂懼三夜不成寐但爲此事今知兄高明必翻然不吝徒義之勇不煩弟嘵嘵矣頃晤華老觀其意中尚戀戀不忍含有姑縮小其規制之說此護短遂非調停之俗腸非賢者光明磊落之道也漢高祖聽人言宜立六國後卽爲刻印後因子房言不可卽立促銷印千古以此美高祖之光明磊落真大豪傑作用當其刻印未嘗無說見其納言之廣當其銷印又第見其改過徙義之敏決天下後世稱歎無已何嘗議其始之誤聽又何嘗笑其後之不終哉故此事兄既知其誤宜卽斷然已之萬勿作調停猶豫之見况聞此地向有尼欲造菴縣間曾有以傷地脈爲辭申報上司矣尼之與僧有何分別菴之與殿以小易大在世法亦有所不可杜公昨見孟舉言及此事豈可違法以徇妖妄乎今直以杜公不可之旨下場甚正大甚光明磊落兄斷勿失此機會也抑弟又有慮

者凡禿丁之毒謀最深諸佛總甲之愆與正熾必不
肯中止度此事非兄與諸友不能必然多方搗惑告
兄或以吾輩作事不可失手自廢或以禍福或以募
化之物已收紛紛俗說兄須毅然以理義斷止使其
說不得而惑彼見諸策不行必將造作流言以激吾
兄或增捏弟不堪之語爲離間之計皆勢所必至惟
兄明鑒而勇斷之也南中遠近有道有識之士聞弟
述吾兄梗概皆敬慕不置此舉若遂其有損於吾輩
德望不亦弟聞朋友之義猶臣之事君君過不諫非
人臣也友過不諱非交友也事君之道諫不聽則以
去就爭之今弟亦輒敢以去就決之於兄及諸好友
儻此事終不可罷則將來集雅之堂必無某之跡矣
惟兄高明勇決迥出流俗可與盡言弟此號呼聲淚
迸出矣伏望鑒其愚戇而採擇之幸甚幸甚禱切禱
切至禾數日度十七八定當歸叩尊齋若經過北門
見營構巍然便不復能東也瀕行草草不盡

與某書

方白昨遇致尊旨謂弟與孟舉日遠日疎不可不亟
爲修好釋誓之事其言真以切其情深以厚其計慮
亦遠以周此弟之所感激而欲涕者也然反覆籌之
有所必不可者不得不詳其說于左右昔弟與孟舉
非尋常悠泛之友也其才情類朗意氣展拓謂可同
切劇於正人君子之塗冀各有所成就非世俗徵逐
酒食往還體面以爲歡也其母夫人識弟於稠人之
中命之納交如其嫡從之屬孟舉亦竭情盡歡表裏
無間計有五年而有劉行楷余蒲之變賴兄與諸
友綰合至今又五六年矣弟受其解衣推食吉凶同
患之德既渥且久夢寐不敢忘今日但有弟負孟舉
耳不可謂孟舉負弟也嗟乎弟何心哉弟何心哉蓋
所以斷斷不合者實弟之迂拘僻戾自足以取之富
貴利勢天下之同好也必曰詩書禮義參禪付法占
今名士多爲之必曰異端邪說之當闕驕奢淫欲得
志於時者之所爲也必曰收歛保啻毋踰繩墨諧臣
媚子所以娛心志也必曰親君子遠小人戲弄博塞
講習聲技豪家之風流悅世之善物也必曰是非君
子之道名教中自有樂地凡吾所欲爲遊吾門者皆

當逢迎順旨雖否亦可此忠於所事也必曰是則是非則非一冰一炭一朔一南背馳遠絕乃欲強挽而使之同兄試思之將令弟改轅易轍以就孟舉乎抑能令孟舉棄其所樂而下徇匹夫乎兄亦知其不可也何若使孟舉自快其人生行樂之見無復有偽道學之可憎敗人意興於其間亦使弟自適其枯槁絕物之性不睹不聞無復憂惶駭愕鯁鯁哢哢日取罪於達人所謂彼我之間各得分願不亦善乎蓋所爭在志趣不在事迹事迹可以修釋志趣不可以修釋也方伯因吾兄亦知難於驟洽且求全故交之念切欲弟姑自貶損無深求且作尋常悠泛之往來於義宜無害然弟又有所不可者思當時交誼期許之過深今忽改而之淺吾不忍爲此態也又思劉余變後孟舉本無悔過服罪之心徒迫於友朋之牽掣勉強相通周旋世故外合中離誠意不孚所以復有今日錢若水所謂無品節高蹈之臣所以貽人主之輕鄙揣蒙正之眼穿復位譏昌言之罷斥流涕皆苟且依違之有以自取也豈可更蹈前日之覆轍耶朋友之倫與君臣同皆以義合不合則止如爲行道而事君道不行則潔身而去此難違易退之義也若當時以

道不合而退矣又欲其降而取乘田委吏之義留戀苟容則大不可也文叔在上下放嚴光士各有志豈能相強今者孟舉原未嘗絕弟弟自不可立於孟舉之庭耳夙昔之惠但有感恩豈敢怨乎吾兄往矣致語孟舉江湖浩浩遊乎兩忘之鄉斯可矣各匿其意貌與盤桓名曰世情實嶮黠之所爲又何取焉言不盡惘統冀鑒諒不宣

與董兩舟書

浪遊半載固多離羣之歎而於吾兄疎遠更有異於尋常百倍也舊京所遇殊無足道止鈔得書籍數千葉差足快意耳然視兄閉門養高之樂又有雲泥之別矣歸來見里中所爲不道不勝憂憤喜方白志同語合乃得暢所欲言接手教固知淵源之有自又喜老友雖久睽而此意未嘗無水乳之契也持正閑邪之功實出喬梓弟又何益之與有承諭力民明歲之計兄之玉孫猶吾家也兄但計其合當如何得力民成就遠大衆固視而望之其敢以私利礙公家大策乎方白近來敏決亦迥乎不凡不知兄門將來昌大當何如也極欲晤對以盡澗淙未識何時能過敝齋作數日暢談冗中率率未盡

與董兩舟書

尊教至適弟已入省遂致稽遲豚犬重累載臣侍喬梓夙昔世雅故敢以輕鮮唐突若見麾却令我慙慙無地矣雖知已情逾骨肉無藉虛文然兒輩終身始事不可不存此衷衷之意也伏望一笑置之虔禱虔禱歸君已下榻荒村但風雪中難爲戴臣甚不安耳新年正望杖履過從商定山林經濟耦耕之志於是乎有成眞人生快事也

呂晚村先生文集卷四

書

與徐方虎書

江城度歲景物光陰別見客中興趣雖遊彙不甚稱意然吟咏所得自足豪矣目疾困人知清齋習靜不日自可翁爲荒村風鶴不能鼓柁候晤西望快然老畏城市甚於萑苻不自知失保身之術亦足見其迂戾而關於事理將來欲令家人入城以此身姿之而已小兒驚下愧勿能教幸得親門牆正賴鞭箠之力萬勿以成犬待之昔友文字刻板已竣專待大序行

與徐方虎書

世弟友大半皆兄友也而弟平生於交遊間情事及雲雨變幻之來亦惟兄知之最深幸勿恡一援筆揮灑此意拜賜多矣姚江近狀亦各行其志但依附其門者必見攻以示親信如演義所云投名狀者真可怪笑也有如別論其曲折可以意想吾輩亦無如之何止當謹默自全庶幾遠謫之道吾兄以爲何如承名泉珍珠之惠至謝至謝新刻金正希稿及先外祖稿各一冊附正晴窗引眺時不無少助也餘不多及

答徐方虎書

弟病極矣光陰無幾汲汲打包猶恐不及店鬼模糊苦不相投臥想碧巖蒼弁之間自是神仙會集非病僧所得與也有人行於途賣錫者隨其後唱曰破帽唱曰鬚頭髮換糖乃皇遽無措回顧其人曰何太相通生弟之難頂亦正怕換糖者相逼耳兄不哀其窮而加歎美焉毋乃過耶旌德湯生不特爲弟寫樣并管刻局中事若此公一出則十餘人皆須散遣矣故不能也有呂建侯者寫字亦相同但手慢每日不及五篇故其人自不肖寫今特令之過從若希兄以爲可用則留之否則急遣歸弟處鑿補等事皆賴之也小兒刻文一本呈正幸批抹教之

與徐方虎書

答韓希一書

年餘間別時時往來於懷方老屢約爲弁山之遊而弟衰病日逼生趣索然九原不可作者行將就之耳登臨之事度非所能矣昔人所以歌爲樂當及時也試牘文字弟素性所不喜蓋時論以至庸至俗之文則名之曰墨卷體而以無理無法者則名之曰考卷體世間惟此二種惡業流傳耳弟之惡考卷體也又甚於墨卷以其尤遠於理法也交游間有投贈者卽以糊壁覆瓿未嘗有所留貯故無以應命惟質亡集有故人試牘附覽弟處自開刻局有二十許人皆恃湯生一手寫樣給之而刻局中一應收發料理亦皆湯生主其事若令出門一日則二十人皆須罷遣矣故勢有不能有呂建侯者其字與湯生同但手慢每日不及五首其人自以爲非策故不肯寫樣而爲琢硯鐫碑帖雕印鈕刻扁額齋聯諸事時下無出其右者今特令走謁試鑒定何如明文備從未繙動承令表弟索取謹以原本納還幸致之舍姪於杭遇關姓者雜貨店人也而好名自言有明文數千肯相借未及浹月卽促索至加訶責急還之乃已於此悟文之宜買不宜借也先兄遺文之賜如獲拱璧感謝感謝

蒼水先生已得其全稿若月函固無可著者若其人已古可入質亡集耳小兒新刻一本小草三帙呈正尊公前幸致候伏枕率率不備

與張午祁書

尊恙餌藥來有進無退自是賤技庸劣不能測中病機耳更酌改備擇善自願養博採名術以復天和此遠懷所禱也古老志節之士雖時喜禪悅然非其安身立命處若付之闕昆是以西裔待之使不得正其終恐有所不忍其慘毒又甚於暴露矣第計山中葬埋爲費有限且禍福無主隨地可藏幸致山肴兄圖其合於義理者爲之勿以苟且辱志士若資有不給吾輩朋友之誼各有不得辭羣力衆舉似亦易易也草率附復諸容晤悉不一一

與何商隱書

違教幾兩載不免有偃偃之歎先生歷境雖困而其道益光正足以見識養之遂人之無良會無與於先生者也若弟滿前刺觸動足成晉事皆由已不開他人其取困又與先生不同不審先生何以終教之乎春夏營搆山菴數間雖未盡落成而泉生室中峰當隔外澄潭可釣峭壁可登松徑竹林可以避客亦復欣然忘老第苦空谷無音寂歷誰語安得晨夕高賢奉几杖以開蒙翳哉倘先生不棄荒昧秋間拏艇奉迎試憑眺其間可居可遊惟先生指趣所適得遂追隨之志固不勝大願也志雒所患當以溫補收功自是正論第其中次第宜先滋補而後議溫或可以不溫而愈若必至溫則又進一步說也至其婚事竊以爲禮節易而居處難此須先生與淪老幾臣熟計長便弟無從籌畫僅可從諸公後少効涓埃之力耳志雒東來率復不盡

復苗采山劉素治書

兩兄奇才駿志崛起西陲又與家姊丈游熟聞雜聞之旨前歲遠辱惠書示以佳製開緘循讀光燄四射吳越善文之士未能或之先也天下將治氣自北而南今南風日靡而北有兩兄卓然自拔於方隅非將治之賴乎克兩兄之力詎止陵轍時賢以之入古作者之室固優爲之然弟之屬望於兩兄者抑又不在此也譬之買焉視市集之闕乏者而爭致之獲利十倍然猶庸買也今之善其文以取華望者是也若擇市集之所賤棄者獨居焉是爲奇貨其售無期而利不可量賈斯良矣今天下所羣棄而不取者何物乎此奇貨也兩兄亦有意耶弟老且病矣爲俗氛所苦薙髮入山與野僧柴漢爲侶不足與聞斯道惟兩兄勉之而已家刻二冊小兒妄作二帙附呈記室用博一粲便郵附候不盡所云

復苗采山劉素治書

七

與朱望子書

屢得甥字去年以書信附蘇州而郵客已行竟不得致快然閱甥近文較昔條達知勤業不怠日有進詣可喜可慰第尚未能開拓境界不脫膚淺平實四字大都好通篇逗點無可抹亦無可圈也其病坐無意思故無曲摺生發今特寄與程墨一冊金正希黃陶菴稿各一冊吾兒竿木集一本其中金稿與竿木集尤爲吾甥對證之藥當細玩之家中尚有歸大僕唐荆川稿不以相寄因此等文字甥宜慢看不能得其精微高妙之故則徒益其膚淺平實而已爲甥計急力闢生徑使心思別出乃有進處否則終無當也吾痔瘻增劇連年咯血今聲嘶痰嗽不止日就枯瘁加以塵埃嬰逼意益不堪遂削髮爲僧結茅埭溪之妙山苟延性命急欲完知言集及一二種要緊文字而精神已不支擲筆收拾不上家中子姪門人之文槩不能批看故甥文亦不及動筆也苗兄劉兄文甚佳北方有此神駿尤不易得愧殺南人矣觀其志趣亦不凡似不甘以時下自了者故以數言懲患之晤間爲道斯意醫理難精以餬口之心爲醫更必不精其說甚長俟歸時面言可耳便信行遽不及多語惟善

與朱望子書

八

自愛以副遠念五舅字與朱大甥

與朱望子書

男子志在四方爲行其道也若漂泊則何志之有然
一身猶可以自解奈何以白髮之親流離塞上倘有
意外不得遂首丘之仁是誰之責歟甚至以故婦爲
辭則三妃不從蒼梧豈大舜反戀皇英之墓耶若以
新恩得所樂而忘歸寧陷其親於荒微此尤與於不
仁不孝之大者甥又何以自立於兩間也情切故詞
直惟甥勉之十月九日舅字與大甥

與董方白書

久不與賢者相對繫念無時形之夢寐得近札知以館穀北留較之奔馳此爲良矣若得閉戶讀書做些着實工夫爲益更不小只恐此中應酬世故又從而牧之耳此不必講義理只與論利害則作宦之危自不如處館之安宦資之不可必自不如館資之久而穩也惟幕館則必不可爲書館猶不失故吾一爲幕師卽與本根斷絕吾見近來小有才者無不從事於此其名甚噪而所獲良厚然日趨於閃爍變詐之途自以爲豪傑作用不知其心術人品至汙極下一總

鹿村文集卷四

十一

壞盡驕諂並行機械雜出真小人之歸而今法之所稱光棍也究之所取亦東坍西漲有虛聲無實際歲月之間消落如故落得個終身狼藉耳其家人見錢財來易皆驕奢不務本業則又數世之害故不可爲也來札云長安富人肯爲捐納以其輸錢得官於心未安而止此固是矣然賢者見識於理尚隔一針在而言以文以錢有以異乎無以異也若他人代爲捐納則雖亦有所不可使其人卽不望報我何義以處之如其不能不望報也則此官豈可爲乎辭受取予立身之根本足下不安於輸錢而反安於

鹿村文集卷四

十二

他人之捐納此吾所謂差却一針也滾滾馬頭塵中自然無人物在裏亦不足較量但足下自能高着眼孔跼得脚住則所望於賢者不輕耳僕迂病日甚卽邑里紛紛俱不欲相近看此世界中真無一足把翫者惟殘書數種未了思後來歲月無幾將屏棄一切汲汲于此此僧家之打包者也但恨同志稀少無處商量向日張佩瑤頗聰明細心有志向上欲引以爲助而天奪之遽邑中止一吳自牧天資過人近年德業日新以爲賴有此人而七月間又以疾暴亡看此氣象火候殊不佳顧影執紼有口掛壁真無生人之樂矣不知天意欲何如數書又安能以一手一足成之也言之可悲可痛令弟文字甚長進志趣亦漸入高明第苦無定疊工夫打成片段耳嘉善柯寓匏到燕會相會否此兄質性極美有意於正業爲文亦高雅無俗韻華胄中絕少者只是門第習氣重世故深擺脫不得亦是無可奈何然素心奇賞此意時時不泯得閒卽與商論想互有益也選文行世非僕本懷緣年來多費賴此粗給遂不能遽已其中議論去取未免招人憎忌目下刻成墨評一部中多直抹批駁恐外間不無譏詠或別生是非故尚游移未出不知

當復如何幸爲我察之得早見裁示特爲行止也冗次率率不備俟後再寄

壬辰科張君名永祺者余極喜其文細實有本領聞其宦在燕中幸爲我一訪之得其全稿爲妙其墨卷鄉會俱不曾見欲讀尤切目下程墨完卽料理知言集起矣凡明文不論房行社稿皆爲我留神訪之又湯若望有天文實用一書幸爲多方購求一部感甚某又言

寄董方白柯寓匏書

正月入埭買得青山潭石壁一帶溪山幽峭樂而忘返留連者兩月昨始歸家見手札知近詣加進不爲聲塵所動甚慰甚慰且有寓匏相講習喜可知也墨評之不宜寓匏別時見規正與足下言合感愛我之深鄙意竟度闕不出矣臨奇來述時論有招致詩文之事頗有齒及者聞之不勝震悸區區本末足下所知也昔人所云不值半文者豈敢昧忘耶初與寓匏論文字曾及舊絕句一首正爲此耳此係某平生關目惟足下急與寓匏審察消弭之策知我只二公所恃爲保護餘生者不小也激切激切餘悉載臣札中心緒惶擾諸不盡

答柯寓匏曹彞士書

使歸後甫畢塵事而小孫患痘殊劇旬日來未免憂懸忽忽無緒昨晡始有生意得力疾展讀坐此遲爽耿仄何如兩兄文各負奇偉寓匏天才駿逸迥絕塵姿多於醞藉中挺瀟灑不羈之致彞士風骨雄勁所向空濶一瞬千里不可捉搦不謂於文字頽漸時觀此異材又能閉戶相砥礪不屑稍近流俗只此雅懷已足千仞乃冲襟虛挹問不擇人村子環顧其中則皆君之所餘也又何以相益無已竊有所質兩兄之爲此文也其心有篤好爲文固當爾耶抑外間風旨

曉村文集卷四

十五

乍更爲決科之利耶篤好以爲當爾則志定而氣堅必有進而無退不至於古人不止彞士文有云孤行無偶而不懼舉世非薄而不慙此見道之言也兄試自舉勘果不負斯語乎若猶未也則決科之意急而爲風氣所拘也風氣有何定一津要倡論於上朝行矣升沉局幻暮復變焉爲文而由此則志惑而氣躁庸流乍撼之不動也數鉅公沮之稍動矣數名宿引之又動矣或得或失誘之挫之則大動而不能自主矣出門抱行卷自以爲逢時數十日抵郊衢聞時尚又不爾回惑失措則今日所爲安知非他日所悔乎

文由心生心正則文正心亂則文亂此不可不辨也某之論文亦止如此未嘗期其書之必行世世之從吾言也適與時論相奏謂其功足變風氣爲近日選家之勝此某之所深恥而痛恨者也但使舉世噪罵取以覆瓿黏壁錮其流傳信從如蘇氏烏臺案朱門僞學禁莫不拒絕遠避而有人焉獨以爲不可不業此此則某之論文果有功而其不止於文者亦駸駸盡出矣兩兄於此得毋猶有所疑乎前在金陵有時貴相識者欲其定其房稿會有絕句云自古相知心最難頭皮斷送肯重還故人今有程文海莫便催歸謝疊山此心言也兩兄深知此意至燕市絕不齒及若有問者第云衰病事事頽廢更無足道者則知我愛我之至也

曉村文集卷四

十六

寄柯寓匏書

相貽輒遽別恨無旬月之留從容商論今復有此壯遊一摩青雲便與枋榆睽隔卽行止亦不得自由正不知相見何時也僕杜門掃迹心知最稀自辱交以來每嘆兄冲襟摯性曠才嗜古近世所不多見甚思合併共事所欲期於相成者頗鉅惜雲泥勢阻更不勝悵惘耳所教孫言之戒非愛我之至安得聞此敢不書之几牖以自警僕自計生平未嘗開堂說法亦未嘗與人往復爭辨比來謝病不對客對客亦不敢談及此事惟是時交批評中酒酣耳熱未免放言兄

東坡志林卷四

二十七

所聞其由此乎抑別有爲乎幸明示之以便省改也十二科墨選中多直抹以此遲疑未出今承教自當度置亦幸知之早也燕市見惡者不少望時爲察之有聞卽密示爲囑大兒金陵初歸課義尚不廢名山業未曾見拜惠謝謝四方交游間幸不忘蒐討之囑至禱至禱凍石因祝兼山未到故不曾動筆此必須兼山奏刀方不失筆意俟其來卽與合作奉至宅上但不知宅上須授何人燕中寓在何所俱望示知便於寄札也武功錄前本先附壁提綱尚欲一閱他日馳納閩茶毫筆伴緘爲舟中消暑一笑率復不盡

寄柯寓匏書

久不得書信正切懸念接手教甚慰降辱餘年不欲掛齒親友皆却之尊惠遠頒不獲返納破例登受愧謝愧謝某病甚矣血脉脊亂神志改常每一觸發卽忿戾肆突亦自知其不祥然不能自制此不治症也紅塵瀕洞讐震林莽憂惶惴惴病益增劇自念麋鹿之性久與世不相入固知死安於生脩不如短所依違沾戀者惟耿耿舊聞孤危無寄思收羅散軼考正其是非編就數書質之後世子雲庶幾無負此生而已而看此火色造物似不相容前有字寄方白囑致

東坡志林卷四

十八

足下冀知已保護之得了前件耳然天下事每出意料之外或非人力所及此卽命也豈可逃乎來札云歲前有所聞不知何事墓士云恐知之不能相忘此猶是相知未深語凡謫必有所由來定非無根者或我實有過而陷於不知或彼言雖浮其實而自處原有未盡卽竟屬空中樓閣而我之所以致彼憎者亦必有其端正好藉以自察若聞言生恚但咎人誣不責己過此俗情之所同稍知爲己者決不如此文穆不欲知姓名乃大臣含容之量非儒者克治之義也然某尚疑文穆此語亦是黃老之學并不是古大臣

舍容真量如其言倘一知姓名卽終身不忘其胸中亦隘甚矣天下安得如許不見不聞者以全大尺度量耶此等見識橫於胸臆名爲黃老實不免於鄉原流俗之歸陰私伎刻潛隱竊發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吾輩講究正要打破此箇病根庶幾有進脚處耳足下天性粹美志趣超然雖處風塵知不爲習俗所移第患於是非真妄界頭或未能一劍兩截討個決斷分明則未免頭出頭沒久之亦恐把握不住耳率意妄揣不知賢者以爲何如得便幸勿吝徃復正好商量也茲因敝親魏方公兄之便匆匆附此見方白幸

龍村文集卷四

十九

卽示之有信與彛士均質以此意未必無所攻錯也王顛不能細字囑兒子繕白不盡某頓首

與柯寓匏書

把別忽已經年某衰病侵尋嘔血不已而塵壒全集去除不能遂於夏間削頂爲僧自名耐可號曰何求更字不昧行徑如是想足下聞之不直一笑也帶水際隔令祖母之變絕不相聞有失奉慰歉然歉然足下天性粹美氣宇渾厚自是遠器第向來習染深錮不易解脫未免擔閣耳今乃於讀禮靜處奮然發學道之志可敬可喜所謂近世學者患在直求上達此總是好名務外徒資口耳於身心實無所得至目前紛紛則又以之欺世盜名取貨賄營進取更不足論也要之真欲爲此學須是立志得盡下手便做不但求辨說之長始得從上聖賢道理已說得詳盡又得程朱發揮辨決已明白無疑今人只是不肯依他做故又別出新奇翻案耳所謂至簡至當豈有外於四書五經者只是做時文人看去只作時文用爲詩古文者看去只作詩古文用若學道人看去便句句是精微正當道理更何經書之有哉第程朱之要必以小學近思錄二書爲本從此人手以求四書五經之指歸於聖賢路脈必無差處若欲別求高妙之說則非吾之所知矣要之此事須面談非筆墨所能達也

龍村文集卷四

二十

明史提綱從未卒業不詳其書得失向見范涓川
龍子集及所論曆法奏疏知是讀書博辨之人疑其
書必有異故留此欲待稍暇今承索取附使奉還他
時有遺力及史事尚冀借看也學部通辨取歸復爲
他友借去近聞平湖顧蒼巖已刻板印行則購求亦
甚易耳又荷珍惠深愧何以當此感謝感謝使者遽
旋草草未盡俟晤言不一

與吳玉章書

山中遽歸惟慮後期爽訂抵舍不見信息知非吉徵
不謂果罹大故思惟至性崩摧何以堪此又聞有傷
體之事不禁輿然伏念數年相與且謬有師弟之稱
自恨平時不能指陳正道推明禮意足下聰明果毅
必奮然以聖賢之孝道爲歸不至毀性滅義不以禮
事其親如此此非足下之過而某之罪也夫復何言
夫人子於親苟可以致心竭力於踵頂豈有愛焉然
古來稱至孝者帝王中無如虞舜賢士中無如曾與
矣乃一則父置之死而不死一則慎保手足而無敢

傷思此一聖一賢於父母病革時豈於身有所惜於
心有所未盡於此事有所不能以遺後人以突過哉
亦以止於孝之道有所不可也禮於居喪瘠毀尚比
不慈不孝故衰麻有期哭踊有節若任心行之以不
孝爲孝亦復何所不至近世不明禮義割股斷臂之
事紛紛多有正人君子亦嘗深論其非而流俗溺惑
錮不可解然猶多出於無知之氓正賴讀聖賢書如
玉章者有以救正之耳奈何不務法虞舜曾與之事
親而下效愚夫愚婦之所爲豈愚夫愚婦之爲反有
加於虞曾者耶今玉章此舉震動輿蒙流俗無知轉

相傳誦感世誣民爲害非細四方有道之士必指其
而斥之曰夫夫也固嘗與之遊矣其爲邪說然耶其
告之不忠耶某亦誠無所辭獨負疚無分毫之益於
足下侈然以師道自居真愧悔難安耳成事不說今
復何言惟足下勉自愛率慰不具

與吳玉章第一書

與足下交數年矣足下固執謙節初不得辭然嘗自
疑以爲其趨不一終不能有益於足下必成兩悔時
杌杌不自安今乃漸覺其果信也昨自山中歸獨不
見足下面會文字問之舍姪云足下先數日過舍至
期不作文而去強之不可且與舍姪言大約謂諸子
皆游藝已不欲游藝者故不爲其立說甚高再則曰
卽爲之必不能勝諸子故不爲其說又益下然高與
下總不足論卽作文不作文猶小節耳獨以足下之
病在心者深錮其本指與某相背謬故不得不一直
告也凡某之欲諸友爲文非以希世獵名爭區區詞
章之末也人之樂有師友漸明此理而已理之明不
明何從辨必於語言文字乎辨之知其所明者若何
未明者若何而後得効其講習討論之力故曰君子
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旣曰輔仁第須於仁乎取之何
事於文哉蓋言者心之聲也字者心之畫也心有蔽
疾隱微必形於語言文字故語言文字皆心也惟告
子自信其心不復求義理之是非分內外爲二故云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而孟子直闢以爲不可而自舉
其所學曰我知言今觀孟子之語言文字何如也斯

豈亦游藝所得耶且吾所欲爲文非藝也論語之所爲藝注曰禮樂之文射藝書數之法文者指其儀節言法者指其技術言若禮樂之本射藝書數之理之所以然則亦非藝之可名矣故朱子特注文法二字乃所謂末也然且學者必須游習以博其趣是則吾道無內外精粗之可分也益明矣況以程朱之說上求孔曾思孟之指能體會其義而發明焉則爲佳文不則相與辯駁極盡以期有合此亦格致之一道也奈何以藝之一字抹殺之哉足下謂諸子皆游藝蓋譏諸子之志道據德依仁也諸子於存心力行之

功誠有所未逮然從此見理日明其後亦未可量前在山中觀足下所爲文愛其筆力天矯曲盤固亦未嘗不能文也特於義理有未然故抑摘其謬誤以相告是足下工夫所少正於志據依處有不的耳其所以不的正於文字義理不精察則志非所志據非所據依非所依耳病在是而不思治虧欠在是而不求益悍然以爲吾自有所得烏用是是病者日益病而虧欠者日益虧欠以至於消亡也且足下自謂於存心力行根本有實得乎則其語默作止之間必人皆得而驗之卽以今會業一事而言若果不願爲則當

辭之於早先期來矣及會而淪可謂誠乎晨訂而午變言詞閃鑠不可謂信以師命而起不致告而避不可謂敬衆友羣集卽不作文亦當終事而散倏忽逃會可謂無禮如藝必勝人而後游則古今之能游者寡矣不勝人卽不游謂好學者如是乎已則不能而微譏他人務以求異求勝是不謙讓也辭氣悻悻岸而不顧是躁戾而失養也凡此數者末病乎抑本病也不力行之故乎抑不求知之故也然則足下之存心力行與所謂志道據德依仁者果安在而欲以之傲人勝人哉諸友平昔亦以足下瑰異之材果毅之

質流俗希有嘗與某私相數跂以爲追琢有成必非凡近所及故箴規過於切直者有之足下槩不爲已虛受一擊不中輒思幡然颺棄壹何自待之淺隘也子路人告以有過則喜故曰百世之師今旣不能喜矣又加憤焉其志氣相去幾千萬里更何以造舜禹之域耶抑會文之事實出於某非諸友私集也某欲諸友材質高下者皆講習討論於其中以求義理之歸蓋某與天下爭學術是非之界正在此今足下自以本心力行爲得而不欲從事於文義其本指正與某相反然則足下之所非不在諸友而在某之立說

誤人矣而猶晏然自居爲足下之師不亦大昧罔無耻之甚哉自白沙陽明以來以本心力行爲說不求義理之學盈天下目前竊其緒餘以鼓舞賢豪者不少足下既見某說之非卽當早自決擇就其徒印證焉或有以益吾子使可朝語而夕成也奈何依違腐儒之門坐繫千里之足哉人之從師爲道耳豈爲世情某雖不敏必不敢以此相責若必以昔日一拜爲嫌卽以此書當某納還前拜之狀可也

與吳玉章第二書

大始來得足下札讀之不覺失笑笑足下之強欲置辨辨而益彰也足下意止欲辨不赴會不譏游藝耳然旣云不譏游藝不故非我教矣又云羣聚會文不可謂非角勝悅人耳目專詞章而離道德仁又云雖非世俗社比然仍從事文義可不謂譏之非之乎且吾所責於足下者爲心體有病而足下曰氣質之故吾責足下以理義不明而足下曰機調生澁吾責足下以本事之失而足下曰平日偏蔽辭其大而任其細飾其近而咎其遠若以爲此日此事此心毫無過失者則諺所謂自強者也夫足下云云自以爲辨之而無過矣然而讀者以矛刺盾但見足下之過益彰者何也此卽足下輕視文義之效驗也文義不通病在心有蔽錮心有蔽錮病在不求明理欲明理奈何亦仍求之文義而已矣夫文義之不通豈止不善爲文哉凡語言書札動止無一足以自達者故文義非細事也至謂窗下拈題抒寫請教質正每月所限文數未嘗不遵而獨不可以會課此更非也某豈區區期足下以作文者乎王唐歸胡何足爲百世師足下不欲作時文卽已何必強爲但文義不可不通而理

不可不明爾若既可拈題抒寫則窗下與會課何異
論語曰君子以文會友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
習禮曰相觀而善謂之摩古之學者皆以聚友論文
爲樂未有閉戶私構乃爲有得者也又謂會課卽角
勝起悅人耳目之心必至專詞章而離道德仁此更
大謬不然昔朱子論試士比較之非謂其有黑陟進
退以利誘人也程子議爲文悅人耳目爲其以詞章
求媚於世者也若師友相聚爲講習義理之友初無
利誘亦非求媚卽曰角勝角是非精粗耳卽曰悅人
悅師友耳又何患乎專詞章而離道德仁果其專辭
章而離道德仁將角必不勝而師友之耳目亦必不
悅矣孔子曰當仁不讓於師不讓於師角勝之大過
則將仁不可任乎孟子曰令聞廣譽施於身不願人
之文牆聞譽者悅人之所致則將德不可飽乎會課
之角勝悅人亦如是而已足下何厭惡之甚乎惟足
下欲速好勝之意一作文卽欲使友朋歎服而莫之
指摘此正角勝求悅人之隱根雖曰處窗下拈寫而
此病益深不必會課而後有也至於變化氣質涵養
性情此是適道以上事足下頭路未清見解未的方
在未可共學中何言之偏也凡某之爲此言者非欲

足下之強順吾說而從事時文也止欲足下通文義
以明理明理以去本心之蔽而已乃足下嘵嘵徒辨
其未嘗非師議友而初不辭其非之議之之實皆坐
不通文義不明吾說之所指也今亦不須復辨足下
但取聖賢之書虛心玩味先通其文義而漸求其理
之所歸不必作時文有所見卽作古文論說亦得或
作講義或作書牘亦得此豈復有角勝悅人專詞章
而離道德仁之患乎若文義未通而曰吾以性命自
負道德自企此又諺所謂未學爬先學走者也世間
或有此法而某實不知足下自信甚堅則亦求其能
助足下者而問之可耳某自揣非其人誠不敢擔闕
足下時日他日足下過其師片言了悟乃嘆爲此腐
儒枉費許時工夫遲我蚤聞道則某罪豈可逭哉因
大始歸便附此數言并足下前書批去惟足下察之

與陳大始書

王章前會不作文逸去以不欲游藝立說甚可怪察其意大約褊隘不虛心欲速不求益而姑以云云自文耳然已是心術有病若認真以爲游藝不當爲則病在學術悖繆更不可藥矣不得已作一字與之足下取看以爲何如初八日僕村莊自值會足下先日須至玉章來否聽之勿強也吾所辨在此理此心是非耳非有私憾正不必謬爲謝過之舉也

與董載臣書

屢欲草數字以行人促迫而止然未嘗不念及足下也僕在此只得書集多種爲快所遇人物大約世情中汨沒多少好才質最上不過志在記誦辭章而已都會雜沓誠然無人誠足壞人張先生所慮同流合汙身名俱辱其言固自不刊但學者自問何如正要此間試驗得過暢子使繩縛止爲庸人說法也濟不得事吾不解抱不哭孩兒寧遭簡黜此意無從告訴但歎息知人之難耳不審足下又何以益我也漢園之變令人悲悼其人雖粗然下梢展拓得開不入鬼窟活計惜哉今不可復得矣足下學醫張先生亦甚憂然僕知尊公深此未可以口舌爭且學道而先違親意亦無此埋學奈何兒輩失所依託令我茫然失措又不審足下能爲我轉計否勿次草草

答祝兼山書

初謂相聚正久故未罄鄙私不意事違其願接手札殊惘然也然受徒講習自是儒者正業且昂弟叔姪相叙一堂真人倫樂事正不必以離羣爲恨耳況論說之餘研閱方書原可並行不悖第過承謙抑自顧所得淺陋無以裨益高深輒自慙也張叔承六要一書本未兼該條理不紊不可不看其中病機治法二要尤爲精詳可守若齋中未備此書不妨遣人來取寒食左右鼓峰先生必至此時望過舍數日定有聞見之益醫雖小道非於理學明於世機淺不能精也有便信時寄聞問以慰遠懷候晤不久不多及

鳳村文集卷四

三十三

與馬錢侯書

立夫之病止是聞於義理而鄙於利欲吾固嘗言之不深責其欺也然朋友之道所重在信苟其爽信是卽欺也乃曰其迹似欺若其心本無他者譬之跌宕於倡樓而謂信足至此實無邪心人其諒之乎且立夫之爽信在返關之時已屬無解其後益甚耳大庠之館本非大始所求亦非吾爲立夫計也立夫自因失血急欲暱我來謀近地之館吾以語大始大始甚喜而定關然吾固知立夫聞鄙未必無中變猶未之致也立夫入省又屢遣信來問館事成否何如然後信而與之未幾乃忽來返關則治病之慮寬而計較利便之私起矣今觀其字謂冬間至省如久歷波濤一朝登岸不勝愉快可知其始終本無意於此地師友之樂也前之求館爲病亟不得已耳病之旣愈館於何有然而給師矣負友矣當此之時已難免於欺之一字矣况又有後案乎卽明年在家之說亦立夫自覺不安而計出此吾未嘗督之也然而許我矣而又倍之爽德再矣又何必托名在家實有其心而後謂之欺也季冬廿一日之後正月初十日之前曾不遣尺一謀之師友而卽安於枕是立夫之所欲也又

鳳村文集卷四

三十四

何云不欺哉然而其欺也實生於鄙而其鄙也實由於開闊且鄙則固有已欺而不自知其欺者矣則雖謂之非欺亦可耳吾前在杭不意其在彼突如相見不免振觸自念相與八年曾無分毫之益於立夫而使其顛倒至此又在家之說吾已徧告人人今實無以謝友朋更無以對大始吾之局踣更甚於立夫故但有黯然而已非震怒也大始能無毫髮之憾吾甚服之況立夫於我從無愆尤又何罪責之有從此求明義利而克改之在立夫已事耳五月之來且姑緩之待吾慚之漸忘也便中卽以此意告之

鹿村文集卷四

三十五

與仰問渡書

昨載臣來致足下傳示沈孟澤督過之言不覺聞之驚歎雖夢寐之中亦不料及此已矣可勿復言然恐足下諸友有未悉者故聊白其概僕與孟澤向曾同社交本不深故孟澤原未嘗知僕僕亦不敢自居爲孟澤之知己也卽孟澤之醫初得之於宋穉圭及鼓峰至邑遂棄其學而學焉鼓峰旣歿孟澤乃不惜下問僕雖無知亦不敢不盡其誠數年以來孟澤之道日行然皆其才能自足以收之僕自問曾無涓埃之益於孟澤故亦未嘗敢竊以爲己功也况僕自村居避迹惟恐聞醫者遂至堅辭曲遯至於發憤此自性所不能志所不欲亦非外飾以爲高凡有問者必舉孟澤以對此足下之所知也然則今日之云云又何爲乎我知之矣孟澤譽望日隆其體不可復誦其勞不可復受直言以自貶也思目前所不達時務而仍爲直言者計惟僕一人所謂寧逢惡賓無逢故人耳然僕自計之終不能復事孟澤矣僕之平生惟有一直謂僕借私以訾毀雖他人不相與者未嘗爲之況孟澤乎若欲僕曲徇標榜昧其是非之理唯阿諛是從亦素所不能也昔金碧安有云用晦待我甚厚感

之不忘然其不堪處必將甘心焉僕之所遇大約如此亦其慙聞所自取不敢以是怨他人也古之假道學有言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無復望其必合也若孟澤更語及幸舉以復之手瘡初愈未能握筆口授兒子奉白某頓首

呂晚村先生文集卷四終

呂晚村先生文集卷五

序 論文

周易口義後序

昔朱子於詩傳自以爲無復遺憾而於易本義則意有不甚滿者趙子欽寓書朱子謂說語孟極詳說易則太略朱子曰譬之燭籠添一條骨子則障一路光明若能盡去其障使統體光明豈不更好耶由是窺朱子之意則本義一書爲先儒說理太多終翻窠臼未盡其所不甚滿者此也自制科頒教易遵本義經生行文據本義之略而無所依傍於是閒入程傳然猶未離乎先賢之說也至講章輩出則又拉雜諸家穿鑿附會之說而加之以俗陋之己意學者喜其佞傷而可以鉅釘也則益蔓衍而不知所返如近日坊本其說尤鄙劣而時之以易名家者無不宗以爲傳上非是不以取下非是不以應名奉典制實則離考亭而畔本義者也蓋朱子之意主於簡而今則惟恐其說之少朱子以易爲包含活括而今則一以硬裝死著朱子之大旨在象占而今則以象占爲駢疣此其所以離且畔也惟程子亦云三百八十四爻不可只作三百八十四解今則并無三百八十四用矣此

不特畔本義并畔程傳也吾師五宜先生玩索於此者三十餘年探窟躡根與二三子朝夕論說手抄舌磨雖時講細曲亦爬羅補苴以收其一得久之成口義一書遠依雲峰之通釋近涵虛齋之蒙引次崖之存疑同爲本義之臣翼淵明所謂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者也某從游最久近復與先生之從子鉉有子女之屬同梓是書以發蒙斯世因請刊落羣言獨存本解以傳考亭之精意先生曰吾救時世之妄耳非詮本義也本義則朱子且以爲多而吾更爲之增其籠燭乎且今之說易夫以求易求易之文耳文雖多而易機簡其勢逆而難從焉故就其說而庶焉朱子自謂於諸家之說只就語脈略牽過此意惟吾口義亦於時說牽過而已若夫朱子之所不甚滿者而吾能滿之乎爾其爲我序之某竊懼閤鈍不足以敷張師意因次述所聞以識于後庶幾離畔者知所返焉門人呂某謹序

西法曆志序

洪武初大將軍徐達等平元都收其圖籍經傳子史凡若千萬卷輦至京師藏書府嘗召儒臣進講以資至治間有西域書數百冊文殊字異無能解者十五年秋九月癸亥上御奉天門諭史臣李翀吳宗伯曰天道幽微垂象示人人君體行之成治功古帝王仰觀俯察以修人事育萬物文籍以興藝倫攸叙邇來西域陰陽家推測天象至精密有驗其緯度之法又中國所未備其有關於天人甚大宜譯其書以時披閱庶幾觀象可以省躬修德思康民功順天去立民命焉遂召欽天監靈臺郎海達兒阿各兀丁可回大師馬沙亦黑馬哈麻咸至於廷出所藏天文陰陽曆象書命次第譯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本音通華語其口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毋藻繪毋忽越明年二月書成凡曆法經緯表度三卷載在掌故然以翻譯未廣且不詳其論說以故一時詞臣曆師無能參用以入大統者夫載籍所傳天地陰陽變化之故日月星辰之運行寒暑晝夜之代序與人事爲吉凶與物理爲消長義弘行矣然至理精微充塞宇宙固未嘗以華夷間也中葉星曆諸臣以舊法未合天行

求改正舊曆中遂有脩曆譯書分曹治事之議使分曹各治事畢而止大統不能自異於前西法又未可爲我用猶二百年來分科推步之故已懷宗究知其然命禮臣督改之勅廣集衆長兼收西法凡譯書一百四十卷皆西法也時中外多故未及會通以頒布解字以繼述高皇帝遺意而京師變陷矣豈遠裔絕學其得行于九夏亦遇合有時不可測歟不然以聖哲之主前後譯撰而卒不得用何成之難也一代鉅典未能備衆美成夫法遐方藝術之奇又不克見征於聖作儒臣守理而不知數曆家書成法而不知變

化消息之道天經垂舛藝倫攸攷豈非天哉

文雅社約序

文雅社約者歸德沈文端公之所作也其約始於家門及乎里黨大趣多返樸崇儉斟粢近俗存古之意書考是書之作歸德方爲秩宗不數年遂執政常得志可爲何不釐舉制度脩明文章移易海內之風俗而還之古而顧踴躍涼獨與二三鄉友相率爲會如雒陽九老故事以爲盛舉何其卑也意其時鵲聲北飛樹私竊柄歸德雖與之同列豈鬱鬱枋枳不能獨有所建豈是以爲政六年而遂老歟然則爲是書者將毋志有所未逮其亦有不愜於中者歟孔子曰

中興集序

王

吾猶及史述國文也有焉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風俗之變如江河之日趨而下也今去歸德又七十餘載矣視歸德所敷息更有甚焉者夫陳祖而作聖基祭野而治陪應禮之得失關乎運數其幾豈不在微乎歸德處之早矣便是書而行於吾鄉則俗盡變而吾鄉獨不變也行於吾家則吾鄉盡變而吾家獨不變也竊以爲歸德相業之餘烈於斯而見矣合讀書者亦論其世焉可也許子開雍雅志好禮饒然憂流俗之頹敗而不知底也亟刻是書而問序於余其裨益於世道人心非渺也故樂而爲之序

古處齋集序

竊嘗謂三百年來詩文無作者或曰是有故乎曰有病坐制舉業罪至此乎曰舉業無罪焉學舉業者爲之也人之知識如果核之有仁而草木之有莠也枝幹花葉形色臭味天性具足雖妍醜萬態莫不各有其生趣在焉澤之以水露治之以器鐵厚之以垢壤蔣壅不拂其性光華爛然反是雖天性具焉而生趣萎瘁矣朽枿敗腐蒸出芝菌非朽敗之能爲芝菌也養之皆厚也剪絛而綴之一枝之間而四時之花變然而人不加賞者其生趣絕其性非也今爲舉業者皆有俗格以限之循是者曰中題稍異則否雖有異人之性必折之使就格而其爲法則一之曰套取貴人已售之文句抄而篇襲焉無隻字之非套也以是而往試輒售其爲力省其見效速父以是傳師以是教則靡然從矣夫人之知識必有所緣而生而手筆隨之生久益熟熟乃成性則不可復易也唐康崑崙琵琶爲長安聲樂第一而屈於段師善本德宗令段師授康段曰遣崑崙不近樂器十餘年使忘其本領然後可教耳套也者三百年來文人之本領也以此綴科目獵榮譽爲仕途捷徑蓋平生得力之處雖魂

夢間不能自忘也且身既貴顯職在清華或素有文字名諛客日進輦金帛乞數言爲光寵幸載名字彼方哆然談文章論得失義不可辭曰未嘗學也又不可下問則悍然爲之於是始作詩古文辭則又不知古人爲學之法卽有告之曰是當多讀書深養氣如柳子厚所謂取道之原旁推交通以爲之者彼將曰是老死具也爲力省見效速吾故用吾法耳試以爲古文則儼然周秦兩漢六朝唐宋矣以爲詩則儼然漢魏晉宋齊梁全唐矣凡此皆可以套得之則又就其中擇其名者最盛而易飾者套焉文則必周秦漢

月清文集卷三

不

也詩則必漢魏盛唐也立說既高附和尤捷流至今日其焰益張雖高人名士禪客女子無不翕然論體格擬聲調作煙火臺閣塵土酒肉語云是正宗遂牢不可破此無他天下庸夫多而有志於學者寡惟此可不讀書而能也若曹固不足道弘正嘉隆之閒名公迭起得斯道之正者凡數大家幾入韓歐之室矣然以語神明變化有難言者則猶本領之未忘舉業之累於斯乃見耳吾師陳湘殷先生性清真古淡與世接無畦町兄柳津弟有上紫綺各負才致遂居湫厓真率如一人每置酒輒見名亦時枉敝廬呼酒命

醉出手指爭勝負爲歡笑或竟醉臥齋榻不返者累日當酒酣解衣脫幘狂論迅發座客皆愕眙相顧先生獨不怪也曰是真可與語因出古處齋集稿一卷曰試爲我訂定之退而卒業則天然爛熳不假粉飾而鑢肝琢腎宵宵離離無所不有然又不可摘謂某首似某某句調似某也乃大驚曰是豈舉業家所得者先生笑曰吾爲舉業亦未嘗解套人一字此真不拂其性生趣爛然者矣因自信病坐舉業舉業無罪之說於是乎益堅然君且不以爲足誦讀徹昏曉響達行路雖凝寒溽暑不間也所手抄古今書等身者

月清文集卷五

不

三四不知其志願何肯嘗問黃太冲浙以西人稱多慧而學者每出南岸何也太冲曰浙西之材未十虜許便能操觚文與年進至三十許而止自是以後則與年俱退亦如進故日就銷落吾地人差樸然三十後正讀書始耳時竊震其言今先生挺不世之才無俗學本領之累著作益上而且益厚其養如此所云根茂者實遂膏沃者光曄將爲玉樹琪枝丹葩瑤草非人間恒有又安可以常理測識哉若某蒲柳之質向未嘗有所進取今又不自力學行年三十有四矣與年俱退日就銷落誠如所言殆不自知其稅駕也

雖天性具在而生趣萎瘁行踰先聖不秀不實之歎
讀古處齋詩文三復太冲斯語能不慨然悔懼歟

櫟園焚餘序

吾友吳孟舉歸自燕亟稱周雪客之賢也余至金陵
因見之則孟舉之言信相得歎甚雪客泫然出其翁
櫟園詩文曰先子於喪亂顛躓之後舉平生所作昇
之東炬此其流傳於知交而某收羅得之者也故名
曰焚餘而吾子試序焉余謝不敏不能序大人先生
文也雪客曰固知子雖然以某故也必序之余受讀
而歎曰子知而翁之所以焚乎知其焚而存之是也
不知則益之焚也亦如其不存坐客咸起曰何謂也
曰古之人自焚其書者多矣有學高屢變自薄其少

作者有隣歿始悔不及爲謂此不足以成名而去之
者有刺促恐遺禍而滅者有惑于二氏之說以文字
爲障業者有論古過苛不敢自留敗闕者甚則有侮
叛聖賢狂諱無忌自知不容於名教故奇其跡以駭
俗而自文陋者其焚同而所以焚不同也今櫟園舉
前後悉焚之未始以昔爲非也焚之後又未始不復
作也其書又不觸忌諱不墮魔外屬焉以古之作
者爲歸然則櫟園之所以焚又必有不同於古人者
矣嗟乎櫟園以卓犖跌蕩之材夙負令譽天閑之上
駟羣龍之腹尾也中州南國水萎土附揖元禮於舟

中醉正平於座上望者以爲神仙不測其所屈也忽焉天地震盪劫灰晝飛猿鶴盡沙蒼黃類化浪平痛定一時同學厯有存者宇內屈指櫟園歸然其一也雪樓草廬豈異人任適天下方乞膏馥于櫟園櫟園且取而煨燼之何歟兎園糞澁重自珍戀猶什襲縑藉况著作如櫟園非有所大不堪於中而然歟余是以惜其書不如悲其志也豪士壯年抱奇抗俗其氣方極盛視天下事無不可爲千里始驟不受勒於跬步隱忍遷就思有所建立比之腐儒鈍漢以布紵終殫村癩固夷然不屑也及日暮塗岐山狂濤險穴之餘精銷實落回顧壯心迄無一展有不如腐儒村癩之俯仰自得者吐之雖爲聲茹之難爲情極情與聲放之乎無生彼方思早焚其身之爲快而况於詩文乎哉然則從其焚而焚之乎又不然焚者志也其不可焚者書也知其焚又知其不可焚使他日不自焚以得櫟園之所以焚是在雪客而已南陽村白衣人序

東村文集卷五

十一

尋暢樓詩稿序

孟舉之詩神骨清逸而有光艷着語驚人讀者每目矚而心蕩如觀閭立本李伯時畫天神仙官旌藻劍佩駭駕之飾震懼爲非世有然不敢有所嗜願爲非其類也凡爲詩文者其初必卓犖崖異繼而騰越絢爛數變而不可捉搦久之刊落愈老愈精自然而成今孟舉方當卓犖崖異與騰越絢爛之間固宜其驚人如此所謂小稱意則人小怪大稱意則人大怪孟舉正須問其稱意何如昔人耳人知我而驚不知我亦驚直不可以此介意也桓譚侯芭不足以知楊雄而待韓愈知之李翱皇甫湜不足以知韓愈而待歐陽脩知之若李白杜甫之詩則又近白甫時之韓愈知之宋人因而師承焉今人又未之知也然則唯作者而後能知作者自古爲然而作者之出也或駢肩而生或數百年一二千年而生吾同時無其人則必待之數百年一二千年而後生焉足以竭吾之長而攻吾之短此真吾之所懸畏而托命者也目前紛紛廣座長塵拈黑道白如土壕野馬其不足與干斯也明矣而今人祇筆蘸墨方以此曹之喜憎爲是非所謂未有長卿一句賓王一字而罵阮籍爲老兵

東村文集卷五

十二

宋玉爲罪人殊可劇嘆也歸有光目王世貞爲妄庸
巨子世貞曰妄則有之庸則未也有光曰未有妄而
不庸者歸之文至今可傳以其意中能無此巨子也
今天下之巨子其出世貞下又不知幾何使吾之所
爲爲其所稱嘆則必爲古與後之作者所挾摠矣爲其所
其所疑詫則必爲古與後之作者所扶掖矣爲其所
屏棄不復置目然後必爲古與後之作者所咲視目
逆耳今孟舉雖不爲所喜而猶爲所驚怪其于作者
尚未知何如也然孟舉進方銳將數變而不可捉搦
以底於成則其驚怪益甚其爲屏棄不復置目終所
必至顧在孟舉能卒不以此曹介意否耳陸務觀曰
外物不移方是學俗人猶愛未爲詩余愛誦此句輒
自咎平生言距陽明而熟于用處不事檢束正坐陽
明無忌憚之病爲詩恨僞盛唐而未離聲律兩騎夾
帶猶爲所牽挽思欲坐進古人所待于後甚遠不汲
汲有求于今世者心知其甚難然不敢不與孟舉同
厲之也

東村文集卷五

十三

秋壘族兄六十壽序

辛丑三月予過虞山紅荳村莊蒙叟先生時八十辰
在重九之後請以數言壽先生先生曰子休矣壽余
者無過以吾家彭祖爲徵子知吾祖以雉羹壽帝啟
封彭城而不知其遺屬幽之禍流離西戎百有餘年
若此之播越也且鴻水滔天憂墊溺焉十日並出憂
燒灼焉九嬰封狶窳窳構杭之徒憂跋扈抵突焉雖
其受壽永多然八百年內享升平歌暇豫軒眉皓腹
開口而笑者固無幾也此漆園後生睥睨冥靈笑我
祖之以久特聞者而子謂我願之乎子謝曰誠如先
生言此非上壽時願先生力自愛以副宇內望歸不
數日而得姚江族兄秋崖書麗以乞言小引蓋秋崖
兄今年甲子周辰亦在重九後東國名鉅無不構詩
文爲祝者而吾兄意未當也又走書數百里命細子
豈頌禱揚美之辭猶有所未備歟繇虞山之說推之
壽錢氏者之必以彭城亦猶壽吾家者之必以蒲州
也蒲州當武宗之時兩舉進士不第潦倒驢背間已
得度世術匕刀圭餌丹藥鍊精葆神至于今不化隱
見湘潭岳鄂汴淮吳越之墟言長生家必以爲宗然
吾數其後未四十年遘金紱之難區宇糜爛又五十

東村文集卷五

十四

餘年而陰山微種開門揖盜燕雲以南無復人理數
不半百五朝八姓十主自生民以來未有若斯之酷
也宋德長東罷于耶律西躡于拓跋完顏蒙古相
繼甘人磨牙吮血腥聞過百年是蒲州所閱歷固有
倍蓰於彭城之八百有盡八百有盡而蒲州之長生
無窮則變亂之奇自今日以迄不可推測抑又烈矣
湘潭岳鄂汴淮吳越之墟耳斷雞犬目斷爨烟蒲州
時一過之狐狸叫噪鼯鼠跡城郭如故寂無人聲
依回四顧獨自愁苦其爲漆園之所笑者又不啻垂
天之於朽輪也是雖伯陽奉書子喬進藥與蒲州同
不朽吾兄豈爲之哉然則吾兄之所欲言可知已夙
負奇氣博聞強識于典籍無所不窺而不得一讀東
觀藏書依泊塵沙所畜泄益奇其所遇合益落旣當
天地反覆思有所樹立而不可得今且老矣猶日手
一編孜孜矻矻與古人較量得失日斜睹景忽忽有
所不樂則浮大白以驅之醉醒而吟吟倦復醉所作
詩古文辭又累墜及牛腰矣此其意豈屑與今日浮
華之子假聲律據詞句以文其俗陋者鬬薶華木櫟
之觀哉誠欲使天下知今日江南尚有行年六十而
志不衰學益進爲呂秋壘其人者吾道不墜凡爲男

子當如是矣又何必假綬山之桃乞安期之棗爲吾
兄祝也耶是則吾兄之乞言與蒙叟謝客小牋情同
而致異也細子敢不亟稱之爲壽

東臯選序

吾友陸雯若既沒四年其家于故麓得其評選歷科程墨稿一卷授呂子補緝成集嗣子少未悉始末也爲序而歸之曰此不足以成雯若名然其心志嗜欲之所存不可沒也自萬曆中卿大夫以門戶聲氣爲事天下化之士爭爲社而以復社爲東林之宗子咸以其社屬焉自江淮訖於浙一大淵藪也浙之社不一皆郡邑自爲其合十餘郡爲徵會者莫盛吾兄季臣與諸子所主之澄社已卯以後季臣應徵辟詣京師不復徵會四方予時年十三因與從子約同里孫葵子度王皞浩如者十餘子爲徵書浩如乃以雯若來會予之交雯若始此凡社必選刻文字以爲因媒自周鍾張溥吳應箕楊廷樞錢禧周立勲陳子龍徐孚遠之屬皆以選文行天下選與社例相爲表裏雯若于是與同社有壬午行書臨雲之選選自此始也始之社也以氣節以文字以門第世講互爲標榜然猶脩名檢畏清議案驗皂白故社多而不分及是則士習益浮薄傾險一社之中旋自搏軋鏃頭相當曲直無所坐於是郡邑必有數社每社又必有異同細如絲髮之不可理磨牙吮血至使兄弟姻戚不復相

顧塗過宴會引避不揖拜者咸起於爭牛耳奪選席販夫牧豬皆結伴刊文清畫爭道而不避社與選至是一變而大亂子叔姪遂支石蔽葉一聽雯若諸友之所爲雯若爲人警敏而才能高氣銳喜任事而樂多友故人人牽挽以爲私已雯若固汎應焉而道益廣也雖狙逞詭合亦欣然忘宿物而矚就之然新故遠近之間終不能徧愜則羣忌恚以爲異已排詆益急雯若意不堪出而求之兩海虎林間當是時吳中選事漸闌而浙風方競張耳陳餘同得名者也外論優耳而劣餘耳竟佩印收麾下而餘漁獵澤中甚怨之思一得當以報耳遇雯若則大喜結驩無不至雯若感其意亦以身許之倚蕩衝冒耳不勝怒一踣而蹶吳會之士莫不奉約束無肯讀耳之書者雯若之名大震于是耳之黨援嚙指削骨致死于雯若而向之會壁垓下者又嫉其聲之赫也而還攻之雯若舉足左右咎責隨至刀瘡箭瘢穿穴膚脊轉鬬不休以死而耳餘之怨反解矣雯若晚益厭苦乃北抵燕南泝襄海思一豁其湮塞磊塊之氣歸而架精舍于東臯積書其中意豈止此哉其止此命也歐陽永叔悲薛子美之被擊意不在子美子獨悲天下之擊雯若

者意專在雯若也今者社事禁絕已久祇咻牴觸之徒皆席豐資盜虛譽遨遊當途彌縫疇昔獨雯若至今被譏訶吹索爲人謝過釋罪之具尤可歎也雖然以一布衣壇坫東南者十餘年短箋四出清流奔走畫船珠襖川注雲浮龍山虎丘西湖東塢苔溪語水之間市傭婦女猶能指其譙集之處述其與從管絃供飲館帳之盛自復澄以來未之有也及其瓠落江湖望鎖廳一第以塞黨人志亦卑甚可哀乃天故靳之讀其書者黃口小兒俯拾膺仕而雯若竟以藍衫歛矣訪煥雖息光芒何懸篝火雨窗楓青路黑嫻然歎息之聲其魂魄猶依此書也金沙婁東雲間當其盛東臯獨當其衰天豈以一雯若結社事之案乎何摧之甚也嗚呼其可悲也夫同里呂某序

鹿村文集卷五

十九

今集附舊序

今日文字之壞不在文字也其壞在人心風俗父以是傳師以是授子復爲父弟復爲師以傳授子弟者無不以躁進躁取爲事躁進躁取則不得不求捷徑求捷徑則斷無出于庸惡陋劣之外者聖人之言曰性相近習相遠子弟之初爲文未有無性者也教之者曰此轉苦不合此語苦不熟此一筆太遠此一解太高此一字一句未經諸貴人用凡室中有光頭線裝書一切戒勿觀朝而鋤夕而燒薙之不至于庸惡陋劣焉不止未幾而揣摩成以取甲乙如拾遺也吾聞之先輩大家研究聖賢之書浸淫于古文字不知墨幾丸退筆幾篋敗紙殘稿幾百束而不敢幾一得今之國鹿欄牛胎毛尚濕謂美之無抄仿套數朝塗而夕就矣羣謂某某已如法將必售則果如若言其所謂轉不合語不熟筆太遠解太高句字未經用及好閱光頭線裝書者大約未必售售亦離離如曉星輒曰其人數偶耳嗚呼何其言若符券也人之愛其子弟則期之以聖賢或爲名臣豪傑最下亦不失爲文章之雄何至突梯滑稽驅之使爲雞鶩鳧等吾讀其文知其父兄先生之所願望不過爲拜塵黃門由

鹿村文集卷五

二十

實尚書吹簾侍郎而已故其言曰制舉業之于科目猶叩門之有甄楔也門啟斯擲之耳且君之欲入斯門也何爲也哉爲其美官也爲其多得錢也然則其視舉業也猶之乎穿窬之有鍤鍤盜俠之有斧七耳排其闕發其秘藏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又何甄楔之有程子曰子弟患其輕俊當教以經學念書勿令其作文字古之人以聖賢之學爲學故其視文字也猶糠粃糟魄然慮其玩物而溺志也今天下之視文字殆不啻糠粃糟魄矣豈皆學聖賢之學者與人未有不戀其妻若子者矣而游方之外者吸光景練精烝

鹿村文集卷五

二十一

以離坎爲媾精以嬰胎爲孕育其視棄妻子直敝屣耳情生者無不以爲難然而文信侯亦能之故一妻子也或敝屣之以度世或敝屣之以釣奇其心之善不善豈直雲淵也哉今天下之輕視夫文字也亦若是而已矣惟其視文字也輕故明知其庸惡陋劣而不以爲恥曰吾以釣聲利弋身家之腹而已程子曰灑埽應對可以至聖人則知舉業亦可以爲伊傅周召然而聞此說也則羣啞啞而笑矣魏收引據漢書以斷宗廟事諸博士笑曰未聞漢書得證經術今天下豈特以制舉業爲糠粃糟魄也哉其視四書五經

鹿村文集卷五

二十二

亦猶博士之於漢書焉爾謂其中有吾所當致知而力行者焉則又羣啞啞而笑耳以故學究之支離儼薄之荒僻佛老異端之說浸潤陷溺焉而不知其非比年以來亦復知有傳註矣然非真知傳註之有切於已所當致知而力行者也特以時尚焉耳科條焉耳則其視傳註果無異于異端佛老之說也無異于異端佛老之說則今日可以爲傳註者明之曰復可以爲異端佛老何則其心壞也以既壞之心而求明書理不明書理而求文字之復古是鍛根株而求華實塞江河之源而求波濤之奇險也有是哉天下明知爲庸惡陋劣而不顧者謂挾其術無不應也蒲伏新貴人之門求其平生得力之處以爲枕秘僥倖苟竊之徒鼓其空腹妄爲大言至污極鄙鄭重而受之如長史右軍筆法戒其子弟雖千金勿傳矣然三家之村五都之市比戶聽之其枕秘如一也雖有才人困躓場屋間不能自振亦復稍稍爲之故一省餉名之士幾及萬人其不能揣摩如法者約二千餘人其不願如法者數十人而已餘擾擾數千皆所謂如法者也而題名者不及百人耳所謂不願如法者榜必有數人焉離立于其間此數人者殆天所以扶斯文

于不墜乎然世卒謂如法者獲多故雖屢受鍛削而不悔不知夫如法者以數千人中而得數十人焉不願如法者以數十人中而得數人焉其于多寡之計當必有辨矣且庸惡陋劣一也而數十人得舉數千人得黜者何也曰數十人幸而數千人不幸也夫所貴乎庸惡陋劣者謂挾其術無不應耳而亦有幸不幸焉吾又何樂乎爲庸惡陋劣者乎故曰文字有常賢科目無常遇其人當遇雖轉不合語不熟筆太遠解太高句字未經用及好閱光頭線裝書而不能禁其爲遇苟不當遇雖庸惡陋劣極揣摩如法而不能強其爲遇人知文字不與祿命爭得失則其作文字與讀文字之心皆不出于釣聲利弋身家之腴然後視文字也重重則禮義之悅根于心而廉恥之道迫于外雖日撻而求其庸惡陋劣也不可得矣雖然以子腐儒之力與億萬庸父兄先生爭其勢必不勝又況其躁進躁取之法更有出于文字外也

庚子程墨序

乙未之冬燕坐玄覽樓羣居由然無所用其心因與雲若同事房遷于吳門市傭一室如農車大鍵閉其中匝月而竣事蓋其爲日也暇而致力也專雖未必當乎古人而世亦滿志矣嗣而坊客驟以試牘程墨進則賈人驚利視外間許可者而役之側爾也時又無事事樂爲其所驅且迫之以程期限之以額兩人從事苦不給因分理之故五科程墨則予之論居多焉酉戌以來類皆分閱而互叅凡有事一遷輒屏棄他業汲汲顧景以徇賈人之志然雲若性勤而予習

應村文集卷五

三十四

于懶予迂拘犖確而雲若博通無碍予手目遲拙自辰達酉詮次不過五六首而雲若盡日之力時至二十許才之敏鈍其相去懸絕固不可強也夫以予才之鈍知識之迂拘性之懶如此而從事于逼迫程限之役其爲煩苦也殆不啻瘰癧之于肌膚而瘡癰之于腸腑去之惟惡不速矣而顧累累焉數見其成書若甚樂此而不知疲者蓋中無恒業則日見無事見無事則益由然無所用其心心無所用則其苦有甚于逼迫程限之役者故欣然受之而不辭也今年家仲兄以予之馳騫而漸失先人之志也錮予於樸

華開中命授二猶子業戒出入酬賓客閑之陽又爲構講室數椽子挈二幼子與二三友人之子哦于其間口爲唱手爲讀心爲解卿晨而起夜分而止經傳雜進背誦還前講說異科文字殊類目偶不眎而嬉戲作耳偶不聽而訛謬者衆思慮偶不及而疑義難析諸弊藁起刻晷程功猶懼不暇昔程子以文字爲翫物喪志曩未篤信斯語今予句讀耳遂不能旁及乎他亦心有所用而事不能兼理固如是也况乎學聖人之道者哉然予之短于才而蔽于識也則亦可見矣而客又以庚子墨卷至謝之語未移時顧謬悞者三起客亦咨嗟而去已而雯若示書曰選已成獨其序非足下手誤不可則雯若愛友之切復分其美以與我君子長者仁厚之道也顧予豈敢襲取不疑以重掩良友之德意哉爲叙其實如此若夫是科之文則雯若之子奪論次具在予尚俟受而卒業焉未卒業不敢妄有所稱述古也亦懼無當也

鹿村文集卷五

三十五

五科程墨序

自開闢至今茲其爲文不知凡幾何變也自今茲至不可億畀其爲文又不知凡幾何變也有腐儒焉欲起而一之必有腐儒焉起而爭之又必有腐儒焉起而調劑之夫其一之爭之調劑之是皆爲變所驅而不能用變者也善用變者有可變有不可變予天下以可變而奪之以不可變可變者文不可變者理今夫烟波雲氣斯天下之至奇且幻者也然求烟波于汚池觀雲氣于赤鹵其爲奇與幻者無有也故觀雲氣者必嶽麓求烟波者必江湖夫江湖嶽麓自開闢至不可億畀猶故物也而天下且以爲荒忽怪異莫奇且幻于此此非烟波雲氣之力哉然烟波不能自爲起滅而雲氣不能自爲卷舒則皆江湖嶽麓之自爲奇幻而已烟波雲氣可變而嶽麓江湖必不可變文之有理則猶江湖嶽麓也其有文則烟波雲氣也以至變之文傳不變之理雖開闢至不可億畀其爲文無不可定况數科乎哉顧文運之變每視文理之勝負爲盛衰理勝于文則極治平則盛文勝則衰純乎文則亂自治而盛也文運長自衰而亂也文運促成弘以上制科之文理勝之文也嘉隆之問文與理

鹿村文集卷五

三十六

平之文也萬曆以至啓禎則文勝與純乎文之文也其變也如四時然寒而煥肅而和風馳而電掣卽吾操筆落紙時已迅逝而不可留蓋無瞬息不變也乃自開闢至不可億昇其爲春秋者如是其爲冬夏者如是然則非變也復也復所以爲變也是以歲之冬也必復而爲春必不復而爲秋爲夏可知也則文運之亂必復而爲治必不復而爲衰爲盛可知也天下曰文已復古然而非復也變也何則今所復者當成弘之前而不當慶曆之下也朱子曰高祖文帝詔令只三數句讀觀開元都無文章嘉祐以前其文極拙而詞氣謹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嗚呼此真文運之極治哉今之復古者有是乎故曰非復也然滓者變而爲清譎者變而爲正荒怪者變而爲醇雅震震然知文之必本于理殆將以開文運之復乎由此進之使孔曾思孟以及周程張朱之書燦然復明于天下如二儀五緯經天羅列而不息庶幾猶及見成弘以上歟乃一之爭之調劑之者方且習訓詁之說寶空虛浮滑之調謂若者守溪若者震川若者昆湖荆川思泉嗚呼使數君子者在今日其爲文又不知其何若也乃舍不可變之理而刻畫可變之文是猶去猷

離江湖而求所謂烟波雲氣而且執繪之雲氣塑之烟波謂開闢以至億昇凡爲烟波雲氣者當如是也悲夫是爲腐儒而已矣

戊戌易書序

今天下有壞人心亂教化者若干人去之可以強國而奸民竊盜不與焉天下有損事業耗衣食者若干人去之可以富國而冗兵濫員不與焉則庸腐之儒是已先王設庠序以養儒也非以其庸腐而養之也督以學臣訓以師長禮義以閑之廉恥以風之非聖人之書不敢觀非濂洛之理不敢從故其謹小慎微謂之庸方萬淵步謂之腐而今所謂庸腐者不然吏之庭扃相摩衽相聯者儒也胥之門頂相望踵相接者儒也行安得庸心安得腐及其分章句握三寸智盡能索困若囚縛則爲庸腐而已矣先王非以其庸腐而養之也而其流不得不至於庸腐則豈立法之未盡善歟漢元光五年徵天下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令與計偕所謂當世之務卽今之對策所謂先聖之術卽今試士之經義耳當時詩分四氏易有三家治一經必精且嚴如是然易有韓氏二篇嬰所撰述蘭陵孟氏世禮春秋亦以陰陽災變名家而虎觀諸儒集五經互參同異劉安曰五行異氣而皆和六藝異同而皆通不學六經不足通一經古人治經若斯之難也自科目以八股取士而人不知所讀

皇朝書志卷五

三十一

皇朝書志卷五

三十一

何嘗探其數卷枕秘之籍不過一科貴人之業黥者剝首裂尾私立門類沿襲抄撮俄而拾取青紫高車大馬穿耀閭里嗚呼苟如是是亦可矣幾何而不相勸以盡趨於庸腐哉蓋嘗以爲起祖龍於今日搜天下八股之文而盡燒之則秦皇且爲孔氏之功臣誠千古一大快事也然以爲科目之弊專由八股則又不然宋神宗熙寧二年議罷詩賦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蘇軾曰自文章言之論策爲有用詩賦爲無用自政治言之則詩賦策論經義俱爲無用旨哉斯言後卒用王安石議論者以爲科目之壞自此始夫取士之以八股數百年於茲矣理學碩士出其中將相名臣出其中而盡歸科目之弊於八股可乎夫科目之弊由其安於庸腐而僥倖苟且之心生文氣日漓人才日替陳陳相因無所救止宋濂求賢論曰以愚選智譬如以石式玉求玉如石玉無似者求智如愚萬無一獲故愚以爲欲興科目必重革庸腐之習而後可計庸腐之儒邑可得數百人累之則郡可得數千人又累之則海內可數十萬人此數十萬人者今日損十萬焉何害明日又損十萬焉何害誠竊慮學宮士必通經博古明理學爲尚卽不能遽通

經遠博古遠明理學而取其庸腐者汰其三之一焉
今甲甚嚴士風一變然後及期大比先試其詞臣必
通經必博古必明理學者命之典試其所選士必通
經必博古必明理學者也而餘亦用有司歲校士例
等次之其庸腐者復汰其十之一焉如是則庸腐者
無所側足而士皆務通經務博古務明理學行之數
科士風大變故夫主持文運於上以清賢路求真才
此科目之所以興也今不澄其培植之原使人安於
庸腐而僥倖苟且之心生則其弊無所不爲雖嚴刑
峻法以釐治之而人才亦未必可得矣且此數十萬

東坡文集卷五

三十一

庸腐之儒者其耳目無所開其心思無所用游談妄
議武斷鄉曲以爲盡如此而人心不壞教化不亂事
業不損衣食不耗而無害於國家者未之前聞愚生
長草莽不知忌避竊冀當世之名公鉅卿留心時務
者當轡車之採焉昔賈誼以經生陳時事大臣絳灌
等畏害之論者惜其才以爲誼誠少年安有立談之
間而痛哭流涕於人主之前者也竊以爲不然誼之
所言如削分藩制邊塞皆深中機密非經生所宜言
故犯時之忌耳苟職所宜言而言之言之而激切雖
痛哭流涕何害今有爲經生所宜言者不得不激切

言之言之而不得其所故於是科房書而議之於首
以當吾之痛哭流涕者也

選大題序

一春爲風雨所敗筆床硯匣皆微潤不可近書帙狼籍几案間堆積如亂雲胸徑溷鬱任其縱橫弗理也有客排戶攜新貴人書及諸名家選本若干卷屬與愛若共詮次之時方閱久思一暢所蓄卽取筆爲塗竄數藝客竊脫視焉則多世所欣賞者也輒大驚徐請間曰商之鼎周之彝古識者咨嗟歎絕許直百萬實不與一錢吾見凡三年矣吾吳人鼓鑄朝莖而夕就淬以藥法卷之成五色斑駁陸離爲若水若土若血若汞若漆若灰之所侵襲則如墨如銀如綠沉如翡翠如丹砂如蠟如瓜皮蕉葉安石榴如火衲包漿渾脫雲雷蟠螭欵識凸凹無不精好千年之色成于頃刻其所爲人故目擊之而日售千百枚故曰三年不鬻真一日賣千僞願先生其謝商周而法吳鑄也余閱筆而應曰夷光鄭旦耕耨見而忘犁鋤觀無鹽宿瘤則未有不却走者惟妍醜無異形故好惡無倒置也而客曰不妻妻必夷光鄭旦天下鰥欲死故天下之愛夷光鄭旦與愛無鹽宿瘤等千載以來知己皆不再得而村艷市教鬆堅相競則無不顛狂而願妃焉者何也淫行多而貞色者寡故雖有夷光鄭

旦與無鹽宿瘤皆雜容于髣髴之中而莫之辨也且余估也估不善計美惡而雅計多寡今一城邑間凡讀書者百則買書讀者三分百之一貧不能具直者富不妄費者而假錄讀者併直而共製者亦三分百之一其一則竟無須書矣凡買書者百其讀中下書者半強中下且不能讀者半弱讀最上書者百之一二耳然一二中又且有貧不能具直者而假錄讀者併直而共製者更傲岸不屑污一顧者幾無須書矣而吾估紛然食指繁夥無不待舉火于讀書者三之一奈何舍九十餘人之所欲得而求售於未必售之二也余曰是未易爲若道也人必不爲習俗所移而後可以移習俗淇上之歌華周之哭匹夫婦也而足以變一國哀樂之節其情深而法善耶情雖深不能使金鐵木石爲感泣法雖善不能使蠅飛喙息詰磔鉤輓者變音而諧調焉無他所本無也若夫哀而哭樂而歌此人心之所自有也哭焉而悲歌焉而肉好亦人心之所自有也自有之而不自得忽有人焉舉吾心所有者而發于聲聲成文變成方令聞者歛歔霑巾不能仰視或嘗決及髮或目潤舌屈而無聲息或激越飛揚而盪魂魄搖心神動血氣余一不知

夫歌哭之至于是也於是乎凡爲哭焉思悲凡爲歌焉思肉好不期于霸而歌者皆霸不期于梁之妻而哭者皆梁之妻矣若是者匹夫匹婦不能變一國也其變一國卽一國之自爲變也况乎理義者心之所同然而文采節奏又理義之所自出傳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謂人性之無不善而有爲者皆至道也又何有於傳註之顯句字之末而不足翼程朱駕韓歐哉第使天下曉然于中正之途而詖淫邪遁之不敢作胥天下讀最上之書子方棄僞而求真汰惡而取美之不暇而又何慮夫百中之一二也耶客起謝曰如先生利乃益多又不獨在估也

東臯遺選前集論文一則

三十五

洪永之女質朴簡重氣象濶遠有不欲求工之意此大圭清瑟也成弘正三朝猶漢之建元元封唐之天寶元和宋之元祐元豐慶以加矣嘉靖當極盛之時瑰奇浩演氣越出而不窮然識者憂其難繼隆慶辛未復見弘正風規至今稱之文體之壞其在萬曆乎丁丑以前猶厲雅製庚辰令始限字而氣格萎蕸癸未開軟媚之端變徵已見已丑得陶董中流一砥而江湖已下不能留也至于壬辰格用斷制調用挑翻凌駕攻劫意見麗逞矩矱先去矣再變而乙未則杜撰惡俗之調影響之理剔弄之法曰圓熟曰機鋒皆自古文章之所無村塾學究喜其淺陋不必讀書稽古遂傳爲時文正宗自此至天啟壬戌咸以此得元魁展轉爛惡勢無復之于是甲乙之間繼以僞子僞經鬼怪百出令人作惡崇禎朝加意振刷辛未甲戌丁丑崇雅黜俗始以秦漢唐宋之文發明經術理雖未醇文實近古名構甚多此猶未備也庚辰癸未忽流爲浮豔而變亂不可爲矣此三百年升降之大略也

東臯遺選今集論文 三

一省一科之風氣定於主司天下數科之風氣定於選手通開卽無合作不得不因陋就簡此主司之十奪兼數命者也聚遠近先後而論斷之引繩削墨是非灼然此選手之予奪專於理者也故選手不與主司較遇合而後足以論文昔之選手大都如是故其書至今可以惠後學今之選手本領庸劣其腹之空疎手之甜俗更甚於學究秀才助彼說而張其說昔之選手能轉天下今之選手爲天下轉故曰今之選手今之秀才之罪人也

晚村文集卷五

三十七

吳次尾譏萬曆末年士自本科十八房而外不知宇宙尚有何書前此作者尚有何人實學之衰極重難挽近時習尚正復如此已丑壬辰一返蔓繚而歸之醇正多老學好古之士故格力道上乙未以來名曰模範先民實趨空疎甜俗其所見之理所宗之法不能出萬曆乙未之圓俗機鋒况能闡嘉隆以上之籬落乎戊戌己亥辛丑雅鄭互見未嘗無矯傑之作而外間盛行偏取下流不知佳文幾何盡爲俗眼所埋沒是編亦就其中滂漉耳尚恨翻圓俗機鋒窠臼未盡也

次尾標摘當時俚俗字句爲文禁且曰此等惡習始

於一二空疎之子以僥倖取捷後人無學無識轉相套襲日增月盛今之惡習尤甚矣目不識經史爲何物而欲練飾辭彩不得不出於俗談諢語臭穢不堪有人悟近日一名稿全部只三百字可了以爲秘妙卿蛆甘帶鳴鼠嗜糞良不虛也嘗取次尾之義於家塾戒之其詞句字法多不及載今略舉活套陋調於此如云云如此腔板不能盡舉可以類推使乳腥小兒弄筆如此定以爲凡胎下梢必無出息老老大大髭長面皺猶作此等見識豈不愧恥而選者密圈濃贊以爲妙法及從而傳益之其惑誤後起不小也有是非羞惡之心者試思吾言知必有斷然不爲者矣

晚村文集卷五

三十八

程墨觀畧論文三則

文體之敝也由選手而選手之敝也山蒙師時文汰度之最淺近者如破承之貴簡切而高渾也小講之虛涵而勿盡也提挈之得脉而勿痕跡也提比之籠翻而勿急也小比之點次老鍊也中股之開合切實也後股之推廓而不餒不泛也過文之宜反宜正緩急合度也結比之有餘勇也掉尾之力勁而有別趣也一句之當拆發也全章數節之剪裁有要也半段半句之當縮咽得氣也過脉叠句之當上瞻下顧而實做本位也連斷詳略之不可混也兩截對扇之各有定義也立柱分股之不可合掌也布局命意之不可複叠也此宜童子試筆時講明久矣而今之巨公皆犯之選家賞歎之蓋今之選家亦今之蒙師之弟子也則豈非蒙師罪哉昔者盛時吳中大家嚴重師坐皆不惜厚幣豐養致敬盡禮以聘名宿爲師者亦自力學珍貴以副其責今皆不然欄中之牛撫有數金館穀若項王弄印剗敝視善承吾意者與之亦如其雇工然不患其無有也爲師者固各營狗監以求進既得之則嬰媚順旨諂事弟子彌縫及乎僮僕以是爲固館之術然且有攫而擠之者其價日以賤其

曉村文集卷五

三九

曉村文集卷五

四十

品業日以卑其人日以衆或戲謂二千五百人爲師其徒數十人非徒少而師多蓋人人皆可爲師也師旣如是見文之奇博有本者憚不能句讀音釋講解則必力求空疎活套之書以爲業使其徒速成而已可免詬於是乎空疎活套之選家得啖然餬口於其間亦無人不可爲選手也選生師師生選文體遂極敝而不可返文體猶小者也使古來讀書種子於是乎斷絕天下奇材美質於是乎無成苟且奔競之習深而人心風俗於是乎大壞彼蒙師選手不過爲一身一家衣食計耳曾不意禍弊之至此極也今縱不能驟還於古願舉比論文者取淺近法度共講明之其爲文也亦必取資於六經左國莊騷史漢唐宋作者如程畏齋之分年日程趙攷古之學範成法具在可做而行也余嘗謂五方言語謠唱百里殊風無一同者獨乞兒爹娒之聲普天下無二今文萬喙雷同猶此聲耳士龍林他人之我先退之惟陳言之務去苟力行之後有作者起必來取法是爲作者師也程子曰今之學有三而異端不與焉一訓詁一文章一儒者余按今不特儒者絕於天下卽文章訓詁皆不可名學獨存者異端耳昔所謂文章蘇王之類也

訓詁則鄭孔之類也。今有其人乎。故曰不可名學也。而又有自附于訓詁者。則講章是也。儒者正學自朱子沒。勉齋漢卿僅足自守。不能發皇恢張。再傳盡失其旨。如何王金許之徒。皆潛畔師說。不止吳澄一人也。自是講章之派日繁月盛。而儒者之學遂亡。惟異端與講章。競互勝負而已。異端之徒。遂指講章爲程朱而所爲。儒者亦自以爲吾儒之學。不過如此。語雖夸大。意實疑餒。故講章諸名宿。其晚年皆歸於禪學。然則講章者。實異端之步。廣爲彼驅除難耳。故曰獨存異端也。永樂間纂修四書大全。一時學者爲靖難。

晚村文集卷五

四十一

殺戮殆盡。厚存胡廣楊宗等。苟且庸鄙之夫。主其事。故所據據多與傳注相謬戾。甚有非朱子語而誣入之者。蓋襲通義之誤而莫知正也。自餘蒙引存疑。淺說諸書。紛然雜出。拘牽附會。破碎支離。其得者無以逾乎訓詁之精。其失者益以滋後世之惑。上無以承程朱之餘緒。下適足爲異端之所笑非。此余謂講章之說不息孔孟之道不著也。腐爛陳腐人心。厭惡良知。家挾異端之術。竊群情之所欲流。起而挾其籬樊。聰明向上之上。喜其立論之高。而自悔其舊說之陋。無不翕然歸之。隆萬以後。遂以攻背朱注爲事。而禍。

此葉北師大配補

害有不忍言者。識者歸咎于禪學。而不知致禪學者之爲講章也。近來坊間盛行本子。淺陋更甚。又有增改各刻。愈出愈謬。然且家貼戶。取其簡便。穢惡既極。勢不得不變。變則必將復出手異端。此有心吾道者之所深憂而疾首也。朱子教人但涵泳白文。有未得而後看本注。看注未得而後看。或問。今當依之爲法。以本註爲主。無論新舊講章。一切弗泥。卽大全中亦但看程朱之言。其餘諸儒合于注者。取之。否則闕之。如此則進可以求儒者之學。退亦不失爲古之訓詁。或庶乎其可也。

晚村文集卷五

四十二

學者有思辨之文。有記誦之文。二者功夫皆不可少。今人但解記誦而不知思辨。此文之所以日下也。不知思辨處得力最多。思辨長識見。記誦長機神。機神所附麗止于腔調句字。若識見長則道理精。法度細。手筆高。議論暢。文品不可限量矣。故思辨之文。不必句句合度可讀。但就一篇之中。得其高出在何處。其弊病在何處。研窮剖析。擇善而從。擇不善而改。故雖不佳之文。皆可以長識見。此卽格物之學。所必當引繩批根。不可使有毫髮之差者也。至于腔調句字。乃所以襯其道理。法度手筆。議論者。固不可不熟不。

此葉北師大配補

然則識見雖高不能自達然腔調句字因時爲變在一時中又有高下異同各從其所至但取其有當於己之機神者讀之極熟到行文時自有奔奏運用之妙卽解有未當局有未真皆在所略故每有平淺無奇之文而名家反得其用又不可不知然此則不可以遷限并不必佳選而後有者是集止爲學人指示思辨之法爲增益識見之助誠虛衷細心以講究之則甲乙皆我師資也若記誦之文雖不外此中而具然聽人自取無一定之論矣

呂晚村先生文集卷六

論辨 記 題跋

賈誼論

明君之於賢臣也或身用之或留於其子孫用之皆用也於其言也亦然或身行之或留於其子孫行之皆行也故或用其身而行其言或不用其身而行其言或身與言俱不用而亦用此明君用臣之心與謀子孫之道也漢興至孝文帝天下殷強海內充溢舉朝訢訢謂將成三代之治矣而賈誼以洛陽儒素年不及強仕位不及卿相抵掌闕下陳痛哭之言上危亡之語天子慨然歎爲不及非其才之明而策之當而能傾動英主若此乎然而言不盡行山就長沙身終于梁傅則又何也於是言者曰誼初進言以疎賤之人計貴戚之事過於切直是以不得志此其說非知誼者也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當有道之世而用無道之術是重誣其君也挾諛佞之智而欲行王伯之道是自欺其學也偷合苟容浸結權貴以求得志及其得志而後圖之是背本而賊義也此數者一介自愛之士所不爲而謂賈生爲之乎故曰此非知誼之言也言者又曰漢室素輕儒

術道不同故終不見用嗚呼是烏知夫明君用臣之心與謀子孫之道哉文帝之時其左右朝廷決天下之大計者皆與高祖披荆斬棘共起山澤者也不則皆先朝所擢之岩穴而用之廊廟者也其出就侯國者皆天子之叔伯兄弟也否則皆功臣之後也一旦以少年布衣加于老成貴介之上而且欲裁抑勲舊損削侯王大或至于召亂小亦必至於讒沮是不得用臣之福而先受臣之禍欲行其言而并不得保其身也是故出以老其才靜以俟其用計絳灌諸臣衰退之年當賈生強邁之日於是舉而授之此所謂明君用臣之心也且賈生諸奏其大者在乎封建其言至善也其策至當也其憂慮至忠也而文帝遲之又久卒不及舉行者何也蓋其時淮南濟北諸王雖間有舉動旋就夷亡其他大國猶拱手受詔未有異謀苟卽分更其制則必皆奮臂而起於是動兵勞民以大傷百姓此文帝之所不忍也假已之名以予人聚民之怨以歸已此文帝之所不欲也文帝曰吾不若及其治而後行之此則久安長治之業耳其後謀削諸侯而七國果造亂矣七國旣平而主父偃等果遂能行其策矣終漢之世無侯國之變者偃之謀也偃

之謀文帝之謀也文帝之謀賈生之謀也而賈生之
言固已行矣此所謂謀于孫之道也雖然使賈生不
卽死而絳灌衰則必見用於文帝之世使文帝不卽
崩而七國亡則亦必身用賈生之言然而不能則命
也乃世儒不察猥以不遇之言短賈生而罪文帝且
士之欲得於君也將取卿相之尊用其身而已乎抑
欲行其言也如欲用其身而已則後世之君若無益
之臣知而不言言而不當以及於敗亡者胡可勝計
也如欲行其言也則賈生又何嘗不遇哉

元祐三黨論

漢以上無黨自漢而晉而唐而宋以來代有黨漢晉
唐宋之盛也無黨而其敗而亡也代有黨天下於是
乎罪黨黨之爲禍也烈矣哉然自漢而晉而唐而宋
以來宦侍者非黨而氣節黨跋扈者非黨而清流黨
傾險者非黨而正直黨其所謂黨人者類皆吾之所
欣慕者也其以黨之名加人者類皆吾之所疾惡者
也天下而罪黨將罪其所謂黨人者乎抑罪其以黨
之名加人者乎故曰黨也者小人中君子以危國家
之名也夫君子與小人其不並立也若陰陽然此長
則彼消爾生則我死故古之聖人不戒於羣陰壯盛
之時而戒於一陰初生之候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
至堅冰也姤之初遯之二聖人皆有危慮焉明乎小
人之退不盡其道必至于否剝窮陰而後已故君子
小人競進則君子必日疎小人必日密其始也君子
以小人攻小人幸而勝所用之小人轉而攻君子幸
而不勝則又以君子攻君子至以君子攻君子而君
子無不退小人無不進矣然所謂君子者或爲累朝
之所顧命或爲人主之所深知或爲朝野之所倚重
卽攻之未必退退之未必盡也小人曰吾中之以黨

名則雖累朝之顧命而不足恃雖人主之深知而不能留雖朝野之倚重而不敢救於是乎黨之爲禍蓋浸淫流漫而不可止君子於此成不朽國家以此成敗亡吁可畏哉熙豐之間王呂之黨茅茨而進海宇洶湧莫不決齒而甘心焉而熙豐無黨名哲宗之初聖母在上羣賢在下始之以司馬繼之以呂范其經筵則程氏之道德也其文翰則蘇氏之文章也其輔相則劉王之政事也此數公者其於君子小人何居也然而元祐名黨矣嗚呼黨之爲黨果何如哉蓋熙豐諸人閤鬱忮下怨入肝髓日窺伺間隙以求得志

東坡志林卷六

五

於是陽附於君子之門而陰搆夫黨錮之禍洛朔蜀之名成而熙豐之黨進矣或曰三黨之名蓋諸君互相訾擊而成也於熙豐何有焉吾嘗讀程蘇之書矣其議不合非無黑白之迹是非之分也然究未嘗以黨相目且諸君子不以黨加於熙豐之間而以黨加於垂簾之際一何惑也若曰轉三黨者爲之也此正熙豐諸人所謂陽附而陰搆者矣張商英之在元祐也上詩求進諛佞無恥而紹聖之乞毀碑者商英也周秩之爲博士也親定謚號自附正人而紹聖之乞斬棺鞭尸者秩也子瞻之黜英州也全臺劾其先是

制詞多訕謫語范公曰言者皆當時御史何不卽納忠而今乃奏耶由是觀之紹符之黨人元祐之黨人也元祐之黨人熙豐之黨人也洛朔蜀諸公又何與焉然則此數公者皆無可議者乎曰此則有辨伊川先生之於宋也猶其有秦宗兩曜也登高者望之以爲表處闇者依之以爲明萬古長夜望之以爲昏旦若蘇氏兄弟特文章之雄耳楊康國之言曰其學爲儀秦其文爲縱橫捭闔無安靜理用之又一安石也此可謂知蘇者矣夫使荆公當日無神宗之遇備位制誥中若疏劄騁文辭更不幸遷徙炎荒窮海之鄉

東坡志林卷六

六

鬱鬱不得志以其所欲爲立言以垂不朽後世讀其書慕其爲人如見伊呂焉不知其敗壞滅裂如今日也而且相與歎其不見用使三代帝王之治不復見於後世豈不重哉故荆公不幸而見用於神宗而首惡於熙豐子瞻幸而不見用於神宗而垂美於元祐而要之爲內翰則有餘爲宰相則不足子瞻之與荆公一也不然王雱欲斬韓富之頭以行新法荆公悚然曰女誤矣荆公以異己之敵猶知韓富之不可非子瞻以同類之賢而不知伊川之不可毀以此乘時在位其於進賢退不肖何如也范公九年之奏曰當

時臺諫如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等皆素服頤之經術故不知者指爲頤黨則洛之與朔固未嘗有訾擊之事又安得有分黨之名哉惟蘇氏以敢與章素之環節開過於伊川之門使熙豐諸小人得乘其間而散入於其中出其蟲鼠之技轉相指擊以黨之名中洛朔而卽以黨之名中蜀以成紹符建中之禍而子瞻不知也古人有言朔自守之兵也洛應敵之兵也蜀侵隣之兵也由是言之其開關而揖盜者非蘇氏也哉然以蘇氏爲非君子也則又不可夫蘇氏特其學未醇耳其才剛毅明決風生而獄立竄逐窮荒而愛君忠國之思百折而不可磨滅豈若後世齷齪細儒干依正類操戈矛於堂弄雲雨於手其智出熙豐下哉且熙豐諸人變幻百出以構君子流其身籍其家追奪其爵號羅織其子孫其得計殊甚也然腐儒穉子讀數寸之史輒唾詈而恚恨之不置而程之道德蘇之文章王劉之政事長存天地間者因黨名而益著黨顧何累於君子哉且使天下之爲經筵者至於程爲內翰者至於蘇爲輔相者至於王劉諸子而曰黨人也然則人主將日求黨人而師之友之臣之之不服而又何罪焉故曰元祐非黨也豈惟元祐自漢

而晉而唐而宋以來之所謂黨者皆非黨也然則無黨者乎曰否以黨之名加人中君子以危國家者皆黨也

答谷宗師論曆志

蒙發天文志已細細同陳生較訂訖謹如限繳進第
中有不得不言者蓋天文一志歷代皆有定說大略
相承加多加密而不大相遠凡一代曆法進退損益
及耀緯占驗之原皆從此出不可不慎也先朝官泐
限度積分俱集前代大成未嘗創改迨至懷宗時始
有西曆一書然未經會通中曆確有定論頒布海宇
則此書在先朝尚爲未定之書但可資其議論以究
天學異同若以爲明天文志如是則是從洪永以至
熹廟其時皆無天文也其時之所謂天文皆非也今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

所發天文志大約撮取遠西曆書中一二種雜以鄭
端簡天文述摺湊成書與先朝原法踰遠夫所謂一
代之史之志必使後人據書握策可以求此朝之成
法可以求此朝成法之疎密是非可以求此朝政令
徵驗得失之故今乃盡去舊法而但取末年未定西
域一國之書以爲一代天文如是其爲作者荒謬之
責小天下後世執此以誣先朝之法其罪安歸乎故
某前謂曆法一志必須細細推算種種脗合又須博
徵故實章疏考訂明確方可操縱成文誠不敢抄撮
急就以塞一時之責也今將此志中難解者一一粘

出共計粘票八十二紙其票粘未盡者細陳左幅惟
師臺裁正

辨經宿

三垣二十八宿各有所屬之星星有定數數有定位
歷代以來中國相傳不易其從北極分十二辰次以
定赤道限度亦歷代相傳不易從未有以辰次割裂
星宿者也故凡天文志中分列經星所以爲觀占推
驗之用自宜逐垣逐宿逐座交還完確今但取西人
分宮表度編作星經或一座而割裂於兩宮或一座
而割裂於數宮本宿忽失數星他宮忽多數星令觀
者茫無覓處此雖明於經緯者尚費查考遺之後人
竟成夢話矣不寧唯是并於西人之說又多紕繆如
今所票粘者正復不少以此爲志何以示後世以觀
占推驗之實乎

辨黃道極

北辰爲天之樞萬古不易日行爲七政之紐歲歲不
常究其細微蓋緣日積而成歲刻積而成日則是不
常者刻刻有之分分秒秒有之也其六十六年八閏
月而退一度固顯然可見者矣惟其不定如此前聖
賢於帶天之紘處立爲一定之所強名之曰赤道分

大爲十二宮以爲日行不定者立法宮者日月星辰之辰是也是出萬古一定之度列萬古一定之宮不可移易者也故聖人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居者日日如此居共者日日如此共惟其不易也而後於其不常者立法求之不常者有常可求焉於是月之出入於黃道者遠不踰六度亦猶日之出入於赤道者遠不踰二十三度九十分三十秒也月一歲十三轉有奇又白道斜正上下遲速不常踰甚因黃道不常之常者求白道斜正上下遲速不常踰甚者亦有常可求矣五星之出入上下遲速進退於黃道者別有多端之不常一皆以日爲主則姑且弗論若是乎不常之可求如此豈非以黃道乎黃道不常何以可求豈非以一定之赤道一定之宮辰乎赤道宮辰何以可求豈非以萬古不易之樞尊而無對之北辰乎北極之於赤道其重如此如曰黃道自有極七政藉之運行則此北極者離所謂黃極也者二十三度有奇而時時刻刻分分秒秒拱黃極而流轉與衆星同拱黃極也然此黃極者二萬四千三百五十年餘則成一黃極小規矣小規之徑以前人之度度之蓋長四十七度八十分六十秒云黃極則背負小規所負

之規亦分三百六十度亦六七十年而移一度且漫言時時刻刻分分秒秒而漸移也且漫言二萬四千三百五十年餘而移一大周天也夫人拱而向之注日而認之定爲黃極矣但見黃極也者亦爲北辰一日一周而成一小規云徑之長以前人之度度之蓋四十七度八十分六十秒云虛空難以定其極置爲黃極渾儀規而觀之北極蓋去黃極二十三度有奇云北辰蓋一日一周黃極云北極蓋二萬四千三百五十年餘而一大周黃極云北辰時時刻刻分分秒秒而漸移於黃極云北辰者且不安其居拱黃極之不服而何服受衆星之共云伏而思之鳥火虛昴取象於蒼龍玄武白虎朱雀以定四方四方定矣宮辰分焉列宿序焉後世宗焉曆法密焉皆恃有極焉以爲之主也極者不移之謂也非時時刻刻漸移之謂也居者不移移者不居居與移兩無所定衆星亦無從而共矣二十八宿距星可擴不可踰一十二辰位次有方難可改將舉而名之曰東玄武西朱雀南青龍北白虎愚悞未之能信也學者服睨不大止見得目前四千餘年內之事未能了夫二萬四千三百五十年餘之事然約略言之或不大異耳竊謂誣天之

行莫可憑於一時誣明之史難取信於百世關係甚鉅是以冒昧唐突知犯忌諱而不敢默然也

辨瑞星

老人星去極一百四十三度四十三分去南極三十九度一十九分五十秒在順天北極出地四十度之處南極入地亦四十度老人星常隱不見此係經星恒度非若七政錯行彗孛含譽等隱見不常者也然則永樂四年二月庚辰旦老人旦見及累朝數見者恐未足信後世之識者也若在順天而見則必歲歲同之何以他年不見也蓋老人星在南極入地三十六度之處見之頗難旦見丙未幾而日出星隱矣夕見丁即淪入地中不見矣故謂之瑞蓋在千餘年前三十六度之地今歲差漸移即北極出地三十六度之處未旦而先見夕見而不即沒矣如今日浙中北極出地三十度有奇之處冬春之交夕見數月夏秋之交晨見數月不足爲奇也

辨七政

天地之理有逆斯有順上九字原蒙另書格外疑可刪去文曜麗乎天其動者七是爲七政七政右迴者逆數也易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易之爲數也逆易日月也陽變陰

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易也其用爲二五二五者七政也以故七政皆主逆洪武十年春太祖與羣臣論日月五星之行翰林應奉傳藻典籍黃麟考功監丞郭傳皆以蔡氏左旋之說對上曰天左日月五星皆右朕自起兵以來與善推步者仰觀二十有三年矣嘗於天清氣肅指一宿主爲太陰居其西相去一丈許盡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爾等不明論之豈所謂格物致知之學乎然七政皆主日日率正則諸率皆正日大明陽之精光太陰承光夜明五緯因之而有遲疾留行順逆焉七政惟日有光一天威柄不下移也月星皆無光賤陰也依日以爲光藉天子寵命以出政於四方也向日則昭明背則魄伏示順逆也近日則光盡上不可偏也日麗天而列曜息陰不當陽也當陽則人主憂日所行曰黃道黃道無定體因其所行強名也南北二極之中各九十一度三一四三七五是爲赤道赤道定位也亦強名也赤道定而後黃道之無定者亦有定焉月所行曰白道白道出入於黃道內外亦猶黃道之出入於赤道強名以求定也黃道相距最遠者二十三度九十分三十秒冬至夏至日所在也黃

白相距最遠者六度日行舒月行速常其同度是爲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是爲弦相與爲衝分天立中是爲望以速及舒光盡魄伏是爲晦月循黃道內外而東近北入黃道內曰陰曆近南而出黃道外曰陽曆陰陽體相遇爲會會於黃白相結爲交而食生焉故曰交食日君象也下有失德應合於天而適相值理數參也日食陽不勝陰也月食陰不勝陽也月食行入闇虛異地見同故無時差日爲月所掩其時刻分秒九服見殊時差立矣日輪大月輪小日道近天在日月道近人在下小掩大近掩遠故曰食既時

小戴爪耳是如人搖隕並見出非所王者惡之五緯水火金木土日用五府之精光也五緯各自有其道出入於黃道內外故亦因黃道求之太陰因日爲望晦而不因日爲遲疾五緯不因日爲盈虧而因日有遲疾順逆也近日而疾遠而遲伏後而疾而遲而留行皆順留而退而又留行皆逆留而復順行而遲而疾而伏而爲一周合後見於東曰晨段見西曰夕段

北齊張子 悟有盈縮之變而加減常率以求其逐日之躔頗親密矣水行最速一瀉千里金行世如流

泉三月改火木歲一凋落土博厚不遷故金水附日歲一周天火二歲木一紀土二十八歲一周天土名填讀如鎮以靜爲體讀如田共用填塞也木八十三

年而與日合者七十六火七十九年而與日合者三十七土五十九年而與日合者五十七金水雖依口然金八年而合於日者五水四十六年而合於日者一百四十五七政自下上一月二水三金四日五火六木七土金火近日略同然金仰得光而返景火俯得光而順施故火之效爲尤著土最高月最下皆遠日非濕即冷木居土寒火熱間氣和平以故祥歸木

災歸火也五星行列宿視所好惡遇所好則所惡反之凡五星起怒芒角拔劍反羽凌關貫環蝕吞戴勾已同光牝牡畫見經天北斗以內犯列舍星宿各以其所臨爲占正德三年五官監候楊源疏言熒惑入太微帝座前東西往來不一宜思患預防時劉瑾亂政輒矯旨杖戌之嘉靖三年光祿少卿樂護上言正月五星以次聚室太陽臨近隱伏不見天象暗聚流氣降精占曰五星聚是爲改易有德受慶子孫蕃昌無德失國家百姓流亡陛下初承大統五星適聚可不益脩聖德以承此大慶乎崇禎初日食不合詔議

之海鹵法謂太陰朧胸之故一因赤道上之黃道升降不齊凡月離正降六宮則朔後疾見斜降六宮則朔後遲見離正升六宮則晦前遲隱斜升六宮則晦前疾隱一因白道距黃道之南北在北卽入地後黃道疾見在南則入地先黃道遲見一因月視行度之遲疾視行爲遲段則朔後見月遲爲疾段則朔後見月疾至若五緯異行各有贏縮加減凡星在歲行規極遠之所必合於太陽其行爲順而疾體見小在歲行規極近之所其行爲逆而疾體見大若土木火三星逆行則衝太陽金水三星逆行必夕伏而合行順必晨伏而合其各星之順行而轉逆逆行而轉順之兩中界爲留留者非星不行乃際於極遲行之所也各星見伏之限以地平障蔽日光晨昏光之久暫不等星_四時刻又自不等故一以地平爲主大約星在黃道南則度多在北則度少矣統論見伏之因一以太陽下於地垂一以星在緯之南北一以極出地高下一以黃道升降斜正不第以太陽距度爲定也其論頗細曠與中法略殊考正曆善詳之

辨分野

乾坤交而變化生變化生而調御出帝王俯仰之功

所以勤庶績以承休光猶疇蟬之於肢體百絡縷分一歸於心故手足不相覺而脩救至傳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蓋有其道矣周禮保章氏辨九土封域各有分星以觀妖祥戰國時臯唐甘石諸家主十二州兼斗秉以察機應漢志分次具詳之又有費直說周易崇邕月令章頗不同若陳卓張衡京房譙周等更言所入宿度又加異矣唐貞觀中李淳風撰法象志始以唐州縣配之而一行以爲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負地絡之陰以限戎狄爲胡門南戒負地絡之陽以限蠻夷爲越門河源自北紀與地絡會行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與地絡會行謂之南河觀兩河之象與雲漢之所始終而分野可知矣雲漢自坤艮北斗自乾巽其分野與帝車相直皆五帝墟也列舍在雲漢之陰者八爲負海之國在陽者四爲四戰之國其說最精密云夫天之列舍盡於二十又八而地之周徑以億萬計其於中國十二州次不啻數十億而一也然王者盡以配我疆域候符咎如景響答焉豈列宿之所臨主盡是耶上下中和清淑之氣於是焉聚是爲天地之心所長存也其區隅遠邇皆有仰觀之法若回回遠西諸國亦能言象度以測運緯

雖名號不同星躔分次亦列十二宮以爲準至星位離合則與諸夏特殊若斗杓則易爲熊尾南門則分爲馬尾及腹敗白則破爲火鳥等牽聯截割非中國之舊皆荒茫不可辨彼土用以占步亦復有信矣然則氣數之所通感統之至大且尊析之至雖甚纖細莫不具天地往來消息之故故自天子公卿大夫士庶人及遠夷血氣之屬皆當知戒謹修德業以答天意焉而其爲大且尊者固有常主哉若夫海宇裂王畛域數分一象則共占共占而各驗此又天道之遠錯綜互變非智術所能窺測也洪武十七年大明清

曆書卷之六

十一

類天文分野書成凡二十四卷詔賜秦晉燕周楚齊六國大抵欽天監十二分野分配州郡與唐志稍異古之辰次與節氣相係各據當時曆數與歲差爲遷徙今更以七宿之中分四象中位自上元之首以度數紀之而著其分野其州縣改隸雖不同但據山河以分爾晉天文志十二次始角亢以東方蒼龍精首也唐始女虛危以十二支困敦首也其以斗牛爲星分之首者日月星起於斗宿古之言天者由斗牛以紀星故曰星紀則星紀爲十二次之首而斗牛又二

十八舍之首也太祖應運肇基而南京應天爲星紀

斗建之分與三統之正相協數千年間帝王之運適符於今豈偶然哉

辨象占

天人上下一氣之屬其理與數不相開政變於下則上應象變於上則下應吉凶倚伏互相爲根自然之符也然天文應異及日月薄蝕緯星犯守闕合諸異曆家皆有恒法求之雖密合親疎法人人殊皆可以推步得焉故崇禎戊寅焚惑守心西海曆家言五緯各有常行當其留不以堯舜而避當其退不以桀紂而延以故守心非災豈古所稱天象變占感名之理皆非與古大順之世王者恐懼修省兢兢於天命之不易而其時薄蝕凌犯之事少當衰亂怠棄則益多代不喪也譬之陽燧取火方諸取水易鏡求之則不應抑又何歟明高皇久行間熟知乾緯及卽位徵集諸言天家至京師議法象搜抉往牒并華夏海夷之術今古畧綜至於省灾禳戒符瑞敬天勤民尤不敢忽焉故其訓戒諸王及飭諭羣將皆非嚆人外士所能測列宗相傳明時觀變凡以謹大命察幾宜咎謝以撫人事代無差貨也嗣及中葉象緯之學闕如保章馮相守成法而不知變欲以形先察微脩救曆數

以輔成至治難矣懷宗初年慨然欲政治之特命開局於京師兼收中外諸法將會歸以垂鴻摹會國變未成也今考恒星雲漢經緯之次七曜運行儀測分躔歷舍之道載在靈臺行於朝野者采著成篇雖術法繁移其於一朝得失之故不可誣已若夫象曜陰陽之異星精犯合流隕之占其理與政事俯仰雖推布有常度而災害在國君大臣夫月毀於天而魚腦滅於水東風至而酒湛溢陰陽迭感之故灾豈無意哉故時數會則氣滋氣滋則幾兆幾兆則象懸於上事形於下天下不知其所以然而適相值是為主德主德所及運會生焉是爲天道天道者大人之精符王事得失之先著大防也知之脩懼謂之聖人其義固有出於曆數推步之先者與用備載簡冊以昭鑒戒通三五焉

友硯堂記

予幼嗜研石所畜不下二三十枚其佳者纔四五耳億甲申與從子亮功游杭見一青花紫石兩人爭出直買之互增其數至過所索賈反訖不售歸相咎者數日子卒以厚直得之亟呼良工趙三者斲爲宋欵抱臥累月不厭其癖可笑率如此時交游皆浮薄所謂社盟名士習知不過八股寫八股之研不過市間石片鑿水池或更於穿穴納線絡頸下入試一枚可值二十許錢極矣見予所嗜研輒怪而非笑之予研太率得之骨董肆中及山火門客之以骨董謁者初嗜古繼嗜奇最後乃嗜端石每嗜必受骨董之詐故畜多而佳者少然因欺而盡得其理故歷之久而解識益進若朋友淵源贈受之道則曾未之及也遭亂竄跡山水其佳者不忍舍則托之村友村友死於兵研盡散失不可問戊子以後歸理筆札則亦買市中石片磨墨故友孫子度過而悲之贈以箚槽小端硯予自此復有研初予之交子度也亦以盟社集崇福禪院獨予兩人坐大殿出所作詩相質子度攜新得澄泥研及程孟陽畫冊玩語竟日社人皆笑子度手予詩卷題曰吾兩人當爲世外交詩文其餘事耳

少日復示書云吾輩今日爲惟讀書小學事事
學立峰造極足不落古人後自此俱不復與社人通
嗟乎子度吾與友研吾與研也辛卯子度死予益落
魄不自振已亥遇餘姚黃晦木童時曾識之季臣兄
坐上拜之吏寺僧寮蓋十八年矣當崇禎間晦木兄
第三人以忠端公後又皆負奇博學東林前輩皆加
敬禮所與游者負重名如梅朗三劉伯宗沈崑銅吳
次尾沈詹生陸文虎萬履安王玄趾魏子一者離離
不數人天下咸慕重之一二新進名士欲游其門不
可得至有被謾罵去者既亂諸子皆亡落略盡而晦
木氣滄岸如故後起不知淵源習俗變壞益畏遠之
然晦木固不能一日無友者左右前後顧則索然蕭
矣於是得予則喜甚固是可爲吾友晦木求友之急
至此蓋可悲矣晦木性亦嗜研時端州適開水坑同
邑有官於粵者予從購石十餘枚與晦木品其高下
晦木又喜以爲有同好也謂予曰予兄及弟子所知
也有鄭高且中者此非天下之友而予兄弟之友也
虞子遂與且中來其秋太沖先生亦以晦木言會予
於孤山晦木且中曰何如太沖曰斯可矣予謝不敢
爾命之因各以研贈予從予嗜也其研有出自

梅郎三陸文虎萬履安者其人雖已古然繇三子之
交而追之或冥漠所不拒孟子所謂友天下之士爲
未足者非耶予又自幸其友之足尚也因以友研名
吾堂同邑吳孟舉見而喜之孟舉新獲研出自黃澤
望遂以見贈澤望固予所慕而孟舉又友之宜進者
亦受而登諸堂吾友與研於是乎盛矣或曰子之友
盡此乎予曰非也或不能得研或有研而不必取又
烏乎盡然則子之名堂也得毋重研而輕友乎曰否
予之研固不盡此也研雖良非良友不以登吾堂吾
友良雖無研亦不敢不登也

八角研

餘姚黃太沖名宗義所贈也研八角而不勾角當四
正體狹長兩旁角潤頰又狹於下背作屈角三足有
銘卽用六朝回文舊語而中刻耶蘇三角丁圓文其
質則歛之龍尾也太沖詩云一硯龍尾從西士傳之
明三傳之我燕臺頤洞風塵中留之文虎亦姑且十
年流轉歸雪交治亂存亡淚堪把未幾失去又十一
年而復得之遂以見贈

紅雲硯

餘姚黃晦木宗炎所贈也石青紫而有紅文若覆雲

者故名晦木以黃金屈厄一銀幾兩得之其製潤邊
小槽晦木亂後物皆散盡惟此硯厓存出入必偕其
第三子百世尚未婚晦木云吾將以此硯聘佳婦已
見予嗜硯卽以畀予而晦木子適爲子姪晦木因作
紅雲硯詩以贈詩曰幼不學問多拘惑購石斲硯勞
心力南唐沉泥宋龍尾洮河隴陽誇耳食西園磊磊
成石林豈顧寒厨炊煙息磨礱既久美惡判寶硯無
如端谿善端必下品之子石天生硯材千古擅搜奇
弋詭又十首最上絕倫有雙硯飢寒剝削患難逼干
戈死喪頻鍛鍊衰翁焚焚止一身更無他物樂晨昏

并愛鳥且愛頑石過瑤璣子曾戲言效米氏欲以研
易小樓居子直笑領不爲怪天壤何人識此迂吾兒
二十尚未婚硯焉爲父徒歎歎子能相之矚黃外衣
子之衣廬子廬吾思報子貧無術形影相隨止片石
贈君兼作紅雲歌紅雲灼灼臨清波溫如處子艷如
荷稜稜丰采藏柔和鈔經箋傳聞邪說斧鉞亂賊誅
么麼

鳳池研

鄧高且中斗魁所贈且中有研二皆萬曆安所與其
一爲涇泥唐槽履安遊於杭得此研卽馳書且中曰
近得張伯雨研圖體三足其池作鳳形盤其尾轉與
味相及刻句曲外史印文曰貞居背有銘曰交文明
考文德舒九苞輝翰墨字環書作小篆蓋奇物也伯
雨雖元人其高致亦可尚友也

眉槽小硯

同邑孫子度英贈予淡青端石杭人趙三所琢高二
寸廣一寸九分

卣硯

同邑吳孟舉之振見贈癸卯春夏予與太冲且中坐
水生草堂與孟舉自牧諸子倡和甚樂忽得晦木書

云澤望病劇以此硯及石田衡山書售爲藥價太沖
且中踴躍東去澤望竟不起此物遂歸孟舉憶予年
十四見澤望于東寺氣象偉然與予度坐禪榻論司
馬溫公集子側聆之不敢問難近得遊太冲晦木間
謂且暮見之不意遂死今得此硯如見其面豐然其
目修然其聲琤然又足感也研嘗爲嶺南梁稷非聲
所購天然者樸面滿黃臙中穿蟲蛀開頤以磨墨予
改爲首研初高蓋許破其半作唐槽歸之太冲爲
黃氏賴鈔研

南嶺題硯

南嶺題硯

同邑吳自微爾亮則遜亦甲申遊杭所得凡三石一
爲宋欽次爲瓶研此其三也從子亮功爲予銘且序
曰叔父得端露舊坑者蓋友六寸四周天然面淨蕉
背綠文如畫工所設遠山者有眼半啣文上如隔山
待月方過此嶺夾左可着墨墨痕初溢如山雲欲雨
坡陀滄鬱或旁注眼上則翳月微露清光猶見也因
以山高月小名而命宜銘曰秋月明秋山橫壯士
遇之悲生反謂秋氣之無情乃有怨怒愁痛之聲秋
月爲之低昂秋山爲之不平化怪石如肝脾以成雕
琢之奇山鉅刃削融結而入乎文字聲詩使天陰欲

雨庭無月時借置吾廬爲苦吟資人假不歸抱墨淋
漓頓首敵詞曰宣欽之叔父其然須一笑而許我分
癡乎此銘久失之研亦從村友散亡流轉至自牧乃
割贈時從子壻徐大竹適至於舊篋得亮功遺稿一
帙見畀此銘在焉遂勒之又一段奇事也

往時交遊道盛余與陸文虎梅朗三數子獨有研
好所畜多絕品外舅葉六桐先生友人王子樹皆
官粵中不能致片石最後萬履安以曹秋嶽之力
搜訪亦未見有余敵者亂後雲煙過眼一時交遊
亦零落爲累物塗從樵人瀑布嶺下拾土題名而
已因歎交遊之盛衰關於世運之升降而硯石之
聚散又關於交遊之盛衰如李格非之記名園一
例也讀語谿呂用晦友研堂記朱鳥欲來開架且
黑毒龍未怒環劍可求耿耿者久之信有生習氣
之不易除也雖然用晦之友即吾友用晦之硯即
吾硯往時之盛蓋庶幾復見之契弟黃宗義跋

題錢湘靈和陶詩

和陶始東坡山谷稱其出處不同氣味相似此山谷
阿所好耳氣味那得似淵明有所不可者也東坡無
所不可者也平生沾沾於升沉得喪之際鬱勃輪囷
孤憤懣恨一變而爲禪悅爲神仙方技爲任俠爲滑
稽爲飲酒近婦人爲排闥縱橫之說以無所不可爲
達正有大不達者存也其和陶也游戲韻脚亦無所
不可中之一耳後人沿而和焉是又刻東坡之舟也
然吾得一人焉爲張北山北山當德佑以後徵書至
門遺民瀾創如平仲交海甸清子昂諸人皆不能自

題錢湘靈和陶詩

二十九

立獨北山堅拒以東海大布衣終其身可謂得義熙
之志矣和陶雖在東坡後而有所不可卽居東坡前
可也自餘和者皆非和陶乃和蘇耳虞山湘靈乍嬰
塵網旋返自然澡雪氛垢快然可無遺憾殆天所以
成其和陶乎宜不得比東坡之達也讀其詩寄託高
遠脫去纏索其於古人固有曠世合節者矣獨其於
有無不可之間爲陶乎爲蘇乎認得淵明千古意南
山經雨更蒼然此在湘靈自勘之余固不能辨也

題高處尊畫像贊

凡今幅巾不耐澹薄望火日游其狀磊落佛門兒孫
侯門翼角不知其隱安問其學巋然此老冰懸雪壓
雙趺憑然八字着脚後未或知曩則已確其圖可傳
斯名不作

自題僧裝像贊

僧乎不僧而不得不謂之僧俗乎不俗亦原不可槩
謂之俗不參宗門不講義錄既科咀之茫然亦戒律
之難縛有妻有子喫酒喫肉奈何衲袂領方短髮頂
禿儒者曰是殆異端釋者曰非吾眷屬夷東不到家
西不已宿何不袒裳以遊裸鄉無乃下喬而入幽谷
然雖如是且看末後一幅豎起拂子一喝曰咄嘮叨
箇甚麼都是畫蛇加足

書舊本朱子語類

壬辰夏買此書爲書船所欺自三十一卷至六十六
卷俱闕而自此本至末凡十本又重出全書中又多
爲庸妄人所批抹侮聖人之言小人而無忌憚至此
每展閱時恨怒無已書此示兒輩讀書無論聖言當
加敬畏卽古人文字亦不得輕肆動筆且以戒與書
客買書當細對卷葉翻看污損勿輕信而怠忽焉也

書大學切己錄卷首

江西有程山一宗皆以隱居講學爲事有南豐謝秋水名文海著大學切己錄自序謂向宗陽明力不朱子其實並未會讀朱子書惟據先入之言幾成黨同伐異之見至乙未閱李寅清大學稽中傳丙申始取朱子書讀之乃著此書然仍皆調和兩是之說未可謂之爲細讀朱子書也蓋先入之害如此

識碧山學士傳稿後

黃汝嘉字繼忠嘉善人博學士

右先外大父學士葵陽先生文稿年遠散軼據陳百史五十大家本僅三十餘首後四世孫相如從友人處得十許首又從桐鄉錢蒼城得其婦翁姚北若所藏本十許首最後四世孫綺出舊刻宦稿訂定數首共五十八首而諸改墨爲程者不與焉按先生文品三變初爲渾灝踴厲驚世之女嘉靖辛酉甲子間風氣冗弱茅蘘望先生與同里趙玉虹獨勉爲古學救之以精練典則會隆慶改元釐正文體遂以第一人舉于鄉辛未後支體復振皆先生力也庚寅歸里與閔生子弟論學不少倦而文益簡淡高遠今集中所載多後兩變作也海內過其門者無不成名士如會稽陶望齡晉陵王濬初華亭董其昌同郡朱國祚陳懿典馮夢禎諸所陶鑄甚衆先生初入翰林爲館課輒傾其曹同館雖前輩無敢雁行而先生又嚴峻好直言遂爲時貴所忌萬曆戊子主順天試取主錫爵子衡爲榜首第十名李鴻又申時行之婿也言者遂以攻先生下廷臣覆試至再諸生友皆如格事乃自然先生遂自劾求斥慰留再四疏上上竟告疾歸先是丁丑會試張居正欲以子嗣修相屬先生堅避

不入簾爲江陵所領以故久不遷夫不肯趨附熏灼
之江陵而私調停畏蒞之太倉長洲固有以知其不
然也然先生終拂衣不起絕無顧戀營冀之情其名
節自重如此竊論先生之文上裁嘉靖以前之迂蕪
下截萬曆以下之俚怪酌乎古不入乎時三百年文
運之正中極盛也編脩時疏正文體謂必先端士風
士風倒瀾欲正無繇因陳六事曰去浮靡止奔競明
是非禁佞諛禁黨錮禁清談啟頑闇事無不灼見鳴
呼誠得行其言豈止文字無末流之禍哉外孫呂某
謹識

跋八哀詩曆後

汪孝廉魏美 陳晉州士業 申山人自然

錢宗伯牧齋 王先生子文 劉先生伯繩

黃孝廉季真 仁菴義禪師

黎州八哀詩余同哭者只牧齋魏美耳然伯繩余所
願見甲辰將渡江而不果識其子子本於杭前年黃
木正寄詩於余得聞其父孝廉之風子文則立谿烏
石數爲余寄問焉山人之死友又余之舊也是皆宜
哭不當以識不識異今年求宋元集於晉州晉州雖
亡不可等之路人惟於仁菴無淚焉嗟乎年■月
幽草無銘甲拜乙號荒臺有記耿寒燈於霜木許故
劍於南極其聲光氣力能使後世惻愴如見而況於
余乎南陽某謹跋

書西樵兄遺命後

此先兄十一年前書留篋中者也甲寅八月十六日
午兄病革命簡以付某及平生事略數紙曰爲我善
成之問家事曰不必言嗚呼此非明於義利邪正之
辨豈易及此以視世之名爲士大夫而惑於禍福死
生佞佛乞靈甘於叛聖而不顧者其智愚賢不肖相
去何如也諸子孫豈惟恪遵更當推明此意於爾身
爾家一言一動必懷義而去利守正以開邪庶不忝
爾所生哉甲寅八月廿八日弟某拭淚謹書

呂晚村先生文集卷七

墓誌銘 祭文

隆德令贈奉直大夫靜寧州刺史費公墓誌

銘

仕宦之獨尊進士也不知始於何年至于國雖亡而進士之權有餘烈其師生同榜世次蔓延遍天下蟠結深固故進之捷退之難其聲譽易起有誣誤亦經營易復雖至失職敗節猶能飾罪爲功顛倒朝廷之刑賞而自舉貢以下則反是雖有高行偉烈曾不敢與爲比例焉故艾千子謂舉人官至府同知便爲人

墓誌銘

墓誌銘

墓誌銘

閭閻進士之黨也而其中則又有門戶之黨雖以進士之尊也亦必繇乎此凡入於黨者亦進捷而退難聲譽易起誣誤易復雖失職敗節可飾罪爲功而其力并可顛倒宇宙之是非其不入於黨者則又反是焉乃其不入黨者則又有二黨有陰有陽有正有邪其翻覆傾軋勢必有消有長常消長之交大位者必有危禍於是點者出焉曰吾于兩者皆不與混混默默善事上官分積寸素潛致崇階實陰用陰邪之力而又不爲陰邪所累蓋其術又狡矣進雖不捷退之甚難亦能完聲譽免誣誤飾罪爲功以顛倒是非刑

墓誌銘

墓誌銘

墓誌銘

墓誌銘

墓誌銘

墓誌銘

墓誌銘

墓誌銘

賞而其爲迂拙自守誠不知有所謂黨者則又反是焉嗚呼仕宦之難至于此士之欲自樹立而山不出進士仕不入門戶以迂拙守官死封疆而無聞焉如隆德令華陽費公者豈不又甚難者與按公名彥方字爾英華陽其號也世居邑之某某里祖某父某公爲仲子未弱冠補邑生萬曆癸卯舉于鄉年且三十矣又七躋公車以母老且病冀及祿養不得已遂謁選歸而丁母憂服闋授江西上高令公自以一榜起寒思以治行自奮而不善爲逢迎結納之術居數年無聲旋以清事挂議謫江西按察司經歷時公有門人乘銓政者或勸公通委曲可亟復且得美地公笑而不應崇禎五年冬乃起補陝西平涼之隆德秦地自延綏寇亂蹂躪無完土武臣莫肯用命失機則以賄免守土者率望風解竄營救于樞要天子亦以武備久弊罪不在小臣也而寬之多得不死於是行間不戰郡縣不守賊盜橫行無所阻是年春秦將曹文詒楊嘉謨等始屢戰而勝有西濠虎兇隴州諸捷賊黨可天飛獨行狼不沾泥混天猴紅軍友等相繼擒斬秦中得少休息公至治急招流亡繕城郭勸農設賑民賴以安然秦寇散在楚蜀者日復充斥乃以

延撫陳奇瑜總督五省檄諸軍追賊賊盡竄入漠巢
間方賊之在楚豫也廣行四潰撲之實難今逼入峴
山窮坂之中自春及夏大雨連月弓脫馬驚進不得
食退無所奔突環諸省之兵蹙之賊之滅可待也賊
魁李自成因興安之車箱峽峻不得出行路乞降
奇瑜扭于楚捷輕賊不足平且冀大功之速成也許
而縱之賊出棧道卽與畧陽羣盜合掠破州縣勢不
可制而秦患復得矣賊分爲二支一入長平犯涇陽
一趨鄜劉整厓衝突忽臨鞏平涼在所不支公聞
報急募兵未集而防守把總王珍先遁賊破靜寧州

東華文彙卷之七

三

東華文彙

閏八月二十九日以城無兵衛遂陷賊執公求金掠
其署大失望其首號信王者詔曰窮如是其好官邪
縛不殺先是公道僕九書求救于固原道陸夢龍陸
報公堅守旦日親率兵至劄爲賊所得卽分賊騎設
覆于六盤山陸至陷伏中軍衛爲二刀戰而死身被
創矢無完膚陸蓋公同年友也賊返城遂害公公挺
立受刃腰領皆穿穴以死固原失事聞天子愍悼命
查卹死事者秦撫練國事疏報含糊謂公被傷不知
所及再命覆核乃得公死狀聞者憫之卒以中無黨
助且王珍懼罪賄中樞求脫反謂公城守謀疎故僅

東華文彙卷之七

四

東華文彙

贈公奉直大夫靜寧州刺史而逃將獨得不誅悲夫
公於上高善自謀不必降爲幕爲幕而善爲謀也亦
不與隆德之難雖及難矣當時有通賊者棄城遁者
賄賊以免者其法甚多皆可不死也而公竟歷坎
壘至於此此則所謂公之迂公之拙也然使公成進
士爲黨人得此一死以張大之朝野相引爲重其迂
且拙又爭傳爲奇節矣然則公之不幸在不成進士
爲黨人耳非迂拙之累公公之累迂拙也公死後十
年而京師失守士大夫相率迎拜旋轉取富貴黨論
互爲塗飾開門者樞臣也而曰舉義投名受職賊敗
乃死也而曰殉節勸進賊廷歸伏誅也而曰黨誣天
下既亡刑賞固無從問而宇宙之是非亦任其顛倒
如是而莫之正以彼視公公真可以不必死者耳然
而公寧以死守其職又不得厚卹卹朝論泯然清議亦
莫爲憐死後數十年事往世移益少稱述之者棺在
草間子孫貧不能葬號于里左至此而後公之迂拙
乃盡則世以迂拙爲仕宦之戒焉亦其宜也吾友吳
孟舉之振聞而悲之曰公故吾舅也公孫婦又吾姊
姊蚤沒吾幼無聞焉其忍終慕公而使之湮滅乎乃
其縣埴治灰石名坊者襄其子孫後公死四十九年

而得墓于其居之偏而以叙銘屬余公子某婦又余表女兄也義不得以不文辭公配施氏有賢識能相公生幾子某某皆耐墓左右孫某某亦以其生壙次焉銘曰

宜然乎不必然世所謂權不盡然而然吁公之賢死固人之所難豈輕責乎名臣而重與小官久而不剝封茲柳棺

東坡先生集卷七

五

孫子度墓誌銘

崇禎十一年戊寅余兄季臣會南浙十餘郡爲澄社雜沓千餘人中重志節能文章好古負奇者僅得數人焉孫君子度其一也越三年子度擇同邑十餘人爲徵書社時余年十三子度見其文輒大驚曰非吾畏友乎社中曰稚子耳子度曰此豈以年論耶竟拉與同席時璫亂既夷正類旋振而外內訌國勢頽壞門戶之關復興靡然敝天下之精神於聲氣而世益無人余從子宣忠從子度游館荒園水閣余時往就之論列古今及當世學畫慷慨明了皆可旦夕施行者案南日本佩刀長三尺自爲銘曰吾與汝俱廢置而不試天下洶洶太平其可致乎又與從子作金人承露盤倡和詠後漢君臣七人詞旨悲激聞者壯之而不能測其謂又數年國破下亥從子殉難虎林固至性素然然師友之感勵多也當從子被收適在君墨兵齋中瘳卒并縛去錮吳山閨月及訊從子謾罵君刀爲之爭其善致受杖然亦以此直之放歸纓絕醢履琴碎海枯自是埽迹城市往來茗甯間成悽孤幽渺之致視昔之豪壯一變如是者六年竟以鬱瘵死嗚呼其不可及也子度長身玉立廣額脩髯兩

東坡先生集卷七

六

顧插起如華嶽劍眉濃盡紫眸爛然望者以爲神仙
平居蹇蹇似不長於言者及議大事對鉅公析疑送
難衆噤不敢發則侃侃洞中樞要吐音清迴若
鸞鶴之伏百鳥也父遘奇疾廢者十餘年奉藥必親
如一日遇亂欲有爲而終不以身許人者以父故也
撫誨諸弟皆有成業與物坦然無迕而崖岸嶄嶄不
可犯以私家無完壁老穉恒飢淡然相守知交濟之
亦受然未嘗有望援乞糴之意故貴厚者不得而近
亦無可以驕之者三十三以高等補杭郡廩生名噪
遠近與國朝諸泰陸符錢塘卓回沈佐餘姚黃宗義

宗炎嘉善魏學濂互相期負而遽罹國變卽奮然厲

名

冰雪之守有勸之出者怒不答作貞女傳以自託焉
爲文清挺嘖嘖不傷離樊虞山錢牧齋稱有老泉父
子與近世歸大僕風而其奈何不能自己者一寄之
於詩爲風酸雨駭山哀海思荒怪回惑變亂不可揣
測之音然皆帖然蟠結于醞藉跌宕之中故讀者但
覺其高秀閒遠嘗云詩窮乃工今日之窮又不然義
皇以來僅再見耳當唐宋人未有之窮必有唐宋人
未有之詩其意甚長而所見卓遠不爲唐宋詩人所
縛如此自欲老其年以盡發之不計其止于此也喜

作字能合魯公率更海岳爲一家間破墨作圖畫老
工歎爲不能及憶余初得交子度竊意東南如許所
見不數人必吾足目不廣及變亂卽所謂數人者或
碌碌死或改節死或老而衰求如子度之矚然又不
易得也然自子度死二十三年余足目亦數更矣并
所謂數人者未之多覩焉更可怪也昔與子度游者
皆重自標置有老友干賄子度庭訶之卽改城又有
邑吏某賣藥某慕其風皆好賢樂施以自親自子度
死習俗益汚下向之同社面目變換至不可識驕者
以奴隸辱故大謫者多潦倒自貶白頭拜門走于時

黃後起恣惑聲利不復知名義爲何物狂收無恥恬

不

不相詫使子度及見之其憤疾當復何如何同不如不
見之爲愈耶然子度而在意其人有其畏都不至此
亦未可知也以是數賢者之存亡其繫人士風俗之
重也如此若子度者身可復得哉夫子度一人耳其
名位甚不足動人然則士誠賢正不在多也而余之
媿情無狀其生也不足爲重輕以負吾死友之知抑
又可哀已矣子度名爽別號容菴先爲浙東人八世
祖遷居語兒之檀樹村今家焉曾祖仁壽以貴雄祖
良佐號景亭勇略異人與遠將劉大刀綆爲俠友而

讀書有奇識終隱不出考有慶習儒行曾祖妣蔡祖
妣郭妣徐配張氏子二長慎娶執友徐廷獻女次懷
娶費氏女二長適呂尚忠次適胡洪叙孫一元履孫
女三俱慎出生萬曆甲寅四月十五日得年三十有
九之五月二十有八日卒又二十三年十二月庚申
其孤慎卜葬於其祖墓之左而問銘於余余不得而
辭者以子度之知也銘曰

此窀穸然由然何足以藏君惟生同乎冰沙窮海之景
羣死何所不可爲君墳黃泉律回細復繼後有昌者
行所云

從子進忠墓誌銘

君名進忠字集思行二邑宣化里人曾祖煥淮國儀
賓尚南城郡主祖元學繁昌令祖妣孺人郭氏父茂
良夏官郎妣宜人包氏生母聶氏君生崇禎甲戌二
月十日爲人沈毅篤摯善飲喜讀書每以一尊一卷
默坐竟夜忘寐居家循禮法不爲外習所移而志與
境左坎壈鬱幽丁酉十月十九日嘔血以卒僅年二
十有四配王氏生子二長懿行娶梁氏次懿謀娶許
氏女一名文未字孫女一尚幼乙卯正月庚申祔葬
父兆之右銘曰

而貌之瑟然而氣之赫然而情誼之蔚然而胡年壽
之歟然是殆不知其然而不得不然其長發乎茲丘
之鬱然

從子履忠墳誌

余仲音兄之第三子名履忠字垣人崇禎己卯某月某日生余伯兄伯魯名大良娶橋李朱氏爲太僕大啟公女淑麗多才而有盛德伯兄不慧斷人道終身不令人知卒無子仲兄因以履忠後之娶同邑石墩楊氏年二十爲邑庠生敏于記誦而短于構攄性嗜豪飲雖盜無儲粟必典衣擦壺相對終日以爲歡仲兄時當變難後析產既薄而履忠夫婦復不善治生家漸落仲兄憎其縱情不甚顧惜且聞其妻黨有觖望諄語愈益惡之貧日甚至寒無絮襦某年某月某日楊氏先病死履忠鬱鬱越某月某日嘔血亦卒年僅二十有七傷哉大凡處姻戚骨肉間雖甚愛情激猶宜顧大義善爲說夫使人失父子歡至寔死不得意是欲厚所私而適戕之也可不慎歟生二子長懿典娶孫氏次懿範聘徐氏二子以辛酉季冬壬寅卜塋祖墓之東阡因爲記其略父名茂良爲部郎祖諱某繁昌令余本生父也曾祖諱某尚南城郡主爲淮府儀賓叔某書

從子愚忠墳誌

愚忠字及武仲兄第四子也會祖諱某淮府儀賓尚南城郡主祖諱某繁昌令父茂良樞部郎卽余仲兄兄於國難後又遭尾大之變令愚忠同其兄履忠從余學爲文頗善領會第性多雜慧而不勤正業又喜諛已余稍抑之輒厭去旋爲邑庠武生遂疎遠文字然於算數音韻六書之術嗜之不衰時有所撰解多出人意余欲終引之學冀幡然有所成而屢爲燕僻所沮曰安用是卑卑者亡何患血疾卒悲夫距生崇禎癸未某月某日得年二十有六娶湖州潘宗玉國瓚女中丞昭慶某之孫也生二子長懿秉娶俞氏次懿臻以辛酉十二月壬寅同履忠塋于父墓之浜東越東百步許則繁昌祖墓在焉叔某書

從子婦孫氏墓誌銘

余仲兄性豪宕於儒釋不甚辨卒之日忽以文字一幅授余令勿作佛事余受命終喪未嘗用浮屠法凡俗禮之出于彼說者悉罷之家人以遺命故不敢有他然意未協也兄之第五子名奇忠頗能文矣而病癘妻孫氏余友子度爽之姪子雒誦之女也工容皆殊衆年十幾歸奇忠奇忠病漸狂不可堪婦視之惟謹遂勞鬱成瘵某年某月某日先奇忠卒前旬日與其父訣父痛之謂女少天夫子既病廢女又無所生室中物固路遺耳盍多作佛事以資他生婦婦領

從子婦孫氏墓誌銘

十三

之家人皆以爲宜次日強敕起坐請余往訣曰婦且死吾父憐之甚令作佛事此不可也大人昔有成命尚未信于後人豈得以婦故亂家法使大人之命繇婦廢乎昨不欲拂父意耳恐婦死家人且以爲詞敬請翁主其事証婦言以謝婦父余歎曰爾賢如是然得無疑怨乎曰婦於此不疑也又何怨所怨者命不永負諸大人耳余不覺泣然爲起曰爾誠賢誠苦命不永雖然爾勿怨也人生修短榮悴以古今視之直瞬睫間耳雖修且榮竟同盡何足慕者今爾明于理合于道義能成余兄志使後世子子孫孫援孫氏母

訓爲法卽此數言既永不死矣且爾不觀諸庸下婦人乎第知自利惑溺邪說恃舅姑之教輕棄夫子當其生時人理滅久矣雖倖長年享豐盛卒爲宗黨唾笑鄉隣不知愛歎以今思之此與犬豕何異哉然則爾固未嘗短且悴而彼亦未嘗修未嘗榮也又何怨之有余且誌爾墓記斯語以不忘婦爽然起謝越數日乃卒又幾辛酉季冬某日附葬于先兄之墓左嗚呼惜哉義當與銘銘曰

從子婦孫氏墓誌銘

十四

從孫琦墓誌銘

君名琦字荆山原名懿脩以應試更今名初讀書塾師卑鄙不契舉子業因學將畧鈴策則嗜不倦年十五卽善騎射雖關外健兒歎爲不多也爲人細小精果結束支架無不驍駿年十七補邑庠武生丙午秋馳較萬人圓場采呼如雷知與不知爭識之榜發爲有力效去省下爲之騰憤至己酉乃舉于鄉尤善控悍馬嘗騎入市忽奔逸人仆君攬繩逸過力稍猛顛旋從尻尾躍而登時馬騁馳迅見者以爲神然自是傷其奮俞不覺而患成矣明年乃病瘍醫又決其要

墓誌文彙卷五

十五

創口竟不合逾三載以卒蓋甲寅正月六日也距生庚寅年十二月七日得年二十有五其仁孝性成卽抱疴累歲執人子禮益謹父偶值微疾必强起侍奉父諭曰汝憊甚勿爾也君不爲勞倦及病革忽命製寬博儒服服之問家人曰何如曰甚都顧其婦曰歛我如是矣乃知曩所處殆非其好也蚤從力學明大義其爲詎止此且死之忽也惜哉娶陸氏曾祖元肇太學生祖調良父岳咨俱邑諸生母陸氏以甲寅十月丙辰附塋官村祖墓之側銘曰

牙耶命耶教耶性耶奮發者其志而杭者其病耶夫

焉知全歸于是者非幸耶

哭吳自牧契兄親家文

茫茫九區我知者誰曰君一人而又如斯與君相知
壬辰之歲笑視莫逆不解所謂自此迄今二十六年
其交益新若未覩然始而藝術繼而文章久之攜手
雜聞之堂我行不掩君不我非言之不擇亦不我疑
所以然者非繇私好信其平生必更有道云每見過
無論請益遊戲笑言亦必有得嗚呼至此豈誠然乎
君之好善舉世所無波及我者皆君之有取之不足
反忘我醜憶辛亥秋大麻舟中米鹽絮語驟驚不同
問胡從得勿恡我告君曰無他卽予之教十五年前
受近思錄如嚙木札心口不屬比來讀之分外有味
時翫一條不能舍棄歎君篤學益畏益親七年之間
富有日新嗟彼義襲徒事表襮真醇內積肅離敦睦
流俗視君猶夫人耳察及幾微昔賢有幾器重道遠
方期共肩何圖中路履隻輪單斯文將喪逆天者亡
何有於君而得久長顧我逆天死反得後知我不材
君賢加又嗚呼已矣吾厭吾生廣廣橫街涼涼獨行
有疑焉析有知焉質舉頭觸棖口張掛壁知交戀我
大槩因醫救君不能學醫奚爲哀哉自牧賢門之表
豈惟賢門東南絕少我子君女失賴如何此猶私痛

悼道實多川竭後流哲萎難再我悲孰知英靈長在

祭錢子與文

白黨禍之爲烈于天下也固知其中之無人惟閭棺而議定孰有如君之超然自拔于緇鄉吾邑聲氣之盛實開于崇禎之丑寅與江上之應婁東之復雲間之幾連軫接武爲東林之後學皆君與二三老友爬羅鉤結千里荷擔而脫巾渡錢塘探禹穴自江以東無不從君而得與於盤敦草野以虛聲相標榜而中朝河北遂挾神州以胥淪蓋風流消散泣藏翼與隱鱗然君與門可相終始而不爲其所埋潭方其盛也不得一第置身于青雲與之樹私值援飽氣饑之

東書文集卷七

七

炙熏及其衰落又不能借風昔名字之知如今日之遺民爲要路謁客以呈身或捉刀懷槩爲幕府之師賓最下則含乳乎南宗開堂賣拂此其家亦可以不貧奈何三尺之離數十竿之竹蔽影于九曲之村於是知君之志趣益迥絕于儕倫頗憶疇昔之周旋其與爲性命者左拍夫振公子謬而右抱子度季臣既數子之云亡蘭摧蕙歎固一落而不能自振雖慷慨嬉罵詭時玩世人皆以爲老狂而不知淚假笑揮而血從醉吞也形不悴而神傷又何能久於人世之紛綸嗚呼哀哉過君小齋榻舊書存諸君令子孝友博

聞冀班荆以累世庶幾魯國之與長文君亦復何悲乎其憑几而歎此一樽

祭董雨舟文

百年纔半舊友無幾老健如公奈何遽爾去冬語余
溺血如縷雖無所苦中褻時滓余聞暗驚知非佳事
然與公談矍鑠可喜謂當偶然不無推擬豈期公命
竟殞于此憶年十七追逐亂始余毀厥家公妙頰齒
經營岩澤連絡首尾塵扇所及如潮赴海海凍龍沉
蛇返鄉里風波肆淫并蔽縫彌閔余多難門戶傾圯
於骨肉間委曲善處艇子一葉前山漾裏狂濤屋高
舟獻其底公自持橈力盡得職余坐浸中度曲不已
公恚問余此豈歌所余遽應公不歌亦死相與大笑
濕衣就邸公告暫還某日復詣是時對簿及期迫竣
衆譁必爽雜進讒詆余兄疑沮遑遽無主余決無他
請立表暑正爭訟間雨舟至矣二人同心大約如是
公每舉之以戒諸子諸子從游名業日起公愛埭溪
團瓢陽塢余買妙山亦築風雨二老風流短衣芒屨
兩家子弟教之一體提携壺榼咏詩習禮可樵可農
不失初旨此有何奇而天不許哀哉雨舟世豈復有
言無不合事無不理雄才明略吾今誰語憑筵一哭
心傷無緒嗚呼尚饗

哭阿慧文

痛哉阿慧今日汝死三朝矣阿爺阿娘哥哥皆痛汝
不忍舍二伯伯四伯母賜楮幣哀汝父執吳五叔叔
孀孀亦遣人弔汝今吾令汝乳姆攜菓餌蔬飯祭汝
汝不能飲令其握出乳汁以飲汝痛哉阿慧汝生面
方廣額豐下耳長垂珠隆準脩眉髮頂黛綠膚如凍
肪瞳如蒜漆母抱汝前十步之外目光及我啼聲震
降頂頸肩背屹如山立兩手常對握端拱不自掉弄
其滑度肅凝如此無一死法生未十日卽能笑數月
以來洞解人意野老相親卽捧面哺口吾有不釋母
令爲花鼻卽能感山根作皺紋口輔出額以悅我其
聰明而孝如此亦無死法也阿慧阿慧汝何以死汝
初病痘不八日而靨不十日而痂落梅片疤白無苔
痕吾卽驚憂謂必有變已而餘氣怒生幸部位不犯
要害進參芪托裏之藥瘍雖未愈而肌肉神氣未嘗
減損謂可不至死也汝苦藥每服必強灌見持茶盞
至卽戟手搖頭牙噤喉拒捏閉汝鼻纔進少許宛轉
呼號其難如此以故汝母乳姆姑息煦嫗見汝少安
便勸輟藥後之間斷致危遲遲報信皆坐此也六月
十八日吾以事須往杭州念汝病不可離時高旦中

在海昌遣人來迎黃晦太將同往蘇州吾因致書曰
慧兒病且危第欲暫入省駕從此至吳便道也不靳
一跋涉活此細命晦木亦待于此矣吾謂必足以致
吾友遂放心至杭否則吾雖忍甚豈能捨汝而去乎
杭州數日不見家報計已調理平復矣因更淹數日
寫目市貨有戲具字館人笑問吾答以五兒病新愈
買以娛之也孰意廿七之酉而有阿塤之信乎吾問
阿塤然後知次日海昌竟不至但遣童迎晦木耳童
謾云廿三日且至遲則廿六也不謂汝病劇于廿三
日身熱稠瀉家法妄冀吳門之約又望吾之歸因循

東坡文集卷之

二十一

五晝夜變症遽起始遣婢報吾冒暑奔歸已無及矣
此是吾方術之疎而期人之過急外務而不飭家入
以速聞使汝失治以死也吾殺汝又將誰尤汝生于
乙巳九月至今纔十月耳吾名汝爲慧汝母曰何用
此不祥者吾曰乃其所以爲祥也今其果不祥耶汝
腫子能自會于兩背吾又戲名曰烏闌此二小名吾
每呼汝汝目諾而口應者將於昨曰命汝正名曰定
忠此汝所未知也今以語汝汝其能應否耶痛哉阿
慧遺衣委床啼音在耳汝母乳姆哭聲一發剖心鉅
骨吾又何堪行且權厝汝于識村囑汝兄輩異日吾

沒後舉汝附于吾冢之側與汝相依以誌吾痛也

呂曉村先生文集卷七終

見林文集卷之

二十四



雜著

賑饑十二善

賑饑之法莫善于散米而莫善于施粥莫善于各里散米而莫不善於城市籠統散米各里散米之善何如施粥止可及近里之人十里以外多不能及卽數里以內人其藏府筋骨已爲饑餒所敗欲其晨赴夕歸力既不堪況竟日止此一粥而奔馳往返數日之內卽使不關施粥亦必轉填溝壑至于罷癯老稚之斷不能出而餐粥者又不必言矣散米則皆安居而受賑其善一煮粥必多人料理徒飽此曹私其情親養其傭僕有破冒之弊有偷竊之弊有添水之弊有宿餽之弊又薪米器具之費有此二項計米一石饑民所食不過二三斗耳若省此賑米足供三倍其善二城市遊閒無賴皆得積飽鄉愚瀕死之民安能與爭强者或數處重餐弱者或後時空返不公不均無從核理散米則案籍分給卽無重餐亦無空返其善三一家有幾口吃粥必須齊出此只消卑幼一名持票赴領全家皆得安業且近見喫粥婦女出頭露面有志者羞泣可憐愚稚者習成無恥甚至執役之

喪心綽趨亡命之謂笑擠揆言之足令髮豎散米則皆得全其禮節又可丕廢女紅其善四然此猶小者也救目前之性命當救將來之性命救將來貧民之性命卽救將來凡民之性命蓋目前之性命在口食而將來之性命在農桑若施粥之法無論如從前諸弊民不沾恩卽使奉行盡善飢民人人受惠日日飽餐于城市之中朝出暮還如此不消一月田地雜爲耕鋤禾苗誰爲種穫目前飢民終作餓殍卽目前不飢之民亦同歸于盡矣惟各里散米則僅費頃刻之支領仍不曠逐日之工程農安于畝婦安于機無曠土無流民有無相濟則情厚死徒不出則俗淳其善五况飢民宜散而不宜聚宜靜而不宜動自瑣關于閭閻更有隱憂何如帖然于村落間乎其善六城市散米似乎米多倍濟然鄉民走領數合之米往還過午飢腸難支必不能持歸炊煮不過于城市卽換餅餌或舁飯肆些須之米所買幾何不足一飽則反不如施粥矣各里散給則無是患其善七籠統賑施人戶難稽應領而不得領不應領而多領弊端叢生惟各里造冊自賑則鄰里孰悉真僞難欺必無不均不公之病其善八城市賑施必每日領給此則或

五日一給十日一給半月一給廿日一給一月一給俱可遲速之期視米之多寡難易爲準但以五日十日爲佳蓋五日以下則太頻而勞十日以外則總給米多饑民恐有不知撙節者前去後空反致飢餓不可不爲之節制也其善九所賑之米雖止數合然十日五日總給不奪其工其人仍可做生活以佐益之則全家鼓腹矣其善十或疑此但救上著而不救流亡不知流亡之在地方深足爲害其中狡黠頗或煽爲不良久成癰疽往往坐此况被災之處財力艱難飽一流害必餒一士著夫此之流亡卽彼之士著也

卷八

三

但使各州縣各都衙舉行此法各賑其土著安得復有流亡卽有流亡聞故鄉有米可賑誰樂爲流離異域之人乎其必歸而就賑矣是不救流亡正所以救流亡也近見東三縣不被災之處流民羣聚當事紳士捐米賑濟自是仁人用心然飢民傳聞皆相率奔赴流亡益多初意賑之遣還其如所賑有限既不足爲路糧而後至者衆則又轉生覬望不思歸亦不能歸究竟不保其生轉死他鄉者多矣不災之處徒費財粟無益于流民被災之處土田益荒將來之憂更大是流亡之因救而愈甚不可以不察也不若此法

通行直救流亡之根源如隣封豐熟仁人君子肯博其施則竟彙集錢穀持赴被災之地分助其地之不能賑者此尤活人之實德也其善十一此法既行人不出鄉又可佐以興作之事各里之中巨室長者或疏鑿或築造皆可以活人其里中公役則高鄉宜濬河浜低鄉宜築圩岸有產之家計畝稍出升合既以活人又可爲己業無窮之利若當事推廣此義爲力尤大卽如吾邑官塘大河自松老橋至石門高橋四十里間河道淤淺故潦則易盈旱則易涸若乘荒時挑深真可爲語溪萬世之澤也其法每工食米一升更給一升爲其值使足以養其全家則存活者衆矣其善十二

卷八

四

棟華閣齋規

程子曰洒掃應對進退造之便至聖人今日爲學正當以此爲第一事能文其次也其共勉之

晨起必盥面水未至先入位習業盥櫛衣冠畢進揖同學相揖卽就位從容莊肅展書閱讀聲必明朗毋含糊低儼記遍數不許偷少背書不許差謬字句重複上句凡一課初完稍覺昏靜坐一息或命散立一息但不得借爲游戲地飯講書必衣冠講時靜聽默思有疑義則從容起問若問及必莊對毋口中嚅嚅欲吐不吐亦不得率爾致語全不思索

東書堂集卷八

五

至有惛然不覺心馳于外昏氣倦容呵欠瞌睡此下愚質也當子杖以醒之講畢揖退就位再看書靜思一息乃執他業傍暮課畢庭下散步言必循理思而後發不許戲謔或以尖酸隱語或以筆墨譏笑此最是下流輕薄兒所爲勿學也夜飲羣聚必和必敬飲食必自顧容儀燈下習業卽先完者亦且靜坐沉思反覆玩味最有益余未寢毋先臥也除讀書飲饌及午膳後小憩夜飲前後散步欸語餘時不許私相往來聚談嬉戲凡言語應對必響亮決絕然又不可突而聲厲拜揖須深首不可仰正立圓拱疾徐中度揖

須端立緩退毋輕趨走莊重毋跳躍顛蹙坐必正直毋跛倚有客至在堂者起揖在房者非呼不許出揖揖畢卽入位課業非命坐不得與坐非命輟誦不得輟誦非問及不得參語書本須愛護不使污損及摺角凡學者最忌好高躐等如不命作文而私自拈題或至妄作詩古文詞釘木塗寫私看閒書私學它藝極爲學累終難長進必痛責而之有事須出則詳告以故如期而歸倘所出非必究其極而大懲焉凡午前課闕不許與午飯課闕不許夜飲燈下課闕不許就寢

東書堂集卷八

六

力行堂文約

昔之子弟患其馳騫爲聲氣之習所壞今之子弟孤陋寡聞夜郎自大日趨于惡劣汙下而不自知其失均也今爲此約但會文字不會酒食一以戒微逐二以節浮費三以遠社席之風有觀摩之益無囂競浮動之虞亦興起大雅之一助手

日期三八文限二作從俗從同也題必畫一乃有相觀之善每期大小題各二以分長幼近者凌晨傳發遠者先日封寄可也

師長無權則心志不精專長務外之弊故批點之任

各歸其師不可侵越無師者歸其家長或其同學之

七

友師長以爲佳迺得見付入集如不甚足觀無妨置藏不出以待次期之長進慎勿欲速好名捉刀作僞以誤子弟也

文須當日構寫批看次日午前彙付若過四九兩日雖有佳文不復入集以策驕惰

文既集總釘傳閱以前後次序爲甲乙間着評語如有絕頂佳文仿月泉例贈以筆墨小物其三次無入集者亦薄罰焉

每齋傳閱不得過三日以次傳還歸還草堂遺失閱

損者罰之

文必用格紙謄清其字句之疵師長卽爲抹改亦不必別錄以考其真每朔日分一月格紙願則來取不敢拒亦不敢強也

不遵信朱子者勿與

對題抄套文字最爲無恥較出必罰

寫別字有罰

賣藝文

東莊有貧友四爲四明鵬鵠黃二晦儒李而山農黃復仲桐鄉安山朱聲始明州鼓峰高且中四友遠不相識而東莊皆識之東莊貧或不舉晨爨四友又貧過東莊獨鼓峰差與埒而有一母四兄弟一友六子一妾乃以生產枝梧其家而以醫食其一友友爲鵬鵠也鵬鵠貧十倍東莊而又有一母五子二新婦一妾居剡中化安山有屋三間深一丈濶纔二十許步床窻書籍家人屯伏其中烈日霜雪風雨流水遠攻其外絕火動及旬日室中至不能啼號鼓峰雖以醫

龍文彙編

元

佐之不給也而又有金石玩好之性喜鑒印章結構撫摹秦漢間作南唐圖書記或摹松雪朱文筆法高雅可愛至其精論六書則斯逸俗更茫昧古法殆不可與語東莊謂賣此頗可得飽腹謀之鼓峰云鵬鵠技不止此若其可以玩世者則又善書畫李思訓趙伯駒二家法精致微妙出是亦可得錢因憶吾黃農書亦兼南北宗尤妙董巨神理下筆秀潤生動直坐兀四家于廬下麗農固自秘郡人亦無識者年寒困益甚子女十數人有子之妾四麗農少壯故豪奢日夕遂至不堪黃連者環坐戶外慟慟哭欲自引絕

黃連者多驚散去然稍閒又欣然弄筆都不復憶也吾友賣書此當與結伴而鵬鵠意又欲賣文與詩謂此事可吾輩共計耳然吾姊來聲始淵源程朱所作文不減歐尤爲雜著小品奇詭要裊浮苔出入蒙莊史遷昌黎間而獨不喜作詩是亦有不能共計者顧其人別無藝能于經紀爲尤拙隨意至友人處坐講今古竟目不倦其家具食食之否亦論難泉湧不

龍文彙編

一

姑試之安必其無一遇也因約聲始竟賣文餘友共賣文與詩麗農鵬鵠共賣書鵬鵠東莊共賣篆刻東莊獨賣字鼓峰掀鼻曰終不令子單行鼓峰小楷類樂毅論及東方朔像贊行書逼米海岳間追顏尚書于是鼓峰東莊共賣字既以自食且以食友約成草于吳孟舉之尋暢樓孟舉書畫故奇艷涉筆成趣得天然第二謂吾手獨不堪賣耶然如子家不貧何曰請以字佐鼓峰東莊以書佐鵬鵠麗農吾出藝而諸君共收其直可乎衆曰幸甚東莊乃脫簪而屬孟舉

書

反賣藝文

庚子作賣藝文錢牧齋見而歎曰昔之西園書記也
今爲汝耐許劍錄玉山草堂雅集矣刻中黎洲先生
德永擊拳獨立排拓二百年之詩文於九流百家之
術無不貫穿予欲廣賣藝文以位先生而以吳自牧
之詩畫算數聲音之技附之鐘山民部黃半非射山
陸辛齋聞之喜而見過黃民部者亦賣文字自作駢
語小引久不見售辛齋則思賣而無伴於是皆欲寄
賣于吾文更有二三循例請附者則不之許也有傳
黎洲爲太作賣藝文引用爲例曰子法甚隘而黎洲

集卷八

二

道廣耶子曰不然必有爲言之也未幾黎洲寄示此
文果以徇故人之子請者又一例也或又曰子之徒
益駭矣某郡若某某某鄉若某某皆援例賣藝方以
子爲貨殖之祖可無虞其孤另而難行也已有工挾
薦牘請見曰某某致語東莊工甚精幸厚遇之庶幾
賣藝初意予始怪且笑已復自痛其立說不善害一
至于斯也季布髡鉗子胥鼓簫相如滌器豫州種菜
結髦柴桑乞食中散力鋸步兵哭喪織簾鬻饌負薪
補鍋之徒趣有所託而志有所逃不極其辱身賤行
不止也然未聞人奴市乞擔糞踏歌操作之賤工有

竊擬于諸子者且吾經年不見一買主而賣之如故
此豈較良楮短長趨時變爭長落者哉富家熱客持
金錢按吾文價價請此不直吾友一笑也何則藝固
不可賣可賣者非藝東莊諸人以不賣爲賣者也且
吾寧與人奴市乞擔糞踏歌操作之賤工伍耳人出
丐販之下而欲假集于豪賢此人奴市乞輩之所不
爲者今有入墮落坎壈灰頭炭嗌沿門號索其唾罵
不顧者常也雖不能飯而嘆憫焉長者也從而摹倣
其形狀以爲嬉戲者此輕薄兒無人心者耳夫至沿
門號索而猶不免乎輕薄者之嬉戲予之所以滋悔
也因以黎洲鵬鵠鼓峰孟舉自收約不復賣藝爲一
例聲始已得食所賣不賣俱無與爲一例麗農半非
辛齋浮沉客路勢不能自止竊擬嬉戲亦不暇計也
聽其自賣爲一例嗚呼知予之賣藝也非術奇則其
不賣也亦非高價以絕物吾知後之哀其賣者又不
如哀其不賣者之痛深也

集卷八

十二

丘震生筆說

山谷老人曰良工爲筆其擇毫也猶郭泰論士然毫爲鬼次羊次狸又次輔之以簾鬼最貴必雜以羊狸輔之以簾故中材也然是物也終日握而不敗卒無損乎擇毫之道則最貴多與有工焉聚簾而束縛之參以羊狸渲毫爲衣固儼然毫也于是乎結蛤蒸猱狸毛鼠鬚雞翎之族則皆得起而嚇毫毫又無如何也然而其工則賤矣若上丘震生蓋精于擇毫者於南國知書善屬文之士無不歷歷能指其名庚子季夏過予袖尺幅云欲通於其所能指名者余謂此曹方爲世所嚇恐未能厚子且勿去然丘子既精擇毫又能慕知書善屬文者真無媿爲工之有道矣知天下之不爲簾與羊狸者於丘子又有神合也書以果其行且一一致語

繞指柔

妙手脫尤無形有劍殺人如麻何須百煉

游戲自在

長年蕩槳羣丁撥棹有何老子大悟王

欽珠

一囊生北堂西林東塗奈何爲菱獨不見黃口小兒

姥胎髮

翻身向天仰射雲雲中委羽何紛紛

金僕姑

翻身向天仰射雲雲中委羽何紛紛

無心散卓

不立文字指揮如意天花墮地

鵲落 秋風震翻草枯肥疾爲君前舉百不失一

小梯媒

爲神智騷何如望火馬不見黑頭公滿天

橫行

起赤城流丹精破宛陵

醉鶴

飛飛摩蒼天實不持一錢

客坐私告

某所最畏者有三一曰貴人夙遭多難震官府之威
今夢見猶悸故雖平生交契一登仕途卽不敢復近
非過爲揀擇也心有恐懼習久成性耳對宦僕如伍
伯也捧大字書帖卽牌檄也登朱門則惴惴焉大庭
福堂也二曰名士向苦社門之水火今喜此風衰息
矣而變相傷出尤不可方物如選家論時藝幕賓談
經濟尊宿說詩古文講師爭理學游客叙聲氣方技
托知鑒介紹彼皆有所求耳接與不接總獲誓尤每
晨起默禱但願此數公無一見及卽終日大幸也三

應林文集卷八

十五

曰僧生平畏僧甚于狼狽尤畏宗門之僧惟苦節文
人托跡此中者則心甚愛之然邇年以來頗見托迹
者開堂說法誦事大官卽就此中求富貴利達方悟
其托迹時原不爲此則可畏更過于僧矣又有九不
能一曰寫字本不善書比苦痔瘍去血久筋脉顫振
并失其故矣二曰行醫靈蘭之書向未之讀也因家
人病久醫友盤桓粗識數方間與親契論列遂爲謬
許傳誤遠邇今三年之中兄喪女夭家婦暴亡身患
藏毒淋瀝支綴其能事可觀矣且年未五十須白齒
墮痿疾一發臥起洗滌非人不便頽然一廢物豈能

應村文集卷八

十六

提囊行市耶三曰酬應詩文少孤失業又無師授不
知行文之法每苦有情不能自達况應酬無情之言
乎四曰批評朋友著作性不善諛而時尚所宗未展
卷快先須料簡諛詞又須揣合其意如曰惟公不好
諛者乃佳其苦甚於夏畦五曰借書所寶惜者惟此
而友人借去輒不肯見還所謂借者一癡還者一癡
也當承以爲鑒但欲依抄書社例各抄所有之書相
易則可六曰薦牘凡人投契各有誼分標榜樹私乃
門戶中籠絡之術吾慙而固安能爲此至醫開人命
師長生徒尤不敢妄舉况有言不信亦無可舉處七
曰晏會病不能久坐優劇素所痛惡觴政爭嘔多致
生彙皆其所不堪八曰貨財之會親知嫌隙大約開
貨財而銀會事非一人期非一日吾見始終無言者
鮮矣况力實不勝其能免乎凡有告急但諒已力所
及有則贈之無則辭焉若必以會相強及居間借當
之屬斷然不能九曰與講會吾身不能居仁由義何
講之有凡此三畏九不能友朋間有知其大半者有
知其一二者有全不知者但一不知而觸焉必因之
得罪矣故不敢不布

壬子除夕示訓

吾自讀浦江鄭義門規範卽慨然慕之彼人也我亦人也彼爲法於一家可傳於後世我未之能達也願與吾子孫共存此志期於必成度其規制法度之全勢不能猝備當以漸爲之而其根本大要不可緩者四先與妻子諸婦立約相勉其共聽焉

一曰敬順凡爲妻者必敬順其夫爲子者必敬順父母爲弟妹者必敬順兄嫂及姊爲姪者必敬順伯叔爲幼婦者必敬順長婦如此則孝弟之道成矣中心敬順外間言語呼揖行坐作爲無不敬順卽如行坐

鹿村文集卷八

一七

一節吾每見兄立而弟自坐夫立而妻自坐長婦立而幼婦自坐傲然自由毫不肅恭起立此雖小節實卽不敬順之心所發也今後推此戒之

一曰無私大凡人家分爭兄弟不和其端必始於妯娌婦人小見只要自好自管後來自做私房不知你要自好誰人肯讓你獨好一人要便宜大家要便宜一人存私大家去存私自然兄弟不和不能同居矣我今告祝諸子媳婦第一要斷絕此一點惡念頭不可分此疆彼界一應器物大家用大家收拾愛惜有僮婢大家使喚大家教訓焙管飲食大家分嘗大家

收藏出客凡貨財產業一進一出必稟命於尊長不得擅自主張若有欺父母瞞公婆私藏器物私造飲食私護僮婢私置田產私放花利私自借債做會等此是第一不孝查出卽行重責離逐大凡妯娌不睦必有小人從中搬闖是非其所以搬闖者皆因此疆彼界各房人各要獻媚於家主說別房不好以見其忠家主反道他護家曲爲庇護以致不解今大家不分爾我便永無此弊或有言語可疑便當告之尊長登時對會明白不可存留胸中此輩自無所容其開矣

鹿村文集卷八

一八

一曰勤儉每日雖無大事必要早起晏眠家長早起晏眠卑幼誰敢貪懶上人早起晏眠下人誰敢貪懶早起晏眠一日抵兩日吾目中所見敗家子破落戶無不晏起早眠者不可不戒也至於勤而不儉雖有亦立盡子孫繁多衣食艱難今當事節縮如食不必兼味衣用紬布勿好綾羅繡緞及金珠無益之物一曰去邪凡聽信邪說則父子夫婦兄弟之間必無恩情必無禮義師尼老佛誘引唆闖其害無窮布施騙財乃其小者也今吾家子孫婦女不論老少不許燒香念佛并不許喫觀音三官準提斗七等齋僧尼

老佛不許往來凡一應冠昏喪祭行禮不許用僧道
及陰陽禁忌阿婆經妄言禍福則自然邪不勝正和
氣致祥矣其共聽而勉守之壬子除夕恥齋老人書

甲寅鄉居偶書

某迂戾無狀屢獲罪於賢豪循省愆尤兩儀充塞而
經經之性頑不可改必將蹈國武之禍用是屏跡丘
樊不復溷廁里黨所冀知交待以移之遠方終身不
齒之例愛我耆儔某浪遊未返晤言雖渺筆札可通
見惡者譬某已爲異物不見其人亦將置之不校則
恩怨可以胥忘是非可以不論江湖浩浩放此餘生
皆長者之賜也城市義旣不入村中亦無禮數見賓
倘猶以往返驅使相責有斷不能奉命矣謹拜陳白
伏冀慈諒

戊午一日示諸子

程子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如是故天下生日之可慶者不多有也不多有而慶之也乃宜此終身不當慶之例也沈文端云古者以八十爲下壽近世乃有慶七十者文端萬曆間人其言猶如此然則世俗縱不能行程子之說亦當俟七十以上乃可夫謂之慶者以其難得而得故足慶也使六十以下而慶焉是以宜短命詛之也非慶也此六十以下不當慶之例也然此皆泛論也在吾今日則更有所不可者吾遺腹孤也父喪四月而始生墮地之日卽襁褓麻生母抱孤而泣暈絕而甦撫於三兄嫂三歲而嫂亡已而出嗣考妣祖妣相繼奄棄十三歲本生母又卒母年僅三十七耳計自始生至十五歲未嘗脫衰絰視他兒衣綵繡曳朱履如衮舄之不易得人世孤苦無以加此每上追憶未嘗不心傷涕溢也平生未嘗一會親朋奉觴拜二人壽而身受子女族屬姻戚交遊之娛樂母年不能及四十而幸已之五十爲榮以父喪母哭之口爲置酒張樂之辰其可乎不可或謂吾遭多難厥宗幾覆今幸而爲不食之果斯可慶也若是則其

本壘村文集卷八

三十一

本壘村文集卷八

三十一

不可也滋甚人固有以生爲重者亦有重於生者以生爲重吾幾當死而不死則自戊亥以後無日不宜慶也何待五十如其有重於生也則偷息一日一日之恥也世有君子聞之曰夫夫也何爲至今不死也則其侈嚴於鈇鉞又何慶之有故爲吾計惟有閉門深匿以木葉蔽身以泥水亂迹如世間未嘗有我者斯得耳使以辱身苟活者爲賢而慶之將置夫年不滿三十義不顧門戶斷脰飛首以遂其志義者於何地也此吾終身不當慶之義又有異乎他人者而六十以下之例又其小而不必言者也然此言不可告於親朋不得已援世俗避生之例俗之避也以明謙其下者以惜費費吾素所不惜謙亦無所謙聊以釋吾上下之痛而已凡親朋以壽盒祝儀來者慎勿受雖以此得罪勿顧也汝等見長者但叩頭辭謝且稟白吾語云良辰佳趣村酒野花奉諸先生杖履之歡正復有日豈必沾沾此際觸其惡緒而益其舊尤哉諒諸先生愛我且熟其硜硜必不怪也

癸亥初夏書風雨巷

到此巷中屏絕禮數病不見客隘不留臥經過游觀
自來自去送迎應對一概求恕久坐閑談爾我兩誤
可惜工夫各有本務知者無言恕亦不顧問我何爲
木雕泥塑何求老人書

遺令

不用巾亦不用幅巾但取皂帛裹頭作包巾狀
衣用布或嫌俱用布太澁內襖子用紬一二件可也
貼身不必用綿飲勿以我斂伯父法亦用之小斂大
斂斂衾必須炤式

棺底俗用灰則土侵膚矣他物俱不妙惟將生楮揉
碎實鋪棺底寸餘然後下七星板爲佳斂後棺中空
隙之處以舊衣捱嬰爲妙然下身必不殼亦莫如成
塊生楮輕而且實凡未斂以前親族送生楮勿燒壞
帖子上稱呼但稱不孝子蓋世俗孤哀分配之稱原
屬無理且有行不通處假如嫡母先亡而有後母乃
丁父艱則將如何稱孤子則傷嫡母稱孤哀則傷後
母此所謂行不通者也聞應士寅遺命一槩稱哀子
渠所據儀禮喪稱哀子哀孫入廟稱孝子孝孫然不
知哀子哀孫孝子孝孫皆祝史之詞非子孫自稱之
名也古人居喪豈有狀帖與人通者哉

故舊親友有作祭奠者力辭之止受香燭惟新親翁
勢必難辭須遣友致意雖作祭來斷不受也萬不得
已領其准奠二兩多至四兩四兩以上回之不受
客來弔者止子孫親人哭不必令僕婦等代哭且多

婦人哭聲亦非禮也

雖新親遠客富貴之客止用蔬菜不用酒肉以遺命告之可也力作之人不在此例

一月卽出殯於識村祖父墓之西壬山丙向三月卽葬墓請萬吉先生主其事

一月先作主粉乾待葬時題主虞祭如禮仍安几筵年老大而無子理當娶妾但不許娶娼妓及土妓之屬

子孫雖貴顯不許於家中演戲

呂晚村先生文集附錄

行略

嗚呼先君之棄不孝輩也已再期矣日月不居音容莫及唯是生平言之記闕焉未備每欲伸紙濡毫次第梗槩而意氣填塞弗克宣達竊念先君立身大節著在人寰其學術文章議論四方學者罔不聞知固無待於不孝之稱述惟其緒言遺事或非外人所盡悉者茲不筆載誠恐日久散失疎忘以至於後之人傳聞異辭無所考據是重不孝輩通天之罪也故敢泣血而書之先君諱留良字莊生又諱光輪字用

晚村文集附錄

晦號晚村姓呂氏先世爲河南人宋南渡時始祖諱繼祖爲崇德尉阻兵不得歸因家焉十世而至竹溪公諱淇爲錦衣武略將軍先君之高祖也曾祖諱相號種雲沔陽別駕妣孺人趙氏祖諱煥號養心山西行太僕寺丞妣宜人郭氏考諱元啟號空青鴻臚寺丞妣孺人黃氏初沔陽公以貲豪於鄉里僥倖好施倭寇逼出藏粟三巨艘以餉軍又助工築邑城之半阮中丞表其閭曰善人里公生三子長爲太僕公次諱燭號雅山泰興縣令季諱燭號心源淮府儀賓尚南城郡主是爲先君之本生祖考妣也本生考諱元

學號澹津萬曆庚子舉人繁昌縣令妣孺人郭氏繁

昌公年六十九而卒已生于四長諱大良字伯魯次

諱茂良字仲音刑部郎次諱願良字季臣維陽司李

次諱瞿良字念恭邑諸生卒後四月而側室孺人楊

氏生先君於登仙坊之里第行第五於是空青公卒

無子乃以爲後焉先君生而神異穎悟絕人讀書三

遍輒不忘八歲善屬文造語奇偉迥出天表時同邑

孫子度先生爲里中社擇交甚嚴偶過書塾見所爲

文大驚曰此吾老友也豈論年哉卽拉與同遊先君

垂髫據坐下筆千言立就芒彩四射諸名宿皆咋舌

避其鋒矜已始出就試爲邑諸生每試輒冠軍聲譽

籍甚時同里陸愛若先生方修社事操選政每過先

君虛左請與共事先君一爲之提唱名流輻輳玳筵

珠履會者常數千人女陽百里間遂爲人倫奧區詩

筒文卷流布寓內人謂自復社以後未有其盛亦擬

之如金沙婁東而先君意不自得也壬寅之夏課兒

讀書於家園之樸花閣息交絕游於選社一無所與

時高旦中先生自鄞至黃晦木先生兄弟自剡至與

同里吳孟舉自牧諸先生以詩文相倡和嘗作詩曰

誰教失脚下漁磯心跡年年處處違雅集圖中衣帽

改黨人碑裏姓名非苟全始信譚何易餓死今知事
最微醒便行吟埋亦可無慚尺布裹頭歸人莫測其
所謂至丙午歲學使者以課士按禾且就試矣其父
造廣文陳執齋先生寓出前詩示之告以將棄諸生
去且囑其爲我善全無令剩幾微遺憾執齋始愕胎
不得應旣而聞其裏曲本末乃起揖曰此真古人所
難但恨向日知君未識君耳於是詰旦傳唱先君不
復入遂以學法除名一郡大駭親知無不奔問傍皇
爲之短氣而先君方怡然自快復作詩有甌要不全
行莫顧簣如當易死何妨之句但曰自此老子肩頭
更重矣於是歸臥南陽村同時詩文友皆散去乃擬
摘一切與祠鄉張考夫鹽官何商隱吳江張佩慈諸
先生及同志數人共力發明洛閩之學編輯朱子書
以嘉惠學者其議論無所發洩一寄之於時文評語
大聲疾呼不顧世所諱忌窮鄉晚進有志之士聞而
興起者甚衆顧先君身益隱名益高戊午歲時有宏
博之舉浙省屈指以先君名薦牒下自誓必死不孝
輩懼甚急走謁當事祈哀固辭得免庚申夏郡守復
欲以隱逸舉先君聞之乃於枕上剪髮襲僧伽服曰
如是庶可以舍我矣寄清溪徐方虎先生曰弟此病

日深浮生無幾已削頂爲僧從此木葉蔽影得苟延
數年完一兩本無用之書願望足矣世間紛紛總不
涉病僧睹聞甲裏或疑之曰先生平生言距二氏今
以儒而墨將貽天下來世口實其若之何先君亦默
然不答僧名耐可字不昧號何求老人築室於吳興
埭溪之妙山顏曰風雨菴峭壁寒潭長溪修竹有泉
一泓構亭其上題以二妙先君幅巾拄杖逍遙其間
惟四方問學之士晨夕從遊有濂溪吟風弄月之意
顧先君自此亦病甚矣切素有咯血疾方亮功之亡
一嘔數升幾絕辛亥以後遇意有拂鬱輒作至庚申
夏方對客語而郡劄適至噴嚏滿地坐客咸愕然自
後病益劇先君自知不起嘗歎曰吾今始得尺布裹
頭歸矣夫復何恨但夙志欲補輯朱子近思錄及三
百年制義名知言集二書倘不成則辜負此生耳於
是手批目覽猶矻矻不休門人子姪苦請稍輟以俟
病間先君毅然曰一息尚存不敢不勉況此時精神
猶堪收拾後此更何及耶雖發凡起例稍示端緒然
亦竟不能成也易簣前三日猶憑几改訂書義命不
孝執筆一字未安輒佇思商酌其神明不亂如此病
革門人陳銳等入問湯以細心努力爲學呼不孝輩

論以孝友大義而已已而曰我此時鼻息間氣有出無入矣言畢叉手安寢長逝此癸亥八月十有三日也嗚呼痛哉先君少秉至性事先祖妣楊孺人極孝孺人雖奇愛先君而教督尤嚴年十三遭孺人喪哀毀逾禮又以生不得逮事繁昌公平生每言及未嘗不嗚咽流涕也祭祀必竭誠盡敬其菜盛羹饌必豐以潔夙興行事未嘗不齋肅也遇諱辰未嘗不哀感也已病劇支綴家人祭祀猶必強起行禮不以憊故自免也大宗祠堂圯猶盤輿出城營度不以瀕死怠於祖先也少撫於三伯父事三伯父如嚴父已出爲

晚村文集附錄

五

鴻臚公後貲藏甚厚而三伯父故豪奢好聲氣結納輒揮霍盡之歲大饑嘗爲友代輸漕粟一夕空其困先君驪然以兄親愛視財無爾我絕無芥蒂悵惜也三伯父卒于亮功早世以先君爲喪主後十餘年拮据營葬三伯父父子於高原哭之盡哀又以孫懿緒繼亮功後曰吾以報三兄撫養恩亦使吾之子孫得以復奉本生繁昌公祀也二伯父與三伯父兄弟異居以禮數相持責譏間乘之差不相能四伯父撫於二伯父而與先君友愛最篤相與彌縫兩兄間四伯父卒先君曰吾兄死無爲爲善矣哀痛過常遺孤纔

晚村文集附錄

六

歲餘撫視如已子以迄於成人晚年事二伯父尤敬二伯父性徑直先君每事推讓視形聽聲極意承奉之卽有所諫正必緩解曲譬勿使傷其意也常遭疾先君爲之終夕不寐思所以療治之法復初乃安先君每曰吾生而無父今兄亦祇一人存視兄猶視父矣平生篤於朋友之誼遇有事不惜頂踵以赴其急交遊投贈傾筐倒篋忠盡歡竭曾無倦意嘗曰友所以輔仁也論交既定則急難通財乃分內事今人以通財急難而求友則不可以言友矣顧先君之所求者在此而友之所望於先君者或在彼雨雲翻覆千變百幻先君祇待以一誠久而其人感動悔悟遇之如初其卒不可化或自以負塗之豕反害先君之潔身流行而讐之者天下皆怪歎其爲人而於先君知人之明固無傷也初與陸雯若先生同社時雯若感於讒與先君偶相失他社之人乘間說曰請絕雯若某等願執鞭弭以從先君笑曰吾與雯若小有言然門牆之閭也於諸君何與哉且諸君故可交亦奚必絕雯若而後從也其人乃愧服雯若早卒先君爲之經紀其家人謂真不愧生死者有浮薄子盜名常獲陸先生左右力比其亡也作陸雯若墓誌痛加詆抹

先君其不平之乃爲刊其東臯遺序中悲涼感慨極寓其意所爲張耳陳餘之事是也甲辰歲有故人死於西湖先君爲位以哭壞牆裂竹擬於西臺之慟已而墓於南屏山石壁下高且中先生與先君交最厚許以女室先君之第四子忽致札曰某病甚將死矣家貧吾女恐不足以辱君子請辭人或勸從其請先君正色曰旦中與余義同車笠不應有是言此亂命耳卒娶之時會葬高先生於鄞之烏石山先君芒屨冒雪哭而往山中人遙聞其聲曰此間無人是人必浙西呂用晦矣高氏子弟第石將刻墓誌先君視其文微辭醜詆乃歎曰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何爲者也遂不復刻平生愛人以德不宥爲姑息以非義相成責難規過人或不能堪而諒其無他卒相畏服與吳自牧先生始以藝術文章交旣而進以道義晚歲甚相依傍忽暴疾殞先君哭之慟曰吾質已亡矣吾亡以言之矣爰是有質亡集之刻并及諸亡友之文章未表見於世者綴拾其遺事以傳焉蓋先君貧交死友尤所鄭重凡友人之後富且貴者輒不復通或以爲已甚先君曰吾自與富貴不相習耳非忘故人也方在髫髻時卽能發明紫陽之學偶與姑

夫朱聲始先生議論及之大驚曰不意君所見便已到此境界真神授也先君嘗謂洛閩淵源至靖難時中絕後來月川敬軒康齋敬齋諸人顛末由葉僅能敷述緒論而微言不傳白沙陽明乘吾道無人之時祖大慧之餘智改頭換面陽儒陰釋以瞞瞞天下之耳目而陽明之才氣尤足以鉗錘駕馭自是以後士之卑靡者旣溺於科舉詞章之習其有志於講明此理者俛俛焉如瞽之無相總不能脫離姚江之囿積若羅整菴之困知記陳清濶之學葦通辨然皆極力攻其瑕類而所見猶粗至後此講學諸儒未嘗不號宗朱及論至精微所在則猶然金溪黑腰子也然則此學何由而明哉先君於佛老家言無不穿穴諸儒學錄悉所窮究若倉扁之於疾洞見其肺腑受病所在故能力斥其非詖謠邪遁之辭披抉呈露莫得而隱也嘗曰姚江之說不息紫陽之道不著至人以攻王目之則不受曰吾尊朱則有之攻王則未也凡天下辨理道闊絕學而有一不合於朱子者則不惜辭而闕之耳蓋不獨一王學也王其尤著者爾或曰先生痛抹陽明太過得無爲矯枉救弊之言耶先君曰不然生平於此事不能含糊者只有是非二字陽明

以洪水猛獸比朱子而以孟子自居孟子是則楊墨非此無可中立者也若謂陽明此言亦是矯枉救弊則孟子云云無非矯救將楊墨告子皆得並轡於聖賢之路矣且論道理必須直窮到底不容包羅和會一着含糊卽是自見不的無所用爭亦無所用調停也卽從陽明家言渠亦直捷痛快直指朱子爲楊墨未嘗少假含糊也然則不極論是非之歸而務以渾融存兩是不特非孔孟程朱家法卽陽明而在亦以爲失其接機把柄矣又嘗歎曰道之不明也久矣今欲使斯道復明舍目前幾箇識字秀才無可與言者

鹿村文集卷之九

九

而舍四子書之外亦無可講之學故晚年點勘八股文字精詳反覆窮極根柢每發前人之所未及樂不爲疲也有疑時文恐不足以講學者先君曰事理無大小文義無精粗莫不有聖人之道焉但能篤信深思不失聖人本領卽擇之狂夫察之邇言皆能有得況聖賢經義乎其病在初時入塾卽爲村師所誤授以鄙悖之講章以爲章句傳註之說不過如此薰以猥陋之時文則以爲發揮理解與文字法度之妙不過如此凡所爲先儒之精義與古人之實學槩未有知其自視章句傳註文字之道原無意味也已而聞

鹿村文集卷之九

十

外間有所謂講學者其說頗與向所聞者不類大旨多追尋向上直指本心恍疑此爲聖學之真傳而向所聞者果支離膠固而無用則盡棄其學而學焉一入其中益厭薄章句傳註文字不足爲而別求新得之解自正嘉以來講學諸公皆不免此故從來俗學與異學無不惡章句傳註文字者而村師與講學先生其不能精通經義亦一也乃反謂經義必不可以講學豈不悖哉自先君之說出天下之士始而怪中而疑終乃大信今者鹿洞之遺書同南陽之評本無不家庋戶肄後生末學皆知是非邪正如冰炭之不可同器駸駸然陰翳消而日月懸也世皆以歸先君開闢之功焉又見從來講學者每以聲利相招集急甚疾之以爲學者當先從出處去就辭受交接處畫定界限扎定腳根而後講致知主敬工夫方足破良知之點術窮陸派之狐禪蓋自宋以後春秋變例先儒不曾講究到此別須嚴辨方可下手入德耳平生不爲小廉曲謹而於非義所在一介不苟也嘗曰吾輩今日雖倒溝壑然有數種食決不可就也矯節高名而苟且凡百目前紛紛名輩或未能免此矣然餓死事小當無忘此志耳自棄諸生後或提囊行藥以

自隱晦且以效古人自食其力之義而遠近復爭求之乃歎曰豈可令人更識韓伯休耶於是雖親故皆謝不往矣每云吾性畏貴人對宦僕如伍伯也捧大字書帖如牌檄也登朱門則惴惴焉大庭福堂也抱病村居四方交遊羔雁造門者皆支扉拒之官於浙者皆以不得識先君爲憾雖以勢強逼之不可得而屈辱也蓋先君嚴苦之節出於至誠而守之既久天下亦知其素所樹立故每能伸其志世之不快於先君者或能造作流言以相疑訪至於立身持已皦然不滓則固不得而訾議之也嘗游金陵遇施愚山先生於廣座愚山論學先君不數語中其隱痛愚山不覺流涕失聲坐客皆驚遷延避去於禾遇常湖陸稼書先生語移日甚契稼書商及出處先君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君得毋誤疑是言歟及先君卒稼書在靈壽爲文致弔猶不忘斯語焉龍山查漢園少負駿才好良知縱橫之學解后先君相與辨論往復甚苦至夜分忽寤而起曰不聞君言幾悞此一生矣願爲弟子卽舍棄場屋過南陽村逾月而後歸人問何如曰殆非復人間世耳新安施虹玉與其鄉人篤守考亭之學襍被過訪告以綱目凡

例未發之蘊數爲問所不聞平居講習未嘗標立宗旨曰吾儒之學正當從其支流脉絡辨別精微方見道理精切處耳一立宗旨卽是顛預鶻突且無論其所標立者云何已失時中變動之義矣惟異端之學有網提訣授吾儒無是也故凡與學者言皆隨事指點各就其識力功候之所至或誘而進之或折而奪之煅煉人材之法非可執泥至於本領歸宿所在則又未嘗不同也謫人不倦每講論常至丙夜然辭旨明快聽者忘疲尤喜辨難反覆竭其兩端學者與先君游經義點畫靡不各有所得竊竊然不遠千里遐陬荒裔之士或有設位過拜名第者天下方翕然以爲有所依歸而中道捐棄宜乎聞訃之日世之學者無不震悼以爲斯道之不幸也嗚呼痛哉先君願身猴立音如洪鐘風采峻厲遇事盤錯疑難迎刃立解精神過人高且中先生常曰晚村百死蟬毛八面受敵則神愈閑氣愈攝精采愈煥發殆神勇耶丁酉倡社邑中數郡畢至敦盤裙屐譙樂紛沓先君指揮部署之終會不失一匕著人服其綜理之審他人或分任什一幸不能辦也二伯父馭下素嚴猝有家奴之變奴輩百餘人劫盟寢室二伯父且

受制計無所出先君爲密畫擒治之皆伏法從兄果爲奴所誣累事涉錢課考覆邑令強欲坐之先君執不可得雖以是忤邑令意失好友歡不顧也凡親戚有急呼將伯者皆以身當之弗避禍患其居鄉也歲饑則議賑疾痛作散藥裹所活常數千人荏苒充斥則講保甲法其措置方畧皆有至理非人所能及有妖僧將構小丸華於邑之北門煽惑愚俗富室輸金錢豪猾恣漁獵以福田形勢爲辭既營建矣先君適自金陵歸見之大詫乃貽書知交責以衛道關邪且令門人董果爲邑令言指陳利害數有不可者七卒

龍書文集卷之四

三

毀去之先君雖息影深鄉而讜言清議人猶有所畏忌惟恐其聞知其居家也闔門之內肅肅雖離教子第有家法御臧獲輩皆嚴而有恩平生不事生產封殖而以勤儉自勵夙興夜寐終日乾乾木屑竹頭處之各當靡不經心常指示不孝輩曰卽此便是學汝等勿看作兩橛也其冠昏祭祀皆痛除俗禮之非自定儀節喪事不用浮屠邑中士大夫家多有效之者嘗讀浦江鄭氏規範慨然歎曰吾生不得與三代此事猶堪式萬方汝等其勉爲之以成吾志所著有詩集幾卷文集幾卷制義一卷所評有諸先輩稿及天

龍書文集卷之四

十四

蓋樓偶評若干於醫有趙氏醫賈評所選有宋詩鈔初集唐宋大家古文惟朱子近思錄及知言集二書未就而卒先君博學多材凡天文識緯樂律兵法星卜筭術靈蘭青烏丹經梵志之書莫不洞曉工書法通顏尚書米海嶽晚更結密變化少時能彎五石弧射輒命中餘至握槊投壺彈琴撥阮摹印斲研技藝之事皆精絕然別有神會人卒不見其功苦習學也世每以此相歎羨先君曰此鄙事耳君子不貴也常因吳自牧好奕思謙之遂終身不近碁局晚年悉方姪謝雖書字亦不爲龔生崇禎己巳正月三十一日距卒康熙癸亥享年五十有五娶范氏天啟甲子舉人翠華公諱金路女與先君有偕隱志子男七人長公忠今名葆中主忠實忠誨忠補忠納忠止忠孫男五人懿曆懿緒懿業懿威懿統以懿緒爲亮功後卽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葬於識村東長坂橋西附太僕公之穆遵遺命也先君生而孤露長而患難壯而風塵及其晚也方思寤歌泉石而悲天憫人之意與逃名畏禍之心兩者未嘗一日去於其懷素所負志甚遠大旣而生不逢時乃一以著書立言爲已任孳孳兀兀不自暇逸曰庶其假我年乎而孰知天之

復新而不予也嗚呼其命也夫至於平日動靜語默
無行不與神明狀貌非可悉傳而又嘗命不孝曰吾
於人倫往往皆值其變汝等他日欲稱吾之善而傷
吾心不可也乃別作內傳以紀隱德不敢以示于人
茲所述者僅其什一而已惟世之有道君子哀而垂
覽焉男公忠謹述

呂晚村先生續集目錄

卷之一

宋詩鈔列傳

卷之二

宋詩鈔列傳

卷之三

質亡集小序

卷之四

保甲事宜

曾孫爲景編輯

晚村續集目錄

十

呂晚村先生續集卷一

宋詩鈔列傳

小畜集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九歲能文太平興國八年進士授成武主簿徙知長洲縣端拱初召試擢右拾遺直史館拜左司諫知制誥坐劾妖尼貶商州團練使量移解州進拜左正言直弘文館出知單州尋名爲禮部員外郎再知制誥至道元年入翰林爲學士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駁司又坐謫訕罷爲工部郎中知滁州揚州召還知制誥又坐實錄直書出

小畜集卷一

知黃州徙蘄州而卒年四十八今有小畜集六十二卷紹興丁卯沈虞卿所編也當時元之自編按其序則三十卷宋史言二十卷脫誤也元之詩學李杜故其贈朱嚴詩云誰憐所好還同我韓柳文章李杜詩學杜而未至故其示子詩云本與樂天爲後進敢期子美是前身是時西崑之體方盛元之獨開有宋風氣於是歐陽文忠得以承流接響文忠之詩雄深過於元之然元之固其濫觴矣移修尹洙爲古文於人所不爲之時元之則爲杜詩於人所不爲之時者也

騎省集

徐鉉字鼎臣會稽人與弟鉉未弱冠以文行稱仕南唐三主歷官至吏部尚書右僕射機命制誥咸出其手文章議論與韓熙載齊名宋問罪江南請使見太祖乞存辨論不屈太祖亦嘉禮之後隨後主歸宋授太子率更令改左散騎常侍累封東海郡開國侯檢校工部尚書卒年七十六精於篆隸脩許氏說文自撰韻譜江表馮延巳曰凡人爲文皆事奇語不爾則不足觀惟徐公率意而成自造精極詩治衍道麗具元和風律而無濃澁纖阿之習初嗣主以讒貶移饒州適周世宗梁過淮鉉御榜小舟歸昇州賦詩有云一夜黃星照官渡本朝何面見田豐其伉直如此大梁以後氣稍衰矣蓋情鬱爲聲悽楚宛折則難言之意多焉

安陽集

韓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曰下五色雲見累官至右僕射侍中歷儀衛魏三國公出備兩鎮輔三朝立二帝決大策安社稷制西夏出入將相事具史傳不載卒年六十八大星隕於治所櫪馬皆驚單贈尚書令謚忠獻詩率臆得之而意思深長有銀鍊所不及理趣流露皆賢

相識度其題劉御藥畫冊語云觀畫之術維逼真而已得真之全者純也得多者上也非真卽下矣人謂此術不獨觀畫卽可觀人物竊謂惟詩亦然魏公勲業彪炳直無暇於筆墨爭長然語窺閫奧無他此道得也

滄浪集

蘇舜欽字子美

人以父任補太廟齋郎調

榮陽尉尋第進士改光祿寺主簿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店宅務以范仲淹薦召試集賢校理監進奏院舜欽所論侵權貴而婦父杜衍與仲淹富弼

蘇舜欽字子美

滄浪集

在政府爲時忌會進奏院祠神宴會不與者銜劾舜欽用鬻故紙公錢召妓樂醉歌狂悖因欲搖動衍等舜欽坐除名後爲湖州長史卒年四十一既廢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益讀書時發憤懣於歌詩善草書酣酒落筆往往驚人與梅堯臣齊名時稱蘇梅劉後村謂其歌行雄放於聖俞軒昂不羈如其爲人及蟠屈爲吳體則極平夷妥帖蓋宋初始爲大雅於古利中具灝落淳膏之妙二家所同擅而梅之深遠閒淡蘇之超邁橫絕則又各出機杼永叔所謂不能優劣者也至情志忠惻而議論當理要又非詩人粗豪

一流所比詩有云筆下驅古風直趨聖所存又曰會將趨古淡先可去浮囂其本領卓越如此

乘崖集

張詠字復之濮州鄆城人舉進士知崇陽縣歷官樞密直學士知成都益州禮部尚書其治績多在蜀中具載史傳剛直自立智識深遠有澤被天下之心尤博典籍雖卜筮醫藥種植之書無不精究自少得劍術無敵於兩河開善奕碁精射法飲酒至數斗不亂惡人諂事不喜俗禮因自號垂崖子寫真自贊曰乖則違衆違不利物垂崖之名聊以表德嘗訪三峰陳

乘崖集

四

希夷搏搏顧謂弟子曰此人於名利淡然無情達則爲公卿不達則爲帝王師其爲高人推重如此幼與青州傅霖同學霖隱不仕詠旣貴求霖者三十年不可得晚自金陵造朝論丁謂王欽若出知陳州六日霖忽來謁闕走白詠詠訶曰傅先生吾尚不得而友汝敢呼姓名乎霖笑曰是豈知世間有傅霖者詠問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出矣來報子爾詠曰詠亦自知之曰知復何言翼日辭去後一月而詠卒贈右僕射謚忠定詩雄健古淡有氣骨稱其爲人其與傅山人詩云寄語巢由莫相笑此心不是愛輕肥足以

見其志也

清獻集

趙抃字閱道衛之西安人中景祐元年進士乙科通判宜州以母喪廬墓三年孫處爲作孝子傳召爲殿中侍御史京師號鐵面御史進叅知政事已而求郡旋召旋罷英宗朝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蜀益治神宗初召知諫院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龜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耶既與王安石議政不協求去除資政殿學士出外改越州致仕尋卒贈太子少師諡清獻詩觸口而成工拙隨意而清蒼鬱律吐氣出於肺肝然其學多本於佛與濂溪爲僚而不知政故亦不能卓然有所發揮也

宛陵集

梅堯臣字聖俞人稱宛陵先生宣州宣城人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主簿縣令監稅湖州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初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名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初學士趙槩等十餘人別言於朝乃得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屯田都官員外郎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乃命編脩唐書書成未奏而卒聖俞少卽以能詩名天下求者踵至其

初喜爲清麗閑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制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在河南時王晦叔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賢士大夫如溫公東坡介甫諸人咸敬重之尤與歐陽文忠公善世比之韓孟兩公亦頗以自況故貢奎詩云詩還二百年來作身死三千里外官知已若論歐永叔退之猶自愧郊寒蓋言詩力也又龔嘯云去浮靡之習於崑體極弊之際存古淡之道於諸大家未起之先此所以爲梅都官詩也果信

武夷集

余靖字安道韶州合江人舉進士與尹師魯同應拔萃科靖爲冠累官至秘書丞充集賢校理天章閣待制時范仲淹以言事觸宰相得罪靖疏救之坐貶監筠州酒稅已仲淹得白乃召還慶曆中夏元昊納誓請和將加冊封而契丹兵來止毋與和朝議患之靖謂撓我爾不可聽乃假靖諫議大夫報契丹於九十九泉卒屈其議取其要領而還加知制誥史館修撰時相忌之坐習蕃語出知吉州奪官皇祐初復起平懷智高於嶺南拜集賢學士遷吏部侍郎交趾寇邕

州以爲廣西體量安撫使靖往移檄而定拜工部尚書始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實封二百戶代遼道病卒累贈少師諡曰襄有武溪集二十卷爲文不爲曼辭如辨謚論史序潮等篇皆有所發明詩亦堅鍊有法時歐陽變體復古靖與交厚故亦棄華取質爲有本之學

歐陽文忠集

歐陽修字永叔吉州永豐人天聖中進士補西京留守推官召試學士院爲館閣校勘以書詆諫官高若訥貶夷陵令徙乾德改判武成軍遷太子中允館閣

曉村讀集卷一

七

校勘集賢校理知太常理院出通判滑州慶歷初擢太常丞知諫院拜右正言知制誥以朋黨出知滁州遷起居舍人徙揚州穎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知應天府毋憂起復判流內銓以翰林學士脩唐書加史館脩撰勾當三班院判太常寺拜右諫議大夫判尚書禮部又判秘書省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唐書成拜禮部侍郎樞密副使未幾參知政事定議立英宗以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徙青州蔡州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贈太子太師諡曰文忠其詩如昌黎以氣格爲主昌黎時出排異之句文忠一歸之於

敦愉畧與其文相似也

和靖集

林逋字君復杭之錢塘人少孤力學刻志不仕結廬西湖孤山真宗聞其名賜粟帛詔長吏歲時勞問臨終詩有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時人高其志識賜謚和靖先生逋不娶無子所居多植梅畜鶴泛舟湖中客至則放鶴致之因謂梅妻鶴子云其詩平淡邃美而趣向博遠故辭主靜正而不露刺譏梅聖俞謂詠之令人忘百事大數塞王孟之幽而摠劉韋之逸歐陽文忠愛其詠梅花詩疎影橫斜一聯謂前世未有此句黃涪翁則以雪後園林二語爲勝之蓋一取神韻一取意趣皆爲傑句然知歐陽之所賞者多知涪翁之所賞者少也所作雖夥未嘗留稿或問之曰吾不欲取名於時況後世乎故所存百無一二如當時稱其五言有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輞句集中已不可得其他遺軼可知也

徂徠集

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歷官至國子監直講慶曆中進用韓范富杜諸臣介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

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直指大臣分別邪正詩出泰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以是爲人所擠杜祁公韓魏公俱薦之并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尋卒於家怒之者謂其詐死北走契丹請斲棺殮之幸不許所爲詩文皆根柢至道排斥佛老及姦臣宦女庶幾聖人之徒魯人稱爲徂徠先生因以名其集永叔詩云問胡所專心仁義丘與軻楊雄韓愈氏此外豈知他尤勇攻佛老奮筆如揮戈又云金可爍而銷玉可碎非堅不若書以紙六經皆紙傳但當書百本傳百以爲千或落於四夷或藏在深山待彼謁焰熄放此光芒

晚村續集卷一

九

懸今讀其詩嶙峋碑碣挺立千尋溫厚之意存於激直得見風人之遺然正學忤時直道致黜千古一轍其可哀也

武仲清江集

孔武仲字常父臨江新喻人至聖四十八代孫也舉進士中甲科調穀城主簿教授齊州爲國子直講歷秘書正字校書集賢校理著作郎國子司業論詆王氏進起居郎侍講邇英起居舍人旋拜中書直學士院擢給事中遷禮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洪州改宣州坐元祐黨奪職居池州卒年五十七與兄文仲

弟平仲並有文名時稱二蘇三孔元祐文人之盛大都材致橫濶而氣魄剛直故能振靡復古如三孔者皆文章之雄也然文仲恃才爲蘇氏所使攻毀程子晚知懊恨歐血而沒君子病之集藁罕傳周益公搜合時爲三孔清江集已不可多得矣一言不知令名剝落爲文人者每得罪聖賢不必爲奸邪而卒不得與於君子豈獨一文仲哉作者不可以不慎也因附其遺詩數首於末文仲字經父舉進士官至諫議大夫中書舍人

平仲清江集

晚村續集卷一

十

孔平仲字毅父武仲之弟登進士第呂公著薦爲秘書丞集賢校理出爲江東轉運判官提點江浙鑄錢京西刑獄紹聖中以元祐黨人屢謫詔惠英三州徽宗召爲戶部金部郎中提舉永興路刑獄帥鄺延環慶黨論再起罷主管景靈宮卒平仲長於史學工詞藻故詩尤夭矯流麗奄有二仲

南陽集

韓維字持國開封雍丘人父億叅知政事維受蔭入官父沒閉門不仕歐陽修薦爲檢討知太常禮院出判涇州英宗免喪除同修起居注侍邇英進知制誥

知通進銀臺引神宗初除龍圖閣直學士克羣牧使出知襄州許州入爲學士承旨會其兄終入相出知河陽知許州提舉嵩山崇福宮召兼侍讀加大學士拜門下侍郎出知汝州以太子少傅致仕轉少師紹聖中坐元祐黨安置均州元符元年卒年八十二徽宗初追復舊官維同時唱和者爲聖俞永叔其深遠不及聖俞溫潤不及永叔然古淡疎暢故足爲兩家之鼓吹也醢醢絕句在集中不足數而世盛稱之古今豈有定論哉

臨川集

晚村續集卷一

十一

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後居金陵亦號半山登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再調知鄆縣通判舒州名試館職不就用爲羣牧判官知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嘉祐三年入爲度支判官俄直集賢院明年同修起居注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以母憂去終英宗世召不起神宗爲太子時聞其名卽位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二年拜叅知政事變行新法天下騷然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再起爲相屢謝病又罷爲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改集禧觀使封舒國公元豐三年復拜左僕射觀文

殿大學士換特進改封於荆哲宗加司空卒贈太傅謚曰文配食孔廟追封舒王南渡後始罷從祀安石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爲涵畜後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悟深婉不迫之趣然其精嚴深刻皆步驟老杜所得而論者謂其有工緻無悲壯讀之久則令人筆拘而格退余以爲不然安石遺情世外其悲壯卽寓閑淡之中獨足議論過多亦是一病爾

東坡集

晚村續集卷一

十一

蘇軾字子瞻一字和仲眉州眉山嘉祐二年進士調福昌主簿對制策入三等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入判登聞鼓院名試直史館丁父憂熙寧二年還朝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出判杭州知密徐湖三州以爲詩謫訕逮赴臺獄謫遷黃州團練副使安置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移常州哲宗立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爲禮部郎中遷起居舍人尋除翰林學士兼侍讀拜龍圖閣學士出知杭州召爲翰林承旨數月知潁州揚州復召爲兵部尚書兼侍讀改禮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出知定州紹聖初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又貶瓊州別駕居儋

耳徽宗立移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更三赦遂提舉
玉局觀復朝奉郎建中靖國元年卒於常州年六十
六南渡後贈太師謚文忠子瞻詩氣象洪濶鋪叙宛
轉子美之後一人而已然用事太多不免失之豐縟
雖其學問所溢要亦洗削之功未盡也而世之訾宋
詩者獨以子瞻不敢輕議以其胸中有萬卷書耳不
知子瞻所重不在此也加之梅溪之註闕釘其間則
子瞻之精神反爲所掩故讀蘇詩者汰梅溪之註并
汰其過於豐縟者然後有真蘇詩也

西塘集

晚村續集卷一

五

鄭俠字介夫福清人第進士調光州司法叅軍秩滿
入都見安石言新法非便安石不悅使監安上門會
久旱俠繪門上所見流民困苦圖發馬遞投銀臺進
之神宗覽圖噓唏罷新法浹日大雨用事者爭置俠
擅發馬遞之罪編管汀州改英州哲宗立放還除泉
州錄事叅軍元符復送英州建中靖國放還復前職
崇寧監衡山廟旋追毀前命勒停五年降告復將仕
郎叙用俠遂不復出在英宗號大慶居士還鄉所有
惟一拂故又號一拂居士宣和元年忽夢鐵冠道士
遺之詩視之乃子瞻也嘆曰吾將逝矣作詩云似此

平生只藉天勝如過鳥在雲烟如今身畔無餘物
得虛堂一枕眠授孫而卒年七十九嘉定中謚曰介
俠少苦學其古詩疎朴老直有次山東野之風不得
以當行格調律之

廣陵集

王令字逢原廣陵人也年十數歲與里人滿執中爲
友偉節高行特立於時王安石赴名道由淮南令賦
南山之田詩往見之安石大喜期其材可與共功業
於天下因妻以其夫人之女第年二十八而卒令詩
學韓孟而識度高遠非安石所及不第以瓌奇也惜

晚村續集卷一

五

限於年耳

後山集

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號後山彭城人年十六謁
會南豐大器之遂受業焉元豐初會典史事以白衣
薦爲屬尋以憂去不果章惇冀其來見將特薦之卒
不一往蘇東坡與侍從列薦爲教授未幾除太學博
士後以蘇氏私黨罷移潁州又換彭澤以母憂不仕
者四年元符間除秘書省正字侍南郊寒甚其妻于
僚壻借副裘蓋熙豐黨也竟不衣病寒卒初學於曾
後見黃魯直詩格律一變魯直謂其讀書如禹之治

水知天下之脉絡有開有塞至於九州滌源四海會同者作文知古人關鍵其詩深得老杜之法今之詩人不能當也任淵謂讀後山詩似參曹洞禪不犯正位切忌死語非其搜旁引莫窺其用意深處因爲作註蓋法嚴而力勁學賸而用變涪翁以後殆難與敵也

丹淵集

文同字與可蜀梓州人初以文贊文路公公譽重之由是知名登皇祐元年進士爲邛州軍事判官調靖難軍幕至和中召試館職判尚書職方兼編校史館

晚村續集卷一

五

書籍以親老請通判邛州尋改漢州熙寧中復入朝與執政議新法不合以論禮坐奪一官出知陵州徙洋州所至皆有政績代還判登聞鼓院數月出知湖州尋卒稱石室先生自謂有四絕詩一楚辭二草書三畫四且云世無知我者惟子瞻一見識吾妙處其詩清蒼蕭散無俗學補綴氣有孟襄陽韋蘇州之致與東坡中表每切規戒蘇門亦嚴重之不與秦張輩列送蘇倅杭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蘇不能聽也世以爲知言

襄陽集

米穀自云穀卽芾也故亦作芾字元章太原人徙居襄陽號襄陽漫仕後徙居吳以母侍宜仁后藩邸舊恩補臨光尉歷知雍丘縣漣水軍使太常博士知無爲軍名爲書畫學博士賜對便殿上其子友仁楚江清曉圖擢禮部員外郎出知淮陽軍卒解音律象緯善屬文作韻語要必已出爲工務崖絕魁壘悟竹簡以竹聿行漆故篆籀法特古作字道勁奇峭畫山水人物自成一家極江南煙雲變滅之趣晚以研山易北固園亭名海嶽菴淨名齋又作寶晉齋因號海嶽外史又以曾監中嶽廣號中嶽外史自稱家居道士

晚村續集卷一

十六

有潔癖世謂水淫任太常奉祀太廟洗去祭服藻火坐是被黜冠服作唐人所好多違世異俗故人皆稱米顛嘗作詩云飯白雲留子茶甘露有兄人叩之曰只是甘露哥哥耳王安石愛其詩摘書扇上東坡云元章奔逸絕塵之氣超妙入神之神字清新絕俗之文相知二十年恨知公不盡答曰更有知不盡處其風致可想也有山林集十卷恨未見其全

山谷集

黃庭堅字魯直分寧人游潯院山谷寺石牛洞樂其勝自號山谷老人天下因稱山谷以配東坡過涪又

號浩翁第進士歷知太和哲宗召爲校書郎神宗實錄檢討官起居舍人除秘書丞國史編修官紹聖間出知宜鄂章蔡論實錄多誣責問條對不屈貶涪州別駕安置黔州即日上下道投牒大斲人以其賢之徽宗起監鄂州稅歷知舒州丐郡得大平州旋罷常忤趙挺之及相熾除名編管宜州卒年六十一宋初詩承唐餘至蘇梅歐陽變以大雅然各極其天才筆力非必鍛鍊勤苦而成也庭堅出而會萃百家句律之長究極歷代體製之變自成一派雖隻字半句不輕出爲宋詩家宗祖江西詩派皆師承之史稱自黔州

晚村續集卷二

十七

以後句法尤高實天下之奇作自宋興以來一人而已非規模唐調者所能夢見也惟本領爲禪學不免蘇門習氣是用爲病耳

宛丘集

張東字文潛號柯山人稱宛丘先生楚州淮陰人少善屬文遊學于蘇轍輒受之因得從賦遊稱其江洋冲澹有一唱三歎之聲第進士歷官至直龍圖閣知潤州坐蜀黨徙宜州謫監黃州酒稅徽宗起爲太常出知穎汝復坐黨籍落職在謫時聞蘇軾謫至爲舉哀行服遂貶房州別駕安置于黃後五年得許自便

此葉北師大配補

居陳時二蘇及黃晃諸人相繼殒歿惟來尚存士人就學者衆分日載酒有事之其名益甚卒年六十一史稱其詩效白居易樂府效張籍然近體工警不及白而體藉閒遠別有神韻樂府古詩用意古雅亦長慶爲多耳子瞻謂秦得吾工張得吾易設相壓也要在秦苑以上

具茨集

晚村續集卷一

十八

鼎冲之字叔用初字用道舉進士與陵陽喻汝礪爲同門生少年豪華自放俠輕肥游帝京押官妓李師師纏頭以千萬酒缸歌板賓從雜遝聲艷一時紹聖初黨禍起羣從多在黨中被謫逐遂飄然棲遁於具茨之下號具茨先生十餘年後重過京師憶舊遊作無題詩二首爲時所傳時諸公謀欲用之高挹不顧至疾革取平生所著曰是不足以成吾名悉焚之故其詩不多呂紫微位之江西派中云衆人學山谷叔用獨專學杜詩衆求生西方時秀實獨求生兜率然又云叔用嘗戲謂我詩非不如子只子差熟耳答云熟便是精妙處叔用大笑此亦紫微多上人語耳若其淵淳雅亮筆有餘閒未肯退下一格也劉後村稱其意度容潤氣力寬餘一洗詩人窮餓酸辛之態南

此葉北師大配補

渡後惟放翁可以繼之其見許如此足爲雅鑒

陵陽集

韓駒字子蒼蜀仙井監人嘗在許下從蘇轍學稱其詩似儲光義遂名於時政和以獻頌補假將仕郎名試賜進士除秘書正字尋坐蘇氏黨謫知分寧名爲著作郎奏舊祠祭樂章辭多抵牾因更撰定五十餘章遷中書舍人兼脩國史權直學士院復坐鄉黨曲學提舉江州太平觀卒於撫州詩有磨淬剪截之功不吝改竄有寄人數年復追取更定一二字者故其集不多而密栗以幽意味老淡直欲別作一家紫微引之入江西派駒不樂也

雞肋集

晁補之字无咎濟州巨野人年十七從父官杭州著七述言錢塘山川風物之麗時東坡爲通判正欲作賦見之稱歎曰吾可閣筆矣由是知名舉進士試開封及禮部別院皆第一神宗閱其文曰是深於經術可革浮薄累仕著作郎克秘閣校理國史編脩尋坐脩神宗實錄失實降官徽宗召還未幾復以黨論坐貶還家葺歸來園自號歸來子大觀末出黨籍起知泗州卒有集七十卷自謂食之則無得棄之則可惜

故名雞肋集

道鄉集

鄒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第進士爲太常博士哲宗擢爲右正言時廢孟后立賢妃劉氏浩切諫削官羈管新州徽宗立召還復官問諫草安在曰焚之矣退告陳瓘曰禍在此乎異日奸人妄出一緘則不可復辨也蔡京用事果爲僞疏陷之遂謫衡州尋竄昭州五年得歸復直龍圖閣病卒高宗贈寶文閣直學士賜諡忠嶺表歸後自關小圃號曰道鄉故學者稱道鄉先生

淮海集

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揚州高郵人豪雋慷慨溢於文辭舉進士不中盛氣好奇讀兵家書見蘇軾於徐爲黃樓賦軾以爲有屈宋才介其詩於王安石亦謂清新如鮑謝軾勉以應舉爲親養始登第筮仕元祐初軾以賢良方正薦於朝除秘書正字兼國史院編脩官日有研墨磨幣之賜紹聖初出黨籍出判杭州以增損實錄貶監處州酒稅使者承風旨伺過失無所得則以謁告寫佛書爲罪削秩編管橫州徙雷州徽宗放還至藤州出遊華光亭爲客道夢中長短句

索水飲笑視水而卒朱子謂渠詩合下得句便巧呂
居仁云少游過嶺後詩嚴重高古自成一家故當時
於蘇門並稱秦晁以氣勝則灝衍而新崛秦以韵
勝則追琢而淳泓要其體格在伯仲而晁爲雄大矣

江湖長翁集

陳造字唐卿淮之高郵人自以無補於世置江湖乃
宜又以物無用曰長物言無當曰長語故稱江湖長
翁年二十五始學孺四十三登乙未科尉繁昌改教
授平江府叅政范石湖曰使遇歐蘇名不在少游下
尋知定海縣授朝散郎淮南路安撫司叅議官病卒

曉村續集卷一

三

陸放翁序其集謂能居今篤古卓然傑立於頽波之
外其詩椎鍊不事浮響故見許如此

雲巢集

沈遼字睿達以兄邁任入官爲審官西院主簿出監
明州市舶司遷太常奏禮部郎改杭州軍資庫攝華
亭縣事奪官徙永州元豐八年二月卒於池州遼畜
聲妓几研間陶瓦金銅物皆數閱數百年遠者溢出
周秦王介甫贈以詩云風流謝安石瀟灑陶淵明其
子雱亦有詩云前日覽佳作淵明知不如及徙秋浦
築室齊山名之曰雲巢一洗年少之習從事禪悅蘇

子瞻嘗語人曰睿達末路蹭蹬使人耿耿求此才韻
豈易得哉余閱其詩間出入俗調佳者亦生硬排纂
不知何以諸公見賞之如是也悉爲汰去庶諸公不
爲失言耳

西溪集

沈邁字文通錢塘人以郊齋郎舉進士廷唱第一謂
其已官改第二通判江寧府除集賢校理知制誥出
知越杭二州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拜翰林學
士丁母憂卒於墓廬有西溪集十卷詩非其能事而
唱和者爲王介甫蘇子美何故而止於是也

曉村續集卷一

三

龜谿集

沈與求字必先湖州德清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累遷
至明州通判召對除監察御史歷兵部員外郎殿中
侍御史請都建康上不悅出知台州召還再除御史
遷御史中丞前後卷四百奏其言切直自敵已以下
有不能堪者高宗時有所訓勅每曰汝不識沈中丞
耶移吏部尚書出知潭州召除叅知政事出知明州
遷知樞密院事卒謚忠敏其詩喜論體製格律源流
所自不貴苟作有龜谿集十二卷

節孝集

徐積字仲車楚州山陽人少孤從安定學門下踰千人獨以別室處之遣婢視飲食澣濯盛寒一衲裹以米飯投漿壑中日食數塊而已事母至孝以父名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輒避母死廬墓哀號三年如一日每以五字教學者公卿部使者交薦除楚州教授改防禦推官又時改宣德郎崇寧間又特除西京嵩山中嶽皆非常制七十八卒於家謚節孝處士先是枕書臥冊間大書曰五月榴花不肯開直待徐郎來筆蹤不類人世書卒時適五月一日人皆異之詩文用腹稿嘗曰文字在胸中未暇出者甚多也晚年耳疾不發遠書率以小詩報之

本脫村續集卷一

三

簡齋集

陳與義字去非號簡齋汝州葉縣人登上舍甲科歷太學博士擢符寶郎尋謫監陳留酒稅南渡後避亂襄漢轉湖湘踰嶺嶠名爲兵部員外郎紹興中累官翰林學士知制誥至叅知政事卒年四十九少學詩於崔德符問作詩之要崔曰工拙所末論大要忌俗而已嘗賦墨梅受知徽宗遂登冊府高宗尤喜其客子光陰詩卷裏杏花消息雨聲中之句天分既高用心亦苦意不板俗語不驚人輕出也晚年益工旗

亭傳舍摘句題寫殆遍號稱新體物寓興清遠紆徐高舉橫麗上下陶謝韋柳之間劉後村謂元祐後詩人迭起不出蘇黃二體及簡齋始以老杜爲師建炎間避地湖嶠行萬里路詩益奇壯造次不忘憂愛以簡嚴埽繁縟以雄渾代尖巧第其品格當在諸家之上劉須溪序其詩亦謂較勝黃陳比東坡云如論花高品則色不如香逼真則香不如色其推尊如此簡齋自言曰詩至老杜極矣蘇黃復振之而正統不墜東坡賦才大故解縱繩墨之外而用之不窮山谷措意深故游泳玩味之餘而索之益遠要必識蘇黃之所不爲然後可以涉老杜之涯涘味此足以定其品格矣簡齋晚年讀書吾邑之鄉有遺蹟云

本脫村續集卷一

三

肝江集

李觀字泰伯南城人舉茂才異等不中以教授養親從學日衆范仲淹薦試太學助教嘉祐中名爲海門主簿太學說書卒門人鄧潤甫上其所著書尤長於經制朱子謂李泰伯文字不軟帖氣象大段好實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大處起議論若老蘇父子得之史中戰國策故皆自小處起議論真知言也詩雄勁有氣馥用意出人有云格如平易人多愛意到幽深

鬼未知見其得處矣

雙溪集

王炎字晦叔新安婺源人所居武水之曲雙溪合流
因以爲號矣登乾道進士始令臨湘受學於南軒先
生入中都官博士慶元四年爲實錄檢討尋轉著作
佐郎出守湖州年八十餘著有雙溪集炎詩頗爲世
所稱許然亦多庸詞今擇其刊落者入鈔

呂晚村先生續集卷一終

雙溪集卷一

五

呂晚村先生續集卷二

宋詩鈔列傳

眉山集

唐庚字子西眉州丹稜人年十四能詩文賦明妃曲題醉仙崖諸作老師匠手皆畏之中紹聖進士爲州縣官至大觀始入爲博士張商英薦其才除提舉京畿常平商英罷相庚坐貶安置惠州會赦復官承議郎提舉上清太平宮歸蜀道病卒年五十一自南遷海表詩格益進曲盡南州景物略無憔悴悲酸之態劉潛天謂其出稍晚使及坡門當不在秦晁下今觀其結束精悍體正出奇芒駭在簡淡之中神韻寄聲律之外雖云後出固當勝爾

鴻慶集

孫覲字仲益嘗提舉鴻慶宮故自號鴻慶居士五歲時卽爲東坡所器第政和間進士靖康倣擾爲執法爲詞臣旋由瑣園歷吏戶長貳連守大邦紹興而後遭值口語斥居象郡久之歸隱太淵二十餘年孝宗朝命編類蔡京王黼等事實上之史官年九十餘卒由其居閑久故問學深誠有宋之作家也獨以其詩萬候尚之墓嘉靖間常州欲刻鴻慶集邑人徐開日

此葉北師大配補

觀有罪名教其集不當行世遂止嗚呼斯言因秋雅也今不廢其詩者以見有詩如此而不得列于作者欲立言者知所自重耳

蘆川歸來集

張元幹字仲宗永福人太學上舍歷官至大監所與遊皆偉人賢士嘗哀其亡友唐惲生詩帖標軸瓊漿如談達人貴公得氣時人嘉其朋友之義又于亂紙中得其祖文靖手澤知祖未第時壻于劉氏劉無出葬于福清元幹求之榛莽中割牲灑酒爲之刻石以傳子孫作幽岩尊祖錄宜政間游定夫楊龜山陳了翁朱喬年李伯紀洪駒父徐師川呂居仁名賢三十餘家咸題跋歎美之有蘆川歸來集十餘卷得之書肆廢帙逸其大半詩止近體六七十二卷清新而有法度蔚然出塵觀其序王承可詩云初從徐東湖指授句法如淵源有自也

建康集

葉夢得字少蘊吳縣人紹聖四年進士自婺州教授召爲編修官歷祠部郎起居郎翰林學士出知汝州提舉洞霄宮政和五年起知蔡州移帥穎昌府尋提舉南京鴻慶宮紹興初起爲江東安撫大使兼知建

此葉北師大配補

康府移知福州上章請老仍題舉洞霄致仕而卒贈
檢校少保夢得有總集百卷此集乃知建康時所作
總集中之一集也建康是時值用兵契濶鋒鏑之中
而吟咏蕭散固是詩人之致

橫浦集

張九成字子韶開封人徙居錢塘從學於龜山紹興
二年策進士直言者置高等九成遂擢首選授鎮東
軍僉判歷至刑部侍郎秦檜和議不合謫邵州復以
傾附趙鼎落職高宗特予宮觀先是徑山僧宗杲與
善檜諷諭其與宗杲誚訕謫南安軍十四年從學者

悅村續集卷二

三

稱橫浦先生每執書就明倚立庭磚歲久雙趺隱然
寶慶初贈太師崇國公謚文忠九成於經學頗多訓
解然習於異學故議論多偏詩亦多禪悅空悟習氣

浮溪集

汪藻字彥章德興人入太學登進士歷江西提舉徽
宗製君臣慶會閣詩藻所和羣臣莫及傳稱於時時
胡仲亦以文名人爲語曰江左二寶胡仲江藻遷著
作郎忤王黼與祠寓晉陵八年欽宗遷起居舍人高
宗歷擢中書給事侍講直學士院一時詔令多出其
手拜翰林學士以所御白團扇親書紫詰仍兼綰黃

麻似六經十字以賜除龍圖閣奏纂三朝日曆進顯
謨閣學士知徽州論落職居永州卒在晉陵時徐俯
洪炎洪芻自負無所屈見藻詩於僧堂唱口我輩人
也請舍上調而去藻歎口撚鬚琢句騷人墨客不平
之鳴耳易足尚哉詩高華有骨興寄深遠有浮溪集
六十卷失傳此選本文粹所成也

香溪集

范浚字茂明婺之蘭江人紹興中舉賢良方正昆弟
多居廬仕竟以秦檜當國抗節不起隱於香溪因稱
香溪先生著書明道多本於經學朱子取其心箴於

悅村續集卷二

四

孟子集註中由是重於儒林金仁山謂其集近亡此
本爲其從子元卿所輯而陳巖肖弁序者爲香溪集

屏山集

劉子翬字彥冲以父幹任授承務郎辟幕屬幹死靖
康之難子翬痛憤哀毀服除通判興化軍事以羸疾
丐祠歸隱屏山學者稱屏山先生而自號病翁與籍
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爲道義交所學深遠朱子受
遺命往游其門子翬告以易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
身一日感微疾卽謁廟訣別家人與朱子言入道次
第而歿詩與曾茶山韓子蒼呂居仁相往還故所誦

殊高五言幽淡卓鍊及陶謝之勝而無康樂繁縟細澀之患則以其所經學不同所得之理異也

韋齋集

朱松字喬年號韋齋新安人文公朱子其嗣也第進士除秘書省正字建炎紹興間詩名藉甚聞河南程子之學捐棄舊習朝夕研討久而深有所得趙鼎督川陝荆襄招爲屬不就鼎再相除校書郎歷度支員外史館校勘司勳吏部郎秦檜主和議上章極言其不可檜諷御史論其懷異自賢出知饒州未至卒

玉瀾集

龍村續集卷二

五

朱樸字逢年文公之叔父也少有軼才自負其長不肯隨俗俯仰厄窮蹇踣有人所難堪而其節愈厲其氣益高其詩閒暇略不見悲傷憔悴之態因夢名堂曰玉瀾梁溪尤延之叙其詩

北山小集

程俱字致道衢之開化人以外祖鄧潤甫恩補官坐上書論紹述罷歸宜政間進頌賜上舍出身歷官禮部郎建炎直秘閣知秀州南渡航海趨行在紹興初爲秘書少監時庶事草創俱據三館舊聞爲書曰麟臺故事上之擢中書舍人兼侍講旋除徽猷閣待制

晚病風痺秦檜薦領史事不至卒年六十七爲文典雅闕奧詩則取塗韋柳以闕陶謝蕭散古澹有忘言自足之趣標致之最高者也

竹洲集

吳儆字益恭初名偁避秀園諱改名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調明州鄞縣尉歷官至朝散郎知邕州軍州轉泰州乞祠主管台州崇道觀卒於淳熙十年謚文肅當時朱子及張南軒呂東萊陳龍川范石湖葉水心陳止齋諸公咸與友善其自邑而入對也南軒書孔子之剛曾子之勇南方之強三章以誌別嘗作尊已堂記朱子見之喜曰往者張荆州呂著作皆稱吳邕州之才今讀其文又見其所存其爲聖賢所許如此四方從學者尊爲竹洲先生

益公省齋藁

龍村續集卷二

六

周必大字子克一字洪道廬陵人第進士中博學宏詞科以教錄名試館職授秘書正字至監察御史孝宗初權給事中諫祠提點福建刑獄除秘書少監直學士院侍講中書舍人出知建寧遷翰林學士除尚書叅知政事拜樞密使右丞相封濟國公光宗拜少保益國公出判潭州寧宗初以少傅致仕卒贈太師

謚文忠年七十九韓侂胄禁偽學指爲罪首有集二百卷詩格澹雅由白傅而溯源浣花者也

文公集

子朱子文公諱某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巾
紹興進士第歷事高孝光寧四朝仕至轉運副使崇
政殿說書煥章閣待制致仕年七十一卒理宗贈太
師封信國公改徽國屢經薦召爲小人所沮抑旋仕
旋已道終不行知南康時建復白鹿洞書院遊武夷
愛其山水奇宕築精舍論道其中所至生徒雲集教
學不倦天下攻偶學日急不顧也孝宗時侍郎胡銓
以詩人薦同王庭珪內召故朱子自註詩云僕不能
詩平生僥倖多類此然雖不役志於詩而中和條貫
渾涵萬有無事模鑄自然聲振非淺學之所能窺此
和順之英華天縱之餘事也

石湖集

范成大字致能吳郡人也紹興擢進士第授戶曹監
和劑局遷正字累遷著作佐郎除吏部郎官奉祠起
知處州入爲禮部員外郎兼崇政殿大學士使金國
歸除中書舍人出知廣西靜江府除敷文閣待制四
川制置使召對除權吏部尚書拜參知政事奉祠起

知明州除端明殿學士尋帥金陵進資政殿學士再
領洞霄宮加大學士卒所居石湖在太湖之濱阜陵
宸翰扁之其詩繙而不釀縮而不窘新清嫵媚奄有
鮑謝奔逸俊偉窮追太白當是時石湖與楊誠齋陸
放翁尤遂初皆南渡之大家也誠齋言余於詩豈敢
以千里畏人者而於公獨斂衽焉

劔南集

陸游字務觀越州山陰人十二能詩文蔭補登仕郎
鎮麗薦送第一秦檜孫埴居次檜不說明年試禮部
復置游前列檜顯黜之由是爲所嫉檜死始赴寧德
簿以薦除勅令所刪定官孝宗初遷樞密院編修編
類聖政所檢討官名見賜進士出身尋免去五爲州
別駕西泝焚道范成大帥蜀爲叅議官以文字交不
拘體法人譏其放因自號放翁後累遷與祠起知嚴
州再召見曰卿筆力回斡非他人可及同修三朝國
史實錄陞寶章閣待制致仕封渭南伯卒年八十五

詩稿最多以居蜀久不能忘統署其稿曰劔南以見
志孝宗嘗問周必大曰今詩人亦有如唐李白者乎
必大以游對人因呼爲小太白劉後村謂近歲詩人
雜博者堆垛仗空疎者窘材料出奇者費搜索縛律

者少變化惟放翁記問足以貫通力量足以驅使才思足以發越氣魄足以陵暴南渡而下故當爲一大宗吾謂豈惟南渡雖全宋不多得也宋詩大半從少陵分支故山谷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若放翁者不寧皮骨蓋得其心矣所謂愛君憂國之誠見乎辭者每飯不忘故其詩浩瀚萃擇自有神合嗚呼此其所以爲大宗也與

止齋集

陳傅良字君舉居温州瑞安縣之帆游鄉學於永嘉薛氏得伊洛之旨又從南軒東萊問爲學大要其名

止齋集卷二

九

益高爲太學錄累遷至嘉王府贊讀龍樓閣問寢不時獨切諫每以天性感悟孝宗父子後知上意弗回遂乞歸寧宗初除中書與朱子同朝疏留朱子爲韓侂胄所忌詆學術不正遂罷去杜門居一室曰止齋嘉泰二年復提舉江州起知泉州力辭授寶謨閣待制尋卒於家初從薛氏自井田王制司馬法八陣圖之屬該通委曲皆可施之實用復研精經史貫穿百氏以斯文爲已任故其詩格亦蒼勁得少陵一體云

誠齋集

楊萬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人中紹興進士爲零陵丞

張浚勉以正心誠意之學遂自名其室曰誠齋光宗親書二字賜之歷官國學太常知漳州常州提舉廣東常平茶鹽帝親擢東宮侍讀以議配饗忤孝宗出知筠州光宗召爲秘書監尋出江東轉運總領淮西江東朝議行鐵錢萬里不奉詔改贛州乞祠自是不復出韓侂胄築南園屬爲記許以掖垣曰官可棄記不可得侂胄權日盛遂憂憤成疾家人不敢進邸報適族子自外至言侂胄近狀萬里慟哭呼紙書曰奸臣專權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別妻子筆落而逝年八十三謚文節其詩自序始

止齋集卷二

九

江西既學后山五字律既又學半山七字絕句晚乃學唐人絕句後官荆溪忽若有悟遂謝去前學而後渙然自得時因爲誠齋體嘗自焚其少作千餘中有如露窠蛛網緯風語燕懷春立片風大壯還舟燈小明疎星煜煜沙貫月綠雲擾擾水舞苔坐忘日月三杯酒臥護江湖一釣船之句舉似尤延之歎惋曰詩何必一體焚之可惜也後村謂放翁學力也如杜甫誠齋天分也似李白蓋落盡皮毛自出機杼古人之所謂似李白者入今之俗目則皆俚諺也初得黃春坊選本又得櫚李高氏所錄爲訂正手抄之見皆無

不大笑嗚呼不笑不足以爲誠齋之詩

浪語集

薛季宣字士龍永嘉人年十七起從荆南帥辟書寫機宜文事由武昌令召爲大理寺主簿大理正出知湖州改常州年四十而卒季宣爲程門再傳而所言經術則浙學也故浙人宗之其詩質直少風人瀟灑之致然縱橫七言則盧仝馬異不足多也

水心集

葉適字正則温州永嘉人淳熙五年進士爲節度判官以薦召爲博士兼實錄檢討官嘗薦陳傅良等三

東坡全集卷三

上

十四人於丞相皆得人林栗劾毀朱子適上疏力爭以是重於僊林適寧宗內禪議左右趙汝愚汝愚貶亦罷官旋召權兵部侍郎韓侂胄欲立功出師思適草詔以動中外改吏部兼直學士院以疾辭適不能止其行第勸其先防江不聽兵敗以適知建康府沿江制置除寶謨閣待制措置頗得宜會侂胄誅亦奪職奉祠者十三年以寶文閣學士卒年四十七謚忠定詩用工苦而造境生皆鎔液經籍自見天真無排迨刻勢之迹豔出於冷故不膩淡生於鍊故不枯會點之瑟方希化人之酒欲清其意味足當之

艾軒集

林光朝字謙之閩之莆田人隆慶元年進士任袁州司戶叅軍知永福縣召爲秘書省正字歷著作佐郎國子司業出提點廣東西刑獄徙轉運副使加直寶謨閣召拜國子祭酒除中書舍人以集英殿脩撰出知婺州提舉興國宮卒光朝學於陸子正子正學於尹焞而光朝之學一傳爲林亦之再傳爲陳藻三傳爲林希逸其師友之際如此林俊曰艾翁不但道學倡莆詩亦莆之祖用字命意無及者後村雖工其深厚未至也

東坡全集卷三

三

攻媿集

樓鑰字天防自號攻媿主人鄞人也登第歷太府宗正寺丞出知温州光宗初累擢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奏留朱子時論建之進吏部尚書以顯謨閣學士奉外祠奪職韓侂胄誅復官兼翰林侍講年過七十精敏絕人詞頭下立進草院吏爲詔除端明殿大學士位兩府五年進資政殿大學士卒贈少師謚宣獻詩雅贍有本然往往浸淫於禪禪學之傳莫熾於四明當時老宿如攻媿已不能辨矣

清苑齋

趙師秀字紫芝四靈之中惟師秀嘗登科改官然亦不顯四靈尤尚五言律體紫芝之言曰一篇幸止有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末如之何矣其精苦如此

葦碧軒

翁卷字靈舒永嘉四靈之一蓋四人因卷字靈舒故遂亦以道暉爲靈暉文淵爲靈淵紫芝爲靈秀云

芳蘭軒

徐照字道暉永嘉人自號山民有詩數百野思尤奇皆橫絕欬起水懸雪跨使讀者變踣慘慄背首吟嘆不自已然無異語皆人所知也人不能道耳嘉定四年卒

二薇亭

徐璣字文淵從晉江遷永嘉歷官建安主簿龍溪丞武當長泰令嘉定七年卒年五十九初唐詩廢久璣與其友徐照翁卷趙師秀議曰昔人以浮聲切響單字隻句計巧拙蓋風騷之至精也近世乃連篇累牘汗漫而無禁豈能名家哉四人之語遂極其工而唐詩由此復行曹能始以璣爲照之弟按水心二徐墓誌既不同派而其詩卷亦各以名相呼有以知其不然矣

知稼翁集

黃公度字師憲閩之莆田人紹興八年進士第一任簽書平海軍節度判官代還除秘書省正字秦檜以公度與趙丞相鼎善不悅小人希檜意論公度著私史以諷時政罷歸主管台州崇道觀初公度赴朝道過分水嶺有詩云嗚咽泉流萬仞峰斷腸從此各西東誰知不作多時別依舊相逢滄海中及公度歸趙丞相先已謫潮陽小人傳會其說謂此詩指趙而言將不久偕還中都也檜益怒以惡地處之通判紹慶府事攝守南恩檜死召除尚書考功員外郎無何疾卒林大豫誌其墓謂詩效杜甫古律格句法逼真洪邁謂精深而不浮於巧平淡而不近俗其悲秋有不知謫仙少陵以還大曆十才子尚能窺其藩否要皆過情唯陳俊卿謂雖未盡追古作要自成一家其言爲差近云

後村集

劉克莊字潛夫莆陽人後村其號學於真西山以蔭入仕除潮倅遷建陽令移仙都嘗詠落梅有東君謬掌花權柄却忌孤高不主張讒者箋其詩以示柄臣由此閑廢十載因有病後訪梅絕句云夢得因桃却

左遷長源爲柳忤當權幸然不識杞并柳也被梅花
累十年後起至將作簿兼叅議端平初爲玉牒所主
簿奏祠起知袁州累遷廣東運判又奉祠起江東提
刑召對以將作監直華文閣賜同進士出身專史事
尋入經筵直綸省無何以留黃不奉詔用秘閣脩撰
出爲福建提刑初趙紫芝徐道暉諸人擺落近世詩
律斂情約性因狹出奇合於唐人時爲四靈體格後
村年甚少刻琢精麗與之並驅已而厭之謂諸人極
力馳驟纔望見賈島姚合之藩而已欲息唐律專造
古體趙南塘曰不然言意深淺存人胸懷不繫體格

東坡集卷二

五

盧溪集

王庭珪字民瞻廬陵人登政和八年第調衡州茶陵
丞拂衣去盧溪築草堂因號焉時胡銓論忤秦檜調
嶺南獨庭珪送以詩語且觸檜坐流夜郎檜死得還
數名對優禮除國子監主簿主管台州崇道院九十

三卒學遠於易著易解見者歎爲必傳會詩獄捕至
攜書鐫篋中爲卒所攫去歎曰天厄吾書門人楊廷
秀序其詩謂得傳於曹子方出自少陵而主於雄剛
渾大此第言其崖岸爾若遺思屬詞未離窠坎使真
氣蒙翳於篇句間亦未免於詩家疵癘也

漫塘集

劉宰字平國全壇人紹熙元年進士歷江寧尉真州
司法泰興令以浙東倉司幹官告歸監南嶽廟累召
不起隱居三十年卒謚文清宰以吏事稱而淡於榮
利一時朝廷所不能致者宰與崔與之耳詩亦常調

東坡集卷二

五

而五言古稍優

義豐集

王阮字南卿豫之九江人朱子講學白鹿洞阮從之
游慶元初孽臣竊柄附者如市阮未嘗一躡其門晚
守臨川陞辭奏事柄臣密客誘致之迄弗往見奉祠
而歸其詩得之張紫薇安國故不爲徒作有義豐集

東臯集

戴敏字敏才號東臯子復古之父乾道間人平生不
肯作舉子業獨以詩自適終窮而不悔且死復古方
襁褓語親友曰吾病革矣而子幼詩遂無傳乎太息

而卒語不及他其篤好如此遺稿不存復古後搜訪得此十篇鍛鍊精而情致迥此石屏詩源猶少陵之審言也

石屏集

戴復古字式之天台黃巖人居南塘石屏山因自號焉負奇尚氣慷慨不拘少孤痛父東臯子遺言收拾殘稿遂篤志於詩從雪巢林景思竹隱徐淵子講明句法復登放翁之門而詩益進南游既聞北窺吳越逾梅嶺窮桂林上會稽絕重江浮彭蠡泛洞庭望匡廬五老九嶷諸峰然後放於淮泗歸老委羽之下游

戴復古集卷二

七

歷既廣聞見益多爲學益高深而奧密以詩鳴江湖間五十年或語復古宋詩不及唐曰不然本朝詩出於經此人所未識而復古獨心知之故其詩正大醇雅多與理契機括妙用殆非言傳然猶自謂胸中無千百字書如商賈乏貲本不能致奇貨蓋謙言也吳荆溪稱其蒐獵點勘自周漢至今大編秘文遺事瘦說何啻百千家包肝江亦謂正不滯於書乃楊升菴直議其無百字成誦此癡人說夢耳又傳其游江西富家以女妻之三年恩歸乃言曾娶婦翁怒女曲解之臨行贈詞曰惜多才憐薄命無計可留汝揉碎花

戕忍寫斷腸句道旁楊柳依依千絲萬縷抵不住一分愁緒捉月盟言不是夢中語後回君若重來不相忘處把杯酒澆奴墳上土遂自投江死今考集中略無踪跡後人因詩餘木蘭花慢一闕有重來故人不見但依然楊柳小樓東之句乃強實之讀陳昉跋云有忠益而無諂求有謙和而無誕傲姚鏞云忠義根於天資學問培於諸老朱子亦以詩相贈酬使無行至此其得爲大儒君子所稱許至升菴乃發覆耶平生著作甚富趙懶菴選百三十首爲小集觀者謂趙于古少許可而此編特博袁蒙齋又選爲續集蕭學易選爲第三稿李友山姚希聲選爲第四稿輩仲至又爲摘句復古自云詩不可計遲速每一得句或經年而成篇其鍛鍊之苦師友琢削之精故所選得十九焉方萬里曰慶元以來詩人爲謁客成風于求要路動獲千萬石屏鄙之不爲也嗟乎安得斯人一愧世之幅巾朱門望塵獻詩者哉

農歌集

戴曷字景明號東塋石屏之從孫嘉定乙卯登第授贛州法曹叅軍有東塋農歌集石屏稱其不學晚唐體會聞大雅音者也集中答妄論宋唐詩體者云安

用嘒鏤嘒肺腸辭能達意即文章性情元自無今古
格調何須辨宋唐人道風篇諸律呂誰知牛鐸有宮
商少陵甘作村夫子不害光芒萬丈長知此可與言
詩矣

秋崖小築

方岳字巨山

人紹定間爲別省第一登徐

元杰榜進士累遷至吏部侍郎前以史嵩之喉論罷
歸後以下大全喉論罷下郡中以買似道之劾兩調
邵武軍以坎壈終身先是范杜左右相得博士之除
遷秘書郎宗正丞未幾范去遂出爲淮閩叅議官兼
權工部而一出不可復入矣詩主新清工於鏤琢故
刻意入妙則逸韻橫流雖少歉漬之觀其光怪足寶
矣

清雋集

鄭震後更名起字叔起號菊山閩連江人早年場屋
不利棄舉業更讀書客京師三十餘年歷主於潛諸
暨蕭山學晚爲安定和靖書院堂長又開講於平江
無錫伏闕論史嵩之淳祐丁未鄭清之再相震登其
門罵曰端平敗相何堪再壞天下被執與子女俱下
獄京尹趙與籌縱之鄭罷相乃免與林虛齋周伯弼

爲行輩詩有倦遊稿仇山村選四十首爲清雋集所
南作家傳云得詩十五篇此蓋流落交遊間者所南
未之見也

晞髮集

謝翱字臯羽慕屈平托遠游乃號晞髮子福之長溪
人文丞相開府延平翱以布衣諮議叅軍天祥卒亡
匿所至輒感哭挾酒登浙江子陵釣臺設天祥主亭
隅再拜號哭以竹如意擊石歌曰魂朝往兮何極暮
歸來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珠焉食歌畢竹石俱
碎詳西臺慟哭記欲爲文塚臺之臺南後往來杭睦
間與方韶卿鳳吳子善思齊等厚乙未以肺疾死湯
妻劉以文與骨授之方有許劍錄其會友之所名汝
社取晚而信也每執筆遐思身與天地俱忘語人曰
用志不分鬼神將避之古詩顏頤昌谷近體則卓犖
沉着非長吉所及也

晞髮近藁

福唐黃坤五語余晞髮集近世行本多遺漏曾抄去
二十餘首皆刻板所無余聞之心往恨其不攜行篋
得一見也從子愚忠自茗上潘氏抄得晞髮近藁一
帙爲發狂喜原集古詩大半此多作近體屈蟠沉鬱

吐茹奇艷皆世所未覩豈卽黃春坊所謂與然黃云
二十餘首而此編有五十首數既不合且此暑踰髮
道人近藁當是末年未定殘草別爲一卷流傳人間
又非刻本零星遺漏比也然則黃氏二十餘首又不
知何詩矣惜春坊云亡不得一質証之此帙附天地
間集十餘首卽臯刳所編當時諸公詩也按本傳有
二卷此亦不完書潘氏藏本爲陸子傳手蹟有題識
子傳名師道吳人

先天集

許月卿字太生婺源人後字宋士人稱山屋先生小
名千里駒字駒父從董介軒於程正思朱子門人也
又受學魏鶴山有志當世入江淮幕中以軍功補校
尉詔罷賜升就舉制以易魁江東廷封觸史嵩之見
抑賜進士及第授司戶叅軍復率三學訟權相理宗
目爲狂士歷官府學教授復以上言小相失職相免
得留尋改江西提舉常平六年不就既至治政廉肅
人號爲鐵符循承直郎浙西運幹賈似道當國以月
卿試館職言不合罷去買田宅於姑蘇已而散之歸
故里閉門著書號泉田子游從者翕然德裕乙亥欲
以月卿開闢東園未幾宋亡深居一室但書范粲寢

所乘車數字不言幾十年而卒年七十謝疊山書
其門曰要青今日謝枋得便是當年許月卿月卿則
自比履善甫益無愧三仁焉

白石樵唱

林景熙字德陽號霽山溫之平陽人也咸寧辛未太
學釋褐授泉州教官歷禮部架閣轉從政郎宋亡不
仕客於會稽王脩竹英孫之家會楊璉真伽發宋陵
英孫使客收其棄骨景熙得高孝兩面與唐珏所收
者墓於蘭亭樹冬青以識庚戌卒於家年六十九所
居在自酒菴詩六卷曰白石樵唱大槩懷愴故舊之
作與謝翱相表裏翱詩奇崛熙詩幽婉蛟蜂方逢辰
曰詩家門戶當放一頭非虛言也

山民集

真山民不傳名字亦不知何許人也但自呼山民云
李生喬歎以爲不愧廼祖文忠西山以是知其姓真
矣痛值亂亡深自湮沒世無得而稱焉惟所至好題
詠因流傳人間然皆深幽賞勝之作未嘗有江湖酬
應語也不惟吳許上通於天卽自命遺民而以詩文
通當世者視山民才節亦足愧恥矣張伯子謂宋末
一陶元亮非過論也

水雲集

汪元量字大有號水雲錢塘人以善琴事謝后王昭儀宋亡隨三宮留燕後爲黃冠師南歸幼主平原公及從降駙馬右丞楊鎮丞相吳堅留夢炎叅政家鉉翁文及翁提刑陳杰與王昭儀清惠以下廿有九人賦詩餞之後往來匡廬彭蠡間世莫測其去留危太史素謂其長身玉立脩髯廣頰而音若洪鐘江右人以爲神仙多畫其像祀之詩多紀國亡北徙事與文丞相獄中倡和作周詳惻愴人謂之詩史鄭明德陶九成瞿宗吉所載錢牧齋得之雲間抄書舊冊錄爲

水雲集

卷二

隆吉集

梁棟字隆吉其先湖州人生於鄂州後遷居鎮江弱冠領薦薦登戊辰第選貢應簿調錢塘仁和尉人帥幕一時聲名張甚旋避地建上丙子宋亡歸武林翁杜宇中砥入茅山從老氏學棟往依焉庚寅遭詩禍名益著時往來茅山建康間江東人士從者甚衆乙巳無疾卒平日好吟咏稿無存者門人問故曰吾詩堪傳人將有腹稿在宋遺民之皦然者也

潛齋集

何夢桂字巖叟初名應祈字中甫嚴之淳安人咸寧乙丑省試首選時罷隔軒廷唱一甲三名授台州軍事判官歷仕至大理寺大卿知事不可爲遂引疾去至元累徵不起築室小西源著書自號潛齋尤深於易學與陳止齋方蛟峰游善詩淳朴不泯規摹之迹而志節皎然有潛齋集

參寥子

僧道潛號參寥子錢塘人哲宗朝賜號妙總大師爲蘇眉山門客唱和往還形於翰墨時人因重之陳后山贈序舉其論唐詩僧貫休齊己非用意於詩工拙不足病以是知所貴乃其棄餘可謂善諷矣杭本多悞集他詩今未及與析也

水雲集

卷二

石門文字禪

惠洪字覺範江西新昌喻氏試經得度以冒故惠洪牒責還俗張商英特奏度之郭天信奏賜寶覺圓明禪師政和初坐交張郭配崖州赦還又以張懷素黨繫獄因商英誤也旋釋建炎二年示寂同安五燈會元作彭氏天信爲天民賜號在寂後皆非詩雄健振蹕爲宋僧之冠

花蕊夫人

費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事孟昶。號花蕊夫人。太祖平蜀。俘入後宮。昶時禁兵尚十四萬。宋師止三萬耳。太祖以蜀亡。問費答詩云。云太祖更寵愛之。嘗私懸昶像於閣中。太祖見。訊給曰。此蜀中張仙也。祀之。有子遂。傳畫焉。後輸織室。以罪賜死。尤工填詞。入汴時。題葭萌驛壁云。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調醜奴兒令也。書未畢。軍騎催行。遂止半闕。有人續之云。三千宮女皆花貌。妾最嬋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寵愛偏。使費能抗節從昶。母此詞不幾爲輕薄惡札哉。然審徵奉表寅遜促裝。

曉梅續集卷二

三

一女子與十四萬小人又何貴也。世傳其宮詞百首。清新艷麗。足奪王建張籍之席。蓋外間模寫自多。泛設終是看人富貴語。固不若內家本色天然流麗也。王平甫考王恭簡所集云。止二十八首。然其餘別無可據。且手筆一格。故仍之。按花蕊夫人有二。其一爲蜀王建妾。號小徐妃者。王衍時汙亂。爲莊宗所平。亦隨歸中國。死二人皆出於蜀。皆以亡國失身終亦異矣哉。

呂晚村先生續集卷三

質亡集小序

吳爾堯自牧 同邑

自牧吾黨之第一流也其聰明絕世而未嘗浮露奇智也其篤志正學脩內行而未嘗標示崖異也有文如此場屋未有識者交游未有稱者而浩然自得未嘗有慍悶之色也其意之所之吾不知其止也今亡矣吾亡以爲質矣吾亡與言之矣。自牧嘗云十五年前讀近思錄直是削淡無滋味今每閱一條輒數日不能舍覺得道理無窮嗚呼若自牧者可謂善讀

晚村續集卷三

書矣。自牧天分之高用心之精吾目中罕見其倫也凡世間極難驟解之事如樂律韻母推步經緯割圖測量之類以語自牧但發其端未有不立窮其蘊者吾曩與度曲倚和管絃相入曲盡微妙嘗於一笙悟聲音假借單和配合之理非工師之所曉也。自牧才情奇巧目前無其儔匹然一意斂約不事表襮作爲詩文不輕出示人與流俗偕處油油然不少自異也然其志識造詣有昔賢所不易及者斯文其後從之言耳

陸之漸宗伯 海寧

宗伯同余仲兄貢於南雍時寇逼都城大司成策問諸生無一應者惟余仲兄首出條對次則宗伯繼之兩生侃侃談兵圖橋門而聽者皆大驚以爲浙中多奇士余兄竟不克展所蘊而卒宗伯亦貧死

沈受祺憲吉 嘉善

憲吉家麟溪距郡城二十里自宋迄今十五世矣家有北山草堂山有栝子松九株皆二三百年物其態不一各有名以象之憲吉家世淵遠富而好禮其祠廟爵豆皆古雅而合於則與人交篤於分義而又退讓不近名遠近皆以長者稱之反以此掩其才華蓋

晚村續集卷三

未有知憲吉之深於文者丁巳春余尋知言集佚藁於鴛湖有友言憲吉所藏之富遂移艇子訪之憲吉一見如素恨相見之晚留余榻其齋盡出殘帙酒闌燈炮娓娓不倦乃驚歎其論文之精嚴目前無其匹也憲吉與錢吉士友善其論文宗旨亦與吉士合吉士選同文錄憲吉與有功焉夏五聞吳郡變亂欲歸視具舟將行常時鼓枻即發是日下舟復起絮語者數四已出溪復回舟將所著稿授憲吉曰不欲攜此歸君爲我藏之乃別是夜吉士歸家被亂與其子皆焚死而稿幸存憲吉乃起簡篋中并自所作文授余

曰吾老矣不足以慰亡友之托今且以累公吾文不足傳公遜知言集有節義諸公而失其文者以吾文繫之吾文賴賢者以傳亦吾志也余拜而受之且約余過其北山消夏共商知言集事余以病不果往越一年而憲吉死矣憲吉雖不欲自銜其名然余不敢湮埋憲吉之實因歎北山一會若專為錢沈二公之文而速余行者非偶然也

張嘉玲佩蕙 吳江

佩蕙躬行刻苦銳然以聖賢為必可至取師友必真君子如張考夫凌淪安何商隱沈石長巢端明王曉

晚村續集卷三

三

莽皆正志篤學待之極盡其誠處第姪宗黨以恩勝義破其貲產至死無以斂葬不惜也居喪哀毀由中三年不露齒不入閨房妻以勞瘵死里人非笑之以為執禮所致俗之惡薄如此然即其非笑可以見佩蕙之賢矣。佩蕙年少負儔才譽望日起宗黨交游皆以富貴期之忽謝棄一切問道於吾友張考夫先生篤志聖賢之學刻苦敦行踐履純粹而讀書極精細不宥放過絲粟與考夫問難往返最多遠近學者嘆為不可及自謂其學無一不得之考夫請受拜至再四考夫閉閣不受余問之考夫曰此吾畏友也豈

敢倨乎且吾惡夫今之講學者以師為招因以為利也又何學之有吾與佩蕙一救正之不亦善乎卒不受佩蕙執弟子禮益恭甲寅年三十五與考夫相繼病卒嗚呼道之興廢命也佩蕙適當之顏氏之子豈以短命無書傳有歎於孔門首配哉。佩蕙英年庶幾視榮膺如拾芥且貧困憂患萃於其身一旦志聖賢之學即敝屣棄之此非見道分明安能無動於中耶一時流俗憎訕之隱者又挾以為重余笑謂憎訕固其宜若隱者正自不同必好學能文如佩蕙斯為難得斯為真隱耳

晚村續集卷三

四

陳尚楨有上 餘姚

有上天資和靜厭薄塵俗默坐終日啜苦茶燒黃熟便欲忘老而居家處友又皆篤摯有繩尺斯亦其胸臆間物也。有士以貧死死之際從容談笑不令家人悲啼可謂能有其難者矣乃其配景氏居喪數日絕不露激烈之色默然自經以從之又難之難者也

吳繁昌仲木 海鹽

磊齋先生大節千古其訓家有云做官不入黨秀才不入社便有一半身分初疑其言過激今而知為痛心切骨之言仲木奉教志存忠孝勁骨節立見者神

傷惜不永齡以竟厥緒耳

鄭雪昉溼師 海鹽

溼師鴻博俊逸而血性湛摯遇亂與友人之難爲同事所賣受笞辱憤死人皆惜之

程定鼎扶桡 嘉興

扶桡天質英奇風神散澹終日與對無一俗情塵氣壁立蕭然亦不見其有憂思乞態每辰出暮返詣友朋談笑或竟至忘歸未嘗閉戶咿唔而拈筆繼繼風馳泉涌動成奇觀郡中能文之友未能或之先也去年遇之顏色憔悴云犯寒症幾不相見矣余戲之曰

晚村續集卷三

五

質亡集中得佳文亦復不惡因相與大笑不謂斯言遂成妖夢年來交游零落江湖流下無可與語今又失扶桡南湖斷岸吾悵悵安之耶

凌文然偉燈 湖州

偉燈忠清公長子也忠清之文清微自得爲時所尊躬行嚴毅立朝岸然見惡於權貴甲申之變浙西死國者一人而已偉燈竟以貧死蘆扉土銕其夫人白髮蕭然無有過而存之者斯不獨其文冷於此歎忠清公之人品世德亦只一冷字爲不可及。湖州山水清遠忠清公得之以爲宗偉燈又以明潔繼之皆

君嘗聞靈氣也

吳士楨正子 德清

正子和易而介與人交皆有尺寸晚年以貧依人處之泰然如游蓬戶嘗爲余述顯者僇辱故人與受者善事無怨之狀歎人情不易測如此正子周旋其間頗多全護他人都不知也可謂難矣

高斗魁旦中 鄞縣

旦中聰明慷慨幹才英越嗜聲氣節義嘗毀家以救友之死有所求不惜腦髓以徇精於醫以家世貴不行至是爲友提囊行市所得輒以相濟名震吳越友

晚村續集卷三

六

益望之深至不能副則反致怨隙又爲友營館穀招徒侶復責以梯媒關說力有不能得亦得罪於是羣起詬之然旦中意不衰病革猶惓惓於諸友死之日貧不能備喪塋孤寡啼飢無或過而問焉者而詬辭至今未息真可怪可痛文中抒寫皆肺腑間物激楚悲涼不堪卒讀

郭溶水容 同邑

水容爲余中表羣從崇禎間卽與其兄彥深疇生義潔同負名於時彥深疇生相繼獲雋義潔兄弟鬱鬱不得志水容獨矻矻不少衰余甚壯之而不意其遽

逝也其子孝威盡出所作約二千餘首其文精深博雅絕非近人所能并非彥深疇生所及乃歎科名之不足論人而文人之湮沒於荒廢寒牖者何限也集中僅存數十首以見其概亦識余向時知之恨不盡云

裴亮佐靖公 海寧

靖公子女兄之孫也閎博能文早負時譽而生長聲利之區俗以勢位相撓雖至親同氣不免於魚肉靖公思決科以衛門戶而猝不可得則鬱憂以死臨沒盡取所著投之火曰是物誤我其悲憤可哀矣

明村續集卷三

章金牧雲李 德清

章氏多奇才雲李爲最氣象迥秀如登秋峰其中雲氣怪物瑰麗荒忽不可名狀爲人重名義有幹才乃終於畀邑不及中壽真可惜也其弟芝黃石黃子黃皆才而天世運與域兆與求其說而不得謂斯世不應有此奇文可耳。戊戌己亥間雲李六象方虎震若與予同游湖上時震若有不快於諸子西陵吳門之仇雠若者聞此過從甚殷置酒蕭寺飲酣奉卮曰請謝去雲若願終執鞭弭隸麾下雲李與諸子毅然起對曰公等自可相與何必去雲若而後交吾輩有

口血自相責耳豈爲公等哉且如公言又何取於吾輩耶乃大慙謝讀君文思當時氣誼風采儼然在目

高宇泰虞尊 鄞縣

虞尊初字元發旦中之從中丞玄若公之長子也篤志節善交游山顛濱澁窮歷奇險性坦率不設機備壬寅間以事囚非室兩載治經作詩悠然自得久之乃釋亦無懽容越人笑之呼爲大孟浪云晚年益肆力讀書自號隱學畫一像作幅巾寬博高坐藤床過余索題句余題曰凡今幅巾不耐淡薄望火日游其狀磊落佛門兒孫侯門翼角不知其隱安問其學歸

明村續集卷三

八

然此老冰懸雪壓雙趺隱然八字著脚後未或知曩則已確其圖可傳斯名不作又著書數絕有云募師謁客法堂開眼與眉毛弄一迴君向明山且高坐等閒莫遣下床來小閣攤書木榻枯春風坐對久忘吾閉門休歎無良友只恐開門負此圖時虞尊欲遊秦晉間見余句卽毅然自止越人惡余者又謂此罵君耳何贊之有虞尊終不以余言爲非又人之所難也

俞汝言右吉 嘉興

右吉在崇禎間得名三十年來爲橋李領袖其襟度惇龐渾涵非時下猥浮名士所能及讀其文猶足挹

其靜雅之氣

徐廷獻子諤 同邑

子諤與孫子度友善子度極靜漠子諤極粗豪而其文微雋如是真能得朋友之益也

鄭官始雅三 海寧

雅三之文其入也如秦始之營鑿山至鑿不能傷燒不能毀而後止其出也如周穆之巡海外設鳳腦之燈列璠膏之燭照耀乎羣仙之宮不能深極無際則亦無此奇光外發也○雅三與雯若友善余因識之未久而化其婿王端士錄其遺文見投人家子弟多

沈村續集卷三

九

不能收拾先人藁本如端士者又難得矣

沈 修遠游 桐鄉

遠游任達而好奇信神仙吐納之術嘗辟穀數月日惟啜蜜或清酒數杯而已家人強之旋亦復食然終不近也性嗜潔每浴必數易水以竹紙拭之一浴必用紙刀許適無紙每風立自乾不用巾也箒藥油漬雖新衣必裹指攜取其袖垢膩復割之時衣無袖之衣以對客有姚姓者爲所憎遂并憎凡姓姚者有過客刺入欣然起接遠視則姚姓也急縮手退避刺已飄及裾卽截去其裾其僻如此然行文說書則一軌

於雒聞未嘗爲游移突過之論故與余言頗契自遠游死聲始遠役未返一望桐川荒榛寒雨輒爲黯然也

沈 齡子真 桐鄉

子真遠遊令子聲始之婿也少年篤志嗜學爲人湛靜有至性遠游歿負土營窆有撓之者子真飲泣力拒衝暑淋雨晝夜勞憤旣封而病卒遠近哀且惜之

黃子錫復仲 嘉興

余表兄號麗農豪邁風流以好義毀家至號寒斷火然壞床破壁之中未嘗一日無論心之客也平生最

沈村續集卷三

十

急友難晚年竟游死粵東幼子沈扶柩歸瘞於杆山老友巢端明爲詩哭之餘輒忘之矣吁可悲也○仲兄風流文采而志趣奇偉破產結客與大樽開公諸君相期許晚年鬱鬱思以神仙自托而惑於方士行積氣開關之法頗詡得效余力言其害笑而不顧未幾而病始悔其誤則深不可爲矣殆猶未免於神怪之累耶讀文不禁慨然

錢杵季亦駿 海鹽

予友商隱先生明道有盛德而艱於子於羣從中最喜亦駿嘗請遂立之商隱曰其家贍於我不忍其舍

菴而就枯也然亦駿甚賢居家孝友近人而不淫於俗龍山許大辛其外父也苦節違時亦駿左右之甚至大辛死治喪撫孤盡其力此豈較量生產者商隱之言蓋其慎也乃忽以暴疾卒予爲商隱惜又傷大辛之後無依蓋三致悼焉

錢本一柏園 桐鄉

柏園初字一士蚤領時譽目空其羣而曾從周鍾游未免漸染習氣嘗言鍾館其家時雞初鳴卽起栢鉢鋪作小封無數至晨粥猶未息自午及暮餽贊紛然乃視其厚薄以小封勞來力日以爲率因嘆曰今日

曉村續集卷三

七

名士安得有此盛事乎余應之曰鍾之敗節戮身成於小封而君猶沾沾耶時柏園適游粵歸同張子考夫過廓如樓以孃子香雞舌香數片見惠且出端石求銘余戲題之曰雞舌四孃子二易數字銘於是柏園不釋然考夫笑曰盍益之可乎余乃復書其下曰青誰氏錢一士讀書不覺老將至何如坐聽郴州語張子命銘考君志君口一士士何事爲名士耶此石敝爲眞士耶此石棄不數年考夫沒柏園亦病得松陽教授支離強往竟死山齋平生與考夫爲老友而未能卓然自立名士之害人如此然柏園意致蕭散

至窮餓不知治生相對終日無昇乞之態塵俗之言固非時下名士所能望其項背也

查 雍漢園 海鹽

漢園童年以文蜚聲南國宗黨交游皆以榮顯期之然漢園意殊不自止有志體用之學初惑於二氏旋悟其妄以名世自許復誤於功利之術一反而求之身心又入良知家言力行其說以爲聖人之道在是矣然率其所見往往過當不能無動於中辛亥春聞予之狂言於許子大辛甚疑異適予寓趙家橋陳孟樸齋漢園同大辛見訪遂留榻相與劇論此事所持

曉村續集卷三

七

甚堅至中夜忽披衣起揖曰廿年之疑於茲盡釋乃大悔向來之過又談竟日而別至冬復過予廓如樓晤考夫商隱淪安曉菴佩惹諸友歸語人曰如遊天外問其說如何曰非爾所知也壬子秋試凡明經例有鄉邑起送文字漢園給家人以赴省竟持劄至予東莊相對兩月而歸此劄至今留予架家人莫之知也友朋間從義進道之勇未有如漢園者癸丑予至秣陵而漢園與大辛相繼以病卒予數年來喜爲激湖雲岫之遊自二君歿遂痛不欲東亦吾道之窮也

虞汝翼異羽 錢塘

異羽長身勁骨慷慨傲岸望之如太華當秋睥睨諸
峯莫敢仰附一時名流習爲希世之學突榜脂韋以
標榜趨營爲作用異羽獨鄙罵之有名宿於會集詰
之曰君何得罵我爲小人之尤者也異羽曰不然其
人喜曰固知君無是言異羽毅然正色曰非謂無言
但無之尤者也四字耳其人憤沮而去異羽言笑飲
啖自若四座驚歎其風致如此竟以貧病鬱鬱而卒
近俗益頹敗友朋中求異羽之氣象真不可復得也

勞以定仲人 同邑

仲人天才曠逸而於理解極邃同社會課每拈一題

曉村續集卷三

十三

嗟若諸子必問仲人云何仲人輒爲指陳源流新舊
各說之不同復爲剖析以歸於一無不爽然稱善自
珍其文不肯輕示人傾貲購書數千金及古今金石
書畫下至尊匱瓦玉之玩皆賞鑒精好死二十餘年
其所藏無一存者昨從其家索遺稿亦不可得偶於
廢簾獲其會課數首亟錄以志人琴之悼云。仲人
生業甚厚適親世變卽散家財厚其知交戚屬凡貧
士有一技之長賙卹不倦待以舉火者甚衆或浪游
湖山則畫船歌妓雜沓如雲酒闌自調三絃與客倚
和一時稱絕已而棄去曰是近於狹邪乃學彈琴選

奇材自製開某寺鐘樓懸紐桐木最良構樓以易之
琴成費已數百金吳越琴師無不造其門者洞究神
妙皆歎謝不如已而曰豪矣非我志也買橫山造精
舍思深隱其中賓客復從之溪船筍輿沿道爭役但
曰詣橫山者卽坐召不論直也仲人曰此將及我不
可居乃復出旣出而山中果亂因毀損其舊第築幽
室植花竹貯經籍其間約予同讀以老蓋至是而仲
人生業略盡矣越一年而病卒宗族富貴皆以仲人
所行爲痴其後人亦自以爲戒然仲人絕世聰明人
也當時卽有問之者曰公卽不取富貴何必爾仲人
嘻然曰是非若所知也

曉村續集卷三

十四

陳祖聲柳津餘姚

柳津至性誠篤胸襟坦白喜交志行人之人樂道節
烈之事遇非其類聞不義之名雖盛欸不能留也嘗
館一巨室故仇東林者主人酒闌呼童子輒以東林
諸君子之言令其磨喏以爲樂柳津愕然起立謾罵
而出家貧資館穀竟棄去勿顧人皆笑其迂其介直
多類此

陳 鏐西長 德清

西長吾門鏐之兄也陳氏多強穎之資然皆憎疾根

本理義之學獨西長聞其弟之說雖不能爲輒欣然信之而竟以疾夭變痛其兄之不克有成而他無語也簡其文質我錄之以信其足惜焉

董楨豫林同邑

豫林處交游重名義緩急危難以身赴之無所憾斯文亦其流露之餘也

董靈預湛思 烏程

湛思風神閒朗才思超逸翩翩佳公子也感遇憂貧遽致殞謝境之困人有非意之所能道者耶

呂章成裁之 餘姚

脫村續集卷三

五

吾族兄號夢園才略俊偉思經世之用遊歷四方晚遭喪亂隱於館穀非其志也然意氣不衰有故人誣詆余於顯者之家夢園憤甚作棄婦歎以寄余煉師俞體崖亦不平之余答以兩公學道人尚有火氣耶此固余遇也夢園書激昂慨切於篋中簡文字復讀之不禁垂涕

張嘉瑾宣誠 吳江

宣誠爲佩蕙之弟爲人伉爽有至性佩蕙之喪朋友會弔念其無以葬孤寡無以生議所以助之者宣誠掩淚毅然拜辭曰有某在豈可以累諸公且兄臨死

病曰負某友幾錢某友幾分爲非還之吾死乃安推是言也兄豈肯受乎兄所不受而某受之乎卒辭之校梧困踣心力殫竭絕無潦倒冀乞之意越三年亦病卒悲夫天於志士摧折至此真難解也雖然適以見佩蕙兄弟之賢亦復何恨

沈昶扶升同邑

扶升生而韶令爲時所稱而以疾早殞其婦薛秀淑而有孝節其姑有女贅婿溺愛之不欲立後且憎薛往依母家則貧不可處困苦不堪者久之遂病瘵其夫撤几筵卽靚妝謝親族而死親族之知者泣慰之

脫村續集卷三

五

薛謝曰諸親當賀我不必慰也問故曰我年少爲未亡人得早死一幸也家中多難言死則潔身無累二幸也夫坐方除卽隨往九原三幸也但他牽掛三幸也但不能奉事兩姑視死者入土負吾父生成之恩爲耿耿耳然死之樂爲多一時聞者皆賢之子錄扶升文亦爲存其婦也

錢魯公漢臣 鄞縣

余庚戌冬爲日中墓事過甬上見一臣一見投契依依不能舍小幾聞漢臣死余病不能復東徒負漢臣也

曹序射侯同邑

崇禎時射侯叔則爲蘭臯社與余社友不相契然余兄弟與射侯兄弟獨相得於塵塲之外不以樊籬間也思當時蠻觸之徒固不直晉人之一呷

四兄念恭諱瞿良

崇禎間社盟聲氣閼然互競吾兄獨不屑一顧然各社名宿及四方鄉黨無不敬而親之若明道之能化物也故其文多自得之致

呂淑成幼陶餘姚

幼陶余族兄儻多材試輒壓衆而生非其時不勝

晚村續集卷三

七

感憤以飲酒消之已而漫遊四方又無所遇益縱酒自放以飲得病愈病愈飲至不能飲而卒悲夫

范汝聽鄰音同邑

鄰音余內兄子也湛靜善文補邑博士家貧資館穀又勤於生產二者不能兼營往往兩廢清坐破屋中吟咏不輟意亦不苦也年三十餘遘勞嘔血疾革自經紀喪事至蔬果屢箸纖屑皆手定余曰兄用心至死不悔答曰我不爾亦詎得活耶放筆捲卷就枕而逝

徐鋒次公同邑

次公吾師第二子與余同筆硯二載人多畏其傲岸

孤僻實皆天真爛熳也以悶悶不得意嘔血而死每過其居輒凄然久之

章在茲素文吳縣

素文得名最早此猶其崇禎間社刻也自辛卯壬辰以後清音選本行天下每行卷房書出各省賈人先納值坊間必待清音乃去坊人具幣聘盛供給每部數百金有時序文目錄既發矣而爲家人婦子所留又必厚餽劇譙而後得蓋選家之盛自周介生范文白以來未有能及清音者也然二十年間軟熟浮滑之文庸鄙荒劣之選亦日滋月蕃豈風氣遷流雖素文固亦有不能自主者乎

晚村續集卷三

七

管諧琴襄指餘姚

襄指多逸情以氣節自命亂後棄業隱於教書又以拘牽爲苦性嗜酒每飲必酣遇人無機事然不屑流俗故人亦少近之喜爲詩文無家可藏隨地散帙嘗有傷師道篇夢伯夷求太公薦子仕周詩等作曲盡猥瑣偽妄之情狀爲時所傳誦予嘗見其手定十餘本今皆不可得不知流落何處也

錢行正孝直同邑

孝直生而穎異年十三卽能文爲邑諸生氣英銳有

遠志不屑一切從子遊子每抑之令自下其尊人子與子老友也暮年氣衰門庭蕭寂急欲得其子之發揚有友謂之曰守腐儒言必敗乃事盡從吾說可以速得志於是轉爲標榜作用之學數年而無所得其境益困孝直悔悟作詩曰固知朽斷還求匠豈忍膏肓不謁醫將復過予也不數日而病遽不起垂絕猶爲其父兄道予不置處分身後事井井當於理神明瑩然至瞑不亂予之不能使孝直有成罪也夫命也夫

章允增能始 德清

曉村續集卷三

五

能始雲李之叔初緣社集與東倫不契此其試牘也爲方虎諸友稱賞知名於時乃捐棄夙故更相款洽聞此憶臨溪譙集已二十年事矣

章家秉白孫 武康

白孫爲吾友六象長子妙齡超詣其文卽老成如此同社皆以千里目之惜乎不永年碎此名寶

陸文縉雲若 同邑

雲若見余文抑掄謂子是宋人文字宋人議論繁不如漢疏高也余笑曰憑君漢疏高也須喚宋人議論乃定一時戲謔在耳憶之不禁愴然雲若文質高余

不能及也

凌 尹銘功 同邑

銘功子表姪也才而夭婦王氏少寡無子宗族無可依者而志不更索其文流涕出之篋行爲人子孫多不能存手澤况無後之寡婦乎此可重也

朱 輔伯揆 同邑

伯揆與余兄季臣友善崇禎間嘗數至余齋論文娓娓忘疲性惇龐和易不知世間有機事而文獨變幻如是初好爲博雜之學晚年喜談道多入良知之說龍蛇無家其諸此文之見歟

曉村續集卷三

三

史宗遯培因 海寧

培因館於豐氏余乍面卽鑒其才適里中有疑獄培因作文以論之遂爲怨家所訐幾至困殆其直諒不顧機網類如此

祝文琛魯來 海寧

雲若極稱魯來之才予因與之熟蓋疎爽歷落人也自悲壯盛不遇多激昂不平之氣語有不合輒面折之雖鉅公尊宿搢衣登階直詆其非如呵斥市兒見者皆駭然亦無不服其勇也

呂晚村先生續集卷三終

呂晚村先生續集卷四

保甲事宜 代邑侯劉詩佐明作

告示

石門縣爲嚴飭力行保甲等事奉院道憲票即將鄉城保甲逐戶挨查如有容留來歷不明之人及爲逃盜窩線接引者查訪得實定行按法連坐仍具冊報查等因奉此合行曉諭爲此示仰通邑知悉奉憲保甲之法最爲今日良圖有司官立意舉行然徃徃不見有益者皆由胥隸不體上意種種故套無益于事徒擾民間百姓未受保甲之利先受保甲之害誰有

曉諭續集卷四

樂於奉令者卒至逃入盜案日起官民胥受其害胥隸亦拖累其間此無他皆奉行不力之所致耳今本縣與爾民人約務體憲檄所以力行保甲者其要有三在于簡便易行一村之中燈火相照音聲相聞者結爲一甲不必拘定十家編牌造冊不必盡開年貌及女口老幼其真實工夫全在暗相稽查本甲中有面生可疑之人來家否有本人無故常常出門不回否有則密報擒究其向來月結季冊十家門牌等項徒費紙劄徒勞奔走一槩不用所謂簡便易行者此也一在於舉報得人保甲正副得誠實老成之人料

理一村公務各衛身家各備器械一家有警衆家合救一村有警衆村合救未有不濟者如不得其人虛應故事假公濟私反爲民害今卽着向年丈量圩長公舉本圩保甲正副務期誠實老成才幹服衆所謂舉報得人者此也一在於督率有方必須釘支河以遏奔突立橋柵以扼要害置器械以資堵禦派巡守以固關防明賞罰以齊心力勤稽察以清亂萌歲時伏臘相爲聚會說好話講好事有些小爭端從中勸息此中省了多少錢財消了多少仇氣一旦有事自然如臂使指所謂督率有方者此也爾百姓果體此三要行之未有不盜息民安者方與憲檄力行保甲四字無愧矣

曉諭續集卷四

石門縣爲曉諭事照得四郊多警風鶴不時本縣特頒行奉憲保甲三要總爲爾民安全至計此法通行寇盜難侵兵捕不至近鄉遠村皆得安居樂業今查爾民尚多遲延觀望未盡力行皆因大窩奸線不便其私多方訛惑致生疑沮大約巨室則畏事自全窮民謂特貧無恐遠賊處偷安倖免窩盜者抗法藏奸不知燒劫之慘巨室先受其殃勦捕之騷窮民盡罹其害無盜之地正宜未雨綢繆近賊之區急當奉法

遠禍倘再因循不舉一時兇徒突至爾等無援無備
勢難堵拒或至驅脅入夥屯聚為巢無論被賊殘抄
身家不保即大兵會勦盜多竄遁之方民無逃避之
處旗麾所指玉石難分到此求全悔之晚矣本縣為
爾民與念及此臥寐寒心為此再行曉諭更將前頒
三要斟酌申明開列於後期與爾民實心奮力亟速
行之

一申明舉報得人

舉報向憑都商遞年多非本圩中人安知本圩中
事今着重丈量圩長者不過因圩長習知本圩中
戶族義舉報得人同通圩公議圩中誠實有身家本幹
即着圩長會同通圩公議圩中誠實有身家本幹
者充本圩保正保副原非坐定圩長為保甲正副
也况保正保副止為料理本圩人正無意外役
擾抑且官府優以禮貌免其雜徭即任事日久不
妨另議更代必無永遠偏累之患爾等各圩毋自
疑滯速會議取具保正保副姓名甘結編冊報縣
以便委任施行

一申明簡便易行

原頒冊式原以住址附近聯為一牌但每牌必須
設立牌長保正保副管一圩人戶牌長管一牌人戶
牌長覺察十家保正保副覺察眾牌長方有責成如
指易使今特設保甲編冊式保正保副即將此冊
挨戶編造一牌十家為率寧少無多自相互結就
本牌中選擇老成有才幹者為牌長不論火序牌
中人戶悉聽牌長查察調撥如有不軌之人十家
不有結人或結後發覺者牌長即報保正密報本
縣法究

一申明督率有方

境村續集卷四

四

憲行橋梁水陸設棚填釘支河置備器械等項
來保甲通行在案歷有成效原非新設今務實心
整飭其橋跨兩岸兩圩均派公造毋得互諉棚木
務宜堅固毋得苟且塞責填釘支河即取就近沿
河雜樹不許伐人墓木器械必須精利可用毋
得虛應故事俱限日取具完工日期結狀呈繳
以上三要即就前法申明其間事宜別有規條十四
款詳示令爾民人人通曉易行如更有流言阻撓及
圩中頑抗不遵者即係窩線保正副指名呈報定以
通盜治罪毋更怠玩自貽伊戚

石門縣為申嚴保甲等事本縣奉憲檄督催保甲
期以弭盜安民業經再四曉諭趁此東作未興之際
協力舉行緒結完固庶可望將來之絃輯豐登為此

通行閩縣各圩立限取結編冊聽候查驗又思圩地
大小不等烟戶多寡不齊其圩小戶少者或數圩可
歸併一副圩大戶多寫遠星散難稽者一圩可分為
二三副悉聽爾民會同酌議便宜詳具甘結造冊呈
報冊紙用第二次頒定保甲編冊式限五日一體
完繳其橋梁有緊要處必應設棚者亦有重複幽僻
之橋可拆斷不必設棚者其河港有必宜填釘者有
宜留水柵啟閉者亦聽爾民公酌長便限七日內一
體填釘置造完備整辦器械務期精利候本縣示期
親臨勘驗如有頑梗者保正呈稟枷究若過限不具

結冊不釘港造棚備械該役重責卅板卽帶保正保副回話甲中如有素行不法恃強不悛者不許混結入冊以憑法究倘有因荒鼠竊情實可原真心悔悟者許保正查驗的實取具親族鄰里保結報縣卽准入冊自新從前過犯槩免誅求自通行之後仍有抗拒不結甲地方此必盜賊之老巢窩線之積穴克徒盛而良民少欲行不能欲報不敢此非可以法制化誨者矣本縣卽會同駐防請兵進剿掃清亂萌以保安良善法在必行毋更怠玩自悞

曉諭

五

源事照得盜賊竊發皆借飢荒兩字煽誘良民鄉愚無知被惑亦多出於無奈若得升合苟延誰甘冒死爲賊本縣所以力行保甲之法一則可以清查盜黨一則可以賑濟飢民蓋保甲不行雖有賑米各鄉無奉行任事之人從何給散貧戶憑都畝開報欺弊多端每每豪強冒濫烹分眞貧不沾顆粒今保甲既行則保正保副卽可任事給散開報貧戶通圩從公酌議必然眞實無欺此保甲之法所以不可少緩須臾也但思賑米無出則法雖良而實惠不及何以禁其流亡消其惑亂本縣現在詳議申請督撫各憲設法

捐施外特瀝誠懇告鄉紳巨室仁人長者樂善義助每見齋僧捨佛動百盈千徒飽奸邪之腹尚且稱爲善事若此救鄉里之生命其爲現在功德獲福無量豈不更可信耶一向着各圩保正副作速編甲造冊既就冊中查酌極貧應賑人戶男女老弱病苦無依者備造一細冊呈報不許徇私冒濫以憑計米給賑其本圩殷厚之家卽着保正副委曲勸募若使窮民離散富室誰與守禦抑且田地拋荒租糧後從何辦况此輩逃亡必爲匪類村有線導虛實盡窺亦大家之憂也誠使溫飽者各損口糧拯濟鄰里感恩報德保護必堅以義爲利人豈無心度本圩輸賑所不足者以官施義助補之支吾至麥熟蠶收貧富皆安枕無虞人和氣洽必且感召豐登矣此在情理之相通非法令之可強惟有心有識共圖利之本縣手額以

曉諭

六

保甲編牌冊

字圩第

牌保正副
牌長

一戶 男丁

一戶 男丁

一戶 男丁

業 業 業

一戶	男丁	業
一戶	男丁	業
一戶	男丁	業
一戶	男丁	業
一戶	男丁	業
一戶	男丁	業
一戶	男丁	業

每牌十家為率如少一二戶不必補湊如多分為二牌婦女不載同居男丁十五歲以上逐名填實戶口有增減出入遷徙牌長皆登記每月初一日填寫一張送保正彙記以憑不時查點

保甲規條

龍村續集卷四

七

按保甲之法為綢繆未雨之良圖守望相助之遺制不惟弭盜戢亂實可善俗維風查嘉湖地方盡屬水鄉與他處有堡砦開廂可守者不同港汊叢雜漾蕩迷茫飄忽去來無從攔阻所以向來荏苒嘯聚時煩勦遏究竟難斷根株自康熙元年奉前院頒行保甲六款深中三吳利弊舉行未遍盜賊潛消前督奉行嚴肅擒盜即斃杖下積患立時平定幾二十年民生安堵皆保甲之功也承平日久人怠法弛兼值災荒乘機蠢動若不脩舉已效之猷何以剪除難圖之蔓本縣特訪縉紳先生袍衿者宿將前憲原法叅詳

商訂酌議得保甲規條一十四款詳明開列皆簡便易為與爾民熟講而力行之但愚民狃安畏難徇私玩法可與樂成難於謀始特將此法行與不行利害先為分別曉諭以期決擇勇遵毋忽

實行保甲之利有八

盜不入境殷戶得保貲財貧家得保妻女一也地方無賊則無會勦兵馬之驚騷二也凡事有保正牌長奉行不差捕役擾害三也早晚巡查覺察併偷竊潛消可使路不拾遺四也甲中有事互相勸化省口角官司五也民不逃亡失業農桑日茂六也講究惇睦緩急自相賑濟七也民強則盜弱勢窮心悔漸可化頑為良八也

龍村續集卷四

八

不行保甲之害有八

被劫被佔民不聊生一也富室畏盜遷徙他方窮民益無依賴二也窮民無可遷徙只得開門納盜事敗連害三也捕搜兵勦玉石俱焚四也田地拋荒久遠難復五也租息難徵錢糧無辦還與不還貧富同盡六也一村失事累及各村一鄉失事累及通縣并及官長七也嘉湖會勦俱本鎮汛兵尚有地方官紀律若蔓延大勦必請外郡客兵及滿營八旗如向年紹

金台處等府屬邑之民骨肉不能相保八也

保甲規條十四款

一畫港分界

保甲地界當論村落不論都畝都畝止係徵糧戶籍與民居住址無干向來止據都畝行移所以祇成虛應故事毫無益於地方今實心舉行不必復問都畝但就各圩扇挨次編結須相度地勢圩大者一圩爲一保圩小者或兩圩或三四圩合爲一保總以四界河港可分可守處與保正才力可管多管少聽各圩保正互相斟酌區畫爲界

一報保正副

向來開報保正保副俱責成都畝逐年甲首克辦或身居城市而籍在鄉村或住址西郊而冊當東里或人止一戶而產分各區既非本圩之人安知本圩之事所以保正不知甲內情形地方不知保正調度不過答應官府造一套沿門冊籍具一紙甘結遵依應一次點名散牌派一番公費使用而已自康熙元年前院頒行六款不論都畝界限惟取本保中人選當正副然後其法得效今卽責令丈量圩長會同合圩公議圩中信服之人一正一副不論紳衿士商但取

有身家有才幹老成練達者限日具結開報甲內之事盡以付之聽其調度官長優加禮貌特免雜徭如勤勞日久願退者卽圩中復議更代之人不得永遠偏累其人若不堪不法等事許通圩呈官另議

一編選牌長

保正保副既定卽令挨戶編牌造冊每牌以十家爲率寧少無多卽七八戶亦編一牌不必補湊足數如過十家以上卽分爲二牌就一牌之中不論次序不拘年齒但選幹才老練者一人爲牌長一牌中事盡責成之凡施行公務保正副傳牌長分付各戶其十家中有事舉報牌長牌長報保正副保正副報官替指相使呼吸相通故牌長極爲緊要其戶丁凡成丁者俱載冊婦女孩兒不必多載其間有親戚往來或戶丁出外生理者卽着牌長登記冊內每月朔望送保正副查察點勘倘有隱匿奸細私通寇賊講餉窩匪來歷不明踪跡可疑者一家不報十家連坐有向行不法甲中不肖結入者卽係盜夥報官擒禁五日無親屬保結立寘重典

一填釘支河

向來奉憲頒行凡支流小港盡行填塞更加叢椿大

木一概不許開通其小民往來城市大路亦行釘柵但容一小口通舟仍置木牌鍊鎖日開夜閉着地方保正每柵撥鄉勇五人看守遇警卽開防守禦等語因承平久廢今仍行築塞務期每港兩頭填釘樁密土厚令不可起發此治盜之要策也

一設立橋柵

嘉湖水鄉散漫無險可守凡賊人經過水陸必由橋梁橋梁卽險隘也上下設柵處處關防一遇有警各村把守雖有大隊械船豈能飛渡卽使逐柵攻打亦可阻滯宛轉各圩得援救追蹙此法爲保甲要

一置備器械

務凡有橋梁除重疊幽僻可廢之者卽拆斷不必設柵外其餘通行緊要之橋橋上設立柵門橋下設立樁柵各用鍊鎖早啟晚閉橋跨兩圩兩圩保正公派共造不得互相推諉其要害之橋仍設管柵一人卽近柵居住者專司啟閉保中量給守夜米若干夜中有叫柵者非緊要公務不許開放如有警急另派丁守禦橋在空野四遠無人者於橋下公築土室一間以安守更之人

一置備器械

康熙元年奉憲頒條約有備器械船隻以資防禦一

款內載年來悍弁刁捕凡遇民間家藏一鎗一刀便指稱通盜所以民間視爲禁物大家廢棄惟求乾淨生涯以致盜賊衝突惟有望風逃竄若欲責其張空拳冒白刃以素不習兵革之人禦寇鋒毒焰蓋又難矣且弓矢鳥鎗刀劍等物民間原許備用本朝定鼎以來從無禁約況當此盜賊克塞之時若不令民間預先備辦是保甲之法難行而防禦之實仍未得也今編甲既定卽令各備器械農隙之時保正率令嫻習內中保正副甲長隨身器械尤宜精利聽保正不時看驗再令保正各備雙櫓快船四棹小船俱編字號遇警應援等語在案因承平日久皆易贖買牛今宜仍遵前法令其亟行置辦精利器械如本地所無者許保揭稟官給牌驗往買庶不虛應故事

一訓習策應

一圩之中聽保正遴選其人地大戶多者三四十名地小戶少者二三十名各聽保正訓習帶領巡察策應此數十名於冊內另註巡察二字不入牌內派役約聞號鑼或號鏡則此數十名先急赴保正家伺候其各牌人戶俱持械謹守各自門戶聽候賊犯某處的信保正傳牌長撥令救援方許出門不許亂竄奔

一擒送盜犯

向來被盜之家獲盜之人一經送官體難速結六問三推遷延時日因而巨窩大線串通竄捕賄闇營放或反誣告失主或反罪擒送之人每每大盜未經授首被害先已殛殃失物却又遭官獲盜反以累已所以見真贓而不敢認遇真盜而不敢擒養成勢大究竟貽害官長查康熙元年憲頒第四款內載保甲既行可以不假兵捕不訴官司地方力行嚴拿呈送卽刻嚴刑法斃等語在案今後盜犯除當場殺死不給外其獲真盜真線審實取具甘結或杖同立真重典不更展轉張皇以致淹漏網上有盜案之呈累下免會勦之驚駭賊徒震懼日就駭散矣

一公設費用

凡置柵木鎖鍊器械船隻及守柵訓習飯米等項計無所出必須保中公派保正副會同通圩估計須用若干挨戶酌議上中下分等果有極貧分文不能者卽令做工退筭老弱孤寡并不能做工者公議免之其不在保中而田地在本圩者亦計產派助有向居本圩而今還城鎮者亦照戶均出其有好義大家格外施貲及保中犯例應罰者保正副收貯登冊卽爲

走卽撥救牌丁一牌中止撥一半出救一半自守本牌自行輪流不得一齊亂竄

一守望傳警

賊信緊急要害橋柵卽於附近各牌每夜輪流五名看守各置竹柝更鑼號鏡派更巡警不許托故推諉如有真病凶喪等事牌長驗實另撥一人替代記冊他日仍令替補還之保正保副不時巡行稽察如有頑抗不到及暫到潛歸者牌長舉報每作弊一夜罰做工五日若牌長不報保正副巡知并牌長同罰五工遇有賊犯柵五人卽協力堵禦

近各柵亦接鏡一聲令保正聞卽舉鏡二聲巡察人齊赴聽用舉鏡三聲合圩牌長各撥丁赴救不到及後至者從重議罰其有暗通奸細訛傳誤事者送官刑審正法

一臨敵救禦

賊犯一牌鄰牌卽行救援抵敵保正副督率附近各牌策應堵殺如有退縮者罰銀若干逃避者以通賊論能殺賊傷賊者賞銀若干其奮勇力鬪被傷者賞銀若干仍公家醫治退走被傷者無賞被賊殘害者給棺盛斂仍周恤其家

公用以省衆力設立簿籍支銷歲終會同各牌長總
纂如有借端存私科索者通圩呈究

一禁止擾害

凡地方既編甲造冊卽給示禁止一應兵丁捕役非
奉文知照不許擅入騷擾其或他處案發牽連保中
之人亦但飛稟與本圩保正保副牌長令其自行擒
解審理不許擅往提抄株連詐害倘或盜犯克強保
正副不能擒解者密報本縣方遣捕兵協拿庶地方
不至擾害

一鄰圩互援

凡戒犯某處本圩自行指禦其隣圩卽當救援若賊
來之處任意放行賊去之處不行追截者呈官究論
凡救護鄰圩止保正副率巡察之人往援若賊多人
少方撥附近牌丁出柵其餘牌中人戶各謹守本地
橋柵無得輕動以防賊人詭計突犯

一招徠向化

盜賊半爲飢寒所逼又因無法禁制橫行無忌是以
脅從嘯聚今保甲通行其勢日蹙殄滅易易但念因
荒失足未必盡屬窮寬且各憲好生久開一面之網
果有真心悔悟者許保正副查驗真實取具鄰里及

親族甘結報縣卽准與入冊自新不更誅求前罪何
來盜賊盤踞巢穴若官遵法結甲驅散克徒亦概免
勦究一經洗刷盡是良民毋執迷不悟也

以上各款每保正副各給一本令其與各牌長講
解明曉各牌長又與各戶丁講明習熟臨事方無
差誤本縣不時親行巡訪倘保正副漫不遵依或
奉行不實或講究不明不熟以致差悞者定行罰
懲另議正副其中事宜尚有細微未盡當因法增
修者聽各保正副酌議揭報本縣虛心採擇總期
歸于盡善實有益於地方而已

總集卷四

乙

更有一條雖不開保甲而實爲保甲之要原然必保
甲成而其事可行者賑濟是也思盜賊之起多迫于
飢荒卽有叛亂之民亦必挾此以煽動愚民若得賑
濟以安其生誰甘冒死爲賊乎查賑濟之法莫善於
就各地方散米如往年石邑紳士長者所行已有成
規但閩縣廣遠各區苦無任事之人則奉行不實且
開報貧戶必多豪強冒濫真貧不及之患今旣行保
甲則保正副卽可任事奉行而圩中貧戶開報必然
公確且各圩互相勸諭睦鄰以同捍盜賊卽溫飽者

亦深受其利若貧民逃亡富室必無孤立保甲之勢此吾所謂保甲成而其事可行也但貧戶多而溫飽少勢未能相濟本縣現在酌議上請於院司各憲設法施賑次告於紳袍士庶之好義樂善者各助餘粟以活遺黎則盜賊自然消散而巨室良民俱獲安全豈非保甲之要原耶是在仁人長者與有識之士共相勸勉非法令之可施本縣惟禱祀而跂望之耳

附賑飢規條

先着各圩保正保副公同各牌長開報圩中極貧應賑人戶於期公確不得徇私冒濫其遺漏戶里里丁口等弊查出罰賑米若干

續集卷四

其貧戶除本人壯丁可傭工負販度日者不給外其老弱病苦男婦逐名上冊勿漏勿虛

先期該圩保正保副持募助賑米簿於圩中溫飽之家勸募施助曉以救活鄰里真實功德隨其發心量力多寡書完保正副總計貧戶若干本圩賑米若干彙報總數其不足者於通縣公施賑米內發給

貧戶數開定即編號造冊每戶給與賑票一紙收執聽候示期於附近公處給賑貧戶齋票領米每十日一給至者驗票即發發過一次票上即用一圖記其

票仍付貧戶收執以便下次齋領戒勿遺失

凡開報造冊給票必用保甲編牌冊內原報姓名不許更換名號如與冊內姓名互異者即係虛捏鬼名不准給發其男女丁口亦俱細開名字以憑查考不得空填數目

給發公處擇取附近菴觀寺廟門徑可容多人者或數圩同發或一圩獨發但取近便為主一圩獨發則保正保副自行散給若數圩同發則擇一方中賢能紳士長者主之如圩多人衆一方無可主者則請佐

續集卷四

先期數日出示知會的小某日給發某處

在某處地方聽候唱名驗給先一日將賑米載至其處至日主者寅早齋坐冊至公處親自看驗米數較准升斗令一人司唱名驗票一人司美數發米主者親自用圖記每發一戶米冊上票上各用一圖記原票發與其有不到及錯悞者即註冊內偶失賑票者許稟明驗實補給冊內註失票補給字已發過幾次等字

呂曉村先生續集卷四終



孫宇台集四十卷（一）

〔清〕孫治撰

清康熙二十三年孫孝楨

刻本

南京圖書館藏

孫宇台先生遺集序



虞山顧

武林孫宇台先生既歿之明年孤孝榘梓其遺文三十卷。既成介黃池吳君正名屬祖禹曰請爲之序。祖禹慨然應命。曰嗟乎祖禹何人乃敢序先生文哉。祖禹髮未燥時卽從先君子座末。讀先生詩文時先生年僅二十許耳。當日秦蜀寇氛羽書馳驟東南。半壁猶稱晏然。一時諸名宿競以風雅主壇坫而西泠尤爲英高。數婁東雲間皆推服恐後。孫先生才華四映如干將鍊劍新發于硎也。先生長身玉立風采增髮豐頤廣額矚矚然識者皆以爲公輔器。先生雖詩酒流連與諸名士相酬唱乎而先識遠略蚤知覆壓之不免思欲以身拯其弊謂俗學浮乎不足措諸實用其于兵刑財賦農桑水利諸書罔不窮源悉委思一見諸行事乃淪桑屢變陵谷俱傾。故舊知交死亡昇濶而先生抵掌揮毫之風槩盡摧殘于懸禾泣黍中不復有當年逸事矣。時先生避地山澤久之益轉徙無聊念兩尊人年齒邁衰寂蕭然勢且不給不得不從事筆硯假行幕之庸資供庭闈之甘旨嗚呼孰知南北馳驅窮年羈旅瀕於老死不能復返哉。先生博學多聞自經史以迄諸子百家昭代典故無不諳練上下古今論列人材指陳得失皆精當不可易其爲文不名一家而尤喜龍門意所欲言則奮筆出之晚年益進于高潔其于詩出入騷雅揖讓三唐非近今凡響也。然而先生故不樂以詩文自表見矣。其于世道民生人情風俗之故每有感觸則終夜躊躇常食長嘆曰不意當吾之世乃交運以至于此生平所冀一于忠信而行之以寬裕有門下生頗爲先生所厚乙酉丙戌間偶挾私怨中先生以祈禱主者不直生乃得解而先生待之如初未嘗少見于辭色。祖禹最邂逅先生屬

先生以窮交數人皆先生所未嘗識面者先生一一爲之經理其人各遂所欲而去危不知爲先生力也。先生所涉歷北自燕趙南迄閩粵皆有實德于民其與先生遊者必能消其忿怒納于和平計前後若而人皆以循良考最無有中吏議者先生嘗自言曰吾信友以治民故民可得而治今十五國中有歌思聲教歷久不衰者大抵因先生所措施也。嗚呼先生不居其名而實任其事所謂陰德者非耶。今讀先生集大都重名義發親戚垂勸戒而卓然有補于天下後世者也。先生高父黃門公故廉吏歿後家苦貧杭俗重末利少田疇者藉田以僅給餽粥而磽瘠多有司徵求急往往相率斃于搜逋先生不忍坐視其甚功中表之屬賦役煩費類皆取辦於先生故客遊幾三十載家卒無餘貲其之高平也孝榘涕泣以阻其行先生曰吾父殯未有葬地此行不可以已嗚呼先生豈非以身殉親者耶。今孝榘能成先生志又有孫必能大先生之緒先生庶可無憾獨是以先生之抱負而終無所發舒雖遺文彪炳流播人間未及上之史館登之藏版僅以衰廢無聞之餘民垂涕而序先生之集也此祖禹所以不禁低徊而三嘆也夫。

孫宇台先生遺集序

鹽官陸嘉淑冰修氏拜撰

數十年來虎林諸君子以文章行義相劘切家規京嘗謂予言同學十餘人其志潔其行芳其文章沈博絕麗殆將掩前而絕後焉風霜陽燄驚濤逝流會幾何時而零落殆盡麗京既長往不返虎臣際叔魏美旬華嗣寶相繼淪謝晨星落落存者間多積食四方蓋癸亥之秋而我宇台亦捐館舍於澤州之旅寓矣時予方客吳中明年始得歸哭之於錢唐里舍則嗣子世求孝損已刻宇台詩文哀然成集出以見示余得受而卒業焉嗚呼此其家麗京所稱掩前絕後者耶以余所見今之文人其有文字當時通顯貴重者固然間以沉憂忤慘哀激悼世自託於風騷之旨而尋其行轍往往脂草佞譽詭戾荒謬一卷之中數行之內齟齬並舉斯孟維稱其言方齊吳興壞而妄謂

孫宇台集

陸序

與日月爭光可乎宇台之文稱心而譚興盡而止嘗有未盡之意而必無旁溢之詞且余嘗聞宇台作文之指矣某某以行實乞銘不下數萬言卒裁之得一二千字蓋以簡約為宗以冲澹醇潔為體雖間作六朝語亦皆天骨自秀不假彫鏤絕去草靡爾宇姚佚之態一以歸之大雅有波瀾而無枝葉此真唐宋大家之別子小雅騷人之苗裔也修辭以立誠也今之自號大家者鬼頭纖屑都無徵信誠之不存詞于焉傳而尋聲逐響之夫安共推之欲以近繼厲甫建進承永承嗚呼曠替之徒一唱百和安得以宇台之文一正之乎且文與詩一也今之以宋攻唐翁肯之以唐宋攻史漢也結習糾紛耳目濡染淺識寡陋往往錮于成見而宇台行其意自如無所摹似而亦無不磨合所由洋洋灑灑卓然成一家言無愧於今之作者也獨怪世求貧士顧安所得金毛子稚黃曰宇台旅旄南還世求出建黎元喪尚餘

數十千或勸之謀十一治生世求慨然曰我此生不解事使易服為賈人此數十千一歲盡矣今舉以謀制綱可也遺集之半因屬泰亭張祖望刪定之以為此書宇台可謂有子矣世求曰集不日成矣稍得數言以升其首因質舉吾意幸書之以歸世求今宇台已矣神理絲絲所恃以長在人間此集成庶可慰生平于身後矣嗚呼是虎林諸君子者雖沉淪淹抑類亦各有詩文足以自見千載而余荒陋無成棄焚筆墨猶以舊遊同好沒為論次掩卷滋然安得起宇台於九原相與促坐細論更盡曩昔之所未盡耶

初學台集目錄

卷一

賦五篇

騷二篇

卷二

七一篇

文三篇

卷三

書九篇

卷四

序十八篇

卷五

序二十二篇

卷六

序十七篇

卷七

序二十篇

卷八

序十八篇

卷九

序三十一篇

卷十

史論八篇

卷十一

詩十篇

卷十二

論九篇

卷十三

記十四篇

卷十四

傳十二篇

卷十五

傳十一篇

卷十六

傳九篇

卷十七

箴五篇

銘五篇

贊十七篇

贊十七篇

贊十七篇

卷十八

議一篇

辨一篇

啟十二篇

卷十九

說十三篇

卷二十

誄八篇

哀辭二篇

卷二十一

碑文四篇

墓表四篇

卷二十二

墓誌銘九篇

卷二十三

墓誌銘七篇

卷二十四

行狀七篇

行實三篇

事狀十篇

卷二十五

祭文十二篇

卷二十六

祭文十一篇

卷二十七

墓九篇

卷二十八

題後二十五篇

卷二十九

尺牘二十四篇

疏六篇

卷三十

雜著二十一篇

卷三十一

四言古詩一首

古樂府四十首

樂府變三首

卷三十二

五言古六十九首

卷三十三

五言古五十六首

卷三十四

七言古五十八首

卷三十五

五言律七十二首

卷三十六

七言律八十四首

卷三十七

七言律八十九首

卷三十八

五言排律二十一首

卷三十九

六言律二首

卷四十

五言絕句六十首

卷四十一

七言絕句九十二首

雜體八首

男孝楨編輯

蘇州府志

目錄

孫宇台集卷一

賦

仁和孫治宇台著

北征賦

友人吳錦雯爲南和令訂余偕行已酉三月發武林夏五抵
邑慕叔皮之製以寫行路愁幽之思遂有是篇

作噩之暮春兮良友期予於趙城情惻惻其銜恤兮諒不得已而爲
遠行昔先王之制禮兮循企及於顧孫我獨不辭夫難屯兮慘要經
於行津風颭颭其寥廓兮雨摠摠其無垠淚潰潰其不止兮舟已出
於東門徹禦兒而無言兮迢由率而太息嗟故人之長逝兮從休情
於鄰達伯章爲外關紛吾常往來於長虹兮余向不勝過每知蠶而悍骨
思五噫而杳然兮孰舉門之可庶余情暖暖於其區兮又渺漫於三

孫宇台集

卷一

賦

一

江沂伯牙之故瀆兮近知音其焉從徘徊讓王之虛嘆息延陵之館
高望北固迴顧京峴彼齊梁之荒塋兮曾同議其行踐橫楊子而凌
厲兮惕金焦其洞漉亂萬艘之京庾兮哀江南之民力墜夫差之邪
溝兮慨隋煬之遺漁嗟中原之輪挽兮亦奕世而充斥蕪城四望優
游客奇思枚叔之遊滌傷董生之達鵬伊昔賢之憔悴吾安能忍於
雪涕我行其野拾舟策馬夕食息於其泉蜚馬於盧龍馳騁於石
梁之野惻惻於都梁之官彼飲羽其奚勁此茂紳其徒飛若夫臺山
長閭南北紛拏咸民生之日促奚輪墨之堪誇言背滿口直指岳嶺
駭淮河其備備望塗山而淚流蓋亦郭艾之所經歷而王粲之所
猶也經乎下相之區懸乎三里之灣忽漫漶於風雨雨淅淅而解頰
及明星而蚤發馬行于於長阪乘前阜之劣埒循柳手而假交觀乎
齊眉駐蹕之所潼山蒙麗之岫感不絕於余心告僕夫而躊躇問希

孫宇台集

卷一

賦

二

夷於陳墮嗟磐石其登如遂棄表而前去相與至於南徐窮久企於
黃庭宿彭蠡之所居俾龍顏之漢主何復歸於灕水諸雞鳴之舊處
楚兵候其解壘成與敗其信天兮仁與暴其亦有以易如臨雖遲遲
商丘奇木蘭之從征遠于古其少儀女代父而遠戍予辭親而漫遊
腸片晷而輪轉頗顧其承羞汰宋郊而臨衛符儀封之古道飄大
河以揚鞭兮亦以開大懷抱儀封惟故鄉其日遠兮覽迷離於茂艸
涉封丘而踐路思班惠之宿嘆念陳寶于周初鬱繁弱其有焉進戶
牖而悼東昏都長垣而傷匡郭行敗度其棄置何凶德之肆虐揭逗
水而駐足兮覽二漳之穆流不恃德而尙險兮起忠規於武侯紛連
離爲商會兮季過開爲奇謀忽吾過夫清豐兮邑有張清豐孝嘉至
孝之得名曾子冠車於勝母兮余得宛渾於芳聲夕余將息於瀝淵
兮忽汎水於行車悼河流之浩渺兮憶宣房於作歌彼瓠子其在西
南兮羌一宿而高興遇有昆吾之臺謝朗之陵伯鯨黃熊之堤渾于
五女之陸伊行路之孔棘未逞志而究升於是過斥漳抵成安陳餘
安思夫人自戮於泚水尙身歿而名存彼祠父之喪勞欲事晉以圖
桓有子家而不用徒鵲鵲以悲酸咸安即古到洛州而邪睨兮漸已
邇於和陽聞廉頗之遺臺兮臨滏水而湯湯吊毛生之荒塋兮人噴
噴於道旁廣平府爲古治州何趙國之賓客漸滅而二子之千載彌
揚既酒撰良辰而蒞邑勉吾友以夢民此邦之水橋橋毀堙此邦之
土砂陽阜良益溝洫之利不講而先王之政罔聞然而大陸在其東
太行在其西廻環於澧水沈溶於狼川庶幾從政者忘其疵陋而游
泳者緝其玢瑕若夫相國忠貞宋璟南尚書烈節侯泰南起北海之
高李邕爲南和令拊紫芝名德元德秀爲齊寸心於千載師古人而無改南和
仰志而陳情兮又何必操於土音冀賢德而友仁兮良不厭其高深

獸走不離羣兮鳥飛必在林情願其千載兮匪獨成之自今路過
通其綿遠兮固名賢之可任終情情其不解兮皇天念其滯留
曙而不寐兮悲回極於余心重口君子有行念舊聞兮思賢省過
古人兮匪朝伊夕皇自鏡兮敬德不怠其知命兮先民有作彼叔皮
兮我庸則之俾無尤兮

弔謝阜羽先生賦

繼困之孟陬兮道吾出于輝陽山步維以狼牙兮路詰屈于羊腸野
箭密以崇茸兮蔽虧海水之湯湯稅余駕而躊躇兮思謝先生之舊
隅當有宋之淪喪兮棄家財而從師及相國之捐軀兮追九死以爲
期彷徨均于遠遊兮瞻余髮于咸池先生有九州之迫隘兮老唯
蒼梧之焉追追桐君而止兮有釣臺之崔嵬淚滯滯于江水兮聲
溢溢于變徵登楚壘之不可招兮佇客星之晦在先生謫文山位爲

孫年台集

卷一

賦

三

思壯士莫不有一死兮胡梁鴻藉幹于要離先生亦念切于
嚴顏兮劍亭出于江隆先生于至元中死于武林而歸骨于釣臺昨
吾過于漸水兮哀歷亂于山鬼無荆高以鼓歌兮獨愁雲之霭霭
悠悠于行邁兮迺恭承于桑梓想魂魄之無不之兮當感值于復元
設漢毛而致弔兮庶靈神于真宰

哀劉夫子賦

辛亥歲余以泉州太守王省菴之招過乾所劉夫子故里訪
二子士鏘士鏗追述生平不勝感愴昔任昉于王儉射後
作懷德賦僕年受知于夫子眷念明德豈獨西州之嘆哉
遂揮淚以賦之耳

淵猷之中春兮驅吾車于清源路透迤而秀靈兮撫二川之潺湲心
邑邑而感懷兮念知己之舊恩淒淒兮異代兮庶冠帶于朝敬夫

何寂處于官屏兮曾不得仰企于高門日緡閱于簿書兮夕哀憊于
黃昏迫平生之風義兮實先朝之遺直當節之矯灼兮孰不易心
而卷舌獨仗節以抗顏兮雖刳肌其何恤天春情于孤忠兮覽人文
于浙江采九畹之蘭蕙兮寒澤國之芙蓉注經營于黃圖兮唯臣力
其是視慘中原其板蕩兮怒銅馬以鼎沸攀龍輦而莫逮兮望宣光
而策轡危端委於閭閻兮視一隅以枝柱不崇朝而政績兮雖九死
其焉悔孤臣亦奚所歸兮危惟殫夫血淚我來奔問于遺踪兮執二
子以拳拳一囊衣其蕭瑟兮尚不閱夫重泉昔魏武于橋公兮鬱興
哀于九原愍後死之懷德兮能不灑涕于遺棺雲容容而徘徊兮風
獵獵而摧奔日開閭無光兮草蕭蕭其在原惟蒼鵠之催迫兮莽志
士之刺促耳虞舜於蒼梧兮又安能據其怨毒鸞南漢以陳辭兮魂
彷彿其來屬

孫年台集

卷一

賦

四

白楊賦

古詩曰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太白詩亦有日腸斷白楊
聲余於已酉暮春辭家遠行及平首夏沂河而北策疲蹇登
荒原忽焉悲風颯颯起於叢樹之際其聲機械怆急驟然聞
之淚流不止卽途之人而問之曰此所謂白楊也然後知古
詩與太白之言其信然矣下馬宿逆旅觀筆爲此賦

鬱吾生之多艱兮思迂軫其誰告何上天之降割兮紛獨罹其瘼
居戚戚而如焚兮行怛怛而集木幸儻偶於江介兮忽漫行於河朔
爾迺曉月未謝零露如滿僕夫執策我馬前驅跨通邑過大都越亭
阜馳夷途縱平原而極日兮蔽蔓草之荒阡紛塚壘之四五兮噫雍
門其何言乃有悲風惻惻驚柯撼葉聲隱隱於樹間悄悄其若泣
風與雨其馳驟兮霜與露其旋飄影眇眇其無垠兮幽憤鬱以吃齧

何首夏之清和兮似若木之蔽匿塔焉若湘靈鼓瑟焉如何
聲蕭蕭兮似荆卿之辭易水惻惻焉比杞妻之崩音城隍玉空
王山木張女明妃離鴻別鵠相繼之繁會兮曾不得焉其散碎况
羈旅之編愁兮又何以爲容寄沙站站其拂顏兮馬撒撒其不前芳
草蕭其無色兮飛鳥悲鳴於層嶺登高閣以悵望兮轉思之綿綿
拍膺肝以收淚兮呼宇愁於昊天抵逆旅而長嘆兮酌金壺而解頰
夜中半而不寐兮聊假情於楚篇

王氏古梅賦

余友王子聖翼其人聖儒其行長者也王子之庭有梅焉雙
幹並峙長不盈三尺若假蓋然又數百年物也王子生而梅
移植其家梅之類死於他人者數矣至其家而發榮鮮耀焉
天之所以報王子又天之所以寵是梅也項謨先生爲梅圖

孫三台集

卷一

賦

五

其狀謝彬先生爲王子圖其容予得而交頌焉

夫何神物之麗質累百世而猶榮寡所可其淹留兮獨移植于斯庭
伊夫人之信修兮迥區中而無耦庶斯耿介以馳巖兮超高世而爲
友浩漭兮若驚濤之張碣磯兮若素蜺之集妃蟬龍茸兮枝相糾
嶙峋時兮龍蛇匿悲夫松栢之爲薪兮亦芻蕘之薦棘上林已灰燼
兮皮嶺慘其無色胡靈異其自今兮彼兩美之必立氣肅穆以靜嘉
兮心濫豫而無他思公子于天路兮執庭中之修綈佳有枝兮蘭有
露差好仇兮實無度爾乃微風當夕灑酒有翁鳥陰陰其在林月移
影其入室銓榮其高張影參差其央軋雖神倦之綽約兮曾不可
手僊僊歸王子之脩然而高視兮若登閭風而駕瑤池于焉靈燭鼓
瑟于其側大人長嘯于其處王喬舉鶴而來下先生綺季之徒幾
華而不凋其辭曰海自侯家所盛護歷世幾百不知數中有豪貴隱

之技集德粹茂無處唯德之威美人于天寶相之使遺故無勿
者弗能圖能親項謝稱妙手狀貌連娟凌雲余爲賦之俾不朽

騷

濟陰九招

濟陰九招者錢唐孫于治履曹墟而作也曹本周武王弟振
鐸之封漢以來爲濟陰郡洪武時改曹州於乘氏而縣治所
有則北蒙陰宛勾黃等名皆宜屬焉歷覽古蹟曠焉興懷
如伊尹之聖子臧之節孫仲成之德行皆古今不易見也而又不特此
婦人之賢而有識者莫如傅負鸞之妻而唐宋以來秉節守
禮揚休彤管者指不勝屈故舉一青烟女子以見其凡焉嘻
盛矣乎郡國誌乘未有若斯土者也此余九招之所爲作也

孫三台集

卷一

賦

六

或曰成湯兆于北亳且有湯陵盤庚遷殷故有盤庚村舜生
諸馮名隸境內光武誕于濟陽有嘉禾一莖九穗生焉三冉
子聖門高弟而耕雅首列德行今村有冉邨是也子焉爲道
之余曰不然聖門大賢則煌煌俎豆矣帝王則臚列本紀矣
余今所作皆有所感會而言豈必以不全爲遺憾哉或又曰
曹同宋分大火之虛有三王之遺聲且今又屬齊非所稱大
國之音耶子何以楚些爲哉余曰子不讀詩乎誰將西歸懷
之好音先王之不作舊矣寫離愁者莫如楚騷余以九章九
歌諸制吊九原之作若吳爲不可

伊相華

縣十八里有莘仲城伊尹名華是莘國人也與言其排有莘
之野樂苑之遺伐夏收民合之商言言華求元聖豈不

信然而戰國皆以爲制烹要湯矣矣至有謂廢有幸之婦尤
屬不經緯書又謂太甲殺伊尹陸士衡豪士賦亦言伊生抱
明允以受戮夫何官感化既極一德阿衡父子世世王豈
有受戮之橫汚哉平原無端引此故于背理誣聖宜其爲戮
民也

凌回風兮渡大河念民生兮奈何停濟陰兮延佇求元聖之處所
殢獨夫于夏臺兮感嗣王于桐宮生既有此一德兮墓亦在于湯殿
之東 乘堯舜之耿介兮紛獨有此芳躅謂仲思之不可企兮豈獨
與房之可屬何小人之自口今肆橫厲而天詠 風慄慄兮木縣縣
思重華兮不敢言天苟哀此下土兮吾將踰空桑而從汝
倍負羈妻

晉重耳出亡過曹曹不禮焉問其驛脅薄而觀之倍負羈之
孫台集 卷一 七

妻言于夫曰吾觀晉公子從者皆卿相材也公子必有晉國
若勸諸侯而討無禮曹必爲首子兮蚤日或焉于是真盤殮
加璧公子受殮反壁及反國伐曹乃表負羈之問責曹以不
用倍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

固時俗之庸態兮鮮有識于俊九何霸王之偉器兮遵行路而悠悠
駢轔既已獻狀兮信風詩之蟬蛩豈乘軒之三百今衆變然而蔽周
美人信殊異兮如從者之必反盤殮出於中關兮表問來其欬欬
昔莘女之佐姬兮胡內子之相倍吾週知冤勾之有奇女兮雖千
百世而靡衰 鳳凰在茲兮騏驎伏檻庸奴高張兮賢人問焉世濁
濁而莫有極兮美人之子不可得

公子姝時

魯仲成公子成也墓在安陵黃河還徙故蹟杳然昔負芻之

亂晉人執于京師皆賢子臧而立之辭曰前志有之曰聖
節大守節不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遂逃奔宋三年晉侯謂曹
人曰公子臧友吾歸而君子臧不得已乃復歸于曹既而負
芻反國盡致其邑與卿而終身不出延陵季子之于闔廬也
亦曰顧附子臧以無失節

思公子兮曹之虛渺公子兮雲之際雲中兮天上遺吾道兮下聊
彼晉在今曹已亡千秋萬世兮公子不亡 公子在今曹在炳精靈
其誰殆 維衆君子之兆謀兮步白雁之爲祥亮高節之如斯嚙振
鐸其未央 後吾世而有延陵兮封塋迄其未泯胡斯士之不可得
今諒不藉夫遺伶 舞馮夷兮不知西東紛總總兮維莫之同河有
魚兮魚有鯉名鯉兮致彼美

漆園吏

孫台集 卷一 八

莊周蒙人蒙北毫也嘗爲漆園吏其學一本於老聃者書數
萬言恍恍自恣大率寓言也楚威王聞其賢使使聘以爲相
周笑謂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犧牛乎豈
食之數年衣以文繡牽入太廟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
去毋汚我

蒙有人焉方之外青雲衣兮霓爲帶陰陽未分兮仁義焉如顧氣雨
而滓穢蛻 謂天地兮野馬哀民生兮蠻觸總承風于吹喇兮吾與
君兮齊邀 去故兮無滑而魂離知兮玄北之門穢與獲其省亡羊
兮彰與殤其又奚言 飛龍逝兮翩翩流水兮百川南華其不我
欺兮聊儻然兮以自然

孫仲成先生

孫明 漆園人字仲成少習京氏易書家貧事母至

學者皆執經據典以追之里俗化其仁誠黃巾賊起相繼不
入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遺使具羊酒請期賜駕承入草不顧
歌吾佩此先氏兮忽忘身之賤食髮莫憂兮祿仕樂莫榮今親學
者執經于隴畔至行化被于黃巾 唐與薛其非吾徒今困與綽亦
非吾偶荷執節其信芳兮又安顧于世之所有 彼莊周之任達兮
笑楚相於犧牛何先生之辟中正兮唯驅豕而悠遊 勢炎炎之可
畏兮名倖倖之可羞朝奉蔣勳兮夕操杜若歌且舞兮行休

卞壹父子

壹字望之濟陰宛句人成帝時更始將徵蘇峻壹固爭以爲
不可亮不納峻果稱兵及峻進攻青溪六軍敗績壹時發背
創猶未合力疾率屬散眾及左右吏數百人攻賊麾下苦戰
遂死之二子珍時見父沒相隨赴賊同時見害珍母乘氏撫

孫三台集

卷一

九

二十尸哭曰父爲忠臣汝爲孝子夫何恨乎峻年贈開府儀
同三司諡曰忠貞於平言之時士大夫風流相扇阮孚謂壹
卿恒無開泰者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壹獨侃然曰仇鄰者者
非壹而誰此其大義慨然不待青溪之戰而見矣夫人莫不
有一死王太尉之死于排牆亦死也視卞氏何如哉

夫何中原之板蕩兮介江左之岌岌肆風流于買禍兮嗟喪亂之焉
追 夫孰養賊而遺殃孰召寇而肆侮慘皇輿之敗績兮豈一人之
能支柱 疽背判而未合兮有必死之志也固一戰之難得當今事
吾部以行義也 父爲君兮子爲父其甘如飴兮誰謂荼苦况民生
之儉薄兮余爲能忍而與此終古 君自謂鄰者今人亦謂君含瓦
石獨耿耿其炳靈兮信大義之不可釋苟排牆者之有人兮胡至今
其笑亞

江子一兄弟

子一字元亮濟陽人梁武帝太清二年侯景之亂子一敗還
帝切責之拜謝曰臣以身許國當恐不得其死若賊遂能至
山臣誓當終身以贖前罪至是與弟左丞子四東宮主帥子
五百餘人開門出戰子一徑抵賊營徑前刺賊從者不繼賊
解其肩而去子四子五相謂曰與兄俱出何而獨旋皆免皆
死當侯景之陷建康也東略至會稽西略至巴陵所在風靡
而子一兄弟獨能奮死犯其凶鋒可不謂難哉按濟陽在宛
勾西南一統名勝志境內有濟陽濟陰二城魏武以來有濟
陽郡卽漢之濟陰

夫何凶豎之狂被兮枉矢飛兮衆殺君與臣俱囚繫兮慨夫入之血
淚入賊壘兮奮當先畢吾命兮唯一戰 老既有此壯節兮又重之

孫三台集

卷一

一

以二弟操吳戈兮持楚矛頭不昂兮身異處身異處兮可奈何心耿
耿兮爲我同父 昔子車氏之三人兮殉先君之亂命黃鳥爲悲哀
今孰與此之爲令緬免冑之英風兮淚潺湲其如短 我祖寬兮分
求其曹白楊蕭蕭兮河水滔滔酌桂酒兮蒸蘭肴靈旗彷彿兮招攝
翟普林

普林楚丘人事親盡孝躬耕色養鄉里稱爲楚丘先生隋陽
帝大業初父母俱終哀毀幾滅性廬于墓側負土爲墳冬不
衣絮絮唯單襪而已有一鳥犬隨之在墓普林哀哭犬亦悲
號有二鵲巢庭前柏樹每入其廬馴擾不驚見者嗟異余親
古孝子致哀廬墓者類有靈芝甘露之異白兔馴雅之祥至
孝之通于神明如此彼楚丘春秋時舊邑在城南四十里魯
隱公七年庚戌凡伯子楚丘杜預以爲衛地襄公十年晉侯

會宋公于楚丘則此時楚丘又爲宋屬也今縣有楚丘村疑

卽其地也杜預曰陳留齊陽縣東南有城卽濟濱所經也古

已氏縣屬梁國路史已氏今宋之楚丘隋改已氏爲楚丘縣

唐昭宗時楚丘屬鄆州古今地里尚須考訂附記于此

皇天尙至德兮有孝子曰普林當大業之淪喪兮行卓絕于古今

親疾不解衣以連句兮居喪哀號於墓側要兒失道于中路兮恐

隙之不可覩形骸存而非人兮矧惟盡心于罔極河上層冰兮身

衣單襁負土爲墳兮斧聲魏魏犬不離嗥何所呼嗚有哀何何所

喜何淚出重泉而親不我以五丈之溝兮孝子之虛滿羣哀冥今

孰知其居歟余情兮矢余歌何補亡兮白晝

青獨劉烈女

濟陰女子之以節著者不可勝紀余獨有取于劉氏文何也

張華詩集

卷一

七

七

以其事在崇禎末年舉其一足以概其凡且以見先王之風

教不衰如此烈女青獨人布衣劉惟宗女少時許配母姚之

子紀大青以紫厚爲聘壬午兵至青獨獲大青而北時女

年十三又三年紀母詣劉謝曰吾兒至今不返足終不返矣

局別議婚女竊聞之哭失聲旋已維經于房簾之上顏色如

生雲鬢霧州獨棟紫厚于首既葬墓頭引靈柩上有烈女二

字經二載燦然如新風雨不壞過者無不嗟異焉同時又有

田州劉氏妻趙氏荆州爲高傑叛兵射死其妻與妾發

畢以單布衣披開雙結并縫偃側又有謝國壁妻劉氏當闖

賊敗兵沿途焚劫劉氏鄉居開賊騎將近棄一女自哭曰吾

名門妻女豈受汚于賊手遂投河而死其後李化鯨之變王

聖驊妻韓氏投水中賊復引出氏罵不絕賊以刀橫戮其

腹而死汾西知縣王三接妻黃氏奉姑氏在寒食夜賊在

黃恐田羅害給賊曰但釋吾姑吾有金錢在某處賊取之

度姑已脫乃正色語賊曰吾家清白安有厚藏賊刃之它如

李愔心之妻斷臂而死劉瑛之妻破賊刺口喋血而死武珂

聯之妻武昆源之妻俱投水死皆不能盡述余所聞舉其一

以概其凡者也

胡下邑之女子植天道之紀綱初既有此成言今畢沒世而難忘判

獨罹夫異域兮豈女子之憚殃吾志不可改兮視吾箴之尚在吾

君不可見兮視吾簪之未變玉女前綬兮青要戒程鳳凰婆娑今

引道釋而上升生不同室今死亦隔于重泉爾浮雲以茫茫兮情

之千兮九關何世俗之儂媚兮塞獨殉其死所鬼神歟而祇敬今

爰以示夫下土美蓉爲旗今桂爲席尊椒漿兮泣涕如雨

張華詩集

卷一

七

七

觀樵者

觀樵者爲齊人董樵先生之所作也董樵字樵家世親陽遷

時之亂東走文登之野率其子樵於西山同志者四五人已

稍稍棄去獨樵始終不變樵嘗爲高冠爲不其令縛去幸而

得脫孫子與樵相遇於錢唐之郭因作楚辭一篇以贈之

夫何西山之崢嶸兮有美人於焉相羊采三秀以爲衣兮飲沆瀣以

爲漿駕白石之義幾兮率朝日於扶桑嫉時俗之駸駸兮心悵惘而

內傷俄飛龍以馳騁兮翼鳳鳥而高翔泝浮雲而遠征兮載馳而

爲望望祝融於高丘兮訴重華於瀟湘夫何慕南嶺之靈兮亦鳥

穴之收藏觀波濤於大壑兮起忽恍於錢唐固同音之兮亦鳥

獸之求羣洵兩美之有合兮羌交手而遂毀告余長之迫阨兮涕水

順而沾巾雷喧喧而殺少兮風冽冽而侵子明之陽絕兮悲中

述於荆離遶洛陽之遠道兮過濁河而永斷極勞心之德慨兮將以
逐吾樵之故居

七

七告

自枚乘作七發傳毅張衡崔駰劉向曹植張衡之徒咸效其體後之作者踵事增華指不勝屈矣余以其拙辭屬意多不厭心故不暇為此今因友吳子之病假此以當醫藥恐亦無解於雷同之誚也篇名七告者取忠告之義

吳子吏於和陽慕思中君煩寃簿領欲賦粟里歸去之辭未得即遂厥志於是神不內舍營魄潰爛肢體極困思慮越深臥愁不厭煩儼少食制分恍惚終今休惕孫子問之曰子其病矣亦少間乎吾無長桑扁鵲之術澡洗五臟濯易骨髓可以可眇微言霍子之病娛子之

孫宇台集

卷二

一

意子豈欲問之乎吳子曰善願聞之

孫子曰新城梗稻江南彫梁上風吹之五里闌香傳以為飯沃胃熱腸五肉八珍更進進儼甘辛酸鹽因時為帝伊公執爨易牙調劑山膚芍藥綠葵紫蘿折以秋黃之蕝和以丹山之桂於是京帝甲之龍羹鄭君之龍膾齊王之雞蹄燕楚國之熊蹯珍羞該備果育離離洞庭之橘津開之梨楊梅紛於越絕蕩支出於東甌縹李寒梅甘烈酸澀蒲桃萍實隨意所須適有竹葉桑落十旬九醺沸如秋星之羅皎似金波之映伯昏忘其朝醒徐公于焉中聖淳于一石不返玄石于日下醒此亦勝醴之最絕也子亦有樂於此乎吳子曰僕儼商僅二食不能兼應而又焉知其它

孫子曰亦將有陳宮鮑質趙氏荈華吳臺珠麗楚國姬嬈視問胥而

應矩盈盈兮如荆桑之朝耀濤濤兮如光風之轉蕙問昔兮克思流波盛年處室傷如之何若其掛玉釵於楚臣之冠贈明珠於漢南之佩步珊珥兮其來前情眷兮其若北疑神疑帝形難為對即而求之都應圖畫靜態燕婉嬌媚芬芳曼目遺睇騰波無方微言約禮孰者可當緬幽室兮洞房蘭膏燕兮明銀張魂偷迷兮心飾伴地鉛華兮悅薄裝親玉體兮木難樂此夕兮難量此亦佳麗之至極也子能起而御之乎吳子曰僕行年五十老冉冉其將至而又焉思夫女色

孫子曰子未聞夫靡麗之聲幽眇之音洞精駭耳悽靡傷心若使子野撫危柱勢襲擊哀石田連操高張重丘吹悲蓬洞子焉漢止之調秦青吐激楚之吻能使瓦木震發飛霞漂射熊羆莫號天地畢至於反官下徵流商清角張女哀彈蔡妃五曲鵲雞雉飛離鴻別鵲莫

孫宇台集

卷二

二

不鬱醴醑清慘悽悽薄風駭森鶻錯採掇刺迴若改絃易調弭節飢鯨鼓唐堯之雅和襲虞氏之南薰傲迴風之淥泥遊逸響於雲門五降不殫七音迎珠璣溫柔以弘傑嘉衆葩以耀春悅心志披幽襟魚游戲於荇藻鳥關關其在林又何羨於甌山之餘吮而泰容之高吟此亦音樂之至變也子能強起聆之乎吳子曰新聲惡鄭雅樂惡臥僕病未能也

孫子曰吾將與子攜手汗漫之遊悽遲廣莫之野陽阿崑崙閭風泄馬近則仙都天目赤城雁宮蘭風三石紫溪百丈遠則峨眉赤甲華容仙掌崑崙天孫於日觀之峯望祝融於九疑之上周王積書之府黃帝崑崙之仗莫不舉羅網葛遊目佇想若其駕木蘭之舟採芙蓉之樵下竹箭於龍門望涉陽兮極浦使范蠡兮操舟命仲卿兮為水嬉於是超三山而絕域池戲游若而舞焉夷若此者仗風之所觀嘆子

長之所逞奇少文之所以想謝客之所赴超此亦遠遊之至極也吾子以為何如吳子曰誠得如此從子而往耳然僕病尚未能也

於是孫子遂進曰夫衆言妙論爲能芟結釋軫有求異術足以洞目聾聽今將命諸子以齊鳴雖多能以誰聖則有邪街陳流海東方朔序十洲郭令人相與爲隱優孟相與爲優單丹樛里之舜鈴留侯曲逆之運籌又使莊生說劍詹何釣稽康隱鍛漁父鼓棹賈長沙流涕痛哭淳于攄仰天大笑他如郭氏圖雞卜莊制虎庖丁解牛非子調馬荀息累基吾丘壽王格五養叔楊葉爲射列子秋駕教衛至如陳思王傳粉拍袒跳丸劍舞張司空說未失千門萬戶黃車使者爲小說八公賓客變易水火蔡邕馬融之譚經劉向父子之述古司馬遷主文章楊雄爲纂組顧長康曹不興之畫師玄官梁孟鳳之書宋王相如之賦都尉屬國之詩莫不波屬雲委競進左右森若藍田珠

法華口義

卷二 七

王

整蔚若鄧林雲叢縱橫布漫其樂無有可以御病而勿藥延年而益壽吳子曰樂則樂矣其如玩物喪志何僕向舍梅未願也孫子曰未也請爲吾子黜野馬之遊譚去芻狗之勦說苟得意而忘象尚微言之獨絕仰企思於太上泝柱下之猶龍子有故于玄牝道執尚於洪濛毋滑而魂彼將自然毋榮而思象帝之先笑劉徽之過殺嘆淮南之妄大軼埃壘而上征齊入道於無外朝屯暮蒙魏氏參同黃庭金闕泥丸上宮於以役美門而斯桂父友王喬而倡赤松若乃青鸞豎義白馬橫經演不二之微旨拈微笑於王城馬鳴龍樹得其髓曼摩羅什析其精知珠四照意繁都忘駕三車於廣術返窮子於表裏或以多聞第一或以直指明禪或以止觀示義或以修證無前要皆絕根塵於八倒泯空有于三輪此真性命之至要又何筌蹄之可言於是吳子俯悅自失慨然有開口自機言乎吾其從事於斯乎

平

孫子曰唯唯否否此二氏之學比於聖賢猶棘藿之於陽鳥似秋蟲之於雲門又焉足道乎夫義吳演圖易學肇典與詰命符策用筮四始五際齊魯紛葩一十二公開明三家五禮六樂民用有嘉論語記言聖教番番至於孝經之極天蟠地爾雅之博物辨訛嗟難得而觀縷皆學者所以婆娑若夫放勳有一中之傳重華有危微之杏烈去矜而克伐湯顧命而日躋文以小心翼翼周以多才致思孔集大成至德如天思戒懼於未發孟養氣於浩然學者苟體備而用弘亦何往之勿肩仁以克已知以析幾誠本天而自無妄敬主一而爲德與信與人以無失義自內以咸空體萬有之皆備妙絕德之龍從此朱陸無所致其異同而濂洛以爲伯仲也於是點文中詠太玄明正學啓後賢先聖引以入室諸儒彙列眉而披顏美矣茂矣體悉究矣

法華口義

卷二 七

四

浩矣淵矣諸德全矣吳子忻然而笑曰前子所言飲食聲色之靡遊觀之樂徒以娛心志喪矩矱至百家三氏又懼其肆於行怪而恐先民之見噬若所稱六籍指歸聖賢大道則如飲太牢而吐藜藿披太陽而忘寒暑也僕今得見教病有瘳矣於是渙然汗出疾去如故

文

詛秦文

秦所忌獨楚故有詛楚文三見於後世其一告巫咸其一告大久欲其一告巫咸皆同辭也以秦穆十八世考之當爲秦惠文君與楚懷王同時無疑然史記世家懷王名槐而年表又作魏迺所稱熊相得非相訛爲槐槐又轉爲魏耶夫秦爲不道既已詛楚詛之以商於之地劫之以武關之盟使懷王客死而不返秦之毒至矣乃秦詛楚而楚無詛秦者何也裏

王爲太子質於秦殺其大夫以啓其釁而又說其父于秦以
白當枕戈荷薪有死無二而襄王固合戰之不替也七年迎
婦于秦十四年與秦會于宛結和親明年與秦共伐齊又明
年與秦好會于郢其秋與秦又會于穰則詩與春秋之所刺
魯莊殆有其焉故楚人射鳥者之告襄王曰以匹夫有德尚
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鎗
足以踴躍中野也而卑受困臣竊爲大王勿取也信後襄王
固禽獸之不若也其視虎狼之秦若天帝鬼神又何敢誦言
詛之哉雖然襄王不父其父而楚人實憐其君當懷王之喪
歸于楚也楚人如悲親戚而怨秦入于骨髓故曰楚雖三戶
亡秦必楚也山斯以言楚父老子弟必有詛秦者矣亦必有代
其君以詛秦者矣况楚人善巫漢之時尚有荆巫左徒之尤

歌國殤皆鬼神事也當其時門閭閭左之衆既不能刻石以
傳於後而又無朱玉景差之文章則其哀感于當時而無聞
于後世亦有以耳余故特著詛秦文一篇以雪楚人之怨于
千載之下且使知巫咸大神之在上帝不聽其不棄之訴而
降罰于始皇二世者如此之烈也于是後之奸行無禮習見
神而屢盟詛者亦因以見巫咸焉

有楚父老子弟喪服縗經搏額拊胸親卽不顯大神巫咸曰臣秦王
蕙嗣之多舉昔伯先君成王及秦先君穆公戮力同心兩邦磐
石日散散珍日齊盟曰葉萬于孫母相爲不利親卽不顯大神巫咸而
質焉今秦王蕙嗣父子康回無還變輪盟皆死臣君寡婦主賊
臣張儀詐曰商於地絕親戰之好丹陽斬將藍田覆軍武關之約使
人爲爲王而國書行吳越陽發內日死其者讀棺之中歸喪未久

又使帝君不有其先王而迎而羸女和親于宛好會于郢使得君背
親事仇職秦之由往者天誘其畏王則質喪其子萬事絕而
今羸嗣不懷厥心貪利嗜肉內之則太后淫義果之君而有其二子
穰侯華陽四貴割榮于朝外之則目昧貪地欺凌三晉之君划伐山
東之國目寡人之妻爲人之子今又奸背穆公之盟誓登子白起帥
徧師目燒先王之夷陵以要得巫咸中之地使得成焉不得逞志保
于陳國無以自救則秦求法皇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之靈目亡
徧社稷而滅百族也用是布告于不顯大神巫咸亦應尊皇天上
帝及不顯大神巫咸之德賜聲秘秦師而庇下國設數秦王嗣之
大舉目盟大巫咸之威神

請馬吊文

江南人以帝牌爲戲有曰馬吊三十年來人士競爲之流極

相趨無貴賤大小咸從事於此失德喪業莫此爲甚雖陶龍
驤所爲牧豬奴戲殆有其焉何士大夫恬然不以爲怪哉作
請馬吊文

唯天生人有德有義五行之秀百行之備業有五民等有十位后王
君公至於百吏各有典司胡不相畏末世惜愒腥聞上帝肆爲優俳
競作百戲解環戴鈞羅某極型壺曉投不格五跪踰虛維最散楊蒲
一擲爲黑爲白枯棋三百江左餘風殊禍威烈有識所羞著之典冊
未若馬吊尤爲不道惡索賁錢本原劇盜科條百端妄立名號猥褻
盤污所貴淫狡執籌數籌交錯繚繞以詐爲謀以貪爲突解居四五
何有禮教父子夷踣兄弟踣踣惡言醜腐亦罔知覺俚作夜無老
與少僮男不停婦孺欲猜鬼怒人怨反用爲笑以此爲俗縉紳所耻
尤而效之罪於胡底君子正業詩詩典禮愛及季惡至于胡蓋圭其

孤獨何有不理武夫治兵尚吳起楊公孫武之類農服鍾離
穰穰糜芑商販百貨陳棧買市靡人不興靡有荒怠是孽之存廢國
若狂王謝之門顧陸之堂能解此者攜手揚揚至于婦女亦罔不咸
休其蠶織何有烝嘗委巷小人相聚一方呼朋引類作奸爲殃自昔
先民慎微審端蟻垤決河野火燎原披髮祭野辛有先言晉世作達
下壺憂焉而況此戲百爲背反幾賊仁義其害匪細書帛以來未有
此腐隨珠彈雀喪此寶貴用作此文以告明智凡百秉心空爲信誓
哲海文代

旃蒙之六月日海水怒立崩崖齧版浸及城郭知海寧縣事某乃齋
戒誓于神曰嗚呼下吏不德以涖茲土也藉神之威靈來宜王化聳
止民居爰及三載竭爾心膂腎腸不敢怠于職事邇者遭神愠怒
風大作民用不康怒甚三川之閭浸及晉陽之板民人老幼懼無所
孫學詩集 卷二 文 七

逃匿而奔控下吏嗚呼此皆其爲治無狀以至于此念欲捫髀之則
司農告置石岡木櫓之費無所取給况靡者寧也樓船下瀨日過浙
右負輜運銳之不暇而又安能爲精衛木石之役某聞之昔有王尊
委身全堤某其敢有愛也今敢白于爾神其或念某之政無苞苴治
猶潔白幸安瀾息怒以無暴殄爾百姓其或以某不能悔禍政事不
修一日不退至于再至于三則願委身大壑飽食蛟龍而爲此一方
民請命惟大神裁之

書

擬東方朔與公孫弘借車書

公孫君侯足下君侯驅起布衣至宰相封侯甚顯節也乃能開東園延天下之英俊惟恐不及可謂有周公之風矣朔行能無似嘗爲郎與枚臯郭舍人爲伍詎謂萬乘之前豈能及君侯哉然竊有請于左右者朔嘗苦饑不敢問于君侯以君侯日食一肉脫粟米飯餘奉獻客不給又安能及朔朔所大患每出無車行步偶衆周遭三輔往來章臺街人有見者必曰此東方先生也而蹇蹇然徒步將丞相不能以車奉賢者耶朔自入侍以來與最助朱買臣董仲舒司馬遷主父偃吾丘壽王司馬相如前後進用然此諸人或爲郡國守相或挽正

孫宇台集

卷三

一

于石印或奉使方外乘朱輪倚鹿較方輦並驚洋洋意得而朔雖不肖一出金馬門便結股脚連雞凡困蹙不前一何憊也朔嘗喜子路之言敝車無憾故願效之于君侯君侯何惜一乘傳不使朔得憑軾而行哉于是人復有見者必曰此車中人身長九尺餘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必東方先生也吾聞東方先生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安能治車東方先生無車殆必借之于丞相所則丞相休矣故敢布腹心于君侯惟君侯念之

與應嗣實論易書

足下所著易書披陳興義廓開理域當是田何以來所未有獨至以一爲太極榮竊惑焉夫物生而後有滋滋而後有衆衆而後有數若以一爲奇一者象也象可得爲極耶若以一爲數一者數也數可得爲極耶大傳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是故天

有陰陽地有剛柔人有雌雄獸有牝牡廢一不可今以奇爲極則非極耶獨陰不生獨陽不成吾安見奇之可爲太極也蓋奇偶者水極所生是爲兩儀儀者象也因而爲四象亦象也演之爲八卦亦象也重之爲六十四卦亦象也引伸之至於四千九十六卦亦象也象者衆夫太極也謂莫非太極則可也而舉其一焉謂之太極則不可也數始于一而三之三三三之歷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不得謂一爲太極而五數皆可廢也是故以律言之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不得謂有黃鍾而無大呂也推之于度分寸尺丈引謂之五度度皆分之所積然不得謂分爲太極也推之于量合升斗斛謂之五量量皆合之所積然不得謂合爲太極也推之于權銖兩斤鈞石謂之五權權皆銖之所積然不得謂銖爲太極也今何獨于五而謂之太極哉或以爲太衍之數五十

孫宇台集

卷三

二

其用四十有九虛其一一是爲太極也僕以爲不然周人之爲尸也取其小臣弱孫而以爲祖奏以鼓鍾樂以呈夏謂之爲祖可也而卽謂之祖不可也書之虛一正周人爲尸之說也願足下深思夫子形上之理參以周子無極之說必以愚言爲有當也故敢詳布之

與張卿子論易書

卿子先生足下側聞先生有意商瞿之學陋劣章句闕闕荆榛甚善甚善乃仰聆教旨謂易道尙柔僕不敢以爲然也夫言易道尙柔者此魏晉以來老易並稱何王緒論豈儒者所宜有哉且易安得與老並稱也夫三易聖典實經四聖囊括天地并包萬象而老氏五千不過勢榮善下開形名之原而放押闢之論與易豈止河漢而先生乃以陰爲聖人榮爲至極此母乃揚波于柱下操刀于周孔耶夫陰陽合德奇偶並峙觀象極數聖難偏廢而聖人垂世制訓貴以陽爲君

可憐小人履霜夫竟即鹿田孤種配歸都歸陰之所以
化之聖而立萬世之防故董氏亦曰陽出實入實陰出空入空先
詭辭而奪理哉今推先生之旨必將喜否而惡泰賤乾而貴坤必將
使天長陰覆世盡婦寺心本著陰賊國中偏賢豈而後爲可也此實
悖矣夫先生非樂有此也然推其流極不至于此不止先生又曰凡
卦上爻皆臻至上此又非也夫陽上或有嘉德陰上豈必美辭若如
所云則是屯之泣血遄迴盤桓困之葛藟繫于赤紱比曰无首不爲
後夫致凶夫曰无號豈得揚庭問罪凡厥辭辭總難悉數僕固以爲
不可之大者僕少厭聞章句以爲俗師蔑聖人之旨然先生用心
比于踐田奪牛更爲已甚何則章句之罪小而先生著論殆于異端
恐聖人復起必有嚴罪于先生者當不止章句陋學近有浮屠放言
高論數乾十罪僕痛之恨之得非襲先生之餘論耶僕末學庸劣伏

孫中台集

卷三

書

三

蒙不棄獲交于先生最深故敢獻其私心惟先生悔其所作幸甚幸

甚

焚致地下與元亮書

元亮足下僕聞朋友之死有宿草而不哭吾哀足下之死而不能不
哭也足下未死之三日向予撫心而啼屬師母拜予以子相托曰此
才與不才以先子之靈幸唯教之余曰不敢忘已而足下死視舍
舉廢之事予皆親爲之當是時余已受洪生起蛟之成言館于其家
起蛟不願而予之附也余告之曰能如吾言而使聞氏之子來學則
可不然雖千金不與易矣起蛟惟命然後予攜而予而至洪之室也
予初授以句讀日令作一問講學三月未有穎露余憂之矣未幾而
子與徒游者之不善於洪也余還館王氏王氏二子久從余學者也
其長曰寬生則能讀書余曰無幾而予知所觀法矣然館與爾

家近而予在館三日教思歸歸不五日十日不至館每而予之歸余
如逐寇追遁倉頭廬兒相望于路以此爲常嗟乎予爲人師以來未
有如是之苦者也易歲首月三日余視師母於寢室因約之曰孫起
也者忽忽如去歲予不可教之矣師母拜余亦拜母曰所不如子之
約者有如日余因望之於諸里荷息有言死者復生者不愧于其
言余惟時其語告之余惟時其督責之竭吾之心敝吾之舌吾無辭
爲之起足下于九原之下吾以爲無愧焉矣雖然而子學之成與不
成人之正與不正若有天焉余又安能知之耶抑惟吾師之盛德與
足下之魂魄在天大克相之陰佑啟之庶幾有成今茲二十有八日
爲足下之忌使而子歸祭用布告爾唯足下在天之靈庶或鑒余
爲聞元亮子易名再焚致地下書

孫中台集

卷三

書

四

再啟元亮足下戮者而子名起余以爲同于吾師之嫌名雖古者嫌
名不諱然不可以名子子領余之言命予易之子亦未之敢也今足
下死已一周矣不可不爲而子易名爲而子易名不可不告爾竊惟
吾師一代絕學惠外秀中巨區貞父于此三焉不可以莫之傳也足
下年少負才有大志不克而卒不可以莫之繼也其在後之人不絕
一綫其一綫之間猶若上懸泰山之高下墜不測之淵亦危矣哉余
故名之曰子毅欲其紹乃祖乃父思有所負荷也曾子曰士不可以
不弘毅孔子曰毅近仁此言毅之道于人至切也越惟爾之家凡百
艱巨皆率于而子非毅曷可哉字之曰孝若爲人子者不可以不孝
若之爲言順也誠使一日之間一舉足不敢忘孝則一舉足爲順矣
一出言不敢忘孝則一出言爲順矣惟之事無大細俱無敢忘孝則
無不順矣夫所爲毅者強于理而不強于欲之謂理無不順毅執大
焉嗟乎而子使其知毅之說可使委靡之習起知若之說可使強忿

之氣消賴子之義可使亡父亡母時在子心盡孝之道可使臨深履薄
不懈于志守此四言其亦庶乎其可哉余以此告于爾叔爾弟因焚
致于爾之靈用俾而子終身其識之

與閩中游而賦書

客有提無且樂囊過余者視其便面則游子之詩也余把讀再三不
忍釋手語客謂游子非恒人若見游先生當爲道余所以企慕者一
日客攜游子詩一編且以正平之詞來余欣然齋沐而讀之大抵以
孟浩之潛宅寫阮藉之牢愁每吟一語使人留連於乎夫豈止五言
長城哉且述其夢弟贈友諸篇真至性人也足同余之所願交而不
得者也嗟乎夫余與游子皆無意而得之於客此非有宿世之好平
生之親不如此矣獨怪游子足迹半天下所識英豪不止數百輩而
獨傾心于余顧余何以當游子哉迺余恨得游子晚使予蚤知游子
想亦有同心者耶

與仁菴書

仁菴即秀初削髮三載邇自江北爰有此寄

比歲以來踪跡各異師與夢破高蹈空門泊草數人淹留下里形殊
白黑迹有聖凡相去之遠徒天壤累聞師道闢玄風慧同鼎日東
陵尊者南嶽高僧方之乎今無有或二治雖爲鈍能不望雲門而翹
首瞻鹿苑而欣心哉近知移杖還山即欲觀而以求教台人殊謝客
敢外潯陽之會願切徐陵實同習者之書惟冀惠揚仁風祛我鄙吝
耳又以師江北之行掛帆在邇恐會晤不及先此布懷書不能悉我
勞如何

與沈何華書

世事紛拏此不足說獨是士君子以名教爲己任滔滔觀曲比皆
然此豈可令昔賢見耶又其甚者閭閻中自有禮則無端褻越之辭
閭閻爭妍連袖磨其可以爲訓乎雖才如蒲柳同賦柳尤無取
焉至于丈夫吟誇婦作兄弟號稱姊妹文人盛述母製非彰信之女
誠等比里之宜潘波靡相扇不主流爲桑濮不止吾每見此等不覺
張目短氣想在吾兄亦有同情禮義于櫛顧執鞭以隨後

答徐國書

覽來書知足下發憤習業欲繼賢父兄之志甚善甚善但所云欲樂
舊遊子弟雅會胡頭僕不以爲然也當庚辰辛巳之交尋若與余輩
偶爾集聚賦詩作文祇稱名行亦何嘗有意標榜若俊顧及尉云爾
哉邇時不偶各已星散邇者已開長夜作者比于冥鴻若余輩僅存
二三齒搖髮落身其餘幾不當再譚及此事也足下讀書學古不墜
前業是愚所望其他慎無及于耳至足下爲賢夫人求三十序賢夫
人善事姑婢爲足下置側室生于事上慈下綽有風範此自有可傳
者政不必效世人設屏幃爲耳目觀瞻足下以爲何如足下有意爲
八家文字觀諸集中有爲言者否僕嘗爲此等欲焚棄筆硯知足
下諒我于形迹之外

序

詩記序

仁和孫治宇台著

詩記者盛官張元帖先生之所為作也先生為世大儒嘉寧辛酉來于鄉屢上春官不第遭時變革遂閉戶却掃絕迹人事蓋其志節德行在管幼安邵根矩之間矣顧其生平經史淹貫著述斐然獨念易為憂患之書窮年精思相為之穿而筆為之嶮峭九師而翼三聖集諸儒之大成發中古之幽蘊殆商瞿以來未有之書至於四詩則尤賦賦焉大抵以序為據以為子夏親見聖人異于後之耳食者囊括註疏以來及于有明一代不敢尋一先生之語即紫陽義有未洽亦必確有證據不敢苟為雷同古今得失之林歷代治亂之故忠臣孝孫宇台集

卷四

序

子良友貞婦與夫山川原隰禽魚草木莫不原原本本曉暢意旨不誇多識不矜異聞有一言之裨于道者未之或遺也此真可謂明河之在天而珠囊之照地又奚疑焉嗟夫四家之詩唯毛詩為後出而今之習傳者皆毛詩也先生之于詩學亦在諸儒之後而後之明君察相寶貴是書立于學官而後弟子者亦必是書也嗟乎先生之行潔先生之心苦以謝舉朝所南之趨義而發揮于經術世其有司馬名山之念桓譚必傳之語哉而書之不可廢者自在也余獲交于先生約二十年嘗至齋中見其披吟不絕于口朱墨不絕于手吾未見有好學如先生者先生歿後余閱其遺編自左史以下至于宋元明無不刪述成一家言流覽玩讀未嘗不為流涕其孫治宇台先生者會刻先生詩記因并敘言于簡端於乎即先生此書亦可以不朽矣

序朱氏樂府廣序

自魯而生言禮樂必百年而後興而司馬遷班固之徒所述書志亦或缺焉不備者何也大漢以後迄于有明何代無詩何代無樂然而不可以語于先王之典者此六義不明而音樂悖也何以明其然也漢高祖命唐山夫人制安世樂安世本房中曲也而歸于郊祀東漢大予合雅頌為一部舉晉以下抑又難言嗚呼欲求雅頌之得所以正樂豈易言耶予友止齋先生理暇探幽窮玄極微其在聖門則子夏氏之賦賦者也求剛後之詩以定剛後之樂州次部居不爽黍累若相和之為風也橫吹之為雅也郊祀之為頌也亦既肅然無所清感矣而又及于雜曲琴歌皆以次就班於乎其亦勤也矣夫魏武得杜襲止得伐檀四章而止殆于樂府諸篇憐其為典為比為賦作者之意若星陳雲布于一篇之中無不可絃歌之以協律其功真不

卷四

卷四

序

二

序朱氏樂府廣序

詩與樂相為表裏者也六義存則詩存六義亡則詩亡詩存則樂存詩亡則樂亡詩之有關於樂如此今人不知有詩而漫言樂如無舟楫而渡江河樂於何有顧自我論之孝武立樂府之官律呂所歌者皆鄭聲也江南多吳楚之音江北多殊俗之音其於樂之促並俗調也唐之蔡圓教坊宜春三院雖以色藝為名而樂之聲易言哉然予觀止齋朱子之廣序而爽然于予之說也

和三調爲風其以鼓簫橫吹爲雅其以祠廟郊祀爲頌亦斷無可議者而就其中差別之曰興曰比曰賦本原于忠臣孝子之心發明于保治扶危之旨良友貞婦聽人逸士所謂寓意深遠者無不呼之欲出此真剛後之素臣齊魯韓毛四家皆未之有也然則有止殆之書興與以來至于唐皆可以明詩皆可以明樂所謂自郁以下無機者無有矣夫制氏習鑿鑄而不知其義者也今茲所序則大義著矣源乾曜之爲三和柳子厚之爲十二雅未必盡合音節也今茲所序皆可絃歌以協律則音節備矣余故曰六義存則詩存詩存則樂存後之君子覽是編者亦可無詩樂淪亡之戚也夫

左氏論序

自信陵公乎善用兵諸客以兵法見者公子皆名之其後秦漢之言兵者甚衆至班固藝文志所載已八十一家矣然余觀古今之善論

兵者則莫有如左氏者也後之人莫不神明其意一日五變出奇無窮亦豈有能外于左氏所紀哉魏子水叔江右之賢人也隱于金精

卷四

序

三

山者十五年未嘗窺園而成敗勝負之迹熟悉于中若燭照數計故其所言皆若可起而見諸行者然而冰叔天下之隱君子也其不欲有爲于世也久矣夫其不欲有爲于世乃其言之所以爲不可及也與夫天下之病在于好高而魏子端于切實天下之病在于泥古而魏子妙于合變此二者足以盡兵家之大較矣假令世有以兵法與魏子談者魏子必有以名之當不下於信陵也今其論具在秦漢以來之八十一家尙可焚書而傳而何況于後之爲兵法者

唐詩類選序

天下如是其曠也而易之言曰類族辨物天下無不可以類相從者何獨于文而疑之班生之志藝文也自儒家以至縱橫者流亦各以

其類而序之劉歆荀勗由此而益盛詩之有類也未之見也梁統之爲文選其於詩也則有祖饒行旅郊廟軍戎贈答哀傷之分其於此矣然梁以後未之見也詩莫盛於三唐三唐詩有類者乎曰前此矣前此有備者乎曰未之見也前此有精者乎曰未之見也研道先生儒流之宗師詩學之大成也嘗以自公之暇取三唐詩而類之而刪之去其繁蕪集其菁英備莫備于此矣精莫精于此矣抑吾聞之詩與樂未分焉者也仲尼所謂雅頌得所然後樂正是也唐詩之可入樂者清平側三調如伊州等曲而已他不聞其入樂也雖然唐詩而不入樂也唐詩而入樂也豈可謂得所也哉夫大乎之樂不可以入雅頌短簫之樂不可以入黃門何則由類之非其類也然則先生之有此選也所以釐正雅章定一代之樂者殆將權輿于此乎

唐詩類選序

卷四

詩

四

魏文典論稱文人相輕自古而然余以爲非也夫一人之作備有利病一篇之內具見瑕瑜若必避季緒之詆訶因循衆衆統無區別是豈可爲立教之首哉故明鏡誠懸不可欺以妍媸玉衡在握不可爽以銖兩此陳子稍倩評詩遺書實古今詩家之龜鑑也有明作者前稱北地爲首後以歷下爲宗人尊所見家乘一編總無解於雷同而有識于大雅稍倩天才卓犖學力深湛肆力於詩者三十有餘稔間以暇日取李何王李諸家一一辨定衆所曾好有醜者必摘衆所曾惡有美者必揚辨味於淄澠之間衡相於臧沒之外考部辨體析微論宗開千古生面起九原以服心此非余之私言矣其兄仲子先取滄溟一編行世夫滄溟衆製自有可觀但以才嫺若人不能標其疵陋今觀其易字以成篇篇無重滯刪句以就意意有貫穿詞則顯其形似調必詣其自然凡所論列其裁篇爲固無假于辭費唯是七律

贈家一時劍步千載山中桂樹江上梅花色如子之管落口處
之句泉著者以為標準倘慕者以為美譚一編引繩便同標榜
府之佳者不過胡寬營豐劣者已同烏孫造屋移甲就乙竟見
實可哂笑斯為篤論五排七絕歷倒草章與體稱尊于鱗亦不意其
所至而平情而論實無間然此其可得而概者也夫自昔詩人不能
無病平原有直致之謂東樂有蕪累之譏光祿以錯彩鑲金為病宜
賦以玉石不分其體豈有曰其美之為上馴而無中下某某之為全
璧而無類累哉然則有循循之誣而于鱗可以相笑於地下也其為
匠人之斷不既多乎嗟乎上官婦人徒有軒輕記室庸流妄為題目
循循詩人之冠冕文苑之淵海即以此書單行亦足不朽余故得揚
權而言之

胡彥遠遺集序

孫台集

卷四

序

五

胡子彥遠負雋才有天下高名而於禪學尤致力故諸方多以楊
大年張無盡相目也平生以公輔自期年四十九不得志而殁痛哉
彥遠遂不得竟其所施耶常彥遠未死之先余方抱沉痾之疾彥遠
數過我相慰勞而不意彥遠溘焉而余尤得生也彥遠已歿佛田山
公收其所遺詩文屬鹽官陸子辛齋山陽丘子季貞斐輯評訂彙成
若干卷孫子手遺集而序之曰嗟乎以彥遠之才而止此耶惜也第
令彥遠乘少壯時蚤自建立已有三十年馳騁功名伏龍鳳雛事未
可知而遭時顛擠冉冉歲時以至於此命也如何即不然而衣食裁
足用泥水自載窮年著書以歿世亦可與左史並驅爭先而為餓所
驅乞食四方卒不得殫精著作之林惜也其止此也然就彥遠所至
而觀之其古文辭能自傑出班然可觀詩亦清出澗絕不苟命筆有
阮嗣宗陳子昂之遺其傳於後亦無疑也嗟乎彥遠其亦未為不遇

耶生而有名公卿推轂唯後天下賢士誦義無窮歿而有死友刻其
文以不朽於後其亦未為不遇耶獨余離索窮愁感念平生交親大
半已為異物即如先彥遠而死者夢破仁菴後彥遠而死者劉美道
信人生幾何其能數傷鄰道而屢悲宿草耶春口同其尊人靜菴先
生過山公蘭若彥遠尺五之墳在其左憶舊遊覽其遺集慘然不知
涕之無從也遂援筆以為之序

張天生集序

先生茫茫然丈人行折節以與余交若盛憲之於孔融孔融之于禰
衡也余何幸得當於先生哉先生常萬曆年即已有盛名為海內大
儒與江右陳大士宣州吳次尾吳郡楊維斗子常張受先天如山左
左羅石宋選鬱諸先生雁行矣而吾杭則接踵聞嚴而與陸吉水齊
名故先生於今日宜為宿儒也始先生為諸生其時制義亦極不撰

孫台集

卷四

序

六

耳或浸淫佛老之辭間及委巷之語小儒守咕嚕以鳴得意惡視所
為聖賢精蘊哉自先生與諸先生起而廓清之而後舉於禮部者始
知有孟軻韓愈之文章故當其時不然變與者先生之功也嗟乎先
生工為文而不得一第為布衣以終老以昔賢論之必有慷慨牢愁
不可一世而遭時變革先生守志愈堅有故人在當途折簡召之先
生拂衣而起終已不顧在漢為兩龔在晉為兩里在宋為謝皋羽胡
餘學也為阿所好哉夫士君子之不得志也或放浪山水間或沉溺
醉鄉而先生於著述之外無他事焉家富數萬卷每日束書寸餘丹
黃之至而夜不休於乎先生之於學豈世之云及哉先生生平為文
甚富迄今所著多發憤於忠孝節烈之事大抵綜述賢士大夫行事
網羅遺失以為實錄曰使後人知之不為流俗所惑是則余之志也
其文有直質而無諛諂之辭方其得意則洋洋灑灑不前矣余

故因先生之文而并述其生平使儒林文苑之間知有天生張先生其人者

張卿子詩序

先生其嚴君平卿子真之流與然嚴鄭道德高妙而至于博覽洽聞則恐不如王子淵楊子雲遠甚若先生則不然其爲人也優柔深厚而古今之內行莫全焉乃其學問無所不有而所著又等身矣余嘗爲近世有嚴鄭之德而又有淵雲之才者莫先生若也先生詩學漢魏六朝無不入妙而近則湛深于少陵然非句櫛字比者所及也子美云晚節漸于詩律細其先生與余生平服膺先生殆過古人止與先生論易微有不合其他則皆吾之師也先生所刻詩有四種余恐後之君子有不知先生者將無以德掩其才故爲言其大概如此

徐世臣集序

張卿子集

卷四

詩

逸亭山人集凡十種其言佛者四其言易者一其言方伎者一其爲詩各作者一其爲序傳誌銘散文者有二其爲家誡者一孫子讀是書喟然而嘆曰嗚呼古未有是也夫古之樂者出於一非詩書禮樂之文不上于口非仁義道德之言不被于躬秦漢以來儒分爲九墨流爲四百氏並起各自名家若司馬談班固劉向之所論列者班班可攷也士負恢桀之才非嘗之質卒安得守一先生之言以自老哉雖然鹽醢辛酸期於濟其味祝散筵匏期於平其聲苟有裨於性命之指卽聖賢復起不以廢矣彼浮屠者絕世務素塵俗而窮極於精微之域者也逸亭蚤已入道滄桑以來益證無上至於今日非復殆庶宜其有味乎言之也若其他文或鼎鑪如買珠或洋洋若流水詩歌則如庚鮑清言則比莊惠真一時之絕也要而論之其有當於性命之指而無悖於聖賢斯其傑出於諸子者與余與逸亭少小同爲

文章而余四十無間間與逸亭同學佛於愚菴而余湛乎不歸滙亦嘗治方書而于潔古越人之論若面牆也兒子孩稚又未及所爲規誨者故余於逸亭不可爲道里者如此然而余之序之且得以論列之也何居比之入海求蓬萊者雖不能至望見之焉

陳際叔文集序

已未春程子駿發以其師際叔陳先生之命費文集數百篇屬余裁定念與際叔締交四十三年矣自虎臣何華諸君子歿後感愴生平之好存者幾何後世誰相知論吾輩文者因襲其書至西山精舍閱七日而畢登其賦若干篇論若干篇序若干篇誌銘傳誄若干篇曰盛矣乎蔑以加矣吾觀古之作者如兩司馬揚雄班固之流各以其所長自傳于後而考其生平多皆議者何哉至若晉世潘陸唐世劉柳又無論矣甚矣文人之難也際叔秉箕山之操滄桑以來始終

張卿子集

卷四

序

八

一致不肯爲兩龔二唐通隱其卓絕如此若卽以其文而論固有可得而言者提若龍門之竹箭潔若涼冰之積雪勇力若巨靈之擘二華神變若河伯之騰九河議必本于經術語必要于義常故能牢然萬象貫穿古今而不可一世也要而論之其于秦漢殆斌斌乎至如檀弓公穀等書亦皆盡入鑪鑄而有其神明中有爲昌黎爲廬陵或溢出于魏晉六朝無不工妙此其全集之大槩也語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若以其文而考其所行其爲大雅卓爾以致必傳于後亦無疑也有明一代若鄉邪綜緯而微傷麗樸歷下規摹先秦而不能自出機杼其後雲間大樽欲度諸公之前然錯綜變化未盡也嗟乎以視際叔何如哉余少與際叔讀書南北山中卽肆志古文辭今其班班成家韻韻古作者如此余于論定之下益不免有夸父逐日之嘆也夫

吳錦雲全集序

昔人謂文學吏治苦不能兼長僕不謂然即如陸士雲之于後漢詩安仁之於河陽前史皆以爲美談其他唐人若韋白劉鄴之徒治行卓然雖古稱循吏罔有過焉可得謂文學吏治之不能兼與僕友吳子錦雲獨懷獨行之概其著述斐然成一家言天下知與不知見其片言隻字無不以爲吳子之能文章也則渠知其吏治有遠過古人耶錦雲之于仕宦非其好也然一理始蘇清名絕迹再理端溪平反冤獄殲除凶惡築魁有耳目所不經見者遇者以部檄過和陽因投効不及勉強從官然未及三月而政大治邑之人無不踴躍歌呼相與樹竿揚旌于前曰此真吾父母也耶父老數十輩扶杖揚塵而育曰三百年來無此官矣嗟乎此余所得于親見者乃所爲故人嘆美也同人之言曰或出或處其利斷金僕從田野舊矣錦雲之與我

孫守曾集

卷日

序

九

來也謂我曰昔文舉入治城伯玉往僧達子何病焉僕平生切府于乳虎蒼鷹之苛政今適于我友而見名父杜母也其爲喜何如耶錦雲詩追唐大曆于明當顏頤北地信陽他如吳榮宗徐之倫不屑也古文辭喜宏傳絕麗令迺悔少作更爲道健以方柳之滌快韓之勁焉此亦非僕之私言也錦雲向屬僕序久宿此責今特題此于簡端以告二三兄弟且以示後之人

毛馳黃集序

毛子馳黃刻其集成屬余序之余讀之卒業喟然嘆曰毛子其不朽矣乎夫文以載道道以寓神有是二者乃爲不朽毛子其有之矣有明之興作者間起自北地以至雲間十數鉅公總有諸體并包前人然其中或離或合或出或入吾非好爲相輕亦可得兩指也二十年來同部之爲古文辭者班班成家然而死亡流離亦缺有間先成

原缺第十葉

日而後知詩之巨淵哉予以爲之言也是其於詩也大利也夫詩者所以上述往古下窮物變窺天地之終始觀人事之得失豈有敢曰我共以問巷習俗爲是者哉即喋喋而咕咕詩固奚常也夫窮鄉之擊篋叩瓶自以爲樂及與之鳴清牢考鐘鼓而以爲弗寶貴下里之折揚黃考聞之恐卧及與之聆張女之哀彈視唐堯之逸響則掩耳而走此其人非大愚必詭者言也夫制辭者必曰爲左氏司馬家言而作詩者比之作賦而迺不爲相如子雲之繁組絕麗者而問道于宅氏幾何其不爲世大笑哉僕不能爲詩因不敢品第諸公之詩其樂府之於漢於魏者其古詩近體之在黃龍以前建安以後者但讀去聆之詩而善之若方丈蓬萊之以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見莫得名狀也若上林平臺之芳草叢薄被山綠谷也若干將莫邪之劍吳鴻尾藉之鈎雖傾城量金珠玉盈河而莫能盡其寶也美矣觀止矣

孫守曾集

卷日

序

二

陳貞倩詩序

古今才士之盛至謝氏極矣然叔源靈運惠連咸不同產又徒以文章菁蕪而已其品樂不足言也乃者西陵諸子之詩爲天下限汁而中間雄霸者莫如三陳子三陳子者皆亡友元倩先生之弟也猶倩學富衆製而才也羣有如星河之耀天如江漢之被地康侯年少而筆殊健其老氣無敵頽頽少陵矣獨貞倩始未嘗爲詩人亦不知貞倩之能爲詩也然貞倩一爲詩而橫絕一世其蕭疎者如芙蓉露下其慷慨者如題首長安其幽者如清光爲君其遠者如春星草堂異哉貞倩之才之不可料也然貞倩少失學長始讀書不數歲即從兄治軍所籌畫暗與孫吳合能得士卒心每臨敵必身先之當是時諸營徒驚猶如兒戲耳貞倩一軍屹不可動轉戰數百至今簡鐵痕

尚歷落然也夫人所難者大節耳死者忠實日月而生者朽然師友
艱難辛苦求其親而恤其遺孤可不謂至難焉嗟乎時人貴遠賤
近使貞倚兄弟生於李唐趙宋之時讀其書向欲想見其人而余得
與之握手定交搜覽卷帙下載而下豈不以余爲有餘榮也哉然則
今之陳氏非昔之謝氏可比而貞倚之人固劉勰所謂殊尤而貞倚
之詩亦鍾嶸所當第一標置此非予之私言也

胡彥遠感懷詩題序

古詩十九首多寓言也嗣宗感懷至七十二首夥矣夫五言之爲體
耳矣子昂太白繼之不多乎哉其後文人代興作者或無其意或
無其遇必牽綴成文倘有斯製甚矣其濫也予友胡子彥遠學道者
書杜門河渚十五年于此矣所著前後感懷篇什頗多顧獨存二十
首亦聊以見志云爾夫嗣宗諸篇或侈談神仙盛稱妖冶知道君子
孫宇台集 卷四 序 三

陸蠡思詩序

西馬陸者張子祖望之所居也羊角埂者王子仲昭之所居也予出
北門必與二人俱而二人則時時在陸子蠡思所陸子居于夾城巷
相去二子之居不三里而遙三子之居若鼎足焉然三人者以詩爲
業相與倡和踰時不見則哀然成帙矣予以張王二子因識陸子之
居因識陸子之詩嗟乎哉三子之爲詩也陸子年少于張王而才與
顏頤一篇所奏都謂李喬之句一句所陳已說柳惲之篇以故大江
南北客有至者必與蠡思交好盡備盼之分豈徒然哉然余因有感
矣東西馬陸當全盛時皆爲錢唐名勝而西馬陸則張蠡思係尤爲

幽絕羊角埂則在石函橋之後佳麗之所萃也至于夾城巷則
以爲佳話題詠所奏不減西湖而今竟何如哉昔張王二子但見
荒蕪鄙野殘游敗母而陸子之處亦僅有其名而昔時之景無有一
焉撫今思昔其爲感愴何如也雖然昔人有其景而無三人之詩今
有三人之詩而無昔時之景造物之難全久矣以今較昔相提而論
今不尤愈于昔耶客有談武林舊事者曰子知所爲羊角埂乎曰以
視王子子知所爲西馬陸乎曰以視張王子更知所爲花塢夾城乎
曰以陸子當之足矣予因序陸子之詩而及張王二子又因三詩人
之居而告世之知有三人與不知有三人者也

林玉遠集序

昔歐陽子論文人之難得以爲有唐一代至元和始有韓李之徒出
而宋至天聖方有穆修梅聖俞爲古文辭甚矣文人之難得如此余

孫宇台集

卷四

序

三

結髮與諸君子交好西冷作者競起賦賦乎三百年來稱盛事矣及
余遠過齊趙近越跳闕涉歷大江南北往往推醉自命者衆多然未
有若西冷諸子之盛嗟乎余豈阿所好哉戊午夏余從溫麻歸里及
秋則林子玉遠還自江右兩人各相慰勞已林子出其文若干詩若
子爲余爲序余讀至竟拊膺太息更復歡動顏色拊手而不止容有
謂余曰子讀林子之文而悲喜若是之異者何也余曰然也夫古之
才一若楊班崔蔡之徒無不登金門上玉堂或給札東觀或草奏長
楊而林子抗懷瑰麗邑夢廬中骨肉凌替室廬不完世無伯樂誰爲
高鳴屈于梁乎此余之所爲林子悲也雖然林子之文則微獨爲行
頓刃于北地耶邪之上而且燒段焚杆于太僕荆川之室其序事也
有腐遷才不煩句櫛字批其草賦也若揭錦繡而奮其爲詩也
陳古諷今張王失其後卒溫李斷其美其理其欲度草堂以前若

是者雖欲不稱爲才人之盛事而不得也吾不意當吾世而有才如
此吾不意當吾世而爲吾相與贊嘆稱美之而得私有之也此余之
所爲懼動顏色拊手而不止也嗟乎以視唐之元和宋之天聖何如
哉今林子之集且成其精光足以冠古燦今雖片言隻字亦且必傳
於後假令遲之數年知與不知無不家有其書其又以余言爲桓君
山也夫

序

吳門徐電發詩序

賢人君子之與山川爲臭味也自昔然矣西湖爲武林名勝地輪蹄所至篇詠滋多固然無足惟而吾若不能無憾于前者何也夫首之風流逸少爲冠然遠則馳情喉益而近則遺畧康樂于始寧末嘉無不窮討而于襟帶間篇什靡及李供奉夢遊天姥而來駐此亦不過樟亭天然三首而已子美亦至吳越不見一篇是將以此爲不及梁宋齊魯同語耶然則非白蘇二賢則此勺水亦不過滅沒于句吳蛟龍之地而已徐子電發天下才也其來錢唐梁使君幕常時勢搶攘之際主賓唱和殆同皮陸而又足跡所至無不成詠兩山之間無

留良焉美哉其殆補晉唐諸賢之遺憾而要不能與張楊揭貫諸前輩顏頰長短而已也往余下帷于吳郡自甲至丙三載所得詩不過詠懷古迹數章而徐子在吾地搜奇擅勝動輒成裘因以喚姑蘇之蹇滯于余而西湖之見榮于徐子也非偶然矣徐子固改亭之大弟子也余于改亭方悲宿草而流覽是編又增師友今昔之感因宋玉以正則殆以吳吟爲楚些也

倡陽王德符先生詩序

余觀古人之稱詩者人不數篇篇不數句皆直舒胃臆非有所傍於書史而作也漢魏以來如仲宣嗣岸正長朔風卽唐人之人迹板橋江上數峯莫不觸景會心自爲興會而必曰某句出于某某體源於某某其然哉乃今讀德符王先生詩其興寄所托蓋有出於意象之表者夫非苟焉以作者也先生讀等身之書其爲廣文於珠湖也蓋

有蘇湖之風學者謂其教義無窮時賦歸田後益縱志於詩其詩言酒者十有八九類參軍酒德之頌先生非任達者而其於酒深有味乎其言之此其沉醉於詩書之間而蟬蛻於名利之場夫固以酒爲寄者耳余讀先生之詩而深有慕於先生之人想先生之人而愈不能已於先生之詩也先生季子仰止氏於散失中獲先生遺集爲一編屬余爲序而余述其大概如此仰止奇士與余善其風烈亦類先生者也

蘭陵惲仲升詩序

說者謂五言至謝客極矣五言卒衰於謝七言至杜老極矣七言卒衰于杜何者其錯綜百出離奇變化盛之所極則衰之所自始斷斷然也明興以來詩體數變而惲先生祖襲真氣守終純固有直質而無流心去器滴而歸大雅北地耶那之後若挽而之先焉若推而之

樸焉其有關於世運者耶嗟乎黃門大予之不可以爲周雅也清平三調之不可以爲漢魏也有先生之詩若視野服若見先民若元言之有正始若草隸之有金針若萬馬奔放而屹然中立若長河森沒而束于砥柱吾固以爲先生之不可及也或以爲詩宜從悟入而先生精天竺之學無異輞川摩詰或以爲詩宜以節見而先生有逸民之操已若栗里淵明故凡所著撰皆不苟作常有明之末而然爲正宗豈虛也哉予與先生結契有年樂得其詩而讀之而遂書之以此其子正叔節概有父風而能爲古詩比之儒林若韋氏戴氏大小夏侯氏矣

南和周若何詩序

和陽古燕趙之郊其地自西山迤邐而來有狼溝澧水之勝余遊行是間以爲足以當詩人之登高倚難題之極目非止沙阜曠曠野草

荒禽而已。廼獨得之于周子。若柯之詩。周子之詩。則山川之見。榮者也。昔退之論古之作者。皆以言其所鳴。而未叔獨以論其所載。今觀諸體質。而多風淳。而不詭其所為。載道者。與而非徒為不平之鳴也。有唐以來。唯宋文貞為千載偉人。而前有右賓。後有大用。皆和陽之產。吾之所望于周子者。豈其微哉。然則周子之詩。之為崑崙也。吾以為山之律。崑崙為已。周子之詩之英奇也。吾以為山之崑崙。焉已。余留覽天下久矣。有問此間山水者。其即以周子之詩對。

魏子詩序

當吾世而以詩名家者。數百輩矣。而以吾所嘆服者。莫如明州魏子。魏子明州人。而生長晉川。往來大江以南。大河以北。幾遍足跡矣。而肯詩者。固無出其右。要魏子之為詩。漢魏以至三唐。無所不有。而大抵根源於供奉李白也。近世詩家。多衷李杜。至楊誠齋徐仲車各有

孫三言集

卷五

序

三

所自。仲車謂李如神。鷹瞥漢杜似駿。馬絕塵。誠齋謂李如列子之御風。杜則屈子之乘桂舟。駕三車也。迹其微意。豈不以李為無待而杜為有待者。與。豈不以有待者易學。而無待者難學。與。昭代之詩人。無過此地。信陽兩人。皆學杜者也。而學李者。鮮其人。至魏子出而一空。作者甚矣。魏子之詩之不可及也。魏子嘗自前身為劉楨。公幹公。於建安中最多奇氣。則其能為欽崙歷落之太白無疑也。吾嘗謂魏子矣。李白後身為宋郭功甫。功甫不問以詩名。而魏劉楨。展轉而為子魏子。著等身之詩。以泄其千載壹伊不平之氣。則是魏劉楨賢於唐李白也。以有子魏子也。乃子又著詩。奪李白之席。是使李白有知。益愧恨以為不及劉楨也。以有子魏子也。嗟乎。斯事幻妄不足道。然魏子隱君子其人。誠長者。豈欺世而為言哉。昔羊祜宋范祖禹蘇軾之流。皆自知前身卒何疑於魏子耶。吾因是有感焉。以劉楨在當

日官止丞相。樞屬平原。庶子年止四十餘。而千載以下。而為魏子不。過文辭益工。年壽加長而已。至執節末世。草布以老。所謂慷慨落。之致。猶然靡落。帶餘風也。然則才子之生於世。所為得時而駕者。何有哉。余因序其詩。而特著之以知明州有魏子者。詩則李白而前身則劉楨也。其為不朽又何疑也。

葉其京詩序

其京葉子其人。浙東上士。有當世之具。而以壯年而未遇此牢愁。慨嘆之所為作也。嘗有河汾之遊。別余三月。而粲然成帙。因并其金華洞天諸詩。刻焉。余卒業而嘆其才之不可及。一至於此。是班氏有言。登高能賦。遇物知銘。可以為大夫信。如葉子。豈非大夫之才哉。夫古之人。遊覽所至。則必作為詩歌。古今唯康樂之詩。詩之絕者也。然康樂從始寧。營石門。四明天台。猶未過也。至於石城寶掌之所。鳥傷叱。畢之地。三十六洞。五百灘頭。皆為康樂之所。未至以待後之人。廼其京搜奇探異。以繼絕唱。其謝氏後身耶。若其絕河曲。涉太華。羊腸。句注之奇。雲中。鴈門之勝。足跡所至。當有增長胸中之氣。如司馬子長者。吾又安知其所至哉。然則以詩而論之。固已伯仲康樂矣。嗟夫。才之不逮。至遠也。其京與余同賦二都。其京脫稿已久。而余未成一字。余自為餘父。尚無處所。又安能如秀父之逐日耶。其京屬余序詩。因以

孫三言集

卷五

序

四

梁裕錢礎日集序

於乎。士君子立言。以務見於後世。豈非為不朽哉。然猶非士君子立言之心也。立言之心。大者所以救世。如夏竦之治。泝水。孟氏之排楊墨。蓋有大不得已於其間者也。余觀錢子之集。其所以砥礪節義。干城名教。于繆悠迷惑之人心。而大為之防者。夫豈偶然已哉。夫陽尼

陰息之運天地無可如何而獨以救正之權望之立言之君子則
言之君子則方爲國如楊雄譙周之倫希世取容豈不爲天地之罪
人耶今錢子之記序傳論數千萬言有慷慨伸眉而言之者有委曲
輒喻而言之者無不歸於節義名教而止於乎此余所以推其心謂
有大不得已於其間者也夫榮谿多大君子若周忠毅馬文忠之流
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者也錢子則以言任天下之責者也言任天下
之責與身任天下之責者其功豈有異哉不然錢子常要大難矣關
木索損肌膚而不死夫非天之所以望錢子而錢子欲以其言救世
耶乃或者不察謂錢子急欲以言見于後世與王符論衡應劭風俗
通同類而稱之則非錢子之心也雖然即以文論錢子則固已不朽
矣

錢礎日記遊序

孫宇台集

卷五

序

五

湘壘所賦遠游者寓言已耳而後之賢人君子不得志於時者往往
重繭繭焉爲旅人蓋其鬱伊牢愁著於心本豈得不托之于游以
發抒哉乃錢子礎日之所紀則有異焉錢子抗懷忠孝凜然大節其
前古與亡陳迹馮軾所至無不與其中相感會宜其言之深長而使
人流連不已也觀其軛車于燕放棹於楚中歷齊魯宋衛渡河北而
南絕大江真有方寸難平而天地搔首者矣嗟乎千古之詩人無踰
李杜而杜之壯游篇曰放蕩齊趙間我馬頗清狂而李之別蘇明府
也曰魏都接燕趙美女誇芙蓉尤有裘馬美人之見者何哉至李從
夜郎而下巴陵杜客白帝而窺衡湘讀其過洞庭題岳陽諸篇乃始
嘆爲才人之極觀也今錢子不及二稔而自北而南游九州有其大
半其所感憤寄托較二子何如哉余以是知錢子之不可及也夫士
君子尼困末流居則築土室行則爲汗漫之游舍是二者無他焉余

居家既有愧申居而時或鼓棹扁舟上不過會稽曹娥下不過梓子
與鄉里小兒沉淪歲月間讀紀游二篇又安能不夷然自失耶

東鹿張居仲文序

前輩於文以全力副之不使有毫髮之憾如守溪昆吾思泉震川諸
家其文具在已若楊班之賦董賈之策可以懸金石而垂不朽矣今
之爲文者不復知有古法始則矜奇闢異甚者似於四六之文近則
茫然慈弱如陳死人不復有生氣是豈自所謂文者耶予嘗以此爲
深憂歲庚戌夏五邂逅東鹿張子居仲於友人達伯之學署與余談
文莫遑於心間以飲酒之暇作歲寒一執不激仇不詭隨寓感嘆於
舒遲之際又出其平昔所著明庶物察人倫諸義理益蘊涵氣益純
粹印之王唐諸家若合符節而又有神明此予所以服膺不置也夫
唐至元和而後韓文顯宋至天聖而後歐文顯今張子之文亦將顯
於是也屈指三載間將以焜耀南北而爲人士之典型其在斯乎余
泉石中人也拭目以觀請先爲子私布之

陳集生樹樓集序

昔韓退之賢者其示兒詩詳列屋廬而因及其高樹八九株以知四
松五柳雖達者亦有所不免於此也集生晉陵之才子也家世顯者
有官焉鄰之人有之有樹焉亦鄰之人有之而樹挺然而枝葉繁然
影及于今集生所居之樓鄰之人不得而有之也嗟乎陳子以慈孫
孤貧兩大人見背惟王母在堂又未及有伉儷此亦天下之傷心者
矣而集生輒有所作與樹影婆娑相上下嗟乎庸渠非先人所籍以
覆露子耶乃集生固自豪來往吳楚交遊贈答無有虛日而樹之影
有時以不得集生爲憂矣然而集生所至或南或北其所憩或舟或
車無不曰影樹也則是影樹日置于側之不忘也又不特此集生之

詩離奇奔放卓絕一世是且爭雄于三唐而晚唐之風調則其所以不朽斯樹者不久有在耶然則樹不忘故而以影及陳子又未若其子報之爲奢侈也若曰衣以文縵以五大夫又豈足道哉

廬遊草序

廬遊草張子廬遊而作豫章詩集者也其之明然嘆曰美矣夫作者之用心也其古昔之詩集皆在于是也夫大江南北都屬高流勝寄而江右之詩集扶與先生一言一誅而千載遺迹森然奪目自有此地乃見此集豈非相得益彰者與卽就其篇什所及而言之如風流則石軍司馬文章則宋叔子固忠烈則魯公信國理學則濂溪徽國象山新建一峯近溪節義則彭澤登山才子則青蓮玉局高僧則耶維慧遠儼真則方平麻姑葛洪許謫之流指不勝屈皆得見于是編使役之人因先生之詩而得諸君子若

孫三台集

卷五

序

七

南之先賢陳留之耆舊豈不快哉抑不獨此其山川勝迹相應無遺而至於孤松萬杉庭槐院柏皆無掛漏以謝客之情寫歸生之語此真中書之英譚矣昔漢成帝時命黃車使者陳農採天下風俗所傳淮南隴西趙代諸篇皆入樂府而見于漢紀者僅三百七十餘篇今先生茲集已百有七十餘首使得如陳農故事乘傳天下採製新聲豈非繼事而增其自首以老也先生遊冶一體茲體皆五律佳于美所謂晚節漸下詩律細先生其有之矣固又不待鍾記室之評次者也余與發廬山久而未遂是願乃讀先生諸詩而遊者過半矣且日望先生之遊策以當卧遊且以攻吾詩焉

蘭陵孫承公悼亡詩序

古今悼亡者多有如孫楚潘岳情辭並美使人知伉儷之重然要而論之不過隨卷已歸人之意非有慨大義如吾承公者承公婦爲

劉夫人誠意劉先生之妾也既以世世承公之志與承公同德而誦嘉耦遺雅世幾幾不欲生等夢姬之殷薪比共美之就義三年實志一夕但憑嗟乎嗟乎夫人可爲烈矣蓋人孰不有死而夫人之死繫于大義人之喪妻而寡回腸恒有而承公節義文章被古今而貫日月無怪其傷心慘目一篇之中嗚如卓犖情難親縷也昔范史作烈女傳而蔡琰以失節之節哀然則千古垂稱如承公之婦豈不光于彤管哉吾故欲表而出之以規世家士大夫之禽鹿其心者而承公之詩亦豈可與潘岳孫楚輩同辭而道也哉

吳江吳小修詩序

昔人稱吳會謂吳與會稽也是錢塘與金昌皆可稱吳皆可稱會稽也而安得盡爲兩地如子虛烏有各以誇示齊楚豈不悖哉吾獨怪王百穀之詆譏錢塘而矜吟金昌也小修先生徐陵名人以宦遊之暇與其大阮間寓西湖未及二月各成詩數十百首而予旅吳地三載僅得懷古十數作而已於乎才之不逮固已遠矣小修詩旖旎藉而又質有其文讀之使人儼然自遠其不肖作者也嗟乎余二十年來頽唐放廢既使西湖寂寂笑人而於林屋支圃之地又不能多有所作其爲恨事不既多乎讀小修之詩不覺慨然自廢矣題吳氏多才余又且爲西湖題弘人兄弟之作也

吳江吳聞璋唱和詩序

往吳子稅駕西冷僕同仲木梁子的酒於旅堂却計十餘年而胡梁已爲異物矣人生幾何死者如斯而在者落落如晨星或數年不得一會其爲悲愴可勝言耶今年夏五過松陵晤吳倫顧子爲問日聞璋無恙耶曰方與小修旅於西湖余送里門則聞璋同小修訪余因談及天別聚離既久之吳子出其西湖唱和詩屬余序余以爲

托日月之開哀然成數十年間亦為僞事至於詩之法妙難言
嘉州不復能過嗟乎吳子黃公爐下亦復念舊遊否抑而余往來長
虹橋畔留連三高之祠則又願與吳子續皮陸之勝也吳子以為何
如

彭城胡濤公詩序

閩南之為語者何也胡子濤公遊閩南而作詩謂之語也昔周官備
樂有閩貉之舞而漢時黃車使者採秦楚趙代之風反不入閩豈以
閩無文語耶孝武時遷東治民於江淮而未嘉邇亂衣冠萃族蔽江
而處故曰晉江言晉人之所聚然則本原漢晉江淮何必非閩南之
苗裔而此地何必非中州之蟬綿耶濤公以徐楚之杰作閩南之語
就閩言閩奚為不可抑濤公磊落人其篆刻圖畫膾炙一時余三十
年耳其名而今得把臂於此地追憶舊遊皆為異世即如大姜發已
多年而二梁相繼長逝彥遠典公輩無復存者濤公雖然持節到此
尚能厲唇吻揚風雅實可喜也然余百端交感又能無河上之嘆乎
哉

武唐爰山夫詩序

天下之賢士窮而不得於世者往往見之於詩而吾友山夫之窮其
牢愁厄憫尤昔人之所僅見也山夫不安于里中饑驅四方遂有閩
粵之遊臂麻鞋觸瘴海每日踣躓百里疾行不休嗚呼其不死者幸
矣而山夫更肆力于詩昔唐詩人之窮者莫過少陵氏而其于白帝
有嚴武章幕之徒相與周旋其間然觀其赤甲白鹽諸作未嘗不感
於也今山夫朝行則無換繡夕息則困津梁昔人之窮而無昔人之
遇而其為詩則勝於昔人若不可一語於此吾之所以嘆山夫

閩州張梅菴詩序

有唐詩人之盛至高岑諸子而極不聞其善畫有唐之以詩名者至
曹霸韋幹諸子而極而不聞其能詩雅之者其鄭司戶乎然要不足
以語於摩詰也摩詰之詩摩詰之畫也摩詰之詩摩詰之畫也其言
曰宿世繆詞客前身應畫師豈非其有神明乎哉莊子所言庖丁輪
扁數晉人之論詳矣得其解者於詩於畫庸渠不然乎然則以畫家
之心而為詩以詩家之心而為畫此摩詰以外不可以語神矣余求
髮與諸君子遊入畫家之能品者未有能詩者也入詩家之能品者
未有能畫者也而況可語於神明者耶近得交張子其畫已在大痴
之間而詩之觸景會心真有諸才子所不能盡者蓋張子以畫家之
心而為詩以詩家之心而為畫故其畫與詩非人世之所得而比擬
也嗟乎此非予之私言也楊子雲有云賦家之心不可得而傳詩與
畫之心又可得而言傳耶今之言詩與畫者皆糟粕也吾以摩詰二
言贈張子其庶幾乎

程崑崙詩序

有晉君子曰崑崙程先生其為制舉執海內諸大人爭目之已若
鹿門昆湖矣今天下之為制舉舉者甚眾卒無有當先生者也先生
又喜著詩古文不為近今之響務求當于古人然今天下之為詩古
文者甚眾亦卒無有當先生者也為制舉執者大抵蔽于正法趨勢
利如驚齊俗之所為僣薄也而先生曰吾死不為此為詩古文者亦
求悅耳目而已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其清剛之氣發於之波寧為
鏡削不為詭隨其命意不苟又如於此乎此豈非古之所謂大先生
為大司空之原可冠之子比之西京金張東漢曹氏以世世必有

車馬清狂綺綺羅者而先生東髮讀書更深湛好學其新舊者皆天下知名之士及數奇不遇屢賤當途他人處此亦安免乎生愁邑伊不可終日耶而先生山川遊歷所至輒有述作與寄之臺同於古作者即今先生之治潤州也一如蘇子之倅西湖水叔之官滁毫其高情惠政皆有使人嘆咏流連者一何盛也余向耳先生名以未及執鞭爲嘆魏子鄧林手先生詩文一編相示爲道其所慕者而言之以著于簡端

徐楨起集序

曹子桓稱偉長懷文抱質有箕穎之操僕友楨起則不愧斯語矣夫天下爲詩賦古文辭者亦不乏人顧題雕琢無益之辭自號爲名家曰吾詩如某某吾文如某某要其實不然易足貴乎今就楨起之文論之其體製衆多大約根極性命而于忠孝節義之事真有味乎其

孫宇台集

卷五

詩

七

言之通微意所屬則如昌黎之振衰而吹揚子之復古嗚呼此其爲不苟作者也至於諸詩五言渾樸天然不欲涉顏謝藩籬况其下乎近體亦復頓挫流麗開元天寶間其可位置一席矣夫古之賢人如仲長公理王節信之流不難自成一以傳於後而今之人必體兼衆製各盡前人所長此其所以爲難也是以優者不過烏孫造屋劣者已如秦王東甕豈復有文字可論哉楨起窮年守道肆力於學問其于古人已得其精微而神明于變化此所謂懷文抱質有其韻之操于楨起又何疑焉僕交楨起兄弟三十年所今來吳會得縱觀楨起全集故樂得而言之如此

遺安草堂書卷序

余與雲客定交有年癸丑冬余從清源至三山則登雲客之堂日是鍾陵先生所開遺安草堂也壁上有人紀映鐘歌詩維時江南廖

翫乃君之區翫余覽之欣然欲有所作以爲解維未遑也越三年丙辰復過雲客雲客慨然向余言曰余將不有斯堂余將嚮此以酬口四方子其爲我何雖然及堂之尚在予無忘昔日之言既閱其圖則豫章彭士望爲之記前後作者若卅江趙島吳門陳伯江陳日浴同里林向哲所以嘆美斯堂者備矣余又何言之有余以爲鍾陵先生當橫流之際直節不阿調護賢人君子卒就遷謫而無悔雲客自甲申以後流離淩落著述斐然雖龍蛇五化志節不變則此堂固千百世而無改者也而雲客因困乏以謀此其有不得已者與吾嘗觀雲客序列高士傳其意以題隱爲可蓋蓋鄒兩唐二農爲不足齒是將尋湖陵訪鹿門南山之南北山之北求所以稅駕者而後爲愉快則雲客之意其亦猶鍾陵先生之意也倘挾此圖以往無往而非遺安無往而非草堂是其所遺也不既多乎雖然其無議此雲客有

孫宇台集

卷五

序

三

子斯億能文章善鍾王書法恢擴有祖父風吾又以知草堂固千百世而無改者也其又奚言

淮南張虞山丘李貞江東同調序

張丘三子者淮南賢人也其高節卓犖稱首于淮海之間往年季貞晤我于旅堂觀我詩城一編恍若與諸君子接對于山陽之下風流猶在邇今虞山李貞適有南征也渡錢唐浙桐君涉三天子而上撒四十八灘而下行不過一月而遊笈所存倡和之間已得百餘篇顏曰同調甚乎哉二子之調之同也其元白之雅唱裴王之高吟與居觀二子多有不得已于中者山川遊目無非寄其意蘊所存卽何論其吊嚴君之瀕過方子之居也嗟夫事固有不可爲俗人道者茲同也適其所以爲異也與余觀古之詩人若李杜輩過齊魯梁宋多有所作以深其躋階而寄其牢愁而二子浮淮而至江東其豪于賦詩

如此此又以見英雄所見之同也余嘗渡楊子不能一至淮陰而少
長越人又寡有所作昔慚李杜今愧張丘寧不爽然自失耶

赤城葉修卜詩序

余觀東晉補亡其於山吳諸生詩未嘗不拳拳於孝子之事觀然則
周槃之賦孔邇德秀之駕柴車真千古詩人之權輿也赤城葉子修
卜以柳州大夫乞養歸里遭羣不逞之徒蹂躪鄉井遂負母入越柳
攝色笑之餘間有所作褒然成帙遂并前後詩若干葉爲一集賜予
序之予以葉子之詩春雅流麗在大曆詩人之間至于負米諸篇天
性仁孝溢出紙背諒爲時賢所不及夫葉子之斑駁者舞也而非歌
今葉子之篇什歌也而非舞若使子舍之內日歌吟一二首老人有
不開顏而加餐者乎夫齊謳趙味吳飲越詭秦中之聲蜀國之絃皆
天下之可歌者也而不如已之詩足以入母之耳此政可以當由庚
三

孫台集

卷五

序

三

諸篇矣吾故謂葉子詩之可傳者在此若夫班固所云登高能賦遇
物知銘可以爲大夫則人人所知又何俟余之贅辭爲

序

錢武山先生庚辰家書序

恩嘗謂古今氏族之盛者至河南崔氏河北顏氏極矣崔氏至唐號為積戟崔家然觀子玉一銘千古無不用為龜鑑况其子孫哉顏氏即魯公所序家廟燦乎盛矣然觀之推家訓文章與衍訓誠深厚賢人君子咸寶貴之則其子孫多雄駿君子亦其所也吾鄉錢氏以世德起家而武山積學力行哀然為人士宗師當庚辰時與其從子同提于南宮一時之人無不誇耀以為佳話而先生潔乎若淵冰之懼寓書于其叔憲副所以戒戢其家人者無不以祖宗積累為念後人閱越為愛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誠有味乎其言之也治得承先生咳

孫宇台集

卷六

序

一

李我存先生文集序

國家褒重經術之臣豈徒持符篆筆出入風議哉亦將以有用之學見諸行事而使天下得以收儒效也今之士大夫于制舉外無所窺見而一切當世之務若築垣牆以拒之而惟恐其入也若設金堤于渭河而防其溢也又若悉巴浦之兒童以為與而惟恐其聞之也於乎身為士大夫而空疎不學如此使天下謂儒者何哉我存先生生則負今世之大儒也先生力學積問經術與文學則如王褒而又熟悉掌故如魏相舉凡天官地理山川河渠之類無不畢然言之印指諸施行者於乎使先生歷官兩府則其人則其建立必

有傑出于漢唐名臣之外者矣而惜乎遭時過主而猶有所未就才也雖然先生之言其在使天下後世讀是集者謂制舉中有大儒如先生非所以光重我國家而寵榮儒術與其于趨徐何李之徒僅以文章見者相提而論不大徑庭哉抑聞先生精曆推筭自太初以來無不窮其幽微此真有明三百年之絕學也先生歿後而遺言盛行于世則其書亦當與太元並傳矣

王覺斯先生詩序

余嘗謂書自廷尉丞相以下至于長史右軍諸人各臻其妙及唐褚虞歐顏以後則幾無書矣詩自河梁十九首以後至于曹劉顏謝諸人各臻其妙至唐李杜王孟以後則幾無詩矣夫唐以後夫人而能為書也然而書家之心不傳夫人而能為詩也然而詩家之心不傳其心不傳而欲契其迹是夸父之追日馭也是優孟之似叔敖也是

孫宇台集

卷六

序

二

王孫綽倚偏枯之藥而欲以收殊死之人也唐以後之為書與詩者何以異于是唯先生得其心于愉悅滅沒而不可為象故其書為古今之所絕而其詩亦為未易及也先生之詩無所不有見有若戴晉人一劍而映言矣見有若大將軍用步上殿者矣見有若王喬飄搖凌雲者矣見有若野老詠農樸簞無他者矣要以其心而後可以讀先生之詩不得其心者并未可與讀先生之詩也夫北地關中歷下瑯邪六七公者可謂盛矣然其為詩也尤有句櫛字比存乎詩之見也至先生則或合或離雖不及瑯邪歷下諸公然不可謂不得詩家之心者也夫先生筆墨或以為美人或以為壯士或以為電掣風行或以為鳳峙虎跳其動于貞珉書于障子者不知其幾千萬矣後之人于殘碑壞絹之餘觀其遺跡或當與金石並傳至于所著詩章不為之編次以致公傳于後後之人亦烏從讀先生之詩而得先生

之心哉夫董相漢大儒也而其弟子呂步舒不知其書而誣毀之揚雄亦大儒也其時劉歆亦親譏之然而千載之下知有董氏者其存也今布其卷藁于後亦以見王先生之詩有如是可開卷而得之

沈亞斗易序

天下斌斌言文學者至大官知名當世徒以訓詁舉大意而已設科射策習爲故事故雖高才生宿學士於經義則畧之不能得其貫通識其精微也五經立學官者多非古法而易春秋爲尤甚然要言春秋者鄭夾雖亡不廢丘明公穀則聖人之旨猶未絕也言易則湯其旨矣尚愚滯固罕有創通西方之卦不可以之東方東方之卦不可以之西方斯臂田何之學則幾乎廢哉吾友沈子亞斗以易世家經爲寂高創明大義則杜田生齊服生之儔也指陳奧衍則翼奉京房焦延壽之儔也雜論同異剖析幾事則不止折五鹿之角辨九事之

孫三台集

卷六

序

三

疑且使施孟賈高口張而不合舌揭而不下矣沈子之于易易之精者也雖然沈子又不徒以文而已也又能以易力行者也易之爲道主於深微情得其華道者渺矣沈子十年不窺園其精如此爲人恭謙退嘗有以下人者此豈蓋公河上之流與然沈子之于易易之精者也家之孝子國之忠臣皆於易乎用之矣漢武帝時臨淵主父偃與荀衡胡魯周霸全以易顯名然偃倒行逆施族滅身烹安在其能讀易也其露河平中張子文以易封侯至宰相時人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然卒當附王氏無所建明身居大第理絲竹管絃而已彼自以爲易教哉此二人志節不同然其得罪于乃誠獲之亡羊則一矣若沈子吾有以知其不然以泥水自汚者有年與朋友諸論者有年被服仁義志念深矣故其爲文英雄之分已備學問之氣已深

誠非鄙陋小物所得爲其一二也緣此見于天下儒者之功豈不

於古爭烈哉而又何此章句之爲歷歷也

張氏宗規序

魏晉以來首重氏族然蓋上矣賈希鏡之有十八州士族志也何承天之有姓苑也江左宋之能易也錢唐有四姓又有八姓張氏與焉今之張氏自宋南渡然莫有盛焉者也汴人之著籍錢唐者多矣而張氏之盛雖古四姓八姓無以比也於乎源遠流長豈非其祖宗多名德而又有賢子孫以維持之哉詩曰君之宗之國之有君則宗之有宗也古人之有宗也有百世不遷者有五世則遷者蓋謂其適子孫也今人之有宗也擇宗人之賢者以爲之宗亦猶行古之道也張氏之有宗盟舊也遭世多故宗祊毀焉于是合羣父兄子弟而立又競先生以爲宗盟行古之道以即人心于是乎在先生宣揚祖德述爲歌詩而又設立六條粹然各當其職是役也可謂德舉又就先生

孫三台集

卷六

序

四

加人一等矣僕因是思之今之氏族莫非黃炎之後而至于路寢不振者無德焉故也明興以來張氏之著科甲者五十有三人名臣賢者振輝其間豈獨史書仕宦足榮閭里哉吾故不多張氏之貴盛而多張氏之有世德也不然漢之金史一門以內乘朱輪接金紫者動輒數十豈曰能賢矣又說先生光昭先世之令德以垂無窮世世子孫必有賴也昔王卿邪稱海內世家不及張氏以爲其有缺焉者若至今日得見是書必有舌揭口張者矣余本生大母爲張氏若木水之有本源故樂得而稱述之使世之知譜牒者得以覽觀而張氏子孫且以華氏亦不致有卿邪之缺也

沈氏家譜序

世史以庭堅伯益爲父子而虞夏書無考而呂留氏以曾天曾卓爲父子而左傳載其問答味不類司馬遷自譜其家系多有訛誤

以是知諸牒之難也。脂蘭泥子所作宋譜八卷，源流本末，微實不誣。數典也有據，載事也必詳。一言一行，無所掛漏。以至諸公卿朋友之贈答，無微不載。於是乎是可傳也。夫沈氏實祖明季魏晉以來世有傳人。今其譜載司寇公至觀察府君清節名德，奕世勿墜。至孝廉王巖爲人倫領袖，林宗之風流元禮之高時人之稱。沈氏殆如東漢黃楊李唐顏柳以是爲不可及也。嗟乎祖先之傳後，欲使子孫守而勿墜，而子孫之奉先如弁髦焉，卽欲效擊瓶之知守而勿失，豈可得哉。今昭嗣此編，前賢寸字如拱璧如囊珠，琬琰一錄，可謂可嗣天其使沈氏之子孫載明德而勿墜其在此也。顏氏之推家訓爲人子孫者，不可以不知昭嗣此書。其有關於名教當與之推之訓並傳矣。予與沈氏世交，至王巖稱弟兄之好，有年宿草之悲。如在昨日，覽此舊端，父集感愴之餘，有深慕焉。豈止陸氏思親之作，謝氏述祖之詩哉。予將手此以爲人子孫之砥石也夫。

孫三台集

卷六

序

五

摩古堂集序

代

綺縠文縷，象犀珠貝，女工繡敵以及百工奇伎，大率仰給東南而能詩者，古獨盛於西北焉。卽唐之詩人而論之，高適齊人也，王維晉人也，岑參宛人也，李白生於蜀，隴西人也，杜甫生襄陽，東兆人也，推而溯諸江左，孫楚太原人也，諸謝皆陳人也，江淹濟人也，若夫始終北地者，自曹劉嵇阮潘左以逮沈宋王盧之傳，更僕不能數。近者縉紳冠帶文彥，簪筆大江以南，盛甲寓內而詩歌之迨北地，終抗而莫爲下。蓋詩之爲業也，崇者質薄者靡，質者拙，靡者纖，質者剛，靡者柔。北地風氣悲涼，士俗勁直，其所長者皆詩之所通也。其所短者皆詩之所避也。且山川遼闊，津梁疲遠，公車制舉之言，或終歲弗及於境。士大夫世其學者，惟左國班馬及王孟李杜諸詩，其夫公車之業，損

所厚雅之事，進志一而性樸氣強，而力果或闕氣一鍾必爲詩之三宗也。歟。聖朝韓先生以郭杜名家，績學舉開放浪江海，慨豪士與上相賢將名炳丹青者，抵掌談說，不可一世。聖朝者定，海入金門，名益震學日博。今所集皆與名公碩卿，疎賅揮扇，款酬贈答所成也。雄渾高潔，英才炫秀，上自周漢中迄建安下薄六季，靡不臻量靡弗極。五七近體出入初盛，矜而不偏，宏而不肆，于成集乎，靡測其屈矣。吾覽古詩盛于三百年，然風之始首，關雎風之終成，七月皆周公之所詠，幽岐之自出也。粵千百年，獻吉氏復振振，邵野龍驤虎顧，邊何諸彥，開風奮起，然則詩必以北地爲宗，而秦風尤其雄雋者歟。今韓子繼繼吉之後，而纂其緒，烏風墨戔，漆沮交絡，土風所幸，信有徵矣。茲並出其私笥，志傳序記碑銘書牘雜著諸種，與衍奇論，將追述于龍門，狀風之閭，則又高岑李杜王孟諸詩，人所不能兼而獻吉氏與爲弟昆者也。夫泛三江者不知洪河之廣，且深也，陟天台者不知二華之幸，且崇也。仰秦川之浩淼，俯西京之鉅麗，不得其門而入者，請讀韓子之編以爲歸。

孫三台集

卷六

序

六

四聲韻解序

字有義三蒼訓詁之所爲設也，字有聲韻畧音譜之所爲設也。書家者流以字爲字，不知其聲也；詞家者流以字爲字，又不知其義也。沈子憂之而合之合之者，何以休文四聲爲準，而加以訓釋，如若古歌然者，使人習而讀之，其聲鏗然，卽而求之，其義宛然，也是沈子之所爲善於立教也。或曰以爲音韻之典，自虞書廣韻周易交象無弗悉，協者何取于休文而沾沾焉曰休文之書自唐禮部以來悉仍之，未之有改也。人之爲古賦者，求韻于古賦之中，無弗具也；爲古詩者，求韻于古詩之中，無弗具也。而爲近體者，豈有敢曰我其合是，以爲三

尺律乎哉況子又從而增之騷賦古詩又司悉糾今矣昔唐人之一
為廢韻也凡二萬六千一百九十二言今其增者與之等矣抑余聞
之古人重世學以隱侯劉音韻于齊梁之際而千載之後有潤洽如
亮臣者東軒義經集括韻品底一家言此豈所為公侯之子孫必復
其始哉嗟乎此書行揚雄杜林陸法言顏之推諸君子皆可會下一
堂矣

品茶序

余嘗謂考工記為先秦之作後世無有繼之者也無已則陸羽之茶
經其萬分之一手雖然世莫不貴神解始無以文論而徒以茶論則
羽不能之神解不可也乃觀于鄭子之品茶則異甚其悉之也甚精
其著之也甚微其候之也甚微世謂阮生之製精生之製不足過矣
雖然世人所好者粗肉大槩非朱伯則僖父耳而鄭子所好者則精
茶之合矣

卷六

序

七

微南涉其賢于人不加一等哉昔王季卿之尉江南也命羽煮茶羽
野服而入辨列著器季卿賞錢三十萬羽意之因欲著毀茶論余以
為鴻漸無之也夫季卿之命鴻漸與魏武之使羽衝鼓何異衡不
以岑牟單絞為羞而謂羽以野服為羞耶故以為必無之也雖然茶
之為物究為山人野客之所宜安得以此遊于王公大人耶若鄭子
此書藏于家人不得而見諸又安得而毀諸

胡樸庵論序

人之所患思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今雖世有俞附未有廢方書
去證驗而曰吾可以意為之者也胡子樸庵武林之隱君子也窮年
學道常有神保降其家予書一編皆救人之術其事為世莫得而知
也然其用藥必依古方書曰醫在溫病之論為寒熱虛實表裏至子
處方和劑必必必必此之肩兵學為醫醫不為李將軍其大

常也今為友人借至角里賣藥桐君之錄專氏之方取之藥囊而有
餘甚矣其處心之仁而用藥之簡也雖然胡子必懸壺于禾中何也
吾聞之鄭處藥家入少室韓康高蹈于湖陵賢者用心視鄉里如脫
蹤其高致絕俗非世人所得而知也且夫角里固四皓之一也前之
人經去其鄉而採藥南山後之人葬其里名而稅駕焉又豈必無意
于其間乎

醫方序

扁鵲之言曰人之所患患病多醫之所患思道少夫韓豈思道少所
患道少者思於處方之不足也夫上古之製方者皆有神明之意居
其間後之人千變萬化而不能出其宗以是知方之不可易也如是
夫今人之處方者亦有若俞附和緩之為術與不能也不能則亦以
前人之方射覆卜隲於病人之前而已夫論脈之陽或得其陰論脉

卷六

序

八

之陰或得其陽毫釐千里而人之生死懸殊於乎可不慎哉余見夫
提無且藥囊者皆曰醫也雖日處百劑月為千軸幸而奏效日醫之
功也其或不然曰法在必死雖司命無如何也以是人之死於庸醫
殆與水火盜賊等矣然則求良醫而不得不如求方察其寒熱審其
得失未必非計之中者也往時陸忠州蘇黃州皆能集錄良方意亦
若此歟錢塘王子惠子惠余醫方一卷頗得救世苦心余藏之簡中
潤州王子觀恒名家也嘗奉太守延之治所暇日偶與之商權方書
觀恒并出其家世所藏囊囊刪訂述成全璧因錫於清源官署以教
此一方便民其殆與陸蘇諸先生手抄成驗以救世之心則一也因二
君所定以為濟世之津梁嗟乎自此書出求醫之難固不如求方之
便矣然而脉理精微良醫苦心非凡所見聞此者其又無以膠柱鼓
瑟為也

葛介子詩序

吾聞魏之詩人無有與王粲比者宋之詩人無有與謝靈運比者古
今莫不以爲然矣然以粲爲王暢之孫靈運爲謝元之孫並依違朝
朝文辭雖工又易足道哉介子吾師司農之孫也以時人論之則粲
與靈運之比也假令介子無忘富貴賦從軍之詩奉鶴溪上奚侍中
之不如卽或容與元嘉之世楊權禮度未必不入爲秘書出爲永嘉
也而介子甘心高蹈招四皓于山中友二仲于方外窮年山澤之游
屈首咏歌之樂將介子之所以紹述其祖者固于是乎在耶今刻所
著詩歌目問世班班名家夫亦足以豪矣吾于詩固一爲之不能多
作而亦不能評詩後之論者不知此之榮與靈運奚若然而介子之
志量于是乎爲不可及也雖然吾尤願介子之勉之也閱予之詩口
繼序思不忘夫能思不忘是以能繼其序也雖然夫繼其序者豈徒
孫三台集 卷六 序 九

如粲之思親靈運之述其祖德也乎

孫諫儀文序

諫儀與余交且十年所余方剪髮未離童子而諫儀已垂髫且號能
文矣是時余之視諫儀也其猶培塿之視泰山哉已而操筆能爲文
從諫儀後已而與諫儀同補博士弟子明季同諫儀讀書于北山之
鷲嶺又明季同諫儀讀書於湖之南數季之間行止與俱蓋所謂肝
腹之相加也然諫儀治業放勤三日不見則其文已積案矣十日不
見則其文已飽篋矣而余時時散漫科頭晏起卽其所謂文蔑如也
以故諫儀之文日振而余之業日廢豈非天性然哉雖然余之交諫
儀也不徒以文而已也余觀諫儀家居落魄徒壁立耳是宜慙嘆無
聊憂來難治而諫儀意氣揚揚甚自得也與余輩激昂落意不可
一世識者知其不久貧賤矣然余之重諫儀也又不徒以其外畧而

已也得其內行焉比歲江南大祲斗米不下千錢孫氏窮無所
矣而諫儀舌耕心織百里之外效季子路負米故事時有以僱雨大
人之不及里中稱其能子其弟晉騷博治士也季來比得在疾必諫
儀能護治之他人弗能也諫儀朝以出則晉騷夕以發夕以出則朝
以發而諫儀如頗叢之弟舍足不出戶飲哺將護其弟得以不死推
此以觀諫儀必爲人倫所賞無疑也昔人有從劉歆之學者歆之
謂曰百姓雖殊要以德行爲首倘其不然雖復下帷針股躡蹻從師
正可博聞多識不過爲士龍乞雨炫惑將來其于立身之道有何益
乎然則以諫儀之行而觀諫儀之文有味乎其言之也抑余尤有忌
於諫儀者諫儀兄弟二人而余亦兄弟二人諫儀兄弟驅其全力以
文章蜚鳴于武林有騷子龍文之號而余才術寡落學書學劍一無
所成雲間士龍者才且什倍不必効 火攻而余且難乎爲兄且

孫三台集 卷六 序 十

孤嶼諸子詩序

石述氏之論列諸子也詳哉其言之矣而予復于是竊而不忍釋也
曰美哉諸子之爲是集也其進于道乎昔之爲詩者有美有刺非專
作者也今之爲詩者效古人之所爲而皆失其本襲河梁之句則曰
河梁矣倣鄴下之製則曰鄴下矣爲平子之四愁者無論愁多與少
必曰四愁也爲同谷之七歌者無論典盡與否必曰七歌也嗟乎尙
得有詩乎哉今如諸子之詩感物瀏亮興懷遐邇獨青來鵬石之稿相
如別離之曲喬年泛湖諸味昭嗣田間衆製寶于之石馬秋風紫潤
之江流夕照羽起寄典于松風飛文情雄于羽獵其片詞皆足以
卓然自命者而况名章秀句波屬雲委當必有記室之所嘆賞滄浪
之所學節者矣嗟乎以諸子非常之才高步金馬出入承明直需時

耳而乃尋處士之舊趾指孤嶼以言心者何也吾以是知諸子皆我
心之侶非徒務春華而忘秋實者也昔石崇潘岳爲太康之傑徒以
望塵賈謐史氏譏之之間倅期爲初唐之雄徒以乞靈女后古今咸
嘆然則士君子亦自有其千古耳書曰詩言志劉彦和有云詩之爲
言持也持者志之所爲也持之爲可符也以諸君子今日言之他日
符之不於是乎在哉吾故曰諸子其進于道乎遂進矣

能儒上人詩序

僕喪母未幾有能儒上人從陳留來過我于苦塊之中慰勞再四已
出其詩一卷且致余友虞山張子之意囑余和詩余嘆息曰嗟乎余
友不知余之不肖以喪母也而又焉足以言詩上人休矣亡何卒哭
後上人復從越中過我日子可以言詩未余曰余忍乎哉黃魯直有
三年之喪未嘗作詩遺人先王之制不肖者企而及之余忍乎哉然
爾三台集 卷六 序

上人之意不可却也爲勉而卒讀其詩英爽突崛益有古詩人之遺
焉若加之以學橫厲中原其可料耶或以爲浮屠氏不宜爲詩然吳
之標越之畫皆有得于禪者也而各以詩鳴大慧以下數傳多頌頌
菴苑雅能爲詩則詩之不腐于禪也久矣且吾觀上人立志卓犖用
意沉摯卓犖則不爲俗累沉摯則不爲浮競其于道也奚遠之有余
喜其爲人而愛其爲詩故聊從涕淚中道之耳

太上感應篇序

予嘗序感應經謂太上所列善條凡二十有八所列惡條凡百六十
有八何善少而惡多與蓋善者吾性本然爲揚推其大凡而已惡者
舉念偶舛往往皆是不得不觀緣以詳其說此太上意也雖然更有
進焉善條之所以言其大凡者欲人之允之也惡條之所以詳其說而
詳之者欲人之由善以遠之也吾儒孟子曰國已富之矣其言曰凡有

下其于我者知皆指而充之矣此充之說也又曰人皆有不忍之心
之干其所爲人皆有所不忍達之于其所忍此達之說也欲達其所
爲與所忍安得不詳列之與雖然凡人之所以爲惡者莫不緣于自
以爲能而其所所以致于作惡者又莫不緣于人之忍故太上于背理
非義之下而仰繼之以忍爲能忍作殘害之又諸惡之所以根株
窟穴于此者與夫天下之惡孰有大于淫與殺二者哉然古今之奸
頑凶狡淫賊者未有不以爲能者也自以爲能而惡始成矣試父
與君皆由于忍孔子謂季氏是可忍也至于能忍而惡始不言矣太
上之所以詳列諸惡條若列眉亦欲使人達其所爲與所忍而已矣
達其所爲與所忍莫若徵之于理而驗之于事此理之不可不並
設也感應經之有箋註又有事實前哲之所以爲人者至矣然繁者
懼其很併而簡者又懼其簡略錢鏡石先生與其友人魯君東侯王
孫三台集 卷六 序

太上感應篇序

君聖翼增刪是書猶有多稔今方鐫板以行于世於乎豈非救世之
津梁哉余無以益是書爲抽其微意而言之如此至于善惡禍福之
理昭昭若揭日月苟有心者皆當警懼又無俟余之贅言也

太上者無始之稱感應者有情之說以太上而言感應此以見真宰
之弘慈矣雖然感應非獨爲中下人說也儒者莫尊于易其言吉凶
悔吝利害攻取無一非感應之理但人不知危懼顛倒于方寸中如
卽鹿如履虎又如踰躅之系觸藩之羊幾何其不質質於終世而莫
之省也今觀太上所列善條凡二十有八所列惡條凡百六十有八
非善少而惡多善者吾性本然爲言其大凡而已惡者舉念偶舛往
往而是不得不觀緣以詳其說此太上意也雖然更有進焉善條之
人危險之旨也雖然太上哲之人豈無有善者乎

應上哲之人有惡而不自以爲惡將涓者流爲江河下愚之人有善而不識其爲善如石火之微燭電光之片晌太上所以明示報應盟列善惡使聖狂分塗于利善之間人禽校善於幾微之際所以訓誡于世豈獨爲中下人說哉馮子自恒有道君子也往來吳越見姑蘇火氣甚爲駭異遂發此願廼以姑胥沈青林定本梓行于世辭約而義該最爲善本余故樂得而序之

仁和孫治宇台者

序

四種詩序

種天上之白榆為樹日顯人間之紅豆豈乏知音是以音妙思深
班氏有幽通之賦而研芳典於洛濱非排達之情平固張子藝苑名
流少荷紫雲家聲本原杜後神傳黃石學術足致王前春秋方宮繼
逾鄧仲華拜家之年功業垂磨印是荷中郎執戟之度遇其接筆琳
琅如入瑤華之圃懸情蘭蕙已同昆閭之遊賦彼美之無方味紫芳
之重茂足令蜀國嘆其麗都離騷增其芳草也至于宋室遺宮漸江
舊址尋梅嶼以訪高踪綠油車而覓麗質凡所留連無非榮枯一經
游賜卽爾抽思以知楊鐵厓實非先覺蘇玉局恨不同時矣是集也

系三台矣

卷七

序

一

共區四種皆成水調之吟各三十首總屬閒情之作香奩雅麗遠過
玉臺名勝紛葩何須金谷固知翡翠為牀不藉陸離之錦琉璃作匣
無煩江總之花老老矣無能為也覽其片錦如窺織女之衷聽彼
餘音悉屬鈞天之曲千秋黃絹之解自有楊修一時青玉之報實慙
平子聊寄蕪篇以貽彤管

得閒草序

得閒草者監官處士范文白所作也昔白傳於開成已未年六十八
得腹病有詩十五首貽所知曰病中吟處士於乙卯正月自傳之年
舊有腹疾初夏復發入秋不愈而卒於子月之三日計年六十餘
首皆其枕畔所作也風調雨順意致高遠有王右軍之遺風口澤諸
遊行不為聲律束縛至於窮老萊水十年又復一編口澤諸詩
處士其古之孝子乎門下諸君又不知其為孝子也

南園詩序

予嘗求天下人才於儒林中而不多觀也私心以為學佛之人遺棄
聲利塵視一切將必有偉岸豪傑者出乎其間而又未之見也故余
數年以來厭見儒生而亦不喜浮屠氏甲午予初下隸籍里門人有
自橫塘而來者曰沈承爵其尊人則沈先生文溪羽經也羽經數過
予未嘗不談談未嘗不心醉而予亦數至其家門庭樸樸有古賢之
遺風堂有叢桂可蔭數畝而旁則所謂南園也修竹萬竿諸葉駢羅
亦幽居之至勝者矣沈子出其南園詩若干皆滄宕幽折有韋蘇州
柳柳州之致而又多見道之語每披吟其作若飲醍醐而發太牢也
夫羽經為諸生貫穿六經百家之說豈非儒者然而不可謂儒者也
弗素習禪已數十年每豎一義縑流皆嘆以為不及不可謂非學佛
者然而不可謂學佛者也予之所願見而不可得者不於是乎在耶

系三台矣

卷七

序

二

昔歐陽子喜梅聖俞之詩樂其為人而又因石曼卿以交於僧惟演
故序其詩而嘆之今予一交沈子兼而有之是何予之大幸也嗟乎
吾讀南園詩可以不見儒不見佛矣吾讀南園詩亦可以見儒可以
見佛矣

二詩倡和序

每歲之終古君臣之所以齊戒而受質也每歲之始古君臣之所以
審已而正統也故月令曰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天道人事于此交致
其勿可失也已疆圉之如月張使君受任于泰川余下仲舉之榻覓
其皇皇于政事者真有元道州之風嘗笑謂使君存陵行何以不作
倘有意乎使君頷之而未暇也歲除一二友人遺書遙指五字為詩
一日詩卽取賦詩為義也一日時言賦詩宜在此時也一日一儒所
謂乘已若臨淵憂民若納諸乎一日思其有取于魏大夫之

一曰知其有取于楊國西之四知乎客退而感詩一首及范胡文成
一首二詩既出于同官之屬和者與州中士大夫之屬和者且盈
卷輔矣余覽而嘆曰此真古六義之所謂風也古昔盛時輒軒氏採
列國風詩以貢于王朝而漢之時尚有黃車使者歷覽郡國故趙代
中山吳楚之篇皆與清商相和並陳今雖無古之遺事而其義則不
可泯也夫物之感人者莫如風蓬蓬然起于蘋池而披拂于四海者
風也然則使君之詩即使君之風而使君之風所以如此者使君之
德與政所爲也然余不言者爲其近于諛也亦欲使君之勉焉而勿
怠也余唯取子美之華星秋月以移詞可乎

通俗韻戒序

古昔聖賢皆以有韵之言訓迪教學如易文言書皇極篇皆是不止
四詩六義已也至于小學亦然如漢時黃門史游作急就篇令童蒙

孫中書集

卷六

序

三

皆習之是以一童所習至九千字如弟子職等篇尙不廢也滌掃應
對至治國平天下之理無不成其故古之學者易于成就精神士大
夫起儒生而奮德業豈偶然哉輒近世後微矣江河日下末俗流弊
豈復有古昔聖賢之教哉而一二大儒所以砥世立教者又不諸于
流俗以俾翁子悠然憂之作諷語八十幾章其意憂危其言深切若
建鼓之指若金鐸之訓若燭龍照于西極若朝日出于扶桑其以醒
沈迷而警昏愚爲斯世之利賴不淺也使懸此于當官則觀閣之書
也懸此于室宇則坐右之銘也輟軒採之則爲興入之箴師氏播之
則爲里門之訓至于小子成童誦而讀之必成國器必爲聖功吾故
以爲君子之書有利賴于斯人也因書林之諸梓特表而出之

沈采臣詩序

余與亮臣兄弟同世交也少時同亮臣操筆爲古文詩辭而承臣年

在弱齡嘉言笑不鮮然自吳若王汝南之漢方以自晦者爲奇
奇其爲人矣二十年来余爲東西南北之人而亮臣賣藥長安開關
殊甚乃今戊午夏五余自關中歸里則亮臣歸觀業已宿草余衰亮
臣則亟問采臣尙在自下秋抄則采臣手持一篇贈余余讀之終篇
慨然泣下蓋因采臣之詩而愈悲亮臣已而驟然喜益又嘆采臣之
詩又足以不死乃兄以彪炳文雅也其詩渾雅流麗蓋有三唐之遺
當世賢人君子無不願交唯後此固不必擊唾壺而碎胡琴矣而尤
喜者主人爲侯明府不異仲舉而采臣則如下孺子之傷至其抒文
揚藻一唱一和則當日之陳徐所未有也夫東流固五柳先生之遺
也明府與采臣吐納風流鳴琴布政之餘依然東籬盛事千載而下
有遐心焉豈不盛哉其他贈答流覽之作皆足以跨錢劉而企儲孟
海內有識者自能辨之於乎余老矣亮臣既沒而采臣之詩尙能雄
霸余于泣涕之下驟然色喜有以也

孫中書集

卷七

序

四

問柳詞序

問柳詞者吾鄉李子聲及之所爲作也寓意縹渺寄情淒感頗有不
樂於中者借此以寫其牢愁鬱伊之思耶僕生平不喜爲詞而諸君
子之以詞問序于余者間得而品隲之然如李子是編則亦極才人
之能事矣夫詞濫觴于唐而盛于宋有元以來張揚處趙之流泉流
雲擁西湖一隅之地動盈于軸今海內詩人家家自以爲辛蘇人人
自以爲周柳要亦不減于元吾知其必長弟于黃池而醉胡乎雖然
李子以名卿之後也非非常之才雍容金馬軒雅雅詩會當日豈止
區區者摺黃絹幼婦而已耶余老矣無能爲也爲客長湫以來止作
吊謝皋羽賦一篇其他則惟司空城旦之書高秋開城劉覽之下不
承河上悲曲因變而序之

南遊草序

班孟堅有云登高作賦遇物能銘可以爲大夫觀於敬止張氏君蒼
信使君富于春秋遠遊暨于閩海趨過山右觀其亭君在史先生之
署奉教言而東絕揚子渡姑蘇越于武林上禹穴涉烏傷往來大木
桐君富春之潛凡山嶺水涯名勝之區無微不搜有微必臻其意殆
欲吞吐任沈凌轅轅謝者矣於乎何其盛也丁巳霜符于閩之秦川
撫其殘黎而嘆昧之政未梓年民歎且舞是使君之政即使君之所
以爲詩南遊一編而政已過畢詩已過畢矣又何必披潘河陽之詠
讀元道州之作乎哉而余有所嘆蘇不置者每柱史書至必以潔已
愛民爲訓而使君朝夕若負劍而命問敢失墜則今日之張氏父子
不光于安世千秋乎是以知家學之可貴而使君之爲公輔有餘也
余頽老無能其何所以爲資理入摩詰之坐徒愧裴陽下仲舉之相

孫宇台集

卷七

序

五

亦慚孺子聊記數言篇首以作契于異日云爾

支提山誌序

代

閩地山川開疆于漢而見于封禪書則有武夷君乾魚若霍童支提
多未之及也以余閱山誌霍童蓋周時人列傳載韓衆語曰爲語
霍童君佛經華嚴則云天冠菩薩與其眷屬三千說法于支提然則
爲僊佛之窟宅無疑矣李唐時有高僧元表齋欄木而華嚴經于
那羅窟而迹始顯至五代時了悟構寺開山而基始著天下山是知
有霍童由是知霍童之有支提也僕不佞作牧長溪而支提山適在
封內欲以行部之餘披覽其遺踪而未能也崔君五竺海內之弘覽
洽聞者也爲支提山志其目自勝覽以及逸事卷凡有八屬余爲序
余得卧遊而觀之夫山川與文章之士相需者也山川雖靈則生文
章之士文章之士出則覽奇標異山川益加靈矣今觀是編按郡考

班無幾不著是此山賴此誌而益重也而或有議余者曰于大夫
北平以來揚越處題詠殆遍而霍童天姥則在車轄間題或缺焉將
無山靈之獻諫何余曰不然謝靈運守永嘉屬岩壑未履齒元漫郎
之爲道州也九疑在其旁亦未見吟咏假令客有問支提之遊者余
則持是編以對有何不可抑余尤有言也夫元表從荒裔以肇迹了
悟披荆棘以開山今山僧種粥不乏伊蒲可供尙當興復叢林以顯
天冠之勝而不得因循故習踵房僧陋規僅使此篇同洛陽伽藍獨
傳于千古也是又余與崔君之所屬望也夫

李氏五種摠序

自古賢臣志士多有感慨無聊之意寓之于騷賦以寄其懷抱若屈
原相如之流其賦賦者矣唐宋以下降爲新聲辭曲遞起雖體製不
同亦不可爲非風雅之遺矣余往觀優見有憐香伴者雅爲擊節已
孫三台集

卷七

序

六

又得風箏悞本讀而善之各有識李生者曰是乃笠翁李生所爲作
也余以爲其人必嶽寄歷落不可一世與之周旋又胡溫然普下退
讓君子乃發其藏前後共得五種余既卒業而嘆曰嗟乎子其以周
柳之製寫屈馬之蘊者耶若使子高步承明之上躔足石渠之間與
人主朝夕諷議卒安得發憤從事于菱蕩者爲余有以知子之不得
已也然卽就五種而論之其壯者如天馬之鳴霹靂其幽者如絳林
之嚮落葉其恢諧如東方舍人射覆于萬乘之前其莊雅如魏都丞
相謀謨于議堂之上而摠以寄其牢愁之感寫其抑鬱之思掛玉玦
于東牆贈荆珠于洛浦離合變化出鬼入神於乎豈獨詞翰之飛黃
才思之神舉哉昔子淵洞蕭官人能誦之龍標渭陽美人能歌之是
書行非獨何憊舊人北里名部已也天下後世之才人傾女必有讀
是書而咏嘆感泣者矣雖以類思如余者亦將籍金爲買鳥像而拜

之費之也然則李子又安門之不得已也

燕遊草序

余嘗往來維揚沂淮歷清口上至昭陽等四水欄及南旺分水處嘆昔人治水艱難迺今想述曹南流覽太行繞堤縱觀黃運之利害曰甚乎哉此其費大農費錢全無已也願命子嘉嘉負英絕之才筆仕揚州治水之作即能條陳從權則黃運交濟深壩緩急其言可見諸施行吾觀有明一代治河之工多矣顧獨推潘公之其所創造堤壩至于東河獨爲千古爲無而胡尚書世寧始創新河之議一代賴之兩公皆諸人也余于治河邇來決口數十處今提學州司馬所著功績彰彰在人耳目其於兩公益不遺力而護其目者命子以燕遊詩草屬余序余以爲此不足以盡命子也然即其詩論之春容而有曉節流麗而多沉思含英咀華有古風人之遺而

孫宇台集

卷七

序

二

合于三唐之响甚可貴也昔漢武塞狐子作宜房宮爲詩二章與秋風辭並傳樂府意者風雅之有裨于治河也乎命子悼河功而憫其

題意便覽序

余覽題意便覽一書益學者之建鼓而制義家之津梁也夫制義之設所以發明四子之書而聖賢之精意于是乎在離聖人遠千百世而下使人見邇鄒面目者孰謂無賴于制義哉迺俗學纖趨卑阿一以逢時爲尙而先儒之大旨茫然又或穿鑿詭僻借儒範之餘波假天竺之末餌其不違離于聖覽者幾希矣路于次五北方學者之僕也攻苦力學有年作爲此書其理淵深其辭透闢一以紫陽爲宗而

儒先之有裨于大旨者皆曠于章內至于說書如清源流

戊巳合抄序

毛子之令浚儀稱循吏也距其釋褐之時閱歷仕宦已二十餘矣歲戊午以文學徵其明年已未報罷令浚儀如故廼歷兩年所爲文曰戊巳合抄若干篇是皆得之于傳頌猥獲之餘與潘應京邸之際也余得而卒業焉因嘆曰甚矣毛子之不可及也夫文者所以道其心之所欲言今觀其書序記傳諸編皆粹然道德之旨湛深于經傳之真蘊不爲語規不爲逼其數典也合于時宜其緣情也不悖于禮義乃吾人之幽芳若呼鬼神而燦金石焉聯朋儔之義類若達吳味

孫宇台集

卷七

序

八

意誠乎此古之立言人也吾無間矣乎往余在武林其松皋之未付劇劇也余得縱讀其文而心折今閱此益嘆爲不可及蓋皆一時偶作非假之以歲月遲之以經營揣摩而爲此吾觀其也故也然若有不欲之色其復至也曾無戚戚之心觀其文可以見其入非有道者不能也日余下榻臧介子濟陰之署去其治所不三百里凡所條教政令民人歡聲若悉知之少陵之作春陵行謂鴻物吐氣其在

此乎今將赴追錄之名卷阿焉願日可俟也然毛子念慮間若有指隱在其意中余以爲不必也蓋使彼肯寸而蔭胥雨者歌吾子乎至于把釣三閭之亭鼓世五湖之滌庶夫漁父往來贈答此老夫之事也于大夫其無過辱矣

沈氏族譜序

自魏晉以來尚九品中正故氏族稱貴姓言劉者必稱彭城言胡者必稱安定其然乎否抑至于流姓以庭堅伯益爲父子而處書無有也曹氏之譜以曾天曾早爲父子而左傳昭元年載叔孫自晉歸天早相答亦不似父子間語也司馬遷揚雄自譜其家系多有訛繆况後之君子哉雖然家之有譜系猶國之有史錄不可不明也而訛以承訛亦後之君子之無可如何者也吾舅氏春枝修其宗人之譜自周以來條分縷析殊有可觀者吾不敢謂其遠祖至今之無一訛也

孫中台集 卷七 序 九

沈氏宗譜序

治間之先正國有君家有宗二者並隆于世故國有世系詞焉遷作三代世表及十二諸侯非無本也而家亦有世系故晉人謗戎子爲立宗而大傳亦曰綴之以姓豈苟焉而已哉往余親唐宋諸君子有族譜之作其與宗人約想見夫獎善抑邪恢宏先緒扶進後裔其于

教化言之亦王道之一端也古者閭里之間相質相葬而今則一族之中如不相識古者春秋榮膺必與宗人燕享而家有義田以周給貧困者而今則父子兄弟休戚不與何論五服九族以外也古者家人以齒不以貴而今則公卿大夫不以屬過其在庶人之賤者雖欲齒齒爲奴隸不可得也由此論之同宗之不講豈非末世之風哉若乃汚俗下賤願附神明之後富賈大商用借眷紳之籍其爲鮮耻蓋孰甚焉然使世之君子詳明世姓敦禮族屬春秋時序而乾餼無愆又何有此紛紛者哉治外舅沈子培先生德行恂恂里中稱爲長者又以儒林舊起稟然望重一時雖宿儒高才生皆願出其下憤今世古道之不作且懼其宗人之有散失也于是與其子宗周攷合族之昭穆詳其子姓所出因定爲宗譜一編嗚呼其志豈遠古之人哉治親沈氏爲望族其先蓋出于楚之沈尹戌而秦漢以下代有興者吳越

孫中台集

卷七

序

十

之地向屬三楚豈非尹戌之苗裔耶而舊譜所載蓋云汴人夫錢塘巨姓大家皆云扈蹕而南然則吳越一區盡蛟龍爭此土而趙宋以上無有居民者哉此其不可信也者是故先生必以明興爲斷而仍舊志云汴人者此春秋書夏五之意也必以明興爲斷而不能追述元以前者無聞焉爾亦猶春秋不錄隱桓以往之文也雖然君子之論人也必以其德而其親族也亦必以德故洪武建元數載擢大姓鄭氏子爲顯官而同邑陳氏亦與焉豈非尚德哉沈氏世職尚衣之監以周官論之亦明經之選也而耆老子弟世爲孝友士者安于爲士賈者安于爲賈武陵之邑推爲巨指益有兄多者焉當神廟末歲穀不登百姓荐饑而先生之父紹亭公者奉有司之旨捐貲千金告糴他境杭之人藉以不死者數什百家嗚呼卜式之風猶有存者乎人之爲德也亦有如是者乎夫黃炎之後降爲皂隸以其無德也一

介之子起爲公卿以其有德沈氏世累仁義而先生父子恢宏此志使世世萬子孫無相失也而治向者所譏亦可借先生以爲借式矣不佞治屬乘能之選早爲延明之座願隨諸子姓之後執一息以上寄先生其勿子拒哉

四六初徵序

儼語之在文苑也揚班其濫觴乎踵事增華則六朝爲盛然未有若徐庾二家之製爲古今所獨絕也至于四傑則炫爛極矣要其停涵含蓄如新桐初引含桃始葩其何有焉若宋元以來則塵飯土羹未易一二言也李子笠鴻以淵雅之才觀製作之富君卿削札妙絕時人者卿與辭久推獨步即其懸國門而貴三都者久矣比乃南窮銅柱之野西極雁門之塞從禹穴而至龍門浮三塗而趨碣石凡于縞紵往來之間所藏于遊愛者固已繁富而武林一郡屬余蒙征余得

孫氏自集

卷七

序

上

以縱觀其成書條例二十按部就班夫以李子蒐羅之勤而又憂憂乎陳言之務去三百年來無此書矣嗟乎不觀千劍無以論劍不讀千賦無以作賦即此一家而學士大夫之巨麗于是乎在固衆作者淵海也揚古風今僅見是編大雅君子當爲嘆絕無以小夫之舌構口張而河漢也

古學二書序

徐武令汾著管涔七錄之二一曰賦辨一曰騷賦通韻二書者益作賦專家之學也夫賦源於古詩而與詩不同矣劉以降迄於梁陳固衆作者之瑕總源派及流體製各異非夫辭源滙于易牙未能析斯區奧也至於騷賦通韻本無編江左韻書因陋就寡以資騷賦徒爲盟魁武令包輯衆材廣証遠引無音不臻有義必錄此又以補風雅之不及而又非徒爲騷賦先驅也是書之成其千古韻始無憾矣

乎當武令爲童子時初管便已能賦今更讀深于此固知此事不不相屬矣嗟乎李唐以下賦無足觀者明趙人盧傳吳人王世貞差號能賦然于用韻未能深通如此吾向爲三都賦未成十年一紀而復虛過頭毛種種悲來填膺覽吾子此書能無三嘆

胡潛九詩序

潛九爲人湛深蘊藉其在吾門大抵喜爲信而厭浮夸豈所謂子夏氏之儒與而其詩豪放不羈有不可一世之意觀潛九之詩殊不類其爲人觀潛九之人又不類其爲詩何其不可測也夫學者最苦易盡飄風之過耳華華之悅目曾不能以終朝爲其無本焉耳今潛九年雖少而能捐去嗜好攻苦下帷宜其思如湧泉而言如懸河也哉然則有潛九之人而後有潛九之詩又何疑與雖然吾猶願潛九之勉之也漢藝文志唐四部之所載者其詩文字漫漶者不知其幾

孫氏自集

卷七

序

上

矣乃學者欲致而傳於後則當什倍古人學日益進德日益修涵濡歲月而淬厲其精光則雖千百年之久而焱炳光華冲日星而堅金無缺而愈無極也苟或不然其於飄風華華不能以終朝者與有幾乎老矣無能爲也已然吾所望于子者又不止詩而已也

兵論序

左氏爲兵法之祖古今之言戰勝攻取者未有能外之者也而其要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然則國家不可一日無兵士大夫不可以一日不知兵也夫挾一東赫號持三寸鉛槧于凡行軍用兵之事茫然無所短長以自號爲儒者其可哉陳子一玉著兵論若干篇大約論將有七十四善握之以五要歸于若馭將者六而本原于君將之宅心者曰誠於乎于兵家言可謂備矣夫誠者本論也錯綜變化則諸善舉焉以是抵掌于素王九主之前是前于陰符黃石之列當亦無

祖師者矣昔魏信陵時客有獻兵法者公子背名之而班固生書文
志列兵家言八十一家惜乎陳子之後起也使在魏公子必列于毛
薛侯麻之上而是書成于兩漢亦必輯于任氏著于東觀當吾世而
有是書吾雖欲不爲陳子扼腕不得矣雖然陳子以方富之年成書
具在出而用世致主澤民之器于是乎在要不徒曰取金印如斗大
以炫燿耳目爲也

侄憲葵竹枝詞序

乙巳夏余從吳門歸見同人之爲西湖竹枝者不一而足猶子忠愍
亦爲數十首以進而并屬余爲同人之序也予告之曰子知西湖之
所爲西湖乎夫南北二峯者高人之所棲止非行雲行雨巫山之十
二峯也內外十二橋者非浪紅倚翠若揚子之二十四橋也奈何以
濶上之新聲寫讓王之遺迹耶雖然風會所然賢者不免而況有以
見人才之極致資輜軒之採取則又何傷乎昔楊鐵崖鍾長卿之體
創爲茲什一時和者數十百家稱爲盛事今諸子才情發露當必跨
越于揚今其詞具在又知余言之不謬也雖然士君子生長于斯揚
挖土風便當推陳留之耆舊鑒巴蜀之英雄而何必規規于吳飲越
歸爲哉吾告子卽以爲序

序

婺州曹娥哀詠序

仁和孫治宇白著

若夫宋姬執節楚女懷貞杞婦善哀共姜誓死並載風詩俱標彤管未有委禽在室遽爾崩摧反馬未行溢先霜露余悲夫曹娥之阻命葉子之悼亡可以悽愴傷心低徊雪涕者矣原其揚詩說禮木屬名家淑質慧心非徒學殖儒林通德之門大雅扶風之舊射聲之後應有聞人世叔之家相傳女誠已能勝帶印稱柳絮之詞方在能言爰有春椒之頌雲母窓中常披湘帙芙蓉障內獨撫清琴銅龍翡翠之管桃花縹緲之紙莫不循環在手書牋任心加以皓質翩妍自然美麗天情綽約望若神仙丹唇翬疑不施墮馬之粧美目翠眉絕勝遠

孫守台集

卷八

一

山之黛此東鄰為之倪顏南威於焉御步也自以乘龍有日不下粧樓駕鹿需時唯避阿傳况潘楊之自睦豈秦晉而非匹所謂桓君鮑宣不異于昔時庶幾徐淑秦嘉將施于今日然而遭時不造喪亂徂孫秋泉之驚既飛初平之羊安在丹浦為飲馬之場峴山仰拂廬之所西園才子拔舍而作楚囚南國佳人磨笄而解袂經但其室未于歸觸目無非恨事女而不婦苦心豈可向人三竿浮水嘆漂零其欲絕雙桐墜井轉輓轅其已悲天上生離人間繁怨女耶祐上哭持素于秋風纖婦牀邊訴流黃于明月飛鵲翔鴻因非離緒河陽潯石豈足斷腸何以生為惜華山之蔽膝寔其死矣天下之銅棺於是鶴飛吳市韓重之淚宛然以去秦樓蕭史之聲不再王孫遊兮尚爾歸來佳人逝兮終焉不返撫哀紳于川原瓊山之路已絕執松枝于黃土蒼葉之園空傳石室夫而得各池四野而有號星還織女誰言婺

水之州日入虞淵是屬鳥傷之地葉倫昂焉聞者淒酸巴峽鳴猿行人嗚咽悲夫之子胡可為懷雖復子荆能賦無以盡其纏綿安仁善懷未足宣其芳烈是用集名賢之作綴彼香金葉哀吊之章書之冊素庶使仙華堂上比洞庭之君山浦水江邊待桂陽之女映則泉下芳魂可無青陵之怨貞珉終古將同黃絹之碑

潑水郭貞女序

潑水郭貞女者郭生子良之女也女字于同邑趙子贊化時合邑有日而趙子先期死女聞而傷之頑以死誓父母與所親說之百方不以易也及期衣青襦設玄悅登車謁舅姑踰日乃易衰經爰于亡夫前稱未亡人兩家見者無不垂涕於乎豈不賢哉夫夫婦人倫之始也為夫者或不能有其伉儷為婦者或變禮易節禽獸其行風俗之壞孰大于此今郭女女而不婦而乃秉高節欲以歿世雖古魯陶嬰

孫守台集

卷八

序

三

潔獨行齊宋二共姬豈能及斯哉何則陶嬰獨行二共姬皆已為夫而貞以女子苦斯奇節不亦難矣昔虞翻之對王景興也稱述上英曹娥溺死救父碑記炳然而朱育之對濮陽典也亦稱松陽柳朱永寧翟素或一顰守節喪身不顧或遭盜劫賊死不虧行斯皆揚厲士風以為美談而余往來越壤常樂此土風俗之美而可使懿行高蹈發焉不傳于後哉抑余聞之郭子多奇節其女固有父風而趙為相國文懿公後贊化其曾孫也先是其孫蚤夭有所聘唐女者亦守節不嫁以死故時人為之語曰前唐後郭雙節愕愕余特表而出之使史官之傳烈女者得以采焉

甘節婦苦節序

以余聞周君所撰甘節婦傳不勝涕淚之無從也曰嗟乎女君子之以節見者形管所載多矣矣如甘節婦之艱難困折以致其命而全

其節此自古所難焉節婦者歷城人爲郎賓都司將軍周邦基之繼室也將軍世宦華冑家擁高貨已爲奸人按劍對獄吏嶺城且書鞭車往返如是者再先世之蓄藏雖欲不如懸磔不可得矣而節婦拮据百方太夫人春秋高膳養寬宥無一不山於節婦當太夫人彌留之際執節婦手曰吾累汝吾兒孫累汝大慟不能成聲其孝何如也節婦前室所生子女尚有五人節婦撫之如所生卽將軍曰吾不信有後母之事由此觀之其慈何如也嘗將軍假歸已無陽室矣從山莊與節婦偕起乃嚶嚶山山幾燕于火若有鬼神悼之而後得不死無何將軍死節婦竭力以葬之爲廬于墳屋又有風雷之災水高四尺風捲茅屋而去節婦又幾厄于水無何所生子又死至今三十餘年居一斗室懸將軍之像朝夕持梵唄刺繡至丙夜不休以此爲常於乎豈不難哉豈不難哉夫古之人有其一節皆足以不朽如宋伯

孫台集 卷八 序

三

姬之干戈楚莊姬之干水陶嬰之哭夫敬姜之哭子渠妻之操作桑羊之養姑班班然歷人耳目而節婦皆兼而有之於乎天之所以困節婦者奈何至此極也然而天之所以困節婦者安知非所以顯節婦者與今歷城父老上其事于有司王太守表揚風節上其事于天子則節婦之梗概方將歷百世而不滅直與日月同光矣余故樂得而爲之序庶斯附以不朽焉

贈林衡者序

莆中林子非常磊砢之士也不安于鄉里而遊于吳越間吳越之人賢林子者不去口非真有以賢之也葦蕩而賢之則亦賢之而已雖然賢林子者與林子爲類者也不明賢林子者卽足以窮林子者也故林子之游往往而窮余伏處上穴不樂見天下長者間從飲酒識衡者於座上記其狀貌甚然大男子也明日與之譚于僧舍明日與

之宿於湖之亭又明日與之披紳于西山之趾凡三日三夜盡得所爲林子矣讀其詩則礪山于三唐而不可紀極其文則傑時于韓愈柳宗元之間其諸誌記則漢魏以來名作也嗟乎林子之才豈世之所有者哉余與林子莫逆于心各不忍別爲勞苦之曰子將焉往林子曰吾與吳中人有約蓋往而歸耳聞三月林子又從吳中來益不得志嗟乎林子吾有以知子之窮也子不見諸公之爲游者乎挾蘇腕一束從蒼頭盧兒胡侍銅盤夕飲鷄狗馬之血人爭趨唯恐後今子以敝衣冠重齒擔簋人之所期者亡其中又安往而不窮哉子歸矣林子曰吾從子之言歸矣夫子雖不時出里門然天下有曠覽之志者莫子若也今觀林子之游而若禁予之游也余將賴谷口之田樹成都之桑積有餘錢然後敢有遠志不十年所未得如意矣子歸益著書母以出處易處則他日必有被譽於三山九壑之間訪子而

孫台集

卷八

序

四

言舊者非他人必孫子也夫

送劉望之歸宣城序

世言家學類稱班彪劉向父子綜其實不然固之侯遠寶氏去彪遠矣至歆之臣附新莽又豈可令更生見也於乎父子人倫之大者而父不能得之於子豈非天哉宣城劉自我先生海內大儒具有良史之才所著撰數百萬言遭時不偶邑邑以沒而望之實爲大賢之後其才又足以繼絕業世之求自我先生者必推擇望之而嘆服望之者又原本自我先生假令燒削犂之酒以取金印如振落耳而望之不顧也以其不婚不宦之身閒走四方得一賢者則饒渴惟後有不合者輒唾罵之不置噤於貴人不俗傲于袒裼公卿有贈遺者散之貧交立盡於乎美望之者豈獨古劉生哉然而世之譏彈望之者甚衆至或不比於人望之者之所挾持真忠孝人也望之來杭余得

與其一二其所著楚辭得左徒之遺風生大觀不能過也而所發春秋秘義又先儒啖助趙奎所未有者夫是二者亦足以不朽矣雖然吾尤願望之更振家學也蓋讀未盡之書益廣非常之節無嫌直以取禍以卒其先君不朽之志是則望之之大焉者矣余于辛巳得交自我今又得交望之不二十年而世變滄桑朋徒聚散法然于懷于其歸也書以遺之以附于古者贈言之義

贈新安朱士叶序

僕向與朱士叶先生父子交益二十五年所矣先生為大儒通敏有識精百宗言當庚辰辛巳之間公是名亦大起僕已師士叶而弟高公是矣先生喜為有用之學躬畧形勝無二不諳海內有識者望先生如望歲焉已而滄桑之變先生棄家為山澤之遊提一囊藥以濟人為務而公是亦開為買人業迄於今艱難百折而先生不以變其

我三台集

卷八

序

五

志也迺今先生春秋六十髮皓皓矣當觀揆之辰公是謀所以壽先生者念平生交好無如余輩而余安得以鄙陋為辭夫天之生人也寵之以祿位不如其德義之可榮也當東漢之末兩龔二唐並為清名之士而千載而下稱此而蓋彼者何哉假令先生挾牛鼎之術取尊官厚祿而有餘而寧邑邑以老此其高節不在謝臯羽胡正學下矣抑未也即以彼父子出囊底知亦以致素封與千戶侯等而頻年以來盜賊水火所以困辱公是者又何憊也雖是以觀皆天之所以厚待先生而世人豈識之哉自先生之別我而去今已數稔僕恨不得負屨走新安道與先生酌酒為樂而所以臨風遙祝者如此然而兩峯三竺之間索索已久矣先生何不攜笈來遊一慰山靈也僕又日望之矣

此序紀生序

自蕭生大醫作士不遇賦而古今文章之士其為牢愁悲嘆者甚不可悉數也至如賈生賦鵬宋玉悲秋揚雄逐貧以見志王褒責僮以寓言相如寄慨于長門子建托言于洛女平子之有四愁同各之有七嘆退之為管城作傳子厚為黔驢置答大都不得志之言發憤之所為作也余觀仲霽紀先生北平右族南郡名儒胸有百城才非半豹自當銀黃三緱高步雲門而乃艱于一第固頓諸生間耶宏其感憤著書或為莊語或為詭辭比之古作者如余之所稱列豈為虛哉嗟乎李將軍固屬數奇劉孝標自當辨命書空室內罔非恨端放愁天上益為虛語然而先生春秋方富才華百倍正恐富貴逼人耶一旦上林之賦致噴凌雲黃金之臺高于碣石金莖頓于內苑龍文出于廐中則先生方且給十吏之札作百函之書食頃于青馬上露布又安能放浪山水間作勞人之詩賦哉

孫宇台集

卷八

序

六

贈袁簪菴序

漢廷人才之盛至漢武極矣其時司馬嚴樂之流滿朝吾以為無東方先生比者何也司馬嚴樂人主得而寵辱之也東方先生陸沉金馬人主不得而寵辱之也又况公卿僚友以下哉及吾世而可與東方先生為比者其袁簪菴先生乎先生布衣耳少之時已嫻辭曲繙紳大夫慕其名者若以為古人得其片語若饗太牢先生自若也遭時不偶或衆人待之或斥辱置之先生自若也起家為工部以二千石治荊州化行若神先生自若也抽簪歸鄉里與田夫野老相倡和先生自若也嗟乎此余所為不得而寵辱之者昔在東方今在先生先生往來吳中常依蓮湖上客有好事者集數十賓客為好會余適在坐先生與余一見如舊相識異哉余何以得此于先生也今年先生來湖上謂余曰老夫七十何以為余余曰余無以為先生

余知先生之為東方先生也世所傳十洲洞冥漢武遺事多矣其
鮮視其實至如先生以絕塵之姿而有高世之志其簡淨雲霓
濯颯颯乎遺世獨立視人間皆黃口小兒矣此余所以比先生于東
方生也雖然余于先生竊有不能自己者何也夫今之辭曲古之樂
府也魏世去古未遠止有伐檀四章况晉代以後耶今鏡歌和曲
曲世尚有解者耶後世以黃鍾為惜花陰以仲呂為關雎猶有得
其傳者耶先生神識天授必有以知之矣幸先生有以教我勿復秘
也

游武夷圖序

漢武郊祀有祀武夷君乾魚武夷君者相傳為錢鏐之子故其得傳
於漢紀非以其佳山水以其僊人之所窟宅也然竊怪唐宋以上騷
人逸士題咏缺然者豈中州人多不至耶柳州之勝絕于千古然類
孫少自集 卷八 詩 七

子厚為不朽武夷九曲曲多奇惜哉惜哉無有似子厚之文記之
者豈才之不逮至相遠耶丁先生來自山左當就官惠安令至武林
而移疾園之臺使者下教欲得質丁子扶筇而至投劾而歸縱目于
武夷者數日窮幽極壑至六曲而止作為記與子厚相上下於乎此
造物之所以寵武夷而待丁子也假令丁子無惠安之命則不必鼓
棹而南有惠安之命而就官則簿書鞅掌必不能至武夷即或移疾
矣而上官不以為疑亦不能脫身至閩而盤桓于武夷也於乎凡此
者武夷君之所以待丁子而造物之所以寵武夷也丁子山左詩人
為羈旅者三十載讀書田橫島中飲酒荆卿市上胸羅萬軸下筆千
言與人交有信義此古之人也於其自閩而歸出游武夷圖記以示
余余喜而為之序因以送之

贈毛稚黃序

書人云賢者固不可測吾友稚黃子其為不可測也其自吾十六七
時即與稚黃為親友今兩人頭毛各已種種而益嘆稚黃之賢益嘆
稚黃之不可測也當稚黃之為童子也蚤慧詩書畧皆上口便已絕
人而其尊先生令稚黃學習稚黃持帚市上束書不觀者三載已又
負笈讀書與余同席也方是時稚黃每下筆輒踞老師窮儒之上使
由此取富貴拾芥耳而稚黃又以為時藝不足為殫力肆志于詩古
文天下作者如陳黃門皆首屈指以彼其才于謝榛盧構又何有哉
而稚黃忽念門戶計且貧無以為養復屈首為諸生益攻制藝時
同舍生皆已起家高第為公卿貴人而稚黃曰吾羞與噲等為伍會
尊公沒既除喪益又并諸生棄之稚黃固倦遊悉心著述洵風騷
漢魏指六朝掉三唐馳騁韻學而脉之標的天下咸以稚黃為嫻風
雅及其貫穿六經析微辨疑則又與鄭玄王肅劉向父子相上下天

卷八 序

八

下又咸以為稚黃通經術乃稚黃意且不止剽竄浮華深入闢奧即
格物一義發明去欲為說數千萬言與新會姚江共為樹幟天下又
以稚黃為鴻漸鹿洞人也稚黃又精二氏說空空玄玄凡為習黃庭
紫宗乘者莫之能過凡此皆為不可測者也難從特就稚黃言之耳
而上天子稚黃界之以美才誕之以名德若奉之若予之若困之若
寵之世之人其孰從而測之初稚黃數于子年過三四十連育三子
子又才且賢春秋未衰可以有為之時而忽嬰重疾夏月冒絮數重
艸蔴隆丈許閉戶絕客如是數年今者忽然而愈精神過于其舊此
又天之予以不測者也東溪趙岐嬰惡疾作尼屯之歌放廢者幾二
十年已而位至三公壽八九十天其有意于稚黃乎哉今年秋稚黃
門下士喜稚黃之疾起而又當初度之辰屬余製文以舉觴因叙天
人之不測者為贈并為序云

題丁氏雲序

錢唐丁氏兄弟詩文著藻雅重藝林其晉之諸謝明之皇甫子而七
雲又兼繪事臨池之技所稱三絕非耶當其意欲蕭托寫山水雲
布置皴皴直在李唐馬遠之間而神韻俊爽乎欲度越乎欣梁
鵠師空官以前矣乃者部檄嚴促追鋒之車上不能緩且夕恐此事
便廢行將奈何而不然也幸應物其書畫名守王摩詰詞客
畫師居然賢相遠者張芝之作邵老父知近者高士安之居官雲
烟卓絕吾安見此事之可廢也弋雲治裝之期不過鄭莊而所濡毫
者且及百軸以外今藁而梓之以行不知者以為陳氏之胡琴知之
者以為傳家之吏部矣

贈潘鄧林序

城之東偏翼有賢者出于其間曰紹龍王先生其為人也棲遯持重
人莫知之敝冠穿履參紹覺師師心知其賢已而得道遂發靈蘭金
之賦盡其術皆解驗之其治病也剴然無疑難矣先生沒而道大
而潘翁鄧林乃其大弟子也故城東有潘氏之學數年以來翁道
益益重而翁必嘆然曰嘻此吾王先生之教也著脉及証數萬
言以者眾而翁必退然曰嘻此吾王先生之教也人以此賢潘氏
求為弟子者唯恐後僕觀自古師弟之間蓋難言之自馬融大儒不
能不疑其弟子康成而品步舒或不知其師書况夫士無賢不肯入
朝見嫉女無美惡入宮見妬美好者不群之審奈太醫李醴之刺豈
必不見子門下哉而翁終身不忘其師諸弟子事翁益謹取黃帝扁
鵲脉書及近世以來名家條分縷析講習不倦翁之所以教諸弟子
如王先生之十翁而弟子之事翁一如翁之所以事王先生可不謂
難耶夫翁生不減長者其神若若其景陽影而不傳言乃諸子以慰

傑之才丘園之秀麗章句散展功名而心切自
于此非翁之道德殊妙能如是哉僕于是猶有感焉士之志
性命亦極難耳以樵玄之術數而難免以李業之志節而難免以左
慈之勾術而難免以霍原之教授而難免翁與弟子治其方書壽世
壽人與物無害與人無爭可謂高蹈君子質有其文矣此更僕所感嘆
以為不可及者翁二子皆在吾門講論之暇因述翁師友源流之義
以為序

贈張卿子序

吾鄉有賢人焉曰卿子先生天下莫不高賢先生之行義而吾以為
古今之所未有者也此非余之私言也夫富貴而名磨滅惟非常之
人稱焉然其表見于世者不過數端曰某者儒林某者文苑某者高
士某者耆舊某者方伎某者獨行也乃吾觀于先生則固已各極其
至無遺憾者矣先生沉深經學於五經多所發明而唯易則終身焉
其所著論則自成一家楊王孫丁將軍之流不是過也此吾以為先
生之不愧儒林者也先生于書無所不讀手自批閱者已過劉氏四
部阮氏七錄矣而著書滿家王節信潛夫論應劭風俗通豈足道哉
至風雅班班六氏而淹三唐此吾以為先生之不愧文苑者也皇
山編刻高士九十人兩龔不與茲其難也梁鴻所頌蘧願所科或取
徵節君子譏焉而先生始終不仕棲遯以老誰之不如而不為公卿
誰之不如而不為二千石墨綬吏也此吾以為先生之為真高士也
者舊者為人所表帥也其人必有陳仲弓王彥方之碩德管幼安陳
根矩之高行斯無忝焉而先生春秋八十言行無愆鄉里以為表樹
弟子以為建鼓悲穆休于太祖之下而人感其自然之化此吾以為
先生之真耆舊也先生少即善病已習陽慶之傳所至無不愈効其

活人無算此真淳于公華元化之流復見于今吾故以爲先生之方後所未有也先生少有志性長篤人倫卽今孤女孤甥相依于廡下分金于亡友之裔給粟于故人之家不可勝道吾故以爲先生之獨行所未有也凡此者有其一片足不朽而先生各極其至而無遺憾豈不謂難哉假令班固刻人表必在被衣顯子之間刻卽志人物亦必在英雄之上有中庸至德之稱矣而吾尤有嘆服于先生者夫世之衰也先王之道不行自縉紳賢大夫莫不喜譚釋部樂指縉流其高者欲以標殊異其下者欲以圖福報而先生絕口不言仁義道德之外無他事焉然而先生八十之年正復未艾又有賢子孫天之報施學佛之人與報施學先王之道者果何如矣昔韋仲將以書掩其才先生以書掩其學不然董仲舒揚雄又何足以當先生與譬之于川先生其猶大海無所不有而他人則止于涸澗溝澮而已譬之于山先生則魁陵大阜坤木繁殖焉而他人則培塿而巴第儒林文苑高士耆舊方伎獨行自余之見先生也而先生至德淵海其儒林文苑高士耆舊方伎獨行之有一足以樂于中哉

贈鹿童子序

漢有童子拜爲郎者而唐有童子科所以待類異非常之士也故漢有張千秋黃瓊若干人而唐亦有蘇頌員半千之輩其以卓犖史冊而藻耀非常者要不可與尋常之人同年而語至於宋元指不勝屈而有明時若張居正何大復等皆以成童舞象之年登賢書而擢巍科故曰才如子淵不必論年非虛語也顧良先生少子年方十二齡學使者賞其神異補博士弟子自縉紳至於閭巷無不赫然震矜而吾以爲鹿子之所固有之也夫豫章拔地卽有參天之勢騏驎出母卽有千里之能此區區者不野鹿子而誰界卽而吾更何進者吾在

和陽所把臂定交莫如路于次五李子仲卿二人最賢問其師資皆出顧良先生之門以鹿子之天縱有趨庭之家學有及門之孤孺不三四年間如公孫仲舒對策第一而翔步於天祿石渠間亦幾卜策矣余雖老於泉石尚得拭目以觀鹿子之有大成也是爲序

贈寄童子序

甚哉師友之於人之有益也余在和陽最賞識魏子斌生之文間過其居諸生環而侍者數十輩吟誦之聲不絕和陽雖小魏子其大師矣中有寄子者家最貧自九歲過舞象之年自詩書上口以至於能文皆魏子所教也而又時時伙食之寄生得以畢志於學今年學使者錄童子寄生果以年少補博士邑之人賁賁稱之而予獨樂其師友之有成也嗟夫叔世習說先生則有陰生賁衣之謂弟子則有成操戈之譏今如魏子寄生豈不賢哉寄生才既得從此振巍科登顯仕翔步雲龍之上優游東觀之間推讓其師曰莫如臣師賢則師友之道益光且大矣然而魏子年方壯學益富其富貴所自有又未必有藉於弟子也曰者魏子屬余文爲賀寄生余因得以交誦之

贈趙元開序

僕自辛巳歲卽說經趙氏矣初僕學田王孫而元開子憲斌業高堂生僕以他經爲辭元開遂巡再拜而進曰經師易得人師難從先生五經紛綸何所不可先生不棄先生留僕以是卒業於趙氏者凡五稔所以教其子者非仁義弗說也非先王之道弗以訓也僕以是報趙氏矣木趙氏擁高貲起而元開伯翁益用夸人好遊俠所與遊者多蹴鞠六博鬪雞博鷹鷹之徒以爲娛樂及元開專務退讓習儔雅往時賓客雅不欲附元開元開亦厭棄弗與通獨子友陸麗京斯元開稱石交焉嗟乎以是爲不可及也僕嘗厭城市喜遊郭外所觀百金

之於千金之公矣鮮衣美食厚自供奉出入持鉢頭盧見鄉里者畏縮不敢出聲一不當則鞭笞怒罵隨之而元開與其居人照惟恐傷者有所告貸無不應酬鮮往來勿担也人以其莫不稱元開長者又身自敝冠布衣蔬食不厭此非務為貧賤容蓋其雅志若此語曰一貴一賤乃見交態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有僧咸池也者倡教安隱精舍最善元開示寂之後元開悼之若國子之子子庚莊生之于惠施也此歲大荒苻饑伊蒲桑門已成荆棘獨池公道場徒眾更盛于他時豈非元開力哉僕嘗謂元開君有古人之風藉令當時賓客盡如若則翟公不必署門田文不必嚙而魏其灌夫將延頸拜伏于門下矣往者有司請令民得買爵賈人裁金錢至京師試補吏亦各乘傳以歸輝煌道路而元開有大度曰與其折腰賈人曷若避世靖東與諸公痛飲會事敗諸武功爵者一跌不振而元開泊如也

孫曰自集

卷八

序

七

贈本公序

羅什譯經于中國而佛法為盛也迺今釋氏之書至于五千四十八卷蓋亦夥矣習禪者提一語句便可證無上義而為教者閱實其義若恒河沙而無止極豈不難哉雖然佛法之衰南宗與北宗其流弊一也禪學與講席其流弊亦一也顧安得是甲而非乙至此而右彼哉本法師者迺大乘聖賢而不為末俗所聞者也其下講也析義若摩詰辨才而不以講名也其于禪也苦參若高峯閉關而不以禪名也以精實義修淨土勝業天人宗之道俗親之主天竺雲樓二席豈

無上法藏此其為佛祖出世者歟法師受具于伊公是父是子咸有苦行如道安之於東林法護之於敷煬此所以救末法而為大導之師顧不得以禪宗繩之而亦豈得以講師繩之耶僕玄言不如說中軍義理不如謝康樂其何能為法師之短長而沐其教者有年故樂得而道之如此

送諦輝住持竟封序

水無加于五色而五色不得不鮮禪無藉于宗旨而禪非宗旨不辨五宗者禪之所藉以收禪者也五宗之燈微矣尚有二家臨濟中流而有萬峯萬峯者持宗旨以收禪者也持宗旨以收禪則其徒眾振興與越間豈曰不宏萬峯之嫡乳曰徑山禮徑山大弟子領名山而匡大眾者無慮十數輩而近今受囑則法傑於前後者則無如竟封所謂今諦輝和尚諦輝余十年方外之勝友也方吳中之來南也諦輝若有不欲者余亟勸之曰子不乘時驅耕奪食以鍛鍊來學又何為焉諦輝以余言為然將以秋九月就竟封而掛鉢而余又安得無言也夫竟者盡也盡然高也妙高穹窿列峙左右東西洞庭俯視几席所謂盡然高者孰有加于此使諦輝居此顯揚宗旨自亦若盡然以高如竟封也則豈惟萬峯之幸徑山之幸而臨濟以來實有嘉賴矣吾聞顯暹禪師之居此也粗衣糲食而道彌尊乃諦輝刻厲苦行再加之以宗旨吾安知竟封之不為百丈出頭哉諦輝行矣余欲寄書于吳中人士懼諦輝如雪竇顯之有不欲也故作序以送之

孫曰自集

卷八

序

二

壽序

仁和孫治宇白

吳門徐武子先生壽序

周易風山之漸其止曰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為儀古夫鴻飛冥冥而以為可以儀世其然乎吾於武子徐先生其信之矣先生南國之哲荷天下之逸民也余向與先生子禎起綏祉講兄弟之好今以長夏至吳門謁先生於齋中先生春秋高相對飲酒終日無倦容尚作金針八分書私心竊嘆以為世所未有也迺壯月一日為先生八十初度二子揖余而言曰子可以無言乎余曰是余心也夫世之才子辭人工幣悅之習焉離龍之譚以矯矯耳目者衆多其實務華而絕根者耳而所號為高流隱逸者輪蹄四出朝金張而暮趙李會何當于

蘇子台集

卷九

壽序

一

有無之數要如先生不可以為道里矣先生天性篤摯事父母孝友愛于姻族與人交無城府雖齊魯賢行鮮有過先生者本徐氏世為著姓曾大父發迹卿貳諸父兄纍纍皆貴人也家又饒于貲以恒情而向馬弋獵娛樂之奉當無足以介意者而先生湛深道德七架四部皆穿無遺其好學不倦何如哉先生又為姚文毅公壻當是時流之所歸重監使守令半出其門而先生引諸生分會無片言及于貴援至於滄海橫流隱約自守家無中人之淫泊如也時與里中父老策杖往來有過遊過從者曰吾其在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矣此先生高蹈絕俗始終一致者如此謹酌酒為先生賀曰四海遺老歸然靈光獨存從此同喬松之年為人士師表唯治亦得側几杖嘗與諸子諸孫奉觴上壽不勝大願此其為漸上之羽儀誰曰不然若夫佚生蕭翰之設太丘羔離之圖三豎有道十辟公府軍政然亦不

政為先生道也是壽序

武唐蔣去華先生壽序

三蔣子發迹於武唐名聞天下壬午余交亨步又踰年而始交鳴大業鴻其詩文皆今之雋也僕嘗怪古今文人如梁苑鄴園都非一地而况於一族一父之子哉蓋余向登蔣氏堂拜去華先生而後知諸子之有自也夫江之初起也濫觴耳而後極於龍門積石而始著非去華先生三子惡能成起也浮杯耳而後極於龍門積石而始著非去華先生三子惡能成名乎今夫人足所履不過方寸然而咫尺之遙必顛蹙而拱抱之梁憂沉溺者為其旁無餘地故也吾觀先生德足以及人度足以服物此殆如方軌之路造舟之航矣千金之子百金之公坐葦子方褥焉班絲隱襲從倉頭盧兒絃轆道路其中必有不足者存也先生樞素披黃懷鉛提槩如有年婆娑乎道德之林優遊乎仁義之圃仲長

蘇子台集

卷九

壽序

二

子光願言樂志少文先生喜得卧遊天報之以非常之子加之以耆艾之壽豈非理之可信者哉是月也為先生甲子初週設悅之辰海內之與三子為兄弟者皆登堂拜先生然僕不敢稱引蔓辭以涸題公所謂銀黃艾綬之貴乘輪積笏之賢瀛洲金馬之客琉璃車渠之寶諸公之進稱三者多有又何俟僕之贅言哉治不佞以通家子佩五嶽圖侍先生於十洲三閣之間其亦可乎

沁洲吳希聲先生壽序

余伏處武林之東野閉門却掃有年矣武鄉吳銅川進士枉車騎過余而因榻以尊公希聲先生之壽序余不敢以野人為辭者何也夫銅川未弱冠取巍科踰二十成進士能文章言語妙天下所閱歷兩府公卿令僕亦已多矣卒何愛于布衣一言哉而拳拳如此此吾所以野人為辭者也吳氏居沁之徐州若穎川蕭氏成都楊氏世為清

門習耕讀而已希聲先生兄弟始奮興于儒學自見伯求家政以公一弟雖天其諸弟皆先生倡之一家之內文學賦賦如也先生志行卓然其諸古豪傑所為無待而與者與銅川言其祖成甫翁嚴氣正性父與諸父事之無間焉入侍子舍言語煦煦唯恐傷者余為想其恭謹之狀視葛石君家何如也兄弟數人送為師友先後宛若都無嫌猜則是陳仲弓之雍穆華子魚之嚴整不是過矣吾親自古以來有孝友之家而天不以福應時之人不以吉祥致之者殆未之有矣今如先生享大年而食報于其子豈為過哉夫近世風俗輪轉汰侈月異而歲不同比如貴人之父坐班絲隱幾從倉頭廬兒意氣揚揚傲慢無禮路旁見者望若雷霆鬼神不敢仰視而先生隱約自持出入閭閻色逾恭氣愈下暨翁之在日與村堡父老酌酒為歡先生父子侍坐飲醕未嘗以貴驕人人亦不知其為貴人也夫其制行如此孫宇台集 卷九 壽序

所為源遠而流必長者哉夫古涇園沁水之所出也從衛氏之濬合崑崙之水經陽阿歷鹿臺過析城至王屋而後東南至滎陽而後入于河源遠流長莫過于沁矣吾無以壽先生吾知先生之福澤亦若沁水之不竭矣乎他日銅川布邨伯之裔而下九州之雨雖吾浙之荒隅無不在其覆露矣則今日為先生賦既醉五福之詩豈曰不宏關西慕裴赤先生六十壽序

關西稱慕氏猶卿卿之王北平之崔蓋秉禮守義能世其家者也嗚鶴先生以名進士來洩錢唐仁而愛人又有能名邑之人曰吾父也來何晚農者樂于吐商者誦于市郭先生羣士稱之于學蓋已兩年所如一日靡有間也會戊之九月先生以其尊大人六十誕辰取然不寧曰自吾為吏而不得稱觴于庭也吾何以為人子而家大人廉而有守吾又何用以饒唐勺水上乃父歲無已諸君子之能文

者以進應以選下吏班彩之心焉耳于是從事造衙門而及不任竊思治刺帥之臣也文又同陋何足以辱賢侯之命然賢侯德恭一邑願髮黃口群然一辭咸曰如天之福何以使吾父壽况于吾父之父哉于是不能安治請得而顰言之本慕氏自晉魏以來世為大族靈寶君以積學治古文名震關西起家縣令著績循良晚乃慕關明之風高蹈丘園而裴赤先生乃以大儒世其家前有伯起後有先生所為關西孔子非耶而性慷慨好施予既已周人之急救人之危其為生死而肉骨者不可勝道也蓋自族黨開闢以及塗之人誦義無窮名聲過于太丘彥方矣而先生學益進德益厚故賢侯兄弟皆以經術成名當世海內之人知與不知莫不以為慕氏兄弟若機雲之在太康而軾轍之在元祐蓋化先生之教也董子曰壽者壽也其進行于可久者其壽自酬于可久以予觀先生安往而不可復乎以彼其

學必有公輔並辟請輪載道者矣以彼其行必有名登玉簡年過喬松者矣以彼其積德無已子孫繩繩必有何氏之九百餘簡崔家之二十七戰者矣而獨是賢侯所為稱觴道阻縮地無從者又可得而申言之也夫一人踰躋何如萬姓之聯趾也五肉七菜上壽于前何如白水之鳴鳩榆次之鳳凰也魚龍曼衍之戲何如七八十翁與負狀之兒彈式歌且舞于閭邑也而兄賢侯考績在邇將九重之恩綸所為光寵先生者又非徒高年賜爵已也若乃賢侯超擢兩府入躋承明沛九州之雨下邨伯之膏則海內之父老子弟又孰不欲為先生壽者夫豈翰林子墨之所得而彈說也哉治邨野編戶之人不能文謹為賢侯贊言之如此請以是上之先生為粲然一笑臨風舉爵焉

出城東數十里曰橫塘其地豐蔚其水回環僕嘗往來臨官院見舟所過時一息其下以為必有奇能與偉之人出于其間往時竭敬胡先生崛起此地其後發宸濠之難為有明名臣今溯焉數百載胡莫之聞也甲午余下帷緒里則有生手一編從子游者曰沈子承爵承爵初至頽然若無能也已而發為文嗟然自異不苟于流俗又能讀左氏內外傳戰國短長家言予私喜過甚今年余月其王父紹華翁七十誕辰同學諸子以承爵之故為置尼酒以壽其王父朋友多誼也予謂翁生于有明盛時天地敷應應帥繁維其得于天者厚矣讀范勝之書手老農之篇目不視紛華身不習狙儉其處于人者全矣有子羽經為諸生祭酒而孫又有蘭芬玉茁之舉其傳于家者優矣是皆可以為翁壽也雖然不健是也當世變以來公卿斷尺朝為榮華暮為煢悴者胡可勝紀而海內槍擄帶甲橫戈罹其害者亦室

孫三台集

卷九

壽序

五

而九翁獨麗眉皓首恬然井里之間藝麻菽而說詩書七十老翁何求于世南隣父老北鄰子弟側此生辰灑酒歌呼豈不大愉快矣哉僕又聞翁十三而喪父事母至孝常刲股瀉于蒼蒼之天母病以愈天于純孝之人必將厚祚其胤宜有孫如承爵者能為文章而將大其家聲也從此十年後吾知盤辟于翁之堂者魚魚雅雅千百為祥矣治不能為文豈敢望昌黎氏而私喜及門如承爵者比于李翱張籍翁亦可以一笑而嚼酒矣

沈博山先生暨配秦太君五十雙壽序

世稱大儒白首耄艾魁壘之人則莫不謂富貴顯榮者云而君子深厚道總必剝棄繁華務醞藉曰異哉乃有所取也夫廷尉平陽者漢九卿貴人而東里夏黃得與于鄭同鄉子為爵焉國爵於人吳有哉附山先生嘗涉諸經以教學者自以為不及解大師然而困于文學

者歷年則豈得以名位病先生歲丙戌月正屬先生與孺人五十降生之辰是用稱述其生平隨家人士上壽本先生家世力農而先生大父用諸生起管就兢以大厥前人為志以為蘭陵蕭氏世為農家而望之以經該顯對無它揚而子雲以文學著僕豈徒讀秘書詔東觀修龍骨續補之銘以為奢侈者哉蓋功名者志局所獎也學問者內心所成也孔子數稱仁而告子淵以克己告司馬氏以訥言言雖人殊而豈有曰不鞭其後而從其先不守其內而務其外為有當乎哉先生嘗作求志篇致道德之務其學一之乎主敬蓋自荀卿董仲舒之流未得其旨也其事父也鵲鳴而起服勤執事母病刲股以進務為賢行如此已配秦孺人孺人與先生一德專尚質素為新婦從嫁衣奇錦廬中不以御也孺人歸三日值太孺人病甚掌家政薄飲食儉服御以為嘗勸果盡瘁者今三十年茲自德報少君之賢豈有

孫宇台集

卷九

壽序

六

能及孺人者哉旬華方稷嘗語其等曰其不倭兄弟之辱為文章非吾父吾母志也吾父之訓以為通經術固當修明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吾母之有不倭兄弟也辟淫聲禁惡色誦法言讀古詩不敢弛于襁褓時故不倭兄弟少知交遊即上材賢人知名士則吾父母色喜或下材無益則吾父母憂食不為下然則某等之獲與旬華兄弟稱至交故真先生與孺人之所許也其可從兒曹佔囑語習史書仕宦之說以為服棄哉于是敬舉千秋之祝一稱曰祝先生之道已成德已明也再稱曰祝孺人之雅範開儀于是乎為中外女誡也三稱曰祝旬華方稷道德現耀學術雲浮先生教益廣孺人德益盛以賢啓儒林而稱世家不虛矣于是先生與孺人揚舉動顏敬次其言為序

毛獻齋先生壽序

續齋先生天下之大賢也余與驥黃交游先請公故拜先生而面有以稔知先生之為大賢也先生之臨財廉持已正遇姻黨以仁而教子女必以禮繩繩乎其為先正典型齊魯諸儒猶後之矣而余嘆服先生者蓋有為人情之所難者焉始先生與許循人相彼先有三女而後有馳黃以人情言之當家室之潯足極父母之寵愛樂屬決而卻至後空無不至者而余微觀先生不稍見顏色馳黃能刻苦好學齊筆藝苑而致身大儒夫豈偶然也哉太史謂貨殖之人與萬戶侯等而楊雄亦稱千金之公先生家雖不富然要非貪儉者然而僅指不盈數十角亦優排之戲窮年未嘗聞也即如余初見先生年猶未及五十自年六七十懸弧之辰亦未嘗置酒三會賓客今春秋八十退讓如故也此尤人情之所不及者矣抑聞之知乎微之為著者知者也止于人之所不能止者勇者也毛氏之紅不脛而走千里

集九

壽序

七

人爭寶貴之此如驥馬于康莊之際下黃河于竹箭之時而先生割然中止夫豈人情自非知勇兼備不能矣廼先生閉門卻掃自長許痛人內鮮憤騰外絕知交治道家之言而參無生之旨可不謂難焉凡此者余固以知先生之為大賢也余于馳黃齊交也于先生猶子也先生隱德多矣不能悉指指其為人所難者以為壽于先生不識先生其許我耶否耶

翁赤符先生壽序

將為嶽嶽嶺巖之山則草木不盡矣將為淵泐清冷之淵則蛟龍不蛭矣天之鍾澤於斯人也亦然故有高才而無厚器則福不長矣有清節而無容德則後不大矣以予觀于赤符翁先生有厚器而有容德斯真長者哉宜其年之永祉之脩而子姓之駿雄也本翁氏世有明德至先生之父淳公者真神明之吏也有王尊抗直之節故八

月掛冠歸而好正而解當事為之嚴憚之由其下先生其少子也生而秀惠初試讀至克明峻德遂掩卷曰父諱也斯已奇矣事母至孝自泔泔中帶之事先生親自為之不以假婢子甲子舉明經丙子山就參軍捧檄而喜為母存也未及一歲以母艱歸生事死盡皆以禮人皆為翁氏有子矣蓋先生非有銀黃綠綬之貴仕而即已歸川非有鉞斧立節之顯舉而惟務實行泊然嗜慾不知世之所為豪貴者曰吾治生產使家人不至貧饑以死歲時有以奉先人足矣還知其他此乃先生之所為長者也吾觀西漢之人材盛矣武功如李廣治行如張湯文章如司馬遷相如經術如蕭望之節烈如蘇蜀固而其享功名而獲壽考者獨萬石君父子此非其有厚器而有容德者耶推此以論先生宜其年之永祉之脩而子姓之駿雄也先生長君遠業與予訂兄弟之好于先生為猶子熟知先生為長者舊矣今先生七十且月六日為先生誕降之辰是大禹生于嵒嵒之日也先生不樂有貴人之言不樂有俳優之戲不樂有浮誇世俗之事曰吾得素心人與之飲酒足矣于是是不佞治以匹敵之義左手奉卮右手持文以進于堂下惟先生其粲然笑贊否耶

集九

壽序

八

陸景宜五十壽序

景宜為余姊婿余同人之以肺腑稱者莫吾兩人若也而已卯庚辰以來屢與同好有盟會之事余益兄事景宜迺今二十五年且三十年矣景宜春秋五十將及懸弧之辰其情事若有慨然者走至甌江而避之余故為文以廣之曰子陸子而亦有所勿足于中也乎子之所短者吾知之矣而其所以長者將懷古今塞天地而莫與極也而又何不足之與有夫子之所短者時也勢也而其所以長者德與才也子不見夫陸子明耶其年五十方試筆于騷賦驕前窮愁何如夫以端

明當日有九重之知而又有歐陽司馬為之推較然且顯達于遠
困躓于獄吏而無可如何也况吾與子今日之所遭逢者耶雖然子
益何不自喜始余輩為詩賦古文辭角材于淵雲司馬馳騁于曹劉
頗謝他人錫履而為之獨吾子也沛然若存餘自古文人多不護經
行以此而致敗惟吾子事親孝與兄弟友與交信自吉安君歿後歲
時朝夕鼓吹娛樂所以事太孺人者百方色養之隆殆未之有吾故
以為子之所長者將轅古今塞天地而莫與極也太夫人幸得以天
年終而與與機史之事作遭罹忠害闔門幾死迺卒脫然者豈可謂
非天乎哉其矣吾子之立作達也吾聞活人者其後必大自子習禁
方能豚人生死若洞胸達腹者故其活人無算而又清不絕俗與人
無畛域自公卿大夫以至于流俗無不得其懽心凡此者皆吾師所
推以為不可及而天之所以寵綏之者正未可量也若遇園棋僅別
孫甘泉 卷九 壽序 九

白黑榜蒲繆幾道修弓不過二石書法止稱中品此豈足為吾子
少哉而又何不自足之有夫天道五十年一少變以吾子之學問又
行無已月異而歲不同吾誠不知其所至矣始吾伯父宏先府君
吉安君為至交兩家約為昏姻而吉安君貴不寒盟流離患難歷
有年所余自竹馬之年以至今日追惟奕世婚姻盟誓之好不覺言
之長如此然要當不同于諸兄弟者矣抑吾輩數人始願不及此今
世臣已從方外遊為語諸兄弟聚首為樂且命世臣燒猪相待倘亦
可以被弟為笑乎

吳岱觀五十壽序

太史公言天道五十年一小變而人生五十年則所歷存亡得失進
退離合之間不知經幾變矣故非知道之君子未有能任其遷流而
不失其正者也余觀吳子岱觀其知進者與吳子產於新安而習於

山左長於武林而舉已卯孝廉故為武林吳子岱吳子尊人先生
慨然諸有聲諸公間仗義任俠能生人之死故不治家人生產而
觀率其群弟發憤下帷傑然為世儒宗此一變也既已舉于鄉洗
以養父母而二十年之間兩大人相繼淪喪吾丘帶索之悲會子南
遊之嘆風木不待悲來填臍此又一變也若其經術則似董生文章
則如賈誼天下望之以為斗南一人而困頓公車不博一第此又一
變也身帶鬱不得志而傳經以老未為不愉快也俄焉而喪其長子
哭愛子於西河繼作達于東門此又一變也若夫世故之滄桑朋徒
之聚散又未可更僕數者矣故夫觀吳子者愉然以喜邇然以悲而
况其身為之者哉然而吳子窮年學道終身遊藝近乃教授清溪訓
習弟子有胡先生之風未嘗戚顏千百箇一席也豈非所為任其遷
流而不失其正者與抑余聞吳子有隱德少時隨其諸父宦遊山左
孫甘泉 卷九 壽序 一

陸梯霞六十壽序

余友自庚申生者凡三人曰陸子梯霞王子仲昭毛子馳黃馳黃臥
病杜門著書此為皇甫士安之流也仲昭湛深經術有意用世其欲
為匡衡平梯霞隱約教授紛綸經史其為高鳳井井無疑也梯霞自
少年發憤下帷繼天人之學海內仰奉為梯霞先生龍門之選白鳳
之集家有其書焉自遭時困厄伯兄行遜仲兄殉節而梯霞奉母太
夫人于河清之間孔子所謂三仁其在陸氏乎當其若河清也飼魚

魚肥 風求仁得仁 題世無悶 若將終身 焉已爲 容 禮 終 居 會 戚 一 意 思 經 習 讀 弟 子 著 籍 者 日 衆 梯 霞 先 生 之 門 子 是 乎 班 馬 鄭 矣 魯 論 語 多 戒 孔 子 論 仁 而 考 亭 氏 以 爲 心 之 德 無 不 盡 之 心 即 無 不 盡 之 仁 無 論 其 事 母 孝 與 昆 弟 友 于 朋 友 信 即 其 何 魚 肥 所 謂 熟 友 教 弟 子 日 益 衆 有 一 不 殫 厥 心 者 耶 求 仁 得 仁 又 何 怨 焉 邇 者 長 公 杜 南 學 日 益 進 所 著 撰 光 瑣 陸 離 固 將 搏 獅 象 而 走 蛟 龍 士 大 夫 無 不 翕 然 稱 之 次 仲 叔 季 皆 懷 文 抱 質 可 以 立 致 青 雲 古 儒 者 奕 世 通 顯 如 章 氏 桓 氏 其 著 也 不 且 于 梯 霞 見 之 哉 且 其 人 倫 德 義 非 凡 所 及 前 夫 人 趙 氏 後 夫 人 紀 氏 皆 有 同 德 門 以 內 從 未 聞 有 牛 衣 涕 泣 者 可 不 謂 難 焉 吾 謂 梯 霞 于 是 乎 仁 于 是 乎 君 子 矣 噫 余 自 束 髮 與 諸 公 論 交 而 梯 霞 與 仲 昭 馳 黃 以 年 皆 得 弟 弟 然 其 過 余 者 且 百 倍 矣 題 孫 宇 台 集 卷 九 壽 序 二

日梯霞者皆以爲井丹高鳳雖余亦以爲然然相提而論不更勝耶故余于其初度而卽次以爲序

張卿子七十壽序

尚章之歲丑月十有一日卿子張先生七十誕降之神門人高弟數十輩楫予而言曰以先生之有契予子也以予知先生之深也先生不樂有貴人而樂有布衣之言敬待子以舉先生之觴予逡巡再拜曰先生大君子也海內士大夫無不知有張先生以愚雅駸何足以知先生卽知先生詎能以言重先生雖然先生知予予雖不能文其孰敢于先生而不竭其鄙陋哉先生固有道之士也世之冠劍注習儒家言者固無有如先生者矣惜也其以醫掩也雖然世之業方伎習醫家言亦無有如先生者矣先生博綜古學七錄四部無不披閱而尤耽深于經義四書學之盛於訓詁而夫其尊也曰今之言六經

者清其旨矣易爲舉火不及而滅裂尤甚夫陰陽五物易之所爲也吉凶悔吝易之所爲時也自漢臣董仲舒以爲陽出實入實出出入空而考亭朱先生遂沾沾焉以爲扶陽而抑陰勢必至有陽而無陰有春秋而無冬夏可乎哉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聖人之精蘊也先生所著書大抵說象而至何京焦以及程朱諸儒之說不爲雷同援引獨觀大義曉然若揭日月而行此先生之所爲自闢門戶也先生于醫獨得靈素之情索之于律曆醫消息多前人所未有如三陰關無已所論發南陽數疾之爲寒文中熱渴之爲虛以此活人緣手輒效蓋自長沙皇甫諸名賢以經術爲醫于先生益信先生性至孝當太夫人春秋高樂與諸母道故良時花夕必具車舫延諸貧窶親故爲母歡笑每旦出莊歸多引人間可喜之事娛悅其親老人夜不能臥樂有負牀之孫適其側先生從諸子姪色笑於前至夜深乃

孫宇台集

卷九

壽序

三

罷已熟寐乃鐸燈讀書鵲鳴始就寢以此爲常愛客好友老而彌篤其於良友死生之際聚散之感雖間數十年談之未嘗不流涕於咽平時壺觴盃菜必與知已商折疑義揚扞風雅蓋天性然也好薦龍後輩之能文章而有行誼者不啻若自其口出從遊日衆著籍者數十百人吳越之間名能起死者先生之門下居多先生善爲古詩而雅不好于鱗元美之作曰今日之習家家河梁人人黃初吾能爲漢魏優孟乎哉于七絕喜杜子美曰此爲近古何必吹聲龍標作古文詞自出機杼論史尋幽摘微皆前人所未發此亦足以見先生之英概矣先生生于盛時老于衰世慕兩龔二仲之爲人門下勢利千金所入多以予戚屬故舊里黨之貧者有貴人延接先生先生亦不樂就也其雅致如此恭先生道高德盛不名一端有夫人之學非嘗之才而不樂官仕宦有行學力行之子而教之以石隱交游天下而

不為華池見博綜古今學而必得其體要有會於心之旨而不以孝名有管寧郝原之高而不以節著有任昉沈約之淵雅而不為文人有林宗仲舉之好士而不為朋黨急人之死生患難而惡遊俠之名喜恬淡清靜而不溺無生之旨習虛無養性而放玄牝之說故曰先生真有道之士也吾安能測先生之廣至哉今先生方七十天之寵綏先生雖百年未艾其東南之平楊海內之喬嶽矣予童年拜謁先生辱先生之知我愛我比蔡邕之于王粲文舉之于正平不

張開之五十壽序

僕之友有二張者天下賢人也仲嘉習於禪而開之習于儒以二人之湛深經術學究天人尚書令僕豈足道哉仰平之無甚高論史書

孫宇台集

卷九

壽序

三

仕宦有餘矣而迺蟬蛻功名棲遲下里學陶東之君公做谷口之子其志豈尋常者耶迺今仲嘉年五十餘矣開之方五十秋八月之辰正其初度也同好數十輩欲進樽酒于開之所曰子其舉子乎曰唯唯夫公等之稱斯觴也將褒舉世俗之辭耶抑有道德之高論耶夫開之兄弟天下賢人也彼其于古今成敗人物臧否若

以清澹淵日數推論心前無執法後無知史堂上非保羅特之門外無車馬襍沓之客人生行樂莫此為其不特此也序頗為熟香間五里桑落初成十旬勿解此亦時序之快心者矣以此為壽不大遠于歌清徵舞七盤角觥魚龍之戲荆吳悉索之音哉此夫子之所為喟然與然而吾人之所為樂事者孰有大于是耶諸君子曰然哉然哉其敬舉觴吾以為開之所不得辭也非特開之也即質之天竺古先生如仲嘉者不又以予言為大快哉

王聖翼五十壽序

天之福是人也而試之以艱難困折之地天之禍是人也必嘗之以憂勞為壽之中眾人不知見可喜者則色然以喜見可怒者則拂然以怒故往往辭福而得禍唯大賢獨行之士則不然終身備備焉

孫宇台集

卷九

壽序

十四

淵集木而人世吉祥善事必萃焉若吾友王子聖翼其可謂知道者矣王子少遭閔凶年七歲而喪其兩大人可謂極生人之荼蓼者矣及今春秋五十大抵世之難堪拂意之境居其大半焉吾固知天之有以相之也王子少學醫以濟人為事暇則讀道書一室蕭然不為利誘不為禍怵吾固知王子有以善承天之相之也大易理人憂懼之書也其言曰易者使懼危者使平故經卦六十有四莫安於豫而曰肝豫有悔莫危于震而曰笑言啞啞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王子自孩提以至于今五十之年能時時憂懼則可以學易者信莫如王子也信今長夏朔日為王子初度士大夫贈言盈庭大約稱王子名譽之盛或稱王子利濟之衆或稱其二子能文章將自致青雲之上余非謂不然然世之賢者知非而寡過則莫有如王子者也則其矣王子之可以學易也余且見夫天之福王子之未有艾

也二子過過皆余門人能以憂懼終其家學雖世世萬子孫可矣詩以是稱觴於前

趙元開五十壽序

辛卯春趙子元開結社於東城之蓮居循東林之遺義也本金上人其戒律同於惠遠方外速朽何殊沙門道場崇常而真者江子道信王子聖翼趙子益之錢子輔明趙明張子仲嘉開之徐子世臣印僧夫雷次宗劉道民周續之張詮張野宗炳諸賢也而予與際叔類唐跌宕或至或不至諸公有以靈運淵明相目者未知何如也自辛卯至乙未五稔矣諸先達賢人君子與於社者衆多然其始實本于趙子云乃今十月十有六日爲趙子初度爲文以告于宗黨劉成曰鄙人手老農一卷何知爲壽余歎服趙子以爲賢于人一等矣一日諸子過余曰趙子誠賢然趙子辭夫諸公之爲紛拏者不聞其拒余輩

孫半日集

卷九

壽序

三

也且余輩以維摩之意壽趙子趙子其有辭乎于是蓮社始事諸子遂同登趙子之堂而壽趙子二錢子進趙子以法忍之酒徐子進趙子以無住之羹江子進趙子以蓮花之供二張子進趙子以毗羅之樂趙子王于進趙子以香積之飯然後本公與蓮公焚離垢之香說不二之法于趙子趙子曰善哉獲有加矣而余與際叔二人左手持鱗鱗右手酌留犁而無所言

長水屠母六十序

長水屠子余之石交也有母二十三而寡今春秋六十矣居于甫三歲父亡母利未亡人食貧辛苦播遷者數矣撫而子以成人備異哉其爲母教也余先世節婦楊孝子慈訓公事頗相類然先孝子有二叔無賴過母改適母瀕河幾死者再居于有大父賢者絕憐母有伯叔又賢若節一也有幸不幸豈非天哉然屠母攻苦食淡以事其貧

生盡其養死盡其禮雖起屠子之父無以知屠子之母屠子之母名益起弟于益泉海內士諸公無不延頸願交以吾孝子崛起布衣恐無以及今日獨是先孝子立節間里被明天子詔有司致粟賜爵及孫而貴爲名公卿屠子隱居不仕奉老母以終其天年亦無以及當日也嗟夫嗟夫然吾安知屠子之後不大而屠子隱者不貴也傳稱介推母與子偕隱其後無聞焉皇甫謐作高士傳始于被衣終于焦先其家牒不詳豈有所失耶倘所爲賢母不概見耶先是屠子重爾走數千里母無幾微動于顏色歸來下帷教授母益喜宋臣枋得之母有曰遭時不偶固其所也天乎天乎使世而有母是使世孰爲大男子耶余爲孝子之末孫得爲屠子之友以拜屠子之母其感概若于心要不可與諸君子同論矣抑余伯母金年二十有二喪吾伯父前母寡一年今亦六十撫吾弟洽爲子洽文弱不能遍致諸公有

孫半日集

卷九

壽序

六

崑山徐太夫人壽序

東江徐子三人天下之駿雄君子大儒也而實產於一母顧太夫人天下之推高三徐子者其不本原於坦蕙先生與太夫人之德夫豈不然哉歲乙卯爲太夫人設悅之辰同鄉爲文以進北堂者亦既盈千軸而連十乘矣其何有於不佞一言念與三徐子夙昔舊好其安解之與有自立齋發策大廷爲狀頭而健養孝和皆以第三人舉甲第自制科以來未之有也三人經術深通才最著皆至賢其將以致君堯舜而澤雨蒼生也事業亦相等爵祿盛哉三徐子之所以顯

揚其親也且不獨此女皆皆石梁之客諸孫承明之選一門鼎盛
世家罕有其倫然余觀太夫人一似有進於此者始太夫人之相攸
先生也鳴難挽此一儒家婦耳及三子已貴紫泥在庭前并耀首長
孫大國之榮世家積載之盛疑有震憾不能自持者而太夫人雖然
於中絕不以人世之榮耀關其意慮汲汲乎貧嫗疏親之困乏是教
無有德色近復栖心乾竺不事紛華無異於曩時儒素此真母德之
所未有者乎世之言者曰晁董公孫顯於漢矣皆發憤第一不聞
家孫何兄弟大小宋著於宋矣然相形而論又弱一個庶母師事大
官黃中之母寵愛太后不聞有子盡貴而賢余非不謂然但以遇至
太夫人而極德亦至太夫人而極此所謂太夫人之有進于此也然
則今日者冰連雪藕不足為其狀也西池十洲不足為其地也慶成
大容不足為其樂也麟脯鳳臚不足為其肴也唯是為善之徵久而
不厭詩書之澤服而無斂已飢已寒推于十世五風十雨兆至太平
然後於母心為大快也哉其雖不敏謝得編瑟歌風為人世之吉祥
善事者勸焉

卷九

壽序

一七

前溪徐母范太君壽序

古先王之於女士有教也在家不離傳姆已嫁必有師氏至於珥璫
瑤瑤之節威儀動作之度為之繁重而周致焉故處身多賢淑而生
子有令名非偶然矣晚近則不然士大夫有壯子弟尚不識禮讓為
何物而况於女子耶故今女子之遇人也偃蹇性成傲慢無禮豈復
有所為公宮之教室家之道哉若余所聞於徐太君范夫人者則真
嫗嫗範範禮義而可為中外之表帥者也太君為室之先生之配而
生子得方虎兄弟余交方虎而恨不及識室之先生又喜得登堂拜
太君為快也余聞室之先生為吳興隱君子有太丘彥方之稱而太

君與之同德先生任俠急人之難則太君皆附以佐其行義先生有
四方之事南遊吳會北走燕趙則太君以禮善持門戶若其事翁嫗
以色養處親族而無間言親丈夫子四人一果核一衣縷必平均焉
為鳩大夫所謂其儀不忒者惟其有之矣余觀方虎以卓犖操出之
才抱天人今古之絕學山濤以下親舒以上中書令僕直抵掌問耳
而鬱鬱不得志以他人視之必有不可以終朝者而太君恬然且告
之曰吾聞子以善養不聞子以祿養也其識趣如此余是以嘆服太
君如古賢媛言為文章行為矩矱為能不墜古先王之風也雖然古
之女宗無如敬姜之訓子惠班之女誠然而公甫文伯不能事仲尼
非賢人也即曹毅東征以後亦無聞焉豈如方虎懷才抱質東山富
貴行復還人而諸兄弟亦復高才可立致青雲七孫皆嶄然頭角而
其長者亦已能文章重儒林矣則徐氏之繩繩遠大固可量也哉余
孫宇台集

卷九

壽序

一八

鹽官范太君壽序

儒者無郡國之號以顯其親無副卿之服以榮其親而曰吾惟德義
詩書之是樂所以顯其親者在是而榮其親者亦在是可以為信乎
不可以為信則必俛俛苟且于一第而又有數焉上之非如古者之
客藩鎮而辟公府皆可以驛大官而致騰仕然則儒者之在今日必
無以顯其親而榮其親歟余又以焉不然也吾友范子驥鹽官之賢
君子也有非大春之紛紛鄭小同之著作下帷教授皆儒為名公卿
者不可勝計片言隻字天下寶而貴之曰范子何為不出也或曰范
子不出其如蒼生何則范子窮老而在泥塗之中可以富貴而不富
貴何樂不在則府令侯問而范子在守令以下也海內士大夫與范子

安者無不知肖嚴先生之有子而賢如此登堂而拜其母者無不肖
賢稱胡太君請匹而稱猶子則又安知德義之顯其親不勝于郡
之號而詩書之榮其親不勝于副初之服也耶驥弟曰驥驥弟曰驥
亦皆賦賦賢行偶儻非常之人君房孟公言語筆墨妙天下流水遊
龍人爭趨之則三范子之所以顯榮其親者不亦至乎吾嘗見太夫
人于患難之際無戚容而有常慶是若何也宜其有賢子孫而
享者願之壽也與今太夫人春秋八十三子孫猶于前衆多孫子相
隨于後有其旨以適口有名嗣以娛目太夫人視之其樂何如
耶此吾之所謂儒者之顯其親而榮其親者在是也吾與范子交三
十年所爲文以壽其親亦唯是而止焉

陸太孺人壽序

先是協洽之歲僕嘗爲文以壽太夫人今青龍在巳又十年矣太夫

孫三台集

卷九

壽序

元

人春秋高僕隨諸君子後惡得無言以獻於前往者吉陽君初歿太
夫人雖涉懼平而風庭以進士在家麗京諸君子抱天人之學不日
可致青雲太夫人頌而樂之何如矣未幾天崩地裂三人各從所志
僕處曰焉有爲人臣而不死者乎麗京曰我不辭行遁矣梯霞曰如
皆死如皆去則孰與事吾母於焉太夫人藏於村塢中當是時太夫
人晝哭其夫夜哭其子襖作於老嫗譚桑麻樹藝不知其他太夫
人服愁爲膳食苦如飴駒隙不知其春秋之已過也已而村塢虛驚
太夫人率諸子若孫莊舊處而處及今設悅之辰麗京與其弟梯霞
紫羅左城謀曰吾何以事吾母哉吾取諸仁人有道之言才子名人
之頌吾所以壽吾母者在是夫雖然太夫人又何藉於是由前言之
太夫人爲康吏之婦由後言之太夫人爲忠臣之母爲高士之母其
爲不朽不較多乎而麗京諸子曰非徒然也吾母安貧賤不樂有基

細之奉遊觀之戲也母亦唯是諸君子之文也然有當於以朝誦一
語焉則益一食暮前一語焉則益一卮則是諸君子之文之娛吾母
也君子謂是役也善背介推范滂之母史傳傳之不置今太夫人有
高行三是前古之所無也麗京諸君子豈不賢哉夫人以色養其親
而又進之以文海內知名士焉言以壽於堂下者不下數千家太夫
人喜可知也雖然太夫人真有道者也榮華懣懣不足以概其心而
唯文是歸非有道者不能矣麗京諸君子豈不教之首也紫羅左城相
焉僕胡又起焉是天之大啓陸氏也其子勿替矣乎治不佞通家姻
戚之好有過於諸君子其舉今日之觴猶前者也而語不能文意彌
遠矣

聞師母八十壽序

易於雷風之象爲恒雷風者非至變者與而以爲恒何哉夫以雷風

孫三台集

卷九

壽序

辛

之至變而有不變者此其所以爲恒也恒其德不恒其遇古之聖賢
未有能恒其遇者也若夫無入而不自得卒未有不恒其德者也能
其德者治乃於師母鄭太夫人見之太夫人生于神廟之初年其
母何其盛也至于烹廟大瑤祠國禍禍中外而乃至若鷄見于狄
泉銅駝會于荆棘噫太夫人所遭之時此非可爲至變者與太夫人
歸吾師爲海內大儒楚秦燕趙閭越之人耳吾師名者不脛而走梁
孟之偶天下宗之僧老者幾四十年未幾而先生歿有子元亮能讀
父書元亮交遊尤能拜太夫人于堂下未幾而元亮又死獨其季子
與貞林之孫在耳今雖已成立思不愧祖父然其困苦顛連之狀有
不堪述者噫太夫人所遭之境此非可爲至變者與以常人當此若
不能以一日者而太夫人履夷險如一節臣初終之圖厥終則光

窮年茹素年八十而有嬰兒之色此所謂相其德不相其貌也
否耶今夫劉丘明與桓弓者未有不誦述敬姜覽東甌及范氏言亦
有不嘆美班惠以太夫人之閭範世有作者當何如表彰耶先是太
夫人七十治膏爲文以壽太夫人今又十年矣子毅之友若而人欲
請鄙陋之辭以爲壽而得言太夫人者如此抑治將揖諸君子而有
進也昔司馬之傳鄭當時所交遊多大父行當世知名之士今諸君
子生今日以指慶歷之時欲得大父行如吾師者有幾人哉然則拜
太夫人而不忌吾師不忌吾師而拜太夫人將先輩之典型於是乎
在也夫豈尋常稱祝者所得比哉治中年零落不得開揚吾師又愧
文辭不工無以壽吾師母今諸君子皆英妙之才蓋非常之學治將
以不朽吾師者屬諸君子矣且以爲壽

沈母呂太孺人壽序

孫平台集

卷九

壽序

三

西陵士諸公則翕然稱沈子佩琴也佩琴雅量沉深多學博綜與兄
庚長以雄名擅海內者久矣天下知與不知無不言沈氏兄弟金友
玉昆云在協洽之且月爲大君呂孺人壽諸與庚長佩琴交好者將
以稱觴而舉祝詞余唯書傳以來所稱女君子名家者全以爲德計
而餘爲才計而又莫不有數存乎其間推此以論太君子三者又何
議焉太君子產于呂呂固名族操箕帚而前爲漢冲公繼配帷幃布裳
其有隱德世以方鮑家少君梁家德權無愧色既而撫丈夫子諸人
皆非常才也荀氏六龍慈明無雙賈氏三虎偉節最怒而况於庚長
佩琴哉子則人之子妃則人之妃母則人之母三累而進之厚矣天
之托太君子沈也雖然其無有進於此者乎初漢冲公大父爲觀察
公絕憐愛之曰亢吾宗者此子耳然黃金滿廩不如一經實不遺一
錢也故漢冲公爲諸生愈攻苦篤志學使者廉其茂才以學田若干

畝畝之漢冲公辭不獲曰吾何德以當此其以累先大夫清操乎無
已易輪于祠廟其以春秋宴享乎蓋其廉介如此當是時漢冲公貧
益甚而太君出橐中裝爲部署生產雖家人手指目繁不以煩漢冲
君有微廬欲隘不足以蔽風雨而太君高其門曰吾子其有典者
爲長者車馬之所過也諸子次弟皆娶以及而有負牀之孫無非太
君所營爲者以是嘆太君之才過人一等矣雖然其尤有進于此者
其德乎輓近世婦教陵遲則喪無行矣奉已之所生如天帝貴人而
視人之所生過于婢妾咸獲而太君撫諸子如一也人賦其兄弟嫡
庶無辨也漢冲公女弟未昏而寡遂誓不嫁君子爲之作處女吟焉
太君膳羞陪養如事親章三十年無倦容天下不多姑氏之得此聲
于吳越間而善太君之能成其高節也誠是觀之豈不賢乎哉夫沈
爲吳興甲族而佩琴家系名德鬱興于諸沈爲尤貴焉明典少司寇

孫平台集

卷九

壽序

三

昔齊有聲成化間後清江令兩湖公起家循吏傳至公大父觀察清
名懿範誠感盛矣而漢冲公與太君抱隱德又復醞釀無已夫豈不
是以克紹家聲而光啓後人爲昔唐貞元間唯崔氏爲盛刺史通有
子八人皆貴其宅屋室閣踐游數者二十餘人大中以來未之有也
然始其曾王母長孫年高無齒祖母唐事姑孝毋且乳哺姑曰無以
報若德惟後子孫皆若爾孝世謂崔氏昌大皆起于婦人哉先是太
君事那恭人恭人爲約巷公繼室春秋高性嚴肅太君婉婉聽從旨
高涉穢無不極其歡心然則以太君較崔母終不餘力而讓能矣天
之寵綏沈氏豈有窮哉于是稱詞而畢遂敷席注酒數十百人誼在
猶子者俱再拜效千秋之祝太君揚塵拱手歡通顏色

嚴太夫人壽序

高太父黃門與諸卿先生爲同年進士清卿三傳爲顯序兄弟黃門

至令兄弟則五傳矣。邇余自少與顯亭同研席。至交得并。與顯亭為兄弟者又三十餘年矣。夫以五世之交而有三十餘年之好。則其舉鰥寡母當亦不猶夫眾君子之稱詞已也。太夫人江氏所出。奕世清德。好爵縉紳。我錢塘之四姓八姓莫之與京。而鍾美于太夫人。則其族之貴也。家雖閭閻。顧不及中人之產。先生窮年讀書。賓客問字者。填城闕。滿戶外。而太夫人治酒餚。無倦客。則其才之贍也。先生與伯季皆有天下高名。先後從若。並著賢聲。而于太夫人稱卿。邪鍾。邇焉則其盛範之備也。太夫人于先生為繼室。前夫人之女。撫之如女子。觀孫世有室及孫而恤之為至。又顯亭之配王徐兩夫人。相繼以歿。而太夫人于諸孫如慈母。則其燕翼之至也。先生晚年為山澤之遊。紛季之入商山。韓康之走霸陵。先生與太夫人隱德並茂。孫字台集 卷九 壽序 三

與顯亭太夫人壽序

僕與顯亭之相識也。于已卯而與顯亭之結為親友也。以辛巳常是時。諸張赫然有聲。獨顯亭若罔聞知也。余從諸張遊。聞有聲出於戶。外從門隙窺之。見有短而髯者。曰此為誰。曰吾從氏祖望也。是子殊痴。于弗之問也。僕曰。嘻。此其為吳越大男子。相其識度。已在山濤魏舒間矣。於是遂結為兄弟。張子拜吾父。吾母僕亦拜其父。顯亭先生母沈太夫人也。壬午釋青先生沒。太夫人稱未亡人。遭世不造。流離播遷。殆難觀縷。又二十年所。太夫人春秋六十如月之十。有七日。實為設脫之辰。不佞治政。稱祝辭以進。曰。太夫人不愧為儒家婦。有千金裝。躬鹿車以佐先生之攻苦。是少君之行也。有傳才子不使其急於功名而偕隱以終。老是介母之節也。太夫人雖貧乎。實至必精酒肴。雖畱連彌日。無倦容。是湛夫人之樂也。有三子。蘭父遺書而顯孫

孫字台集

卷九

壽序

三

孫字台集

卷九

壽序

壽

邇世不悔則其真鴻之操也。及顯亭已貴。迎養官署。而太夫人如世叔之母。永嘉有七隨子。東征述先君之行止。訓共儉于在官。既顯亭予假奉還里門。長孫方貽高蹈。承明少孫熙華。將軍起第。餘皆青箱世業。虎躍鵲起。而太夫人唯是浣濯之衣。不改舊時裝。親族既屬太夫人。則急唯後則其盛德之至也。夫古之賢媛。載于彤管。不過有其一二。已足垂不朽。布來茲而備德。聚爛如太夫人。則天之寵之人之誦之。躋五福而享多壽。豈曰不空昔安仁之賦。則居以奉母也。御板輿。升輕軒。千古樂得而道之。然乾沒不已。以為母氏憂。有知太夫人之所以教其子若孫。顯亭子若孫所以事其太夫人者哉。今顯亭亦當五十之年。班嗣子舍賓客滿堂。太夫人則矜華于身。綢綬滿于牀。千古之榮。稱空莫如太夫人也。此乃傳之所謂母德之至也。治敢從

尤大賢是歐陽鄭夫人之訓也。賢乎哉。太夫人有此數者。足以壽千古。其為形管之褒稱也。又疑僕又聞之。漢史稱嚴千秋之母。非不貴也。而母為子憂。潘安仁閑居賦所言。板輿奉母。非不樂也。而母為子儻。今祖望貧而樂道。著書立言。得一二知已之資。以娛親于草堂。半畝之間。耆孫振振。皆有兄之風。立志節。能讀書。此豈人世所侍遇乎哉。于是遂銓次大概。再拜而獻鴈于母之前。

許人君六十壽序

僕結髮與諸君子友。益多累世之好。而至柴子虎臣。嚴子于餐。吳子典公。兄弟許子道濟。兄弟則自高大父思泉以來。奕世相善。至於治五世矣。而許氏又同里閭。故習知許氏名德之相繼也。本許氏自華

學先生以中丞起家。歷有名績。而在衡先生益光大之。至我西先生為黃州守。乃向節焉。太君吳母則其所配夫人也。先生死。子蘇城在

於未之四月間十七歲而移已亥之四月而太君壽終六十
吾不得奉吾父而幸得吾母在奉吾母而又何以娛母也諸君子之
不吾棄者錯趾在堂請以是為親之壽乎予曰善矣諸子之為其母
壽也夫太君育子名門歸于華胄其黃貼鏡華飾首飾所服御當
極人世之所未有者而稱未亡人以末學之故使屋而居室如懸
磬皆無衰狀焉嘻甚矣太君與諸子之德也然而太君守敬姜之訓
勉而子以成名繩繩諸子積學力行其所以繼中丞之後而大家聲
者吾又安知其所底極也哉然則先生雖死而不死而太君之節日
著而名日高將必有師六宮而號女宗者矣抑予因壽母而又有進
焉者吾先世與許氏先世之下居于修文里也以為悲之為工者剖
磨礱礪日夜無休時後世子孫治學如治工焉其庶幾乎今雖里居
不可問而前哲之訓雖累百世不可忘倘兩家子弟能謹守是語此
孫年自集 卷九 壽母

而夫人若敬姜之勤勞時時以問越是懼者此豈兒婦人所宜大
男子不及矣迺今繁昭學日益富端隱約夫人曰能如是乎與汝偕
隱介山之操九死而不悔也此其不愧為先生之家者夫忠臣烈士
其後無聞者多有如繁昭之好學行誼聲施天下豈有既耶然則非
是母不能育是子舉此以壽夫人又易有加焉始余輩二三兄弟交
如膠漆四海賢豪錯趾堂上是時夫人饌酒食之外無他事焉廚粢
知艱難困苦非常之節有如是哉夫地之為道無成而有終凡夫
生乎所為極難者斯其為無成有終者與余于諸公間不能為文聊
為贊言之

壽母戴孺人壽序

僕驅走南北五稔而歸里門見通家數輩無不極口讚子懿繁之賢
也已而滑子手一編過我讀未終篇若卿雲之彌天而芙蓉之被沼
孫年自集 卷九 壽母

三

陸夫人五十壽序

有明行人鮑庭陸先生其配曰陳夫人歲乙巳姑洗之月為五十設
饗之辰而其子繁昭來言曰惟先子之執友敢以一言為請余曰然
而母吾固得修事之者也余惟載籍以來典耳目所親記婦人之職
不過饌酒食而已詩斯千之卒章易家人之二是也適夫人艱難困
苦非常之節則是豈足盡之哉方先生殉節于桐塢夫人欲從死墜
數仞之樓而不得死也先生形見于夢曰吾以後事累若又安得死
當是時繁昭數歲方負赤耳惟夫人擁樹以至今日承其家學以起
令名夫豈偶然者耶粵乙酉以至乙巳二十有一載歲將再周星幾
隨環而夫人茹荼苦辛三十八世所求有盜竊之烈風災之銀鎔困之

也有間且請曰繁繁不佞有母六十歲貌與同人將進酒而顧先生
之有言也僕曰然子之太君安道之後而又君家之所自出夫豈不
賢乎太君少孤事母至孝又能佐母事其翁嫗此母教之無待于傳
師者已如此已相攸于言加先生雖鳴枕鹿翁稱之姑稱之兩王姑
稱之先後克若查典陸無不稱之此母德之著于室家者又如此所
尤難者官加先生殺後家益中落太君事其堂上甘旨隨獲有加腴
焉又時時教其二子輩燈至丙夜不休此太君之代為子職以佑啓
後人者又如此總終始而論之夫豈不賢乎夫潘武林之貴姓也監
副及南雄郡君父子名德著節于中朝而聲施于鄉里後之人鵠起
鳳舉其誰曰不然而抑知閭閻之茂如太君一室管所不能盡
而世家所不及腐載者耶吾立見潘子之翔步雲龍從容百舉東觀
周致大官之壽于堂上享齊晉之封于累世矣請以是告諸君子倘

不以僕言為不然耶夫人子傳不微其則人子之心也夫之
友無不欲為其友以壽其親者匹敵之美亦猶行古之道也僕雖不
能文而稱太君則無愧辭請以是舉能焉

姚太君壽序

予讀春秋內外傳而嘆敬姜之賢也然魯有仲尼而文伯不能事于
古以為遺憾適吾里有姚太君者鄉里名族其所以事姑相夫夫死
而教子皆可以無媿影管而吾獨竊道不已者以為尊師重友之義
則未有如太君者也今世士大夫亦知所為師與友矣不過為聲援
耳非有所為六經仁義之說也不則為制舉藝耳非有所為尊聞行
知之旨也姚子弘任從吾友應嗣寅沈向華兩先生遊皆被服先儒
一切勢利之說不集于中而于應先生也若將終身焉今已擢入軍
弟子矣夫豈不賢哉同人無不稱之弘任曰弘任非知如此也有母
孫字台集 卷九 壽序 三

之訓焉吾聞姜伯淮兄弟其母為大被以資同學而陶士行母截髮
供賓客皆能成子之大名而太君令其子學為儒者此其所為不及
也又不唯此弘任兼習生計以平人而言母必曰寡婦清吾儒也子
必曰計然曰主所願學也太君惟令致為孝弟崇賢師而親良友弘
任以母訓是侯力學不倦是母是子豈不加于人一等哉然則古今
所遺憾于文伯者今知其免也夫僕二子孝悌孝悌皆同學于應先
生者也孝悌後弘任念舊不忘予尤心感不置丙辰孟陬為太君
週甲之辰諸君子屬有贈言余安得默然而已也川畧識數語為姚
子舉北堂之觴

妻母胡孺人壽序

粵以莊貞之月為妻母胡孺人設悅之辰治觴酌賜奉觴效祝禮也
乃言曰惟母之克親以相夫子也惟母之盡孝以事翁姑也惟母之

事其節母之孝也惟母之撫其前子之慈也夫我三子其父又
已方母之歸吾外父也家雖盛亦中落矣獨患難死喪之類每每皆
据以身任之不以為外父憂攻苦食淡終其身勿之有暇此所為克
親戚之構患母以婦人支左屈右卒脫于難太翁得終于正寢者母
之力也故稱母為賢婦不置云此所為盡悴以事翁嫜者非耶母之
父為博士德淵公嫜曰褚夫人夫人高行烈節婦也德淵公沒有一
子又毀母與女弟二人事母無所不至曰緹紫何如人哉兩人更至
其家外則總庶務細則滌中翬生養死喪人皆以為賢于丈夫子矣
此所為事其節母之孝者非耶自曾參大賢不放娶後妻古之人誠
有慮于伯服孝已之變也初外父娶于鄒有子曰宗周母字之如所
生者然擇師友以教之聘名家子以配之人皆稱母之賢此所為撫

孫字台集

卷九

壽序

三

子以憑者非耶以治觀當世大男子裁如嬰兒而母之大節卓卓如
此豈不謂難哉乙酉之歲避兵臨平騎作至母與其女謹藏山中治
時以奉吾母于武康之陽故聞有兵變疾走歸母及吾婦不食已二
日矣母指山下一深洞曰幸也騎不相及脫有警吾與女早隱此中
矣時治叔母亦在是焉憐悽之狀至今動人心此亦足以見母之大
槩矣近者母茹素學道與女弟朱夫人奉佛惟謹不問戶外事此殆
比迹金仙往來淨土者矣治困頓諸生跌廢不振且將追于貧于谷
口從黃綺于終南母未嘗以富貴之言相勸勉則今者愚夫婦之上
壽亦豈忍以世俗顯榮稱道于前哉是用畧述平生一二以應幾母
之問竊進酒云爾若夫享大年壽者願銀黃終終之壽于子孫衆
多之類于後則母自有之又無俟更僕數矣

女弟沈夫人壽序

余同產四人其二為女兄弟而歸沈者其妹也妹婿沈子象溪傳雅雅雖且又令壽嗣不幸而蚤死有一女焉歸於陸生曰翰這一甥焉曰中震吾妹二十五而寡去歲庚戌則吾妹行年已四十矣吾妹之生辰為杪冬之二十九日余方歲暮從北歸經營喪事月二十六日而引殯月二十八日而反虞魂魄擾亂無復生理而吾妹亦在震相之際安能具一尾為妹壽耶賦歲月正九日又以友人招余八閩之行挾離老父膝下走二千餘里至泉南兄其尚可以為人耶憂四月得少閒為文一通歸寄為妹壽妹向喜兄文章知吾言之必有當於心也夫三春之貌葩華紛華會不可以經時而九秋之幹摧拉霜雪標厲風雷然而結為大年蔚為虹龍以其剝落者甚則摠榮者厚唐柳氏宋歐陽氏皆以母德大其門即以吾家言之亦以七世祖母楊之節以啓孝子而食其報於崇政天之窮困吾妹也亦將使沈氏之大其門而使吾甥之食其報也乎而又不止此吾兄弟餬口四方朝夕吾父母前者惟兩妹是賴季妹歸于胡妹婿亦歿而吾兄弟失恃以來老父支離牀枕微吾二妹其得肝食乎是吾妹不惟有衛貞姬之節而又有嬰兒子之孝也天之報之固未有艾矣抑季妹有女而無子即以女約為甥婦兩妹有子有婦有女有婿以娛目前其亦可以少慰也夫憶吾妹少時詩書上口便能成誦即深識其義理此天意者將授為母師也耶以之傳章氏之經而作班家之賦固優然其有餘矣適兄不德與爾仲年在知非以外俱漂泊無似一在天之北一在海之南何日得聚首吾父膝下酌一杯濁醪教嬰兒啼笑真人生之大樂也吾日禱祠以求矣兄平生為文不喜褒飾况於吾妹耶此皆實言胸臆妹其為我舉一觴焉

女兄王夫人壽序

自余為東西南北之人而親戚姊妹多至曠年不相見昨歲從家抵里門弟在燕未歸祇二妹在家相勞苦未及見陸王兩姊也己觀陸姊年已六十而髮始蒼艾後至棲水見王姊則髮類銀絲無復有青黑間者何吾姊之年未老而至是耶今旗蒙之十月二十五日為吾姊設饗之辰兩甥與兩甥倩頓首余前曰願舅氏之有言也余結髮從事鉛槧持三寸不律思以表彰天下之節義豈于姊氏而有失耶本吾姊氏為伯父恭先公女伯姐陸早歿賴伯姐陸樵樹以長歸王者四十年而稱未亡人者三十餘載則自始生以至今日其開口而笑者幾何當姊之初歿也兩老人老矣子與女俱弱耳吾姊代子職以奉堂上代父職以撫弱息艱難困苦之不憚以至子男已壯而有孫女子字人而成家賢哉吾姊此殆形管之不數見者乎吾聞唐重傳平世家有長孫氏始大其家聲宋推歐陽文章有鄭氏始垂其義訓母德之關於世系如此則吾二甥之昌熾其後而顯揚于前固賴姊氏之大啓之也昔聖王之制褒揚節婦於是聖角門弟旌表坊里以姊之顯節如此賢有司自能行之爾至余衡茨布衣無能為姊短長當在兒童時陳氏設果何曾暫離今幾何時已成老翁制學馬兒從事四方言念昔時皆為悲端其若之何矣則吾仍有望于兩甥與兩甥倩之表襮其德義而顯揚其令名于無窮也若夫人世之浮譚譽說則吾不為辭贊焉

仁和孫治宇台著

史論

四公子論

四公子皆天下之賢公子也說者莫不優信陵而劣平原余以爲不然信陵君始終皆以客之力前無侯嬴則救趙無策後無毛薛則殲身不得返魏不符返魏則魏亡而信陵何以自託于趙甚矣信陵之開于大較也平原君雖失于毛遂然能斬笑楚者美人頭又能以魏齊而距虎狼之秦曰在同不出也況又不在臣所其雄畧豈在信陵下哉余故謂信陵平原伯仲之間耳孟嘗贈知而後黜其所尚者皆馮煖管甯之計然往來齊秦數至頗璜其不爲桃梗者幾希矣春申又不逮孟嘗遠甚其客竟無有聞焉者其死于李園愚昧至此非不

孫家官集

卷一

1

幸也嗟乎此四公子者黃歇爲最下矣要而論之四公子皆非能愛客也比如王石之競富脫彌重父之誇力耳彼則曰食客千人此則曰門下數百用相誇耀以鳴得意其願足矣譬千金之家僮手指千豈必有賢豪出于其間哉不然以信陵君之好士以毛薛之賢當其返國不聞待之以上位任之以治國家之事則二人之不欲爲信陵客也明甚余故曰四公子皆非真能愛客也雖然後世公卿大夫建身媚上持祿固寵爲全家保妻子計耳豈復有天下長者在其念哉而賢人君子餓死溝壑而不悔嗟乎若此者又豈非四公子之罪人耶

戰國士賤論

貴賤者人之所自爲也孟子曰人人有貴于己者勿思耳不貴其所可貴而賤其所可賤爲賤而已矣戰國之士制勢驅鬼走勢利如登

雖欲辭與之爵豈可得乎雖然士在戰國亦不可一輕許也以吾觀
魯連之蹈海處卿之棄相王躅之忠樂毅之累田單之謀燕頗相知
之勇王斗頗躅之節彼其人皆非常不世出之士又可得藉豪惡肆
耶余以爲戰國士賤者如儀秦犀首反覆挾詐之人耳究而論之戰
國士賤亦不賤于後世也若馬融大儒而番景翼戰國有是耶班固
高才而媚竇憲戰國有是耶其他如清臺之士賈誼劉惔之于叔文
戰國有是耶此諸君子者皆恢傑奇偉而猶若是况項項庸劣而當
世之末流耶嗟乎馬融班固潘陸劉惔之徒不以爲賤而賤戰國之
士吾未見論之當也然則爲士者亦奈何而可貴哉夫猛虎在前而
能抑其首者力足以制之也王公在上而能使失其威者氣足以攝
之也爲士者之可貴亦貴于氣而已矣氣者吾之所自有不假于物
者也假于物者未有不賤者也爲士者不知已之可貴而假于物合

蘇軾詩集

卷十

11

靈通而觀榮頤古今一轍安在其不賤哉今觀貴人之門車如流水
馬如遊龍望塵側足者無非矜負譎笑夏畦之徒而猶儼然自傲于
人曰吾爲天下士也是戰國所養之人所羞稱也吾固謂戰國士賤
不至賤于後世者以此

祖述論

世以劉琨祖逖並稱而祖逖之功非劉琨之所敢望也劉琨在于河
北固爲其難而祖逖在于河南似居其易而吾以爲祖逖之功非劉
琨之所敢望者此不徒以成敗而論蓋就元帝過江以後之形勢而
言之也何則當元帝之過江也河以南豈復有寸土哉祖逖以羈旅
之人從以賓客義徒破樊雅討劉平擊陳川走桃豹鎮雍丘而守之
而使石勒之內殘暴虐不敢過成皐而窺兵其功豈不在晉諸臣之
上哉而魏劉虞并州佛圖荊土卽以倚虛十萬之衆輕舉畏功而身

死于段氏關連之知果豈不什伯耶夫自梁丘以東砥礪以北皆
中國之樞而世之得失罔不由之吳楚七國之變有梁之堅壁而後
太尉得以有成功楚漢之相持有彭越在梁往來為遊兵而後漢得
以破楚假使晉無祖逖則不能有河南無河南則無淮右無淮右則
長江雖險豈足捍蔽哉晉嘗謂晉臣功烈之最著者莫如陶士行而
世所震畏以為非常者莫如謝幼度以二臣相提而論而蓋以見豫
州之不可及也何則江左建國在于長江江之上流最為要害而易
守而江之下流難防江之上流是為門戶陶范騷之鎮荆襄與陸遜
陸抗之守西陵上江之下流自鳩茲以下至于橫江無在不可截
流而渡故非淮南北不足以蔽之是故吳築壽春雖以魏武困于濡
須之口而高駢不出兵于淮泗即以黃巢入采石而有餘符堅之敗
于八公與魏武之困于濡須又一也使肥水之役不先命劉牢之以

華字台集

卷十論

三

五千人直指洛陽則豈能喪八十萬人之膽而令草木皆兵哉由是
觀之梁宋之地為天下之所必爭而淝和蕭沛之間足以蔽江豈非
形勢所然哉鄧艾之屯芍陂實為亡吳之漸而元魏之不能逞志于
江左猶之魏武存堅也然則逖之功在于復河南之土而謝尚不足
以言之而又何論于劉琨也哉

謝玄論

晉元立國江左以來更十一世傳百餘年而不能克復神州者雖其
君孱弱僅存其臣篡逆並起而不能不嘆惜痛恨于謝玄之失策也
何也晉自劉石煽禍生靈塗炭中原大戰可得而數者謝玄之淝水
桓溫之灞上劉裕之關中三駕而已然桓溫劉裕志窺晉室豈復有
篡夏之大計關其念哉獨謝氏父子為晉室忠臣不干天喪符堅之
際長驅河北克復京都而奄忽不振引疾求退吾以知玄之失策而

晉之不能復能有為也雖然安于是時亦奏玄為前鋒都督經略
而玄亦降符則據碭磧入滑臺屯黎陽而吾各玄之失策者何也蓋
玄之失策在于已欲任彭城而使朱序鎮梁國也因勝恬之敗張願
之反而即退然不復振也夫乘戰勝之餘以經略河北若以烏獲摧
木責育拉朽而河朔關隴之人望王師之至者如瘡者不忌起饋者
欲得食當此之時有進而無退有鼓而無金而奈之何欲頓彭城而
還淮陰也哉或以為諸葛亮北伐蔡瑁以為軍可未幾有代陂之敗廢
浩北伐王羲之遺書諫止未幾有山桑之敗亦安見玄之為失策也
曰不然浩之罪在于刺姚襄而生其叛心而北伐非有罪也襄之罪
在于還師而失遺戶二十萬口而北伐非有罪也况襄浩威名不及
玄之萬一徐龜蔡裔之流不及朱序劉牢之諸人使鼓肥水長勝之
勢以待草付將亡之運晉之恢復可立致也而乃為保淮之計坐失

華字台集

卷一論

四

事會自是而起者姚萇據于長安慕容垂據于鄴乞伏國仁之抱罕
呂光之姑臧繼是禿髮蒙遜並起南燕北燕並興晉是以歷世不復
而擾攘以至于南北誰實為之或曰子過矣燕秦之崛起遼東豈
得任其咎耶曰是又不然符堅有天下大半慕容姚萇皆為其臣使
玄直搗長安則此諸人皆束手伏罪効命之不暇而又何得因時遭
會肆然而為僭逆耶抑吾聞古之成大事者必有堅忍不更救之才
漢祖數敗而成帝業魏武數敗而成霸功即羊叔子失計于楊驤陶
士行識關于張奕而終為國之元勳廉恬之敗張願之反會何關于
國之大計而玄即罪已求退不復頓兵尚可謂之有堅忍不拔之才
哉彼玄者可以勝不可以敗者也吾是以知謝氏父子風流有餘而
大畧不足明哲有餘而犯難不足內扼腕于道子而外坐失于中原
事雖使有識者安能不相惜嘆恨于千載之下哉由是以言晉之

所以保有江左者祖豫州規復河南之功多而其不能削平河

左儒論

周之宣王殺杜伯左儒漢之宣帝殺田子真蓋寬饒韓延壽楊惲二帝皆以爲非常不世出之臣而誅殺名臣往往過于庸闇劣弱者何也其主自賢而卑其臣自賢而卑其臣而臣復倖直好名卒未有不中其所忌者若杜伯左儒楊惲寬饒諸人是也雖然杜伯之死非其罪左儒爭之是已爭之不得繼之以死何哉且其言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違友友道君逆則順友以違君則非純臣也夫以宣王之賢純轉輒論以明杜伯之無罪未必不聽一再聽請再再不聽請三三不聽則與樊侯南仲諸人伏闕交爭尙可以冀君之悟而顧權衡于君友逆順之間此固英主之所痛心者方鑒圖納其不相入明矣以

張守節集

卷一論

五

吾觀杜伯既死魂魄爲厲尙能射王子都而至西漢數百年猶能于秦中爲小鬼之神則在當時必剛強決力陰賊著于心本與左儒引繩批根互相朋黨若觀其灌夫寧死而不悔也嗟夫君與友豈可提衡而論哉苟由其道雖鄭奇之賣呂祿未爲不可苟不由其道雖以左儒之死杜伯予倘未爲可也三代而下乃有不明大義好引黨人若李陵之降而司馬遷訟之房瑄陳濟之敗而杜市上書皆此類也吾固謂後之人君無若周漢二帝自賢而卑其臣有殺直臣名而人臣諫君無倖直好名以亡其身若左儒之死非其所則幾矣

留侯始終爲韓論

秦楚之際秦傑並起屠狗刺盜之徒無不際會風雲化爲侯王而有人焉不欲以功名自顯并不欲以節志自明于賊而下猶見其苦心者留侯子房是也說者曰子房爲韓報讐擊始皇帝轉浪沙中誤中

高車是其所所以爲韓也而未盡也田榮之于韓趙張之手也皆借張歲時而橫陽君寔賢以良輔之畧地于秦卒亡于秦置王于楚卒亡于楚會不盡一策建一計安在其爲韓也哉韓食其之請立六國後也韓豈無孽子孫可王者乎六國立則韓必立韓立而良可輔也而良借箸趙沛公銷印良豈有韓之心哉於乎是未知良之心也凡良所以爲漢者皆其所以爲韓也凡良之所以始終爲漢者皆其所以始終爲韓也何以言之房王安者秦而良志在滅秦殺王成者項而良志在滅項故其始也天下有可以亡秦者即吾主也而亡秦者莫如漢其終也天下有可以滅項者即吾主也而滅項者莫如漢鴻門之令殺良則漢危矣而其語項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義不可亡去天下已定稱于漢曰臣家世相韓不愛萬金爲韓報讐今以三寸舌爲王者師願從赤松遊於乎此不足以見其始終爲韓之心哉然則張守節集

卷一論

六

論秦風

平王以岐豐之地賜之秦使后稷不啻公劉太王以及文武遺累之王業一旦斬焉如棄蓬蒿蕭蕭而不之惜此殆無人心者所不必言獨西周百姓遂安于爲秦若不復知有周先王累世之恩澤者亦獨何哉蓋王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復致事晉焉之呼彼西周百姓何不如陽樊之民則吾反觀秦風而知百姓之思周者固歷數世而

宋史也何以明其然也彼素人之稱其君者終秦之風不過曰公而
已故其詩曰公之錫于從公于狩又曰公曰左之令板則獲又曰維
從登公子車卷息獨無衣之詩解王其稱王者為周不為秦也若曰
王何自而與師乎便當修我戈矛與子同轡夫豈以秦仲之見殺而
為魯哉實以魯之廷逼處此使我宗廟社稷而後為魯也其二章
曰修我矛戟與子偕作三章曰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其勇躍其心如
此者其為周不為秦也吾觀秦風不遇數篇而非刺其君不一而足
如曰蒺藜如蓬其君也哉此與沐猴之語何異至于駕鸞鑾而戰獸
騶見君子而先時人亦甚矣其無君人之度也夫以數百年漸仁服
義之俗而忽焉及此如專之雪蜀之日其不驚且怪者必非人情于
此而知無義之詩為周不為秦也益信魯乎使平王不棄地于秦晉
憤報魯小戎婦女皆譏車制庸渠不如夏少康一旅之師而何宜王
中興之可言哉而情也其為庸奴也徒知有母而不知父戊申戊戌
戊戌紛紛致怨于東周之民而使同袍同澤同裳之東終陷于虎狼
之秦而莫可如何也然則平王者其又為幽厲之罪人也

論遷史魯鄭合傳

余觀遷史之所謂合傳者都有義例如老莊申韓以刑名本于黃老
而合也如季布樂布一重視死一輕視死而合也如賈誼屈原遷諫
相同且以賈誼之吊屈原而合也獨至魯鄭之合傳則不解其所謂
夫魯連天下士也鄭陽不過諸侯客耳相提而論連如威鳳翔龍天
矯九天之上陽如尺蠖伏垓自致囚拘窘辱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
乃余反覆以思而知太史公之扼腕憤懣者皆在于此而不在于文
辭之間也夫魯連誼至高非以其蹈海不帝秦一語耶梁王客如枚
先生嚴夫子鄭陽司馬相如之徒皆不願事秦者然枚先生以蕭卓

後矣嚴夫子子助與吾丘單同連矣相如以貴為郎亦浮游漢公卿
間始終不仕者獨鄭陽耳豈以其不事漢故合傳耶而又非也夫漢
非秦北也況漢武之雄才大畧而欲高不臣之節無是理也然余以
太史公之所謂扼腕憤懣者固在于此何也夫士君子患不得時遇
主耳武帝固知人之主也以東方生之奇才不遇執轡以李廣之勇
力不得封侯以董仲舒之學術止于江都相以汲黯之直節止于淮
南守即賦如相如天子恨不同時亦不過為郎唯公孫弘小生為幸
相封侯他無望焉而太史公至于下腐刑辱極矣安在其為知人
之主也鄭陽之不仕漢此史遷所以發憤而合傳于魯連也與當景
帝之疑梁王也韓安國請救于長公主鄭陽定計于王生漢公卿無
不知有鄭陽安國者然安國之進用也獻五百金于田蚡豈賢者之
所願聞者耶然則鄭陽之落拓不仕即與魯連同傳豈不可也

論

仁和孫治宇台著

律論

人言律嚴而禮寬韓延壽之言曰吾以律治汝無所措手足此岐禮與法而二之而非所以論律也蓋律之嚴不嚴于禮之外禮之寬不寬于律之內先王制禮立刑陳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倫無一不秩于禮而禮制之嚴莫過焉律者因禮而設而多有寬條行于其間是律或有寬而禮無不嚴也夫先王以禮坊民民犯者衆不犯已而設律以隨其後曰不由禮者且麗于法庶幾民之畏罪而不得夫刑也故有虞氏既以皋陶爲士矣而命伯夷典三禮曰折民惟刑又曰伯夷播刑之勉夫以典禮之官而有播刑之訓政以禮與刑之相表裏乎台矣

卷十一

一

裏也周禮大司徒懸象觀之法卿大夫以下四正讀法月吉讀法所謂法者何也律也其率率于法使人若日習而耳目之者曰使人無犯吾法足矣今以律爲甚嚴而閭里小人不放過而問焉士大夫且以爲司空城旦不知何物以禮爲甚寬而放意肆志曰陷于大戮而不知嗚呼此世道之所以可憂也其所以可憂者是岐禮與律而二之也晉世崇尚風流極矣然陳壽居母喪使婢子丸藥終身墮于清議謝惠連居父喪贈杜德靈詩遂見廢不豫榮位於乎今之士大夫其居喪從吉者不知其幾至于丸藥吟詩者可勝誅乎凡此者皆不知禮制之嚴而遂陷于律有不赦之條此律與禮之不可偏廢也

六律五音論

天穹然于上地廣然于下而不思其間闕而莫之通者風爲之也帝

自昆蟲蠕動之物莫不有聲而況于民懷好惡喜怒之性其發也止之其行也執禦之則節宣之權不得不自上操之也而爲之所若是者何也先王之所以急急于正音也雖然五音者曷謂哉五音者宮也商也角也徵也羽也商之爲言章也物成就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報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衆穰宇覆之也雖然五音之義如此其於民之聲易與哉夫民之一笑一啼一呼一噫皆自然而然耳豈有意于爲宮爲商爲角徵與羽哉然而聲出于脾者謂之宮宮主喉出于肺者謂之商商主齒出于肝者謂之角角主牙出于心者謂之徵徵主舌出于腎者謂之羽羽主唇五方之民言語不同嗜欲不同其爲喉爲齒爲牙爲舌爲唇無不同夫民之聲以爲出于喉與齒牙唇舌此民之所知也而即以爲合于宮商角徵羽此民之所不知也于是得其虛言以登于明堂采其風詩以上之太史尤民之所喜不自知也聖人曰吾知所以正之矣正之維何亦正之以六律而已矣六律自黃鐘之宮三分損一以生林鐘之徵林鐘三分益一以生太簇之商太簇三分損一以生南呂之羽南呂三分益一以生姑洗之角如是上下相生宮爲至濁商爲次濁角爲清濁之中徵爲次清羽爲至清清濁咸宜而五音正矣而未已也又爲變宮變徵十二律共有其宮以大相役而本調備焉而又未已也又爲變宮變徵之法角徵之間比宮少下曰變徵羽宮之間比宮少上曰變宮而七音全焉夫然而五音有不正哉予以宣八風八風咸宜于以行四紀四紀咸協五音正而猶有不正者哉此皆聖人以六律正五音之效也雖然古之聖人以六律正五音而後世六律先不得其正爲之奈何荀勗與阮咸互相詆也何安與鄭譯交相非也范鎮與劉幾迭相

孫宇台集

卷十一

二

誠也或爭之于泰或爭之于凡而未有一定則爲之奈何然則律終不可得而正耶而又何以正五音也而吾以爲不然古之聖人以六律正五音而後之爲律者于律不得而尤當協之以於此豈所爲以五聲正六律與嗟夫時異勢殊有聖人起正當神明于音律之間也

仁知合一存乎聖論

天下人流不同材質亦異繫乎天者有陰陽之別矣繫乎地者有燥濕之殊矣降及于人則愛惡相攻而情偽滋起矣民氓莽莽不可勝數故始雖出于一原而其後千變萬殊而不可遽止劉劭所謂有末流之品間濫之才大雅之器之所以分也故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不知君子之道鮮矣自非返乎成性之初而全乎天命者其足以語于此乎故前志有曰仁知合一存乎聖有味哉其言之也古之論仁者不一有以博愛爲仁者有以至公爲

論年日集

卷一一論

三

仁者有以克己爲仁者然以我論之仁者得乎陽之分居多得乎天之分居多所謂體諸仁也鄉飲酒所謂坐主于東南春秋所謂首元年皆此義也古之論知者不一有以聰明爲知者有以進取爲知者有以周物爲知者然以我論之知者得乎陰之分居多得乎地之分居多易所謂藏諸用是也鄉飲酒所謂坐賓于西北冬十月所謂必書于春秋者此也雖然仁知果若是其盡然者與得乎仁而不得乎知得乎知而不得乎仁公羊氏所謂獨陰不生獨陽不成也吾以爲仁知二者必非本乎性之德也而後可猶之陰陽二者不必出乎太一而後可不然則是豈可爲形拘而勢禁哉然而以語于聖有以知其不然矣何也以聖足以統之也且所謂聖者何也董子曰人之精神謂之聖精神者無窮之稱也精神者廣大之稱也鳥獲舉鼎不程其力秦武王爲之則有絕竇之憂矣歐冶子之鑄劍器劍車馬拔金

鐵無不立斷者若工人之用鉤鑿爲之分傍若背不能試一物此論聖者之一說也關尹子曰無聖非玄淮南子以爲聖人者自然之名也此之廣風萬里不可爲象蕭條寂寥不可爲音此又論聖者之一說也此兩者皆得其似矣然知其一而不知其又有一知其二五而不知其十也然則何如而可則莫如其于洪範之言爲得也曰思作睿睿作聖五行爲土則所謂居中制四方養萬物者爲大母備全德者爲大聖也其聲爲黃鐘之宮則太簇以下皆得以其宮應之無有所謂空積忽微而陰陽離合之道行焉在樂爲中聲者在聖爲元德也然而猶有進焉仁爲木夏小正所謂蒼帝行權也土尊帝令于火而火又木之所自生萬物復命于土猶祖考授命于孫也以斯爲仁之合于聖者此其義乎知爲水時爲頤頤頤土合于堯則以前而金爲其子繼之木爲孫又繼之以斯爲知之一於聖者此其義乎雖然

論年日集

卷一一論

四

以五物而論之則不足以服世人之論也夫天下自外來者未有不絛內而致者也自內出者未有不絛思而行者也易之大象言之矣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易之象言之矣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然則動靜者其即仁知之所自藏乎是故可以動交于靜可以靜交于動可以動靜不見其爲動靜是故可以知與于仁可以仁與乎知可以仁知不見其爲仁知故曰合一存乎聖也夫合之則無所爲分之說矣一之則無所爲二之說矣故以爲莫精乎洪範之言也夫司徒載六行庭堅陳九德古人之論道者亦何其煩稱廣舉哉不知有聖而知仁舉矣不知有知仁而他德不待稱而服矣故以爲莫精于洪範之言也故以爲莫精于良象之言也

喜怒哀樂未發論

古今儒者之論中多矣然其義莫備于易易以黃鳥中坤爲土其中

之位乎而不知寔始于乾之初九乾之初九陽氣在于黃泉于象為
潛龍于律為黃鐘萬事之根本萬物之權輿于是乎在故坤之六五
其中之位也乾之初九黃鐘之本也知其解者吾得之于子思之言
中子思子既言命矣又言性矣其在于人性與命之和順者何以名
之哉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受之以生者是命也而以謂之中
仲尼之語曰惟天降衷于民厥有恒性厥有恒性是性也而首降衷
即中也然則言性命而中即在而于思必推夫情必推及夫情之未
發何哉子思之正欲見性于情見命于性而以未發者言之也正欲
推情于性推性于命而以其未發者言之也其見性于情見命于性
而以未發言之者何也蓋甚惡夫世人之空虛寂滅之說也其意若
曰中已寓于喜怒哀樂特其未發者謂之耳蓋非無喜怒哀樂無
樂之可言也人之所為喜天之所為喜也人之所為怒天之所為怒
也人之所為樂天之所為樂也人之所為哀天之所為哀也天不能
離春夏秋冬以守中央之中人安含喜怒哀樂以守無形之中哉其
推情于性推性于命而以未發言之者何也又甚惡夫世人執定謂
有之說也其意若曰中無形而難名惟當于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耳
人生而靜之始安得有喜怒哀樂人生而靜之始安得有哀樂自情與境
協而喜樂名焉而喜樂不可言中情與境拂而怒哀名焉而怒哀不
可言中執大象者觀于中以見天地之心求天命者就希夷以觀各
正之理是則所謂形而上者也是則所謂無極而太極也不謂之中
不可也吾再推情于性推性于命而求之程子所謂性者不待之說
也乾之初九潛于黃泉之義也吾由見性于情見命于性而求之程
子所謂無過不及之說也坤之六五正位黃裳之義也夫然而世之
為執定謂有之說者可以悟矣夫然而世之為空虛寂滅之說者亦

可以悟矣雖然虞舜之言執中湯之建中其亦兼是之義否與夫
求之于人心道心而湯歸之于以義以禮則亦所為以無過不及之
用而合之于不偏不倚之體者焉中庸復言時中言擇中其亦兼此
意哉

天地之經而民是則論

先王之愛民也設之詩宗上庠以教之者易詩書禮之為經也天地
之愛人也懸象以教之者亦唯是孝之為經也禮以坊僞詩以定情
書以紀政事易以道陰陽皆為人而設者也至于孝則夫人而有之
者也經者常也夫人而有之者常之至也夫子曰天地之經而民是
則之有言哉其言之也夫古之人未有不則天地者也綱目何
一不取之天地舟車書契何一不取之天地然古之人為一事天地
未嘗不總總然憂之如鬼哭而果是也憂之者何憂其易盡而有不
可復秘之處憂其過盡而不可復回之勢至于孝者人之所以事
其親豈有易盡之憂與過盡之憂耶羔之跪乳也鳥之反哺也鳴鳩
之以孝名也禽獸猶然而況于人耶雖然孝為天地之經天地之經
于何而著之吾以為其教莫備于六子而象莫著于五行六子之孝
可得而言即其在震曰不喪七也其在巽曰重耳申命是震巽之孝
也水上于天為需火上于地為晉是坎離之孝也天在山中畜之大
者澤在地上萃之至者是艮兌之孝也五行之孝可得而言即木生
火而樂于火金生水而隱于水就養之義也土為火而勝水火為木
而克金報德之義也孝子之事其親能如五行則可以無譏矣孝子
之事其親誠如六子則可為能之矣雖然此其義至精矣而民之類
愚何足以知之哉解之者曰謂若二十八舍之迴環于紫極也謂若
八風之旋律也謂若日月之出于黃道九道也是亦孝之義也解之

者曰謂若百川之注于東也謂若四維之起于龍蜀而尾沒于滄海也謂若八紘八紘以起雲而和中土也是亦孝之義也夫民不習其石之遺言章步之算術又烏足以知之而則之也哉解之者曰謂若張中而種穀也火中而莠黍菽也虛中而樹粟麥稌中而收歛畜積伐薪木也又若春伐枯槁夏取果蔬秋畜蔬食而冬代薪蒸也夫天時地利民之所以供財用衣食者豈獨爲事親哉愚以爲天地之經亦言其理而已矣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者孝之謂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所以則之也在天爲經者在民爲則也民之有則如目之有視耳之有聽也民之則之如土之在陶如金之就鑄也夫人之性有五仁義禮智信仁者行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知者知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夫仁義禮智信德之所謂五常者也而皆不外于孝如此則孝爲天地之經又何疑哉嘗試以是而觀之夫

系字台集

卷十一

七

清角之奏聞者嚙吁雍門之琴孟嘗淚下然未若枯魚銜索之悲也聞拂象之樂咏嘆淫佚奏鄭衛之唱恐卧忘倦未如延閣之內陶然然然之樂也何則凡世之爲哀樂皆有假于物者也豈若父子之間無所假于物者哉民用則之正其無所假于物者也猶曰民之有則云爾而以爲天地之經孰大于是吾以是知五經之爲書五常之爲德一言孝而已無餘蘊矣又何解者之紛紛也

天地化育論

上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可得而見者也其在于人則謂之性而推而行之則謂之道然君子必由道而適之性由性而適之命夫命者豈人世之所謂命哉世人以其賦予之清濁謂之命而或以其壽夭貴賤謂之命予非以清濁壽夭貴賤之不爲命也而所爲天命之體無鮮無臭豈在是哉吾于至誠之經綸而知其于道也盡矣吾于至誠

之立本而知其于性也盡矣吾于至誠之知化育而知其于命也盡矣雖然道者推之于世者也性者存之于己者也至于命吾安得而知之哉夫天地之命不可見見于天地之化育見天地之化育即足以見天地之命雖然天地之化育又奚從而知之哉其以爲陰陽之迭運即其以爲四氣之推遷耶二至二分之有應也七十二候之有氣也星紀玄枵十二次之從其朔也周圓不周八風之從其律也生明死幽之曉晦之有其時也赤道黃道之有其度也若此者保章知之馮相知之嚙人子弟知之梓慎禪龜之徒知之何待于至誠哉而非然也知非推測之謂也知非米鹽零雜之占候之謂也其紛紛繁變而不知紀極者執主張是孰綱維是哉夫其主張而綱維者即以爲至誠之知焉耳也古之聖人有敬事之以爲知者若堯舜之政是也有峻距之以爲知者若絕地通天之謂也有左右之以爲知者若

系字台集

卷十一

八

三公之燮理六卿之任職是也而未盡也吾讀易而知之易大傳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夫晝夜者微之爲呼吸推之爲進退存亡又推之爲幽明死生鬼神又溯而上之至于天地之化育不知則無一可不知之則無一不知者矣雖然天地之間吾不知化者入機而育者出機耶吾不知育者入機而化者出機耶桃何以華鳴何以鳴虹何以藏冰何以壯苦菜何以秀田鼠何以爲鴛鴦鳩何以相續豺何以祭獸鹿角何以解若此者天地非有意爲之而莫非聖人之知也雖然聖人知之亦豈逐物而知之哉天地之化育無非天地之命也天地之命在聖人則天地之化育在聖人夫非天地之化育在聖人也聖人以其誠盡天地之命則聖人即以其誠知天地之化育無妄之辭曰物與無妄物與無妄者誠也誠者命之所以行誠之至者化育之所以知也固不獨贊之可言也

農戰天下無敵論

且夫治天下者無不欲其富而富必有富之資治天下者無不欲其強而強必有強之具不講于富之資而謀富富不可得也不講于強之具而謀強強不可得也戰國之為富強也非三代聖王之制而其本計尤勝于後世一切苟且之圖此其遺財縻子嘗言之矣曰農戰而天下無敵天下有四民而農居其一欲天下之皆農勢有不能而為富天下之計不得不驅天下于農驅天下于農愈于驅閉民而逐末也國家有文武二途而戰居其一欲天下之皆戰亦勢有不能而為強天下之計不得不驅天下于戰驅天下于戰愈于驅執務而從官也若是者何也使民非農無所得食則無不盡心于農盡心于農而阡陌之制安得不與使民非戰無所得爵則無不盡心于戰盡心于戰而武功之爵安得不與此非先王井田之政也然而富國則有餘矣此非先王師徒之制也然而強國則有餘矣夫天下皆貧而我獨富則富者無敵天下皆弱而我獨強則強者無敵天下皆富而我尤富則尤富者無敵天下皆強而我尤強則尤強者無敵夫富可敵也強不可敵也強可敵也富不可敵也既農既戰且富且強天下孰得而敵之哉夫古司馬之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一終則革車一乘士百人徒二百人終十為同一同則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居則為此閭族黨州鄉出則為伍兩卒旅師徒農戰未有不合一者也若後世農戰既分則不得不專力于農不得不專力于戰齊以海王富國然而非本富也魏之武卒可謂強矣然不如秦之銳士一甲首而隸吾家也此二者素行之而效矣後世不知農政而欲及于鹽鐵駟車弄及于間陌青苗是貪國之計也後世不知兵政而軍營皆衙遊子倉伍皆無賴市人是弱國之計也卒安所謂

卷一百一

卷一百一

九

富強而天下莫與敵哉

仁義禮智根心論

五穀之種播之于地者農唆為之也五性之種播之于人者上帝為之也自人不能承天之所有如情農之不悅作勞散棄無餘而一二賢者乃始幾日夜以求之以天之所有而為吾之所植其為力也勞矣此其義吾得之于子與氏根心之說也其言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于心夫世之人莫不有心而患于不知其所為心世之人莫不有性而患于不知其所為性世之人莫不有性莫不有心而患于以心為心以性為性世之人莫不有性莫不有心而又患于以心為性以性為心夫不知有心者下愚者也不知有性者昧焉而不知所從事也以心為心以性為性者似矣而非也欲以其心為空虛一物不有之心而即以其性為高遠不可知之性以心為性以性為心者似矣而抑非也彼置其心于色聲臭味安佚之中而曰吾性也即置其性于欲色欲聲欲臭欲味欲安佚之中而曰吾心也此所為食色為性而知覺為心者也嗚乎紛紛者流其孰知所為根心之說哉雖然其所為根于心者何也農夫之播種也孰為拒勢程現為農就為已而以是播之于地焉君子之于性也以為仁以為義以為禮以為智而以是根之于心焉亦若農夫之樹穀而已矣雖然農夫之樹穀也猶假之于種者也君子之于性也不假之于物者也他人以為仁君子以為為所性他人以為義君子以為為所性他人以為禮君子以為為所性故曰仁義禮智根于心也夫論天之所與則性在心之先而論人之所成則心又為性之功何則仁義禮智屬于性而存于心是故仁人性也而君子直以為人心也推之義禮智則莫不可為心之義心之禮心之智也蓋根于心則直以為心焉矣然則所為則隱之心

卷一百一

卷一百一

十

差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又何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非性也固性而有情因性之根于心而有情故直以爲心焉耳矣夫如此而知所謂盡心之說也彼視其性若官府之職業而于心又何不盡之有則與不知所謂心者遠矣夫如此而知所謂盡性之說也彼視其心若有所爲木水之本源而于性又何不盡之有則與不知所謂性者遠矣夫盡其性于心而後可爲心盡其心于性而後可爲性則與以心爲心以性爲性者遠矣夫盡其性于心而後可爲心而後非徒然知覺之心盡其心于性而後可爲性而後非徒然嗜欲之性則與以心爲性以性爲心者又遠矣是則所謂損心之說也是豈窮居之所得而損大行之所得而加哉

謀道周得爲寶論

天下之事未有不謀而能成者也謀之其職則具是伏謀之不藏則

孫子言集

卷一 一論

三

具是道此國是之所由定也而不知克敵制勝之理則又有進于是者蓋藏于至靜之中而御之于至動之際處于至隱之內而放之于至顯之用此豈尋常之所得而窺哉太公之對三疑也曰謀道周審爲寶請得而言之夫以強攻強強不可得而攻也以親離親親不可得而離也以衆散衆衆不可得而散也然則如之何哉曰恃吾謀而已恃吾謀之道而已敵有謀吾有謀敵之數不勝而吾之數勝者恃吾謀之周也吾有謀敵亦有謀敵之數不勝而吾之數勝者恃吾謀之密也其爲周也奈何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而無一不周焉之爲周其爲密也奈何或出或入如鬼如神而無一不密焉之爲密知伯之強也董安于之謀入而知伯出死由余之親也蹇叔之謀入而由余去國朝歌之衆也散宜生之謀入而知林億心得其謀者則亦何強何親何衆之可論哉不待其謀者弱且不可況于強乎謀且不可況

于親乎謀且不可況于衆乎則其矣周上之公孫子言集疑也親可疑也衆可疑也而審之勝不審不可疑也是故攻者不可也雖親可疑也散衆可疑也而周審之勝不周審不可疑也則董安周審之爲至寶哉易言之矣若不審則失臣臣不審則失身而後世尚有雍糾之亂者於乎人君知此所謂克敵于樽俎之間而折衝于堂上者此物此志也

君子學以致道論

君子者道之所從出也然君子日夜淬厲者學也而不急急求合于道以爲急急求合于道則必有兩弊滅裂之憂或爲奸名干譽而不合于聖賢之中正者多矣是故優而游之使自得之渙然水釋怡然理順而自會于大道之歸斯以爲君子之學也子夏氏曰君子學以致其道斯可謂善言君子者矣夫君子者合道矣事哉夫君子之于

孫子言集

卷一 一論

三

道也論夫之于田也給買人之于利也農夫之所望望以求者非田無以爲也買人之所望望以圖者非利無以爲也君子之所汲汲以求進無已者非道無以爲也豈有曰我其合道而他焉從事哉而非然也農夫之于田挾其錢鏹之器盡其暑雨祈寒之苦而非可豫計曰吾以得穀若干買人之于利計其陳椽之方盡其車牛墜牽之功而非可預計曰吾以贏息若干君子之于道也唯春秋之匪懈念終始之遘志而亦非可預計曰大道在我而無外也故君子亦學而已矣其小者器數方名其大者齊治均平其術傳依操縱難服其序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君子亦終身于學而已矣而以致其道卒莫有外焉使君子一以爲學一以爲道譬如左手畫圓右手畫方豈有常于聖賢之數且夫道亦何常之有以爲道在遠也而跋而求之而道以遠于近矣以爲道在近矣而仰而求之而道以遠于遠矣以爲道

在大也而廣而爲之而道已遺于小矣以爲道在小也而微而爲之而道已遺于大矣故古今有馴習于學之法而無適合于道之法也
不然顏子何爲苦孔子之卓立而有高堅前後之嘆哉昔孔子之教弟子之爲仁也其告顏子也曰視聽言動而已其告仲弓也曰出門使民而已未嘗教以爲仁也而所以爲仁卒不外乎是君子學以致其道亦若是焉則已矣吾觀江之與河皆以海爲歸者然江出于岷山過三澌會滄浪不知經幾曲折而至于海而非驟至于海也河始于積石過龍門至砥柱不知經幾曲折而至于海而非驟至于海也故謂江河之不至海者非知江河者也謂江河之卽至海者亦非知江河者也胡君子不以致道爲事者非知君子者也胡君子不學以致道者非知君子者也自此義不明而後世田駢俱利之徒宋餅之輩各以爲道在是以爭鳴于天下九儒並起百家紛襲職此

卷一

論

三

之由此子夏氏之所深憂而切念之也

論

宗廟昭穆論

周宗人之制莫詳於廟中而獨其所為昭穆者古今聚訟而未有已也雖然子孫之昭穆易辨祖宗之昭穆難辨百世之昭穆易辨而七世之昭穆難辨要其間固有一定之制非後世渺見寡聞之士所能執一端而論可否也中祔之言宗廟也何居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而祭法又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與太祖之廟而五也顧第勿深辨而獨其所為禮者何禮也其為禘祭言之與其為祫祭言之與其為時祭言之與古者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其為祫祭言之與雖然何以言昭穆也

孫宇台集

卷十二

一

周之制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如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也魯衛毛聃文之昭也邾晉應韓武之穆也昭穆一定而不可移易者其斯以為先王之制與雖然子孫之昭穆易辨而祖宗之昭穆難辨百世之昭穆易辨而七世之昭穆難辨何以明其然哉有難者曰昭穆者父子之號方其為父則稱昭方其為子則稱穆豈有定此其說淺矣或有疑者曰春秋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兄弟而稱父子是以世論矣安見昭穆之不可渾淆哉又有疑者以為殷之南庚皆有兄弟五人相為君者是為之子者上視不及其曾祖矣或有疑者父子昭穆異兄弟昭穆同是則然矣然商紀成湯十二世而為六代則是商家無所為迭毀與彼七世觀德豈為虛語耶而尤有疑者周之孝王繼懿王而為天子于懿王為叔漢之宣帝繼昭帝而為天子于昭帝為孫此之昭穆何以解焉而要不必疑也

記者謂其帝臣於閭閻子一制也豈必其易世哉至于有前一代之制未見其迭毀之文也若周之孝王不妨上與其王同昭穆次至漢之宣帝以孫而嗣祖于昭穆異得焉唯其時臣子無學欲以考昭帝則悖穆耳由是言之父昭子穆真不刊之令典也然則子孫之昭穆易辨而祖宗之昭穆難辨難辨哉百世之昭穆易辨而七世之昭穆難辨難辨哉故古今廟制莫詳於晦菴周室之圖然亦有可議者其以孝王為穆是也至夷王之世次當穆而圖反居昭穆王世次當昭而圖反居穆此一時失耳然而不可以議先王昭穆之制也乃若蔡邕博洽之儒為獻帝立廟令其親廟而上綴于五世之祖晉元帝親事愍懷以為姪行而折之此真不知春秋之義者然後知昭穆者真與春秋之說並行不悖而世之疑者可以釋然矣

自強不息論

孫宇台集

卷十二

二

乾之學在於誠坤之學在於敬伊尹之告太甲曰嗣王祗厥身念哉周公之戒成王曰皇自敬德而召公之語亦曰王敬作所此其為坤之學也而堯之欽明舜之允塞皋之九德咸事禹之無教逸欲此其為乾之學也蓋法坤者敬則可以至于誠而法乾者誠則自無不敬故古之大臣常以敬勉其君而古之帝王常以誠治其學若此者吾常讀乾之大象而知之乾之君子所為法乾者也法乾者所為法天者也法天者于何而法之古之人君有修四時之政者矣使趙走舉春李舜舉夏兄湯舉秋貢禹舉冬是則然矣而未盡也古之人君有執四方之器者矣東方之神執規乘震南方之神執衡乘離西方之神執矩乘兌北方之神執繩乘坎是則然矣而未盡也古之人君有效三垣而為三朝者矣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紫微也內朝象紫薇也是則然矣而未盡也然則法乾者于何而法之法乾者去其誠而

已不欺之爲誠無妄之爲誠不息之爲誠大學之言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好惡之情見于中而非之效見于外此所爲不欺也易無妄之言曰不耕菑不菑畲耕不計其菑菑不計其畲此所爲無妄也而中庸之言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惟至誠無息此不息之說也天下之理欺則息矣則息不息之爲言無欺與無妄而言之也雖然言不息之理孰有如天者哉歲時寒暑星辰太白辰星之行不及月不及日不及天星有好風星有好雨而天之所行終古如斯也日之有十二時歲有十二月元有十二會運有十二世而天之所行終古如斯也雖然天之不息不可學學天之不息亦唯自強而已欺則自欺妄則自妄不息亦自不息天強而不息君子自強而不息天下之患不在于剛強剛強之爲病而在柔靡柔靡之可憂股之後猶有三宗而周之平桓慈然爲共主而不克振者強與不強之分也漢宣

孫子言集

卷十二論

三

帝精明綜核漢道以興而元成以仁柔不振遂至喪亡者強與不強之分也雖然強于理不強于欲強于道心不強于人心也是故強然後不息不息亦愈以見其強則夫四德而朝以聽政則公卿在前史在左右諫諍七人訓告教誨而不息于朝矣晝以訪問則監于成憲學于古訓多識前言往行與萬民之疾苦物情之幽隱而不息于晝矣夕以脩省則思夫應違慮夫榮辱慎而後出時而後發不敢苟也而不息于夕矣夜而寢息則又有難鳴之賢妃卷耳之淑女警戒相成不敢宴安昧爽丕顯坐以待旦而不息于夜矣而又無滯于親于遠于遊于田于酒于樂而又盤有銘几有戒杖有詔器有箴圖有規藝有諫夫所以寅畏祇懼不使放心邪氣得溺焉者如此而又何息之與有雖然此無異于敬之說也夫人不能爲天之所爲而法天者其抑地夫人不能全乎天道之誠而致誠者其如敬自強者敬之謂

故曰莊敬日強

用九論

夫易聖人之所以明筮也筮之有七與八其不變者也筮之有九與六其變者也不變者以變爲歸而況其變者乎此聖人之所以于乾坤特發其例也而先于乾明之乾之爲九也固也然以爲九則非九矣非九何以言九也以其自乾也九之爲乾也固也然于乾得九則非九并非乾矣非九非乾何以言乾之九也以其爲乾之用也雖然用者有不用者也乾之始曰始矣乾之同人曰同人矣乾之履曰履矣然吾未見始與同人與履之尤可目以乾也乾之小畜曰小畜矣乾之大有曰大有矣乾之夬曰夬矣然吾未見小畜與大有與夬之尤可目以乾也雖然用者有不用者也不用者有用者也今夫諸卦之得乎乾者未有不取于乾者也非乾而取于乾則爲之乾之九也

孫子言集

卷一二論

四

亦宜今夫乾之所之手諸卦者未有不占于乾者也非乾而占于乾則謂之乾用九也亦宜且非獨此也六子之中震可以爲異異可以爲震坎可以爲離離可以爲坎兌可以爲艮艮可以爲兌而獨于三老則不可曰乾可以爲坤坤可以爲乾也乾可以爲坤則是天可以爲地君可以爲臣父可以爲子不可之大者也然而主人爲筮則豈可曰吾其發乾之坤與坤之乾也乎哉故于此特發其變例所以導乾也而于坤曰用六亦所以尊乾也而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又以此

布德立政論

天地之心聖人之心也天地無憂而聖人有憂者天地以天下之事委之聖人而已不與此聖人所以有憂而天地所以無憂也天職覆於上地職載於下天又以其機於日月薄蝕之事憂聖人而地又以其山川川關金穀水穀之事憂聖人然則聖人者安往而非憂

也而又安能晏然處於天地之間哉故先賢發明正象之論天道者曰惟聖人不能無憂故布德立政以化成天下請得而申論之夫天下望化於聖人望化成於聖人而聖人之於天下必曰吾無事焉吾無為焉無代鳥飛無代馬走幽乎渺乎渺乎其立說非不甚高吾以知聖人之所不出也然則聖人之憂天下也奈何聖人以爲吾欲以化成天下亦惟有立政而已憂元愷之未登庸則有天官之政憂千之未盡力則有農父之政律度量衡未一則憂之而政在宗伯戎兵未詰師武臣之不能力請原則憂之而政在司馬嘉石不能平罷民肺石不能達寬民則憂之而政在士師而且憂生齒之少而問政於司民而且憂五庫之乏而問政於冬官而且憂三物六行讀法之未盡而問政於秋夫及鄉道之吏凡聖人所爲立政者無不殫然具也雖然三代以後豈無聖人之政哉昔以此治者今以此亂者

新學台集 卷十二 論 五

以此盛者今以此衰其所爲立政者無其布德聖人之德不布也其爲布德奈何聖人有信德布之曰平而不阿明而不苛溥汎無私靜正以弘而後天之紫微地自崑崙絕兩恒山黃帝后土之所司者可得而立其政也聖人有仁德布之曰出財阜民子惠困窮柔愛有衆撫綏四方而後日出之太皞勾芒之所司者可得而立其政也聖人有禮德布之曰爵有德寵有功行慶施賞建侯立輔而後南方之極北戶侯之外赤帝祝融之所司者可得而立其政也聖人有義德布之曰去爾僭賊傲而法守朝有八能野無三風而後西宮咸池少皞蓂莢之所司者可得而立其政也聖人有知德布之曰申群禁罔閑藏正視飭聽表帥萬邦而後北方之極頤頊玄冥之所司者可得而立其政也由此觀之布德所以立政立政正以布德古之帝王未有不由此也夫德在乎內而在有以布之此即易之所謂顯仁也

在乎外而皆有以立之此即易之所謂顯用也人之有德天地之仁聖人之政即天地之用聖人之布德立政即天地之顯仁哉用在天地曰索簡萬物在聖人曰化成天下又豈有異哉是故春無愆陽夏無伏陰秋無嬰風冬無苦雨有聖人之政而天地亦得爲政也是故廣綱有時山內有候緩急合宜修短不忒有聖人之德而天地亦以見惠也則是天地之憂有聖人而後可以無憂也則是聖人之憂因天地而愈不能無憂也則是能肩天地之憂者聖人也則是能免天地於憂者聖人也夫如是吾將以天地盛德歸聖人之盛德吾將以天地之大業歸聖人之大業矣何也唯聖人布德立政以化成天下也

萬物並育不相害論

天下之繁然而不可紀極者其可規規于世儒之論哉而世儒之論以爲不外于數而數所不能極則如之何又以爲不外于理而理所不能盡則如之何故一十百千推于無窮者數也而聖人有時不言數四德通禪終古如斯者理也而聖人有時不言理數不能極理不能盡則亦歸之于持載覆幬之天地則亦歸之于無不持載無不覆幬之天地中庸言之矣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請得而究論之夫言地者以爲地廓乎天而言天者以爲天周乎地或爲天地之外無非水之所繞或以天地之間惟賴動風之旋數說者吾不得而知之也要以地之爲載而所爲持者天也天之爲覆而所爲幬者地也則天地之外無非天地而何有于水則天覆地載沛然有餘而何賴于動風之旋吾以爲欲明天地之持載覆幬莫若舉天地之中以明天地舉天地之中以明天地曰萬物可得而見也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可得而見也雖然天下豈有不相害之萬物哉由莫知于龍而有食

新學台集 卷十二 論 六

可得而見也雖然天下豈有不相害之萬物哉由莫知于龍而有食

龍之力莫大于虎而有食虎之獸大莫過于象而蛇馬吞象而
過于日之鳥而鳥解羽至于含血微角之獸見犯則校一介之丘
丈人之溝尚有不能寧處者而况天地之間哉既以爲有則不能不
客既以爲客則不可言相育而非然也天下之大獸五脂者皆羽
者鱗者攫網棲等之類深目出爪之性若各相害豈能自天地以至
于今而未嘗少一耶天下之小虫不知紀極如外骨內骨天行連行
翼鳴腹鳴之屬若各相害豈能自天地以至乎今而未嘗少一耶即
如沒王九牧之助千百世而下猶有見其形者是不可以明其不相
害之故耶即如伯益大荒之理千百世而下猶有識其物者此不可
以明其不相害之故耶雖然此猶多在大地而有耳若罔則九重之
上揭虎十二不聞其相觸也提輪天動不聞其鼓舂也角亢之龍權
衡之朱鳥西宮之狼張威地之神龜不聞其阻越也此不可以明其
不相害之故耶未天下有五行之物有八卦之物物不過于五行物
不過于八卦然八卦對峙而實爲流通五行相尅而實以相生則其
爲並育也不亦彰明較著哉嗟未數所不能極者歸之理理所不能
盡者歸之數而理數所不能極者歸之持兼覆幬之天地歸之無不
持數無不覆幬之天地則天地之大何如則聖人之德比天地之大
何如

聖德要道論

天下名至顯也故小賢也言道者莫不舉而歸之于道天下名至顯
也數至繁也言德者莫不舉而歸之于德道與德若是其無紀極與
夫道與德先王所以意志貞牧之具也而可令紛焉爲其知紀極哉
而抑知先王有立于天下之同而操于四德之準者含事觀之道無
有他焉此先王之所謂道與德而非異乎百家之所謂道與德也古

今言道德者皆衷于孔氏其傳易則與商瞿其序詩則于卜子開其
論禮則有子張子游而考訂樂章則及長弘賓牟賈之徒獨是志在
春秋行在孝經未嘗輕以予學者一旦曾子侍側而夫子呼而告之
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夫曾子吾門之所謂孝子也其足以
受孔子之孝經無疑也然其以孝爲至德要道者抑可得而論之乎
自泉陶迪陳九德而周公之于大司徒則曰知仁聖義中和爲六德
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春秋五始詩五際皆道也若是舉可得而廢
之與而不知易禮詩書春秋之所爲道與德即孝之所謂道與德孝
之所謂道與德即易禮詩書春秋之所爲道與德不得而外之也何
則孝爲天下之至德孝爲天下之要道也德者何也足于已無待于
外之謂也道者何也由是而名爲之謂也天下足于已無待于外者
孰有如吾親者乎由是而之焉者孰有如孝于吾親者乎雖然吾有
親而事之而以爲德之至道之要何也至與要者亦言其本而已是
故築醴醴酒故矣而尊之必尚玄尊也四海九州之味具矣而俎之
必尚雁魚也稻粱黍稷之種備矣而豆之必上太羹也皆所爲本也
郊之麻親而用特牛也桑之縣鐘而拊屬也大昏之未廢齊而喪服
之先散麻也皆所謂本也律之起黃鐘也曆之從口至也風之始不
周也而星之建斗杓也所謂本也由是觀之天下莫不有本親者人
之本也孝于吾親本孰大焉吾聞治天下者有貴本而親用者矣未
有倒行而逆施者也貴本而親用者治之道也倒行而逆施者亂之
道也然則以順天下者蓋得其本之謂也天下之人嗜欲不同習俗
各異係于天者則有陽舒陰慘之分矣係于地者則有沃上瘠土之
辨矣吾欲家至而戶說之孰從而聽之雖然天下未有無父之國也
吾故之以事親亦曰則事親之親云爾而天下之人孰不曰吾有父

而吾事之而乃歷王者之慮如此也則人之于親疏不
天下之人油油然而不自知其情之所至斯以爲先王之順天下斯
以爲先王之孝治天下也哉雖然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逆帝王之
孝至我周而大脩是故日有三朝文王之孝也不脫冠帶而養武王
之孝也至于嚴父配天則周公之所謂孝者大矣備矣故成周之治
千古獨隆亦唯是孝爲初隆耳漢世廟號皆以孝爲稱其有得于先
王之意其故漢治猶爲近古與雖然夫子言至德要道矣而又曰敬
其父則子說敬其兄則弟說敬其君則臣悅又曰教以孝所以敬天
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
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言孝而必及于敬者何與吾聞之養親易矣
而愛親難愛親易矣而敬親難能敬之爲有德能敬之謂行道是故
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斯以爲天子之孝高而不危淵而

卷一二論

元

不溢斯以爲諸侯之孝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斯以爲卿大夫之孝夙
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斯以爲士之孝謹身節用斯以爲庶人之孝自天
子至于庶人未有不可不敬者則未有不能事其親者也然則盜賊安
得其本焉耳能敬者則得其本不能敬者則不得其本故後世大儒
之論學必曰主敬其斯于此與此其所以一貫之傳獨歸曾子夫豈
商瞿卜子章之所得而及也哉而異學百家之古邇與德者亦可退
然廢矣

不違農時論

古帝王之治天下也不一其政而于重農敬食之道則莫不以爲首
務何則農天下之本也人主而重農其民則國計則無以立國

故讀甫田大田諸篇而知人主之于百姓其所以優游于土田者
誠非無故而然者矣梁惠王嘗歲內以移民移粟爲盡心其亦安知
所爲本計哉故孟子首告之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夫國家有
兵有役亦勢之無可如何者也然而先王之制三時務農而一時講
武此兵之不得夫農者也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此役之不得夫農
者也自戰國人主之好戰舉天下之民歸于農者而下而又守者有
總身窟穴之功行者有轉饒饋糧之事其民皆在于戰民死亡之
不暇而又安能以力田爲哉然則王好戰則必不好農不好農則必
不能重農而穀穀不重農而穀穀則上爲寄生之君而國爲自盡之
國尚何較民之多少爲也雖然當多事之時而曰吾不用民爲兵而
且曰吾不藉民于役亦勢有不可行者而欲爲王之計亦第不違其
時而已自夫協風至止土膏其動農之所以俟南畝而播百穀也其
可違乎不可違乎自夫苗之厭傑稷之幾止農之所爲藉荼蓼而去
其穢也其可違乎不可違乎若夫金風蕭殺穫穫濟濟農於是乎將
其耜而耨禾稼也其可違乎不可違乎堯之命羲和也曰敬授民
時舜之告四岳也曰食哉惟時時之重也若此奈何以無益之兵與
而重違之哉嗟夫三晉之與秦戰也秦收其民而耕之于關中而
秦之亡者不知其幾故秦之民益衆而三晉之民益少三晉雖欲不
知秦日收諸侯之民也是言也孟子其爲梁王益民之計與非止爲
是國之計也然而王業之本實在于此而惜乎梁王不之悟也後世
帝王尚不務本祖其移民移粟之故知至有遂輸天子之譏噫亦異
矣

卷一二論

一

移風易俗莫善于樂論

十

集

文武政在方策論

卷三

—



ZW 21181008825042

21017
2006.10.17

也吳季札之至魯也請觀周樂韓宣子之適魯也觀易象春秋以周
公之後而為大宗之國尤非他國之可比也雖然文武之政非不在
要在于文武之人哀公有意于其人乎亦在勉強而已此孔子之
以辭告之也

應 還 日 期
